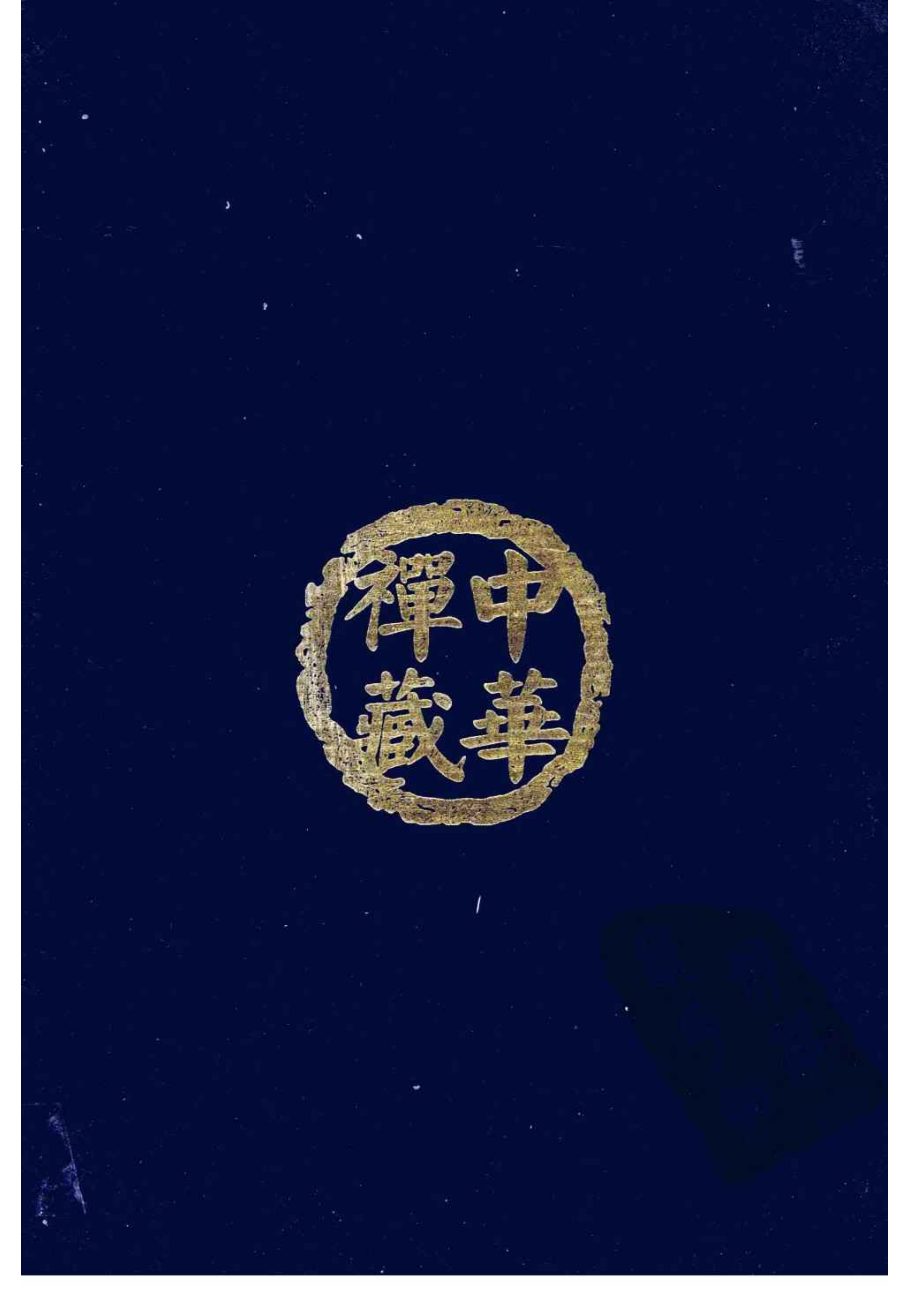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
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錄部十

（45）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六、**痴絕道冲禪師語錄**：二卷。宋·痴絕道冲撰，智沂等編。宋·淳祐十一（一二五一）年序刊。爲曹源道生法嗣痴絕道冲的語錄，輯錄報恩光孝寺、太平興國寺、雪峰崇聖寺等七會的上堂語要、普說、法語、讚偈頌等。

七、**松源崇嶽禪師語錄**：二卷。宋·松源崇嶽（岳）撰，善開等編。宋·嘉泰三（一二〇三）年刊行。又名「松源和尚語錄」。輯錄密庵咸傑法嗣崇嶽的八會語錄。

八、**破菴祖先禪師語錄**：一卷。宋·破菴祖先撰，圓照等編。嘉定五（一二一二）年序刊。又名「破菴和尚語錄」。輯錄密菴咸傑法嗣祖先的五會上堂語、秉拂、普說、法語、偈讚等。卷首收有嘉定五年楊浩齋的序文。

九、**月林師觀禪師語錄**：一卷。宋·月林師觀撰，法寶編。宋·嘉定十一（一二一八）年序刊。又名「月林觀和尚語錄」。輯錄師於聖因、能仁、報恩光孝、密嚴等禪寺的上堂語及頌古等。

十、**運菴普巖禪師語錄**：一卷。宋·少瞻普巖撰，元靖等編。又名「運菴和尚語錄」。輯錄師於普照、報恩光孝、萬壽三禪寺的上堂語、法語、贊佛祖、頌古、偈頌、行實等。

十一、**天童如淨禪師語錄**：二卷。宋·天童如淨撰，文素等編。南宋·紹定二（一二二九）年序刊。又名「如淨禪師語錄」。上卷收有清涼語錄、淨慈語錄、瑞岩語錄、再住淨慈語錄；下卷收有天童語錄、小參、普說、法語、頌古、讚佛祖、小佛事、偈頌等。

十二、**天童如淨禪師遺錄**：一卷。宋·天童如淨撰，義遠編。清·康熙五十四（一一七五）年序跋刊。又名「如淨禪師續語錄」。本書爲「如淨禪師語錄」之補遺。

解題

編譯組

一、**佛海瞎堂禪師廣錄**：四卷。宋・瞎堂慧遠撰，齊已、如本、祖淳、法慧編。宋・淳熙四（一一七七）年序刊。又名「瞎堂禪師語錄」、「靈隱佛海禪師語錄」、「瞎堂慧遠禪師廣錄」、「佛海禪師廣錄」。爲圜悟克勤法嗣瞎堂慧遠的語錄。

二、**東山慧空禪師語錄**：一卷。宋・雪峰慧空撰，慧弼編。宋・淳熙五（一一七八）年序刊。又名「雪峰慧空禪師語錄」、「福州雪峰東山和尚語錄」。輯錄上堂語、法語、拈古、頌古、眞讚、偈頌、送僧語等。

三、**濟顛道濟禪師語錄**：一卷。宋・濟顛道濟撰，沈孟柈編。明・隆慶三（一五六九）年刊行。詳名「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爲臨濟宗瞎堂慧遠法嗣濟顛道濟的語錄。

四、**密菴咸傑禪師語錄**：二卷。宋・密菴咸傑撰，崇岳、了悟等編。又名「密菴和尚語錄」。輯錄師住於乾明、祥符、興國、華藏、興聖萬壽、景德靈隱、天童景德等禪寺的語錄。卷首附有宋・淳熙十五（一一八八）年張斷的序文。

五、**曹源道生禪師語錄**：一卷。宋・曹源道生撰，道冲編。又名「曹源和尚住饒州妙果禪寺語錄」、「曹源和尚語錄」。爲密菴咸傑法嗣曹源道生的語錄。

十三、**吳山淨端禪師語錄**：二卷。宋・明表淨端撰，師皎重編。明・萬曆二十（一五九二）年刊行。又名「湖州吳山端禪師語錄」。輯錄師於長興壽聖寺、西余大覺寺、靈山孝感院的上堂語及豐年詞、打睡說、山居詩、十二時歌、漁父詩、讚淨土等。

十四、**無明慧性禪師語錄**：一卷。宋・無明慧性撰，妙儼等編。宋・淳祐三（一二四三）年序刊。又名「無明性和尚語錄」。爲松源崇岳法嗣無明慧性的語錄。

十五、**西山亮禪師語錄**：一卷。宋・西山亮撰，侍者覺心、志清共編。又名「西山和尚語錄」。輯錄建康府清眞禪院、慶元府靈隱禪院的二會語錄及偈頌、佛事香語等。

十六、**大川普濟禪師語錄**：二卷。宋・大川普濟撰，元愷編。又名「靈隱大川濟禪師語錄」、「大川濟和尚八會語錄」。輯錄師於妙勝禪院、觀音寺、大中寺、光孝寺、報國寺、十方寺、光孝寺、靈隱寺等八會的上堂語、小參、舉古、頌古、贊跋、偈頌、小佛事等。卷末附有初物大觀撰的「靈隱大川禪師行狀」。

十七、**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四卷。宋・石田法薰撰，了覺、師坦等編。宋・淳祐十（一二五〇）年刊行。又名「石田和尚語錄」。本書爲破菴祖先法嗣石田的五會語錄。

十八、**無準師範禪師語錄**：六卷。宋・無準師範撰，宗會、智折編。又名「佛鑑錄」、「佛鑑禪師語錄」、「無準和尚語錄」。輯錄破菴祖先法嗣――杭州徑山佛鑑禪師無準師範的語錄。

十九、**兀菴普寧禪師語錄**：三卷。宋・兀菴普寧撰，淨韵等編。又名「兀菴和尚語錄」。輯錄師於靈隱廣福、南禪福聖、興國、寶林等禪寺的語錄及法語、序跋、佛祖贊、自讚、偈頌、小佛事等。

目次

解題

柒、松源崇嶽禪師語錄……三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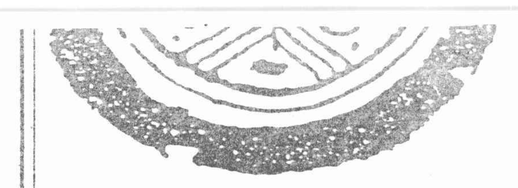
捌、破菴祖先禪師語錄……三八五

玖、月林師觀禪師語錄……四一一

拾肆、無明慧性禪師語錄……五一三

拾捌、無準師範禪師語錄……六五九

拾玖、兀菴普寧禪師語錄



佛海瞎堂禪師廣錄

宋・瞎堂慧遠 撰

齊 已 等編

禪師所證廣大勤便驚群奕世聲光終不可掩況復
取信
明主江湖光被服膺至結果收因無不挺異小師法
壽以十二年機緣語要刊行於世欲跋其後既十年
爲聚始末備知豈可無言也與師牛宿峯前相見底
亦要作家點撿

淳熙丁酉季春望日法姪或庵比丘師體敬書

◆目錄新作

佛海瞎堂禪師廣錄目次

◆此錄佚續藏編纂者推定爲佛海禪師語錄

佛海瞎堂禪師廣錄卷第一

滁州龍蟠山壽聖禪院語錄

參學　齊已　編

師在瑯琊山受請拈疏示衆云衲僧鼻孔祖佛眼睛一串穿却了也且道如何脫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請疑語　某疑其　反疑萬　大疑矣　宋疑宗　光疑先

拈衣云千尺身中丈六衣斬新拈出恰相宜長針短線君看取節角請訛我自知遂

登座龍旛勝槩落群峰水石淸奇疊萬重燕坐不辭提祖令微驅那更繼前蹤衆中莫有唱拍相隨底麼僧問南山雲北山雨即不問雨霽雲收事若何師云棒頭開正眼拳下作生涯進云此猶是雨雲邊事師云打鑠鼓枷合自由進云爲國焚修將何祝　聖師云金剛正眼耀乾坤進云某中事作麼生師云且向門外立僧禮拜　乃云靈山一擧十反茫然唯許迦葉親聞少室單提九年冷坐只有神光獨證自此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佛佛授之無窮燈燈傳之不盡不顧眼中著屑寧論矢上加尖人人逐惡隨邪箇箇承虛接響因他西竺國一隊老臊胡累我東土人遂成不唧𠺕今則旣爲種草不免須紹宋風是他屋裡人說他屋裏事光與諸人打併教脚跟下淨盡地然後與諸人斷遮公案去也直須急著眼看以拂子畫一畫云古岸雲開風浪急斷頭船子下揚州　復擧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師云世尊去世久矣迦葉鼻孔遼天阿難筭後思前未免生風起草不是私事公酬爭得斬釘截鐵如今袈裟尙在法屬無多執手知歸當陽分付分付則分付了也如何承當喝一喝云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

入院上堂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啣花獻師云寸長尺短進云爭奈世情看冷暖人事逐高低師云冷地叫屈進云未見時又作麼生師云地不能載進云恁麼則視無襦袴無口師云也不較多進云見後如何師云一場懡㦬　乃擧大寧寬和尙拈拄杖示衆云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遮裏如今用去也爲雲爲雨爲瑞爲祥利人利天出生入死佗方此界出沒捲舒若也通身是口說不能盡遍身是眼照不能窮一念相應刹那萬劫師以拂子擊禪牀云蝦蟇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洞庭湖頂門著地龍蟠山腦後見腮依樣畫猫兒終無捉鼠分若也不會非但上座山僧也只不會

上堂釋迦已入滅彌勒未降生正當恁麼時拄杖在

◆□□疑崩子

龍蟠手叟。若道得兩手分付。有麽有麽。若無依舊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浴佛上堂。隴麥靑靑春色過。嶺雲散盡楚天高。翻思歡喜園中事。八萬魔軍爭奈何。山僧昨日出城歸晩。丞來維那報浴佛。正在夢中。起來抖擻精神。東西目顧。不知浴那箇佛。若是釋迦佛。釋迦佛入滅久矣。若是彌勒佛。彌勒佛見在兜率天宮。若是本來佛。本來佛作何面目。若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有情無情悉皆是佛。天晴雨下。何曾不浴。來若是自己淸淨法身。何用更浴。若道一切衆生悉皆是佛。且道屎坑裏蛆蟲日日頭出頭沒。何嘗不浴。佛來前廊也叫浴佛。後架也叫浴佛。浴佛浴佛浴佛。僧屋裏老爺忽有箇漢出來道。正是浴著我屋裏老爺。只向道合掌殷勤頭面禮。更澆兩杓又何妨

上堂。全機獨脫。佛眼難明。妙解不存。聖智那辨。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抛向面前。如山如嶽。如稻麻如竹葦。如古廟香鑪。如臘月●□●□。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如睡夢覺。如蓮花開。如鏡頓照。如空無隔。如如不動。不

◆□□疑我必　◆已疑以

動如如。如如亦如。是箇甚麽。良久云。東土移來西土看。南州打到北州頭

滿散乾龍節上堂。如來不說無餘說。迦葉無聞無異聞。體得無聞無說說。玉石難分亦自分。國恩佛恩總●報。人王法王道存。一句子若爲論。以拄杖一卓云。仰祝　聖明逾日月。更祈　睿筭等乾坤

結制上堂。僧問。太阿橫按。截斷機於掌握之中。寶鑑當軒。照群像於無私之表。向甚處安身立命。師云。鐵面夜叉搖阜纛。進云。大小大瞎堂。一問直得百雜碎。師云。利動君子。僧禮拜　擧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已宿命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殺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劒。持逼如來。世尊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被害。即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同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劒。持逼如來身。如劒佛亦爾。一相無

◈闕字原本不明

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師云黃面瞿曇雖則分疎應口車不横推文殊仗劍逼佛理無曲斷五百比丘悟去同舌說偈惡罵□問則且置畢竟宿命通向什麼處去也師云眼裏無筋一世貧其或未然更爲下箇注脚佛祖出來總是寃電機旋處直如弦金毛若解和聲撈月裏麒麟笑揭天

上堂舉保寧勇和尚示衆云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師云指桑樹罵柳樹用官坊作醋坊賭堂也有些子佛法未曾舉向諸人驀拈拄杖云看看山僧拄杖子化作摩醯首羅天王騎無角鐵牛向儞諸人鼻孔裏說三乘十二分教及六波羅密大分爲二□分爲三初解題目後釋本文本文則且置作麼生是初解底題目卓一卓云解道長安無別徑天下草鞋錢價高

滁州瑯琊山開化禪院語錄

入院開堂祝　聖罷復拈香云天地莫能覆藏佛眼莫能窺測累我三十年荒草裏横身至今一平生作

◈訛疑話　◈□□疑下荊　◈□疑錦　◈□□□疑底知識　◈藝疑熱

箇不喞𠺕漢就中有些子諸訛對衆也須說破十年前被業風吹至岷峨山□□棘林中撞著箇無孔鐵鎚被佗一擊半醉半醒將謂啞却口一生開不得十年後又被業風吹到濯□江頭葛藤堆裏逢著箇焦尾白額是時親遭一口直得喪膽亡魂從茲戶破家殘開得口至今受用不盡且道此香爲十年前見底知識即是爲十年後見□□□即是復云休休一鶴不捿雙水一客不煩兩家不見道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奉爲前住成都府昭覺天寧萬壽禪寺圜悟眞覺大禪師不重佗對　御譚玄横行海上只重佗貿中無物肚裏無禪藝向鑪中用酬法乳之恩遂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天高地厚水闊山遙第一義作麼生覷若有著得眼底出來相見僧問法席新開請師祝　聖師云傾盡此時心仰讃南山壽進云謝師答話師云日午打三更僧禮拜師噓一聲　問機境言詮即不問三聖推僧事若何師云入水見長人進云保壽便打意作麼生師云今日重行正令進云三聖道恁麼爲人非但瞎却遮僧

◆□疑立 ◆生疑坐 ◆□疑縱

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如何話會師云非親不解其禍進云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又作麼生師云幾箇是知音進云今日驀有箇漢出來掀倒禪牀和尚如何支遣師云因齋慶懺僧便喝師云賊過後張弓　乃云瞎驢滅却正法眼大冶眞金失色臨濟個用魔王印山河大地□□□今古曠人稀罕見吾家種草若也一向雷奔雷閃棒喝交馳明暗相投主賓互換猶是家常未爲分外直須情塵不□義路難存掃盡衲僧蹤裂破祖師印踢翻香水海透出威音前生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到此釋迦削迹彌勒吞聲文殊普賢目瞪口呿□我頂摩霄漢背負須彌奔流度刃疾燄過風底出來不消一劄何故鏌鎁在手誰敢當鋒久立衆慈伏惟珍重上首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上堂僧問不落聖凡機請師速道師云兩手提不起乃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驀拈拄杖一卓云拄杖子化作密跡力士擲一座須彌盧山安在諸人頂額上開眼合眼築著磕著且作麼生是寂滅底相擲

◆□□疑入燈 ◆□□疑子那

下拄杖云謹家之門禍不入

上堂今朝九月初一敗葉凋零滿室鉢盂高挂懸崖拄杖依前靠壁幾許谿山風月且無遮箇消息諸祖不解提擲久參那辨端的雲黯黯兮胡漢何分風瀟瀟兮鼻孔突出自是捕盜無功只管抱贓叫屈驀拈拄杖云捉得也捉得也在什麼處卓拄杖云晚風吹動小樓春歸來一徑花狼籍

上堂醉翁亭畔寒梅折底子泉邊瑞雪鋪不二法門從此入更於何處覓文殊諸人還見文殊麼驀拈拄杖一卓云看看露柱跳□□籠裏燈籠挂在露柱邊三門外金剛冷笑一聲直透執師子國驚起六牙白象忽然撞破煙樓典座閑靜山僧走堂祝香陞座次第巡寮

上堂拈拄杖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指不是月月不是指遮箇是拄杖□□箇是淨餅觀者問者復是阿誰喝一喝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如擲拄杖

上堂僧問久嚮瞎堂如何是瞎師云赤脚下閻浮進

◎口鑑音

◎念鑑合

◎得鑑跟

云開口便知音師云通身换白刃僧便禮拜師云更
須瞎却　乃云今朝四月八邪師鑿正法累及釋迦
文死水裏淹殺忽然活百川倒流鬧聒聒引得日月
星辰山河大地露柱燈籠三門佛殿鉢盂坐具拄杖
笠頭俱透脫以拂子一擊云須彌頂上打齋鍾焦螟
眼裏開巾鉢
上堂舉楊岐拈拄杖示衆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畫
一畫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
人鼻孔良久云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缾
喝一喝卓一卓師云大衆非唯短販賤賣亦能拾重
從輕而今一一與儞諸人宗本筭利了也要見楊岐
老漢轉身吐氣處麼拈拄杖擲下云鶴立松梢月魚
行水底天風光都買盡不費一文錢

婺州普濟禪院語錄

入院上堂僧問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坌衆食天祿
進云不恁麼又作麼生師云爭怪得老僧進云天無
私蓋地無私載師云脚下事作麼生進云兩口無
一舌師云老僧在你鉢盂裏乞命進云今日著賊師
云勘破了也　乃云先師囗住獨龍山四十餘程自
買船今日瑯瑘歸普濟借婆裙子拜婆年
上堂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
天涯驀拈拄杖云看看普濟拄杖子化作天龍夜叉
乾闥婆阿脩羅迦樓那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
向諸人鼻孔裡異口同舌宣說三乘十二分教四諦
六波羅密然後朝歸東土暮宿西天佛殿裡燒香三
門頭念掌且道是何章句以拄杖卓一卓云我亦從
中證非唯觀世音
祈雨上堂舉佛勅五百尊者降一毒龍各運神通皆
降不得忽有異方尊者至佛勅令降尊者於毒龍面
前彈指一下其龍便伏師云可惜放過要且只是箇
業龍若是菩薩龍於我法中聞我妙法不忘本願先
布慈雲後降甘雨在在處處隨衆生心作大佛事普
濟如今若見便與攔脅搊注問佗道兩箇月點滴不
施你向甚處去來待佗道休休只向道便是阿逸多
師弟出來我也共你未休待佗道長老如何不肯休
對佗道直待雨霡頭

◈口疑甚

謝雨上堂南山翎而雲遮日西塢逡巡水滿塘三日不來成話覇葉公若在門郎當

上堂舉佛問波斯匿王汝以何觀佛王言我今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觀佛實相觀身亦然世界衆生界根根塵塵悉皆清淨師呵呵大笑云且道笑箇什麼諸禪德休將傳說爲傳說莫把會參作會參忽有人問山僧以何觀佛只對佗道白楓塢荊棘塞路清潭山草莽纏身牛欄頭鯉魚踍跳朱嶺榨出油三斤

◈說疑琵

上堂若論此事譬如琵琶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拈起拄杖云遮箇是拄杖子有時橫山河大地一時橫有時豎日月星辰一時豎只如今在瞎堂手裏誰敢正眼覷著何也要且不與你諸塵作對亦不礙佗衆相發輝說什麼說琵琶琴瑟箜篌亦非妙音妙指能發且作麼生近傍禪牀一下云會麼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若作佛法會永劫墮泥犁

◈拗疑拋

上堂元正啓祚舊時事萬物咸新今日春自是天機超妙化何須更拎鬼頭巾攀北斗倚南辰唱拍相隨特地新引得水輪風輪火輪金輪相磨俱不動執持世界等空手面皮厚三寸眉毛重八斤有時無事倚門立十字街頭等箇人

◈任疑狂

上堂舉法華舉和尚示衆云一二三四五任君顚倒舉露柱與燈籠何曾成佛祖不惜眉毛者直下便道取師云遮老漢名喧宇宙道播叢林却將祖父田園契書和身賤賣與人山僧今日相席打令不免依公定奪去也五四三二一日向東畔出照見洞庭湖烏龜眼睛赤天無門地無壁一陣任風倒射回吹起兩須無孔笛

上堂舉興化一日入僧堂謂首座云我見你了也師云老不入廣少不遊川首座便喝師云天晴雨下也少你一箇脚指頭不得興化打露柱一下便出師云禮防君子首座隨後上去師云好來好來首座云適來觸悞和尚師云吉星未退惡曜來臨興化打柱一下師云禍福蠢在其中復云大衆興化棒頭撥開世界首座喝下趯倒乾坤兩箇無孔鐵鎚有什麼共語處諸人若不會成佛無疑若也會去入地獄如箭射

口疑雪〇契疑喫　鄧字更勘　二字原本不明　奈疑漆

上堂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云蘇口契冬瓜進云靑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師云家在甚麼處僧便喝師云烏銅金不換　乃云解劈當胷箭因何只半八道饒盡大地爲弓日月星辰爲箭塞虛空而來四方八面俱發也只射得半箇如何道得一句教佗十分完全去良久喝一喝云寅申巳亥遇雞鄧子午卯酉見蛇走

上堂學僧問浮山圓鑒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雠學人上來請師端的隨後以衣袖一拂浮山云誅龍之劍豈可揮蛇僧噓一聲山云如今大有如君者不到烏江不肯休師云衲僧家氷凌上走劍刃上橫身未爲分外你看遮兩箇不了事底老凍膿是則六韜俱備七事隨身衝開斗底八門打破偃月二字三軍未分勝負因甚各豎降旗諸人正當胡漢不分且道那箇是紫羅帳裡人以拄杖一卓云午夜落花流水遠一天明月上孤岑

上堂僧問無禪可問無道可學因甚衲僧到此却不會師云拄杖依前黑似奈進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

口疑師

云七穿八穴　乃云法身非相相非法身無相則法身獨露誰云法身誰名法身誰是法身法眼無瑕瑕非法眼無瑕則法眼全明誰云法眼誰名法眼誰是法眼豈不見道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誰云彌勒誰名彌勒誰是彌勒此義幽深吾不能說

上堂學寶公和尙云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雲門云你立時不見立行時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更有山河大地來如你每日把鉢盂喫飯喚什麼作飯何處更有一粒米來師云此是眞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隆興二年三月十五日結叩齒三下云吽吽李陵雖好手也有陷番時

口受禪寂請辨衆上堂竹杖輕擕離婺女雲衣高捲上仙霞五湖四海休云別南北東西六一家

衢州子湖山定業禪院語錄

師受建州大中禪寂請知府張舍人留住子湖入院上堂云媿我金鱗困守株誤佗禪寂遠招呼中途再領賢使命定業難逃住子湖所以道衲僧行處滴水

氷生遇境逢緣了無羇絆在彼在此片雲不礙長空
或去或來衆水難逃月影當恁麽時坐斷千差一句
作麽生道良久云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師至烏巨請上堂千峯積翠猨行鳥道絕人蹤萬派
歸源破月衝煙何處是只箇見成公案從來不涉化
門奢處奢遇賤則賤拄杖頭邊鐵蒺藜儉處儉遇貴
則賤金剛手裡斷貫索當恁麽時轉身吐氣則時人
知有鬧市撲棱一句作麽生道拈拄杖一卓云雲從
白石上頭出月向靑陰缺處來
謝雨上堂正令當行十方坐斷直須荒刦院難刦衆
法堂前何啻草深一丈三門外荊榛高出萬尋一大
藏教閑家具十地聖人破草鞋衲僧巴鼻匹似閑佛
祖眼睛泥彈子如今說事不得作事會說理不得作
理會是則一時是非則一時非三世諸佛塡溝六代
祖師塞壑於倘有甚交涉若也不會山僧在你脚跟
底轉大法輪你若會爭奈拂子在定業手裡不消彈
□變作廣目天王統領四海五湖八水三江諸大龍
王巡歷分野震法雷傾法雨焦枯普潤熱惱淸涼隨

衆生心作大佛事各各踞金毛師子一一向諸人鼻
孔裡左旋右轉七穴八穿然後異口同舌而說偈言
唵阿嚧勒繼薩婆訶
□侍郎請上堂最初一句風來鳥已覺末上一著露
重鶴先知未須眼辨手親只貴形端影直譬如摩醯
羅眼擘開面門豎亞一隻誰敢近傍又若金毛獅子
奮迅全威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如是則奴呼菩薩婢
視聲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著著與佛魔相戾步步
與諸祖抗行坐斷鐵壁銀山放出三頭六臂掀天關
轉地軸促三祇爲一念易短壽作長年一千手眼洞
明百億化身頓現擧拂子云看看鯨呑海水盡露出
珊瑚枝
上堂擧永嘉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何所爲佛
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師云你□□破落
戶頭戴無關笠子身披漏綱袈裟逢相撲則褪右
肩遇賭錢則右膝著地饒你三百六十骨節偪塞虛
空八萬四千毛竅包羅天地正好朝三千暮八百子
湖今日借水獻花江月松風吹松風江月照驀起立

地云萬福行脚僧莫超去聲

上堂僧問便恁去時如何師云三門不曾關進云恁麼則不去也師云阿誰留你進云去與不去時如何師云押下作寮重訊三百進云□大難瞞師云大衆笑你　乃云年年正月一鼻孔長三尺箇箇賀新春眉毛重八斤但□平正事天道自分明

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師云□六擔版各見一邊□云千年曆日好合藥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云莫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又云莫有收得蓄枝箭底略借一覩復云釋迦老子頂摩霄漢背負須彌氣吐萬峯雲眼放巖下電昨夜三更古廟裡相逢爲什麼却不見鼻孔喝一喝

上堂昨夜三更風起吹皺一池春水魚龍頭角崢嶸露柱振腮擺尾蝦蟇敎跳上天鴫兒驚得匾觜見時易用還難籤土颺塵君自看是什麼一把□□收不□

上堂若論此事譬如國家取選登科拔萃盡在諸人既知金牓書字鴈塔題名及至臚傳之時□作麼略無應者如今一一從頭領過是你諸人畢竟喚作阿誰元來不是不應只是不肯承當且作麼生承當良久云白玉樓前誇雪手紫羅帳裡舞三臺

上堂祝聖之餘復有何事驀拈拄杖一卓云瞎漢會便會去驀便驀取青天白日會又會箇甚麼驀又驀箇甚麼擲下拄杖云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上堂僧問潙山會裡有一僧聞版聲拍手呵呵大笑意旨如何師云莫怪相賺進云□然佛法無道理師云你還喫粥也□進云濫期方覺告人難師云撞著銀山鐵壁進云版未鳴時向甚處去來師云退後退後潙山來也僧禮拜師云笑殺傍觀　乃云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常樂我淨佛之德也喫粥喫飯衲僧德也興雲致雨拄杖子德也諸上座山僧不曾將頭就刃擔鑊就枷諸人爲甚麼不入衆數良久云齋後喫茶下座

上堂舉雲門示衆云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云在你諸人頭上敎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諸人脚跟下又云遮箇是祭鬼神底茶飯雖然如是鬼神也無厭

◆□疑恁　◆□疑行　◆□疑拴　◆□疑又　◆□□疑柳株　◆□疑得　◆□疑爲

◆□疑灼　◆□疑未

□可

足師云便是祭鬼神茶飯鬼神若靈十二時中也闕佗不得鬼神不靈便好與掀翻擡卓焚燒廟宇教佗因禍致福當恁麼時祖師眼睛要且不在頭上脚下諸人向甚麼處摸揉喝一喝云家貧猶自□路貧愁殺人

上堂迦葉不聞聞如來無說說父子不相傳神仙無秘訣拈拄杖一畫云君不見謝豹花開雨後春杜鵑啼破梢頭月

上堂老胡誕生四月八韶陽亂棒打不殺如今縱得十分全頂門正眼依前瞎瞎後如何相將到衢州子湖長老上刀山登劒樹入鑊湯鑪炭裡與諸人說些子拔舌犁耕底佛法驀拈拄杖一卓云且道是何章句劄

衢州報恩光孝禪院語錄

上堂元正啓祚風雲滿肚萬物咸新日月燈明應時納祜生鐵鑄就慶無不宜照顧頭皮爛泥有刺綿裏稱鎚金剛圈子栗棘蓬兒千重百帀正按傍提有照有用多是多非無言無說絕毫絕釐德山臨濟口似

具靈眞

說驗諸

鼓椎頂門一劄頷下安眉誰知縣裡老鼠咬殺州裡猫兒阿呵呵也大奇拄杖敲開鐵蒺藜迸出紅鑪金彈子打著湘江那下汝州香山院裡千手千眼石大悲

上堂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云木杓頭邊鏁切菜進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云研木撩餺飥乃舉雲門示衆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云遮老漢不唯像席打令買帽相頭亦乃聽事不具喚鍾作甕山僧不是便把蛇頭要與諸人雪屈驀拈拄杖云瞎堂拄杖子化作拄杖子吞却拄杖子了也且道拄杖子從什麼處得來卓一卓云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

上堂舉乾峯和尚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云說與說人了也切不得作一二會既不作一二會且作麼生會以拂子擊禪牀云黃河九曲連霄漢華嶽三峯倒插天

育王佛智和尚遺書至上堂大道忘情絕去留天倫何處覓蹤由七星利劒當鋒按八臂那吒輥繡毬圓

幌疑幢○□疑提　然疑終　夜疑危　直疑宜次同

寂法兄佛智大禪師祖域長城法門巨棟高標卓犖隨方建立法幄水泄不通在處□持宗眼綱打就生鐵鑄成法中之王僧中之寶豈謂訃音忽至捨我而去敢問大衆只如踢斷浮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合掌橫吹無孔笛倒騎鐵馬上刀山

上堂擧麻谷到章敬作禮繞禪牀三帀振錫而立敬云是是又至南泉亦然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尙爲什麼道不是泉云章敬是是汝不是師云遮葛藤老漢好與九十拄杖更道此是風力所轉然成敗壞大似望空設拜拈了也委悉麼如是如是腦門著地不是不夜叉手長跪是與不是轉無巴鼻北人運至南方貨易獲其厚利

檀越請上堂新羅國裡打齋鍾穩泛靈槎到月宮仙侶不知何處去秋聲依舊著梧桐復擧睦州喚僧云大德僧回首州云擔版漢雪竇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遮僧喚既回首因甚却成擔版師云嗄川藞直川藞直是則一期騁俊千載風流雖得片時榮削却一雙是說甚遮僧回首不回首盡大地人寧免箇擔版漢驀拈拂子云還見陳蒲鞵麼擊禪牀一下

膏字更勘

上堂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諸塵入正受一塵三昧起三昧與正受門據作碓觜起滅無定時恰如眼見鬼正受非正受云何作道理無道理如何委拍禪牀云一去寥寥七百年下載淸風今未巳

上堂便恁麼散去巳成窠臼更挺頭倒耳轉見病深是佗德山臨濟雲門趙州子孫舒照物手具透膏眼聞禪與道毒箭橫心見佛與祖群槍著體俊流上士驀在求嗣咬薑呷醋痛領將去儻能如是方且救得一半

上堂若論此事要見卽瞎要聞卽聾齅之則塞却鼻根究之則無起滅處以拂子擊禪牀云聞麼復豎起云見麼豈不見道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師云是什麼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保寧勇和尙道體卽是用用卽是體師云吽吽要且體不是用用不是體瞎堂不是截水停輪强生節目也要與諸人緇素有時以拄杖子爲主毛頭刹海爲體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爲伴四大五蘊六欲八風爲

用子細思量著甚來由不如麤羹淡飯有鹽無醋窮
滴滴地快活平生雖然如是也不得放過而今分爲
四段名義其義各各不同向下文長來日分別
結夏上堂僧問禪人昔日辨風旛饒舌盧能話此閑
兩處剛然俱不是幾多開眼受生瞞如何是不動底
心師云自從胡亂後淈湇到如今進云淞江不識朝
宗勢逐浪隨波卒未休師云彼此不著便進云只如
巴陵道是風動是旛動諸訛在什麼處師云雙關齊
下放雪刃倚天寒　乃擧云祖在印宗會中因二僧
對辨風旛互爭不已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
心動師云大小祖師只會解黏去縛不能拔楔抽釘
不是風動不是旛動猶較些子仁者心動料掉沒交
涉非風旛動喚什麼作心仁者心動風旛向甚處著
向遮裡打得開遮拂子誰敢喚作拂子還知落處麼
自從敗得楊州後轉覺侯門似海深
上堂十月今朝又初一叢林正値開鑪日打齋買飲
也尋常殘盃冷炙誰能喫天無門地無壁葫蘆棚上
種冬瓜兩手扶犁水過膝跳金圈吞栗棘氍拍板對

無孔苗屈屈獨脚山魈解雙踢去年冬裡無炭燒今
年定是無火炙飢時飢到眼睛黃窮時窮至赤骨力
且道山僧屈箇什麼尉尉監寺副寺維那典座直歲
與泥水匠商量放却兩頭鷂吻咬殺佛殿脊三十年
後莫言不道
上堂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拄杖子因官置到赤縣神
州水陸俱通爛柯山雨似傾盆龜嶺峯額頭汗出如
今已是十分收拾不上莫有不從門入底家珍略借
一觀良久云負心人終不放債
上堂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釋迦
老子頓一具髑髏向你諸人面前然後往四天下索
命至今二千餘年未曾撞著一箇惡頭底而今莫有
爲天下衲僧雪屈底麼山僧助你一粒返魂丹貴要
諸人各各腦門著地然後活底須死死底須活若也
半死半活三十年後不得道見瞎堂來
妙喜和尚持書幷法衣至上堂僧問通身紅爛脫殼
無依時如何師云更欠點眼在進云若將耳聽終難
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師云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

◆[illegible]疑[illegible]　◆[illegible]疑姪　◆[illegible]疑[illegible]

進云將謂古人消息斷如今規範宛然存便禮拜師云碓觜生花別是春　乃云人天道大梅陽老佛祖功恢臨濟宗赤手擘開無字印寃家何處不相逢賢公禪老不憚江山遼邈專持梅陽老人手書自南而來此老子與山僧同參而生但以相繼早既來書有云欽聞道風積有年矣恨未識面此一句子正道著山僧三十年來不獲一瞻慈相以此爲恨別紙云法衣一條專念賢禪人遂去因說法一披以表法義山僧不覺面熱汗下直得盡大地人腦門著地衣則披已法作麼生說此乃本色眞正老牯牛皮此皮長短高低方圓闊狹從上諸祖莫知邊表又得石門法姪壽云無可疑者然楚人弓楚人得何疑之有第恐來處不吉不得不疑何故此皮自達磨大師至臨濟楊岐白雲五祖圜悟先師梅陽老子到山僧處皆是見聞路絕義斷情忘奪鼓攙旗殺人放火處收拾得來所以令人疑著服此皮者向荊棘林中拔脚旃檀㕑裏踴身入佛界魔宮現三頭六臂牽犁拽杷打鎖敲枷譬如毒蛇戴角猛虎插翼獰龍攪海金翅摶風若

84

能如是堪報佛恩只如今作麼生合殺良久云梅陽老囑付此衣遮護得山僧一半借問搭來何所宜恰似當年賣柴漢醬裏璺雪中炭留與叢林所額看君不見睦州嚴陵灘畔兜率寺裡有箇陳蒲鞋解道秦時轆轢鑽

上堂舉明招問疎山虎生七子那箇無尾巴山云第七箇無尾巴師云既無尾巴六箇不應與他爲伴既無伴又無尾巴誰敢喚作虎子而今要見無尾巴底麼驀拈拄杖指東畔云一二三却指西畔云四五六放拄杖舊處云藤達癡繼難辨的翻身擲地向人前鼻孔眼睛俱突出既突出俞入圍城時關却還道門爲什麼入不得

上堂舉普城初參通和尚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通云一箇賺汝師云錯認阿爹喚作阿爺城乃有省師云棚侖吞筒棗後有僧問城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時如何師云高枕無憂城云日搖不求思從妄得師云鬼窟裏活計復云易作太平宰相難爲鬧亂將軍當時待佗道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時

如何只向佗道瞎堂拄杖子教跳入一十八重地獄。穿透毗沙門天王鼻孔。直得西湖石佛偏袒右肩。東海波斯腦門著地。諸人作麼生會。良久云。有名閑富貴。無事散神仙

巳首座受鵝湖請上堂。咄咄牯牛兒。森森頭角露。恣貪肥膩草。脹殺孃生肚。纔昔未離群。已作牛王步。今既離群去。觸諱沒回互。沒回互。病最堪憂。灌溉依前是好牛。有時喜。未踏門欄先撒屎。有時瞋。掉尾昂頭不顧人。有時好。古端攬盡千峰草。有時惡。擊斷鼻頭變服索。而今風和日暖。江南江北去何之。佇看深耕淺種。拕犁拽把正當時。稍乖角覓便宜。老夫不惜操刀手。生捉歸來活剝皮

上堂。僧問。不從天降。亦非地涌時如何。師云。畐塞虛空。僧云。全憑遮箇力也。師云。鋸解稱鎚　乃舉。臨濟問洛浦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浦云。總不親。濟云。親處作麼生。浦便喝。濟便打。師云。咬人師子。縱奪可觀。趂塊韓獹。從旁進步。是則縱擒得所。敗放全功。瞎堂子細看來。臨濟洛浦。禍不單行。既知棒喝總不親。爲甚末後却向棒喝裏折倒。撿點得出。許你明臨濟宗旨

天申節上堂。神機獨運。懸日月於域中。妙用無方。握乾坤於掌上。感戴堯天。均霑舜澤。正當恁麼。將如何。萬那歌有道。四海樂無爲

上堂。諸方每遇中秋良辰。往往說月指月翫月畫月。以至吟詩作偈。無非以月爲佛事。山僧遮裏又且不然。如有人說月之一字。罰胡餅一堂　乃云。彎彎初生如彎弓。團團次第漾懸鏡。人間起舞爭清輝。影落秋江驗邪正。圓也缺也烏足論。體也用也誰能分。涂倒南泉沒碑記。夜隨流水遶孤村

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頂門著眼。頷下安眉。巽凡路絕。事理俱非。刀截春風。鋸解稱鎚。刀鋸俱妙。明暗□□。刀鋸不爾。一破一斷。阿呵呵也大奇。蘭生蘭葉。咦。只如今那裏是那裏。阿誰是阿誰。也要知。昨夜東海龍王宮中持戒和尚發惡。一拳打殺西方國裡屠兒。牽惹山僧作證。只向道。塑佛匠須是葉端友。刺裂

◈與字原本不明

◈從疑徒

◈將疑時

裟還佗丘裁衣

辭衆上堂。老婆二八少年時。羞向人前舞柘枝。而今要嫁便改嫁。誰管傍人說是非

潭州南嶽山南臺禪院語錄

◇聖疑齋

入院上堂。僧問人天普集。請師說法。師云好日多同。進云未審祝聖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山高水深。進云今日得聞於未聞。師云未擧已前。聞箇什麼。僧擬議。師便喝　乃云石頭路滑。行人絕蹤。瑞應峯高。到者泯迹。孤迥迥了無邊表。峭巍巍不落階梯。覩體全眞。突出難辨。明明絕滲漏。密密無覆藏。千眼莫能窺。萬機窮不到。低頭覷地不見地。仰面看天不見天。於中亦無人亦無佛。是什麼。破草鞵淨潔毬。是人打得。擔版漢只見一邊。栗棘蓬具眼快吞。探頭底猶較十步。更須回機轉位。換斗移星。當恁麼時。千眼頓開。萬機聲赴。則時人知有截斷玄關。一句作麼道。良久云。掣電光中飛鐵騎。桃花浪裏舞春風

◇□疑頗

上堂。良宵正月一日。從東畔出。照見耆闍峯。回環指□中坐斷。石橋路。凡聖無回互。佛祖生寃家。相逢若稻。麻雪消春雨過。碓觜也生花

上堂。僧問截舌之機。請師道。師云山前水注萬家村。進云學人不會。師云吾不如汝。僧禮拜。師便打　乃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木匠帶枷。自作自受。有心無法。受報好醜。有法無心。天長地久。心生法生。烏飛兎走。心滅法滅。倒翻筋斗。口似鼓椎。眉如掃箒。咄你看是什麼面觜。不見道。汝唱木馬嘶。我和泥牛吼

設監收上堂。一粒紅稻飯。幾滴牛領血。還君子細看。我亦難分雪。耕者耕未已。種者種不歇。目望九霄雲。誰顧三伏熱。秋收改其時。全在要精潔。升合等平分。彼我言詞絕。暗室不可欺。喫水也防噎。上人能法味。道眼能照徹。歸來滿鉢香。坐斷水雲舌。金毛恣翻躑。異獸潛深穴。栗棘金剛圈。略不通水泄。白草頭邊者。眼看七星用處。當風截

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無兩脚。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無孔笛。促拍舞梁州。喝一喝

上堂。擧罽賓國王仗劍問師子尊者曰。師得蘊空否。

日已得蘊空王曰既得蘊空離生死否曰已離生死
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否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
王便斬之白乳湧高數尺王臂自墮師云當時若是
山僧待佗問師得蘊空否只向道放下劍來與你商
量待佗放下向道已得蘊空既得蘊空離生死否向
道收起劍來與你商量待佗收劍入匣向道已離生
死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否便好高聲向道身非我有
頭則難爲大衆若下得遮三轉語何處更有罽賓國
王來而今作麼生良久云無事少出入
上堂擧雲門示衆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透得荊棘林
者是好手時有僧出云恁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
也門云蘇盧蘇盧師云有般底纔聞恁麼道便作玄
妙奇特往往更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會也無旨也
無事也無語也無機也無是你諸人本命元辰在甚
麼處還見雲門與遮僧麼譬如百萬軍陣前竪旗誅
將突騎斬關流血成河橫屍徧野子細看來不動一
槍一刀亦不傷鋒犯手你等諸人還記得生年月日
時辰麼待選吉日良辰與你一坑埋却只如雲門道

平地上死人無數透得荊棘林者是好手太平師翁
拈云平地上箇箇丈夫坐得荊棘林者是好手何故
如此自代云格師云若無後語疑殺老胡一人坐得
荊棘林一人透得荊棘林坐底皮裏陽秋透底腹中
鱗甲坐者透者總有事在有一人不坐不透諸人要
識此人麼拈拄杖放在左邊喝一喝云無限樹頭風
過耳遂作牛歌聲云拍牛歸去口阿㖿
上堂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云縮却舌頭致
將一問來進云藥著礚著俱是妙師云一槍擔去進
云馬大師道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
此理如何師云兩耳指天進云智藏云我今日頭痛
問取海兄去又作麼生師云雙脚蹋地進云海兄道
我到遮裏却不會此意如何師云賊在眼前進云子
承父業的的有準師云切忌塗糊　乃擧百丈先和
尙示衆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
保君未徹覺和尙云百丈恁麼道美則美矣雖然如
是只有順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山僧即不然環瑯
有三訣綠水青山月三冬枯木花九夏寒岩雪師云

大衆一人頭高似鳳一人腹大如甕山僧看來箕未風而巢覺畢未雨而穴知衲僧面前討什麼盌山僧也要效顰不可放過僧堂也有三箇訣靠倒雲門乾屎橛一雙白大喫泥鰍兩箇鷺鷥吞石蠏

上堂擧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假趣向否泉云擬向卽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則廓同太虛豈可强是非耶師云你有一種是堂前開飯店屋裏販揚州南泉翻鹽落醬鋼趙州老鼠入牛角敢問諸人還曾道著也無雖然詞辯生風至今分疎不下忽有人如是問南堂亦如是答諸仁者說甚麼東門高西門低張公帽子李公腰帶若也不會重說偈言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上堂久雨不晴務在丙丁修羅合掌菩薩生嗔佛也不會波斯轉經拗直作曲弄假像眞好是明明說與從教鴨聽雷聲

上堂擧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山云猨抱子皈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法眼云我二十年只作境話會又古德云既不作境會作麼生會又有僧云我會也我會也或云你作作麼生會僧云猨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師云雖然一種是葛藤各自有出身之路遮僧盲頭撞著夾山擲坐山呼法眼撼動乾坤從此家不寧靜要知落處麼陝府鐵牛口門窄嘉州石佛耳輪長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台州護國廣恩禪寺語錄

入院上堂擧臨濟侍德山次山云今日困濟云這老漢寐語作什麼山便打濟掀倒禪牀雪竇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飢鷹爪下奪肉猛虎口邊爭餐敢謂德山臨濟俱是瞎漢有人辨得天下橫行師云三員老作掘地覓天一人有家無業一人有業無家一人家業俱無雖然如是總未入得護國門且道護國門作麼生入喝一喝云除却華山潘處士不知誰解倒騎驢

上堂僧問卽心卽佛時如何師云頂分丫角進云非心非佛時如何師云耳墜金環進云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時如何師云秃頂修羅舞柘枝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向上事師云無影塔前掉臂行　乃舉三平陞座有一道士出衆從東過西又一僧從西過東平云適來道士有箇見處師僧未在道士出衆禮拜云謝師接引平便打僧出禮拜云乞師指示平亦打復謂衆云遮箇公案作麼生斷還有人斷得麼衆無對平云既無人斷老僧自斷去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忽若道士稽首叩齒師僧掀倒禪牀諸人合下得什麼語三平眼空四海氣壓諸方則不無爭奈忘前失後何故一條拄杖也不會與佗作主如今在瞎堂手裡還有求證明乞指示底麼良久云三年逢一閏九月是重陽

上堂初二十六虀羹豆粥日午夜行投明暗宿

天竺妙禪師至上堂僧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一曲兩曲無人會進云人天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師云已落第二義進云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此意如何師云你向甚處見達磨進云對面却相瞞師便喝進云武帝道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又作麼生師云通身是手眼進云達磨便渡江武帝欲詔回誌公云設使闔國人追渠亦不回畢竟渠是阿誰師云渠是達磨　乃云我聞禪師築頭天竺山色湖光爭輝奪日佛法禪道日月燈燭眼放電光機逾質竹說雲門禪如珠走盤唱無生曲鏗金戛玉千眼洞明萬機攢簇佛祖迎驅水雲疊足擊顛掣狂可記可錄誑嚇閭閻鼓蕩流俗眉毛厮結形影相逐把手共行孤峯獨宿彼上人者難繼高躅因甚如此為佗牽犁入市騎牛上屋七九從來八十三六六何曾三十六

上堂舉法華師翁拈拄杖示衆云鋒刃上敎跳又橫按去紅塵裏走馬勞勞去復來是箇惺惺者遂擲下拄杖師云是則夾穀造飯和米糶糠風雨順時雷霆應候在法華即得我遮裏屙屎送尿尚無餘地有什麼閒工夫來忽若青黃不交又作麼生有錢光剃頭無錢淨洗鉢惡惡惡便住好好好便脫且道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良久云大地作眠牀虛空為直裰

臂疑劈

去疑云

◆蓮疑蓮

上堂擧洪州太守許式郞中因與上藍溥和尙泐潭澄和尙三人坐次澄云承聞郞中云夜坐蓮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話許曰今日放衙澄曰聞說是泗州大聖在揚州現底話是否許曰別點茶來澄曰名不虛得元來是作得主許曰和尙早鬼回山澄曰今日被上藍覷破上藍便喝澄曰須是你始得許曰不柰船何打破戽斗師云當時待佗道今日放衙只向道節紙且祗候著若下得遮一轉語誰敢喚作知州只那作得主處多少禪和子錯認打破戽斗處合下得甚麼語換十代閻羅王也斷佗不得何故只爲無條貫而今到晴堂手裡豈有不結絕底公案阿呵呵也大奇折臂脩羅舞柘枝急如閃電疾如飛毛皺鋻眼迷癡得便宜是落便宜直得左神荼右鬱壘半夜三更開口笑也好笑你且道笑箇什麼笑道鍾馗被鬼迷

上堂擧泉州坦禪師示衆云夫行脚人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獨眼龍便問云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却令小師問獨眼龍龍云汝欲識半人麼也只是箇弄泥團漢師云時人盡道坦禪師無語殊不知問佗半人所在却將一人答了也若恁麼釋迦老漢總是弄泥團而今半人

◆口疑所

[ ]在卽不問如何是一人所在若有人道得山僧剃却八字頭跳却兩隻脚來你屋裡受雇一生更不取錢若道不得乃高叉手唱喏一聲云莫怪無禮

紫籜受請上堂腐蠹架壁本無情致雨興雷自有因傾倒十年放火口高譚一夜動公卿林長老久相親楚語吳歌曲調新羶羊已挂懸崖角猛虎難藏露地身下座

慈寧皇太后昇霞上堂忘機絕照體用如如脫去留離見超情眞常了了無餘說萬法不爲侶千聖莫同途具正念則非相非空出世間則最尊最貴彈指智悲互顯剎那樓閣門開一花一葉一如來一佛一剎一報土觀音勢至前疑後丞當恁麼時如何證據良久云翠羽旌幢仙子隊紫雲樓閣玉皇家　復擧僧問大龍如何是堅固法身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師云是則言言合道句句朝宗直得乃聖乃賢

盡忠盡孝大龍門下卽得護國遮裏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　皇太后堅固法身只向佗道萬機徹處若爲瞞千聖頭邊合自由佛國乍歸金作界仙宮回首玉爲樓

浴佛上堂大哉釋迦文生下便作怪南北東西行點曾也忒殺弃捨輪王位反受父母拜六載向雪山精進修淨戒明星纔出現證道果能快分別說三乘惹得一身債最後向靈山拈花索買賣十萬衆人前就中無一介獨有迦葉波和贓與捉敗二千年前且放過直至而今被佗壞壞不壞主元在主既在休斷頼下座與諸人各各近前燒一炷香澆湯底澆湯設拜底設拜放下杓柄看是什麼消息良久云大衆不得當面諱却

退院上堂平生學弄蛇是蛇皆可弄唯有遮一條跤人不可動輕輕動便覺和身入草蓬草蓬深無處尋不用尋驀拈拄杖云好水好山留不住千巖萬壑聽龍吟

◆口疑老

◆破疑被

台州天台山景德國淸禪寺語錄

參學　如本　編

入寺指三門師云寒山掃松徑拾得拂蒼苔懲仗東君些子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指佛殿云古聖伽藍一切成見未跨三門先見佛殿見則見已佛在甚麼處良久云淸平世界不得訛言便禮拜

指方丈云毗耶離瞎人撞彩摩竭陀啞子喫瓜新長老到遮裏如何卽是棒頭開正眼拳下作生涯

上堂僧問學人有一片田地以四大部洲爲界至而今撥向瞎堂面前如何驅遣師云願上座從今日去一日不如一日進云直得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和尙不敢正眼覰著師云你還破家散宅也未進云宗師眼目何在師云既然四至分明正契在甚麼處進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師云遮漢瞞昧官司重行典憲僧禮拜　乃擧寒山問豐干和尙古鏡不磨如何照燭干云氷壺無影像猨猴探水月山云猶是不照燭請師更道干云萬德不將來教我如何道師云大小寒山子破豐干當面熱瞞大小豐干被寒山

子一問元來膽小且道甚麼處是膽小甚麼處是熱瞞山僧三日前看來好一局生面底基可惜被遮兩箇老凍齈著壞了也如今莫有行得活路底衲僧麼饒你先手出來當頭下一著看拊掌云了

上堂艮宵三月十五依舊神歌鬼舞未須三四吐呑且看七八呑吐臨濟瞎驢倒跨雲門正法眼普三人證鼈成龜一任衲僧氣鼓休氣鼓甜者甜兮苦者苦偃月長蛇不用呈發機自有千鈞弩擊禪牀下座

月旦上堂學德山和尚一日因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師云米蒸到糠廓云勑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休去師云臨文不諱次日浴出廓過茶與山山拊廓背一下云昨日公案作麼□師云終始老婆心廓云遮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師云倒使冬瓜印復云弓絃上豈可結紐結紐何妨石面上不可蹬花蹬花何□德山老漢尋常白棒驅蠶□赤手拏風雲元來臂長袖短脚瘦鞵寬如今勘證得來問者只知去處不知來處答者只知來處不知去處一問一答總有事在只知德山休去諸人作麼

◆□疑生

◆□疑害

◆□疑蛇

生商量卓拄杖云陽春白雪無人和流水高山子細看

上堂山僧有箇不是喪盡衲僧巴鼻驀回陝府鐵牛呑却山河大地卓拄杖一下云遮箇是瞎堂拄杖不成喚作拄杖不喚作拄杖不是不是亦不是且道是箇甚麼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將歌舞破除休

上堂四月上夏漸熱善療也須調攝文殊眼裡抽筋金剛腦後拔楔須彌教跳上天海底崑崙吐舌幾度長歌幾度愁一回飲水一回噎所以道入境問俗君子可八若□會得直向門前倒刹竿若也不會勘破摩訶大迦葉

上堂舉花藥英和尚示衆云十七十八道著即瞎十九二十人信不及更欲待枯木生花胡餅討汁師云徐六擔板我則不然初三十一不用擇日鼻孔剔穿眼睛突出撞著露柱參學事畢

上堂舉雪竇示衆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什麼處見客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顧□去大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爭如國清五峰匌帀

◆上原本不明

◆□疑也

◆□疑師

◆去疑云

◈蓮疑連

◈□疑會

雙澗蓮環閑則遊山渴則飲水那裏不是見客處又云若道得接手句許汝天上天下師云吽吽佛法禪道則不無接手一句也是大斧斫三門良久以拄杖畫一畫云會麼金地嶺曾中丘鑿赤城山皮裡陽秋華項峯腦門著地桐栢觀稽首叩頭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金峯和尙一日見臨濟來乃横按拄杖濟拍手三下便參堂去峯下去人事了遂問主賓相見各有儀範上座何得無禮濟打一坐具峯擬問濟再打一坐具峯云山僧失和便歸方丈師云二人將逦草杖攪動四大海水一人用無文印印破十方虛空如今不得動著動著則三十棒參

上堂舉趙州遊方到臨濟在後架洗脚次濟見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恰值老僧洗脚濟近前作聽勢州云□便會去鶻啄作甚麼濟便歸方丈州云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注脚師云甚處是趙州錯爲人下注脚處良久云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

上堂雲外千峯秀目前雙澗淸若作如是會永劫受沉淪

◈□疑出

◈□疑打

上堂舉瑯琊覺和尙一日陞堂有僧出畫一圓相瑯打云道道僧云不道不道瑯又打云道道僧云不道不道瑯又打云道道僧云三世諸佛不離於□瑯又□喚維那趂出院瑯却陞座以手指僧云大衆比丘犯波逸提山僧入地獄師拈云人情若好喫水也肥比丘犯波逸提爲甚麼瑯瑯却入地獄良久云會便會去山僧與你共證乃合掌云施者受者俱獲五常色为命安得無礙辯

上堂學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師云諸人還透得也未傅大士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若喚作法身入地獄如箭射若不喚作法身入地獄如箭射你作麼生透參

上堂今朝七月初一叢林法歲將周便詞解開布袋相從觸處□遊解與不解總得而今要休便休凡聖本無忌諱佛魔總是冤讎靜悄悄没干涉闊浩浩莫能收東行不見西行利一葉落知天下秋

圜悟禪師忌辰上堂錦江亘浪連三峽九隴峯高接

五天中有導師口生角眉毛落盡脚跟穿擊得嘉州石佛眼中火出驚回陝府鐵牛鼻孔生煙阿呵呵莫怨天有利無利不離行市伸手縮手無黨無偏卓拄杖云釅茶三五盌意在钁頭邊

上堂學道悟和尚學古云認著依前還不是也是難會士宿頷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歘然透過新羅界師以拄杖畫一畫云但願風調□□□□國泰

大慧禪師遺書至上堂容路如天遠情忘道義深虛空無向背何處覓家音莫有知我師兄去處底衲僧麼出來指看僧問懷禪師遷化偈云日出照扶桑浮雲遮華嶽三更過鐵圍拗折驪龍角妙喜云□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二尊宿還有優劣也無師云繡針眼裏鐵稱鎚進云超然千聖外突出萬機前師云閑言語進云請師指示師云來日與你一文錢僧禮拜　乃云道大兮功不立隅無兮方莫存蹐鼇頭兮歸巨海挾月角兮出天門乃是我徑山大慧法兄禪師殊不念天倫義重棣萼情

◆□□□□ 疑雨順民安
◆容 疑客
◆□ 疑生

深訃音忽來捨我而去嗚呼正宗澹泊前輩凋零苦海漂流慈舟傾覆法門不幸何痛如之驀拈拄杖云大地毗嵐起人天覺樹摧白雲歸大壑慘霧結成堆淼淼江天門聲聲喚不回良久喚云猩猩久之又云猩猩復云諾是甚麼振禪牀一下云智光當不夜隨處作雲雷

上堂舉慈明示衆云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轉也覆却恒沙世界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安身立命處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師云生錢放債夾米糶糠有甚麼快活處以手摸□□時垂下手云山僧三十年前生居西蜀三十年後住在浙東橫草不拈豎草不蹋如今却被鄰保帶累不□具實供通去也復云長連牀上北俱盧洲喫粥喫飯徧界寃讎

上堂舉保寧勇和尚示衆云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數目甚分明上下依貫次依貫次有何事以拄杖畫一畫云大衆一時亂却六十甲子了　師云

◆□ 疑少
◆□ 疑免

◎□□疑下鳥

◎鎭字原本不明或鐵歟

是則大富由天小富由人殺得窮漢做得富漢山僧也有一路法舉似大衆一是二既是一為甚麼却是二你若會得參學事畢復云一是二二是三咬定牙關徹底參闡浩浩時雙手擲赤條條處兩肩擔文殊老强指南□門三頓實難甘五峰山下翻筋斗八達衢頭轉放憨喝一喝下座

上堂拈拄杖畫一畫云大地山河不現虛空冷汗通身拄杖頭邊路絕髑髏眼裏抽筋底是什麼人遮裏莫有地分所由巡鋪虞官攔頭節級麼良久高聲唱喏一聲云一更無事分付二更

舉體首座立僧上堂虎穴魔宮闊步挨犁耕拔舌待君來摩雲鼻孔鬅胡口闊裏相逢鬼擘開不離刀山居馬腹便從爐炭入驢胎一句子不須猜延賓豈在預安排換手搥胷何處去蝦蟇頭上戴青苔

上堂今朝六月初五明眼衲僧難覷驚回座□□龜咬殺街頭石虎嚇鎭旗攝鐵鼓破口牛治閑佛祖起坐相隨獨自行夜漏聲沈日卓午

上堂僧問滴水滴凍玉潔氷清時如何師云知時則

◎云疑去

宜堪作闍梨進云風前有意句裏無聲師云今古罕聞進云若遇知音盡傾倒師云全身擔荷進云從來不受人處分師云殺人償命負債還錢進云便恁麼云時如何師云料掉沒交涉進云善知識豈無方便師云何勞再舉進云忽有人問和尚如何是善知識口師云我不是善知識何處得口來僧禮拜　乃舉香巖和尚示衆云如人上樹(師云泥猱狗踏翻)口啣樹枝(師云此是花報)手不攀枝(師云獼自坐)脚不蹋枝(師云獼自臥)樹下忽有人問(師云住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道上入僧堂)若對則喪身失命(師云朝三千)不對則違他所問(師云暮八百)當恁麼時作麼生(師遂唱喏一聲云在衙人馬平安)復云大衆未與諸人相見以前山僧却在樹上與諸人相見了也還我未上樹前遠上座來當恁麼時作麼生道出天曹歸天地神歸地錢歸庫馬歸槽弟子謝恩虔誠設拜前心後願並獲周圓異日他時不為挂欠

上堂僧問楊岐問慈明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此意如何師云拍拍是令進云和尚今日漏泄天機師云頭正尾正

疑一

□原本不明

進云楊岐道官不容針更借□問又作麼生師云脚力盡時山更好進云慈明連下兩喝楊岐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云攙動干戈立太平進云恁麼則花根本艷虎體元班師云誰敢覰著進云謝師答話師云猫　乃擧金峯和尚一日有僧來問訊峯云甚處來僧近前良久峯云參見甚麼人來僧云參甚麼峯云老僧罪過僧云是是峯良久師云一等是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也有打著處也有打不著處久參之士試定當看

上堂今朝臘月二十依舊眼橫鼻直從頭收拾將來恰似一棚雜劇便是抹土塗灰我也阿誰相識九百木大小進處分全由節級忽然出至棚前也解打躬相揖駝起要打便打放下要泣便泣驀然冷笑一聲笑倒判官五十或有人問瞎堂長老㘞又不是害顚只向佗道說者說聽者聽坐者起行者立你若恁麼爲人說禪胡餅裏討甚麼汁

台州浮山鴻福禪寺語錄

參學　如本　編

上堂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云待□不得次進云罔明爲甚麼出得師云奴見婢殷勤　乃云夢魂飛錫下天台疑是佗方應供來石室乍歸於霧冷海山風月滿樓臺所以道衲僧行處滴水氷生片雲不礙長空衆水難逃月影直得脚跟下孤迥迥方寸中峭巍巍正當恁麼時昔居國清寺今據浮山頂一句作麼生道搥膝一下云煙樹過來煙樹接好山拋却好山迎

上堂擧趙州和尚每見僧來便問曾到此間麼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僧曾到此間麼不曾到喫茶去院主問云曾到也喫茶不曾到爲甚麼也喫茶州呼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師云這老漢非但向長流水裏洗面化人壇上炙背更將官路作人情無礙廚中請白客要知這老漢落處麼曾到未到俱喫茶不在沾唇眼便花若是謝家船上客肯來平地摝魚鰕

上堂擧鏡清問僧門外甚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衆生顚倒迷己逐物僧云和尚作麼生清云洎不迷己

◆左字原本不明

僧云洎不迷已意旨如何清云出身由可易脫體道應難師云大衆時人盡道鏡清舌頭有骨氣吐風雲遮僧眼裏無筋通身泥水殊不知遮兩箇漢錢不露陌銀不露白

至日上堂一雨洗郊原千山鎖寒色底事不須論元胡口門窄

上堂仲冬十一月半冷地急著眼看春來草木還青冬去氷霜自泮誰知兩箇五百元來合成一貫縱饒百煉眞金也入紅鑪再煆煆出後如何衝門突出古菱花由勝秦時轆轢鑽

上堂舉大愚辭歸宗宗問甚處去愚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遮裏也有一味禪愚云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宗便打愚云我會也宗云道道愚擬開口宗又打趁出院師云是則盡法無民一人氷凌上走馬一人劒刃上橫身子細檢點將來有甚便宜到你諸人要見二老漢落處麼聽取一頌神仙祕訣妙難傳禿頭修羅打左拳夜半歸來無覓處忍飢高臥飯籮邊

上堂僧問鵶鳴鵲噪法法圓成見亦同見聞亦同聞爲甚麼有迷有悟師云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進云除却見聞還許學人趣向也無師云誰教你刺腦入膠盆進云買鐵得金一場富貴師云我答你問料掉沒交涉　乃云鉢盂盛世界拄杖攪滄溟魚龍俱削迹佛祖也逃形日午全機現烏沉未出輪秋高山月白春至燒痕青

上堂舉洞巖可休禪師一日從方丈下見洞山來相看便問甚麼處去山云親近去巖云亂走作甚麼山云暫時不在巖云甚麼處去也雪竇拈云好與三十棒師云若是具金剛眼睛底我且問你遮三十棒落在賓家落在主家雪竇自喫若見得出非但老僧繩牀震動盡大地人滿口含霜而今作麼生以拂子一擊云暮天沙上鴈驚飛橫斜又入海門去

上堂舉雲居祐和尚示衆云參學之士須得悟中發明心地若悟法身主盡大地草木歸依佛法僧若悟毗盧師虛空世界歸依佛法僧且道喚甚麼作法身主喚甚麼作毗盧師要得直下會麼眼睛裏放光現瑞耳竅裏轉大法輪師云大衆毗盧無師喚甚麼作

林疑抹

右字更勘

毗盧師莫是耳竅裏轉大法輪麽法身無主喚甚麽作法身主莫是眼睛裏放光現瑞麽尖簷帽子劃鼻麻鞵無領布衫斷輥腰帶慣會橫穿倒著自然一種風流更饒林士塗灰終無兩般科段諸人喚甚麽作法身主喚甚麽作毗盧師正當恁麽時如何若也會得進三十棒從教日炙風吹若也不會寒松右檜

上堂春日遲遲春風浩浩綠水繞腰青山戴帽柳綠花紅鵶鳴鵲噪大施門開何處著到喝一喝云王羲之草書入石三分諸人還見德山臨濟南泉趙州麽普願翻邪歸入正道

上堂擧谷山問秀谿和尚聲色純眞如何是道谿云亂道作甚麽山却從東過西谿云若不恁麽即禍事也山却從西過東立谿下繩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搊住云聲色純眞事作麽生谿便掌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谿云要谷山老漢作麽山呵呵大笑三聲師云你且道佗節文在甚麽處爲甚只笑三聲不笑四聲具參學眼底還辯得麽金將石試玉將火試進三聲你諸人將甚麽試莫是若不同牀睡爲知被底穿麽早知你錯會了也聽取一頌兩陣交鋒笑似嗔雙眉倒卓眼生筋谿山雲月誰爲侶南北東西絕近鄰

施主請上堂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如何受用師云兩手分付進云便恁麽領略時如何師云啞子喫苦瓜進云明人不作暗事師云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進云昨日有人從陳州來却向許州去師云離此外別道一句來進云不可也下一喝師云拶僧禮拜乃云建山徐延幹三請譚般若赤踏浮山門一時說了也更開破天口塞破太虛空潭南湘之北趙州西院東攃下金剛圈更饒栗棘蓬百千萬億箇吞跳無有窮幸有當陽險崖句山僧不敢重下注月裏麒麟笑揭天泥牛拔斷珊瑚樹

上堂擧瑯琊覺和尚擧先梁山示衆云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不當宗乘瑯琊云梁山好一片眞金將作頑鐵賣却瑯琊即不然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從教天下衲僧貶剝師云二老漢一人藏身露影一人露影藏身山僧即

◆而疑南
◆口疑喫
◆古疑有
◆暠疑具

不然而來與一杓鹹鹽酸醋北來與一杓苦茶淡虀喫則因邪打正不喫則自東自西

上堂擧百丈問趙州近離甚處州云南泉丈云南泉有何言句州云未得之人直須悄然丈便喝州作怕勢丈云大好悄然州乃作舞而去師云□可惜放過且道我放過誰是放過趙州放過百丈古人著一轉語是一隻眼你諸人定是刺腦入膠盆必然道趙州作舞而出百丈無語所以不合放過且喜沒交涉艮久云門裏有門外有不作巖平犯牛斗師子嚬野干鳴擒出离婁眼裏睛伸一手縮一手重陽決定九月九掀翻海嶽訪知音赤骨力窮露雙肘

上堂擧羅漢南禪師示衆云紅霞穿碧落白鷺點滄洲不是寒山子時臨古渡頭騎駿馬驟高樓萬里銀河輥玉毬別名眞解脫撥火覓浮漚師云遮老漢道則殺道只得八成非唯與賊過梯亦乃自作自受山僧因行掉臂輒倣顰眉擧似大衆紅霞穿碧落白鷺點蒼苔不得顚艮首誰能歎善哉根向梢頭出子從花裏開只遮是不須猜靑山綠水鬢邊肥有時尋不見依舊却還來

上堂當年四月初八老胡舊病再發雲門遇水脫簇且莫隨陀孟八九龍吐水沐金軀七步周行總不如稽首歸依乾屎橛胡鬚更撞赤鬚胡

上堂結夏已經半月迦毗羅神與蔣廟爭山事作麼生山僧始記得未出家時一年勝如一月一月勝如一日一日勝如一時既出家後一年不如一月一月不如一日一日不如一時雖然如是諸人且道勝底是不如底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上堂擧眞淨示衆云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阿屎淨缾中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師云是則也是太殺不近人情爭似浮山門下不許蹲坐眼睛裏燒畬鼻孔裏推磨佛來祖來劈面便唾不可唾也好唾何故如此君看駕箭人不如箇射垛

因事上堂水滿花肥春正長東君作意腦愁腸同風未必如吾蜀鼻觀先聞荔子香

上堂文殊盡力一問維摩結舌無言布袋長時落晚飲光論劫坐禪鼻孔只在面上口皮不離唇邊四箇

合成兩箇三錢置得一錢而今除本筭利且喜本利俱全遂以拄杖指云大衆遮箇是淨缾那箇是香鑪作麽生是本打鼓普請看擲下拄杖

上堂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云僧堂裏無炭時道一聲進云教學人道箇什麽師云頭上漫漫脚下漫漫　乃舉教中道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師云錯雲峯悅和尚云古聖入鄽垂手曲開方便師云錯復云若會得山僧兩錯與佗把手上高峯若也不會一任丹霄獨步雖然如是更須子細試得良久云會得淨山兩錯佛祖從頭架閣若還依舊寧馨若極黃病白鶴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嗄何不早問僧擬議師便打　乃云一句子衝開海嶽撼動乾坤鉢盂根底事作麽生一句子眼空四海萬里無雲拄杖頭邊道將一句來良久拈拄杖一卓去明暗色空全□露去來出沒不相關

□日上堂若能離諸相卽入法王家法王無二法無法卽是家是故法王法當甚苦瓠瓜

◆□疑誤　◆若疑苦

上堂雲籠嶽頂月印波心私道車馬官不容針著底一任著不著底一任不著虎□龍駒兎頭生角春光夜雨晝晴不怕和根爛却

上堂門外春將半巖花帶雨開信從天外至人自日邊來虎嘯風生谷龍吟霧滿聰相逢眉蓋眼平地舞三臺

◆沂疑逝

佛海瞎堂禪師廣錄卷第二

靈隱佛海禪師入　內陞座錄

侍者臣僧　謹錄　上進

淳熙二年四月八日得
旨召禪師入
內觀堂
上設御座於中正
宣同諸山引
見起居罷
賜坐傳
旨云不用□□□□□□□□□□□□□□向上宗乘

兎一僕魚

時有僧顯□□□□□□□□
皇宮內苑宏開選佛□□□□□□□□□心空及第
世尊未□□□□□□□□□母胎爲甚麼度人巳
畢□□□□□□□□逢渠進云擘開金殿無□□□
□□人雲外鐘師云錦上更鋪花□□□□七步目
顧四方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爲甚麼便有這箇消息
師云天平地平進云只如教中道於一切時不起妄
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
知不辨眞實意旨如何師云綿褁秤鎚進云今日被
和尙滿口道著師云達磨九年面壁你又作麼生進
云八字打開兩手分付師云脚跟下蹉過爲甚麼却
不知進云靑天白日有甚麼過師云未在更道僧擬
開口師云向你道未在僧無語
師乃云空□□□□□□了□公案七佛巳後未
□□□提撕至於佛祖出興多少時人錯會只如
今錯則錯了也如何免得此過縱使機如掣電眼似
流星戴兎擎頭敲枷打鏁底出來不消一劄何故禪
非意想道絕功勳禪不是禪道不是道禪道俱非是

箇什麼良久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擧至此又得
旨令判一則公案
師乃擧乾峯和尙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
一透得始解穩坐更須知有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向
上一竅在是時雲門大師出衆問云菴內人爲甚麼
不知菴外事乾峯呵呵大笑雲門云此猶是學人疑
處乾峯云子是什麼心行雲門云也要和尙共相委
悉乾峯云直須恁麼始解穩坐雲門應喏喏師拈云
是則是一人逞逓天作略一人具蹈海神機還當得
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向上底一竅也無只如法身有
什麼病參□□□是病又道二種光山河大地水鳥
□□有什麼過而今要見二老落處麼師乃頌云菴
內不知菴外事鐵額銅頭不相似定花板上打鞦韆
猛虎舌頭書卍字師陞座了謝
恩罷乃奏云臣向來蒙
陛下宣對謹錄上進
上曰好好
上纔接得便颺在地上却再要師奏云便是獅子[illegible]

身也只救得一半
上曰朕這裏元字脚也無師奏云爭奈擲地作金聲
暫徑山長老在後乃云已遍天下
上大笑師遂謝
恩下殿

靈隱佛海遠和尙受禪師號謝
恩陞堂語錄
侍者臣僧　　謹錄上　進

乾道八年十月三十日恭奉
聖旨景德靈隱禪寺住持傳法佛海大師慧遠　特改
賜佛海禪師迎引
敕黃歸寺望　闕謝　恩云
天書下十詔　雲恩飛　九重萬邦歸正化千載一
遭逢臣錙斧有愧束篋無堪火冷煙深院節寒灰起
談天高地厚餘生朽株回春叨沐　宸恩　特賜禪
號稽首九首傾心志心但臣僧慧遠下情無任瞻天
望　聖激切屛營之至
陞堂拈香云此一炷香高超佛祖迥出乾坤蠢動含

必特下一本有過字

靈從此發生山河大地因玆建立而今爇向爐中恭
爲祝延
聖壽
今上皇帝陛下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陛下
壽聖太上皇后　皇后皇妃　兩宮天眷　皇太子
殿下恭願　玉葉長芳奉　神器而重開天下　金
輪統御建　元廟而再立太平然後開拓三邊廓清
四海十風五雨地久天長　壽等須密盧峯之彌高
福齊殑伽河之深遠
師據座云電卷星馳作者知倒施逆用孫提撕霜華
寶劍當風按忿怒那吒斫額窺莫有因行掉臂便登
舟底衲僧出來證據　僧問　紫泥丹詔　九大來
市地祥光撥不開佛祖頭邊行正令蟭螟眼裡舞三
臺正恁麼時如何是報恩一句師云神通廣大變化
無窮僧云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師云拄杖依前
黑似漆僧便喝師云啞子喫苦瓜僧云善知識眼在
甚麼處師云這漢不勘自敗僧禮拜師云好日多同

文僧問虎符挂體八金剛撐起旌天旗鐵劵隨身四天王把定毗盧印降外道九十六種破魔軍八萬四千稽首佛海大禪師為報　鴻恩談不二如何是不二法門師云毗耶城裡纔傾蓋靈鷲峰前事儼然僧云空生巖畔坐天花動地來師云與你因齋慶懺僧云恁麼則大衆霑恩去也師云七佛已前事作麼生僧擬議師便喝僧禮拜　又僧問瑞氣祥雲徧九垓禪師徽號　日邊來巍巍　聖德將何報閃電光中震法雷正恁麼時請師答話師云迅雷不及掩耳僧云恁麼則風從虎雲從龍師云兩彩一賽僧云和尚恁麼答話笑殺傍觀師云兵行詭道僧云捉賊不如放賊師云道甚麼僧無語便禮拜師乃云九年冷坐也曾目視雲霄一錫飛來誰顧舌頭拖地熱瞞佛祖冷笑衲僧只知掩鼻偷香不覺空招罪犯幸逢　聖主獲覩　淸光誤蒙　巨霈　雲恩　特賜佛海禪號山川增秀　慧日重輝　御樓前正令全提金殿上鐘頓覺亦者曾欠闕四海不為多智鑑洞明心花燦發西江吸盡北斗橫身當恁麼時如何豈不見僧問投子和尚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叉手而立只如投子下下禪牀叉手而立且道是何宗旨無事打鼓普請看又不見肅宗皇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國師云檀越蹋毗盧頂上行帝曰朕不會國師云陛下莫錯認自己淸淨法身大衆且道淸淨法身與十身調御相去多少若也緇素得出未免袖頭打領若也緇素不出未免腋下剜襟而今忽有人問靈隱如何是十身調御提起袈裟角云還會麼此乃貧道向　聖天子龍牀角頭博得底今日不辭漏泄天機普示諸人了也且作麼生是你諸人證明底擲下袈裟角云圓機互唱脫名模妙應還同轆轤檻北濟淵源連海嶠西岐枝葉茂江湖一句子徹天衢草木虫魚隨物化山川海嶽亦歡呼大千世界歸　明主萬國梯航貢　帝都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下座

謝表

特賜佛海禪師住持景德靈隱禪寺傳法臣僧慧遠

今月三十日恭奉

鐘下一本有聲字

一本無下之下

乃下一有是字

聖聽問一有聽之過四字

德下一有靈隱二字

茲下一有蓋字

聖旨景德靈隱禪寺住持傳法佛海大師慧遠宜
特改賜佛海禪師臣僧慧遠已於當日領衆迎接
敕黃歸寺望 闕謝 恩祗受訖
右臣側聞 仁皇 道重懷璉 賜大覺之名 德
壽 恩高佛果 改圜悟之號 重荷 聖聽 進
臣佛海之禪階 澤降 九天幸逢千載臣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竊以見聞不立義雖絕於言詮名理全
彰妙始符於體用故亦有 典而有 則安得不器
而不名道貴 包容材宜 遴選伏念臣幼披三衲
老乏寸長為堯舜之晫民繼祖師之末裔豈冀垂垂
之皓首得瞻 穆穆之 清光動 一笑於 龍顏
實 中興於像教濫權巨剎已懷負乘之慚載佩
嘉名寧免僥倖之誚 恩歸莫大得之若驚顧臣庸
愚曷堪 獎借茲恭遇 皇帝陛下 道超四大
德冠百王以 聖心而 契合古佛心宗以 天
眼而 徹見正法眼藏 游戲三昧 應接 萬機
高拱 金輪 萬乘之尊尚 念靈山一言之
付故此跧伏於山林之士亦蒙 造化於 乾坤之
爐敢不確守禪那精操戒行 山長 水遠恭陳
嵩嶽之呼 地轉 天回願 獲中原之實謹奉表
稱謝以
聞臣慧遠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乾道八年十月日特賜佛海禪師住持景德禪寺
傳法臣僧慧遠 上表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

侍者臣僧 謹錄上 進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有
旨令慧遠翌日引 見又降
旨二十三日
駕過 德壽宮回引 見是日入對
選德殿師奏云臣生於西蜀眉山遊方踰四十年在
山林間但聞
陛下即位以來 日應萬機 道冠千古外護佛法
契合龍天是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嗣法圜悟佛果
禪師克勤 上問圜悟是誰奏云臣之師也
太上皇帝駐蹕維揚時 賜以圜悟禪師之號

上曰在維揚時惜不及見杲老何如奏云宗杲與臣同出圜悟之門　上問曰卿甚時來靈隱奏云去冬會慶節前一日入寺掃灑今又蒙　陛下過聽使臣獲覩　淸光臣一門師資皆荷　陛下　聖恩豈勝榮遇臣謹以舊所作讃頌十篇上進進能　上賜坐奏云對　人君豈敢坐　上曰卿當代長老奏云荷陛下獎借容臣少頃下　殿謝　恩即就坐

上曰如何免得生死奏云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

上曰如何得悟奏云本有之性但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　上曰悟後如何奏云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臣所奏悉皆不是　上曰一切處不是後如何奏云脫體見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　上首肯之奏云古德云無所是是菩提　上曰即心即佛如何奏云目前無法　陛下喚甚麼作心　上曰如何是心師正身叉手立只這是　天顏大悅　上問德山臨濟悟道機緣如何師具言之　上問曰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郞認得聲此是圜悟所得處只是要人認得聲奏云頻呼小玉元無事不令小玉掃地煎茶只要檀郞認得聲圜悟以此問五祖演和尙五祖云便是說禪圜悟云如何是禪五祖再舉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郞認得聲如何是佛麻三斤圜悟忽有省五祖又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圜悟長嘯一聲五祖云汝作麼生會圜悟云去却胸中物喪盡目前機五祖云這漢徹了　上曰好好奏云悟後千句萬句乃至一大藏敎只是一句

上曰是那箇一句奏云好語不出門　上默契復問曰不與萬法爲侶可參乎奏云老龐此一問驚天動地驅山塞海超古今脫是非離言說絶依倚正如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然　上曰只是不在有無奏云離却有無底亦不要　上曰卿如何師擧起拳頭云臣林野人學處乖疎不識禮度乞　陛下寬貸

上曰不妨談禪又問得道者誰奏云學道之人隨其器量淺深入室處可驗得底人他亦自知時節如昔開侍郞亦近道　上曰莫是當初議和不合者麽奏云便是　上曰他如何有悟奏云昔嘗問如何是善知識臣答云雖燈籠露柱貓兒狗子皆稱善知識何

●頭上一有奏字
●林上一有山字
●初下一有之字

●臣下一有云字

必更問曾云既稱善知識爲甚讚卽歡喜毁卽煩惱臣云侍郎曾見善知識否曾云開三十年參禪如何不見臣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曾擬議臣震聲一喝曾擬開口臣開口底不是曾惘然臣云曾侍郎向甚處去曾不覺點頭長嘘臣云且喜大事了畢曾遂作投機頌曰咄哉老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 上曰更有何人奏云近世學佛者衆機緣亦廣恐勞 聖聽不敢多奏臣乞回寺當與方來衲子傳佛心宗以報 覆燾之恩願 陛下早復中原以慰四海之望

上曰後來更要說話在奏云謹當退聽謝 恩下殿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

侍者臣僧 謹錄上 進

乾道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車駕幸靈隱至冷泉亭師

起居罷侍臣傳

旨長老歸寺 上至三門下馬師再起居

上曰行則箇師侍行至藏殿前師奏云脩廊高峻恐艱 聖步 上曰不妨遂行至僧堂前入僧堂師先至方丈焚香 上至方丈師起居 上首看

太祖皇帝所賜京師能仁寺佛牙舍利 上以手捧至額加敬師以佛牙事跡進 呈至遇安堂一笑軒讀大慧宗杲自梅陽所寄法衣書云超然居士是箇中人恐有未至處當與商量 上見此日遲兩年惜不及識宗杲 上問曰超然如何師奏云超然居士與圜悟先師及大慧游從之久令臣與他痛下毒手

上笑後至方丈前見語錄三策在几案上弁奏對狀一紙 上曰此是什麼師奏云向來乞 進三祖大師信心銘及鐵舌菴傳與前後登對錄

上有旨令收入次至交蘆室見師畫像乃問曰此是誰師奏云此是僧徒畫臣頂相求贊 上曰此是畫底那箇是眞底師叉手躬身云春氣和暖恭惟

聖躬萬福 上大笑 上觀圜悟禪師像師讀所題贊好箇脫灑老衲寫得十分相似八住海內叢林逢著唯論此事海口辯湧洪濤至了不說一字慧遠把

斷綱宗負荷闊行大步鑑鞴快下鉗鎚提持向上底
路
上曰此便是向時所說 光堯在維揚登對底師奏
云便是 上觀釋迦出山相師奏云此是吳道子畫
師亦讀所題贊大哉釋迦文福聚海無量此地少朱
砂亦七以爲上我今稽首禮讚揚留與人天作榜樣
上觀臨濟像曰此是臨濟師奏云臨濟禪師乃曹
州人十二世祖師也 上周覽山林乃曰想雪下時
可觀師奏云更有上方尤好 上回師隨至東廊法
堂前 上觀壁畫師奏云此乃歷代高僧 上曰如
今有否師奏云西廊工已就 上指華嚴變相師隨
問奏答語意相契 上遂回駕師謝 恩而歸翌日
有 旨賜絹帛等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

侍者臣僧 謹錄上 進

乾道八年八月六日有
旨宣靈隱長老七日同官員僧道守門入 內就觀
堂齋罷赴觀堂前 起居 上賜坐賜茶謝

◎即下一本有是字

◎恩上一本有涉字

恩次續奏
聖旨獨宣靈隱長老主觀堂東閣師隨入奏云臣等
今日蒙 陛下賜淨供三教畢集此一段勝事世所
希有感荷 聖恩 上曰可謂勝事 上賜坐師即
謝 恩就坐 上曰有一兩件事欲問卿師奏曰臣
願聞 聖訓 上曰前日睡夢中忽聞鐘聲遂覺未
知夢與覺是如何師奏云 陛下問夢中底覺來底
若問覺來底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中底夢覺無殊
教誰分別夢即幻知幻即離離幻即覺覺心不動所
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上曰夢幻既非且鐘聲
從甚處起師奏云從 陛下問處起 上復問前日
在此閑靜坐忽然思得向時所舉不與萬法爲侶只
這不與萬法爲侶也奇朕從這裡有箇見處師奏云
不與萬法爲侶 陛下作麼生會 上曰四海不爲
多師奏云一口汲盡西江水又如何 上曰亦未曾
欠闕奏云臣每入室時問僧如何是斬新一句擬開
口便打如何是殺活之機纔開口亦打如何是向上
一路未開口也打 上曰因甚却如此師奏云纔恩

惟即成剩法。纔落陰界。即是生死根本。參禪如到輪擬議。勿干涉。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已是蹉過了也。何故。法無二法。見無二見。心無別心。天無二日。所以德山悟道了。封却佛殿門。乃云。有你便無我。有我便無你。方能見道。近有一士人到寺。見方丈壁間臣所作偈頌。乃云。好偈頌。臣問曰。閤公學伊川之學。排佛氏是否。士人不對。臣又問曰。只如德山示衆云。釋迦彌勒是擔屎漢。十地菩薩是守田奴。莫也是排佛麼。士人惘然。臣曰。這裡却有一條活路。若看得見。受用不盡。如看不見。非但招因帶果。更有事在。觀公所見未曾遇人。且坐喫茶。前日又有一官人問長老年多少。臣云。七十歲。官人云。顧養得好。臣云。菜羹粥飯僧。何足道。官人云。性命事如何。臣云。老僧無性命。官人云。如何無。臣云。也無如何。官人遂搖頭云。箇恐未是在。臣云。非但橫點頭未是。直饒正點頭也未是在。官人良久再問云。官員與禪僧如何。臣云。只一般。官人云。官員進身仕路。禪僧宴坐林間。安得一般。臣云。適來未與公相見時也一般。而今相見了也一般。直饒相

△歲下一有萬歲二字

讚相毀也一般。所以道。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官人云。長老語異。可別勸一盃茶。臣云。寺事多故。不能從款。且歸。大率古今言句。正如　陛下向時所作布袋贊。其略曰。別別分明一點紅爐雪。豈容存駐也。上曰。作頌最難。師奏云。昔時葉縣省禪師有一法嗣。住漢州什邡方水禪院。曾作偈示衆云。方水潭中鼈鼻蛇。擬心相向便捻揶。何人拔得蛇頭出。　上曰。更有一句。師奏云。只有三句。　上曰。如何只有三句。師奏云。意有待焉。二百年無人下語。後大隋元靖長老舉前三句了。乃著語云。方水潭中鼈鼻蛇。又佛果圜悟禪師亦於第三句下著語云。雲門胡餅趙州茶。臣亦於第三句下著語云。達哩嚩呢吽發吒。　上笑曰。甚好。又問。古今得受用者誰。師奏云。　太宗皇帝。上曰。聞　太宗皇帝得大受用。師奏云。　太宗皇帝一日幸大相國寺。見僧看經。因問云。看甚經。僧云。仁王護國經。　太宗皇帝云。既是朕經。爲甚却在卿手裡。僧無語。臣亦曾代下一轉語。　上曰。卿如何代語。師奏云。當時只將經卷當胸鞠躬云。願　陛下萬歲。

萬萬歲　上曰好好師奏云　太宗皇帝又嘗見一僧問云卿是何人僧云塔主　太宗皇帝曰既是朕塔因甚是卿作主其僧又無語臣亦代語云　聖恩普被　上首肯久之忽聞窓外報未牌師奏云　陛下日應萬機臣不敢久留恐勞　聖聽謝　恩下殿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

侍者臣僧　謹錄上　進

乾道九年四月二日有旨四月八日　宣入　內觀堂齋齋罷同衆　起居

上問曰相將結夏師奏云此乃叢林古規西天於結夏日鑄蠟人藏土窟中結夏九十日戒行精潔則蠟人氷不然則蠟人不全故號爲僧蠟　上曰觀行如何天竺法師奏云今日有十六人入觀堂修三年淨觀　上曰觀者是觀想妄想顛倒相持何時得了師奏云以賊捉賊將心覓心故楞嚴呵云想念不可脫云何獲圓通　上曰如金光明經要妙只在偈讚處爭如十地頓超師奏云如華嚴經偈讚只聞得四句則八十一卷華嚴一時了畢　上曰須盡底透得徹始得師奏云曹洞下禪多云直須盡底去如何得盡底去　上擲下羽扇於榻前默然正坐時衆皆惘然相顧無語師即起身近前奏云今日乃釋迦如來誕慶之辰　陛下作此一段勝事臣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時大雨乃云直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適來諸山皆有頌臣獨無而今輒有一頌　上曰如何師奏云未至　禁門時學似　陛下了也　上曰何妨再擧一遍看師奏云不可頭上更安頭　上曰朕也要知師退一步奏云臣深須此一問　上曰更有也無師奏云常似今日又奏云昔見台州守宗穎問因看法華經云佛身長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由旬到此直是疑著是時臣擲下扇子於地上云你且道我扇子長多少與佛身相去幾何渠惘然無答　上曰此是妙處如庖丁解牛師奏云不見全牛可下刀無光中本三昧　上首肯之師謝　恩歸位　上曰修禪定者如何師奏云初機若有所習則不名大定大定等虛空了無修習處亦無起滅出入處　陛下看

◈光上一本有垢字

◎佛一本作僧

此智定之者盡是未證果位凡夫直饒習到四禪八定亦未爲究竟故圭峰宗密禪師云非想定後還作飛貍之身昔有僧名頂三教嘗作偈示衆云四禪捨念常淸淨半是眞如半是空此處修行多岐路行人到者莫忽忽一邊頓證則一念作佛一邊差別則墮在二乘窮空不歸四六二萬十千劫修行再入輪回故云繫與永處那伽定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乃至風動塵起雲行雨施悉皆在定傅大士云欲學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爲定此乃是不動眞智也　上曰是衆皆起謝　恩下殿師再入奏云臣去年八月六日奏　對錄幷七佛偈日本國法師問道錄三日前亦曾乞　進　上曰已看得數版未了在師奏云七佛偈去冬因沈介尙書問第三毗舍浮佛偈云假佛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上曰他如何問師奏云前境若無心亦無他到此生疑却問如何臣答云未有尙書時喚甚麼作境心境俱空是箇甚麼渠默有契證　上曰朕近日於四海不爲多處別

◎機下一有緣字

得一轉語云明鏡絕纖塵師奏云臣感蒙
聖訓謝　恩下　殿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

侍者臣僧　謹錄　上進

淳熙元年四月初七日有
旨宣禪師入
內觀堂齋齋罷賜茶茶罷師奏云
陛下看甚經　上曰讀法華經至第五卷師奏云
陛下前日看法華經至化城喩品云諸天各各捨自已宮殿而求法世尊默而許之　陛下問諸講人未審世尊許他甚法時諸講人競引教相酬對臣僧當時若見　陛下問說甚法即奏云即今說底法或云甚人得聞即云露柱證明　上笑曰梁武帝一生不云武帝苦行高壽　上曰却是苦行壽曾蹈著師奏至八十餘師奏云如達磨大師天鑒十四年至金陵武帝召對機不契乃折蘆暗渡潛回江北後至魏地少林默坐九年爲菩提流支三藏打落板齒後接得二祖惠可大師然梁朝賢聖亦多如志公傅大士雲

中下下一有日字

光婁約法師等顯化靈異不可勝紀而婁約嘗說偈
悼傅大士云我有兩行泪不落十餘年今日爲公灑
併向秋風前　上曰機會也難得師卽起身奏云向
來奏對有一次機緣未得　進旨　上曰卿前日所
奏事人也見不到說不到師奏云臣淺識愚昧旨瀆
聖聽今有繕錄上　進　上曰卿纂集得師奏云
如　陛下神機迅疾　智鑑洞明自古　帝王未嘗
有如此得大機大用者臣他日欲乞
聖旨鏤板入藏光大法門作人天眼目以爲萬世龜
鑑　上曰甚好師卽謝　恩下　殿

淳熙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得　旨召禪師三十日入
內賜食罷八棒鼓正午引　見起居罷　賜坐
上曰因看圓覺經文甚好師奏云佛意幽眇深談實
相唯二十五輪重疊難記　上曰也是難記師奏云
陛下應萬機不必記只如作止任滅處諸方謂之
四種病臣謂之四種藥何故病除藥止透脫得去便
見圓覺　上曰如何是圓覺師奏云離相卽圓非空
故覺　上曰非空只是不落斷滅處師奏云墮落斷
滅者是誰　上笑師奏云圓覺謂之小本華嚴
上曰如何是大本師奏云華嚴總有上中下三本世
尊七處九會說今人間見傳者乃是下本其餘兩本
尙鎭龍宮流通未到　上曰七處九會者如何師奏
云普光明殿說三會後一會廣作三處其他共成九
處九會後李長者及諸宗師廣作十處十會
上曰只有九處九會如何是那一會師奏云卽今對
陛下說底　上首肯之　上曰圓覺經亦好文師
奏云經文義繁恐　陛下日應萬機不若徑看楞嚴
則諸經不出此也昔智者大師於天台山示衆云西
天灌頂部中有首楞嚴王三昧經未來此土恨老矣
不復見也因作止觀以授其徒後一百五十年此經
方至乃是房融潤筆文勢宛順瀾源流暢如讀家書
前句解後後句解前語意互顯如世間一首好詩相
似自然膾炙人口諸家雖有注疏亦不必看　陛下
有楞嚴否　上曰有兩本策子師奏云恐字小難看
臣有大字者一本欲乞　上進　上曰甚好　上曰

◎衆下一有參字

◎婺下一有州字

古來宗師坐脫立亡今世有否師奏云行化坐脫者衆 上日今世有誰師奏云 徽宗皇帝朝降旨敗德士 詔下日有汝州天寧長老□明鳴鼓陞座示衆云木箇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便乃翛然脫去又紹興二十七年有蘇州靈巖長老智訥因行化至秀州華亭縣有朱明居士著架新屋一所請訥陞座時有僧出問云緊峭草鞋如何進步訥答云高著眼看衆皆竦聽舉贍訥已就座化去又紹興戊辰間有婺義烏縣稠巖長老了贇法嗣湖州可珣長老珣好詈詈時號珣罵天以故與諸方多不合贇一日謂其徒曰我正月十三日丑時行矣此間無人敢燒我惟我普濟師叔能了是事汝等當以吾意懇求必能俯從是時乃臣住普濟也贇果至期日五更鳴鼓集衆陞座時有東林道爽長老在座下贇謂爽曰你尋常勸人莫喫葱韮我而今與你同行遂下座揖住爽爽云和尚先行我向你道未在贇遂再登座示衆說偈云今日天寒地凍百裂欲識眞歸無可得說諸人要識贇長老去處壓聽取無聲三昧珍重便行又南劍州西巖長老宗回者因茶園事据拾乃登座說偈云使命追呼不暫停何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就座而化又圓悟住昭覺時會中有五百衆有道祖者學第一座一日爲衆入室未罷尚餘二十七人立於門側祖忽發問云生死到來如何迴避擲下拂子屹然而往衆皆驚異圓悟得知疾至其室約退餘僧喚云祖首座祖首座祖遂擧頭開眼視悟悟云抖擻精神透關去祖點頭便行又圓悟會中有得法弟子道覺時住彭州妙寂禪寺一日買三十錢酒服藥悟見而叱之云老老大大作這般模樣覺遂進前問訊云告禪師只喫這一回後次不敢次日鳴鼓陞座辭衆便行此皆今世坐脫立亡者

上加歎久之衆皆相顧師乃奏云執熱恐勞

聖聽遂謝 恩下 殿次日 進經

淳熙二年閏九月初九日奉

聖旨宣禪師赴東華門殿使引入 賜晩食 還德

殿獨宣見　起居罷　上賜坐師謝　恩就坐　上
曰今日無事宣卿來說禪師奏云說則不無要且只
是說底說不得處　陛下自看　上曰作麼生看師
奏云昔有大慈禪師示衆云老僧不會禪只是識病
　上曰禪有甚麼病師奏云見不徹透不過動若有
礙　上曰有甚麼礙師奏云沒量大人都被語脉裡
轉却便乃隨語生解病在命根不斷似信不信似有
似無　上曰如何透得去師奏云古今宗師下棒下
喝各有宗旨病在見聞病在語默病在情識病在義
路病在滲漏病在知解說得天花亂墜無有是處
上曰只爲箇休歇安樂處師奏云　陛下留聽肯下
雲頭就人決擇誠謂今古罕有每見禪和子先擔一
擔禪纔入門來如鬪百草相似不肯放下臣只向他
道你既會了何用得我任他擔板一生去如　陛下
適來垂此一轉語使人聞之不覺寒毛卓立縱使不
會禪道佛法亦須傾倒爲法布施古今語錄中多有
難判底公案看病不出便判不下　上曰如何見得
師奏云臣昔在峩眉山參一尊宿名紹徽初見造佛

◐祖下一本有師字

◐化下一有僧字

像乃放包禮問文殊是七佛祖七佛祖師師是阿誰
徽云金沙灘頭馬郎婦臣見其語異遂住三年每以
本分事扣之臨別乃問云興化打克賓維那意旨在
甚麼處徽乃拽拄杖趕出三門云許多時喫我飯作
者語話後十年方有省　上曰興化打克賓維那是
如何師奏云興化存奬禪師一日謂克賓維那曰汝
不久爲唱導之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了不入
不會不入賓云總不恁麼化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
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明日興化自白槌云克
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便出院後來出世法
嗣興化甚麼處是法戰不勝處諸方尊宿舉到者裡
多是顢頇含胡不然畫一箇卦影子了去後來雪竇
拈云克賓維那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則且置也須
索取者一頓痛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
索具金剛眼睛底到者裡不知病在甚麼處臣嘗拈
云只如雪竇道棒既喫了作麼生索臣著語云而今
要索也不難不知誰爲下手自代云雪竇遂喝一
喝重別語說偈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曾經國難拔

師下一有代字

金甲後來出世法嗣興化不爲家貧賣寶刀興化臂健尙嫌弓力軟雪竇眼明猶識陣雲高 參

師次日歸寺爲禪和子再拈云興化一日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師語云某甲土星臨財帛宮化云你會了不入不會不入師代語云千罪只同一科當時若下得者兩轉語罰也不敢罰打也不敢打直饒興化令行者一頓痛棒也須自喫始得會麼家住海門東日出最先照

是故會與不會入與不入總是禪病

上日更有甚麼難判底公案師遂擧昔日有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因夾山初住京口鶴林時道吾到遇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夾山答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夾山答云法眼無瑕道吾在衆不覺失笑夾山纔見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祗對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道吾云和尙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夾山云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道吾云某甲終不說請和尙却往秀州華亭

總上一有船子二字、前下一有法字

絲一作綠

船子和尙處去夾山云此人如何道吾云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和尙若去須易服夾山乃散衆直造華亭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夾山云似即不住住即不似船子云不似不似箇甚麼夾山云不是目前船子云甚處學得來夾山云非耳目之所到船子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船子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夾山擬開口船子便以篙打落水中夾山纔上船船子又云道道夾山擬開口船子又打夾山於此有省乃點頭三下船子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夾山遂問拋綸擲鉤師意如何船子云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夾山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船子云釣盡江波錦鱗始遇夾山乃掩耳船子云如是如是遂囑云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不得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裡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續佛慧命無令斷絕夾山乃辭行頻頻回顧船子又喚闍梨闍梨夾山回首船子竪起橈云汝將謂別有乃覆船而逝

到此大法未明。看病不見。只那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已是生擒活捉了也。夾山點頭處始到家。後來徑山杲長老。有偈刊石在華亭。云。驀口一橈玄路絕。藥山之道始流傳。離鉤三寸無消息。覺海方乘般若船。臣見其語後句無力。乃復成一頌。題於眞堂前壁上。云。老手當年靠夾山。全機喪盡結深冤。父南子北家何在。撥轉天關地軸飜。後有梁汝嘉侍郞。子弟傳來。亦求一頌。臣再爲書。云。風捲雲天小艇斜。煙波深處作生涯。絲綸掣斷雙關手。抉出驪龍眼裡沙。又有洞山价闍梨。同密師伯。見隱山。隱山問云。此山無路闍梨從甚處來。洞山云。無路則且置。和尙從何而入。隱山云。我不曾雲水。洞山云。和尙住此山多少時。隱山云。春秋不涉。洞山云。此山先住。和尙先住。隱山云我亦不知。洞山云。爲甚麼不知。隱山云。我不從人天來。洞山云。和尙見箇甚麼。便住此山。隱山云。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而今沒消息。洞山乃問云。如何是賓中主。隱山云。長年不出戶。洞山云。如何是主中賓。隱山云。靑山覆白雲。洞山云。賓主相去幾何。隱山云。長江水上波。洞山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隱山云淸風拂白月。隱山乃說頌云。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遂燒却菴。隱入後山去。臣亦嘗拈云。菴主上來所供並是詣實。隱山恁麼答話。只是一箇不識世界底漢。价闍梨將苔脯搐他。許多鹽醋也是習氣未除。子細看來。一人擔甁就井。一人擔井就甁。眉毛挽動三須彌山。鼻孔噴出四大海水。你且道。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山僧不是騎墻兩下。要與諸人斷者公案。未免重說偈言。眼目高低鼻孔橫。淺深輕重不多爭。蠓蝖蟲上挨肩入。鸑鷟牙根借路行。便把長河攪酥酪。敢將粟柄作禾莖。後山未是潛身處。出沒任他烏兎叓上曰。不因卿說。安得知之。師奏云。禪者禪機多明格外之機。兵者兵機。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如人著碁相似。謂之機。行祖師云。機輪轉處。作者猶迷。千眼頓開與君相見。禪家流說禪。一挨一拶。一出一沒。縱擒在我。殺活臨時。有若孫武用兵。如珠走盤。如盤走珠。轆轆轆。活鱍鱍了。無住著。是故華嚴經云。住著世間成

凡夫行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維摩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又楞伽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是也所以道善用佛眼莫窺善竊鬼神莫知是故拔楔抽釘解粘去縛降伏諸魔制諸外道龍天擁祐神物護持此皆般若力矣臣衰晚之節犬馬之年七十有三願
陛下於般若光中深有悟入得大自在臣作數日齋底傾倒肺肝一時布施乃奏云日晚臣不敢久留適來叨奉淨供謹　謝　上曰好好　上曰朕看傳燈已看得三册了有未盡善處當錄去師奏云謹領
聖訓謝　恩下　殿

佛果嫡裔風姿英粹萬物方春千巖初響□□□中興臨濟諸方竦跂風聲鶴唳師來靈隱與老□□說法九禁　帝得大意漢高便有蓋國謀奪得□□印方喜

李運使郎中

趺坐說法瞪眼脫空千機不作一箭當胷不立權實照用不問南北西東大似峨嵋頂上大雪堆中不老不死之孤松祖白雲嗣圓悟是謂臨濟之正宗

姑蘇資壽圓監寺選佛場開闊步行邈就瞎堂眞面目眉毛廝結眼皮橫他時提祖令佇看鐵牛耕

佛海禪師語錄後序

朝奉大夫新權知撫州軍州事葛　郯

佛海老人圓悟晚子楊岐裔孫窮乞兒散宅拋家單身浮浪老魔王殺人放火無處避冤驅耕夫牛奪飢人食空引得四海禪衲冒犯霜露手胼足胝畢竟成得他什麼邊事殘羹餿飯不自收拾尚要鼓弄人家男女在雖然佛海宗旨又不可草草瞞却大衆須日百尺竿頭駕鐵船須彌頂上浪滔天金剛腦後生芝草忿怒那吒喫痛拳淳熙五年十二月日謹序

靈隱佛海禪師語錄序

瞎堂老人始予識之於天台國淸後住鴻福會虎丘虎席太守吳興沈公德和遣人招之予勉其行臨別

約以他日東歸借一室相與徜徉劒池花岳間自臨海歸寓居閶門之西距虎丘纔三四里塵累擾擾數月莫能踐約一日夌晨訪之師先在客館若預知而候司者相視一笑留而與之語其言若驚雷掣電震風交雨忽然靑天白日川明山靜盎縱橫舒斂繁簡險夷高不可攀深不可測迺其得於西來所傳者若是未可以世間文字語言論也其後與之往來雖疏數無定見則未嘗不親欵以至其沒焉其徒道能錄其語來屬予爲序有不可辭因謂之曰經有繇師論有論師諸方自可定當予特叙所與相知者如此

淳熙四年上元後一日　姑蘇　顧度　書

欲起圓悟門戶若非具大機大用者安能語是竊覽佛海法叔禪師開示語言眞得不傳之妙滔滔而莫知涯涘俊禪人刊此錄貴使後昆如觀大海而難爲水也請予書其卷末住靈隱拙庵　德光

佛海瞎堂禪師語錄卷第三

佛海禪師小參普說

參學　祖淳　法慧　編

小參玄關一擊光境脫然慧刃一揮根塵淨盡戶外鋒鋩未露目前朕跡全拋截斷萬機緣啞却千聖口到遮裏喚甚麼作佛法禪道喚甚麼作機境語言作麼生說箇機境底道理別白露淨分明尙自不會何況拋三作五坐一走七建立法幢權衡佛祖更向甚處摸揉驀拈拄杖云拄杖子記得麼一回相見一回老幾處笙歌幾處愁

至夜到虎丘小參託跡但知忘世故棲盧何事不容閑已能蹯足龍門過試把輪鉤纔碧灣還有不惜性命底麼問答不錄　乃云羚羊挂角莫道覓他蹤跡氣息也無俊鶻梢空勿謂趂他不及影像何有縱使機如掣電眼似流星戴角擎頭畝枷打鎖底一任胡言漢語橫拖倒曆若是正眼觀來一場狼藉何故衲僧門下水洩不通大冶之中片雪莫立還有近傍湊泊處麼還有插觜啗啄處麼若向遮裏撥得一線活路便

見八面玲瓏入水入泥破塵破的隨緣起滅即般若濟運斡旋化機乃眞智綽然寒時寒熱時熱普天帀地透頂透底佛眼莫窺聖智那辨更說甚孤明歷歷是錯承當顯露堂堂亦成窠臼眞須脚跟下弓折箭盡方寸中瓦解冰銷等閑抑不得已突出一機建立一境掃除從上來蹤跡坐斷天下人舌頭則故是且應時納祐一句作麼生道輕冰結□□□□數碧野道妙一陽生豈在之乎者

雙林衆請小參青蒼山色挼藍翠瀲灩湖光照眼新珍重導師居此地頹綱振擧是其人還有借路經過底麼(問答不錄) 乃云根塵截斷大千沙界黑漫漫知見脫然萬象森羅空寂寂打破淨潔毬子突出腦後神光顯殺活縱擒明權實照用當機便發覿面全提把斷路頭不通凡聖可以擊塗毒鼓發劈箭機轉向上關明本分事羣魔聞則膽落異獸聽則潛蹤衲僧頂顙眼開作者電機攢簇著著有出身之路頭頭明殺活之機疾燄過風奔流度刃正眼觀來一場敗闕何故不見道觀大海者難爲水遊聖人門者難爲言到這裏作麼生合殺如何說箇爲人底道理直饒橫說竪說虛空爲口說須彌爲舌說四方八面說十虛三際說森羅萬象說異口同音說結角羅紋說熾然無間說說則不無且道是何章句所以道有說是無說之本無說是有說之宗宗本既明語默皆妙有般漢纔聞恁麼道便謂之入理深談更作禪道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雖然如是不可碎珠覓影緣木求魚去也若是箇是衲僧氣槩底終不肯受人處分豈可機境語默中承當露布葛藤裏折倒所以巖頭道若是俊流只向未屙已前一覷便透點著卓朔地驀直上來咬人火急若假言句亦云喚犬與食亦云過手與渠俊者背羽副箭懵者不說又不見睦州纔見僧便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雲門大師教你直下承當早是埋沒了也看佗從上古人向沒依倚處絕氣息處苦口叮嚀老婆心切至于德山棒臨濟喝以至栢樹子麻三斤雪峯脚跟不點地玄沙猶未徹德山不會末後句瞎驢滅却正法眼且道具甚麼眼是甚麼消息莫是向上人行向上路麼莫是提持向上事

麼大似望空啓告笑殺傍觀鈍置衲僧滅胡種族只
而今也無向上向下只有一著子佛眼不能窺未跨
雙林門兩手已分付且作麼生承當良久云海上六
鼇吞餌去棲蘆誰更問漁翁（謝詞不錄） 復云山僧昔在
錦屏山下玉壘坊頭向重陽藥市裏收得些小乾薑
附子到處賤賣與人今夜幸遇知音不免傾倒布施
記得新羅僧參天仙和尚纔展坐具天仙搊住云未
離本國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天仙便拓開云教他
道一句却道兩句師云天仙善能隨水把柂順風挂
帆雖然浪湧波飜爭奈龍王睡著衆中盡道遮僧無
語殊不知不離本國走徧天涯坐具未開賊身已露
而今當鑪不怕猛火忠言不避截舌或有箇衲僧出
來問遠上座未離本國道一句將來只對他道久立
便下座
除夜小參盡大地纖塵不立三界平沈透浮幢觀體
現成十虛函塞渾崙擘不破直下沒兩般仰面看天
不見天低頭覷地不見地於中亦無人亦無佛了了
見無一物是甚麼饒你瞎底瞎去聾底聾去啞底啞

去便是十成百了千當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不
言別事且六根四大還有頓放處麼聲色見聞還有
存留處麼意識分明還有起滅處麼起滅既無分別
何有佛法知見無處安排如無孔笛撞著氈拍版相
似動即影響覺即冰生向乃不得一牛不動不覺又
向活水裏覓死處不得更說甚麼煩惱菩提涅槃生
死三界二十五有九種二義六七因中五八果位性
相空有頓漸偏圓說玄妙說心性說知解說禪道說
你屋裏老爺說即不無要且只是說底如何是不說
底死急作甚麼正是白日尿牀開眼作夢滅胡種族
鈍置衲僧有般漢往往更作禪道佛法商量入地獄
如箭射雖然如是不可向飯籮邊餓死海水裏渴殺
去也若是眼中有睛皮下有血具丈夫意氣底終不
向遮裏折倒只如德山棒臨濟喝祕魔擎叉禾山打
鼓雪峯輥毬金牛作舞且道是甚麼消息還會麼雲
外一飜風雨過人間翠色滿林梢 復舉僧問南際
和尚學人欲親近乞師指示際云我若指示即屈汝
僧云如何即是際云切忌即是師云奪賊鎗騎賊馬

趂賊走不當英雄據虎頭撩虎鬚拔虎尾未爲好手
遮僧撞著銀山鐵壁進退無門南際土上加泥死而
不弔或有人問瞎堂也只對佗道切忌即是待佗擬
議逓腮便摑且道是指示佗是屈佗不是標形虛事
襯如來寶仗親蹤跡

小參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師云學佛
之輩盡作超佛越祖會往往喚作向上一路殊不知
脚跟下蹉過非但脚跟下蹉過亦不知自己本命元
辰落著不作向上一路底出來道看若無山僧向不
奢不儉處與你諸人下箇注脚復云言無展事語不
投機頂門著眼頷下安眉聖凡路絕事理俱非刀截
春風鋸解稱鎚刀鋸俱妙明暗可追刀鋸不爾二破
一斷阿呵呵也大奇風卷怒濤天際闊莫教斷送老
頭皮忽若斷送後如何蘭牛蘭葉稱產檀枝相命已
定鬼神莫移歌須搖頭哭須皺眉咦只而今那裏是
那裏阿誰是阿誰也要知昨夜東海龍王宮中持戒
和尚發惡一拳打殺西方國裏屠兒牽惹山僧作證
只向佗道塑佛匠須是業端友刺袈裟還佗丘裁衣

結夏小參僧問無邊剎境無絲隔妙高峯頂事如何
師云走殺當年老善財僧云豁達頓超諸有表凝然
不動目前機師云漸漸入深水僧云雲收青漢迥月
落碧潭空師云眞實弄影漢僧云底事百城巡已徧
木人撫掌笑呵呵師云且坐喫茶僧云菴內人爲甚
麼不知菴外事師云拄杖橫挑鐵蒺藜僧云看經只
在明窗下葉落花開總不知師云負心人不放債僧
禮拜師云苦口是良藥　乃云道絕名言名言不是
道法離聞見聞見不是法不是亦不是不是箇甚麼
只遮不是多少人摸揉不著無摸揉處病難除放下
蛇頭捋虎鬚惜盡見除物我俱喪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不是目前法亦非目前事只而今目前現定萬法
縱然若謂是實則眼中有物若謂不是瞎却人眼饒
你當頭裂破猶是第二句在乃至棒喝機境語默露
布百帀千重正是倚門傍戶未爲究竟著衣喫飯豎
拂敲牀起惡知見喚作佛法佛法若只如此何用達
磨西來教外別傳兄弟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立處孤
危用處脫略彈天鑑地蓋色騎聲當處即眞隨處解

脫猶是衲僧門下沙彌見解且道脫籠罩轡一句作
麼生道良久云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除夜小參年年臘月三十日家家門首釘桃符苦菜
澹虀隨分有殘盃冷炙阿誰無大丈夫德不孤醋酸
不用挂葫蘆收白牯放狸奴地碓舂粳光似玉沙餅
羮豆歡如酥窮鬼子膋盧都一飽但知忘百念更有
何人得似渠喝一喝云從此華山圖籍上更添潘閬
倒騎驢
檀越建禳火道場請小參性火眞空法無二見性空
眞火一亦不存心性旣空人境俱寂不與諸緣和合
不礙衆相發輝譬如三獸渡河不待截流而登實所
又若三車出宅何須頻步而證眞乘於一彈指正念
現前則雲行雨施於一剎那正因不昧則風回火滅
是以從上佛祖於大集會中但云我若向刀山刀山
自摧折乃至地獄滅鬼火不能燒水不能漂刀不能
斫當恁麼時且道承誰恩力濃雲潑墨無回互疾燄
過風不可窺賴有金華慈愍力火坑化作白蓮池
復擧雪峯示衆云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玄

有一作存

沙云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師云
泥裏洗土塊土塊裏洗泥當時待佗道三世諸佛立
地聽只向佗道有許多閑工夫復云只而今坐立儼
然三世諸佛在甚麼處驀拈拄杖云不得動著動著
三十棒還知雪峯玄沙落處麼三世諸佛轉法輪一
大藏教說不盡象骨當機正令行玄沙見機行正令
或說或聽聞不聞電卷星飛誰與論撥轉那邊關捩
子眉毛留得數莖有
小參擧雲門和尙示衆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透得荊
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云恁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
處也雲門云蘇嚧蘇嚧師云有般底纔聞恁麼道便
作玄妙奇特往往更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會麼也
無言也無事也無語也無機是你諸人本命元辰在
甚麼處還見雲門與遮僧麼譬如百萬軍陣前搴旗
誅將突騎斬關流血成河橫屍徧野子細看來不動
一刀一鎗亦不傷鋒犯手你等諸人還記得生年月
日時辰麼待選吉日良辰爲你一坑埋却只如雲門
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透得荊棘林者是好手後來太

平師翁拈云平地上箇箇大丈夫坐得荊棘林者是
好手何故如此自代云格師云若無後語疑殺天下
人一人坐得荊棘林一人透得荊棘林坐底胸分涇
渭透底眼略玄黃坐者透者總有事在有一人不坐
不透諸人要識此人麼喝一喝云無限樹頭風過耳
拍牛歸去阿嗚哱
至夜小參云來日書雲節新陽歲月更泥牛光影亂
石女肚膨脝迤邐蛇吞虌相將虎眼橫春風一陣至
敢與百花爭敢問大衆爭箇甚麼不須爭兩人唱上
座得　復舉玉泉皓和尚至節示衆晷運推移日南
長至布褌赫赤莫怪不洗不是不洗無來換替師云
是則橫遮四世界豎蓋一乾坤雖然好箇黑漆布褌
只是未合縫在直饒合得縫人天路絕凡聖道殊佛
及衆生向甚處著而今與你合縫了也且道遮一隊
閑漢在布褌內布褌外你諸人畢竟喚甚麼作布褌
還知麼天高地厚無人會日炙風吹子細看
普說若論此事天地不能覆藏日月不能照燭虛空
不能包裹佛眼不能窺測瞿曇掩室從教鼻孔遼天

居士杜詞誰顧眼睛突出又道我於三七日中思惟
如是事直得不奈何灼然覓箇啓口處了不可得又
却把不定龍頭蛇尾豁開布袋放出舌頭始從光耀
土說盡滿龍宮終至跋提河開遮盈寶藏四十九年
間賊身已露未嘗說一字贓物現前展轉奈何佗不
得却於灌頂部中流出首楞嚴王三昧云空生大覺
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
無況復諸三有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將知纔涉
語言盡落方便如何得不落方便去有般漢纔聞人
恁麼道便乃碎珠求影離水覓波殊不知宗師家垂
一言半句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槖雖有大聖智亦
不能分別是以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應變時也豈徒
然哉只貴脚蹋實地正眼流通不見趙州道諸人被
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豈不是坐斷古今舌頭
洞山道見佛祖如生冤家相似始有參學分佛祖有
甚麼過臨濟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試道看楊岐
栗棘蓬金剛圈只爲久參之士利根上智正好吞跳
乃至栢樹子麻三斤一口吸盡西江水鎭州出大蘿

驀頭是甚麽語話莫是明向上事麽莫是向上人行履處麽莫是大機大用麽莫是盡力提持麽莫是涉流轉物麽莫是作家用處麽你若大法未明且莫亂統亦須識機宜別休咎始得未曾蹋著正脉宗眼不明底管取將佗如來禪祖師禪話作兩橛趙州訪二菴主身是菩提樹菩提本無樹定是打作兩橛如驢覷井如井覷驢定是合殺不成至於德山不會末後句敢保老兄未徹在虔侍者激殺首座虔行婆放火燒菴雪竇牛內納牛外納黃蘗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往往更作道理注解遮箇便是禍胎子也莫道未悟直饒你悟去徹頭徹尾大法未明參到驢年也未夢見在一種蹋破草鞋也須蹋破始得山僧昔在衆時多見兄弟浩浩地商量佛法不問則鎭長却在屋裏打坐纔方拶著便跳去門前屋後捉土木瓦石胡拋亂擲喚作自己受用不勝皇恐又有一般人見人便下棒下喝瞠眉努目咳嗽攙坐具打筋斗畫圓相繞禪牀作女人拜只在遮裏此乃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作究竟佛法佛法若只如

此何用達磨西來此人病在已見未明光影裏著到若不放下別參謂之謗大般若又有一類將無形無相一團橫在胸次便道無言無說無去無來一物也無墮在空寂撥無因果自己開口不得擡脚不起一味擔版殊無轉動把定死蛇頭有眼如盲有口如啞似遮般漢不打更待何時口裏眼裏耳裏鼻裏都是禪只是用不著眼目不辨邪正拄杖不知顚倒問著口中水漉漉地此人墮在解脫深坑永劫無出離之期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若自知非亦可受救又有般漢問東答西將南作北輕輕拶著向沒巴鼻處突出沒巴鼻底一句教人摸揉不著喚作鳥道玄路絕氣息自作主宰不隨佗語走不得上佗機關被佗轉了屈哉此人病在玄妙既不受鉗鎚亦不受救我且問你歇得也未脫得也未看佗古人一得之後入深山住蘭若動是一二十年大忘人世抑不得已出來爲善知識山僧頃年兩度出關徧歷江湖不敢自負只爲病多諳藥性經驗始傳人應是從前許多惡知惡見故不可留閫閫中有所愛者珍奇直須一鎚擊碎

遮裏得箇入路更須求出路始得學禪易脫禪難饒你向未屙已前一覷便透早是落在第二頭了也何況起模畫樣有甚麼干涉而今事不獲已向你道盡十方虛空透無邊華藏莊嚴超越浮幢王刹香水海威音王那畔更那畔都盧一印印定更無移易寒時普天寒熱時普天熱只如道一印印定而今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是你作麼生印喝一喝云斷頭船子下揚州

普說有佛處不得住拂跡成痕無佛處急走過揚聲止響恁麼說話大似把纜放船何故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有作是無作之妙用無作是有作之功能宗本既明語默皆妙又云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總有事在還會麼豈不見乾峯道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過始解穩坐更須知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且如何是法身三種病只那法身亦是病不出是有爲病無爲病非有爲非無爲攢簇不得底病法身豈有病見不到便是病喚作是亦是病喚作不是亦是病如何是二種光一切處無所不眞一切處無所不是所以雲門道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你諸人光明自代云三門佛殿廚庫僧堂山僧則不然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長沙道我若正令全提法堂前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盡大地是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未審長沙向甚處著眼又道更須知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雲門出衆云菴內人爲甚不知菴外事乾峯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乾峯云子是甚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委悉乾峯云直須恁麼始解穩坐門云喏喏遮裏使下箇冬瓜印子又不見泉大道訪慈明明問片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泉目顧左右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未在更道泉作虎聲明便打一坐具泉推慈明就坐明却作虎聲泉云我參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你看遮兩箇不唧𠺕漢一箇有地頭無行止一箇有行止無地頭山僧當時若見佗道片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只向佗道殑伽河沙水混流泉目顧左右師著語云賊身已露泉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師著語

。云一道與你慶懺。明云未在。更道師著語云。打鼓普請。看泉作虎聲。師著語云。打破鍋子了也。明便打。師著語云。烏鍋金不換。泉推慈明就坐。師著語云。敗也敗也。明却作虎聲。師著語云。好日多。同泉云。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且道。此語是肯佗不肯佗。遮般說話。要且無刀斧痕。是你諸人向甚處摸搽。以毒攻毒。攻者亦是毒。以楔出楔。出者亦是楔。山僧今日脫布衫解視帶。抖擻與你諸人說了也。是你諸人。還得淨盡也無。若還一箇箇淨盡去。我更問你。紫羅帳裏事作麼生。而今要見二老行履處麼。聽取一頌。兩陣交鋒出戰時。旗鎗倒卓鼓無槌。絲毫不犯將軍令。獨脚機關各自提。久立

心若疑納

告香普說。一年復一年。一月復一月。一日復一日。一時復一時。略無些子虛棄底道理。是以老東山云。父母未生時也恁麼。即今生了也恁麼。乃至百年壽盡蟲蛆鑽壞白骨微塵也恁麼。且道恁麼地是甚麼。向遮裏立地薦得去。已是二頭三首了也。所以古德云。佛也無。法也無。達磨只是老臊胡。釋迦彌勒擔屎漢。十地菩薩守田奴。八十卷華嚴經草步頭博飯喫底言語。一大藏教是拭不淨底故紙。直饒便恁麼脫體承當得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拄杖。一棒也較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若向遮裏會去。更與六十棒。未爲分外。豈不見。睦州道。現成公案。正當恁麼時如何。適來兄弟得得來。告香山僧遮裏屙屎放尿。尚無餘地。而今不得已。指東畫西。將無作有。與諸人指箇蹊徑。有甚閑工夫。雕金鏤玉簇錦攢花。搥擔四言八句。眩惑於人。瞎却正眼。若向遮裏知慚識愧。千人萬人中如無一箇相似。山僧不免信彩與諸人。應時結祐。學佛兄弟。既是二三十年苦行。潔己圓頂方衣。捨父事師棄緣入道。以一大事因緣爲務。三十年前山僧行脚雖遇明師。亦不曾爲我發洩一句。袈裟下事。而今筭來。却是便宜。恁麼說話。多少省力。是你諸人還曾薦得也無。無事珍重

佛海禪師書法語

與宗直閣

某啓。中間縣通判處人來。得知使旆已還。但南北遼

遯未獲尺書上問深以爲媿能道照否於道得不退轉否五年之別不與萬法爲侶底公案還曾蹋著否中間蒙佳頌爲惠甚感甞錄去五祖和尙頌兼貧道亦有二偈併在葉仲嘉處轉呈略不聞音耗今再錄去正如窮漢破衫袖也不與萬法爲侶捺著頭掀尾舉西江吸盡鐵船浮活捉泥牛和角羨潑天大些子許君不見二月三月寒食天桃花杏花落如雨一口吸盡西江水栗棘金圈饒得底解道心空及第歸此去西天十萬里居士儻別有生涯無吝布施古今公案其實無他只要驗人平生參學邪正知解有無得失情塵是非若於言下一槌擊碎如虛空裏釘鐵橛子相似有甚麼依倚處所以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逐物爲下却物爲上縱有箇入處須是經大鑪鞴毒手烹鍊到不疑之地放身捨命如獨木橋上脫却一百二十斤擔子又若傷寒得汗方名安樂處徹證大法了然後盡自己力量縱有長地一任展演讚佛讚祖呵佛罵祖終無二語亦無兩般舌頭所以道釋迦彌勒猶是他奴畢竟他是阿誰近世叢林凋弊邪師頗多若要參詳須是自家具擇法眼看是箇漢方可與語若只是念僧寶傳林間錄者泛濫稱長老雖然如是他却是有印本子底禪呵呵向來台州皆名山列刹知識甚衆莫有咬齧呷醋不具得失底向異類中來居士曾一一驗過否使堂淑人向聞禮拜菩薩每至百拜方住何苦行如此但以口業稱誦則一念念盡如來意業思惟則當處出生隨處滅盡身業作禮則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等同虛空無有二相三業淸淨則根根塵塵悉皆淸淨但以淸淨爲本更愁何處不圓通耶無事可熟看楞嚴經當知敎意云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靜又云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旣不立返本還源則盡聞不住正念現前是故蛩吟蟬噪風動樹搖廼眞見菩薩耳春序向和惟萬萬自重

答蘇侍郎

某啓伏承致政待制侍郎臨別垂問古語云工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所言工夫不到者非有爲有作之功卽無功之功無功用道是也纔起纖毫

佛法世法識情聞見知解隔礙便云不到但能把得
定作得主坐斷是非鬬釋迦自釋迦彌勒自彌勒礙
我甚麽事來直教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依倚一物
不與諸塵作對亦不起凡聖情量古德云假饒千聖
出頭來猶在渠儂影中現且道渠是阿誰此語最親
切更是阿誰不可別有但恁麽信取所以古人到此
多不肯指注恐他學者誤認昭昭靈靈驢前馬後爲
究竟安樂之地若果是脚跟下歷落方寸中洞明正
如楞嚴會上佛問文殊及諸大衆十方如來及大菩
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幷所想相如虛空
花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
中有是非是文殊吾今問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唯
無文殊如是世尊我眞文殊無是文殊何以故若有
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
二相此見妙明與諸空花亦復如是到此直須絕體
絕用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方得十二時中行時不見
行坐時不見坐淨倮倮地任運騰騰亦不作佛法道
理老龐云心空及第歸是也趙州道諸人被十二時

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豈不是坐斷古今舌頭且作麽
生坐斷但於心無事無事於心會得勢不兩立卽無
分別智現前只如古今言句滿龍宮盈海藏有甚麽
限量所以道直饒脫體會得猶是教乘中極則事更
須知有教外別傳之旨信有此事學禪易脫禪難旣
知有拈來便用何愁佛不解語更愁何處不方圓又
云言語不通非眷屬者蓋爲後人不能放身捨命向
懸崖撒手絕氣息處急著眼古德云若論此事譬如
擲劒揮空不問及與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劒刃無虧
故無滯礙但以千句萬句只作一句看一句明千句
萬句一時明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只那透處佛
眼也覷不見且如世間音聲三昧至於種種差別法
門麤言細語鴉鳴鵲噪風動樹搖異口同音權實照
用皆不出此一句大藏小藏亦詮此也豈不見彌陀
經云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一念無分別大
智現前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槖且作麽生分別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覓他起滅處了不可得蓋色蓋聲
普天帀地通上徹下無第二見無第二人無第二念

剎剎塵塵故非外物是以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變金流朴散而常存只那常存底也不消得何故金屑雖貴落眼成翳佛法雖妙存之成病焉大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麽說了也還我金剛王寶劍來德山云毫氂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但盡凡情別無聖量凡情盡處聖量現前又云毫氂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此乃禪家流作用省力處且如白雲端和尙頌雲門北斗藏身云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無奈幞頭何看他具大機大用處多少脫略何曾著他北斗藏身處來又雪竇在大陽玄禪師會下爲客司因與僧夜話至趙州栢樹子因緣爭辨不已有行者立傍失笑客退乃問何得笑耶行者云笑知客有定古今之辨無定古今之眼雪竇云汝作麽生會趙州意行者以偈答之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雪竇大驚遂與之爲友後出世住承天宗和尙是也看他雖無巧妙而句意超然今時禪和子纔聞人舉一箇箇肚皮裏有箇栢樹子如何得了當去且如狗子無佛性話遮僧等閑立箇問端如向餓虎口裏橫身趙州只答箇無字如虛空釘箇鐵橛子相似至今天下衲僧無摸㨾處要會麽只消道箇無會便會不會便休切莫作道理有不是有無不是無只如未問未答以前道箇甚麽咄又恁麽去也秋風向冷萬萬珍重

答陳判院

某啓在家菩薩要明德山臨濟宗旨須是他家子孫如楊岐栗棘蓬金剛圈呑底呑跳底跳呑跳得百千萬億箇更有百千萬億箇在稍稍放開則落在第二頭也緊峭孤巍處方可把手共行淘汰鍛鍊到徹證佛地猶有佛地障在此乃確實而言故非因循不可只管打葛藤去亦須將自己眞正道眼照破合作麽生合殺將知佛法只如此耶從上來入聖位者莫不皆是就人決擇到用處驚天動地盡不肯容易小小了却山僧恁麽忉忉怛怛知是爲誰家事數領來書及偈頌甚詳學道之志每相酬酢一句語言亦不草

草如進一服藥相似。若不深辨端倪。終成戲論。非是等閑。只貴藥病相投。驗蹲坐處。奪執著處。攻偏墜處。截斷命根。令直造大休歇之地。前日領所答書。云某有甚麼過。尚未知在。可急著眼看。若自知非。棒喝也無施處。時暑珍重

答陳郎中

某啓。奉違忽覺一月。企仰不可言諭。冬晴。伏想齋定宴安。道體萬福。中間介至。承示直閣文翰。啓讀三復。驚喜相仍。眞不滅晉人風度。豈獨一時之盛哉。但恨未即見矣。賢兄所誦者佛書。又觀二本旨邈深有造道之理。贓物不捉自敗了也。然文字禪不可不學。他日參究已事未明。只於教乘中作箇知解宗徒。義學沙門。有何不可。呵呵。判院居士書中有云。幸無示謗法者。恰如荒草裏喚出箇焦尾大蟲。直得山僧口挂壁上。然亦未爲分外。更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不然一生在死水裏。只借他人鼻孔出氣去也。賢兄所惠偈頌。足見存誠。前句亦似順水張帆。於義路上說些人情道理。譚道佛法。豈可人情。又云跳脫北斗藏身句。北斗藏身。不在義理言句。聰明解會。須是放下從前滿肚皮惡知惡見。妄情執著。佛法世法。朕跡不留。方可入作。北斗藏身。乃是雲門直截單提。遮一著子如箇生鐵鑄就。金剛圈栗棘蓬。若情塵不脫。你如何吞跳。背盧山玉澗林禪師。頌北斗藏身云。北斗藏身爲學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而今謾度量。你道過在那裏。五祖戒和尙。乃雲門嫡孫。持此語問林作偈之意。林擧目視之。戒云。若果如此。雲門不直半文錢。公亦無目。去在後。林果失雙目。將知佛法豈同容易承當。學者多云。山僧語話。不近人情。不是不肯人。只要你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見須實見。豈可以實法繫綴人耶。不可草草。此乃入佛階級。透脫生死。安敢自欺。若此不了。空作箇撥無因果漢。後悔何及。要須是悟桶底剔脫。方知道元來不在言句上。亦當自知時節。山僧苦口。爲你太聰明靈利。恐蹉過了。到此總用不著。三祖大師云。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纔入思惟。便成剩法。洞山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會得便會。句中無句名活句。

句中有句名死句但參活句不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明得自救不了於此明得也作箇脫灑底道人豈不快哉圜悟老師嘗云千句萬句只是一句千言萬言只是一言山僧又且不然只而今盡十方虛空無量妙義百千法門只作一句分付只貴脚蹋實地初機後學欲作偈頌乃神通遊戲邊事有何不可但只要本領正當則一切處撲不破常向兄弟道參須參那坐斷天下人舌頭底禪方爲種草亦多令兄弟多作偈頌雖未十成要他揩磨心識做得了却與他一槌擊碎大事明了偈頌亦不用做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學做頌時先看僧問如何是佛麻三斤後來大愚頌云橫眸看梵字彈舌念眞言吹火長尖觜柴生滿竈煙似遮般說話若非絕情識安可至此白雲端師翁作蠅子透窻頌云爲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著來時路始覺從前被眼謾善知識一言半句只要利益他人脫離情識山僧常問兄弟有祖已來時人錯會錯則錯了也如何免得此過多下語未有契者又問黃蘗示衆云牛頭禪師橫說豎說要且不知向上事我且問你如何是向上事又問洞山道見佛見祖如生冤家相似始有參學分你道佛祖有甚麼過你若下得這三轉語更須還我金剛王寶劍來此事要須是箇人方可塵中作主深愧狂言勿示於外向寒千萬加護

答上藍乘長老嗣書

某手白上藍乘長老自高亭一別赴宜春光孝道場聞入院開堂佛事響合不踰一年又聞遷席隆興上藍此乃古聖應化之地方今叢林凋謝大法危如累卵凡稱長老者於我法中非爲小事利害損益盡在其間若也不明道眼據曲木牀但以飲食臥具之安枉受人天信施則鐵城有待實所無歸直須痛下鉗鎚爲人天解黏去縛擣塗毒鼓發劈箭機轉向上關明本分事拈殺活杖子提王庫寶刀斷佛祖命根剗衲僧巴鼻三玄互唱五逆聞雷見處孤危用處脫略卷舒出沒豈藉他緣以楔出楔以毒攻毒等閑向絕氣息處發出一言半句覷得破挨得開如石上釘鐵橛子相似誰敢近傍是故師子遊行不求伴侶又若

菩薩斷障如染一緉絲一染一切染如斬一緉絲一斬一切斬有甚麼共語分如爲方來挂牌入室陞座小參直須放出毒手快下鋒刃一時截斷無令相續更須揭起腦蓋倒轉舌頭滯向尋言者教他一箇箇覓起滅蹤坐處不得始有自由分然後拈東家鉢盂喫西家粥飯用自己錢本使他人利息打殺有甚麼過遇境逢緣倒使司農正印與從上佛祖抗戾而行你且道是甚麼火色老僧每於著衣喫飯外當行此一路既稱長老作住山人當以續佛慧命爲己任不可少時自怠況江西湖南古今列刹相望乃佛祖典刑去處向鬧市裏孤店頭撥著一箇半箇作吾家種草豈徒然哉會下辦事兄弟當觀其根器淺深任其院事則道義人情總在裏許汝從我遊凡三移住山必深明此意幸在勉旃更不多及雲禪人來下書煎點禮數一一如法老僧晩歸都下住山　宣詔不時撥冗作此坐夏在即想體用輕安法衣拄杖拂子各一事付去爲信希檢收南北相望雲山萬疊勝集未期切宜順序爲法爲人多多保重

答資德本長老嗣書

文上人來收書幷信香等如數領訖承開法以來中外響順且喜且慰夫稱善知識者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入八邪林住三惡道向刀山劍樹上拔舌犂耕鑊湯鑪炭中敲枷打鎖見天下衲僧如生寃家與從上佛祖共相抗戾綿綿絕滲漏密密不通風鑑在機先言非句下便是德山臨濟雲門趙州向未扃已前一覷便透已是鈍置他嚴頭了也你道遮般漢還有作佛分也無正令若行佛殿裏荊榛萬尋法堂前草深一丈凡爲人天提持宗眼未開口時撈出無進步處挨開脫體現成擬議則生荊棘要你放毒手下鋒刃似鶻提鳩鷹拏燕雀斷命喪軀不留朕跡截處更捷淨盡無餘纔涉思惟卽成剩法直饒總不恁麼更須換却舌頭始得汝久從我遊挨撈出沒星電交馳如珠走盤了無住著是謂大解脫法今既住山當以續佛慧命爲務方今邪法熾然驚羣敵勝處以金剛眼睛呑爍羣像佛法世法影跡不留凡挂牌入室如汲井泉日汲日新初無間斷接物利生不出此也老僧

四十年凡十三處住山以此爲已職當在勉旃法衣一項拂子一枝北果等以表信耳時中爲法珍重

法語示禪人

探玄上士直須向未舉已前一覷百雜碎圓陀陀活鱍鱍底不要須知別有穩身處始得只今目前山連水水連山屈曲千差交光萬狀如何得遮冤家脫離眼前去要且心不是心佛不是佛物不是物還我金剛王寶劒來所以道金屑雖貴落眼成翳佛法雖妙存之成病動即影響覺即冰生不動不覺死水裏討甚麽活路三十年後莫言不道

現成公案無事不辦纔涉思惟即成剩法擊石火閃電光挨撥出沒早是鈍置佗了也那堪分賓生存義路說心性立玄妙盡是生死根本於道則遠之遠矣直饒向七佛已前威音那畔玄會得去總未出得窠窟在有般漢纔聞人恁麽舉便道用出作甚麽我也知你脚跟下五色線未斷我且問你東勝身洲打鼓南贍部洲喫茶西瞿耶尼唱歌北鬱單越接拍是甚麽人分上事若也不會於喫粥喫飯開單展鉢處亦須子細自點檢看

風從虎雲從龍衲僧拄杖子放收在我誰敢喚作拄杖子須是著著有出身之路終不受別人處分豈不見圜悟先師參五祖和尚常云我常不肯五祖五祖常不肯我何故父子若相肯埋沒宗風假饒千聖出頭爭在渠儂影裏會便會去更莫躊躕若也不會切忌胡思亂量孟八郎漢有處著你在

心生法生心亦不存心滅法滅法亦不立不存不立荊棘參天不立不存髑髏徧地若能指穢邦爲淨土呼地獄作天堂糞掃堆頭現丈六金身蝦蟇口裏演一大藏教似遮般見解你且道還有作佛分也無若能轉位回機移星換斗逞通天作略用跨海神機終不向惡水坑頭葛藤堆裏著到要須知有不露風骨底一著耳聽則聾眼見則瞎三世諸佛不奈何歷代宗師提不起天下衲僧無出氣處豈不見德山示衆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而今抖擻屎腸一時與你說了也所以道金剛圈栗棘蓬只許人用不許人說說底用不得用底說不得不說不用如何通信

若作佛法禪道會。則眉鬚墮落

禪非意想。道絕功勳。非意想不是禪。絕功勳亦非道。當恁麼時。向甚處著到。截斷意根。如何分別。不落心識。如何近傍。纔入陰界。已是隔生了也。直須蓋天蓋地。了無佛見法見。刀山劍樹上。拈來鑊湯鑪炭裏。受用。但恁麼信取。自然步步脚蹋實地。把得定作得主。逐物。却物布置。臨時向上。轉去佛魔削跡。海嶽逃形。向下轉來。僧是僧。俗是俗。超聞見絕依倚。等閑向騎聲蓋色。敵勝驚羣處。急著眼看。豈不見古德云。俊狗不露牙。擬不擬便著。近來學者。不明自己。彊說禪宗。一向掠虛。臘月三十日。閻老子未放你在

圜機普應。鑒在機先。鑒則且置。應後如何。若不闍著步急著眼。墮在死水裏。永無出期。若能回身顧影。已是鈍置了也。恁麼說話。還覺舌頭拖地也無。所以楞伽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一切世間差別語言。世出世間。總是大解脫三昧。豈不是佛語。但以心爲宗。更愁何處不圜通。何處不是自己。若也便恁麼領略。去。我早知你作實法會了也。且爍迦羅眼底。試辨看

學佛上士。先要參透法身。透得法身。方解作主。且如何是法身。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日月不能照。虛空不能容。猶在法身量邊。走燈籠露柱。香爐淨缾。山河大地。要且不是法身。南斗七北斗八。盡是見神見鬼說底。用不得。用底說不得。而今和座盤搬與你了也。作麼生用。作麼生說。若也一舉便明。一擊便透。一屙便了。痛領將去。三十年後。却來打殺老僧

大解脫人。具大根器。離見聞。超情識。於日用中急著眼。看斷知無上妙道。不在日用處著到。如疾雷破山。於一念未萌已前。識得破佛及衆生。也無著處。須是實證實悟。方可向千聖頂顙上獨行。却於異類中揷脚。更有甚麼佛法禪道。水一滴也無到你口裏。軟似南賓。鐵硬似兜羅綿。便是千手大悲。也無你摸㨮處。不見白雲端和尚道。無摸㨮處病難除。放下蛇頭揩虎鬚。今日爲君通一線。好看月上長珊瑚。白雲恁麼說話。亦能殺人。亦能活人。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法寂滅相。豈在言詮。上人截却舌頭。山僧口挂壁上。還我寂滅相來。把得定作得主。過境逢緣。自解轉轆

轆捩得開挿得脚困邪打正何處不風流蓋天蓋地不從人得見聞不昧聲色純眞內外中間了無干涉向甚處著眼所以道撥塵見佛佛亦是塵非佛非塵是甚麼面目豈不見古德云張弓架箭魚遊網物外棲神鳥入籠生殺盡時蠶作繭如何透得此三重我且問你臨濟無位眞人向甚麼處去也有般墚跟漢一味守古塚求托生處不得自救尙不了如何更爲人要會麼龍門無宿客大海不停屍

行脚高士若無靈骨眼不識人又不遇眞正宗師與之開鑿撞入骨董袋或三百或二百聚徒處打野呵說野話論心性講禪道抑揚古今喚作佛法以爲法要正是毀謗大乘作地獄種如稻麻竹葦是謂可憐愍者吾道衰矣達磨西來之意恐不如此殊不知掩室杜辭盡是注脚德山棒臨濟喝亦是下文更有一般無孔鐵槌但云了了常知如如獨照正是鬼窟裏活計道我參禪我且問你如何是禪朝放三千暮放八百且喜沒干涉是故教云多聞無智慧譬如人身牛汝但於下脚不得處急著眼看上不見天下不見地中不見人是箇甚麼若也不會吾不如汝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功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名是以衲僧家因行掉臂遇便登舟七事隨身八面受敵如水入水似金博金無第二見無第二念若也愛已之愛不愛彼之所愛非大慈也若也親已之親不親佗之所親非大悲也是故入鄽垂手具大慈悲以利生接物爲先假使鐵輪磨頂終無退失所以等空云禪即是動不動不禪是無生禪你平日參底禪學底道不出此也更有末上一著如王瀶交雨打帛石相以而今與你一筆勾下終無兩箇舌頭宜自知之

夫學佛者先當以大願力破除業種然後知因果懼罪福迴絕諸緣休息萬慮善念惡念不入思惟佛法世法了無記憶放捨身心到大休歇之地如萬丈懸崖撒手等同虛空亦不起生死妄念分別之相纔有一絲毫頭見刺以智慧劒和聲截斷無令相續終不肯向光影裏著到甘處下流不被諸境所惑不與諸緣作對聞禪與道毒箭攢心得失是非如鏡照像鏡

若不存像歸何所看看破草鞵泥彈子半文也不直古今盡力提持處亦不假多直下省力無如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則向汝道末後契證了只言心空及第歸且如心空及第歸底是何宗旨更是阿誰是故佛祖道妙體用全眞不立階梯本來如是若能的確堅守情盡見除到命根斷處終無兩箇舌頭說底用底了無干涉饒你綿裏稱鎚我則石人腰帶若具大丈夫志氣底然不肯向別人口邊覓涎唾喫是故名爲無上妙道豈不見德山投機於龍潭言下乃云我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山僧當時若見只向他道咄咄我更要你作佛在且道佛作麼生做乍可粉骨碎身終不瞎他眼目

學道如學射久久自中的一句透天關萬機俱喪跡只那喪跡處咬定牙關痛領將去何難之有哉只恐力不及志不堅透不盡見不徹飜入骨董袋裏卒未能了得速須退步自看乃大丈夫事有若關王陣前不見顏良頭終不肯住要在脚跟正當立處孤危方能抵敵死生若滯聞見縱饒隨口便道得出來也只是聞見離却聞見便作主宰不得纔涉思惟又成剩法如何得絕氣息去只爲大法不明被十二時使隨物流轉是故邪說正說無他要你當下佛法念斷善惡思亡當知德山臨濟無下脚處棒喝交馳總在門外黃面老子說底大藏小藏不是敲牀豎拂不是山僧與上座不是不是亦不是如王澮交詠雨詩唯有庭前搗帛石一點入不得直須向佛祖未生已前自家著些精彩一覷便透如水投海如風鼓槖心雖不住念亦無差心念俱非了無分別無分別底復是阿誰若會喫飯著衣自合知時及節更有甚餘地著鞭於古人之前自在敲枷打鎖獨擅單提從上佛祖天下衲僧鼻孔眼睛一穿穿却何所往而不利耶

參禪學道只貴眼正亦須遇人不然則墮在業識堆裏菽麥不分未免骨董有如百尺竿頭進步萬仞崖前插脚若恁麼會早知你蹉過了也當知是知當如是見此乃是作佛樣子豈不見蒙山惠明道人逐老盧至大庾嶺頭老盧置衣於地蒙山盡力提之不動

乃悔過曰某甲為佛法來。不為衣來。盧云汝既如是。當於盤陀石上。攝心歛念。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你本來面目。蒙山忽然有省。起來禮拜。乃云。佛法只如此耶。更有深密處在。盧云密在汝處。我若向你道。則不密也。於是確嵩生花。毒蛇開眼。是你諸人向甚處著到。若作佛法會。入地獄如箭

示日本國覺阿

日本覺阿禪人。泛海而來。參究達磨正宗。相從日久。執論不已。至金牛作舞處。似信不信。以後令往諸方遊禮。自江北回至金山。聞擊法鼓。乃高聲云。靈隱禪師打我一拳。從此知解釋然。如桶底脫。却回入室。卷舒出沒。星電交馳。父不識子。子不識父。佛法禪道。了不可得。等閑拶出一言半句。鐵壁銀山。誰敢近傍。恰如孫武子用兵。如珠走盤。如盤走珠。了無住著。截斷葛藤。趯飜窠臼。方知飯是米做。一日老僧舉拳示之。乃云喚作拳頭。眉鬚墮落。不喚作拳頭。入地獄如箭。阿云請師放下。老僧云放下了也。你試道看。阿云衲僧腦後底。老僧云是甚麼。阿喝一聲。便出。信知此道不在語言。不從他得。當自知之。汝歸本國。流通大法。續佛慧命。佛佛授手。燈燈相傳。臨濟正宗。單提獨掇。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在汝一人全身擔荷。因其告別。重說偈言

參透西來鼻祖禪。乘時東去廣流傳。鑊湯鑪炭隨緣入。劍樹刀山自在攀。教海義天休更問。龍宮寶藏豈能詮。飜身師子通塗妙。活捉魔王鼻孔穿

機緣

師一日指面前花問僧。喚作佛草料現成。喚作畜生口作人語。當恁麼時。參學眼在甚麼處。僧無語。自代云五嶽四瀆名山大川。

師問僧三門頭寸草不生。佛殿裏如何得入。僧無語。自代云光剃頭淨洗鉢

師因在病問僧。老僧昨夜火星出宮。至今因甚屙屎不出。僧云老老大大。向東司裏作活計。師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你既不識語。如何亂統。即時逐出。自代云摩竭陀國親行此令

師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你本身處。舍那僧

無語自代云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

師一日因書記維那相爭來投師揭牓云書記維那行令不正老僧罰油行者喫棒令二人下語維那云難逃智鑑師云不是不是二人俱逐出

師因僧入室起身問云更不著布裩相見僧叉手近前云今日親見瞎堂師呵呵大笑僧云伎量已盡師攔掌一下

師問僧蹋斷石橋時如何僧無語自代云因齋慶讚

師問僧有祖以來多少時人錯會錯則錯了也如何免得此過僧無語自代云罪不重科

師因淨慈先馳通書師問云你長老甚處人馳云和尚大似不相識師云你是甚處人馳云弊鄉越州師云猛虎不食伏肉

師坐次因頭帽脫落問僧既是頭帽因甚却在地上僧拈起過與師師接云也是奴兒婢子僧無語師打一掌云果然

師一日陞堂鳴鼓師在帳裏坐侍者尋師不見師撥開帳云只在遮裏因甚不見侍者無語自代云大斧研三門

師因維那來報迎佛師云迎甚麼佛那云見在佛師云作麼生迎維那問訊叉手而立師云不是遮箇道理那云却請和尚道師云椎牛擂鼓維那禮拜而出

師因官人問多寶寺僧既是多寶為甚却窮僧無語自代云立處太高

師問僧你是甚院僧僧云天宮院師云既是天宮院為甚兩腳蹋地僧無語自代云爭怪得我

師問僧大雨時行時如何僧云普師云三世如來向甚處去僧云三門外師豎起拂子云過

師問僧天晴雨下時如何僧云一箭兩垜師云貴買不如賤賣僧無語師便打云掠虛漢

佛海瞎堂禪師語錄卷第三

佛海瞎堂禪師語錄卷第四

頌古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未離兜率降王宮。便就刀山入鑊湯。等閑擒下白拈賊。滿眼俱爲敗露贓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毗藍園裏喪佳聲。分手徒勞布惡名。果是一文偷不得。至今虛作不良人

世尊拈花

十萬衆前無出路。冬瓜印子印何人。迦葉只因曾冷笑。至今陷在涅槃城

百丈再參馬祖

家常待客勸三盃。熓酒不消喫一盞。當時裂破夜叉頭。頂門突出醯羅眼

趙州勘婆

纔拈折箭斷弦弓。隨手雙鵰落碧空。打鼓看來君不見。萬年松在祝融峯

青州布衫

馬面驢腮無處雪。海竭山摧天地裂。老古錐太孤絕。龜毛拂去眼中塵。兔角杖敲空裏月

瑞巖主人翁

時臨孤島畔。拭目望蓬萊。空山無人處。水流花自開

夾山境

陝府鐵牛口門窄。嘉州大像耳輪長。驚起春天沙上雁。海門斜去兩三行

靈雲見桃花

咄咄瞎驢趂大隊。貶上眉毛佛不會。白雲斷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正法眼藏瞎驢邊滅

濃雲潑墨半遮山。碎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德山托鉢

參天白刃赤身挨。李順王均破草鞋。德山智量過君子。活捉生擒立地埋

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梵志有錢時。能肥又能白。梵志無錢時。能瘦又能黑。十字街頭立。被人喚作賊

日面佛月面佛

尊位如何。澄潭影裏探秋波。日面月面。鐵眼銅睛安可辨。君不見。一聲霹靂兮霧罩長空。千眼頓開兮雲收嶽。面還見馬師。麼病在膏肓。切須忌口

風穴在郢州衙內陞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時盧陂長老出衆。云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云慣釣鯨鯢沈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穴便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便打。云長老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穴又打。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箇甚麼。牧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搏風展翅拏滄海。直取龍吞也大奇。八臂那吒攔得住。和聲撲碎五須彌。風前截斷句後全提。高出祖師三要印。不落雲門第一機。噫。盧陂盧陂

僧問馬祖。離四句絶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云我今日勞倦。問取智藏去。僧問智藏。藏云我今日頭痛。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云我到遮裏却不會。僧舉似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

短帽輕衫宮樣窄。舞徧胡笳十八拍。曲罷酒闌猶未歸。歸來月色和雲白

婆子偷趙州筍

去若丘山重。來如一羽輕。去來無別路。傾盡白頭新

雪峯古澗寒泉

唱拍相隨特地新。舞衣歌版不須呈。雲間獨有簫韶曲。未肯流傳取次人

定上座問臨濟佛法大意

案頭獲敕令行時。閫外全提殺活機。回首華山孤頂望。巨靈神亦豎降旗

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禮拜。祖歸方丈。士隨後云。適來弄巧成拙

率陀天上䟽筋斗。鬱單越都汨碖眠。醉後歸來明月

夜筵歌引入畫堂前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不是風幡動亦非仁者心自從胡亂後淈涽到而今

　楚王城畔汝水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獨脚山魈趯氣毬貪看六幺花十
八不知艄子下揚州

　歸宗因小師來辭宗問甚處去僧云諸方學五味
禪去宗云我遮裏有一味禪小師云如何是和尚
一味禪宗便打小師云會也會也宗云道道小師
擬開口宗又打

神仙秘訣妙難傳禿頂脩羅打左拳半夜歸來無覓
處忍飢高臥飯籮邊

　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
重時如何州云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難窮法轉新搯指破開天地
暗蛇頭攧落鬼神驚

　百丈問趙州近離甚處州云南泉丈云南泉有何
言句州云未得之人直須悄然丈便喝州作怕勢
丈云大好悄然州乃作舞而去

門裏有門外有不作聧平犯牛斗師子嚬呻野犴鳴
抉出离婁眼裏筋伸一手縮一手重陽決定九月九
相喚相呼獨自歸赤骨貧窮露雙肘

　雪峯問僧甚處來僧云浙中來峯云船來陸來僧
云二途不涉峯云爭得到遮裏僧云有甚隔礙峯
打趂出僧十年後再來峯問甚處來僧云湖南來
峯云與此間相去多少僧云不隔峯竪起拂云還
隔遮箇麼僧云若隔則不到也峯又打趂出僧後
住凡見人便罵雪峯一日有同行聞特去問兄到
雪峯有何言句便如此罵佗僧擧前話被同行詬
叱與佗說破僧當時悲泣常夜中焚香遙禮雪峯

膏肓未必兩邊尋好是良醫雙下鍼死活不能全息
口裏東背後念觀音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傳問你
在地獄中安不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
令阿難問你還求出不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
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云佛旣無入地

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父殿子逆事猶乖宣德樓前問李差斷頭剖腹從輕
斷直待還魂合處埋
雲蓋問石霜萬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
霜云堂中事作麽生蓋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則
太殺道只道得八成蓋云却請和尙道霜云無人
識得渠
汲水佳人立曉風靑絲放盡轆轤空銀缾觸破紅欄
面零落桃花滿井紅
谷山問秀谿聲色純眞如何是道谿云亂道作麽
山却從東過西立谿云若不恁麽卽禍事也山却
從西過東立谿下禪牀谷山搊住云聲色純眞事
作麽生谿便掌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谿
云要谷山作甚麽山呵呵大笑
兩陣交鋒笑似嗔雙眉倒卓眼生筋谿山雲月誰爲
侶南北東西絕近隣
外道問佛
不問有言無言說甚見影見鞭露柱口掛壁上燈籠

倒退三千
女子出定
塞破太虛空關津更不通文殊與罔明自西還自東
眉間挂劒頻相顧女子翟曇立下風
倒却門前刹竿著
等閑饒舌話金襴便與當頭倒刹竿從此天倫轉無
義冷光猶自逼人寒
北斗裏藏身
韶陽一擊掀新奇鬧市門頭直面提倒嶽傾湫全正
令電光石火去難追
洞山訪隱山
眼目高低鼻孔橫淺深輕重不多爭蝶蛹蓋上挨肩
入鸞鸑牙根借路行便把長河攪酥酪敢將粟柄作
禾莖後山未是潛身處出沒任佗烏兎更
三角示衆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麻谷
出云蹉過卽不問如何是此事角云蹉過谷掀倒
禪牀角便打
霧卷雲收雷犇電爍眼暗耳聾此錯彼錯錯不錯何

處著去兮住兮大忽忽寂兮寥兮活𫄨𫄨

南泉斬猫兒

鏡君舌拄梵天我也令行一半趙州頭戴草鞵也是
新繁𡃤鑽

狗子無佛性

趙州狗子無佛性石牛不怕師子吼午夜雲騰浪接
天海門一陣狂風掃茫茫大地叅玄人眼裏無筋一
世貧掣電機關何處討頭角崢嶸出荒草

西睦和尚喚侍者者應諾睦云更深夜靜共伊商
量去

更深夜靜好商量携手相將入醉鄕姹女已歸霄漢
去獃郞何事守空房

臨濟無位眞人

無位眞人赤肉團電機旋掣走珠盤金剛正眼泥彈
子烈燄光中側足看

鏡淸問僧門外甚麽聲僧云雨滴聲淸云衆生顚
倒迷己逐物僧云某甲只恁麽和尙又如何淸云
洎不迷己僧云洎不迷己意作麽生淸云出身猶
可易脫體道應難

門外雨滴聲家和萬事成歸來無一物令人憶鏡淸

玄沙因僧來作禮沙云因我得禮汝

因我得禮汝乾坤粟粒許若要除三害無過問周處

蜆子和尙久叅雪峯晦跡古廟白日撈蝦蜆充齋
夜向紙錢堆宿淨華嚴疑之先入紙錢中坐蜆子
夜歸遂撥開紙堆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蜆云

神前酒臺盤淨再拜謝之

神前撥帳問西來直截當機指酒臺赤體袒肩頭面
禮禍從天降不生災

慈明室中置水一盆橫劒在上盆下有草鞵一緉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
在野草閑花滿地愁

華嚴經普眼不見普賢

飄飄一鴈落寒空步步追空覓鴈蹤踢破草鞵跟已
斷巍然獨坐大雄峯

讚佛祖

釋迦出山相

大哉釋迦文福聚海無量此地少朱砂赤土以爲上
我今稽首禮讚揚留與人天作牓樣咄

觀音大士

大哉觀世音功德不思議來說是非人是非人便是

布袋和尙恭依

聖上韻

布袋挨開猿啼曉月海嶽逃形佛魔路絶列列挈挈
翹翹傑傑大機兮棒打不回頭大用兮利劒流鮮血
別別出海崑崙頭戴雪

誌公和尙

一擽獨龍岡三朝揚聖化擘破老面皮衆盡遼天價
當時誤殺張僧繇誰料而今轉更邈描不成畫不就
三箇骰兒拋十九一段風光何處有曲尺翦刀弁掃
箒

維摩居士趙觀使請讚

到處毁僧罵佛知佗有官無官善現屢遭呵責罷學
也被熱謾只有文殊不肯喫氣出來理問遮漢自知
無理當時口似褊盤

金華聖者

禦兵戈刀斧不能斫經大刧水火不能著姊夫小舅
有來由佛面猪頭何處求二百年來龜嶺下三山依
舊水東流

達磨祖師

不是梁皇勘過肯來少室冷坐累佗二祖失心被人
喚作達磨

鹽官和尙

老倒放不會事扇破覓犀牛兒尙有遺風餘烈嗄吒
嗟哩嚕呢

雪峯和尙

三回訪道投子九度親到洞山末後最初非句從教
蓋地蓋天三箇木毬開鬼眼無端驀鎮落人間

長髭和尙

突兀神光萬尋毿毿髭鬚百結聲寃瑞應峯前解道
紅鑪片雪我今稽音問行蹤敢向虛空釘鐵橛

臨濟和尙

吹毛未擧鮮血淋漓塗毒繩搥徧界橫屍機如劈竹

口似鼓鞴二百年前江西湖南殺人放火三千里外
山東河北奪鼓攙旗掀飜大海倒坐須彌青草步頭
行正令白拈手裏覓便宜咄咄小厮兒因我且問你
瞎底正法眼分付阿誰

雲門大師

倒著睦州破蒲鞋橫靦雪峯爛毬子鵓鳥飛空草不
生毒龍入水魚皆死單提獨擬驗人關逆順雙行絕
往還遺烈尙餘風凜凜至今猶有一斑斑

普化和尙

熱發風狂趣倒飯牀挨腳脫漏倒飜筋斗懷佗臨濟
一生禪啞却盤山三昧口有時好未必好有時惡未
必惡有時把箇破木鐸大悲院裏趁村齋直至而今
無摸揉

木平和尙

嶽聳淵深貌古神淸渴有米汁饑無佳珍龍牀頭賣
弄草鞋兩脚御舟前突出雲衲半身舉棹迷源兮櫰
案已露移舟別水兮眼倒生筋敢道不勞斤斧夫是
之謂木平

船子和尙

老手當年靠夾山全機喪盡結深冤父南子北家何
在撥轉天關地軸飜
風卷雲天小艇斜煙波深處作生涯絲綸擊斷[illegible]關
手抉出驪龍眼裏沙

香林遠和尙

十八年參甚麼禪雲門奧旨要人傳驀然合著大石
調斬新臘月火燒山

楊岐和尙

劉楊岐獨脚騾驀臨濟小厮兒栗棘金圈輸貨價土
曠人稀賣與誰只將破草鞋泥彈子向十字街頭換
得眼睛三百擔人亦不覺鬼也不知噫嘻嚱半夜歸
來日卓午虛空依舊畫娥眉

玉泉皓和尙

倒施逆用獨擬單提烏飛兎走虎驟龍馳昏運推移
兮日南長至布裩不洗兮無來換替從教撒土拋沙
自在盌鳴𡱂沸我今稽首樓至如來揭諦揭諦波羅
揭諦

典午和尚塗毒巖主請讚

灈錦之源。怒濤洶湧吞三峽。合浦之淵。巨浪騰空接五湖。奪雙標隨手便擲。攺丹霞復得賢。無顧頂方衣。踞死心席面而飽飲。鴆毒鵰眉象準。造湛堂虎穴而斷命喪軀。徹黃龍三關。巴鼻脫臨濟十世規模。牛頭馬頭出沒。佛病祖病痛除。稽首瞎驢。非橫滅族。水無鱗。介嚴有塗毒義。斷情忘親承付囑

大慧禪師

參禪闕典。學佛無功。破楊岐道。滅臨濟宗。直下單提佛祖不犯。令掣顛掣狂。住雙徑峯。等閑拈却衲僧定命。案將錯就錯。名聞九重。阿呵呵。見也麼。竹篦觸背失錢遭罪。天道不放。遺蹤驪珠絕瑕纇

偈頌

楞嚴六根

非眼能見

阿那律陀天眼觀大千。攝入一毫端。掌中設說菴摩勒。無限蒼生被熱謾

無耳能聞

跋難陀龍能聽聞。淨名結舌若爲論。行到水窮山盡處。虛空依舊塞乾坤

無鼻齅香

殑伽河神非鼻香。發兒作富也尋常。蓮河岸上曾遭叱。禍出私門變吉祥

異舌知味

憍梵缽提知此味。苦澁鹹酸那裏是。一舉如能至梵天。超證如來眞實義

非身覺觸

舜若多非身覺觸。閉門塞戶栽荊棘。邈得虛空恰似渠。似渠也是閑相識

意根了知

金色頭蛇意根滅。圓明了知無處雪。草鞋跟斷眼皮橫。善財拄杖生三節

子湖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

子湖有狗取人頭。大笑長歌出畫樓。落日斷霞連嶽頂。牧童歸去倒騎牛

子湖有狗取人心。見說黃河沒底深。華表柱頭留語

後更無消息到如今
子湖有狗取人足舞罷饒君三兩曲玉鐙金鞍挽莫
回夜來依舊蘆花宿

瞎堂三句

我有不入驢耳句日盈月昃未容呈出門會得天不
錯未出門先學向君
我有截水停輪句人天路絕信來稀等閑靠却過頭
杖門裏深沙眼轍瞼
我有和煙釣月句山摧海竭是生涯到頭貧富知多
少收拾歸來總一家
瞎堂一句分三句純鋼打就生鐵鑄半夜烏龜脫殼
飛星羅雲散無尋處

四威儀一七三五言

行日午歸來打八更荒草裏結舌話無生
住和聲塞斷來時路斗柄垂風雲常滿肚
坐往來凡聖如推磨罷休休相招不肯過
臥精進誰知成懶惰念摩訶不如還忍餓

不顯名大檀越請偈五首

大機圓應脫名模極目風光滿帝都昨夜酒樓春洞
曉當頭徹見大毗盧
逆順機中總是禪在家不礙出家緣龐公父子團圝
坐頓覺無生話已圓
畢提直指若爲參貝葉靈文滿寶函無我無人無壽
者塵塵剎剎是瞿曇
若能轉物即如來糞掃堆頭正眼開隨順衆生顚倒
見底幾隨處顯靈臺
報應差殊事不同勞生何用出樊籠欲知自性天眞
佛盡在朝昏一念中

答松窻居士

萬機消爍眼頭空一點不來誰與同未問維摩先杜
口如何作得住山翁

寄超然居士

潑水一言親領略桐城千里重相聞篩角諸訛斬新
句不知居士與誰論

答曾侍郎

輝天緯地金剛眼再鍛重烹鐵蒺藜脫體頤拋無朕

跡瞎驢從此喪全機當陽活脫向上路收放應須潤著步印泥印水目前觀日面月面沒回互脫籠掣轡絕名模棒喝交馳得也無不落化門成底事紫羅帳裏撒眞珠

寄汪狀元

全機倒用若爲醻盡法無民未肯休金馬玉堂留不住依前屋裏販楊州

答葛通判

醯羅正眼塵中現列祖立機格外提打鼓看來寃未雪從來赤土畫團箕

示李才翁宣教

吾官學佛幾經秋夢裏書空醒便休會得三吳滅門句也須親到百花洲

朱伯可求頌并引

判務無隅居士道韻超倫天姿拔萃忠義貫日月孝悌通人神訓子得方治家有法於鳳凰山麓先君墓側剏迎照菴永延緇侶用資神道慧遠乞龍崇先得旨自便投老于此坐席未暖而應詔冷泉臨別求語信筆說偈

鳳凰山下方求隱摩竭城中又轉身星電交馳何處是旋機倒用若爲陳居士門高無異說山僧行處脫根塵風作伴月爲隣三眼摩醯笑似嗔佗年策杖重傾蓋抵掌掀眉一笑新

錢知縣祈嗣求頌

明珠在掌猶遺墜輝玉囊中不失時幸有觀音玉環手何勞更誦蓼莪詩

王知縣求頌 無一居士

無一法與人豈有二種語居士門牆高逢人恁麼學石梁踏斷眼皮橫師子遊行無伴侶

葛通判請益非心非佛因緣以偈示之

即心即佛眉拕地非佛非心雙眼横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

李撫幹牧牛圖

道是溈山水牯牛輸佗黑子却贏籌不是溈山水牯牛贏佗白子却輸籌黑白未分頭角露輸贏不是遮

頭牛繩已斷鼻無鉤。掉尾昂頭得自由。雲山無限青青草。香水和煙細細流。飢時放飽時收。臨風轟起一聲笛。回首家山萬事休

和石解元白蓮

玉女欲冠瑩夜塘。雪敷仙掌犯秋香。江南五月多風韻。素豔天資難點粧

初從蓮社泛池塘。攜入羣賢鼻觀香。粉露已隨雲雨去。冰姿留得小殘粧

國淸振錫橋

五峯翠拔。鑑雙淵聲振錫。中有老頻螺。倒吹無孔笛。不許行雲作伴歸。誰來蹋破蒼苔跡

雙林無著軒

卓爾羣機赴。陶然萬象沈。湖天浮水遠。岸石浸雲深。雨霽月華透。風搖山影侵。靈然超八達。廓徹妙明心

遊劉阮洞

雲深露冷無人到。小徑陰雲翠欲迷。吊罷神仙古時跡。亂峯影裏聽猿啼

南翔寺

無數靑山伴我行。更將淸淺濯塵纓。沈流漱石眞吾事。買片閑田就此耕

鏡菴

古鏡破來菴許大。秋毫未盡眼能寬。江湖不記三生夢。風月惟餘一釣竿

鴻福普同塔

海底紅塵起。山頭白浪飛。若能如是會。永劫墮泥犁

題墨竹

通乎筆端之有神。妙乎造化之有功。戲蒼龍之引尾。背皓月而搖風。疎影無聲。亂寒墨瘦枝有葉鏘秋空

福勝寺香風堂

蘘襲聞天都。飄飄滿衣裾。高出威音前。平超樓至後。不墮四時春。肯與百花鬪。鼻觀豈能收。河神安可訴。陶然水鏡。空雲冷香風透

妙喜南還以偈送之

聞道 天書下禁闈。定知雲跡會樞機。鋼駝千載今休問。一段風光本彩歸

次萬年貢和尙韻

就得頭來正好參倚佗門戶不相諳導師故有眠雲
句應笑空生夢裏談
一丘一壑笑談開安用相逢把酒盃雨後雨前牙爪
在細磨春色待君來

寄中竺妙禪師

湖山添得老魔王舌卷風雷眼放光背却法堂重勘
破不知誰與我分贓

寄道場全和尚

雪項崑崙眢意猜十頭羅刹笑顏開鑊湯冷處君先
入滿眼橫時待我來

寄仰堂仁和尚

一擊當機千聖莫窺佩無文印著糞掃衣踞魔王殿
開邪見扉說禪說道惡口臊腳論心論性撒屎撒尿
牽犂上樹拗折稱鎚抗戾佛祖倒行逆施不是仰堂
更是阿誰囫圇罷酒闌人不會斷腸依舊畫娥眉

寄體首座

白石山頭衲子多泥牛吸盡井中波佗年布袋重開
口佛祖依前不奈何

送能首座住紫籜

驅耕奪食繼心燈互換交馳貨物增道大莫知空費
北功恢高揖嶺南能

送宣長老住林泉

脫籠掣轡換皮毛水遠山長道自高平澹家風隨分
展割雞時暫屈牛刀

送九峯長老歸舊隱

鐵面波斯駕怒濤黑風纔起浪頭高倒撐小艇抽金
鏃恰似將軍入不毛

送之書記

大用現前全體是聖凡情盡影難留鉢盂裏底三千
界拄杖頭邊四百州雲作伴月爲儔到家別有通天
路把定牢關輥繡毬

寄楊高士

富有十年別貧無一覺眠好來同夜話相共酌清泉

寄源大師

學佛以悟爲則處詞不入公門君看羲之草聖一點
入石三分

送萬年化主秉簡妙淨居士

石橋路嶮橫身入。牛宿峰高類面看。不是閭丘賢太守。誰能閑識老豐干。

送日本國覺阿金慶二禪人遊天台

佛子親從日本來。人天隨步歎奇哉。一機拶出金牛舞。千聖當頭正眼開。

殺人放火大慈悲。禪教俱非道莫齊。平地一聲師子吼。釋迦彌勒豎降旗。

佛子飛帆過海來。好携餅錫上天台。國師尚有靈蹤在。寶塔巍然正面開。

達磨西來教外宗。了無言說立全功。單傳直指通身眼。誰信從前徹骨窮。

次陳秘書韻

保福當年閑借問。鵝湖驟步入僧堂。定盤星上無深意。莫認鉤頭些子香。

一句單提脫正偏。百川風月自陶然。優樓不敢輕開口。合掌擎拳在佛前。

旋機倒用從前事。奪食驅耕驗作家。星電交馳玄路絕。從教努目視深沙。

次陳判院韻

謗佗佛法壞佗禪。劍樹刀山在目前。井底烏龜吞夜月。木人回首哭蒼天。

示無住道人

打破從來淨潔禪。萬機攢簇髑髏前。橫身塞斷來時路。一句當機日麗天。

示幹水碓化士

轆轆轆時難近傍。立停停處絕承當。磑磨碓擣從來事。磕破渾侖總不妨。

赴鴻福示衆

十處住山今已老。半生雲水未忘機。今朝又作浮山夢。暗寫愁腸寄與誰。

送楊高士歸蜀

龍馳虎驟道何存。肯轉靈丹奉　至尊。令下家山言下準。瓢中日月掌中分。昔年握手登金殿。今日擎拳出禁門。我欲送君迷舊隱。桃源流水杏花村。

寄驥禪人

姑蘇臺畔惡相從海湧峯前事亦同故國夢回春已走水雲相望一帆風

送惠冲禪客

老冲問法如春雷忿怒那吒挽不回龍馳虎驟劈箭催暴風狂雨山嶽摧我亦隨分圓機應出必取也戰必勝如珠走盤盤走珠星飛電轉了無餘佗年呵風罵雨巍巍獨坐妙峯頂佇看殺人放火烱烱雙眸爍太虛

送了禪人

未明定觀三千界且看江西十八灘照出芙蓉城下月金波影裏麥秋寒

示禪人

鐵石身心來問道慣調金鏃若為醻棒頭喝下隨流入靠倒溈山水牯牛

一句全提絕類倫萬機不到始通津道人別有遮天眼四海無家總是親

顧鑑全抽徹底參新豐三頓實難甘到頭恩怨無餘地贏得兒孫轉放憨

◆那一作那

六塵不惑機難測三昧無聲妙莫窮脫體頓拋忘朕跡瞎驢何處覓行蹤

懸崖捉拍舞三臺死虎驚忙眼豁開槃地不生凡草木果然親見瞎堂來

風前突出醯雞眼格外單提栗棘禪百草頭邊玄路絕到家不直半分錢

示化士

披毛戴角學無生劍樹刀山取次行不向五峯吞栗棘爭知日午打三更

身如椰子膽如天喝道來參栗棘禪按下雲頭輕餧過口皮元只在脣邊

臨濟家常添鉢遊知音總見不輕醻掩門歸去陳嘉饌直至而今飽未休

拄杖生根挑不上鉢盂無底滿盛歸淨名何用空惆悵哭罷香嚴也不知頭鬆鬆兮鄒搬耳卓朔兮莫窺渡口船回人借問寒山南畔石橋西

顧在機前發鑑從顧後抽法身藏北斗船子下揚州四海風為線三山月作鉤回戈撥龍尾佇看釣鼇頭

洪秀才乞頌

列聖叢中獨許君空王令下急翻身會須別有拏雲手指出威音那畔人

陳道士乞頌

先生道妙一時傳我亦隨機叩兩端拈却司農無字印百川從此絕波瀾

東陽光化士乞頌

古殿燒殘不記年冷光相射斗牛寒投機會有揮斤手碧瓦朱甍翠插天

贈演說人

西湖演士妙天機舌轉風雷口角飛奪騎未聞沙塞冷斬關先覺陣雲低前賢後聖從君數水遠山長我自知皓首不須尋舊隱到頭誰是復誰非

漁父詞四首

德山和尚

咄遮川僧能囂苴杖挑一擔敲門瓦米與點心先口啞都放下從茲婆餅增高價　叵耐龍潭親到也眞金砂礫齊拋捨佛祖棒頭傾雨瀉無可把元來不在之乎者

臨濟和尚

六十山藤眞重賞蒲鞵眼正分龍象直造大愚呈伎倆機不讓隔韡也解頻抓痒　黃檗山高爭敢仰親非父子誰來往慣將虎鬚忘意想攔腮掌一聲霹靂千峯上

佛果禪師

發足南方明自己白蓮峯頂逢穿耳瞬目揚眉俱不是知羞恥堪嗟少室分皮髓　小玉嘉聲猶未已擅郎何事迷深旨一句斬新方徹底禪林裏翻雲覆雨風波起

瞎堂自述

不向蘆花深處隱移舟盡在波心過得箇錦鱗如許大無處貨拋蓬對月平分破　舞棹長歌聲遠播江山心醉凝眸坐賴有兒孫齊花桅相應和船頭撥轉還鄉那

※花一作把

自讚

禪人寫師眞請讚

早依圓悟晩住林泉無門雪屈徧界聲冤對
天子廓摩醯首羅眼提揚岐金圈栗棘蓬禪神仙秘
訣父子不傳平地放開縛虎手等閑迸出攔胸拳
獨步邪見林高據魔王殿說欺凡罔聖禪現夜叉羅
刹面掀飜巨嶽徹底放憨打破牢關突出難辨阿呵
呵見也麼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讃也錯讃也錯不識蜆子笊籬喚作普化木鐸而今
要且頭不是頭脚不是脚恐人無信立此爲約
開荊棘林塞人天路把斷綱宗闊行大步風高雲靜
月眉横直向金輪水際行到家無剩地日出事還生
斷滅佛種破除家計不是別人楊岐五世禪道耳邊
風佛法眼中翳問渠將底爲人尙有隨身赤契
大地一渾身虛空絕四隣不識栢樹子喚作麻三斤
好時十分瀟灑惡時一味藞苴等閑牽犁上佛殿乘
輿鉢盂裏走馬平地撒屎撒尿知佗是眞是假禪人
描邈將來大虫頭上火把
祝髮何早聞道何晩出林猛虎靠山當路毒蛇開眼
重不重漏洩擬不擬便著借問呂望六韜何似黃公

三略
把定放開全在你和泥合水更由誰大地簇成三事
衲虛空迸出兩條眉絕忌諱猛提撕驚回春夢破倒
跨鐵牛歸
按輪王劍全生殺機豁開正眼當頭者誰從來無忌
諱底事沒商量趙州密意憑誰訴鐵作心肝也斷腸
冷笑德山熱謾臨濟頭重尾輕盌鳴尿沸明侍者透
天機八十翁翁巧畫眉掀飜師子窟倒跨瞎驢兒
風高雲澹露冷煙消坐松下石聽松上聲聞知見覺
沒干涉暑往寒來無處雪入臂那吒頸面看七星利
劍和聲截
畫出不堪棄習雜毒讚之不是獸身桎梏一十三處
坐道場二時粥飯何曾足日裏夜行投明暗宿
透過荊棘林瞎却醯羅眼拈起破砂盆放下漏燈盞
獨有周書記全機識得渠好笑雲黃傅大士也曾赤
脚禮文殊
靠倒雲門抽顧鑒挨開臨濟主賓禪一星兒血化驢
乳半點鸞膠續斷絃淳侍者脫機綠波斯拾得招文

袋月裏麒麟笑揭天
币地普天銀山鐵壁正令全提虛空觔跡月眉橫照
用分星流電掣透龍門向道瞎驢無忌諱脚尖趯出
舊乾坤
不參鼻祖禪不使冬瓜印倒拈定命索單提不犯令
天堂地獄莫能收佛界魔宮任意遊因尋淸水闇誤
入赤城州
雖有兩條眉不識一箇字露柱未懷胎面目却相似
說心說性來與三斤屙撒屎撒尿演出一大事阿呵
呵見也麼江南生皂樹江北出天蘿
橫按拄杖坐盤陀石鼻孔遼天眼睛突出澹煙籠古
樹缺月挂藤蘿分付俊禪者勘破老頭陀
列列挈挈磽磽驁聱廓然無聖平地喫交鼻孔生三
竅眉毛只一般奇哉王道士頭戴樺皮冠
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放箸忘恩停盃斷義參得些兒
小玉禪幾回賣弄　帝王前圓悟室中遭毒手爲人
揮起迸心拳
飄飄蕭蕭松百赤突突兀兀雲半肩放□□□□□

調剛被時人喚作禪
松形鶴骨底村僧鬼妬人嫌我亦憎懸羊賣狗隨時
遣栗棘金圈任跳吞忽然撈著東弗于逮騎驢喫撲
驀地拓開北鬱單越海湧波騰淮山兩踞撥火求冰
問渠西祖之道何曾□□□□
幸自十分盡出一半我便是渠略無思筭無思筭處
妙難傳忿怒那吒喫痛拳道不是道禪不是禪星飛
電掣漢語胡言驀地揭起腦蓋依前舌拄梵天咄是
甚麼面目可憐只有些兒栗棘金圈盡底分付常山
林泉
倒數一二三顚成四五六踏斷獨木橋唱起雲門曲
急似箭直如弦列祖不知何處去瞎驢依舊痛加鞭
任飛來峯飲冷泉水倒用逆施拈頭作尾十字街頭
擊鼓五天印土喫茶南北東西若稻屙鑁頭些子意
驗盡當行家
普證作此像是相故非眞虛空無背面露柱倒生根
傍提正按低叉手獨撥單提高打躬佛魔觔跡凡喦
泯蹤雨過雲山空漠漠日高花影亂重重

道出古今法超聞見雨驟雲馳星移斗轉夢魂歷盡百城餘覺後端知一物無打鼓看來君不見拈花笑殺老臊胡

師子哮吼象王回旋左顧右盼七穴八穿平地和聲便撈等閑教跳上天築著梵王香案然後退身歸本位叉手而立自云法徹伏候台旨未敢自專入魔王隊住邪見林修菩薩行現夜叉心舌頭拖地有誰識鼻孔遼天無處尋

大道廓然眞空泯跡金裏淘砂玉中辨石衲僧用處脫羅籠熨斗煎茶銚不同一聲師子吼徧界絕狐蹤到處說禪說道爲人入水入泥半生出來住院一口斷送頭皮讚也得毀也得臨濟便是白拈賊賊賊也只當甚乾羅蔔

爲月堂和尙入壙

顧鑑全抽妙莫傳星移斗轉直如絃昨宵舞罷雲門曲回首韶光二月天

圓寂淨慈方丈月堂禪師和尙早依圓悟晩謁雪峯挂古帆於大目豁頭透滈波於妙湛海底累臍詔旨偏坐名藍截鐵斬釘咬薑呷醋五十年弘持妙道曲借傍提一平生建立法幢單拈獨掇時節既至得路便行佛祖慧命如塗足油雲門正宗如拆轆線衲子英標零落大道破碎無聞嗚呼泰山其頹哲人其萎昏衢暗暝衆生無依只而今虎踞龍蟠猿啼鶴怨玉埋黃壤名煥丹霄即不無敢問大衆作麼生是月堂老人不露風骨底句莫是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麼錯錯畢竟如何以拄杖擊香卓一下云地戶牢關銀淚淨天鑪不放火雲飛苔封古路星河暗拾得寒山總不知

爲了禪人秉炬

冷露滴禪衣朔風敗殘葉撒手那邊行擧步頓超越觸目是菩提衲僧眼中屑火後一莖茅有口無處雪唯有了禪人深明箇時節無明山當下便摧人我擔即時拗折歸去來兮生死不相關亙古今兮離微俱不涉一句子是眞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諦聽諦聽竪起火把云諸法從緣生緣離法即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

◉衣一作花

爲老隆上座秉炬

四山無路隨佗去一點有依終始疑滯水遇風波浪起老隆還有轉身時老隆首座既解轉身爲甚不能吐霧大衆忽若被佗興雲吐霧時諸人向甚麼處回互咄咄蠱毒之鄉水莫嘗謹家之門禍不入而今要見隆首座轉身處麼麒麟墮地露擫索泥牛耕破夕陽春

爲密上座秉炬

袁州密禪人去住知時節春仲麥秋寒學步頓超越不作靈雲見桃花眼中屑六用既不成萬機俱透徹依依岸柳翠如眉片片梨衣飛似雪密禪人正當恁麼時如何紅霞散彩月沈輝金毛跳出驪龍穴

爲曹印錄秉炬

四十年來曹印錄大夢如何竟不還去住拂開名利眼死生超脫是非關嗚呼秋風吹落葉秋露滴芙蓉撒手歸去來是身非我有方寸中初無過犯筆端下豈有異同而今與你諸人一一依法施行遮公案須是山僧明明結絕火把子只今在我手裏且作麼生結絕輝騰紅燄連霄漢照徹本來清淨身在處莊嚴隨處樂遮回不怕長官嗔

爲陳宣教除靈

自古聖賢歸寂滅由來三昧本無聲皇天若欲與儒釋何喪斯文太早生陳宣教還相記得麼譬如動目能搖湛水是知動靜不以像而像去來不以形而形是相非相是眞非眞紅霞散彩青山綠未必僧繇畫得成既畫不成且道此箇面目從甚處得來良久云撒手那邊千聖外更無一法可相呈

李賢良爲小賢良周周官人入骨

黑豆生芽金鼎活靈苗挺秀又還委青山不鎖來時路回首還尋舊隱歸李賢良門下小賢良周周官人來時恁麼來聖智安可辨去時恁麼去佛眼莫能窺白骨迎歸無縫塔黃花翠竹滿巖溪江月照兮松風吹楚天空闊去何之一句子爲提撕諦聽諦聽周周官人還聞麼豁斷腦後透斷眼看取紅爐片雪飛

佛海禪師語錄卷四終

佛海老人平日說法若雷霆震驚蟄戶咸啓凡聞見者不言而知其於臨濟正統寧無耿光耶俊上人緣檀者心槧版流通俾道能校定念昔樞衣丈席義不可辭故爲編次焉覽者當於佛祖未出世時著一隻眼則此錄不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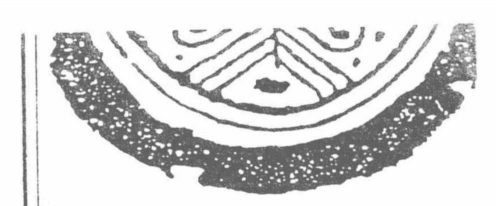
淳熙丙申中秋前住紫籜法姪 道能 謹書

※云本錄第二卷中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奏對文之次（四百六十七紙左上段十三行目）一本有一錄故附補裝

特賜佛海禪師住靈隱 奏對語錄

侍者臣僧 謹錄上 進

乾道七年三月七日有
旨八日午時候
駕過 德壽宮回令靈隱徑山長老同入
選德殿引 見師奏云臣正月三十日蒙
陛下宣 對獲覲
天顏二月七日蒙 賜香茶上荷
聖恩下情激切之至 上賜坐遂謝 恩就坐 上曰靈隱徑山皆大刹每令臣僚擇人住持師奏云荷
陛下無忘靈山付囑不以形服見棄林下之人何以仰報 上曰去秋水潦今歲何如師奏云臘雪應期必有豐年之兆 上曰朕極憂民間荒歉師奏云臣亦憂春間細民艱食賴
陛下聖德所感今二麥將熟米價稍平中外得人巳行賑濟但得一飽則農務有緒皆 陛下生成之賜
上曰秋間更得一熟民間稍甦師奏云
陛下以百姓心而爲心 聖慮既堅必隨心念 上曰昔聞黃彥節舉古頌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因得受用以虛心應物徑山云虛明自照不勞心力師奏云此乃三祖大師信心銘正爲有所證悟者說上曰如何師奏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上喜甚師奏云容臣錄一本幷鐵舌庵錄前後奏 對錄上 進 上曰甚好又問一口吸盡西江水理會未得師奏云理會不得無義路處直下便是 上曰更數年須可曉師奏云但於一剎那間以悟爲則奏 對既久乃云臣恐勞
聖聽謝 恩下 殿



東山慧空禪師語録

宋・雪峰慧空 撰

慧 弼 編

東山和尙道高一世。俯視諸方。平居面目嚴冷。學者不可得而親近。或遭喝罵而出。此眞善知識慈悲。慧昇嘗獲侍其藥。誨臨寂之時。以其親删語錄相受。皆斟酌古今。發揚蘊奧。禪衲竟編。爲焉成馬。念欲鏤正。以廣其傳。今始符所願。亦季子掛劒之義矣。於戲。眞正法眼。不類常流。大慧老人。每以東山爲稱。今信道者。咸生敬仰。乃知南陽之鐘。不待扣而鳴也

峕淳熙戊戌季冬朔日。住雷峯此丘慧昇拜序

福州雪峯東山和尙語錄

門人　慧[illegible]　編

師旣受請。秀峯和尙引座。竟師乃登座。僧問。和尙未見草堂時如何　師云。江南有　僧問。見草堂後如何　師云。江北（無謝詞不錄）　師乃云。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懽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肯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麽佛。空王佛耶。然燈佛耶。釋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麽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法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麽。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

秀峯辭衆上堂。雲凝石室。本無舒卷之心。豆爆寒灰。遂有去留之異。尋常交肩。粥飯處。眼見鼻孔。夜半轉身。通氣時。箭過新羅。南北兩山。風流二老。兄呼弟應。響順聲和。又說甚麽箭過新羅。箇中端的意。能有幾人知

入院。指方丈云。從上佛祖到這裏。只得乞命。天下衲僧到這裏。不敢喘氣。且道這裏是甚麽所在。喝一喝

雪峯方丈也不識

陞座拈香祝　聖罷。僧問。遠離秀嶺之禪刹。來登雪峯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　師云。夜行步步踏明月

僧云。與麽則半千年覩異人出。百萬天飛花雨來

師云。千年萬歲雪峯山　僧云。作家宗師。天然猶在　師云。三十年後。未有棒到你　良久云。大衆會麽

孤峯象骨士主松山溟鵬九萬遼鶴三千留香舊客
乘老再來眞覺輥毬玄沙斫牌南泉賣身趙州還債
南山鼈鼻蚍頭匾似扇擬則傷人其毒無藥新長老
口似乞兒席袋和底一時翻出更不囊藏覆盖以此
蔚聖人則天長地久以此祝賢帥則伊尹周公以此
安樂生民則時淸歲稔以此播揚大教則盖天盖地
乃呵呵大笑云空上座纔入門來早是口裏水漉漉
地後五日堪作甚麼喝一喝下座
當晚小參僧問記得和尙早晨示衆云從前推他不
出而今爲甚麼却出　師云閏年春色晩　僧云從
前有院不住而今爲甚麼却住　師云六月黃河連
底凍　僧云從前嫌佛不做而今爲甚麼却做　師
云披毛戴角有甚麼難　僧云從前嫌法不說而今
爲甚麼却說　師云嚴冬鐵樹自開花　僧云將謂
春歸無覓處誰知轉向此間來　師云訝郞當漢又
與麼去　師乃召大衆云許多日中爲諸人抑逼得
來直是覓箇死處不可得記得釋迦老子三七日中
思惟日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似這老子不唧𠺕
尙乃如是又爭怪得空上座當其雪峯命下之日若
有箇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底衲僧把一條白棒向丁
山頂顙上立却待雪峯專使一行人到來一喝喝住
你待向甚處去八州管內不是無長老你隔山隔嶺
過來覓箇甚麼奪將疏帖盡情抛向萬仞崖下亂棒
一時打回去却歸拔秀堂中山僧大展坐具禮伊九
拜尊之爲師而今既無如是手段山僧不免披毛戴
角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羣中自在行去也喝一喝
下座
上堂僧問擊將頹之法鼓振已墜之玄綱法鼓既鳴
玄綱已振未審鼓聲中還有奇特事也無　師云有
僧云如何是奇特事　師云楊岐見慈明　僧云
學人未曉乞師再指　師云雲菴參積翠　僧云只
如禾山四打鼓一衆皆悟未審與和尙鳴鼓是同是
別　師云你還悟也未　僧云學人悟也　師云誰
你屋裏老爺　師乃云好大衆得與麼省要得與麼
成現所以古人云汝千百人中若有一人大肯去山
僧作驢騟物供養他有甚麼罪過古人不妨好心要

且揀僧布施擇佛燒香我觀此會千百人無一人不是大肯去底所以自秀峯受了府命卽時披這毛衣馳所供養徑入山來入山則不無且道所馳底是甚麼物又作麼生供養還有見得底麼良久云晨朝有粥齋時飯日日香花夜夜燈

謝新兩序上堂山僧纔到雪嶺打就無底鐵船使入眞覺海中運載情與無情敎伊不住此岸不滯彼岸不居中流一箇箇出來似箇衲僧去文殊把蒿立其頭普賢把梢正其尾千手眼菩薩兩旁搖櫓不退轉菩薩看風使帆山僧只知洗脚上船日中一飯夜中一宿煙消日出天地寬款乃一聲山水綠好大哥

到東禪陞座問話畢師云山龜有殼自謂畢生安樂於泥塗衆手攻之蓋是豐干饒舌於其始致使藏頭露尾藏尾露頭左回右避皆莫能得一朝忽地懡㦬和殼一時趯脫淨倮倮地把箇窮性命子盡情拋在衆人前又却無一星事乃呵呵大笑云莫道無事好自出山便安排一段禪要來東寺對大禪師與諸耆舊東道西說數日參州人事宛宛今日到來捫摸胸中一字也記不得更說甚三關五關只這一關也不消得他日望州亭烏石嶺驀劄相逢莫道而今放過

李侍郎以小雲菴請師不出東禪有頌寄師云山龜有殼藏頭尾七十二鑽爭奈何云云

上堂舉眞覺一日問備頭陀何不遍參去備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眞覺肯之師舉了呵呵大笑云後來叢林中盡謂此語奇特殊不知這老漢至今塔下坐堆堆地只爲當時恁麼如今若有人道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直是喫棒趂出何故當時肯之而今却打趂出院具眼者辨取

結夏小參百川異流同歸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所以十方雲水共夏雪山其間有已證未證有義學玄學莫不皆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無雜無壞乃喝一喝云且道這一喝是作一喝用是不作一喝用是探竿影草是金剛王寶劍是踞地師子未具透關眼者莫道不疑好叙辭舉乃云古者道未徹底人參句不如參意既徹底人得意不如得句古人與麼曲爲今時不風流處亦自風流汝輩後生家入衆參禪切在子細不得掠虛第一須得悟既悟須要行

既行須要徹既徹方且似箇衲僧不爲分外山僧百
醜千拙口吻稚鈍別無新鮮語句攢花簇錦四六八
六與諸兄弟嚦唌只是一口靈鋒寶劒但有來者不
消一劄且作麽生入得雪峯門喝一喝下座

結夏上堂少室九年守株待兎神光三拜緣木求魚
馬祖即心是佛劈頭便錯盤山非心非佛末後猶乖
臨濟入門便喝可煞著忙德山入門便棒未遇作家
趙州關子强生節目潙山水牯慚惶殺人雲門顧鑒
也是尋常雪峯輥毬至今未了皆是從上不得勦絶
致使後來爲之帶累而今雪峯門下莫有逈超今古
絶類離倫底麽向結夏十五日道將一句來直饒道
得也是河裏失錢河裏摝喝一喝下座

安撫龍學侍郞齋僧請上堂僧問昔日李相國訪藥
山問如何是道山云雲在青天水在缾此理如何
師云薰風自南來　僧云猶來一句無多子作略還
他老作家　師云草木生光輝　僧云只如相國道
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
說雲在青天水在缾又作麽生　師云一字入公門
九牛拽不出　僧云直得千載英風動寰宇至今流
落在叢林　師云側身穿市過仰面看天行　僧云
可謂好風來不盡眞照用無窮　師云眞箇　乃云
羣靈一源名之曰佛輝騰今古逈絶見知圓滿十虛
寧有方所迷之則迷作衆生悟之則悟成諸佛生佛
似有差殊此箇本無增減在天而天處人而人在比
丘則比丘中尊在居士則居士中尊在婦女則婦女
中尊在宰官則宰官中尊隨其所在悉皆尊上乃舉
起拂子云而今在山僧拂子頭上又喚作甚麽這裏
荷負得去衲僧面前切忌拈出且道衲僧家別有甚
麽長處記得楊億侍郞問廣惠云承和尙有言一切
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寶而況南閻浮提
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
得勸人疎於財寶惠曰幡竿尖上鐵龍頭侍郞云海
壇馬子似驢大惠曰楚雞不是丹山鳳侍郞云佛滅
二千年比丘少慚愧大衆你禪和家尋常問著口似
紡車還知此二人落處麽今日不惜眉毛因齋慶讚
向你諸人道雪峯是張侍郞請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施主散經請上堂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釋迦老子向這裏轉得一步便向靈山會上四十九年演出一大藏教彌滿龍宮海藏流布天上人間達磨大師向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解從南天竺國十萬里得得而來少林面壁九年單傳心印不立文字天下老和尙向這裏出得一頭地便解向曲木繩床上播揚大教流出胸襟蓋天蓋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乃竪起拄杖云一時穿却卓一下云甚處去也(敘辭舉)乃云生死若是有從古至今無人能免生死若是無從古至今無人能免生死若是亦有亦無非有非無悉皆無有免者既然如是又且如何免得只有箇悟之一字除此無門除此無路你諸人而今忽若立地悟去莫道生死以至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只恐你根思遲回未能警脫山僧與你說箇喩子喩如人睡著身在床上安隱自在無端忽於夢中見有毒蛇猛虎競來吞噉中心怕怖慞惶馳走正當馳走之處忽然眼開生死之法亦復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大小雪峯長老受施主如此供養却向法座上只說得一箇夢乃

飯蓋飢

呵呵大笑云元來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東禪和尙到上堂大衆善知識者如天甘露或但聞名而不得飮善知識者如旱時雨或但渴望不蒙其澤善知識者如金剛王寶劒若有見者偷心永斷善知識者如當門師子若有見者疑心永息今者山門多幸伏承東禪堂上和尙大禪師象駕見臨山僧與此一衆如飯飮甘露渴得甘雨而況禪師某之故人三十年江湖上叢林戶知不在更說只有一事須當對衆說破此者置千五百斤鐵枷於山僧項上乃是此老下毒手夜來方丈內種種撫存種種誨諭又似大斧斫了手摩挲而今只得歡喜忍受下座卽與知事大衆同伸拜請登于此座使現前一衆知臨濟金剛王汾陽當門師子列聖鈐鎚佛祖命脉到今不斷

祖忌上堂老子參禪太辛苦九上洞山三投子德山棒下桶底脫鰲山店頭用不著自從成道至于今驚鼻傷人毒無藥毒無藥瘢是當時欠一著且道欠那一著今日開山眞覺和尙忌晨山門截日計口之後凡事不如昔山僧不免將無作有且要不墜家聲以

百億四天下爲一壇場以百億須彌山爲一盤酸餡以百億四天下爲一柸飦飥以百億日月爲一䆐燈燭雖然供養微薄且是不從外求遽起身作女人拜云曾郞萬福莫怪空疎

上堂雪峯五月五日不假神符妙術只有項門一錐乃卓主丈云鈍佛也須汗出

施主請普說師云說則不普普則不說若有所說終非普說氷窟開花炎天落雪明眼高流須善時節且道而今是甚麽時節莫是黃昏戌麽莫是灯燭交輝人天普集麽若與麽違時失候不少今夜三信女請普說爲其大夫人壽記得閻王問壽山禪師云壽山年多少山云與虛空同壽王云虛空年多少山云與壽山同壽師云壽山不妨奇特要且年高倒耄奴郞不辨玉石不分只知與虛空同壽殊不知虛空更是兒孫

靈溪請上堂三世諸佛向這裏出頭不得一大藏教著一字不得天下老師口向這裏百雜碎此眞覺和尙三百年前說底法直至于今不移毫髮雖然如是眞覺只解把住不解放行山僧今日因靈溪開經設齋放一線道從教一切處光明燦爛去乃豎起主丈云三世諸佛向這裏坐寶蓮華成等正覺說法度人一大藏教向這裏字義炳然言言見諦不勞翻譯天下老師口向這裏多說少說縱橫十字說了無剩法乃呵呵大笑云嘉州大像聞與麽說話忽變作嬌尸迦把將南閻浮提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束作一枝筆向太虛空中大書七字云毗盧法寶大經卷世間有眼者看不見有口者誦不出獨有雪峯山中一千五百衲子一箇箇見得誦得若信不及山僧更與你重說偈言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卓主丈下座

靈溪請普說師云山僧許多日中鳴皷上堂小參普說你看山僧口中舌在麽乃大開口云在麽若道在也皷弄人家男女未有了日若道爛也皷弄人家男女未有了日山僧而今別也你諸人今夜須別作箇眼目始得雖然如是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總不見得記得汾陽和尙有四轉語如何是接初機句你

是行脚僧。如何是驗衲僧句。西方日出卯。如何是正令行句。千里持來呈舊面。如何是立乾坤句。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嗔。汾陽自謂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大愚芝云。將此四轉語。被天下衲僧勘破。大衆有是父必有是子。山僧今夜亦有四轉語。如何是接初機句。金剛杵打鐵山摧。如何是驗衲僧句。岳陽船子洞庭波。如何是正令行句。夜叉屈膝眼睛黑。如何是立乾坤句。經來白馬寺。僧至赤烏年。山僧這四轉語。一轉語。賓中有主。一轉語。主中有賓。一轉語。賓中常賓。一轉語。主中常主。而今衆中。莫有分得出底麼。靈溪今夜末後。殷懃此四轉語。若分未得。且留與靈溪。送路逗到明朝。後日船到瓜山岸下。院中兄弟。山前檀越。竟來問訊。未審大師作麼生學。還學得麼。良久云 但道我親到雪峯來

聖節上堂。大衆。還相委悉麼。此是普光明殿。蓮華師子之座。人天普集。凡聖交參。所說之法。臣僧今日幸遇 天申聖節。不敢秘藏。盡情舉唱。直得如天普覆。似地普擎。亘古今亘萬世而不移。消劫石空芥城而無盡。以此仰祝 皇帝壽山堅固。如不動妙高之山。福海汪洋。等甚深功德之海。溢目風光彌法界。祥雲瑞氣樂昇平

小參。二百年前風穴和尚。於選佛場中。曾立箇策問。至今未有人答得。我此一衆。盡是選佛底俊流。一操直取狀元。山僧今夜不免向糞掃堆頭。斬新拈出。與汝諸人答看。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汝等諸人。應是從前學解。明昧兩岐。如今爲汝一時掃却。直須箇箇如師子兒。吒沙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却渠眼。此是風穴和尚與麼道。而今莫有吒沙地底師子兒麼。試出來哮吼一聲。不見道驚群之句。須向驚群處。舉揚奇特之事。須向奇特人拈出。平生慶快。只在如今。過後思賢。不爲英俊。有麼有麼。如無。山僧老大衰颯。不免作少年調度。與你諸人代筆去也。驀拈主丈。劃一劃。乃橫按。喝一喝云。風穴老漢。合喫三十痛棒。歡嬉貶向二鐵圍山。自餘釋迦元和佛陀是甚麼

碗躂丘擲主丈下座

上堂千五百衆雪山住無麵軟餅裹露柱橫咬竪咬飽便休莫倚他門傍他戶以拂子擊繩床下座

上堂月生一上下四維無等匹月生二須彌搜脫虛空鼻月生三明正爲南方盡南乃拈起主丈云善財童子來也卓一下云元來却是觀世音菩薩

施主請上堂三世諸佛同此一音演出一大藏教一大藏教不用箇元字脚出生三世諸佛經即諸佛諸佛即經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乃拈起主丈云這箇是山僧主丈子佛之與經在甚麼處卓一下云大啓毗盧樓閣門亞竪摩醯頂門眼乃擧僧問臨濟和尚如何是三眼國土濟云我與汝入淨妙國土著淸淨衣說法身佛入無差別國土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入解脫國土著光明衣說化身佛大衆臨濟小斷兒分身法報化著却三種衣至今脫不下山僧今日不著三種衣不說三身佛只以信女所施法衣搭在肩上如法而說汝等諸人亦當如法而聽乃拈起袈裟角普示大衆良久云須是金色頭陀始得

南臺道友請小參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乃拈起主丈云見麼卓一下云聞麼既有見有聞則如幻如翳作麼生得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去饒你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到雪峯門下沙彌童行堂中示到耩你在不見眞覺和尚示衆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大衆古人三處待人不爲不厚其奈禮煩即亂水煩即濃山僧不然但有來者現成以一座雪峯山待之忽若把得便坐斷佛祖出頭不得也許伊具一隻眼忽若把得便行到處裏流通將去也許伊具一隻眼更有一隻眼留待諸人後次入山別有理論久立

祈雨上堂拈起主丈云主丈子黑似漆不用時唯靠壁用著時甚生力日月合其明天地合其德積陰爲之暘亢陽爲之澤而今是亢陽須雨之時主丈子惺惺著乃卓一下云向道是龍剛不信待興雷雨始知驚

病僧請小參兼謝護國禪師堪笑堪嗟可悲可喜板

箇生毛猢猻沒尾盡大地如許廣潤覓箇擧話底人也難得莫道會禪今者八州管內只有護國老較些子山僧頃年甌阜踈山眉毛相結是時已輸其先而今象骨丹山鼻孔相拄又落其後是伊何曾動著一步山僧用盡氣力終趕不上你諸人且道病在甚麼處今晨本擬請此老爲諸人點出這病痛蓋爲法座粧嚴未畢況此老是架五鳳樓手段別處頭放他不得不比雪峯上大人禪到處裏得說便說所以前日室中問兄弟你還會上大人麼祇對者甚多悟明者極少理既多途禪尤多病有般隨語生解阿師便道丘乙已或道可知禮也或一向道不會或一向高禪將去如此之類皆病非法山僧今夜因病僧請說法與汝諸人一一拈出佛病祖病心病禪病奇特病平實病依他病獨脫病八苦交煎四百四病八萬四千塵勞煩惱之病乃卓主丈一下云向這裏一時百雜碎諸病既除不妨快活且道那箇是法而今莫有道得底麼如無還我上大人來

請護國上堂今朝七月初一寶盖新粧法座新漆二者既新須得大手段震大法雷霔大法雨方與此座之高廣雪峯只是萬百年陳故上大人禪且與諸人作箇定場別更有賽大衆正宗難續正法難聞正士難見正道難行而今要行正道見正士聞正法續正宗下座同伸拜請護國瀞菴和尚陞于此座使現前一衆咸知黃龍草堂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

上堂擧眞覺和尚道枯木藏龍雷動必驚驚者少不驚者多大衆眞覺好龍要且爪牙未備頭角不全何故若是爪牙備頭角全終不肯向多多少少處計較山僧不然枯木藏龍雷動必驚乃卓主丈一下云驚者雲騰致雨不驚者露結爲霜

上堂擧僧問睦州和尚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云昨日我茄子今日種冬瓜好諸兄弟只是未有人承當後來叢林中或作即事即眞會却或作時節因緣商量却孤負先聖埋沒已靈而今雪峯山中參禪會便會切不得妄有主張昨日我茄子今日種冬瓜作麼生若也會去前此相煩亮禪乞茄歸來未曾陳謝若也不會妙湛和尚忌晨

正當今日

解夏小參。兄弟時光易失。剎那剎那。念念念念。一時
一時。一日一日。直至九十日爲一夏。汝等後生家九
十日中。出入息內。過刼幾恒河。明朝又是解夏也。今
夜鳴鐘擊皷。聚集少時。已證入。未證入。已諦當。未諦
當。今者幸遇我空王如來。垂慈。咸放十字街頭。廖胡
子聞與麼道。醉夢中打兩个筋斗。起來連叫數聲快
活快活。雪嶺泥牛出海。方山鼻孔遼天。引得猪肉桉
頭鄧屠。魚行內李媼。說禪說道。眼空四海。闍老子鋪
席頓然蕭索。冷地裏怒得頷腮下瘿大如斗。山僧主
丈子却呵呵大笑道。你這一隊窮鬼子。且莫空自歎
喜。妄自煩惱。須知道江南兩浙。春寒秋熱。喝一喝。卓
主丈。下座

上堂。雪峯山中解夏。三門開放。兩邊去底觀音勢至
來底文殊普賢。問訊問訊。文殊普賢。珍重珍重。觀音
勢至。是你這一火子。老老大大。來來去去。有甚了期
來底且與老僧做街坊。去底且與老僧做化主。何故
來底去底。總不放過。會麼。扶豎天下大叢林。須是這
般菩薩子好大哥

小參。今夜是幹楞嚴會。四人兄弟請小參。不免因風
吹火。散夏三日也。諸兄弟深山裏。秋來轉見寂寞山
僧而今發心。作个主人。管領你諸兄弟些小。又不得
不如每人與你一座雪峯山去。只如許多人。一箇雪
峯山。又如何分得徧。會麼。但辨肯心。管取具足。今日
雪峯不比往時。兄弟若不是有力量人。大家出手扶
持。立見厨寒無煙。鐘魚不鳴。空上座雖然住院。只是
箇禪和子去住尋常。其奈先聖道場。要人整頓。不是
小事。你輩兄弟。當此時節。如同船遇風。胡越可使爲
左右手。況祖師門下。客自家家裏人。其忍坐視恬不
爲意。大丈夫勇於爲義。大家出來。一似夏內大佛殿
上諷楞嚴呪。相似異口同聲。呪一上。無見項相。無爲
心佛。應念現前。呪道圓成。又如鍋火一般。火無定位
但不緩慢不中輟。則火事現前。做化主亦復如是。他
州異縣。各不相識。只當人辨一片眞實心。從之者沛
然。如水就下。則化道成辦。兄弟諷呪要進。前鍋火要
著力。化主要發心。且道。踞師子床。坐在衆人前底。又

要个甚麼你兄弟今夜這裏立地忽若一時悟去山僧磨墨與你寫疏

上堂雪峯一說應時應節赫日炎天紛紛雨雪是何之說稱鎚是鐵

西禪懶菴和尚遺書至上堂石霜山中獨虎生得三脚驢兒走過萍實楚江踢倒湖南長老由是子子孫孫承承繼繼吞底是栗棘蓬透底是金剛圈西禪懶菴和尚楊岐遠孫妙喜長子三恢法席一味是懶宗風益振佛日彌光今者法門不幸遽爾眞歸眞卽不無且道懶作何面目若見不得下座更往靈前燒香作禮教這懶菴老子無著懶處

送南泉入菴上堂容吞舟之鱗必有滔天之水起摩霄之翼須得持世之風南泉慈覺大禪師佛海吞舟之鱗祖天摩霄之翼今者自忘其大來入雪山雪山既無滔天之水又無持世之風將容之則無所欲起之則無力幸而去此菴法堂不遠有臥雲老人舊隱之東菴伏望禪師不忘廻祖暫此韜藏然雖如是空上座終是疑著何故只恐藏之藏不得

上堂守住本覺無繩自縛解得他去猶隔西天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而今有箇入得仲秋漸凉山僧敢保伊應時納祐喝一喝下座

上堂拈主丈云寒山舞拾得笑豐干一曲無羌調囉囉哩哩囉近日秋林落葉多卓一卓下座

葉尙書宅請上堂以生論死死無當生之死以死論生生無卽死之生生無卽死之生非生也死無當生之死非死也非死非生圓同大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以如今不了故現在晨昏千營萬計箇箇三界纏綿死生見不超色聞不出聲是故如來明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釋迦老子與麼說話大似看窟籠著木楔不落生死底句要且未曾道著雪峯今日於判院朝奉小祥之晨因風吹火一要照看釋迦老子面皮厚多少二要顯發判院朝奉本地風光三要使其子子孫孫於無盡大光明藏中受用無盡乃以拂子於空中點一點云還相委悉麼三要印開朱點窄不容擬議主賓分以拂子

擊繩床下座

大風雨後上堂臨濟三回喫六十棒曾化兩度趯倒飯床定上座空拳築殺尿床鬼子周金剛白棒佛來也打一似大風雨皷蕩直無前衲僧所得法用處亦如是雖然如是黃潦無源朝滿夕除卽不問你衲僧家金剛眼睛因甚爛如泥喝一喝卓主丈下座

到幽巖上堂問答罷乃噓一聲自云作甚麼雪峯入雷峯來大似小巫逢大巫神氣俱盡神氣旣盡又將甚麼陞于此座說如是法不借主人威光如何兩得相見乃取主丈卓一下云果然得渠力消不入山來又連卓兩下云一等是聒譟主人

出歸上堂擧雲門和尙示衆云只這个帶累殺人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身多山僧不然只這个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遶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

上堂擧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時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大衆迦葉幸自好眼彩剛被穉迦老子瞎却而今莫有迥超先聖別立玄風底麼出來救取迦葉如無到處瞎人眼卒未有了日

上堂擧君不見絕學無爲閑道人顧視左右云在甚麼處不除妄想不求眞喚來與老僧洗脚無明實性卽佛性退後退後洗脚也不中幻化空身卽法身便喝永嘉大師項上三百斤鐵枷拈了也如今還有知永嘉落處底麼如無三十年後莫道雪峯龍頭蛇尾

上堂擧保寧和尙示衆云保寧飯食麤惡別無精妙品饌供養諸人旣到這裏開單展鉢須是喫得這無滋味始得若喫不得且莫怪大衆保寧先代叢林早是供養如法比之雪峯今日大不干事你諸人纔入雪峯門便是墮在那洛伽中坐臥底是熱鐵床喫底是熱鐵丸飲底是熱鐵汁有甚麼滋味到你尙自不知不覺何況保寧無滋味無滋味有滋味上方香積無根蔕莫似將錢買李只揀赤邊咬臘月三十日怪雪峯不得

香林寺請上堂大無外小無內無內無外七處九會

是聖是凡重重無礙捩轉鼻孔須彌粉碎乃拈拄杖竪起云看看西天摩竭陀國人見你雪峯山中禪和子參禪不易總來山僧拄杖頭舞雲韶之曲供養你諸人更與你舉悉怛多般怛羅無上神呪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乃呵呵大笑云將謂摩竭陀國人元來只是杜順和尚卓拄杖一下　復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讚嘆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禮拜而去阿難問外道有何所見禮拜讚嘆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大衆山僧而今也不據坐良久亦不大慈大悲亦不開汝迷雲還有入得底麼乃喝一喝云不可總作外道見解

上堂禪家流見也見得是道也道得著語妙山僧不如機鋒山僧不及既不如又不及爲甚却道他未在不省這个意修行徒苦辛

上堂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上是天下是地那个是本來法飢有飯困有睡熱則隨處取涼寒則歸寮向火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山僧與麼注解明眼人應是笑怪既開這門戶只要人解笑今日十月初一是个寮內與伊開个火爐子不敢望你向火談上轉大法輪只等你瞌睡時和鼻孔燒却方始好笑喝一喝云笑个甚麼

上堂拈起拄杖云雲門大師道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師舉了乃呵呵大笑云這个是雲門大師孩視你天下衲僧處既把你與麼安排著更教你不得動著叵耐乃卓拄杖一下舉起云凡夫聲聞緣覺菩薩衲僧雲門一時穿了也動得底一任動著擲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一漚起湛海不搖滿徹底漂漂海上出沒間成壞猶來一彈指拈了也正當與麼時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　師云大衆證明　僧云與麼則隨分著衣喫飯去了無別事　師云你向甚麼處見亡僧　僧云遍界不能逃形質一毫頭上現全身　師云埋沒亡僧不少　僧云記得玄沙問眞覺和尚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覺云如氷歸水玄沙不肯眞覺却

問子又作麼生沙云如水歸米意旨如何　師云總未得脫洒在　僧云如何是脫洒底句　師云鎮衆橋頭大目溪　僧禮拜　師云若作脫洒會入地獄如箭　師乃云洞山道天晴盖却屋乘時刈却禾輸納王租了皷腹唱謳歌古人住山得與麼了事得與麼快活雪峯有屋盖未了有禾收未上有租未納破方待皷腹謳歌而頭都莊又遷化苦苦敢問大衆一等是出家兒一等是住山人爲甚苦樂不同會麼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喝一喝下座

上堂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知白牛處但看髑髏前以拄杖卓東邊云眞覺和尚這邊立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以拄杖卓西邊云盤山和尚這邊立地咄咄咄力口希禪子訝中眉垂以拄杖卓中間云雲門和尚這裏立地這三个老漢且道那个今日合得雪峯胡餅喫點得出底試與雪峯點出看三玄宗旨要且不是萬病丸一語不玄流俗阿師便下座及巡寮徧問兄弟祗對者非一師云有口不得胡餅喫人多

上堂舉洞山和尚示衆云須知有佛向上事僧便問如何是向上事山云非佛雲門大師道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後來妙喜老子道我這裏不然如何是佛向上事拽拄杖劈脊便打免教伊在佛向上倒跟大衆洞山大開却口了合不得被人問著盡力只道得个非佛更有雲門跛阿師無特操又却隨邪逐惡只有妙喜較些子撿點將來棒頭少硬這三个老漢要作善知識則可若是佛向上事總未夢見而今還有夢見底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一漚未起古帆未挂風信不來無人舉棹正當與麼時如何辨的忽有个漢向這裏一覷覷破却來觀世間好个則劇術這則劇術或在家則爲童孺爲士夫出家則爲苦行爲比丘迷之則迷入四生六道悟之則悟成諸佛菩薩在諸佛菩薩則不增在四生六道則不減在比丘亦不優在苦行亦不劣既是不劣不優不增不減乃拈起拄杖云這拄杖子因甚出頭來指天指地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會麼良久云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　乃舉甘贄行者於南泉

乘疑承

設粥泉白槌云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贄禮拜出去衆下堂遂問典座甘贄行者在甚麼處座云當時禮拜便出去泉乃打破粥鍋這公案諸方味之如嚼生鐵山僧今日因行者設粥與大衆頌出狸奴白牯念摩訶甘贄南泉不較多打破粥鍋何處去空山風雨夜颼颼

上堂雪峯修已廢之寮立仍舊爲其名記得法眼禪師道但於行住坐臥著衣喫飯朝參暮請一切仍舊諸佛如來於仍舊中得敢問大衆得个甚麼若有所得則不仍舊若無所得亦不仍舊若得無所得無得爲得轉不仍舊而今若要仍舊先將法眼和尙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次將所立之牌一掣掣下拋向糞掃堆頭然後入此寮中與八人禪客耳朶裏栽田床脚下種菜雖然未是作家且教直歲歡喜山僧與麼爲人拾得口了喫水

上堂釋迦出世擔雪塡河達磨西來望雲種樹自後馬祖石頭德山臨濟天下老和尙乘虛接響競出頭來說心說性行棒行喝蟲是亂世英雄太平奸賊衲僧分上總用不著且道衲僧尋常用个甚麼今日初一下座略到諸寮問訊

上堂舉藥山道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卽道後來圓鑑道我有一句子待無舌人問卽道此二人尊宿可謂肥不露肉瘦不露骨是卽是又似太深遠山僧不然我有一句子開口見膽是卽是又似太淺近若向二老句下薦得路逢死蛇莫打殺若向山僧句下薦得入地獄如箭射喝一喝下座

上堂山僧入城有三段奇特事今日歸來鳴皷陞堂舉似大衆第一南臺江水穿過方山鼻孔第二萬歲塔與報恩塔鬭額第三山前李胡子騎箇蹇驢兒從皷門下出來道看馬看馬山僧簾裏坐却記得洞山和尙道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只此奉聞伏希聰悉

光孝禪師至上堂僧問象骨岩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虵手棱師備師不柰何喪身失命知多少旣遇作者到來未審和尙如何祇接　師云煮茶山下水燒鼎洞中樵　僧云與麼則麤茶喫一椀淡話說雨聲　師云禮繁則亂　僧云記得藥山道我有一句子

待特牛生兒卽㘞汝道而今生也請師道　師云面
皮三寸未爲厚　僧云和尙道則太煞道學人要且
未甘　師云進前渾不覺退後始愁人　僧云圓鑑
又道我有一句子待無舌人問卽道又作麼生　師
云前頭較些子後頭打不著　僧云和尙嘗道我有
一句子開口見膽爲甚麼却難會　師云會得打折
爾脚　僧云莫不會便是麼　師便打　乃云大野
雲凝千峯寒色飛鴻斷路古道難登不謂光孝堂上
禪師遠揚法旆來訪寂寥感激之懷言莫能盡下座
當與知事大衆同伸拜請歷于此座以副衆望大衆
古者道欲得英俊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一
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得衲
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縱橫變態任運卷舒高聳人
天壁立千仞儻不諧此守死而善道者敗軍之兆禪
師法門宿將佛日眞子而此四事乃其家常茶飯其
柰雪峯山中禪和或未之聞伏望不悋慈悲略垂隻
手
冬至夜小參拈拄杖卓一下云毗盧大樓閣八字打
開了也不論久參初學普請入來一入則一切入一
了則一切了便能坐斷毗盧頂不禀釋迦文當恁麼
時彌勒收身避路雪峯留口喫飯何故蓋是諸人如
實而證如實而入如實而了如實而見卽心卽佛用
不著非心非佛用不著五位三路用不得德山棒臨
濟喝用不著但有言說總用不著旣用不著又說不
得雪峯今夜鳴鐘擊鼓聚集諸人不可只麼休去卽
心佛非心佛歷世明明無別物卽此眞心是我心我
心猶是權機出或五位或三路施設隨機巧回互不
觸當今是本宗展手通玄亡佛祖德山棒臨濟喝獨
出乾坤解橫抹從頭誰敢亂區分多口阿師不能說
前頭爲甚麼用不著說不得後頭爲甚麼說得用得
莫是舌頭無骨麼莫是得底人道火不燒口麼莫是
我爲法王於法自在麼若與麼止宿草菴且居門外
乃靠却拄杖云某朴拙無堪只可置之岩穴業緣未
盡承乏于茲自春歷夏今又冬至勞他執事兄弟推
誠竭力共建法幢荷他方來兄弟忍飢食淡同此道
聚法門衰弱無甚此時正賴有高遠志見兄弟出來

大家扶竪此心誠所渴望雪峯山中寒又寒寂寞又寂寞今日有些果子不能等到夜又先喫了只記得洞山與泰首座喫果子次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首座云過在動用中山令侍者掇退果卓山僧當時若作泰首座待他問過在甚麼處只向他道著甚死急待他擬開口趯翻果卓便行直饒洞山全機也較三十里

上堂雪峯禪無星子只見陞堂打皷賺得大衆上來近日山中有虎乃喝一喝云長至令晨顛言倒語

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乃拈起拄杖云山僧拄杖變作釋迦老子了也卓一下云說則不妨說且作麼生解若也解得燈籠合掌若也不解露柱證明擲拄杖下座

上堂祖師心印堪作何用無位眞人屎也不直獨步靑霄徒誇好手和泥合水罕遇同流敢問諸人生相慶死相吊出相送入相迎底一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下座更詣諸寮問訊

上堂擧趙州和尙示衆云老僧有時拈起一枝草作丈六金身後來翠岩道趙州老漢誑謼閭閻若是翠岩拈起一枝草只喚作一枝草師呵呵大笑云殺人須見血爲人須爲徹這兩个老漢一人失之太奢一人失之太儉汝等諸人千聞不如一見乃拈起拄杖云且道是丈六金身是一枝草快與快與擲拄杖下座

秀峯和尙到上堂擧泉大道訪慈明明云片雲橫谷口游人甚處來泉顧視左右云夜來何處火燒出故人墳明云未在更道始得泉作虎聲明打一坐具泉推明就坐明却作虎聲泉云某甲參七十餘人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大衆大道遇作家何似雪峯今日遇作家

上堂拈拄杖云大衆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云臘月二十五

上堂擧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哉俊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少年作狀元相似誰管你天誰管你地

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植萬民安乃竪起拄杖云大衆這兩箇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峯門下但知隨例湌餿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擧疎山一日訪岩頭頭見來乃佯睡山立地良久拍繩床一下岩頭云作甚麽山云和尙且瞌睡拂袖便行岩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來死心道岩頭水泄不通被疎山輕輕一撥直得瓦解氷消大衆大小死心只具一隻眼殊不知疎山這手藏之懷袖佛眼看不見攻乎忍俊不禁却被瞌睡漢覷破

上堂啐啄之機暫時活計淸虛之理不可依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東海鯉魚打一棒陝府鐵牛兩角折卽不問你諸人水不洗水一句作麽生道若道不得五九盡日又逢春

上堂一刀兩斷未稱衲僧就下平高難爲作者古人到這裏口似匾擔善則甚善要且無出身路雪峯到這裏又作麽生良久云後五日看

退院上堂拈起一張弓架起一隻箭等閑一發定天山卽不問你拋了弓擲下箭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栢樹間又作麽生且得天下太平便歸東菴

秉炬

胞胎未具已前早與麽既具之後至於生至於老至於病至於死也與麽而今大衆相送舁置涅槃臺上也則與麽三段既皆與麽又甚處得祖師巴鼻來徹上座與麽也不得不與麽也不得與麽不與麽總不得若向這裏出得一頭地誰敢喚你作亡僧其或未然火把子沒人情

亡僧遷化氷歸水眞覺祖師甚處得這消息來亡僧遷化水歸氷玄沙備頭陀甚處得這消息來正當今日還你如氷歸水拈却如水歸氷顧視大衆云亡僧遷化向甚處去若道不得待你諸人似才上座時卽向你道

象骨峯前虛空撲落烏石嶺頭紅旗閃爍涅槃臺上

西方極樂山僧手中末後一著乃以火炬指大衆又指亡僧云開眼也著合眼也著無位眞人赤身露體走過烏石嶺頭跌倒白雲堆裏乃竪起火把云不是這光明炬其餘扶伊不起

法語

一切處是道流放身命處一切處是道流調心處一切處是道流受用無盡之藏一切處卽非一切處是名一切處多見學道人心量狹劣只於一機一境上得少爲足便剛然休去長連床上飽飯噇眠一切不理自謂快活窮鬼子似這般底有甚用處打殺百千萬箇無罪過如今雪峯門下誰敢一箇箇是師子兒吒沙地眼似銅鈴輕輕點著上門上戶咬人火急雖然如是猶在半途末後一句始到牢關乞食歸來未怕爛却

至道無難求之者自作艱難眞心本淨行之者自爲染汚所以日用之中千差萬別自取流轉不知何者爲心何者爲道若是箇猛利漢當其流轉之時一悟悟去便解道心之與道元來只是雪峯烏石嶺達禪持入五羊編以示人當有聞茲實音者耳

從上達人於道或已悟或未悟率多入闤闠中游履不獨依止山林如盤山保壽長汀普化之流究竟於中成就巳事故達磨祖師曰若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卽處處不失念若是與麼人放在八達衢頭或逆或順種種運爲跳跟顚蹶悉顯不思議大解脫力今天台珠道人久捿雪嶺老僧作住無可官領他從此南行過七城有番禺大府其中善男信女多具大乘種性汝當於彼大作佛事所謂鎭海明珠者非汝而誰行矣勉之

英俊道流到處與人相見不消一覷是有是無是邪是正更無毫髮許透漏若假一言半句定當然後方知是欺負你了也今時一種風範直是好笑如袖紙燒香求偈頌覓法語之類是也更有一般瞎老師不弁來機便向他雪色紙上屙一堆學家珍藏以爲護身符子苦哉苦哉秦溪鵬道人昔嘗見之披秀今又訪余東山將歸故効今時袖中出紙意在換東山眼睛東山識得渠將錯就錯也向上頭屙一堆子不獨

使鵬厭惡唾駡且要今時求法語禪和看見知是屎臭氣別有生涯呵呵

東山老漢有少業緣未盡昨出頭來一時償却而今安樂一菴不幸你輩兄弟自是你兄弟家不識好惡將謂東山有多少奇特到伊競來鑽刺又要我以洗脚水驀頭驀面潑還識羞麼說佛說祖學古學今向上向下有句無句與麼不與麼是洗脚水潑你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向父母未生巳前會取風塵草動悉究端倪是安排你向尿坑裏著衲僧家用處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聲前喝句後棒略露些子鋒鋩擬不擬當頭一鑁劉起便行是把撮馬糞漢待他即心非心就理就事五位三路全提半提雙明單說有玄有要有賓有主有縱有奪有圓相有默論凡有言說無言說皆是喚狗與食向壚搖堆頭埋却你我而今忍不住把將從上佛佛祖祖天下老和尚留下許多潑你底惡水埋却你底壚搖𢷤作一桶瀉放大目溪裏流出西峽門去也更無一法盖得你等得你一箇箇出來如師子兮吒沙地哮吼一聲狐群膽落豈不快哉是你如今出門三步忽有人問東山住菴近日說甚麼法又如何祇對對得對不得盡是滅胡種去去

拈古

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東山曰雲門好手只是無大人相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云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

東山曰且道世尊從文殊請不從文殊請

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殊云是藥採將來善財乃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殊提起示衆云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

東山曰善財拈來只是尋常草木文殊提起未爲出格神醫後人望風乃高其價東山請伊兩人未

免俱在草裏

達磨謂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磨云汝得吾皮尼總持曰如我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磨云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當情磨云汝得吾骨慧可出禮拜依位而立磨云汝得吾髓乃傳衣付偈大陽明安云且道更有一人出來得箇甚麼乃云不得不得又云意況不到

東山曰明安枉費許多分疎若是那一人便肯出來

布袋和尚常負一布袋幷破席於通衢往來袋中鉢盂木履魚飯菜肉瓦石土木諸般總有或於稠人處打開云看看又拈起問人這箇喚作甚麼

東山曰長汀子些兒活計到處裏賣弄我當時若見攔腮號兩掌奪下這破布袋看他如何變豹

忠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喏如是三喚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

東山曰我尋常只是因風吹火國師費許多氣力作甚麼

甘贄行者因化主至乃問是甚處云藥山者云還將得藥來麼主云未審有甚麼病者欣然取銀百兩施之復云山中有人此物乃回主尋歸山納疏藥山問子何遽歸主即敘前話山云急送還他子遭賊了也主及送還者云山中有人更添銀施之

東山曰賊物是人怕藥山老漢亦自小膽若是東山即便收下何故且教甘贄這老賊疑三十年

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時有僧出衆云某甲買師云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對趙州云明年與和尚作領布衫臥龍球云和尚屬某甲澄源代云是何道理明招便拍傍僧背云好著不著去雪竇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輸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豆也擬酬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路良久云別處容和尙不得

東山曰南泉一身諸老競買雖然各各買下未見有箇用得東山今日不費一錢買得用得驀拈拄

杖豎起云南泉來也卓一下拄行三五步乃問僧南泉豈不是在池州僧云是山便打

南泉同歸宗麻谷去禮覲國師路次於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師云與麽則不去也宗云是甚麽心行師於是相喚回

東山曰一人賓中有主一人主中有賓一人不落賓主若也甄明得出許你親見國師

南泉同魯祖歸宗杉山喫茶次魯祖提起盞云世界成時便有這箇泉云今人只識這箇不識世界宗云是泉云師兄莫同此見麽宗却拈起盞云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麽泉作掌勢宗以面作承掌勢

東山曰這一火子喫茶也不了識甚世界好與三十棒

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床角拂子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曰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舊處祖振威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雪豆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刁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豎起拂子爲復如虫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麽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東山曰挂拂舊處彼此休去百丈兒孫不到今日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雪豆著甚處死急

趙州到黃檗檗見來便閉却門州云救火救火檗便出擒住云道道州云賊過後張弓

東山曰黃檗從來有此一著

紫湖禪師於門下立牌大書云紫湖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足擬議則喪身失命或新到纔相看師便喝云看狗僧纔回首師便歸方丈雪豆云衆中總道這僧著一口著即著了也爭柰這僧在若具知方眼救得這僧設使紫湖出世咬殺百千萬箇有甚益我當時若見先斫下牌然後入院待這老漢喝云看狗與伊放出焦尾大虫如今諸人要見麽日勢稍晚歸堂

東山曰我行脚時但有狗處無不驗過不學雪豆

恃賴焦尾大虫斫牌入院我只恁麼與尋常新到一般待伊喝云看狗也則回首待伊纔歸方丈也則拂袖便行出門入問如何對曰山僧已與驗過

太原孚上座參雪峯纔上法堂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至明日入方丈作禮云昨日觸忤和尙峯云知是般事便休

東山曰雪峯見德山時事向甚麼處去也大小太原孚只具一隻眼

香嚴示衆云如人在千尺懸崖口含樹枝手無所攀脚無所蹈忽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如何卽是時有虎頭上座云上樹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尙道嚴呵呵大笑雪豆云樹上道卽易樹下道卽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東山曰樹上樹下道易道難總涉廉纖如今好問又不問

睦州和尙因秀才相看云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云會麼才罔措師云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東山曰沙門種子胸中初無點墨動著筆頭便見心肝五臟這措大因甚特地罔措

睦州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你又作麼生僧云某甲不與麼道師云盞子落地楪子成七八片雲峯悅云相罵饒汝接觜相唾饒汝潑水

東山曰雲峯饒伊不是好心我直向你道睦州至竟欠一著在若人見得許你頂門具眼

臨濟會下兩堂首座忽舉頭相顧各下一喝臨濟云賓主歷然承天宗云臨濟此語走殺天下衲僧我卽不然一對無孔鐵鎚

東山曰承天自住山則可若要發明臨濟主賓句東山未敢相許

臨濟因趙州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恰値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勢州云會卽便會啗啄作麼師便歸方丈州云三十年行脚今日爲人下注脚

東山曰臨濟啗啄趙州注脚兩箇老漢放過一著

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繩床搊住云道道僧無語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雪峯云臨濟大似白拈賊

東山曰若是白拈賊必應好手爲甚麼向這僧面前一無所得

臨濟侍德山次山云今日困師云這老漢寐語作麼山便打師掀倒繩床雪豆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豆擬向飢鷹爪下奪肉餓虎口裏爭飡敢謂德山臨濟俱是瞎漢有人辨得天下橫行雲峯悅云奇怪諸禪德看此二員作家一挨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旁觀者哂喝一喝

東山擧了呵呵大笑曰說甚麼作家相見啐啄同時說甚麼一挨一捺略露風規都來只是兩个風顚漢

金峯示衆云金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僧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東山曰金峯至竟老婆心

黃檗一日捧鉢坐南泉位泉入堂見問長老甚年中行道檗云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在檗過第二位坐泉休去雲峯悅云後來叢林中商量或道黃檗有陷虎之機南泉有殺虎之威若作與麼說話誠實苦哉殊不知這老賊有年無德喫飯坐處也不依本分若雲峯門下說甚威音王已前王老師更大直須喫棒趂出妙喜曰何待問他甚年行道纔入僧堂見他在主位坐便捧鉢向第二位坐直饒黃檗有陷虎之機擬向甚處施設

東山曰進以禮退以禮古人事無一向雲峯盡法無民妙喜設心最毒山僧今日放低一頭地與你諸人理論乃高聲召大衆衆擧頭師云各請歸堂莫教失却鉢位

予政和初嘗從石臺新公得馬祖四家錄其後載

臨濟與婆子問答語婆問濟甚麽處去濟云鳳林去婆云恰値鳳林不在濟云甚麽處去婆便行濟召婆婆回首濟便行予嘗喜其用處如師子象王回旋反擲自在無畏不墮常情今統要中與近開四家錄皆作婆回首濟云誰道不在語旣嫩弱意又淺近謂是出於臨濟豈不重欺古人必味者更之務救前語殊不知無纇先德疑悞後學爲害至大今古本淪亡殆盡恐後來不悟其非因拈至此乃附之卷末云

頌古

不是風兮不是幡祖師端的廣南蠻夜深趁得曹溪渡失却番禺兩岸山

馬師瞎却亮師眼一入西山更不返我有二十二藤條寄與山中這擔板

楚王城畔水東流淮海維楊是九州蘆管一聲春夢破斜陽還在樹梢頭

說似一物則不中箇是南岳讓和尙東山早曾與麽來帶累同行俱喫棒

新婦騎驢阿家牽潦倒禪翁雪滿顚不解爐頭煨死火客來偏愛出人前

大食波斯飮百杯停杯把挹萬人魁送風使過黃牛峽不問瞿塘灧澦堆

德山棒臨濟喝寸刃未施先敗闕叢林盡謂是上機明眼衲僧也大屈

龐公慙愧全無馬祖慈悲心大直饒吸盡西江東山未向伊道

引鼻拽回野鴨元來却是家雞不管晦明風雨纔到五更便啼

身披蘿布伽梨手把大木槵子天寒坐火爐頭動是說蚍說虎

我手何似佛手拈起扇子撥口打落帝釋花冠却是寒山掃箒

我脚何似驢脚車輪頂生八角三千刹海波澄一陣西風葉落

人人盡有生緣落花流出桃源過後再尋無處滿簑烟雨漁村

佛手驢脚生緣。三山影落中天武帝多方學道。王喬
端坐神仙
一等作野狐。堂堂大丈夫徐行靑草岸。踏破洞庭湖。
靈雲失脚。玄沙落塹。三十年氷河發焰
　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
錢塘潮頭。來成都藥市集。巨尉汝州風。吹落老僧笠。
南贍部洲鉏地。東弗于逮種麥西瞿耶尼拽磨。北鬱
單越喫麵
百聞不如一歸。家千聞不如一見。面既歸既見復何
。爲解道德山無佛殿
泥人鍛就九轉。丹石女一喫乘飛。鸞天門九重彈指
。間再拜天帝除天官。瓜期既及風馭還海變桑田知
幾番。又尋東山訪平安去時與偶墨未乾
歡喜大地衆生。眼奪其一切資生物。盡情推入大火
。坑聰從阿耨池中出。然後爲念普安慰。眞言唵摩尼
佛呫屈聿
　看洞山初和尙語
兩頭蚯蚓。呈三要玉眼胡孫念八。還老蚌呑除龍樹

。月瞎驢撞出趙州關
　頌草堂老師付頂相讚。後圓相(千字)。因禪人請
益
六國朝。閒圖三山插杳冥。禪流相借問。冬後一陽生
　覽妙喜和尙衡陽示衆
海蚌直。儱侗不類海蠡。兒開口便見。膽也好與一槌
眞讚
　雪峯禪師
(十)因。咸通已前。正與麼。哪紹興之後。蹦的別別。別松
山撑破秋空。月毬門有路沒遮欄。五月取霜六月雪
　草堂老師
隨隨昔昔是這箇賊。簸土揚塵。馳南走北。一棒打殺。
狗也不喫。後來不肖兒孫。箇箇一摸脫出
　造橋道者。幷諸化士。寫水
去一得三。添六成四。有口無舌有眼無鼻。寫得十成。
以何爲是。掛在大目溪頭。恰似守橋土地
這漢一生。擔版垂老出來住院。淸眞氣味全消。惡業
因緣。頓現說禪罔聖。欺凡乞食。走州歷縣。試看幀上

傳來覰得成甚臂面
咄這老凍膿是甚麼面孔似馬頭又圓謂驢耳不聳
有毒蠹鼻虵無底破漆桶偏處持來攪聒人十分是
箇滅胡種

幽岩禪師

一字不著劃古錐寫回文寒山指拾得斗柄插雷門

偈語

圓悟禪師入滅說偈燒香時在陳山作

濯錦江心一漚發淸漲四溟波浪潤引得風流小玉
歸無限龍魚遭攪聒紫羅帳裏明月珠把作栗蒲擦
亂槊一方孤迥峭巍巍十字縱橫活鱍鱍我昔墮渠
甕甕中倔強依前淹不殺而今寰宇幸淸平誰道眠
峨在天末昨夜西風撼太虛石牛驚走泥牛喝一吸
滄溟徹底乾憍梵鉢提長吐舌大悲千眼擘不開無
言童子空忉怛炷香爲靈阿僧祇紹興五年八月八

南華利侍者持昺和尙語至陳山請校入版

乃作偈送之謁序于徐大資師川

曹溪大士出現世誰其侍者道人利雷轟電激輥拂
間涓滴無遺水傳器而今底事難覆藏蓋是火後塹
茅長求言字字負此老且要浩浩流諸方最初有箇
譊訛處偏示知音著何語東山有語人未知請問東
湖老居士

送莫內翰

驚世文章夢裏花出塵悟解眼中沙怪來不打這皷
苗親見江西老作家
一槌從使口如鼻百煉誰知方入圓莫怪野人高索
價從來佛祖不曾傳
黃龍室內三關語趙老靑州一布衫何事臨分無別
說則川龐老是同參
試問同參參底事華亭秋晚水如天離鈎三寸無人
會風起蘆花落釣船
今者叢林走大聲不言無眼只無睛願公善保千鈞
重莫管他家熱椀鳴

次韻韓伯修學士讀楞嚴見寄

琉璃甕中走却鼈驚起波斯一夜尋天曉不知何所
見大悲菩薩是觀音

次游教授韻呈草堂老師

霜髮垂垂老不休。鐵船無底更隨流。兒孫莫訝得魚少。盖謂翁翁是直鈎

北鬱之南瞻部洲。縱觀誰是老人流。大千一網平收了。坐看兒童亂下鈎

辭草堂老師歸閩

短笻初把探深深。展盡神機被陸沈。擲殺未償當日恨。翻身誰識此時心。不離左右金爲土。別有生涯土作金。既去後來應請問。莫言曾到此山陰

送夢石歸妙峯德雲菴

紹聖五年戊寅冬。壬母呑却嘉州像。覺來捫腹喜且驚。一朝生出這和尙。銳頭長身碧兩瞳。衆聚說法聲如鐘。少年蹈斷象骨路。出處大類飛山翁。老而益健難近傍。德山縮手臨濟讓。誇財盡力無處尋。又是經行別峯上

南詢歌

南詢士標致殊。發言落落中疎疎。瘦藤一握鐵相似。孤身萬里雲不如。作者前致一問。分明直得繩床震。失脚踏翻樓閣門。通身不掛毗盧印。佛祖言甚熱。椀一劍當頭百非。剗大展禪宗定古今。火裏蝍蟟三隻眼

空王子

空王之子空而靈。拈起鉢飯忘了羹。一生看經不識字。總十二部爲一句。一生說禪不動口。噴嚏也成師子吼。阿呵呵。黃面瞿曇爭奈何。咄咄咄。是甚衲僧臭皮襪

又用前韻送僧

空王子出空門。敏於選佛訥於言。老少同科無異學。羲傾阿耨作詞源。龍虎榜輝乾坤。一字元無作麼分。汝見是汝爲第一。我見是我作狀元。有驚群有獨脫。可中丹桂和根拔。把作枯柴竈裏燒。誰能更著空王褐。只如劍成家活。不犯鋒鋩有生殺。莫似章分句解徒。望却龍門頭梼梼

禪人求偈

禪家流悟自己。開眼曹溪十萬里。況行機路守心空。病渴移家陽燄。裏渴轉渴水又非。擡頭不覺鴈南飛。

文殊堂裏萬善簉大唐國內無禪師或行棒或行喝棒喝交馳如電掣不容眨眼入思惟忽把虛空敲出骨地神惡天神悅陝府鐵牛得一橛且等東山睡覺來大掌摑腮咄咄咄

送僧

蜀川老覺家瀘川懷中交子是鐵錢三年聽講大慈寺執卷問之不識字三年參禪大隋山蓋龜劫火猶顢頇瞿塘忽放鐵船下不問灩澦堆如馬逆風使過荊湖南焦荔林中來放憨同風莫倚閩與蜀飲水更須防蠱毒

支提天冠千眷屬龜山蔡柳兩尊宿總在參禪屋角頭開眼光光互相燭參禪自是雲水儔四顧坤維有高躅勝妙光中不肯留六六要明三十六當其行歌一曲春草青兮春水綠東山老矣夫何言縱有言兮不堪讀

東山送人只一句纔擬欽承喝出去而今更向紙上求大似因鷹拏死兎猷禪猷禪知不知堅坐守之無了時遂取西風霜未落渤潭百丈在江西

煨芋

後生偷笑東山老事無是非總曰好布伽梨裏老病身山芋頭煨紅軟火日暖婆娑林下行天寒堆危火邊坐人問祖室今安危對道我此煨芋好

與[illegible]副寺

衲僧之勇惟法戰鐵作渾身猶百煉不知誰是最饑家直入南方行一轉上門上戶眼如鈴有麼有麼機如電剔起便行何處尋聲前句後新羅箭

送二僧之衡陽

閩蜀同風果同風袈裟拔出鞋袋中相逢古寺話俄頃怪我稱鎚落深井不憂佛日居衡陽不憂無人振頹綱却憂秋高霜月冷鐵牛夜度飛猿嶺衡陽老子一僧耳打雨罵風無別伎海上禪流未識渠將謂三頭仍六臂兩川邁往初不然我喜其行重說偈披秀菴前瘋狗兒要見衡陽只這是

寄支提禪師

遠聽天冠化寺鐘孤煙明滅暮山重念携掛壁木上座問訊長沙岑大虫大虫聲威動海宇老不與世同

其波卷藏風月付一室落日春山狐兎多威而不怒
默常吼寂子觸之遭毒手東山又似不知時更來許
露其家醜

又送出閩

老人入我閩中居如山有玉淵有珠老人一日出山
去崖不自靈淵亦枯我問天冠千眷屬如何不留老
尊宿飛鸞水急海天横一道清輝照四明

送深書記

東海鯉魚吞却海西河師子口門大金剛喚起足行
神還却趙州行脚債
吹毛不是凡間鐵百匝千重唯一決出頭天外笑呵
呵喜得空生不曾說

與符侍者

秀峯三聖堂中符也曾職其事節制灮節香匙使得
燈籠露柱聖僧頭上下來天台山中入去通玄不是
人間忽雨忽晴忽霧出門且莫忽忽道取末後一句

謝丹山秀首座竹節

老身一衲百無營病骨人驚太瘦生多謝枝節解扶

我松陰石上聽溪聲
山中久住成老宿雲水五湖來弟兄放下茶甌答了
話把得拄杖東西行

葉居士施直裰求頌

廣南葉順居士施我褐紬直裰比之七斤布衫這个
猶難提掇天寒雪落便披日暖風和卽脫脫著畢竟
是誰慚愧觀音菩薩

送行上人歸塔慧力空印和尙靈骨于西山

古佛大塔麗量廓虛空界凡聖位其中如光無雜壞
出生與入滅一一得自在衆生迷本心當處自留礙
良哉空印師火後靈骨在憑誰密安置有子如行輩
山爲碧玉環水作靑羅帶巍巍鎭巍巍永下諸天拜

與沔上人

參禪無悟處如何得安樂置之空劫前卽爲空劫縛
任運日用中拶著無不錯懵然百不理柰此一絡索
勇猛積動修翻成大過惡端坐審思惟不如更行脚

與虛上人

東山老病漢聞之爲喜躍願爾發足時出門便蹈著

止渴須是水止飢須是飯參禪須是悟成佛不待旦伽陀有底急休來問老漢旣來無柰何拄杖驀頭擂

與性上人

汝知東山空胸中無箇子說禪瞎人眼書偈汙人紙不知禪家流於空何所取脚要汝自行死要汝自死道不假他成佛豈離自己唯有老趙州平生一則語旣是其中人東山與之舉

病起

老僧頭風一月兩發見粥便嘔見飯便噦死又不死活又不活使他諸人冷地忙殺觀音勢至候飢候渴文殊普賢左提右挈纔方起來便翻著襪不問是非乃棒乃喝呵呵雲門君子可八

與妙菴主

至道之宗備在爾躬求之則遠守之不通不求不守奇哉靈叟極離極微應心應手觸目晴嵐到處成菴捶呵彌勒不與同龕石虎擡頭泥牛入海驀劄相逢一場颯釆

金翅擘海直取龍吞燕雀鷹鸇徒誇羽翰撥轉關棙子宛如珠走盤明眼衲僧著眼看

癸酉至節　梅陽妙喜老漢題

與皷山書中一段語附

雪峯空禪師頃在雲居雲門相聚老漢見渠不自欺是箇佛法中人故一味以本分鉗鎚似之後來自在別處打發大法旣明向所受過底鉗鎚一時得受用方知妙喜不以佛法當人情去年送得一册語錄來造次顚沛不失臨濟宗旨令送在衆寮中與衲子輩看老漢因援筆書其後特爲發揚使本分衲子爲將來說法之式若使老漢初爲渠拖泥帶水說老婆禪眼開後定罵我無疑云云

頂相讚附

慧空抓著吾痒處吾嘗劄著伊痛處痛處痒痒處痛不與千聖同途豈與衲僧共用莫言掃帚竹裏無錢筒篙枝叢內無梁棟雖然家醜不可外揚也要諸方眼目定動而今各自不得已一任畫出這般不唧𠺕

底老凍鱧但將懸向壁角落頭使來者瞻之仰之晝夜六時燒兜樓婆畢力迦沈水栴檀之香作七代祖翁之供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人族陳氏十四圓頂出嶺偕妙喜同參圓悟于雲居已而復道聚雲門菴及禮六祖歸抵疎山參侍草堂日臻玄奧服勤有年入閩久之紹興癸酉安撫龍學侍郎張公宗元致禮敦請開法郡之雪峯徇緣一載退歸東菴戊寅三月十三日示寂壽六十三臘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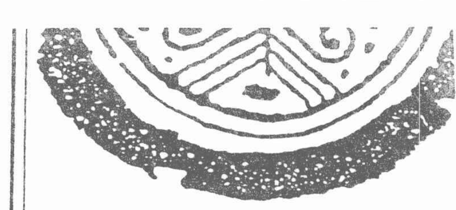
貞和巳丑仲冬寓于龜山雲居僧妙葩命工刊行

羅湖野錄曰福州空首座在江西雲門菴一日妙喜老師問其香嚴上樹話對以好對春風唱鷓鴣及徵之是樹上語是樹下語空罔然尋避寇之曹谿復趨臨川疎山時草堂淸和尙在焉因看前話有所證自謂頓見妙喜用處遂歸閩寓古田秀峰道望四馳而屢却名刹之招東禪淨禪師有偈調之曰山龜有殼藏頭尾七十二鑽不奈何恰似秀峰空首座嘉招不肯出煙蘿答曰敢將不出以爲高朽索其如六馬何賴有曹谿長柄杓不妨霜月在松蘿空之偈句風韻高妙於事理尤爲圓融如贈撮藥道人曰當陽拈出大家看來處分明去處端總是諸人自遮護先生毫髮不相謾又貽修漏道者曰是處叢林走一遭敲甎打瓦不辭勞忽然踏著通天竅始覺從前立處高又雪中和僧偈曰蓋覆乾坤似有功洞然明白又無蹤其如未識無蹤處玉屑霏霏落眼中曾侍郞吉甫嘗有詩寄之曰江西句法空公得一向逃禪挽不回深密伽陀妙天下無人知道派中來其爲名公擊節如此

余昔刊東山外集喜其機用橫放欲刊內集而未得善本堂中首座珍藏久之亦有志于茲因循閱紀一月因話間慨然募衆繡梓流通衆中豈無具眼衲僧向鉗鎚妙密處一觸觸著便知道妙喜老人所謂造次顚沛不失臨濟宗旨之語不虛其或未然劍去久

矣

時癸卯王正上元　三關老雪　覺性　書



濟顛道濟禪師語錄

宋・濟顛道濟 撰

沈孟柈 編

無競齋賔湖隱

非俗非僧非凡非僊打開荊棘林透過金剛圈眉毛厮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烟有時結茅晏坐荒山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呑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蛻蟬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讚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所以爲濟顚者耶

錢塘湖隱濟顚禪師語錄

仁和　沈孟柈　敘述

裂網擲番出愛纏　金田得入效金仙
髮隨刀落塵根淨　衣逐雲生頂相圓
悟處脫離煩惱海　定來超出死生關
皇恩佛德俱酬足　一朶爭開火裏蓮

此八句詩見三教中惟禪最妙且說大宋高宗時有一金身羅漢在天台山托化來臨安府顯聖天台山在浙東台州府國淸寺有一長老名一本號法空乃累劫脩來活佛時値年終密布彤雲揚揚飛雪長老在方丈中獨坐令廚下整晚飯一聲雲板衆僧皆集至齋堂飯罷長老仍於方丈禪椅中坐侍者進茶忽聞一聲響過如霹靂長老曰是甚麼響乃與侍者同行至法堂轉上佛殿入羅漢堂見一羅漢連椅仆地惟長老陰知佯曰另作理會衆至方丈令侍者燃香點燭此時雪下愈大有詩云

姑射眞人宴紫薇　雙成擊碎玉琉璃
朗然宇宙難分辨　大地衆生正路迷

長老危坐禪椅閉目垂眉入定少頃回來曰也去不遠衆僧曰某等心愚道淺不諳禪機願聞其詳長老曰便說無妨適來紫脚羅漢厭靜思動已投他處去了異日若等亦有知者老僧待一月餘親往分付他一言衆各散訖且說台州府天台縣李茂春者乃高宗朝李附馬之後宮拜春坊贊善爲人純厚不願爲官辭職隱于天台山止有夫人王氏年三十餘未曾生長每每祈神求佛忽一夜王夫人夢呑日光自此得孕十月分娩時値宋光宗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一更時分生得一男紅光滿室瑞氣盈門贊善大喜漸

至月餘有國淸寺長老來謁贊善迎接上堂茶畢長老曰近聞公相弄璋特來拜賀就求一覩可乎贊善曰承吾師盛意柰小兒離胎日淺身體未淨焉敢見吾師哉長老曰縱見何妨贊善曰吾師少坐卽入內王安世者乃贊善之妻兄也贊善曰國淸寺長老欲見小兒不識可乎安世曰彼僧道高德厚欲見此兒君勿吝也贊善乃令丫鬟捧出面僧長老忙接過手曰你好快脚不要差走了路頭兒但微微笑長老看訖遞與丫鬟曰此子日後通天達地入聖超凡老僧送一名曰脩元令他脩本命元辰贊善起謝長老作別贊善曰本留吾師素齋柰舍下葷筵尙容扣刹長老曰老僧十月西歸大人不棄願一送爲感贊善曰吾師春秋末盛正當安享淸福相別回寺贊善是日廣設華筵欵待親友至晩而散長老回寺數日時屆上元長老於法堂陞座擊鼓三通僧衆雲集魚貫焚香兩班排立大衆淨聽

正月半放華燈黎民處處樂昇平元辰令節無斁演歸去來兮話一聲旣歸去弗來兮自家之事自家知若使傍人知得此定被他人說是非故不說只成呆生死事不須猜山僧二九西歸去特報諸山次第來話生死誰諳悟箇箇原來有此路光陰遭過幾多人綠水靑山還是故山色靑水光綠闍羅老子無面目寄語大衆早脩行來世同登極樂國

長老念罷衆皆跪下告曰我師願再留數十載長老曰死是定數焉可稽留衆僧淚下長老令侍者抄錄法語速報諸山令十八日早來送我是日長老下法座遂令置龕畢至十八日諸山人等咸至李贊善亦至齋罷入方丈相見長老沐浴更衣到安樂堂禪椅上危坐諸山和尙一應人等左右站立後先簇擁長老呼五弟子衣鉢之類若等均派監寺可記數若等五人各宜謹愼爲人毋得放肆弟子大慟長老曰時候巳至急焚香點燭衆僧辭拜偕聲誦經長老令取紙筆遂作一絶云

耳順年踰又九　事事性空無醜
今朝撒手西歸　極樂國中閒走

書畢。正値午時。下目垂眉圓寂。訖衆各舉哀。請法身入龕。後二月初九日。已三七日矣。是日天朗氣淸。近遠舉至送殯。乃請祇園寺道淸長老指路。長老立于轎上。曰大衆聽著

柳媚花嬌二月天。綺羅錦繡簇名園。上人不愛春光好。撒手西歸返本源。恭惟國師長老性空和尙。覺靈本性旣空。事情何有。爭奈禪心明明不朽。經誦楞嚴。字書科斗。佛氏爲親。泉石爲友。六十九年。無姸無醜。天命臨終。自知弗守。約死期生。果然應口。穩坐龕中。便不須走。休得呆癡聽吾指剖

咦　西方是你舊路　弗用彌陀伸手

贊罷。衆人悒怏不已。迤邐而行。到山化局。停下龕子松林深處。五弟子遂請寒石岩長老下火。長老立于轎上。手執火把。曰大衆聽著

火光焰焰號無名。若坐龕中驚不驚。回首未知非是錯。了然何必問他人。恭惟圓寂紫霞堂上性空大和尙本公覺靈。原是南昌儒裔。歸依東土禪宗。脫離塵俗性皆空。眞是佛家之種。無喜無嗔和氣。有才有學。從容名山獨占樂其中。六十九年一夢

咦　不隨流水入天台　趂此火光歸淨土

念罷。舉火燒著。舍利如雨。火光叢中現出一和尙。騰空而起。叫曰。多虧了汝等。又曰。李茂春。汝子誠非官吏。但可爲僧。切勿差了。倘出家可投印別峯遠瞎堂爲師。駕靑雲而去。贊善蒙長老雲衢分囑之言。摺摺不忘。不覺脩元年登八歲。有舅王安世。一子年十歲。贊善乃與安世議。延師教子。脩元入學。無書不讀。漸年一十二歲。吟詩作賦。舉筆成章。時屆淸明。贊善令設席。欵待先生。乃携金銀段疋。東脩之禮。作酧先生。家居不遠。次日贊善令二子送先生去。回至祇園寺門首。王仝曰。賢弟生雖居此。未嘗遊此寺。今是淸明時候。盍進嬉戲。可乎。脩元曰。如此美哉。二人携手入寺。升階登殿。遍遶迴廊。欲進方丈。忽見二人言曰。內里官員。願小舍莫進。脩元曰。某等係李贊善府中舍人。內者何人。便見無礙。遂入方丈。但見一床。於中左坐一官。右坐一僧。兩邊排立數十行童。各執紙筆。脩元向前揖曰。許多行童在此何爲。長老曰。在此爭功。

與一作對

脩元曰學生年幼不識爭何功也長老曰此位大人因下海至黑水洋驀然浪波狂起許此一愿方得平安還家乃捨財一千貫請道度牒開剃一僧爲見行童多雜乃成一詞後歇二句但有續得者便剃爲僧修元曰此詞在何處見賜一觀那官人因見修元人物俊雅語言洒落遂令取出與修元修元接了一看乃滿江紅也詞云

卜築溪山隨問盖數椽茅屋共嘯傲明月淸風翠陰籠竹靜坐洗開名利眼困眠常飽詩書腹任粗衣淡飯度平生無拘束淸晝永尋棋局深夜靜彈琴曲筭人情却似雨翻雲覆到底淵明歸去也依然三徑存秋菊笑卞和未遇楚王時荊山璞

修元看畢遂續二句云

淨眼觀來三界　總是一椽茅屋

官人并長老一見駭然便請修元王全坐定長老曰二位先生請問姓名居住修元曰表兄王安世子王全也學生乃李贊善子李修元長老曰可知可知十餘年前國淸寺長老歸天之日曾與尊府言公子只

此一作他

可出家今日既續此詞理合剃爲僧矣修元曰家父止生學生一子豈有出家之理長老曰貧僧自造宅見令尊大人禮請今日豈敢造次二公子不棄可于敝寺暫宿一宵修元曰因送受業師還路由上刹偷閑半日父親不知焉敢擅便長老送出山門回方丈與官人曰此子非凡異日不可量也倘相公捨千貫剃得此一則大人名望二則光顯貧僧不知此子肯出家否且說修元兄弟二人回府參見父母贊善曰汝二人出去何回晚甚修元曰多蒙先生設酒相待回由祇園寺過因入相翫正遇衆行童在方丈爭功孩兒一時續了兩句詞以此擔閣工夫彼寺長老言明日親到來稟父親贊善曰孩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天台山中有三百餘寺曩者國淸寺長老性空禪師并寒岩和尚皆已西歸近今却尊祇園寺長老若何輕視此也王全曰姑爹何慮孩兒亦知方纔賢弟兩句詞遂驚動那長老倘彼明日來孩兒自有答應贊善乃笑而罷次早忽報祇園寺長老至贊善遂出迎接相見禮畢長老曰日昨公子到敝寺偶值行童

爭功。感令郎續成一詞。故此特來拜請令嗣出家。不識尊意何如。贊善曰荷上人盛戀。感佩無既。其柰下官特此一子。難以奉命。長老曰。諺云一子出家。九族昇天。抑又十餘年前。性空長老之言。大人何故頓忘。話間。忽圍屏後走出。修元向前行禮畢。曰感蒙長老盛情。學生只有三事。難以出家。長老曰。何也。修元曰。學生年未及冠。不諳正事。父母在堂。乏人奉養。遍觀天台僧衆。無可爲師。有此三事。難以奉命。長老曰。發僧已年六十。何不能爲汝師乎。修元曰。學生有句言語。動問長老。長老曰。公子年幼。何猖狂也。修元向前曰。上人高壽。長老曰。年六十二矣。修元曰。旣年六十二歲。不知前此一點靈光。在于何處。長老赧然無答良久。修元曰。只此一句尚未省悟。焉能爲我師乎。長老惶懼。置身無地。贊善待齋。長老堅辭還寺。於心不樂。連臥三晝。乃起。忽報觀音寺長老道淨。相探相見坐定。茶罷曰。聞知師兄淸體不快。特來拜訪。不知因何染病。道淸長老曰。多感雅意。一言難盡。一一道說。道淨曰。若此何難。道淸曰。賢弟毋得小覷此子。才學

◈婚一作覲

◈日吉一作吉日

誠然拔萃。話間又報李贊善及子二人來見長老。曰請進。禮畢。獻茶。贊善曰。小兒日昨狂褻。犯上。尊師釋怒爲愛。道淸曰。惶恐惶恐。道淨曰。此間公子。就是道淸曰。然。道淨曰。公子甚表。元曰。名修元。道淨曰。字號修元本命元辰修未易。修元勃然曰。名爲道淨。淨生極樂。道須戒。二上人竦然起敬。道淸待齋罷。贊善乃返。修元每日在書院吟咏。不覺年已二九。豈料夫人王氏臥病不起。時年五十一歲而亡。比及母服闋。仍繼父喪。畢。母兄王安世累與元言婚事。元亦不掛懷。時往諸寺。但覓印別峯遠瞎堂二長老。不知下落。越半年。始知音耗。印別峯和尙在臨安徑山寺住持。遠瞎堂先在蘇州虎丘住持。今在靈隱。元稟舅氏王安世曰。此事未必盡善。亦未必誠然。但汝家許多產業。再無以次兄弟誰當管事。元曰。喜得賢兄善治家事。料必無妨。決定二月十三日吉起行。安世曰。如此去急須得整治衣服。我極老邁。乃令王全送去。元曰。家中無人。何必賢兄去。止希一二侍者足矣。吉日已至。元乃取鈔若干。拜辭舅氏。遂行。安世再三叮囑元一

◆帶上一有隨字
◆西南二山一作南北兩山

一晌領迤邐過錢塘江登岸入城逕到新宮橋客店安歇次早借王伞帶侍者遶城閑翫至晚乃還謂主人曰久仰臨安勝槩小人特來閑翫主人曰此城市中無非官府衙門街坊鋪店有何好處若要閑戲盍往西南二山諸寺西湖勝景天下罕有元曰有一靈隱寺却在何處主人曰此寺正在西山飛來峯對元曰路從何達主人曰出錢塘門便是西湖過保叔塔下沿湖北山至岳武穆王墳入西乃是靈隱寺前有石佛洞冷泉亭呼猿洞無窮佳景水明山秀元曰此寺有幾多僧衆主人曰約有三五百僧上年歿了住持長老往姑蘇虎丘山請得一僧名遠瞎堂此僧善知過去未來之事元曰來早即當往見元乃扮一秀士同侍者沿路出錢塘門時三月天風日晴和元顧謂侍者曰聞說杭州西湖景致果不謬矣入昭慶寺見大悲像頌曰

一手動時千手動　一眼觀時千眼觀
既是名爲觀自在　何須拈弄幾多般

題畢行至大佛寺見大佛半身頌曰

◆未比一作水先
◆天一作炎

背倚寒岩　面如滿月　謊大地人　只見半截

題畢迤邐過飛來峯坐冷泉亭元仰觀亭側有唐賢白樂天詩云

朔風凜凜雪漫漫　未比清泉一道寒
六月炎天不飛雨　請君就此倚欄干

修元稱羨好景不已但見許多和尚隨長老逕進寺去惟一僧在後修元急向前施禮曰適此長老從何而來和尚曰是本寺新住持遠瞎堂長老因徑山寺印別峯西歸請去下火方回元曰學生欲見長老敢煩引進和尚向前覆長老長老令請進元乃進見行禮畢長老曰秀才何來元曰弟子從天台山特來參出李駙馬之裔贊善之子小字修元不幸父母雙亡一意出家近聞我師飛錫特來拜投乞爲清目長老曰若未知出家容易坐禪難彼處天台山三百餘寺何爲捨近而趨遠元曰幼奉國清長老遺言故特投禮長老曰若侍者誰也元曰弟子家中取帶賤僕長老曰人家各有大小急可遣還元乃取出所帶之鈔若干納付長老以爲設齋請度牒常住公用等費

45

還一作達　半一作坐　髻一作鬢　跌一作跌

餘者付僕人作路資僕人曰某等隨侍官人抵此滿望衣錦還鄉豈期於此寺出家元曰你只合還回傳語我舅氏言我在杭州靈隱寺出家二僕汪然流涕不忍而別且說長老在方丈中令侍者焚香點燭危坐禪椅入定半晌乃曰善哉善哉此種姻緣却在斯乎遂揀吉日修齋請度牒齋完鳴鐘擊鼓會衆于法堂長老令元跪在法座下曰出家容易還俗難汝知之乎元曰弟子誠然心悅非勉強也是時遂披剃將髮分綰五丫髻長老曰此五髮前是天堂後是地獄左爲父右爲母中者本命元辰也元曰弟子已理會矣方落髮畢長老摩頂受記名爲道濟長老曰汝受三皈五戒殺盜淫酒氣自後俱可除下每日在雲堂坐禪道濟曰如斯而已乎長老令監寺送道濟入雲堂道濟坐定監寺分付曰汝宜謹愼休得跌地道濟坐至三更身體疲困忽從禪床顛倒一跌不知所之連聲叫苦不覺跌起一大肐膯監寺曰道濟汝何故跌下姑恕這次倘後定行痛治道濟起來再坐睡着昏昏甚難消遣連跌二次監寺曰今已二次亦難恕饒少頃又跌如此三次跌得七塊八塊監寺曰道濟新剃光頭正好乞幾竹篦道濟曰跌了許多肐膯又加一竹篦打一大塊我去告訴師父監寺曰我看你面只打一下你到要去告訴師父道濟曰阿哥是我不是監寺含笑而去漸漸天明道濟起來頭上摸著肐膯連聲叫苦惱苦惱坐得一夜頭上許多塊起若坐幾月頭上塊子無處安頓矣只得又熬兩月道濟陰思道未出家時大塊肉大碗酒恁我意喫如今只是粥菜要多喫半碗也不能勾身漸黃瘦如何受得過不如辭別長老還俗去於是急跳下禪床走至雲堂門首二監寺曰適間已去小解今何又去道濟曰牢裡罪人也放水火你何多管閑事監寺道放你去便來道濟出得雲堂門逕入方丈先是伽藍已告知長老言天台山出家的羅漢近差念頭我師可點化他休得放去只見道濟已到面前問訊長老曰道濟你不坐禪來此何幹道濟曰告我師弟子出家不得正欲還俗長老曰快休出此言我前日曾與你說出家容易還俗難汝既出家豈有還俗之理道濟曰都

※熬一作遨

是弟子不是望我師慈悲看弟子苦惱面饒了長老曰有甚苦惱熬守二年管職事道濟曰弟子守不過寺中酒肉不曾見面粥又喫得不飽禪床上坐不穩跌下來又被監寺大竹篦打遍身黃瘦如何熬得過長老道我自罵監寺不打你了道濟曰便打幾下無妨只是無東西喫熬不過弟子有兩句佛語長老曰說與我聽道濟曰一塊兩塊佛也不怪一醒兩醒佛也不嗔一碗兩碗佛也不管長老道你謗得雖好不要差了念頭正說間只見齋堂敲雲板長老令侍者將粥來就令道濟同喫道濟見長老亦無受用碗內只有些粗麩飭餘外是黃酸虀菜道濟遂念出四句云

小黃碗內幾星麩　半是酸虀半是瓠
舊不出生違佛教　出生之後碗中無

長老曰善哉善哉汝却曉得道濟曰曉便曉得只是熬不過長老乃吟四句云

月白風清涼夜何　靜中思動意差訛
雲山巢頂蘆穿膝　鐵杵成針石上磨

道濟曰弟子自證長老為師之後並不曾開發如何得成正果長老曰汝忒性急既如此可近前來道濟向前被長老扯住只一掌道此人必悟只見道濟扒將起來看著長老胸前只一頭將長老撞番跌下禪椅逕奔走了長老高叫有賊忽眾僧雲集問曰偷去甚物長老曰禪門大寶眾僧問是誰偷了長老曰道濟眾僧曰不妨某等即便拿來長老曰且休老僧明日自問他眾皆散訖惟道濟一逕直入雲堂內口言好好扒上禪床看著上首坐的和尚只一頭撞去道妙妙和尚曰道濟甚麼道理道濟曰閑要何妨須臾又將次首坐的和尚亦撞一頭道妙妙好要好要衆曰道濟風了道濟曰我瘋則瘋自家知是夜道濟在禪床上戲了一夜監寺亦不能禁約次早長老方丈獨坐尋思道濟雖知此未知他參得透否且問他幾句佛語便知端的遂令侍者往雲堂內擂鼓敲鐘會衆長老升法座念了一遍淨土呪衆僧焚香長老曰衆僧聽看

昨夜三更月正明　有人曉得點頭燈

驀然思起當時事　大道方知一坦平

念罷道大衆有記得當時事者麼道濟此時在浴堂洗浴聽得道我却理會得連忙繫了浴裙穿上直裰直進入雲堂問訊道弟子記得當時事長老曰既然曉得盍從大衆之前發露道濟就法座前打一根斗正露出當面物事衆僧掩口而笑長老曰眞乃吾家之種遂下法座衆僧都散長老入方丈中只見監寺等職事僧皆侍于前長老曰汝等何事監寺曰告我師適間道濟已犯禪門正法該責二十下特取我師法旨長老曰單子在何處首座呈上單子長老接過手令取文房四寶乃於單子後面批十字云

禪門廣大　豈不容一顚僧　顚者乃眞字也

批訖付與首座首座接過與衆僧看曰長老何亦護短如此自後衆僧都叫他做濟顚每日發風惱得滿寺僧人無奈何難過活或告長老長老只是護短濟顚越風起來常去冷泉亭下打根斗撲交入呼猿洞引猿猴番根斗引小的兒上酒店唱山歌有時衆僧在殿看經接施主他却托著一盤肉手敲引磬兒攪在衆內口唱山歌塌地坐在佛殿上喫肉衆僧告長老長老曰他是風子汝等休得與他一般見識忽一日長老在方丈中坐只見濟顚手拿著一頂傘兒燈引著七八十小的兒口內唱山歌曲兒前面舞將入來長老曰道濟你沒正經連累老僧忍氣濟顚曰我師不可信這干賊禿做一路只顚難爲我今日是正月半元宵因此鬧戲長老曰今日既是正月半令侍者擂鼓撞鐘須臾衆僧都到法堂焚香長老升座念淨土文曰大衆聽著

鬧處莫入頭靜處著眼看明暗不相干此各分一半一半作貴人教誰賣柴炭不可毀不可讚望著虛空無邊岸相呼相喚去來休看取明年正月半

◈交一作教

◈如一作時

長老念罷下法座大衆都散看看過了一年又是正月半有臨安府知府來望長老交請入來方丈相見了長老道相公無事同往冷泉亭上著盤棋知府道好侍者隨到冷泉亭去這靈隱寺有箇金絲猿如常侍奉長老長老叫他做猿行當時也立在面前兩箇下數盤棋侍者報道諸山各剎長老都到十六廳朝

棊一作棋

官齊來長老道如何今日大衆都到侍者道我師只因去年正月半升法座道相呼相喚去來休看取明年正月半語錄批了告報諸山大刹今日都來相送長老道我又不死里罷了既是衆人都來了豈可教他空回提起袖來把棋子都拂在地下念道

一局仙棊猶未了　又被波岩請湼槃

長老起身便入去洗浴換了乾淨衣服作文白贊道大衆聽著

正月半又見一年時節換今年不見去年人不覺風光似輪轉眼前大衆息諠譁且聽山僧自決斷大衆如何是山僧自決斷

咦　白雲吹散太虛空　皎潔一輪呈碧漢

長老念罷道貧僧有些衣鉢千萬留與道濟我只要道濟下火說罷坐化而去却說冷泉亭猿行聽得走到方丈中遶著長老走三遭立地而化衆僧大驚合龕子盛了看看五七日到舉殯濟顛不回却待要起龕子只見那濟公一隻脚穿著蒲鞋一隻手提著草鞋口內唱著山歌望冷泉亭來侍者道你好放得落你師父圓寂了今日舉殯師父分付專望你來下火濟公聽得大笑衆僧却請金牛寺松隱長老掛真起龕長老立在轎上道大衆聽著

諸佛靈山建法筵上人特特去扳禪料應定入龍華會故使丹青仔細傳遠瞎堂遠瞎堂這般模樣甚猖狂方袍圓頂如來相皓齒明眸尊者裝無嗔怒有慈祥禪心耿耿只如常不但眞容傳得好名字從來到處香

咦　他年若在靈山會　認得今朝遠瞎堂

松隱讚罷鼓樂喧天簇擁龕子到佛國化局松柏亭下解扛索濟公下火手執火把道大衆聽著

師是我師　我是師孫　著衣喫飯　盡感師恩
臨行一別　棄義斷襟　火把在手　王法無親

大衆且道如何是王法無親

咦　與君燒却臭皮袋　換取金剛不壞身

舉火燒著舍利如雨中現遠瞎堂長老叫曰汝等各宜保重說罷化陣清風而去齊畢各散濟公從長老死後愈加風發首座曰你師父衣鉢交付與你濟公

◆一無死過

◆堂字疑之 時誤

曰我儂不要首座曰師父嚴命濟公曰如此且擡出來看首座令人一一扛出來濟公曰與我都開了鎖道大衆各自來搶言訖衆僧打成團攪做塊濟公只揀光頭上鑿粟暴一時搶薪了濟公自此越風發了先是有例寺中住持若死過數日請諸山會湯議論別請長老住持首座曰衆位和尚在上自長老西歸之後這道濟越風攪得禪門不成規矩今日列位在此煩勸諫他監寺令侍者去尋濟公時濟公在飛來峯牌樓下引領許多小的兒在溪中摸鵝卵石侍者曰濟公首座請許多和尚在方丈會湯特令我來請你濟公道必然請我喫酒便同侍者入方丈相見了濟公呵呵大笑曰你們團團坐在這里好似子孫堂只少箇大均娘娘首座曰你且莫風你師父已死只有你在這里你可做正事也與師父爭氣濟公曰爭氣爭氣你們方纔會湯喫酒便不叫我我偏是無分子息我若爭氣與你們每日打鬨衆僧曰某等淸淨禪門如何用得這等無正事的濟公曰看你這夥禿驢理甚正事正是氷炭不同爐你看我不得我看你

◆拿一作挐 下同

◆舅舅疑舅氏 下皆准之

◆氏一作舅

◆記一作係

◆驢下一有 字

不過方纔長老死得便有許多說話是日就收拾了包袱拿了禪杖別諸山和尚師父骨塔前拜了幾拜便走濟公離了靈隱寺過了六條橋逕到淨慈寺投宿一宵次早到浙江亭趁船取路到台州時有人報知王安世舅舅合家來接喜不自勝濟公拜見舅舅舅母王全嫂嫂都相見了舅舅曰聞知你在靈隱寺出家十分好緣何不穪理身上這般模樣濟公曰舅舅差矣出家人要好做甚麼我只是隨口做幾句詩詞歌賦喫幾碗好酒過得終朝便了濟公連過十餘日舅舅要做衣服與他罰誓不要只是喫酒或往諸山寺院閑走作些詩賦忽一日濟公對舅氏曰我回天台已一年餘明日還杭州去舅氏曰你平日說與本寺僧衆不睦不如只在家濟公曰這箇使不得舅氏舅母苦苦再三勸他不得乃慼他去付與盤纏濟公並不受曰出家人做甚麼要銀兩安在身邊到擔干記當時辭別舅氏離了天台趁了江船至浙江亭上岸濟公自思我若別處寺裡去又不怯氣我係是靈隱出身逕到那里看這夥禿驢肯著我否乃還慈

雲嶺。逕投靈隱寺。到飛來峯見一藏主。藏主曰。濟公。你回天台去許多時。寺中換了住持昌長老。混名叫做檀板頭。濟公曰。如此却難打夥。逕投寺裡來到山門下。見一首座曰。濟公你來了。如今長老不比你師父。濟公道。若得利害。不怕你們欺侮我。首座曰。我同你入見長老。二人到方丈見長老。濟公拜了。首座向前曰。此僧乃先住持遠長老的徒弟道濟。是也。因還天台年餘。纔回。長老曰。莫不是能喫酒的濟顛。濟公曰。弟子出遊一年。酒肉俱戒了。長老曰。若如此。可掛名字。收了度牒。濟公但在雲堂坐禪。閑時在殿上念經。兩月餘。再不出山門。時値殘冬大雪。濟公覺身體冷。來到香積廚下。向火。露出一雙精腿。火工曰。你師父有許多衣鉢與你。倒令人搶去。如此大雪。一雙精腿。可不冷也。濟公曰。冷自我受。凍也無妨。只是年餘不喫酒苦惱。子火工等見濟公說得傷心。便道。濟公我們有瓶酒在此。請你喫。只怕長老知道。濟公曰。阿哥難得你好心。我躲在灶下喫。一箇便遮了。一箇篩酒。濟公喫了。便走出廚下來。原來這酒不喫便沒事。

門一作坊

多時一作如何

也一作們○無儂字

但喫便臍大。不顧長老的言語。逕出山門前。却好撞見飛來峯牌門下住的張公。張公道。濟公多時不見你。濟公道。阿公。說不得。自台州來在寺年餘。長老拘束得緊。不敢出寺門。今日偶到廚下。火工請我喫了一瓶酒。覺有滋味。特出尋箇主人。張公曰。到我家喫三盃何如。濟公曰。十分好。跟了張公。逕出飛來峯。張婆在門前見老子領濟公來。千歡萬喜曰。和尙多時不見。都入裡面。張婆鑿兩碗豆腐盪一壺酒來。二人對坐。兒子篩酒。濟公道。阿公難得你一家好心。阿婆道。和尙別樣便沒。只這酒有在此。你只顧喫。你一碗我一碗。各喫十五六碗。覺得醉了。濟公起身叫聒噪。阿婆曰。這等晩了。見自長老不許你喫酒。你今回去倘說轉來連我也不知道。濟公曰。阿婆說得是。我儂只在這里同你兒子歇一夜。明早。濟公見天色晴。道多時不入城。相望朋友。今日走一遭。張公家喫了早飯。一逕來岳墳。正撞兩對頭踏過。濟公立住看時。乃王太尉也。太尉見濟公。慌忙下轎曰。如何多時不見。濟公將前事細說。太尉曰。下官今日要去天竺。不得

◆早一作日

◆仰視一作遂乃

同你回府汝明早可來府中走一次濟公道多感多
感太尉上轎去訖濟公自入錢塘門逕到炭橋河下
沈提點家此時提點不在管店人見濟公連忙道裡
面請坐我官人在此累累念想兒子出來陪侍茶罷
濟公見提點不歸欲回寺忽雪花飄舞濟公仰視作
詞云

凛冽同雲生遠浦長空碎玉珊珊梨花滿目泛波
瀾水深叢背冷方丈老僧寒渡口行人嗟此境金
山變作銀山瓊樓玉殿水晶盤王維饒善畫下筆
也應難　右調臨江山

◆去一作因

◆一無便等三字

◆曰一作道下同

題畢尋思沈提點定在漆器橋小脚兒王行首家次
早不別其子逕望漆器橋來至其家問妳子曰沈提
點在你家否妳子曰方纔出去洗浴濟公曰如此我
等他便上樓去見王行首睡熟濟公輕輕掀開被兒
踏床上拿隻小鞋兒放在陰門上便下樓卻好撞著
沈提點提點曰久不見緣何在此濟公曰我昨日特
來尋你不在家料必在這裡也早特來你又去洗浴
提點道失迎且上樓去喫早飯二人同上樓時王行

◆衝一作沖文同

◆一無儂字

首正睡覺見這鞋心內不然問曰誰上樓來妳子曰
濟公提點曰出家人甚麼道理濟公曰衝撞衝撞不
是我儂無禮有一段因緣提點曰願聞濟公念出一
詞云

蝶戀花枝飄已倦睡來春夢難醒羅衣卸下不隨
身三魂遊閬苑七魄遶蓬瀛故把羅鞋遮洞口須
知覺後生嗔非因道濟假人情斷除生死路絕却
是非門　右調臨江仙

◆剁一作凉

◆宗一作昇

提點大笑曰佳作妳子托三碗點剁酒去濟公喫了
一碗曰不濟事行首曰我不喫你都喫了濟公又喫
一碗妳子搬早飯來二人喫了濟公曰多謝多謝萬
松嶺王太尉望我今日來且去見他一面提點曰回
來到我家走一遭濟公逕投清河坊來行至宗陽宮
酒庫對門見箇豆腐酒店好買賣推出湧入濟公見
雪飄將下來且去買幾碗喫濟公坐定酒保問和尚
喫多少濟公曰胡亂喫些酒保將四碟菜一盤豆腐
一壺酒一隻碗濟公喫了一壺覺酒有滋味又取一
壺喫了再要一壺酒保曰和尚我家酒味重只好喫

兩壺濟公曰于你甚事只顧篩來又喫了兩壺濟公身邊無一文錢一眼只望門前施主正值雪落過往人少酒保來會錢濟公曰我儂不曾帶來賒我賒酒保曰這和尚好沒來由認得你是何人濟公道我是靈隱寺的僧著人跟去便有酒保曰那有許多工夫便脫這破直裰來當濟公曰我叫做菜餛飩只有這片皮包著如何脫得二人在門首廝扯對門昇陽官酒樓上人望見酒保扯的和尚好像濟公便令侍者去叫二人上來酒保同濟公到對門樓上濟公看時乃是沈提點兄弟沈五官濟公曰你在此快活我被他拖住討酒錢沈五官曰便是望見因此特來相請濟公曰再遲些我這片黃皮被脫去了衆人大笑沈五官分付酒保回去濟公的錢我還酒保去了濟公曰聒噪阿哥解了這結沈五官曰如此大雪同陪提點一坐三人從頭又喫濟公已有酒略喫幾盃便覺道醉五官曰你方纔乞這樣斷何不作首詩濟公便吟四句云

慣會饕齋覓主人　身邊零鈔沒分文
誰知撞見眞經紀　不遇檀那怎脫身

五官人道你喫幾碗濟公又念四句云

平生只愛呷黃湯　數日無錢買得嘗
今幸見君君莫阻　再求幾碗潤枯腸

五官人大笑令酒保只顧篩酒濟公喫了十餘碗又作四句云

昔日曾聞李謫仙　飲酒一斗詩百篇
感君慨賜無慳吝　貧衲何嘗出口涎

李提點大笑五官人又斟酒與濟公喫濟公大喜又作四句云

自來酒量無拘管　惟有窮坑塡不滿
要同畢卓臥缸邊　告君再覓三十碗

五官見濟公醉了叫當直來分付叫三箇唱的衕衕來不多時三箇唱的來到五官身邊坐一箇李提點身邊坐一箇五官曰濟公我見你冷靜特請娘子相陪濟公曰好好作詩一首云

每日貪盃又宿娼　風流和尚豈尋常
袈裟常被胭脂染　直綴時聞膩粉香

◆扯一作對
◆人望見一作有一官人看
◆一無沈字
◆一無了字
◆乞一作吃
◆又上一有乃字
◆來到一作衕衕
◆每日一作不是○又作便
◆胭一作臙

五官曰這里無人濟公可同娘子一睡只見酒保上來道使不得濟公吟詩一絕云

滿庫瓊芳鬪色鮮　就中一朶最堪憐
恁伊萬種風流態　惟有禪心似鐵堅

五官喜曰眞佳作也濟公又吟一絕云

背我父娘作此態　生我這箇臭皮袋
我心不比父娘心　我心除酒都不愛

吟罷又喫幾碗漸漸天晚五官曰濟公晚了回寺不得五官令當直扶濟公下樓與李提點別了二人徑到新街劉行首家虔婆接見十分歡喜道五官人今日如何帶這醉風和尙來五官曰他晚了回寺不得同來借歇虔婆曰無礙便叫兩箇女兒來相見令安排酒五官曰我們已醉五官令大姐同濟公去睡五官與二姐睡了大姐推濟公入房中坐在床上關了房門與濟公脫衣裳濟公曰阿呀罪過相被大如纏得酒醒起身開房門欲走又怕巡夜的捉住只見春臺畔大火箱有些熱便扒上去放倒頭睡了大姐也自去睡了濟公聽得朝天門鐘響急扒起來推窗一

一無安字

一無門字○如作姐

看東方已動遂題一絕云

暫假夫妻一宿眠　禪心淫慾不相連
昨宵姑順君台意　多與虔婆五貫錢

題罷見臺子上有昨夜剩的酒一壺乃飲畢又吟一絕云

從來諸事不相關　獨有香醪眞箇貪
淸早若無三碗酒　怎禁門外朔風寒

濟公寫訖遂開大門一逕去了虔婆聽得門響急起視之只見臺子上一幅字紙獨大姐睡著問時大姐曰夜來如此如此虔婆曰眞童男子也須臾五官起問濟公虔婆曰早去了卓上遺幅字紙在此五官一見乃曰不枉了出家人却說濟公踏凍出淸波門自思如今身寒肚又飢且去萬松嶺尋箇施主討些早飯喫逕赴陳太尉府前見一門公掃地濟公曰煩與我通報門公乃去箕帚入報太尉慌忙走起逕到廳上濟公向前問訊太尉曰如何久不相見濟公曰歸家一年回寺被長老拘束得緊數日前得火工三碗酒喫吊動念頭連日在城中同沈五官閑戲日昨去

假一作借

見上一有看字

公寫訖一作顛題畢○開上有拽字○無獨字

五上一有況字○無起字

出一作至

吊一作弔

新街。劉行首家歇。起早迯出。特到府中。太尉大笑。取湯來。濟公曰。湯不要喫。太尉曰。我理會得。你只要酒喫。命當直的整治肴饌酒果。濟公喫了十五六碗。太尉曰。你身上冷否。濟公曰。頭皮袋由他凍。太尉曰。你身上穿一領破直裰。脚下著一雙破●僧鞋。赤條條露雙腿。我今送你一疋綾子。一箇官絹做件衣服。銀一兩作裁縫錢。濟公曰。我儂無有報答。你你明年上冬有場大灾。你將紙筆過來。取●箇香盒。閑人暫退。濟公遂寫字放在香盒內。如法封●固付與太尉。令安在佛●堂前。明年有灾時。可開來看。其後太尉忽患一發背。大如茶甌。痛不可忍。百般醫治不痊。猛然思起濟公留下香盒。急取來看。但見●盒●內●寫●著●一方太尉如法修合。遂果獲效。此係後話。且說濟公其日得了綾子官絹銀兩。●遂拜謝太尉。纔下嶺。見一夥乞兒凍倒在地。濟公曰。苦惱。我有些東西與你。袖中摸出綾子。官絹銀兩。盡與衆人。迤邐歸到靈隱寺。見首座曰。你連日在何處。濟公曰。我連日在昇陽樓飲酒。新街里宿娼。首座曰。好好。你又喫酒。又歇娼。濟公曰。我明明裡去。●不強如你們黑地裡去。首座曰。長老昨日問我。我說你十六廳朝官處探訪。原來這樣胡行。急拖入方丈見長老。●言濟公私自出去喫酒。宿娼。長老大怒。令侍者打二十。拖倒揭起直裰。濟公却不穿褲子。轉身露出面前那物事來。衆僧大笑。長老曰。這斯如此無禮。首座曰。先師護短。容他慣了。長老曰。風顛之人不必打他。且放起來。濟公呵呵大笑。出方丈來。曰。你們拖我見長老。却不打。我好漢子。和你跌三●交。衆僧曰。不采你這風子。濟公曰。賊牛們。却又怕我。自此愈加風顛。衆僧皆來同長老計議。怎生逐得他出去。長老曰。他是先師徒弟。如何逐得。監寺曰。某有一計。自然使他安身不得。衆曰。却是怎麼。監寺曰。此先寺中有箇鹽菜化主。每日化來。常住公用。此職事最難。他化不得。自羞回。也如今可買一尊酒。整頓齋。使他大醉。倘若應允。亦不過月餘矣。衆僧曰。妙計。只恐他不允。監寺曰。他只要酒喫。是日整齋置酒。請濟公。喫濟公到方丈坐定。曰。長老喚我做甚麼。長老曰。衆僧買酒在此請你。濟公曰。却又蹺蹊。你且說為何請我長老

衍薨草

箇一作過

一無堂字

盒等六字一作醫發背的方見

一無遂字

一無不字

交一作跤

◆暫一作[illegible]

◆和上一有我字

曰。我初住持。不識前事。先是此等有箇鹽菜化主。如今一向無人。今欲立箇化主。要你開疏頭。因此請你。濟公曰。既要寫疏。且只喫酒。若醉方有文章。長老曰。你只顧喫。當時行童將隻大碗。放在濟公面前。一上喫了三十餘碗。◆暫住。侍者。遂將文房四寶。放在卓上。濃濃磨墨。濟公起身拂紙。而就文不加點云

伏以終朝易過。衣食難求。空門內皆倚檀那。寺院中全憑施主。倘無施主。房宇便東倒西歪。若沒檀那。和尚就忍飢受餓。衣非綾錦。也須得綿布遮身。食不珍羞。亦必用酸虀過粥。費用雖不奢華。人多也難掙挫。輙持短疏。遍叩高門。不來求施衣粮。但止化些鹽菜。灶戶口燒造殷勤。園圃人種作勞碌。羞將痴臉。懇求他全仗勸欣。資助我莫怪貧僧。朝朝饒舌。皆因弊寺日日用他。一碗糙米粥。無他怎送入飢腸。半碟黃酸虀。有你乃能充餓口。◆和尚箇般若惱子。遂官皆發歡喜心。日化八貫資財。供入常住增富貴。朝忝三世賢聖。願祈施主永安寧。謹疏年月日

◆一無應道二字○交作吋

◆局上一有他字

◆永一作未

◆入下一有入來二字

濟公寫罷。長老幷衆僧都喝采。令行童取酒來。濟公又喫了十餘碗。長老曰。一客不煩二主。再浼你做箇化主。◆濟公曰。我是風子。如何做得。監寺曰。濟公結識的是十六廳朝官。十八箇財主。莫言一日八貫。便是八十貫。他也化得。長老曰。原來恁地。濟公曰。相識家止好索他些酒食。如何又化他錢財。長老曰。你胡亂化半年三箇月。我這裡便令人代換。濟公此時已醉。◆應◆道喫了你們酒。如何推得過。長老大喜。便交◆鋪香花燈燭。請濟公坐了。受長老三拜。收拾齋襯果品。遂別長老出方丈。心內暗思。我反被◆局了。在這裡亦不秀氣。不如一發起了度牒。別處去罷。轉入方丈。長老問何故又回。濟公曰。我思做此化主。◆永免去各處去化。身邊又無度牒。只道我是野和尚。故此回取度牒。長老曰。說得是。卽令監寺取度牒付與濟公。收了自去。且說濟公出山門。遶到白樂橋。坐思這夥禿驢。合成圈套。明是局我出來。淨慈寺德輝長老。平素與我契合。我往投他。必然見留。遶望淨慈寺來。◆入見長老問訊。長老曰。濟公何來。濟公曰。說不得。弟子被衆局

◆醉下一有了時

◆交一作教下同

◆云上一有柬字

我做鹽菜化主。弟子初時不肯。後被他灌醉●一時應承。今思明是局我出門。故特來投。希留爲愛。長老曰。你是靈隱寺有分子孫。如何空身出來。濟公曰。我不要他東西。只因被這班欺侮。過不得。望我師慈悲。長老曰。留自留。你只是昌長老面上不好看。老僧明日寫一柬去他。若回字來。那時收你。兩家都好看。濟公曰。我師見是。當晚濟公就方丈中暫歇。次早長老寫了。書差傳使詣靈隱寺時。昌長老正在方丈中坐。侍者報淨慈寺傳使在此。長老交●進。來傳使將書呈。上云●

南屏山淨慈寺住持比丘德輝。稽首師兄昌公法座。前郎晨新篁漸長綠樹成陰。恭惟尊候安享禪規。倍增清福。上剎散僧道濟到弊寺。言蒙差作鹽菜化主。醉時應允。醒却難行。避于側室。無面回還。特奉簡板。伏望慈悲念此僧素多酒症。倘覷薄面。明日自當送上

昌長老一見大怒曰。道濟受某三拜。不曾化得半文錢。便來討錢。我寺決不用他。令侍者取筆。就簡板後。

◆淨一作靜

◆暴一作爆

批八字云

似此頑僧無勞送至

批罷付與傳使。自回且說德輝長老正與濟公話間。忽見傳使至。前施禮。將前言細說。呈上簡板。長老大怒曰。這畜生我又不屬你管。如何這等無禮。濟公曰。便是檀板頭不曉事。只爲我。交●長老受氣。長老曰。濟公我收你在此替我爭氣。就隨你本寺書記僧一應榜文開疏。俱是汝濟公謝了。長老自去選佛場坐禪念經。不覺已過月餘。忽一日濟公閑步出山門。走至長橋堍下。只見賣餶餣兒王公在門首擺荳。王公曰。濟公多時不會。濟公曰。我被靈隱寺赶出來。今共你做隣舍。王公曰。你坐一坐。待我買賣淨●些。同你下碁。就掇條凳子在門前安下碁盤。濟公曰。我儂贏得喫一盤餶餣。若輸了你便打我一箇栗暴●。王公大笑。二人下了五六盤。濟公却輸了一盤。王公曰。出家人不打。你只與我寫一招牌。濟公曰。我無酒却寫不得。王公便與濟公對門方家酒店裡。濟公一上喫了十五六碗。曰你要寫甚樣招牌。王公拿出一幅紙。濟公提

一無云字

起筆便寫下十字云。王家清油細豆大餶飿兒。寫畢。濟公曰。我喫你酒。無物相謝。我將方纔下碁為題。寫一篇文在粉壁上。詞云

無爲堂上敵手相逢。移來一座水晶盤。傾下兩行碧玉。子聚三掣五。奪角爭先。靜悄悄向竹塢松軒。冷清清對茅亭菊檻。排成形勢。黑叢叢萬里干戈。擺定機關。白皎皎一天星象。休言國手。謾說神仙。遍九州奪利。于蠅頭布三路。圖名于蝸角縱橫。在我敲磕由他。箇中訣破。著精神要使英雄滿天下

噢　除非有箇神仙路　衝破從來七九關

濟公寫罷。作謝出門。逕往萬松嶺。望毛太尉。太尉却好在那里射箭。濟公向前施禮曰。太尉射得好。太尉急忙歇箭曰。何故久不會。濟公把前事細說。太尉曰。今日熱。同你竹園中乘涼。喫酒至晚而散。仍于府中歇住。五七日。濟公曰。我還要去望陳太尉。遂別。逕到陳太尉府前。門公通報。太尉出迎。茶罷。使令安排品饌。飲酒至晚。又留在府中。歇住二三日。濟公猛省曰。長老把我爲人。運出來十餘日。他必嗔怪。遂別太尉。

賊禿一作禿驢

逕來淨慈寺。却說德輝長老半月不見濟公。心中嗔惱。差火工四下尋覓。到長橋只見濟公在餶飿鋪中。火工向前曰。濟公長老有請。濟公便起身入方丈見長老。曰老僧再三囑付。緣何不改前非。濟公跪在面前曰。告我師慈悲。弟子許久不去望相識。偶至萬松嶺。蒙毛太尉留住五七日。陳太尉府裡住二三日。故此擔閣了。長老曰。我不信。二位太尉是朝廷近侍官。如何敬你。且說你的本身事。我便饒你。打濟公請紙筆。便作一詞。名臨江仙云

粥去飯來何日了。都緣皮袋難醫。這般軀殼好無知。入喉纔到腹。轉眼又還飢。惟有衲僧渾不管。且須慢飲三盃。冬來猶掛夏天衣。雖然形醜陋。心孔未嘗迷

長老大喜曰。既然朝官與你好。如何做。不得鹽菜化主。濟公曰。做到做得。爭奈不怯氣。化來請這夥賊禿。若是長老還等相愛。休說鹽菜。便一日要十箇豬也有。長老大笑道。我寺中原有壽山福海藏殿。如今塌壞。若得三千貫錢。便可起造。你化得否。濟公曰。非是

弟子誇口三千貫只消三日便完長老便令侍者請監寺買辦酒肴素食羅列于方丈長老親陪濟公喫得大醉長老曰要開疏頭你醉了明日寫罷濟公曰我是李太白但酒多越好乃令行童取過文房四寶濃磨了墨濟公提筆起一揮而就云

伏以佛日增輝法輪長轉夫佛日者乃佛光洞照法輪者是法力傳流切見南屏山淨慈寺乘東土之禪宗稟西湖之秀氣殿閣軒昂門樓高大近因藏殿傾頹便覺僧家寥落是以法輪不動食輪怎得周全藏殿若完佛殿自然氣象欲得壽山福海莊嚴須仗達官長者歡喜捨金賜鈔須休心下躊躕運木擔泥且便眼前成就輪轉無休檀那永固

募緣化主書記僧道濟謹題

寫罷長老大喜次早濟公到方丈別了長老出門逕投萬松嶺來忽聽一聲喝道言太尉朝回少頃毛太尉近面太尉曰這早何處去濟公曰我早太尉又早太尉曰我是官身朝裡去方回你出家人正好穩睡濟公曰亦有一事睡不能熟進府訴稟太尉使令整

曰一作道　衆一作擧　公一作上

治早飯問濟公適間欲說甚話濟公曰弊寺有座壽山福海藏殿跌倒今欲修造須三千貫錢因此特來望太尉一力完成將出疏簿遍與太尉曰我那有三千貫些少布施使得濟公曰教我再化何人太尉曰既如此可停一兩月待下官輳集濟公曰箇却使不得三日內便要太尉曰你正是風子三千貫錢如何更有濟公攛了疏簿急急起身太尉趕出去將疏簿去還他濟公拿起又丟人去一逕奔走太尉分付門公今後濟風子來休放進府且說濟公逕自回寺首座問曰化得若干濟公曰後日皆完首座曰今日無一文後日那得完濟公曰不要你愛我自有道理首座說與長老長老亦不信次日衆僧咸對長老言濟公今日不出去化因在灶下捉虱子明日如何有第三日毛太尉早朝但見一皇院子來道娘娘有旨宣太尉急忙到太后宮中拜舞罷太后曰毛君實子董夜來三更時分見一金身羅漢言道淨慈寺壽山福海藏殿崩珊化鈔三千貫再言疏頭在汝家後有名字太尉大驚暗思濟公非凡人也乃啓奏曰娘娘兩

日前淨慈寺書記僧委有疏頭留于臣處太后曰寶庫內有三千貫脂粉錢子童共你到淨慈寺認此金身羅漢太后懿旨備辦鑾駕嬪妃彩女隨往淨慈寺行香毛太尉押解三千貫鈔其日濟公在房中曰此時將及來也行出房門高叫都來接施主便去擂鼓撞鐘長老聽得急使侍者問消息只見門公報道有黃門使來說太后娘娘行香長老忙披袈裟出方丈引滿寺五百餘僧迎接只見太后鳳輦到來長老等于山門外接見娘娘謂長老曰子童昨夜三更時分夢一金身羅漢來化鈔三千貫修造藏殿今日送鈔在此子童要認這尊羅漢長老見說擡著香爐引五百餘僧團團在佛殿上看經此時濟公來在數內却從面前過太后指曰正是此僧方欲下拜濟公急忙打箇根斗褲兒不穿露出前面這件物事扒起便走長老就奏娘娘曰此僧平日有些風症太后令毛君實將三千貫交與庫師收了太后自回長老衆僧送出山門自回方丈令尋濟公不見忽一侍者來曰濟公引領一夥小兒撐一隻船到西湖採蓮長老曰濟

(行一作走 ○使作便)
(五百餘僧一作僧五百)
(根一作觔)
(師一作司)
(一夥小兒一作小兒一夥)

公要這藏殿完成一時遂顯靈感今恐被人識破故作此態濟公將船划過石岩橋登岸令小兒划船回去却自望古蕩里摸去教場橋登東厠只見尿缸內一箇蝦蟆浸得老漲的濟公曰苦惱亦是輪迴我與你下火作頌云

這箇蝦蟆死也掘強瞑目並牙跏趺合掌佛有大身小身即非我相人相一念悟來離諸業障

咦　青草岸邊尋不見　分明月夜梨花上

濟公念罷只見半空中青衣童子叫曰多虧師父已得超昇衆皆喝彩忽一人拖住濟公曰師父同你前面坐一坐濟公曰阿哥你是何處那人曰我是西溪安樂山永興寺長老聞清溪道士徐公說上人清德累欲一見今日小人有緣且去飲三盃二人行過古蕩街遥望永興寺來此時長老正在山門下乘涼濟公向前施禮長老曰師兄何來砧基曰此是濟長老也長老大喜請入方丈賓主坐定茶罷問砧基何處相遇砧基說蝦蟆下火故事長老嘆羨令整酒饌濟公恁意飲了一夜次日請徐提點陪侍長老要造安

(掘一作倔)
(濟下一有公字)

扣一作叩　資一作祿　蒼一作青　日一作早　上一作落　一無出字

樂橋浼濟公開疏云

伏以山藏古寺水接平橋西溪市北安樂山橋柵損年深往來不便欲建運雲之勢全憑駕石之功資金浩大獨力難成輒持短疏遍扣大檀誠哉勸資慨然樂助疊石橫空杜預建時從古有跨溪通道相如題後豈今無不慚風漱石邀愛月盈河水流碧草環中過人在蒼龍背上行橋梁萬代福祿無窮

寫罷二人迤邐行至崇眞寺夜宿次日到洗馬池閑翫題云

昔日曾聞洗馬池　悠然此景在西溪
風生水面波紋細　日上堤邊樹影低
水底青天沉翡翠　波中明月浸琉璃
何如花下退朝去　喜看鴛鴦戲石磯

自是濟公只在永興寺崇眞寺清溪道院幾處盤桓不覺過了四箇月時值初冬天氣濟公覺道身冷思量我出來長久須回寺去於是別了長老并徐提點便向石人嶺來時見上天竺懺首同一道人坐地見

寺一作等　一無儂字　瓜一作逃　葉一作墓

濟公來二人起身相見懺首曰汝在何處長老差人各處尋覓濟公曰我在永興寺住了四箇月恐長老見嗔今日故回汝等何往懺首曰你不知我寺講主九月二十夜著賊偷得一空聞知西溪街上鄭先生卜得好卦故令我問課回來濟公曰我實不知既如此同你去望他二人落了石人嶺逕至寧棘庵講主正在方丈中煩悶濟公向前施禮曰失彩失彩講主曰久不相會何故不來看我濟公曰我儂今日偶遇懺首說待來望你講主曰老僧掙了一世今一夜皆空濟公曰出家人要財物何用待他偷去倒省得記掛講主曰我積攢來要修僧房起鐘樓今被偷去與外人說不得只好自知故此煩悶濟公乃曰如此我作一律替你解悶題云

啞喫黃瓜苦自知　將絲就縱落人機
低田缺水遭天旱　古葉安身著鬼迷
賊去關門無物了　病深服藥請醫遲
竹筒種火空長炭　夜半描龍畫向誰

講主大笑曰妙哉雙關二意我肚中多悶你休回去

子一作中

在此相伴解嘆我也好濟公曰只怕無酒喫講主曰別物無有惟酒你喫不了濟公曰既有酒莫說一兩月便是一兩年也在此衆人大笑自是濟公又在天竺過了兩月看看臘近講主留過年濟公曰這却使不得須回寺過年乃別講主向淨慈寺來山門口撞見監寺曰濟公一向在何處濟公曰我在老婆房裡監寺曰你是風子我不理你濟公遝入方丈見長老向前施禮長老曰不與老僧說知一直出去半載是何道理濟公曰偶然閑走望長老慈悲長老道我却不怪反被衆人笑濟公曰今後再不敢如此自此濟公只是坐禪念經時值三月天氣濟公對長老說我從歸寺並不曾出門今欲出去望相識特稟長老長老曰你去只可一兩日便回濟公曰謹領乃離方丈逕投萬松嶺來至毛太尉府令門公通報太尉忙出迎接入坐茶罷太尉曰自從同太后娘娘到你寺已半載餘矣濟公曰向日深虧棖公完成這庄勝事近思酒飲特來相探太尉曰你且坐今日園子掘得些筍將一半進朝一半在此令煮來與你嘗新濟公大

來一作令

些一作喒

一無儂字下同

漏一作誘

儂一作要

喜一上喫大半碗道滋味極美佛語云一寸二寸官員有分一尺二尺百姓得喫和尚要喫直待織壁我儂虧太尉得嘗新長老在寺夢也夢不見我且剩幾塊持歸奉長老太尉道此是殘剩另將一盤來用荷葉包固濟公提荷葉包作謝遂行一路向淨慈寺來山門下首座曰手裡包兒莫非狗肉濟公道不是包內之物你們夢也夢不見衆曰却是甚麼濟公把包兒塞將過去曰你且聞一聞遝入方丈長老曰你今如何便回濟公曰我一逕毛太尉府中去却好嘗新筍我討得一包與長老嘗新長老曰難得你濟公令侍者取一盤來將荷葉包解開傾在盤內托上長老面前長老喫了三二塊人各分些來僧皆來討筍喫長老曰有數這些都分了濟公曰我儂在毛太尉府中說禪機漏將筍來你們只顧白口要喫長老曰你說甚麼禪機濟公曰一寸二寸官員有分一尺二尺百姓得喫和尚要喫直待織壁長老曰絕妙絕妙衆僧曰你化些來與我們嘗新也好濟公曰衆僧有將新筍爲題作得一詩我儂便去化兩担來長老便作

◈廳下一有上字　◈一無頭字　◈難一作那　◈大等一作劉晚大尉送

一絕云

竹筍初生牛犢角　　蕨芽新長小兒拳

旋挑野菜炊香飰　　便是江南二月天

濟公曰。今日不許。明日也無。後日還你兩担。長老曰。這新筍初生。如何論担。濟公曰。休要管。次日濟公逕投萬松嶺。毛太尉府裡來到。廳坐定。濟公曰。昨日蒙賜筍。長老喫了。衆僧都討。我儂一時說了口。今日故來化緣兩担。太尉曰。若過十餘日。出得廣時便有。如今初放標。何能論担。園子曰。昨夜煩暖。都鑽出頭來。太尉喜曰。將疏頭來與你。筍濟公請希筆一揮而就云

錦屏破玉偏宜我。筍齋孟粉節出墻。已屬他人風月。正好拖泥掘出。那堪帶露担來。鹽油鍋內炙就黃金。湯水釜中煮成白玉。滿滿盛來。沒底碗子齊齊喫去。無心道人越嫩。正好結緣。沒後難得進口。

山僧戀嘗滋味鮮甜　施主專享福祿永固

太尉喜曰。今日方透芽。且養他一夜。明早掘去。還多得些。濟公曰。正好正好。太尉當晚留濟公在府歇了。

◈撥一作分付　◈直一作値　◈見等一作望見押僧　◈脚錢一作脚勞送筍五人○無日等五字　◈衆等六字一作合寺僧人同喫而

次早同濟公步入竹園中。只見掘起約有五担。撥五箇當直人挑送濟公。謝了太尉。投淨慈寺來。衆僧在山門下。遙見濟公領五担筍來。急報長老。濟公曰。筍便化了。你等可出五百文鈔還脚錢。長老曰。老僧自有。令侍者取鈔五百文。付五箇送筍人去訖。長老令羹筍與衆僧喫。喫罷盡散。却說濟公猛思靈隱寺昌長老已死。不去送得喪。聞得印鉄牛做長老。要去望他。離寺過六條橋。徐步行至靈隱寺前。見侍者曰。煩希通報。侍者入方丈曰。淨慈寺濟書記來訪長老。曰風子不要采他。你去回報不在。侍者報濟公。濟公大怒。便走到西堂房裡。望小西堂。亦不在。問行童借筆去冷泉亭下。作詩一律云

幾百年來靈隱寺　　如今却被鉄牛鬥

蹄中有漏難耕種　　鼻孔撩天不受穿

道眼何如驢眼瞎　　寺門常似獄門關

冷泉有水無鷗鷺　　空使留名在世間

寫罷付行童。仍于西堂粉壁題云

小小庵兒小小窓　　小小房兒小小床

叫一作敎　久一作向　木一作樹　滿一作眼　積一作接

出入小童弁小行　小心伏事小西堂

濟公別了行童自回寺。却說靈隱寺。有人入白長老怒曰臨安府趙太守是我故交。浼他斫去淨慈寺門外兩傍松樹破他風水。却說德輝長老一日共濟公在方丈中。忽見侍者報曰山門外趙太守帶百餘人要砍兩傍松木。長老曰如何是好。濟公曰長老休慌待我去見他。長老曰這官人十分利害。汝去見他須用小心。濟公曰我師寬心。言訖出山門。太守在外叫和尚。濟公向前施禮。太守曰你便是甚麼濟顛。久聞你善賦詩。今來見我有何話說。濟公曰聞知相公要伐敝寺松木。有詩呈上

亭亭百尺接天高　曾與山僧作故交
滿望枝柯千歲茂　可憐刀斧一齊拋
窓前不覩龍蛇影　耳畔無聞風雨號
最苦旱間飛去鶴　晚回不見舊時巢

太守見詩大喜。見山環翡翠。屋隱烟霞。令濟公作詩云

白石磷磷積翠嵐　翠嵐深處結茅庵

琴等一句一作花被鳥拈鬚佛笑　一無不口〇罷作就

煮茶迎客月當戶　採藥出門雲滿籃
琴掛葛紘鳴素志　窓開風拂罷淸談
今朝偶識東坡老　四大皆空不用參

太守嘆賞不足曰下官亦續一律云

不作人間骨肉僧　霜威隱隱骨稜稜
金芝三秀詩壇瑞　寶樹千花法界淸
得句逃禪寧縛律　即心是性不傳燈
我來問道無餘事　雲在靑天水在瓶

須臾齋畢。太守自回。長老入方丈謂衆僧曰今日若非濟公誰人解得。却說濟公閑行至長橋。見賣餶飿兒門上貼著斗書。吃了一驚。走入見王婆在棺材邊哭。王婆曰阿公和你素好。後日出殯。你來送喪。就請你下火。念阿公平日之面。說兩句禪機。令他西方去。濟公曰如此準來。行到長橋上坐著。只見賣蘿蔔的沈乙挑了空担來曰師父多時不見。同你飮一碗何如。濟公曰甚好。二人走入酒店坐定。沈乙篩酒。濟公一上喫了幾碗。濟公曰難得你這片好心。我看你巴巴碌碌何時是了。不口隨我喫碗安單飯也罷。沈乙

◆一無長老二字　◆血一作骨　◆生一作藏　○袴作襦○　不大作僅一　◆欠一作久　◆百來拒一作千來担

日我久懷此意若師父肯提挈今日便跟師父濟公引沈乙來寺參見長老濟公曰弟子尋得一徒弟在此望長老容留長老遂與他摩頂受記改名沈萬法次日飯後濟公令沈萬法扒些火來萬法曰要火做何用濟公曰我今日閑坐烘幾箇虱子少刻萬法掇一盆火來濟公脫下直裰在火上一烘兩箇虱子做一塊鑽出來濟公曰虱子也有夫妻我欲咬死又恐汚了口不如就火中燒化便放虱子火中口念云

虱子聽我語汝今當記取類于虫蟻中只與血肉處清淨不肯生來生我袴里大不大如蔴亦有夫和婦宛轉如是生嚾我何時悟我身自弃欠你豈能堅固向此一爐火切莫生驚怖拋却蠕動軀莫復來時路

咦　烈焰光中爆一聲　剎剎沉沉無覔處

是日濟公分付沈萬法道我去長橋送王公喪了便回逕去喪事將起身濟公曰我一發替他指路口念云

餶飿兒王公　秉性最從容　擂豈擂了百來拒

◆壁一作璧　○局作峪　◆男兒一作兒子　◆跟一作觔　◆渡一作波

蒸餅蒸了千餘籠　用了多少香油　燒了萬千柴頭　今日盡皆丟散　日常主顧難留　靈棺到此　何處相投

咦　一陣東風吹不去　烏啼花落水空流

一壁起材行至方家局燒化濟公手提火把道大衆聽著

王婆與我喫粉湯　要令王公往西方
西方八萬四千里　如今且只在餘杭

念罷只見一後生來在王婆面前作揖乃是女兒鄰舍先是王婆有一女嫁在餘杭此時有孕不來送喪昨夜五更養得一箇男兒肋下有四硃字寫道餶飿王公因此特央鄰人報生王婆聽得大喜衆人驚駭濟公被衆人圍住便跳在卓上打箇跟斗露出下面物事來衆人大笑濟公趁笑間一逕走了乃入淸渡門來新宮橋下沈平齋生藥鋪裡他家媽媽尊敬濟公見濟公忙請入內坐定茶罷媽媽使令安排酒來將一隻大碗安在濟公面前濟公一上喫了十餘碗已有醉意養娘又托出一碗辣汁魚來媽媽道再喫

本是一作我本　見一作覺　睡一作睡

幾碗。濟公又喫了十數碗。十分酩酊。作謝媽媽。撞到清波門。一交跌倒。把門的弁過往人圍住。其中有認得的道。這是淨慈寺濟書記。能吟詩。極好。只是喫酒沒正經。濟公聽見說。傲起來曰。誰人說我沒正經。便歌云

本是修來四果身。風顛作逞混凡人。能施三昧神通力。便指凡人出世津。經卷無心看。禪機有意親。醉時喝佛罵天眞。渾身不見些兒好。一點靈光絕勝人

認得的扶起。濟公攛到十里松。又跌倒了。直到淨慈寺報知長老。叫沈萬法急出山門。到十里松向前道。師父回寺去。濟公曰。賊牛。馱我去。把沈萬法吐了一頭一臉。沈萬法馱到廚下。麪床上放。師父睡了。方去洗臉。濟公跳將起來。高叫無名發呀呀呀。衆僧都道。濟公酒狂。濟公曰。馱我見長老。又叫無名發呀呀呀。衆僧不曉得。都去睡了。濟公不住口連叫到三更時分。羅漢堂琉璃燈燒著旛脚。火起。濟公遶廊下叫無名發呀呀呀。敲各房門。衆僧撩亂起來。各自收拾。猛

曰一作叫　名一作明　非等一句一作我佛有靈還有感

火隨風。焰焰騰騰。延燒佛殿兩廊各僧房。濟公曰。燒得這禿驢們好。忽然弓兵入來。捉住兩箇監寺出官。只不見長老。這火直燒到次日午時。還未滅。止留得山門不燒。衆僧對濟公曰。許多佛力。因何不能護持。濟公口占四句云

無名一點起遨巡　大廈千間盡作塵
非是我佛不靈感　故要樓臺一度新

話間官府救火。就將兩箇監寺枷在長橋上。衆僧在火場上商議。不知長老何處。怎生救得兩箇監寺。濟公曰。監寺且遲遲。尋長老要緊。衆僧曰。必定睡熟在方丈燒死了。侍者曰。我們眞箇不曾見長老出方丈門。濟公說。既然如此。且著火工去扒地。扒了多時。並無踪跡。只見一塊砌平磚上面。惟留下八句詩云

一生無利亦無名　圓頂方袍自在行
道念只從心上起　禪機俱向舌根生
百千萬劫假非假　六十三年眞不眞
今向無名叢內去　不遺一物在南屛

濟公曰。長老自歸天台山去了。且令火工收拾些燒

不盡木頭搭起幾間茅屋衆僧安身濟公行至厨下見一大鍋熱湯高叫此間好熱湯且來洗面我有一隻曲兒唱與你們解悶唱云

淨慈寺盖造是錢王佛殿兩廊都燒了止留得兩箇金剛佛也悶放起玉毫光平空似教場却有些兒不折本一鍋冷水換鍋湯

衆僧齊笑你便風狂兩箇監寺枷在長橋你須救他濟公一程走到長橋見兩箇監寺枷在那里濟公曰你兩箇板里鑽出頭來好像架子上安砲燈監寺曰阿哥你不救我們反來戲謔濟公曰我救你救你逕往毛太尉府中太尉接見曰回祿回祿濟公曰說不得二人坐定太尉便交安排酒喫至半酣濟公曰我儂多感太尉在此喫酒兩箇監寺枷在長橋望太尉一救太尉曰不妨我寫封柬去與趙太守就放次早濟公對太尉曰我儂且去火場上看看行至寺門只見兩箇監寺回來衆僧大喜問道如何得放監寺說虧了濟公央毛太尉一柬分付趙太守因此放回衆僧俱謝濟公首座曰兀誰做得本寺長老濟公曰必須是蒲州報本寺松少林長老可做監寺曰此長老實好只是年紀高大如何肯來濟公曰你們要他來必須買酒請我監寺曰此係大家之事見今無錢那得酒請你我自修書令人去請濟公曰請不來時休怪我笑一程望太尉府去了寺中衆僧修成書柬令傳使往蒲州報本寺見了長老呈上書柬長老曰老僧年邁如何去得傳使再三求請長老曰非爲他故實難行動令知客管待齋畢傳使辭謝回至本寺將前事備陳一遍首座曰必須濟公寫書再令傳使去衆僧曰是便買一埕酒請濟公一上喫了十餘碗濟公曰前日請少林長老傳使回來如何說首座曰前日空走了一遭今特要你寫書柬子濟公即時寫成封固遞與傳使起身來到蒲州投見長老曰老僧前日分付去了如何又來傳使曰濟書記今有簡板在此呈上長老折開一見大喜書云

象法浸凋宗風淡蕩往往來來無發落紛紛漫漫自尋芳須仗本色高人今日大家公議恭惟少林大和尚行光先哲德庇後昆施佛教之鈴鎚展僧

隻一作個

交一作令

一無不妨二字

一無儂字

太守一作知府

漫漫一作浸浸

鈴疑鈐

勞一作流　璧一作懸　交一作教 〇要作得　了一作只

人之鼻孔休負諸山之望莫辭一水之勞惠日峯前識破崴崖之句南屏山畔愿全靈璧之光慨順人情毋勞牽鼻

少林長老看罷曰此回只得去走一遭便令擂鼓撞鐘聚大衆選有德行者住持本寺掛了牌分付傳使先回交濟書記休要出去老僧收拾行李只在月內便到傳使作別先回本寺報知衆僧大喜留濟公在寺濟公曰若不出去那得酒喫一巡便走叫他不住監寺曰若留他每日那有錢買酒不留他長老來又不歡喜首座曰容易我有一大空坛寄在人家將去盛了湖水泥了坛頭只做賒的酒直待長老來方開可取一笑監寺曰最好便尋濟公回來首座曰濟公我們無錢賒一坛好酒你看過了直待長老來方開濟公曰不妨你們賒來須臾兩箇火工扛到濟公面前濟公曰打開來甞一甞首座曰新泥的開了要出氣濟公曰也說得是便掇一掇道也了得我一醉令火工扛在草屋下安著過了數日有人報長老到衆僧都出遠接少林長老到寺衆僧參拜長老畢就與

火一作活　雲一作云 下同

濟公講話濟公曰不要慌且了正事便將一塊磚打開泥頭但聞水氣大怒一下打碎了坛罵道這夥禿驢分明弄我少林長老聽得問曰做甚麼侍者曰濟公要酒喫作鬧長老曰濟公要酒喫胡亂買兩瓶請他忽濟公到長老面前曰可柰這班禿驢弄我長老曰休要與他們一般見識我自買酒請你濟公曰不曾與長老接風甚麼道理反要長老買酒請我少刻酒來濟公喫了長老曰老僧初到不知本寺曾立被燒募緣榜疏否濟公曰這班禿驢各自做家火那管正事長老曰今日你就與我寫令侍者取文房四寶來濟公揮筆立就文不加點云

伏以祝融作釁照一萬頃之平湖風伯助威捲五百間之大廈烈焰星飛于遠漢嚣塵霧鎖于層巒各携雲錫以隨身共駕牛車而出宅向來金碧併作烟煤過門孰不驚心閉眼尤疑是夢切念阿羅漢不能冷坐放起玉毫光可憐調御師也被熟𤎅失却金花座雖經世數未猒人情鐘鼓重警發于虛空香火復追崇于先帝毗耶城裏從來大有檀

藝一作施

儂等五字一作擾了你作

一無儂字次同

那給孤园中指日可成蘭若金剛不壞鐵塔證明長老看了大喜交侍者把榜掛在山門往來看者如蟻越數日濟公曰我已化了明日藝主至次早果見朝廷差太尉押到賫鈔三萬貫言夜夢金身羅漢募緣故朕完成勝事長老衆僧謝恩訖庫司收了三萬貫鈔齋了太尉送出山門擇日興工諸府州縣官員財主無不布施未二年間殿宇房廊屋舍皆已落成忽一日濟公閑少至雷峯塔望常長老長老曰濟公一向監工辛苦今日共你作盃濟公曰多感長老令侍者置酒于水雲軒下時濟公已醉曰我儂惱你多題詩相謝乃寫云

極目烟波遠接天　紅塵疎處結三椽
不憂風景來朝沒　只恐水雲到晚連
靑黛山邊飛白鷺　綠楊堤畔泊漁船
悠然此地眞堪樂　半是人間半是仙

寫罷又飲酒只見火工來道長老有請濟公忙起身謝了便回寺入方丈長老曰那里去來濟公曰我儂閑行到常長老寺內蒙留我飲長老曰我有酒在此

湧一作影下同

甞一作常

化他一作他化

把一作採

一無打字

道上一有說字下同

特請你少頃侍者將酒至濟公又喫了十餘碗醉了口中道本寺多虧長老做主我儂也用心成得這模樣只有兩廊湧壁不完我心放不下長老曰既如此煩你完成亦好濟公曰各處皆化了惟有臨安府新任王安撫未曾化他長老曰我聞此官不及第時去寺院投齋被僧人哄弄躲過甞怒題其壁云遇客頭如鼈逢齋項似鷺至今恨著和尚你休化他濟公曰不妨我務要化他衆僧勸不住濟公離寺逕到府前立于宣化橋上安撫正在廳上望見橋上一和尚探頭探腦分付虞候悄悄的採進來四箇虞侯行至橋上一把採住把濟公推到廳上跪下安撫曰這禿驢敢如此大胆濟公曰貧僧是淨慈寺書記僧濟顚有段姻緣只有相公省得特來計較安撫聽得便令放起你若說得好便饒你打若說得不好加倍重打濟公曰昔日東坡居士與秦少游黃魯直佛印禪師四人共飲東坡行一令要一般物兩箇古人名後兩句詩衆人都替濟公擔憂濟公不慌不忙道相公聽著

蘇東坡道筆毫落地無聲擡頭見管仲管仲問鮑

◈印下一有禪師說三字

◈處一作遇

◈一無起字○廳屋作房子

◈少頃一作我吃

叔因何不種竹鮑叔曰只須兩三竿淸風自然足」秦少游道雪花落地無聲擡頭見白起白起問廉頗因何不養鵞廉頗曰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淸波」黃魯直道蛀屑落地無聲擡頭見孔子孔子問顏回因何不種梅顏回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佛印道天花落地無聲擡頭見彌陀彌陀問維摩如何話更多維摩曰遇客頭如鼈逢齋項似鵞

安撫聽了大笑請濟公入後堂坐定茶罷便令整酒安撫陪侍濟公曰敝寺因遭風火今得十方施主鼎建一新只有兩廊湧壁未完特求相公慨然樂助安撫曰下官到任未久那得布施濟公曰若得發心不愁無鈔佛語云明中捨暗中來安撫曰既如此下官有處天晚安撫留濟公宿了次早便整理俸鈔三千貫差人押送濟公巡投淨慈寺來長老衆僧接見歡皆喝采庫司收貯了鈔整齋待來人回府一壁請畫師裝畫濟公連日在寺看畫忽思量酒喫走在九里松有一人家起盖三間廳屋要求兩句佛語上梁濟公道將酒來少頃酒到濟公一上喫了十二三碗忙

◈交一作叫下同

◈餘一作些○竪作豎

交匠作一齊動手將梁稱起濟公立在凳上念道

今日上紅梁　願出千口喪　妻在夫前死
子在父先亡

那財主聽了心中不悅誰想濟公的話都是順理題罷出門過一餛飩鋪店主識認濟公邀入店內請濟公喫餛飩濟公喫了遂把餛飩爲題借筆寫在壁上云

包羅萬象性氣粗豪淸淨爲根禮恭叉手通身上縫隙無餘鑊湯裏倒番觔斗把得定橫吞豎吞把不定東走西走宜是山僧嚼破時泥牛滿地嚬哮吼

寫畢忽有一人倒路死在門首衆人擾擾嚷嚷店主見了慌說這箇無頭人命如何是好濟公道不妨我與你做好事遂向死人作頌曰

死人你住是何鄉　爲因何病喪街坊
我今指與一條路　向前靜處好安藏

只見那死人扒將起來巡奔嶺脚下死了店主并四隣十分歡喜却說濟公取路回寺只見四下雲布一

◎一無儂字　◎業一作孽○纏作纒　◎前洋一作錢塘○說作言　◎靈隱一作淨慈○埋作理　◎一無你字　◎便一作方

人忙奔躲雨頭上插著號旗濟公使問你儂高姓後生道小人姓黃在竹竿巷糶米只有一母見年八十濟公道你平日孝順麼後生道生身父母如何不孝順他濟公道你前世孽重我救你隨我到方丈來擺下桌子袈裟圍了令後生躲在桌子下濟公桌子上盤膝而坐念云

後生後生　忽犯天嗔　前生惡業　今生纏身
老僧救汝　歸奉母親　諸惡莫作　免得禍臨

只見老松樹一株打碎那後生起來作謝而去濟公一日離寺到前洋司尼姑寺前那尼姑一向聞人說濟公在靈隱寺募緣裝佛終日喫酒衆僧埋怨大醉扒上佛頭一吐次日三尊大佛眞金裝就實是活佛以此要換銅鐘央浼濟公開疏濟公却好走到門公曰院主正交我來請你濟公曰我來正好入內見院主坐定濟公曰要請我須醉便休院主曰我們女僧常不用酒濟公聽得就走院主曰你却忒性急且坐少頃羅列酒肴濟公一上喫了二十多碗曰如今好了你要做何用院主曰敝寺原有口鐵鏡今要鑄銅

◎一無銅字　◎逕覓一作叫了　◎濟等九字一作金牛寺棺材歇子　◎在此一作相謝

鐘特浼你寫箇疏頭濟公將過帋筆便寫云

師姑鑄鐘　有鐵無銅　若要圓成　連松智松

寫罷不別而行院主見了不悅却說王太尉出喪到虎跑寺安葬石太尉二舍人一名連松一名智松兄弟二人亦來送殯閑行至尼姑寺內看見桌子上疏頭內有連松智松四字大驚問曰何人寫的院主曰濟風子連松曰他眞是活佛預先寫弟兄兩人名字既如此這口銅鐘我兄弟一力完成院主起身相謝遂備齋待二人罷回次日二人一力僖成却說濟公回寺有箇老兒賫一片香來尋濟書記逕入雲堂裡只見濟公打睡聽得有人脚步開眼看時那老兒習前摸出一片香來朝著濟公便拜道小人特來煩師父與我女兒下火濟公問道兀誰老兒道小人是抱劍營街行首藍月英的父親不幸我女兒得病身死來日出喪今日特請師父下火濟公應允次日逕覓一隻小舡渡到石岩橋上了岸只見那送喪的人都來了濟公隨著棺材到金牛寺前濟公道老兒你要我下火把幾貫錢與我老兒道有百貫錢在此濟公

道不消這許多我只要五貫錢買兩瓶酒喫了然後下火須臾酒到濟公喫了將火把在手念道

絲窓深鎖畫蛾眉萬態千嬌誰得知此景此時人巳去空對孤鸞獨自飛藍行首藍行首梅花標格蕙性溫柔鴛鴦帳裡作生涯錦繡叢中爲活計卸下石人帽子脫却金剛草鞋用恩情索縛住薄情使五慾箭射入骨髓琉璃瓶子擊碎方知總是虛花幾年閨閣風流盡屬落花流水山僧爲汝脫骨洗腸

咦　掃盡百年脂粉氣　如今遍體自馨香

齋罷濟公忽思起飛來峯住的張公走去望他見了張公只見張婆在裏面走出來道濟公你好反阿公去年七月間痢疾爭些死了濟公道我時常記掛你們張婆遂整酒肴濟公任意喫了道我攪你多明日做箇東道請你你可到東花園前十字路口來尋我濟公作謝出門回寺去了却說張公次日巡到園前不見濟公肚裡又饑只得買些麵喫了出門便尋東斷正入擡頭只見矮柱上掛看箇料絞張公遂解開海靑束了腰間一遮回家看時十錠白銀三口兒都驚呆了當晚歡天喜地次日天明只見濟公慢慢走來張公道濟公你好不老實交我丟了一日工夫那裡等得你來只得自去買了麵喫濟公道喫來喫去還是我請你喫的明日准准等你阿婆道昨日眞箇虧了你拾得些東西濟公道也勾買酒喫作別回寺且說張公次日巡到園前只見濟公先在二人巡人酒店張公會了鈔二人出店只見東斷門首許多人擾嚷團團圍住看張公近前望一望只見一箇人吊死在昨日掛料絞的矮柱上張公見了喫了一驚對濟公道這箇罪過怎麽是好冤業都在我的身上濟公道放心一些罪過也無自有一段姻緣我說與你你前世是箇販茶客人這人是箇脚夫因見你是孤客謀了你五千貫錢害了你性命今世起利送來還你一命塡了一命後世與你無冤讐因此我要你來這里替你善解交了這孽張公聽得說了嗟呀不已二人各別濟公自回寺去一日濟公入城來到淸河坊昇陽宮前王家酒店原來店主人有女兒年方一

◆起下一有來字

◆交一作敎

◆業一作孽

◆姻一作因

浴了一作沐浴　口一作只　出下一有來字　窟一作孔　又一作次　見下一有畫工二字　白替你一作替你白

十九歲害了怯病已經半年日輕夜重服藥不效父母晝夜啼哭濟公便問主人把前事說了一遍濟公道不妨我醫得你先將兩瓶酒來喫了然後醫治店主人分付酒保盪酒濟公一上喫了十四五碗就交店主人快把女兒的臥房四圍窗槅紙糊了不要一些通風把香湯浴了女兒關上房門濟公與女兒貼脊坐了口占八句道

癆虫癆虫　身似蜜蜂　鑽人骨髓　食人血脲
患者難救　我為汝攻　三昧火發　逐去無踪

濟公坐了一夜只見那女子脊梁內虫鑽上鑽下此時濟公喫了酒三昧火發那虫都逼出了濟公忙要收治不期窓外有人把紙窓剜破這虫從窟籠裡飛走了至今患者病眞藥假王家女子幸遇濟公平復滿門拜謝又將銀五兩送與濟公一文不要喫了些酒作別出門不在話下且說濟公在寺照料畫工忽一日起來見畫一箇神像在壁間畫工曰這是兀誰的喜神濟公曰到像我的嘴臉畫工曰你為人好我白替你畫如今你也自贊幾句濟公道容易便寫云

般一作樣　衲一作袖　喝下一有起字

面黃似蠟　骨瘦如柴　這般模樣　只好投齋
也有些兒差異　說禪不用安排

畫工大笑濟公將了衲子入城逕到裱褙鋪徐家見濟公千歡萬喜道連日少會且請坐喫三盃濟公曰難消一連喫了三四十碗大醉起身脚高步低撞到淸河坊正値馮太尉過虞候喝濟公曰你自過去管我怎的漸漸太尉至近喝道你這和尙係是出家人如此無禮濟公曰多喫了一碗在此眠一覺干你甚事管我不著太尉大怒曰且看管得你著否四五箇虞候把濟公扛到府中當廳跪下太尉曰你這和尙既入空門須持五戒却恣意嗜酒醉臥街坊是何處僧好好供來濟公接過紙筆供云

南屏山淨慈寺書記僧道濟幼生宦室長習儒風自威音王巳前神通三昧至傳燈佛下世語戲辨才暗通三藏法背記十車經善譯五天竺書能番六國梵語淸涼山一萬二千人同遇滑石橋天台寺五百餘尊者齊登鷲峯嶺圓通纔見豎降旗百僚聞知皆拱手雲居羅漢謾說點頭嘉州石佛休

蹶一作倔
恣一作有
跟一作觔
得上一有土禪二字
鬧一作閑
木一作材　〇師作斯

誇大口光剃頭賣瞞朴也喫得飯淨洗手打口鼓
也覓得錢蹶強賽過德州人蹺蹊壓倒天下漢有
時清河坊說些二四恣逞風狂有時尼姑寺講些
禪機稍知顛倒放出無限佯狂顛笑殺文殊師子
吼唱小詞行雲遏住對洪飲酒量難降佛印如此
聰明未嘗脚跟點地袈裟常被胭脂染直裰時聞
粉膩香禪床上醉番跟斗鉢盂內每放葷腥禪杖
打倒龐婆共道風流和尚十洲三島恣意遨遊四
海五湖無些拘束捲衫袖賣弄多少家風緊脚絣
儘得些兒參透今蒙取供所供是實復有一律云

削髮披緇已有年　只同詩酒是姻緣
鬧看彌勒空中戲　困向毗盧頂上眠
撒手便能欺十聖　低頭端不顧三賢
茫茫宇宙無人識　猶道顛僧遶市廛

寫罷呈上太尉接過一看道好將濟公放了濟公得
放搖搖擺擺行到本寺歇次早起來閑行湖邊只見
兩口棺木許多人簇擁乃是王員外子王宣教陶師
文女陶秀玉二人往來罰愿一不娶一不嫁父母得

陶氏一作秀玉　〇銀作雪
踏波一作跟銀
朱一作珠
朗一作照
一無化字

知逼令別行嫁娶二人計極于黃昏時分逃出湧金
門一雙投湖而死兩家各自撈起買棺盛貯陶秀玉
放在金牛寺王宣教放在興教寺兩處火皆不著來
請濟公濟公移陶秀玉材同到興教寺起材念云
恭惟陶氏小娘手扳銀浪魄散烟波飲瓊液以忘
懷踏波而失步易度者人情難逃者天數昨宵
低唱陽關今日浪吟薤露母老妹幼腸斷心酸高
堂賦客黃昏無復捲朱簾伴寢蕭娘向晚不能褰
綉幌化爲水上蓮花現出泥中玉樹

咦　波平月朗綠陰中　莫問王郎歸甚處

念罷遂移陶秀玉材往興教化寺同化濟公立于轎
上手執火把道大衆聽著
切見王生宣教陶氏秀玉原欠前世鴛鴦債負荊
棘叢中連理愛慾池裡比目双双共墮波心兩兩
同沉沙濆今朝帶水拖泥怎免這場勞碌王公嗚
呼且住陶母暫停悲哭陡頓這些公案山僧與你
判牘

咦　憑此火光三昧　各認本來面目

宿一作歇　拿一作拏下同　交一作叫　○井作淨

念罷只見兩道紅光合做一處化畢各散且說濟公仍舊至沈提點宅上相探提點接見同到官巷口徐裱褙家只見掛著濟公神子提點道贊得好上面空紙再贊幾句如何濟公再贊云

遠看不是近看不像費盡許多工夫畫出這般模樣眉如掃箒一張大口不會非言只會喫酒看看白頭常常赤脚有色無心有染無著醉眠不管江海波渾身藍縷害風魔桃花柳葉無心戀月白風清笑與歌倒騎驢子歸天嶺釣月耕雲自琢磨

濟公寫罷提點同邀徐公到通津橋酒樓上三人依次坐定痛飲一日是晚就宿沈提點家自此濟公連日在城中且說東花園前土地廟隔壁有箇賣青果的王公其子王二專喜養虫蟻時遇八月王二一日起五更出正陽門捉促織行到苧蔴邊聽得一箇叫得好分開苧蔴看時吃了一驚見這促織在一條火赤練蛇頭上王二取塊石頭打去蛇便走了促織兒已跳在地上王二腰間取出罩兒拿了看時十分生得好大喜回家交二嫂取碗井水來浴一浴放在盆

一無虞候二字　付一作副　交一作文　一付壽一作井　碗等四字一作盤碟

內喫了早飯拿出與人鬪一連贏了數次以此鬪了名一日帶了巡來望仙橋上但見兩對虞候喝道來乃是張太尉這太尉亦喜養促織見王二手提兩箇盆便令虞候喚進府中王二將虫兒呈上太尉一見大喜曰你賣與我要幾多錢王二曰這箇虫兒父親所愛相公要買不敢不從只與父親說知就來太尉曰若肯賣與你三千貫錢一付壽材板王二回家見父親說知王公曰不賣怎的王二曰我去討賒帳他差人來討回話你說等我回成交却說張太尉心愛這虫兒差一幹辦叫栅頭同來王二家王公曰其實好箇虫兒我掇來你看掇出盆兒揭起盖來促織兒一跳直跳出門外去被鄰舍雞兒喫了幹辦曰王公沒了三千貫錢一付壽材板栅頭曰王二回來怎肯罷休王公曰我是爺他是兒子不怕他二人自去了只見王二大醉回來便問太尉府裡有人來否王公曰有箇幹辦同栅頭來要過一日我掇出去說不得這樣苦一跳出去被雞喫了王二聽得說把卓子一掀碗碟盤子盡行打碎鍋子水缸不留一件跌得

付壽一作副

十一作千

滿身疼痛在地一覺睡到五更只聽促織兒叫便慌忙扒將起來窗外射入月光揭起盆蓋一看正是原舊好的日間雞喫的乃是瞎子王二大喜叫曰阿公你且來不要躲我日間雞喫的乃是瞎子王公曰好呀各自去睡到天亮起來喫了早飯提了盆兒逕投張太尉府中門公報知太尉王二到廳太尉曰昨日幹辦說你的虫兒被雞喫了王二曰昨父親不知却將瞎子出來被雞喫了這箇虫兒在此太尉大喜叫當直喚棚頭來看了交三千貫錢一付壽材板使人扛送王二拜謝自回次日就與石太尉虫兒鬭贏了三千貫一連鬭了三十餘場無有不勝因此取名王彥章漸養至秋深大限已到太尉打箇銀棺材盛了香花燈燭供養三七日出殯衆太尉都來聽濟公指路濟公曰大衆聽著

促織兒　王彥章　一根鬚短一根長
只因全勝三十六　人總呼為王鐵鎗
休煩惱　莫悲傷　世間萬物有無常
昨宵忽值嚴霜降　好似南柯夢一場

撮下一有了好二字

棺至方家峪張太尉請濟公下火濟公手執火把念云

這妖魔本是微物只窩在石岩泥穴時當夜靜更深叫徹風清月白直聒得天涯遊子傷心寡婦房中淚血不住地只顧催人織空費盡許多閑氣力又非是爭奪田園何故乃盡心抵敵相見便怒尾張牙揚鬚鼓翼鬪過數交趕得緊急贏者搧翅高聲輸者走之不及財物被人將去只落得些食喫縱有金玉雕籠都是世情虛色倏忽天降嚴霜彥章也熬不得今朝歸化時臨畢竟有何奇特仗此無名烈火要判本來面色

咦　托生在功德池邊　却相伴阿彌陀佛

濟公念罷張太尉曰一發相煩撒骨濟公曰箇樣物事也要我儂費心胡亂撮些灰土包了濟公立在船頭手拿促織灰道大衆聽著

一夜青娥降曉霜東籬菊蕊似金粧昨宵穩貼莊周夢不聽虫吟到耳傍大衆萬物有用皆有死烏雀昆虫亦如此今朝促織已身亡火內焚屍無些

◆候一作后

子平生徤閑勢齊休微夜豪吟還且住將來撒在五湖中聽取山僧分付汝寃與孽皆消滅

咦　一輪明月浸波中　萬里碧天光皎潔

濟公念畢把灰向湖中一丢一陣淸風過處現出一箇靑衣童子合掌當胷曰感謝我師點化弟子已得超昇言訖風息是日盡醉濟公回張太尉府中歇了次日回寺路由王太尉府前過聽得裡面鼓鈸响哭盤吟堂候官道太尉兒子小童死了濟公走入後堂正見太尉道你來得正好煩與小童入土則箇濟公道這樣小孩童只好燒化了等他托生去太尉道也說得是就扛出放下棺材濟公手拿火把念道

神童子　神童子　來何遲　去何速

咦　烈焰光中喚不回　銀盆又向誰家浴

念罷下火了太尉請濟公喫酒了辭別回寺見長老問道濟公你連日在何處濟公將連日事說了一遍長老大喜忽一日濟公立于山門下覺身上癢到廚下脫直裰令沈萬法捉虱子却說一箇年少居士手執一書逕入寺內問濟書記在否知客曰在廚下居士一逕走到廚下只見一箇和尙在那里捉虱向前施禮曰師父莫非濟書記否濟公曰你問我何爲居士曰小道是講西堂之姪徐道成也出家數年今欲剃度師叔西堂特致書令小道求師父開疏濟公接書看了曰你要開疏何不買酒請我徐居士到酒店中去濟公忙披直裰逕出山門至王家店中二人坐定原來徐居士身邊無錢喫得七八碗濟公正要喫居士叫住還了三貫錢濟公就酒店筆硯居士取出疏頭濟公寫云

◆謝一作說　◆三一作二　◆提一作題

本是居士身　要作比丘相　祠部價難酬

袈裟又不周　我勸徐居士　只好罷休休

徐居士見了不悅濟公曰你要做和尙須請我喫得大醉居士無柰遂脫下夾道袍當三貫鈔酒喫了濟公乃提筆起續二句云

出門撞見驪居士　一笑回來光却頭

徐居士得了疏頭與濟公謝別取路望六條橋來身上又冷疏頭又寫壞了一路不擡頭到岳墳前正沖王太尉馬頭喝聲拿住徐居士跪下告曰相公小道

困一作困　呌一作數　一作□　申一作昇

因往淨慈寺浼濟公寫疏頭被他寫壞了心下悶困此冲了相公節太尉曰拿疏頭我看居士袖中取出呈上太尉看了大喜便令虞候帶進府太尉入府升堂居士跪下太尉曰你眞實有緣太后娘娘昨日與我一百道度牒未曾捨動你却好是第一名便呌左右取一道付與居士接得大喜拜謝而去且說濟公一日喫早飯了行至長橋趂隻船划到錢塘門上岸望竹竿巷內張提點生藥店來只見張提點妻立于店內濟公施禮曰孺人提點在否這娘子所惡是僧道乃回言不在濟公却待要行布幙內裝提點鑽出來呵呵大笑曰濟公久不會請坐喫酒濟公曰我儀怕你娘子喫不下提點曰街上店中去可乎濟公曰甚好二人逕到申陽宮酒樓上飲酒濟公一上喫了二十多碗對提點曰汝娘子怪我們每日喫酒我如今有一闋唱與你聽

每日終朝醉似泥未嘗一日不昏迷細君發怒將言罵道是人間喫酒兒莫要管你休痴人生能有幾多時杜康曾唱蓮花落劉伶好飲舞囉哩陶淵明賞菊醉東籬今日皆歸去留得好名兒

出一作灑　窺一作□　○□作沖

提點曰絕妙絕妙我帶有四幅箋紙在此你與我寫四幅吊子安在家中你百年之後也是一念濟公口裡不說心下思量這言語分明是催我死提點袖中取出箋紙問酒保借筆硯濟公遂寫

其一

幾度西湖獨上船　篙師識我不論錢
一聲啼鳥破幽寂　正是山橫落照邊

其二

湖上春光已破慳　湖邊楊柳拂雕闌
算來不用一文買　輸與山僧閑往還

其三

出岸桃花紅錦英　夾堤楊柳綠絲輕
遙看白鷺窺魚處　衝破平湖一點青

其四

五月西湖涼似秋　新荷吐蕊暗香浮
明年花落人何在　把酒問花花點頭

濟公道我今日作詩沒與寫亦不美胡亂將去遶壁

◆幾一作子　◆干一作乾下同　◆請一作白　◆一無來字〇安作放　◆一無瘦字　◆交一作叫　◆里一作內　◆貫下一有錢字　◆担的一作的担兒

提點曰有勞大筆再喫幾盃濟公曰心下不樂兒飲
二人便行到望仙橋下有箇開茶坊的婆婆叫做陳
干娘看見濟公便留喫茶濟公曰茶到正好同提點
入去婆婆點了兩盃茶請濟公提點喫濟公曰阿婆
難得你好心時常請我沒何報答你去省馬廟前杜
處士家討我神子頭兒來愛好安在家裡以後自有
好處婆婆道他須不肯濟公便寫箇帖子與了明日
婆婆去討將來看時却是箇病懨懨的瘦和尚婆子
道這樣冷貨要他何用撇在壁邊誰想後來濟公死
了衆太尉要尋濟公神子交幹辦去裱褙鋪裡買杜
處士曰只有望仙橋下陳干娘茶坊里有濟公的神
子太尉就差幹辦將三千貫與婆子買了這是後話
却說濟公謝了茶出門撞見一箇挑海螄担的張提
點曰濟公做隻海螄頌隨即口念云

此物生在東海西　又無鱗甲又無衣
雖然不入紅羅帳　常與佳人做嘴兒

提點大笑此時正是五月天氣忽然一陣好雨二人
入茶坊避雨見雨傘濟公遂題云

◆藥一作葯　◆合一作命〇潑作洗　◆閑一作街　◆古一作右次同〇占下有一絕詩三字

一竿翠竹巧匠批藥條條有眼節節皆穿四大假
合柄在人手歸家放下施不爭先直饒瓢潑盆傾
下一搭羅為不漏天

題畢雨住行不過數間門面只聽得鐃鈸之聲提點
問是甚處做道場濟公曰這是王媽媽家與王公做
小祥功德提點笑曰這們人家也做功德齋僧濟公
作詩云

唐家閑里閑遊賞　媽媽家中請和尚
三百襯錢五味食　羊毛出在羊身上

提點大笑曰還他道場錢也無濟公又云

媽媽好善結良緣　齋僧不論聖和凡
經資齋襯明捨施　少間暗裡送來還

二人過一古董鋪門首見掛著一幅墨竹濟公口占
云

數枝淡竹翠生光　一點無塵自有香
好似葛陂龍化後　却留清影在虛堂

店內有一條三股蔴繩濟公拿起便把口咬店主人
忙搶過手扯住濟公要陪提點再三勸散了一路行

服一作股　下一作上　繚一作煉　一無小字　交一作叫 下同

著濟公道他妻該死在這條蔴繩上還有一服不曾咬得這孽冤還不肯散誰想過了數日古董舖娘子與丈夫爭論把這條蔴繩縊死了且說濟公與提點巡投清波門去有一人家門前放著一缸醬濟公看一看扒上大解地下拾一塊炭來壁上寫了四句云

你家醬一缸　內有毒蛇藏　若無老僧說　人口俱被傷

其家得知叫苦連聲扛去倒只見倒出兩條火赤練來喫了一驚纔知濟公救了一家性命二人去走得身上熱提點袖中取出扇來扇上有小畫濟公口占云

一枝風柳一蟬鳴　畫出規模宛似生
莫謂其中絕音響　報君消息甚分明

題畢見一後生挑担辣虀粉濟公曰怎麼賣後生曰五貫一箇濟公要提點作一辣虀主人提點曰你只顧喫我還錢那後生盛一碗來濟公做兩三口喫了交只顧盛來一上喫了半箇提點曰此物只宜少喫濟公道好喫又喫了半箇提點還了那後生錢二人

爲一作怪　一無扶字

巡往前去却好撞見沈萬法濟公遂別提點同沈萬法出清波門回寺濟公分付沈萬法我不喫晚粥了入房眠至初更肚內碌碌响起便叫沈萬法快攙我東廝上去沈萬法急忙起來攙至房門外濟公忍不住却有一火工打鋪在此睡被濟公撒了一頭一臉叫起來濟公曰阿哥休要罵我急了沒柰何火工只得自去洗了濟公一夜瀉到天明飯食不進長老得知自來探望濟公曰長老我年六十歲不好也交沈萬法扶到安樂堂去漸漸病重萬法只哭濟公曰你休得哭我實斷你無物可報你將紙來我寫箇疏頭你去王太尉處討了度牒沈萬法曰謝天地得師父病好却取度牒與我未遲濟公曰我要休矣你取紙筆來沈萬法去取紙筆衆僧曰沈萬法汝師父平日不曾有衣鉢在寺今既不好恐有衣鉢在外死後難討亦須寫留一執照沈萬法曰我師父素不曾有衣鉢怎生問人討監寺曰汝師父日常往來者十六廳朝官二十四太尉十八行財主便要三萬貫亦有何爲無衣鉢沈萬法曰亦是取了二張紙入安樂堂濟

◆一無寫字　◆心今一作今心

公交將紙筆過來寫下一張求度牒的疏沈萬法又
放一張紙在前濟公曰再要我寫甚麼萬法曰衆僧
說師父有衣鉢在外師父歸天之後胡亂把兩件與
弟子作憶念濟公曰我寫與你寫云

來時無一物　去時無一物　若要我衣鉢
兩箇光卵核

長老曰沈萬法你師父平日只貪盃酒實無衣鉢將
疏頭去王太尉府中取度牒便是你出身之本沈萬
法復到安樂堂濟公曰如何你又來沈萬法曰恐師
父要湯水喫濟公曰你去萬松嶺報知各太尉就討
度牒來沈萬法星飛去了少刻乃回濟公病勢轉加
是時嘉定二年五月十六日也濟公叫起無名發來
衆僧只道有火長老都剎濟公曰今日我歸去也可
叫一剃頭的來與我剃頭就煩長老與沈萬法取一
法名亦就今日剃度長老乃令剃了濟公萬法頭濟
公曰我心今已放下當時朝官太尉相識朋友盡至
濟公令沈萬法燒湯洗浴取件潔淨衣服穿了却無
僧鞋長老自取一雙與濟公換了濟公坐禪椅上令

◆一無頭字　◆末一作沒

取文房四寶來寫下一絕辭世頌云

六十年來狼藉　東壁打到西壁
如今收拾歸來　依舊水連天碧

濟公寫畢下目垂眉圓寂去了沈萬法大哭一場衆
官僧道俱來焚香至三日正欲入龕時有江心寺全
大同長老亦知特來相送會齋罷全大同長老與濟
公入龕焚了香曰大衆聽著

纔過淸和晝便長蓮芰芬芳十里香衲子心空歸
淨土白蓮花下禮慈王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
原係東浙高門却來錢塘掛錫參透遠老葛藤呑
翻趙州荊棘生前憨憨痴痴末後奇奇特特臨行
四句偈云今日與君解釋從前大戒不持六十年
來狼藉囊無挑藥之金東壁打到西壁再覩舊日
家風依舊水連天碧到此露出機關末後好箇消
息　大衆且道如何是末後消息

彌勒眞彌勒　化身千百億　時時識世人
世人俱不識

咦　玲瓏八面起淸風　大地山河無遁跡

◆州一作川　◆野一作舒　◆少一作步　◆貪一作飲

全大同長老念罷衆皆歎賞第二日啓建水陸道場。助修功德。選日出喪。屆八月十六日百日之期。靈隱寺印鐵牛禪師與濟公起龕。禪師立于轎上。遍香云。

大衆聽著

一百光錢掛杖頭。前街後巷盜遨遊。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休。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世居東浙。祝髮西州。逆行順行。凡聖莫測。橫說竪說。聳動王侯。天魔爲伴侶。佛祖是寃仇。正好逢場作戲。俄然野壑歸舟。天堂收不得。地獄豈能留。大衆旣不能收。又不能留。畢竟如何

咦　信少出門行大道　更兼何處不風流

印鐵牛長老念罷。衆團頭做索起龕。扛至法陰寺山門下。請上天竺寧棘庵長老掛眞。寧棘庵長老立于轎上。手持眞容道。大衆聽著

鷲嶺西風八月秋。桂叢香內集眞流。上人身赴龍華會。道下神容記玉樓。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一生只貪濁酒。不顧禪師道友。到處恣意風狂。贏得面頭醜。眼上安著雙眉。鼻下橫張大口。終朝撒手痴顚。萬事皆無一有。休笑這箇規模。眞乃僧家之首

咦　現在曾過天台　認得濟顚面否

◆規模一作模樣　◆跑下一有寺字　◆落托一作脫落　◆律一作立

寧棘庵長老念罷。鼓樂喧天。迎喪入虎跑山門燒化。宣石橋長老與濟公下火。手拿火把道。大衆聽著

濟顚濟顚。落托多年。喝佛罵祖。喚死如眠。是天台山李附馬之裔。得靈隱寺遠瞎堂之禪。以護身符牒爲常物。一火還能洞然。以叢林規矩爲鄙吝。風狂行遍市廛。迅手寫出大道。向人博換酒錢。皮子隊里。逆行順化。散聖門前。掘地討天。臨命終時。坐脫立亡。已納敗闕。末後句中。隔凡成聖。也是搭虔。還他本色草料。方能滅盡狠烟

咦　火光三昧連天碧　狠藉家風四海傳

宣石橋長老念畢。擧火燒著。舍利如雨。衆僧拾骨。寧棘庵與濟公起骨道。大衆聽著

天台散聖無人識。臥柳眠花恣飄逸。如今脫却臭皮囊。無位眞人赤骨律。濟書記。記得記得。平生不露鋒鋩。末後尾巴露出

◆了一作內
◆一無上刹二字○有作合寄
◆一無合等四字○無過一二字
◆一無臨字僧字○老僧作我○一双作鞋○將作有○無書字
◆手一作了
◆水一作路

咦　這箇雪骨起風雲　一笑出門橫玉笛
念罷沈萬法捧了骨頭寧長老道貧僧一發與他送
骨入塔道大衆聽著
冷泉參透瞎堂禪到處逢人誇喞嚠胷藏萬卷書
筆掃三千首放憨在短巷長街說法向茶前酒後
火燒舍利靈牙何啻八斛四斗不撒向月底波心
不殯在山腰谷口今朝率堵以成且要還他窠臼
咦　沒鬚鎖子兩頭搖　無縫塔中長保守
寧長老念罷把骨送入塔了回喪至淨慈寺山門前
只見二行脚僧問曰那位是少林長老長老曰和尚
何來行脚僧曰小僧從六和塔過遇上刹濟書記有
一書一雙僧鞋令小僧寄與長老長老接過一看大
驚曰濟公臨終時無僧鞋老僧取此一雙與他穿今
已燒化如何又將原物還我且拆書看書云
恳徒道濟稽首焚香拜手少林大和尚座右伏以
山遙水遠急難會面即辰仲秋桂子將殘黃花欲
放城中車馬人烟雜湖上淸風明月閑區區鑽開
地孔推倒鉄門針尖眼中走將出來芥菜子內尋

◆去一作幼
◆自一作是
◆一無一字來字○小等九字作我去天台下來○無上刹二字○小人作我○無開字時字

條大路折了錫杖不怕上高下低破却草鞋管甚
拖泥帶水颺下竹笠不要衣包當行即行要住便
住約莫西天十萬里迅步虛空在目前正行大道
忽遇魔君托寄咫尺之書送與故人相看照管鉄
籠馬一脚踢倒泰山隄防碧樹猿雙手劈開金鎖
大笑萬山黃葉落回頭千派碧泉流兀中不及一
一數字以代面言傳與南北兩山常教花紅柳綠
又頌云
看不著錯認笊籬是木杓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
撼斷黃金索幼年曾到鴈門關老去分明醉眼看
憶昔面前當一箭至今猶自骨毛寒只因面目無
人識又往天台走一番
二行脚僧在寺安歇衆官員人等各散忽一日有錢
塘縣一走差的來見長老曰小人因往天台下文書
遇見上刹濟公浼小人寄封書在此長老接過拆開
看時內詩二首云
其一
片帆飛過浙江東　回首樓臺渺漠中

傳與諸山詩酒客　休將有限恨無窮

其二

脚耕緊緊與無窮　拄杖挑雲入亂峯
欲識老僧行履處　天台南岳舊家風

少林長老曰濟公如此來去明白走使驚曰小人只道是活的却乃死了不在話下後五十年來淨慈寺崩損無人去化木植修葺忽一日有一范村人送木植來言說濟書記募化來的長老大駭遂令監寺收了一寺僧人無不感仰後濟公徒弟沈萬法陞至本寺監寺壽年九十三歲而終濟公累累顯應書不能盡有詩為證云

◆書記募一作公
◆一無云字

黃金百煉費工夫　下得工夫價自無
若是昔年留得種　任君千遍去耕鋤

錢塘湖隱濟顚禪師語錄終

湖隱方圓叟舍利銘　出于北礀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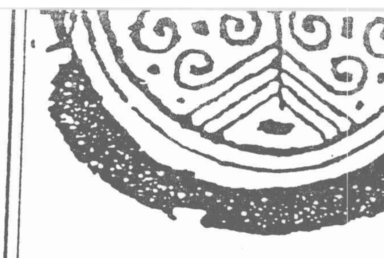
舍利凡一善有常者咸有焉不用闍維法者故未之見都人以湖隱方圓叟舍利晶瑩而聳觀聽未之知也叟天台臨海李都尉文和遠孫受度於靈隱佛海禪師狂而踈介而潔著語不刊削要未盡合準繩往往超詣有晉宋名緇逸韻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天台雁宕康廬潛皖題墨尤雋永暑寒無完衣予之尋付酒家保寢食無定勇為老病僧辦藥石游族姓家無故強之不往與蜀僧祖覺老略相類覺尤詼諧他日覺死叟求予文祭之曰於戲吾法以了生死之際驗所學故曰生死事大大達大觀為去來為夜旦顚沛造次無非定死而亂耶譬諸逆旅宿食事畢翩然于邁豈復滯留公也不羈譎詭峻機不循常度輒不踰矩白足孤征蕭然蛻塵化門既敞一日千古迴超塵寰於譚笑間昧者昧此即法徇利逃空虛遠城市委千柱壓萬指是滉漾無朕為正傳非決定明訓為戲言坐脫立亡斥如斥羊欲張贗浮圖之本也相與聚俗而謀曰此非吾之所謂道靈之邁往將得罪於斯人不得罪於斯人不足以為靈所謂道也叟曰嘻亦可以祭我逮其往也果不下覺舉此以祭之踐

◆一無暑字
◆一無石字

言也叟名道濟曰湖隱曰方圓叟皆時人稱之嘉定二年五月十四死於淨慈邦人分舍利藏於雙岩之下銘曰

璧不碎　孰委擲　疏星槃星爛如日

歛不泣　誰汎瀾　大珠小珠俱走盤



密菴咸傑禪師語錄

宋・密菴咸傑撰
崇岳等編

七一作八 ○二十作二十二

密菴禪師語錄序

密菴禪師示寂之三年其得法眞子住靈巖了悟以老師平生語一編屬繼作序繼切謂老師一見應菴便明大法破沙盆語盛播叢林此無可序者七鎭名山道滿天下一時龍象盡出鉗鎚此亦無可序者入

對

中宸闡揚般若深契

上意益光宗門此亦無可序者然繼叨承衣付義不容默謹爲之序曰密菴語錄二卷總八十七板板二十行行二十字若於此薦得許親見密菴如或未然聽取一轉語淳熙十五年冬仲月九日參學張繼序

密菴和尙語錄目次

密菴和尙語錄卷上

密菴和尙住衢州西烏巨山乾明禪院語錄

參學小師　崇岳　了悟　等編

師於乾道三年八月初一日就本院受請陞座云適來未鳴鼓已前喚作傑上座而今陞座已後喚作烏巨長老驟爾更其名易其號披毛戴角拖犁拽杷向異類中頭出頭沒既然業債難逃只得歡喜忍受纔

麽見得徹去新長老出世事畢其或未然傑上座今
日失利　叙謝不錄
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
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後來白雲端和尚拈云二尊
宿各有一處打得著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召
大衆云白雲端和尚錯下名言殊不知二尊宿前不
至村後不迭店直至于今翻成話覇何故字經三寫
烏焉成馬下座
入方丈據座云此室甚深廣大非語默可及淨名居
士向遮裏㾕語不惺七佛祖師到來納敗愈甚傑上
座曰似乞兒破席袋又如何施設喝一喝云不入洪
波裏爭見弄潮人
八月二十二日就本院開堂祝
聖罷復拈香云此一辦香收來久矣欲隱彌露今日
人天普集不免從頭說破昔年行脚自江西回挺往
四明方抵婺州智者刧被傍觀兄弟錯指路頭撞入
衢州明果山中見箇老和尚列列契契太煞不近人
情既已將錯就錯禮了三拜直至于今悔之不及雖

然如是冤有頭債有主爇向爐中供養末後住天童
山第十八代應菴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
座問答罷乃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則印住
住卽印破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情與無情一印印定
更無絲毫透漏更無絲毫走作更無絲毫起滅更無
絲毫動搖如金博金似水洗水了絶異緣逈超諸有
以此壽　聖人則天長地久以此祝賢守則伊尹周
公以此安樂生民以此康福天下以此播揚大教以
此扶竪正宗然雖如是且道印子卽今在什麽處良
久擧拂子云鵰弓高掛狼煙息萬國歌謠樂太平
復擧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云與
麽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歸
方丈師云二尊宿美則美矣若要扶臨濟正宗每人
各欠一頓棒在且道那裏是他欠處具擇法眼者試
定當看
上堂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
切法既無心又無法山河大地甚處得來見聞覺知
復是何物乃喝一喝云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

上堂一進一退一動一靜須信那伽常在定一擒一縱一殺一活四方八面活鱍鱍嘉州大象喫鹽多陝府鐵牛添得渴若作佛法商量喫鐵棒有日在

上堂知幻卽離不作方便以拂子左邊擊一下云向遮裏薦取離幻卽覺亦無漸次以拂子右邊擊一下云向遮裏薦取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以拂子中間劃一劃云向遮裏薦取烏巨葛藤盡被諸人覷破了也諸人鼻孔眼睛被烏巨拂子穿却因什麼不覺不知其間或有一箇半箇驀地知非黑漆拄杖未放過在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

上堂僧問德山托鉢意旨如何師云無意旨進云因什麼托鉢下僧堂師云要行便行要坐便坐　乃學雪峰和尙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師云遮老子三登投子九到洞山做盡計較末後却向鼇山店裏打箇浿折合放聲道今日始是鼇山成道今日始是鼇山成道便將大地人物作自己受用致令千載之下淩辱宗風烏巨與麼告報不是抑他雪峰且要天下衲僧向後各各自有生涯莫摠作遮野狐精見解喝一喝下座

聖節上堂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諸佛說不到拂子善提持乃擧起拂子云還見麼以此祝　君壽壽筭等須彌

上堂擧世尊在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害父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來無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師云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文殊費盡腕頭氣力要且不知此劍來處帶累釋迦老子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五百比丘恁麼悟去入地獄如箭

射忽若踏翻大海趯倒須彌雲門扇子跨跳上梵天壓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商量良久云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上堂以楔出楔翻成途轍以心傳心轉見病深達磨不會當頭句却向嵩山面壁九年後代兒孫承虛接響揚眉瞬目行棒行喝盡是黃葉止啼烏豆到遮裏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咬定牙關且與諸人和泥台水卓拄杖一下云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下座

因雪上堂滿目紛紛呈瑞雪塡溝塞壑誰辨別文殊無處頓渾身普賢失却眞妙訣烏鵶變作白頭鵶鐵樹翻成銀線結報諸人瞥不瞥庭際無人立片時便是太平底時節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昔日有婆子供養一菴主經二十年常令一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與麼時如何主云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歸舉似婆婆云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發起燒却菴師云遮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召大衆云遮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花寒巖中發焰箇僧孤身逈逈慣入洪波等閑坐斷滔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豆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上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且道是什麼物有般無鼻孔漢便道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佛眼覷不見不識不知如斯理論正所謂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烏豆有一則語非是扶宗豎教且要與天下衲僧剝盡貼肉汗衫諸人切須諦聽良久云匙好挑飯筯好簇菜參

上堂舉僧問梁山家賊難防時如何山云識得不爲冤僧云識得後如何山云貶向無生國裏僧云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山云死水不藏龍僧云如何是活水龍山云興雲不吐霧僧云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山下繩床把住云且莫濕著老僧袈裟角師召大衆云梁山老賊慈悲太煞與賊過梯引入屋裏劫盡

家財攪吵一上不解勦絕他命根致令偷心不死若是烏豆則不然忽有閒家賊難防時如何便與一刀兩斷教他洒洒落落作一枚白拈賊到處偷營劫寨驀拈拄杖云遮一隊賊漢來遮裏討什麼下座一時趕散

上堂舉龐居士頌十方同聚會師云鐵壁銀山個個學無爲師云日月照臨此是選佛場師云龍蛇混雜心空及第歸師云凡聖同居驀拈拄杖橫按云龐居士在遮裏坐地是汝諸人還見麼遂擲下拄杖云三生六十劫

上堂舉僧問雲門久雨不晴時如何雲門對道劄師云大衆雲門一劄乾坤匼匝海水騰波須彌岌業驀拈主丈卓一卓云雲門大師向遮裏無出氣處且道烏豆活人眼在什麼處復卓主丈云久雨忽晴天淸地寧寒山撫掌拾得忻忻恁麼會得旱地遭釘

李侍郞入山上堂幽禽噪破那伽定便見文星入寺來倒屣門迎開笑面林泉陟覺起風雷風雷起處萬岳生春正眼洞明十虛無間手携仲尼日月腰佩佛

◈驀下一有取字

祖靈符在處爲瑞爲祥爲龜爲鑑牆壍法門股肱王室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何謂如此自從踏斷千差路便向毗盧頂上行

上堂即心即佛鐵牛無骨非心非佛空山突兀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人從陳州來却得許州信報道今年蚕麥熟風雨時五穀豐萬民樂東村王老聞得嘻嘻而歌曰從來不唱脫空歌把火燒山拾田螺白豁樹頭魚扇子急水灘頭鳥作窠好大衆不是文章四六亦非少室單傳哆哆和和如驀得祖師鼻孔一時穿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僧問大龍老倒放擬憨淵水山花錯指南堅固法身無覓處千峰盤屈色如藍正與麼時如何師云剔起眉毛直下薦進云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已躬師云畢竟向甚處安身立命進云平生心膽向人傾師云猶在半途進云忽有問和尚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未審如何對佗師云破草鞋進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裏透長安便禮拜　師乃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嘆云世尊

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師云黃面老子爲人
天師被外道輕輕問著便見七穿八穴外道不識好
惡更言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正是夢中說
夢外道去後阿難問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
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喝云向什麼處去來黃
面老子當時若下得這一喝兒孫未至掃土衆中莫
有爲黃面老子作主底麼出來與烏巨相見良久云
咋下座
上堂僧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
師竪起拂子云還見麼進云鷂子過新羅師云不如
禮拜好　師乃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石裂崖崩毒
蛇當路樹倒藤枯悉哩蘇嚧潙山呵呵大笑和贓捉
敗了也且水不洗水一句作麼生道皇天無親唯德
是輔
國淸直庵和尙到上堂雲開千嶂出木落一枝分相
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叙謝畢　復擧芙蓉和尙一
日訪實性大師大師陞座以右手拈拄杖倚左邊云
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大難委悉師召大衆云實性

大師弄巧成拙鈍置他芙蓉師兄今日國淸師兄到
來烏巨也不拈拄杖亦不與麼道且道與古人是同
是別良久云相逢自有知音知何必淸風動天地
上堂今朝六月十五祝　聖陞堂擊鼓木童火裏吹
笙石女雲中作舞也大奇也大奇天無四壁地絶八
維五湖四海來入貢衲僧聞見眼如眉喝一喝下座
解夏上堂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草鞋無爽進云
只如和尙道破砂盆又作麼生師云老僧不曾動著
舌頭進云此語已遍天下師云杓卜聽虗聲　師乃
云烏巨今日解夏乃遵黃面老子二千年前話覇驗
蠟人徹底冰清護戒珠了無縫罅唯有露拄燈籠不
肯入遮保社何故從來心似鐵端不受差排
病起上堂一葉飄空萬木秋翻思光境急川流若人
識得其中意坐斷千差向上頭山僧數日來似病不
病似安不安似死不死方丈裏撒屎撒尿大開眼狂
言寐語直是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求生不得求死不
得釋迦老子爲四生慈父三界醫王也覓此病起處
不得正當此時若人救得山僧點一盞薄荷湯與伊

濕口若救不得如人上山各自努力閻羅大王不是你爺他時打你鬼骨臀索飯錢去在莫言不道

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槌鼓陞堂理舊公案且作麼生是舊公案車不横推理無曲斷

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忙忙兩頭俱透脫淨躶躶赤洒洒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大小雲門劒去久矣方乃刻舟

上堂擧金峰和尙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和尙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僧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云烏亘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臼

上堂世尊拈花勾賊破家迦葉微笑聲前失照雪峰輥毬雙放雙收玄沙未徹眼中拔屑雲門顧鑑遍相脫賺俱胝竪指全無巴鼻遮一隊漢敗國家財盡被烏亘藉沒了也直得上無片瓦下絕卓錐却來眉毛縫罅裏埋寃負屈聲聲叫道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烏亘痒處被他抓著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驀拈拄杖擲下云遇救咸放

◎救一作赦

上堂少室單傳衲僧巴鼻碓觜生花驢鳴狗吠廁坑籌子念摩訶驚起法身無處避無處避若爲論驀拈拄杖卓一卓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

衢州大中祥符禪寺語錄

參學小師　崇岳　了悟　等編

上堂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豁開則東西南北把住則毫髮不存且道豁開好把住好驀拈拄杖卓一卓云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擧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和尙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二尊宿與麼大似靈龜曳尾祥符道向上一路掘地覓天

上堂靜悄悄處跳得出鬧浩浩處可横身鬧浩浩處

挨得行靜悄悄處堪駐足所以德山據一條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且不坐在鬧浩浩靜悄悄處又道我三十年不曾打著箇獨脫底祥符門下若有獨脫底正好喚來洗脚

上堂月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月生二赤脚波斯入鬧市月生三冰生於水靑出於藍驀拈拄杖橫按顧視云文殊堂裏萬菩薩夜來盡向此中參

謝知事頭首上堂一新一舊跳出窠舊一出一入胡餠裏呷汁一擒一縱開眼作夢一照一用鱔魚走入黐油甕所以道若論此事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古人與麽大似將錢買李子只從赤邊咬且道結角在什麽處驀拈主丈卓一卓下座

冬至上堂日南長至慶無不利石笋暗抽條寒巖增暖氣東村王老半醉半醒林下道人沒巴沒鼻驀拈拄杖云若人於此徹根源勝似燃燈親授記擲拄杖下座

上堂舉鹽官示衆云虛空爲鼓須彌爲槌是什麽人打得衆無語南泉云我當時若見向他道王老師不打遮破鼓後來法眼道南泉何須道遮破鼓但道不打自然是箇破鼓師云鹽官提水放火南泉撥亂灰飛法眼埋兵掉鬬諸尊宿雖然各出一隻手並無一人性懆下得一槌只是隨例扛鼓祥符直截與諸人道却虛空爲鼓須彌爲槌漆桶參堂去

歲旦上堂元正一日萬事成辦大乘小乘并索錢貫更問佛法如何也是秦時䡾轢鑽

寶鑑大師請入金剛五藏師指金剛云賢劫千佛數末後最慇懃倒握降魔杵高標利物拳心肝無屈曲腸胃有區分神通願力雖無盡且爲山僧護法門

上堂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絕跡劍刃無虧正與麽時如何遂顧視左右云塡溝塞壑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上堂舉藥山久不上堂寺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山云打鍾著寺主打鍾大衆雲集山便歸方丈主隨後白云和尚許爲衆說話何故一言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又爭恠得老僧後來翠巖芝和尚云寺主怪藥山不爲衆說話可謂誤他三軍師云翠

巖只具一隻眼殊不知藥山歸方丈便是勞佗三軍
掛寺額上堂當頭一著坐斷諸訛佛手不能遮古今
爲牓樣人天交慶祖室生輝南來北來盡由此門而
入眞書大篆無非法令鉗鎚拈拄杖卓一卓乃召大
衆云乾坤未立世界未形且道遮一著落在什麼處
遂提起云看看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擲拄杖下座

上堂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摺折德山棒啞除臨濟喝
終日泥猪疥狗哆哆和和不記月之大小歲之餘閏
知佗是凡耶是聖耶祥符若放過二十年後遭人撿
點若不放過如何道得轉身句喝一喝云上士由山
水中人坐竹林

上堂舉文殊問無著南方佛法如何住持無著云末
法比丘少奉戒律又問多少衆無著云或三百或五
百無著問文殊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文殊云龍蛇混
雜凡聖同居又問多少衆文殊云前三三後三三乃
召大衆云或三百或五百置之勿論只如文殊道前
三三後三三如何話會良久云竹影掃階塵不動月
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舉圓覺經中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
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
雪堂和尚拈云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花擊筒方木
響蘸雪喫冬瓜長天秋水孤鶩落霞師云釋迦老子
擔得一擔懵懂出來撞着雪堂和尚添得一擔顢頇
祥符不是壓良爲賤也要緇素分明生鐵鑄牛頭牽
犂還拽杷智者笑忻忻愚人驚怪差古往今來幾百
年更向鬼門重貼卦驀拈拄杖云看看釋迦老子來
也向諸人道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卓一
卓下座

建康府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

參學小師 崇岳 了悟 等編

入寺指三門云無礙解脫門重重寶樓閣不勞斂念
八字打開信脚便行自然聲和響順若也躊躇便見
撞牆撞壁

入佛殿燒香云因我得禮你窮源親到底禮拜了燒
香自倒還自起

眞一作直

上堂正令全提十方坐斷千差萬別一句該通佛與衆生皆爲剩法恁麽會得全賓是主全主是賓且超越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蠱毒之家水莫嘗

聖節上堂諸佛不說說祖師不聞聞留下一轉語千古鎭乾坤且道是那一轉語驀起恭身叉手云

皇帝萬歲萬萬歲

施主請上堂師據座顧視左右驀拈拄杖云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乃卓一下云希有諸比丘是中難比況復提起云還見蔣山拄杖子麽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向諸人道有世界以音聲爲佛事有世界以香飯爲佛事有世界以出入息爲佛事復卓一下云且道遮箇世界將什麽爲佛事擲下拄杖云阿喇喇四方八面活鱍鱍

上堂月生一萬像不能逃影質月生二東行不見西行利月生三無言童子口喃喃背手拈起無星秤子秤須彌山重一斤十二兩即不問諸人且道觀世音菩薩爲什麽頂戴彌陀參

一無參字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南來北往竟悠悠一句通萬機息上下四維無等匹西天人不會唐言獨坐少林痴面壁帶累兒孫不丈夫被人喚作白拈賊乃召大衆云雲門念七好參詳寶公不是閑和尙

上堂高高處無物堪比倫低低處猶難擬議一毫端上立寶王刹寬廓非外百草頭上突出妙喜世界寂寥非內權實照用並行敲碎髑髏裏眼睛捏出虛空裏骨髓且聽諸人東卜西卜忽若把斷要津如何通信八月秋何處熱

上堂僧問崔趙公問國一祖師云弟子欲出家得否國一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意旨如何師云來機深辨進云若無擧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師云好箇衲僧進云石門聰和尙擧似李都尉都尉於此悟去時何如師云你且道佗悟得箇什麽進云學道須是鐵漢斫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得失是非莫管師云不因上座擧幾乎忘却　師乃云諸佛說不到處祖師提不起時一段光彩盡在蔣山指甲縫裏放行則三頭六臂把住則水泄不通且道不放行不把住時如何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上堂月圓月缺循途守徹打破牢關天寬地寬　聖人以百姓心爲心自然海晏河淸萬民樂業耕而食鑿血飮終日熙熙然如享太牢不知　帝力於我何有哉正與麽時且道還有佛法道理也無喝一喝云三點前三點後

冬至日入新衆寮上堂天不言四時行地不言萬物生　聖人不言垂衣拱手萬國來王衲僧不言移凶星爲吉曜揑大地作伽藍裁長補短革故鼎新便見玲瓏八面峭峻一方坐斷溪山包羅風月且入門一句作麽生道一陽來復後瑞氣自騰騰

施主追修請上堂諸佛未出世達磨不西來人人抱荊山之璞箇箇懷赤水之珠及乎五葉開敷千燈續談便見生死交謝寒暑迭遷北里豪家昨日歌兮今日哭蔣山與麽告報大似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諸人若善參詳管取終日於聲色頭上坐臥聲色不能染汚終日於生死界中出沒生死不能籠罩且據箇什麽道理便能如是驀拈拄杖云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劍逼人寒

木菴和尙遺書至拈香云大衆還識遮尊慈麽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稔聞在七閩揚塵兼簸土凌茂宗風不奈何今朝喜見淸平路淸平路旣見畢竟如何茶傾三奠香爇一爐伏惟尙享

上堂擧洞山與密師伯同到栢巖巖問二上座甚處來山云湖南來巖云觀察便姓什麽山云不委姓巖云名什麽山云不委名巖云還理事也無山云自有郞幕在巖云還出入也無山云不出入巖云豈不出入山拂袖便行巖次日侵早入堂召二上座近前云昨日問上座不愜老僧意一夜不安今請上座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云却請和尙問巖云豈不出入山云太尊貴生巖乃開粥同過夏師云明投暗合八面玲瓏不犯當頭轉身有路曹洞門下足可觀光若是臨濟兒孫棒折也未放在當時見伊道不委姓劈胷便與一拳這裏挨得身轉非但開粥相待亦可明窻下安排有麽有麽喝一喝云漆桶參堂去

上元上堂今朝上元節是處掛燈毬一燈燃百千燈

燈燈相續重重無盡如寶絲網三世諸佛向光影裏出現六代祖師向光影裏說法度人四聖六凡向光影裏頭出頭沒山河大地向光影裏成立諸人若信得及去覓其光影來處了不可得便乃坐斷報化佛頭若信不及十二時中被光影使得七顛八倒

上堂舉修山主云是拄不見拄非拄不見拄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師喝云孟春猶寒在日月幾時遷

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毒蛇鑽入你鼻孔蝦蟆咬破你眼睛且喚什麼作靈覺有般漢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道經行及坐臥呩喫粥喫飯呩正是喚奴作郎認賊爲子蔣山直截與諸人道却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常州褒忠顯報華藏禪寺語錄

參學小師　崇岳　了悟　等編

師在和州褒禪受請拈帖云三回兩度推不去今日依前把不住不是時節因緣亦非人情之故既然如是因什麼撞頭磕腦不見道順是菩提

上堂方脫鍾山堦級難却來遮裏養殘軀那知蹤跡難遮掩又見驅馳走使符使符既至回避無門按下雲頭和泥合水便見全賓是主全主是賓賓主交參通同和氣且應時納祐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入方丈據座云獅子教兒迷子訣擬前跳擲早翻身羅紋結角交鋒處龜眼臨時失却蹤古人與麼道也是徐六擔片板

上堂僧問鍾山頂上雷聲震華藏海中浪拍天洗脚上船乘快便遮回贏得日高眠如何是到家一句師云坐立儼然進云流水下山非有意白雲歸洞本無心師云你也亂走作麼進云被和尚捉敗師云劄

師乃云昔日文殊大士三處度夏一月長者家一月魔宮一月婬坊末後却歸世尊會中解制迦葉欲白槌擯出纔舉念見無量世尊無量迦葉無量文殊世尊云汝欲擯那箇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槌不能舉後來尊宿拈云好一槌又却放過甘作小乘人師云尊宿與麼也是盲人摸象傑上座今夏蔣山結夏褒禪破夏華藏終夏且道與文殊是同是別若道是同許

超一作起

佗具一隻眼若道是別也許佗具一隻眼忽有箇不
受人瞞底出來道長老也好淈湆只向佗道淈湆中
有箇分曉處急須聽取三處移場定是非頭心全不
敀毫釐胡言漢語憑誰會鐵額銅頭也皺眉
次日爲　太師循忠烈王陞座僧問大賢化德今猶
在攀感之心動四維林下道人何以報聊將無孔笛
橫吹師云知音知後更誰知進云知音一句則不問
無孔笛作麽生吹師竪起拂子云還聞麽進云五天
吹不起漢地和難齊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進云只
如　太師循王今日深領和尙法音未審超何地位
師云泥多佛大進云還許學人借水獻花也無師云
又且何妨進云亡過無疑登九品見存此去列三台
師云只消遮一句僧禮拜師乃云心生種種法生心
滅種種法滅心法兩忘如搗塗毒皷聞者皆喪又如
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悟之者立地成佛迷之者
永劫輪迴所以諸佛所說唯說此心祖師所傳唯傳
此法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之自悟本心如夢如幻
於夢幻中不見有我人衆生廣額屠兒得之拋下屠

刀叉手云我是千佛一數大集會中大力魔王得之
便道我待一切衆生成佛淨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
名字我乃發菩提心豈不是大丈夫能爲大丈夫事
於過量塵沙劫作過量殊勝佛事山僧今日以如是
心說如是法普請大地衆生有情無情同入淸淨大
解脫門與　太師循忠烈王爲不請友同一眼見同
一耳聞同一受用作廣大殊勝利益不可思議且憑
箇什麽道理便能如是利劒拂開天地靜霜刃纔擧
斗牛寒　復擧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燃燈如
來燃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其地云此一方地
宜建梵刹衆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揷於指處云建
梵刹已竟時諸天散花讚言庶子有大智矣師云大
衆燃燈指處滴水氷生賢于揷時天回地轉於斯見
得古釋迦不先今　太師不後其或未然更聽重下
注脚莫除荊棘建伽藍七佛常來此處參地久天長
功不墜天花時復雨毶毶
應菴和尙忌日上堂利劍斬虛空萬象鳴噪噪年年
向斯辰令人倍發惡古者道子不談父德雖然家醜

也要外揚。遮老和尚平生事過頭底九百。自云著草鞋住院。何若如蚖蛇戀窟。美則美矣。帶累不肖兒孫。依模脫出。贊嘆者從他贊。上非非想天。毀謗者謗到空輪水際。衆中莫有毀譽不動底麼。出來與華藏相見。有麼有麼。良久。擲下拄杖。高聲云。侍者收取拄杖。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風高雲淡。水碧空浮。達磨不會接手。句少林空坐冷啾啾。叵耐雲門。揼根漢。復於頭上更安頭。記得僧問雲門。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門云。念七。師喝云。果然。只在遮裏。良久復云。勘破了也

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無繩自縛。十五日已後。脚瘦草鞋寬。正當十五日。天無私蓋。地無私載。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大家撫掌樂升平。一任東倒及西擂。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雲門在嶺中時。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門云。向上與你道也不難。且道如何是法身。僧云。請和尚鑑。門云。鑑即且止。作麼生說法身。僧云。恁麼恁麼。門云。此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也無。僧無語。後有僧舉似梁家菴主。主云。雲門直得入泥入水。資福云。欠一粒不得。剩一粒不得。師云。雲門渾剛打就。生鐵鑄成。不動鉗鎚。火星迸散。梁家菴主。冷處著把火。義出豐年。資福鬧處愛入頭。傍觀者哂。華藏據款結案也。要諸方檢點。若也檢點得出。生陷無間地獄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毗盧頂相。州云。老僧自小出家。不會眼花。應庵和尚拈云。大小趙州。語上偏枯。若有問天童。如何是毗盧頂相。只對佗道。大底大小底小。師云。若向趙州語下見得。坐殺天下衲僧。若向天童語下見得。走殺天下衲僧。忽有問華藏。如何是毗盧頂相。只對佗道。碌磚

上堂。秋江清淺時。白鷺和烟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且出草一句。作麼生道。寰中天子勅。草舍家風別

上堂。舉僧問巖頭。路逢猛虎時如何。頭云。拶。師云。巖頭具殺人不眨眼底手段。被遮僧一問。却向射垜後彈。避若也檢點得出。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上堂牛頭橫說竪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開眼尿床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多時雨寒無處晒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云達磨大師無當門齒

上堂默時說說時默寒山逢拾得拈箇禿掃箒東掃西掃忽然撞著豐干禪師騎虎出來放下苕箒把手呵呵大笑恰似販私鹽底草賊有什麼共語處復召大衆云且道佗笑箇什麼良久云東君行正令花發樹南枝喝一喝

上堂撥轉天關掀翻地軸氷凌上走馬劒刃上翻身未是衲僧行履處萬年一念一念萬年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亦未是衲僧行履處透脫兩重窠臼別有生機一路向百草頭上罷却干戈山僧甘心生陷無間地獄是汝諸人還自撿責麼喝一喝云漆桶參堂去

上堂今朝正月半普請大家看過去燈明如來在汝諸人脚跟下放光動地還見麼若也見得神頭鬼面裏元來有人在若見不得切忌撞牆撞壁　復舉明招到招慶有度上座問羅山尋常道諸方盡是麨飯惟有羅山是白飯上座從羅山來却展手云白飯請些子招打兩掌度云將謂是白飯元來只是麨飯招云瘋人棒打不死度至夜間擧似諸禪客次招近前云不審度云今日便是這箇上座下兩掌有瑫上座云不用下掌就裏許作麼生道招云就裏許也道道瑫無對招云是你諸人一時縛作一束倒卓向尿闥下來日相見珍重師云尋常向諸人道終日在洪波浩渺中舀水相潑渾身無一點濕是佗明招蹈著邊些子自然用出閑閑地惜乎鋒頭少銳引得許多葛藤若是華藏見佗道將謂是白飯元來只是麨飯連腮更與兩掌且教遮漢疑三十年

上堂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念不生揚生左肘達磨大師九年面壁覷不破黃面老子三百餘會道不著德山臨濟咬定牙關一場懡㦬華藏到箇裏如何道之接手句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

上堂舉同安察和尚問僧甚麼處來僧云五臺來察

云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祭云展手頗多文殊誰覩僧云氣急殺人祭云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僧云遠趂丈室乞師一言祭云孫賓門下徒話鑽龜僧云名不浪施祭云喫茶去僧便珍重祭云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師云拏來拳應踢來踢應拳踢交參孰負孰勝搖頭擺尾過牢關刖足之言誰肯信雖然有一處誵訛在諸人試撿點看

上堂僧問楊岐問慈明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意旨如何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進云應庵道兩箇漆桶失却鼻孔又作麼生師云要且扶臨濟不起進云適來和尚恁麼道還扶得也無師云老僧更是不柰何進云應菴只知佗人失却鼻孔不知自家落盡眉毛師云那裏是佗落盡眉毛處進云特地一場愁師便喝進云若非父子至親爭得赤心片片師云上座又錯會了進云楊岐道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慈明便喝又作麼生師云總是漆桶見解進云楊岐云好喝慈明又喝楊岐亦喝慈明連喝兩喝楊岐便禮拜又作麼生師云三生六十劫僧禮拜　師乃云一槌便成方木逗圓孔不假一槌塡溝塞壑少人知若也脚踏實地南州打到北州頭愈見金聲玉振若也半前半後東土移來西土看對面隔千山華藏口似乞兒破席袋和底一時翻了也若也會得乾三連坤六段若也不會切忌地盈虛

靈隱佛海禪師遺書至上堂僧問昨夜春風偶發惡掀倒飛來峰倒卓嘉州大象喫一拳陝府鐵牛攧折角正與麼時佛海禪師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大象證明進云恁麼則煩惱海中爲雨露無明山下起雲雷師云川僧得與麼麤苴　師乃云呼猿洞口虛空迸裂鵓飛不度如行如說三十三天撲帝鐘打刀須是邪州鐵喝一喝下座

邪一作實

上堂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上來講讚無限勝因拄杖子平地跨跳撞倒燈籠露柱驚起太湖龍王惡發把須彌山一摑直得海晏河淸風恬浪靜狸奴白牯遍相贊言善哉善哉風以時雨以時今年蠶麥熟五穀登東村王大嫂家夜來失却一頭水牯牛渾家大小

尋討不見肚裏熱悶小女阿八從後門出長聲歌曰
尋牛須訪跡學道訪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
山僧聞得呵呵大笑且道笑箇什麼喝一喝云三十
年後

聖節上堂靈機廓徹妙叶無私智鑑洞明遥途絕迹
一切處現吉祥事不昧見聞覺知亘塵沙劫堅密身
突出行住坐臥天上天下歌有道五湖四海樂無爲
林下道人將何報德多子塔前消息在一回拈出一
回新

上堂釋迦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
馬祖卽心卽佛掛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賤
賣分文不直且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什麼出女子
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檞葉風微鹿養茸

上堂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做牛便要拖犂拽把
做馬便乃嚙鐵負鞍爲人原始要終不求諸聖不重
已靈或則三條椽下或則鬧市門頭成佛作祖披毛
戴角上天堂入地獄擔鐵枷喫鐵棒揔不爲分外百
千年後築著磬頭拳踢相應鼻孔遼天也怪山僧不
得何故賊無種相皷籠

上堂擧僧問雲門死向什麼處去雲門對他道在什
麼處師云雲門秉殺人刀活人劒點檢將來要且不
知去處忽有問華藏死向什麼處去只向佗道薰風
自南來殿閣生微凉

請典座上堂擧夾山在潙山充典座潙山一日問今
日堂中喫甚菜座云兩年同一春山云如法修事著
座云龍宿鳳巢師云柄覇在手縱奪臨時敲磕將來
百味具足其中只欠一味且道是油是醬若點檢得
出華藏功不浪施其或未然更聽重下注脚輔弼宗
門有老成一番提掇一番新咬嚼呷醋知鹹淡便是
叢林過量人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迷時只迷遮箇復卓一下云
悟時只悟遮箇迷悟兩忘糞掃堆頭重添搕𢶍莫有
向東湧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麼若道不得華
藏自道去也擲拄杖下座

上堂擧同安察和尚云喜醋鳴寒檜心印是伊傳僧
云何必察云衆中有人在僧云同安門下道絕人荒

察云胡人飲乳返怪良醫僧云休休察云老鶴入枯
池不見魚蹤跡師云動絃別曲有唱有酬其唱愈高
其和愈峻其間鄭衛之聲雖則雜然五音六律拍拍
是令

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參學小師 崇岳 了悟 等編

淳熙四年正月初七日師在常州華藏受請望
闕謝 恩畢拈
敕黃示衆云 鳳闕頒宣群生聳耳當陽拈出币地
普天喚回枯木龍吟別是一壺春色若也見得
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其或未然却請維那分明宣過
拈疏云諸佛說不到處祖師提不起時結角羅紋語
言三昧盡從箇裏流出輝騰今古不墮斷常欲令四
衆共知何妨重爲說破
陞座拈香祝 聖罷斂衣就座僧問 九重丹詔下
雲端瑞氣融融宇宙寬拈出少林無孔笛憑師吹起
萬年歡師云爐烟裊裊瑞氣盤空進云拶出虛空爲
福海掇轉須彌作壽山師云不爲分外進云三聖道
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時如何師云點進云拶師
云莫杜撰進云八字打開師云你從那門而入僧喝
一喝師云幾不問過進云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
則便爲人時如何師云重言不當吃進云瞞和尚一
點不得師云一任跨跳僧禮拜 師乃云至化無私
大千普應 皇恩廣被嚴谷生春雷動風行龍驤虎
驟無量殊勝併集恒沙妙義全彰不歷化城直登寶
所寶所既至遇緣即宗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移
身換步物我一如各各不相知法法不相到且全身
奉重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
無水不朝東
入寺上堂僧問華藏海中張巨網慣打鯤鯨凌霄峰
頂握鉗鎚陶鑄佛祖而今爐鞴既開一鎚便就時如
何師云漆桶生光進云恁麼則和尚不妨好手師云
莫相鈍置進云僧問應庵和尚遠離光孝來赴妙嚴
如何是不動尊菴云一別蓮城五日程意旨如何師
云步步蹈實進云既是不動尊因甚却有五日程師
云穿天下人鼻孔進云和尚遠離華藏來赴徑山如

◆行一作得

何是不動尊。師云步◆行進云昔日應菴。今朝和尚。師云老僧不識應菴進云今日又爭諱得。師云遭上座。檢點僧禮拜　師乃云未到此間不妨令人疑著。及乎到來依前門開八字樓閣參空走使文殊普賢。驅馳釋迦彌勒拈一放一草偃風行學一明三目機銖兩。如鏡照鏡似空藏空有佛處鼓枷打鎖無佛處見兎放鷹忽若惚不與麼如何通信良久云雲靜日月正。雪晴天地春

淳熙四年。五月初十日恭奉　聖旨就景德靈隱禪寺開堂。皇帝遣中使降賜　御香師謝　恩捧香示衆云。御寶親封。君王頒賜不是人間薰陸亦非海外旃檀持來價重娑婆爇處爲祥爲瑞光揚佛日仰贊。皇圖山河大地發歡喜心蠢動含靈普薰正見

判府安撫徽猷度疏師接乃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到底不離於正念復呈起疏召大衆云正念生也且道其中事作麼生却煩表白宣讀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皇帝陛下恭願。聖明御極膺萬國之丕圖賢哲佐時協千齡之慶會此一瓣香恭爲祝延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　堯仁廣被舜德彌新億萬斯年永隆　睿筭此一瓣香恭爲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　中宮皇后　皇太子皇孫兩宮天眷莊嚴福筭恭願　壽山增峻福海彌深同明般若正因共植金剛種智此一瓣香奉爲參政相公　參政相公　樞密相公　樞密相公　判部尚書　判部侍郎　侍郎　中書舍人　舍人　捧香天使　都知太尉　御帶太尉　諸位勳貴　判府安撫徽猷　都運敷文　文武百僚同資祿筭

此一瓣香爇向爐中奉爲前住明州天童山景德禪寺第十八代應庵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乃就座靈隱佛照禪師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正令已行千差削迹佛佛從茲授手祖祖於是相傳恁麼會得便乃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其或尚留觀聽何妨致問

僧問正法眼藏破顔微笑密付飲光涅槃妙心三拜
歸位獨傳二祖一花五葉遍界芬芳當恁麼時的的
相承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須彌頂上浪滔天進云大
千俱捏聚祖令正當行師云雲從龍風從虎進云中
興此道正在今時未審和尙將何祝　聖師云常將
日月爲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進云恁麼則舜日堯
風無盡時師云滿口道著進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意旨如何師云車不橫推理無曲斷進云世尊道吾
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又作麼生師云蠱毒
之家水莫嘗進云只如和尙見應庵分付个什麼師
云一物也無進云爭奈破砂盆何師云一人傳虛萬
人傳實僧禮拜師云切忌妄通消息

僧問演第一義提最上乘會凡聖於飛來峰前集人
天於冷泉亭畔把住則天回地轉放行則海晏河淸
當恁麼時且道是誰家風月師云人人有分進云一
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師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
橛進云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國師云
檀越蹈毗盧頂上行意旨如何師云今古歷然進云
昔光明殿上撥轉鐵牛機師云此心能有幾人知進
云只如國師道檀越蹈毗盧頂上行還明得十身調
御也無師云料掉沒交涉進云今日忽有問徑山如
何是十身調御作麼生祇對師云垂手過膝進云大
唐扶得眞天子曾蹈毗盧頂上行師云別是一壺春
僧禮拜師云只道得一半　師乃云祖師心印狀似
鐵牛之機去則印住住則印破不去不住當頭坐斷
千眼頓開明如杲日寬若太虛不可以智知不可以
識識人人具足物物圓成拈一機則千機萬機頓赴
說一句則千句萬句流通譬如善舞太阿一不觸手
二不墮地三不住空又如獅子筋琴撫之則群音頓
絕所以道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攪長河爲酥酪
變大地作黃金普令一切有情無情不墮有爲不住
無爲富貴不能驕貧賤不能困各各安其分守其當
直得堯風蕩蕩帝道平平野老謳歌漁樵鼓舞且憑
箇什麼道理便乃如是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謝
詞不錄　復擧波斯匿王問佛勝義諦中還有世俗
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

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於過去龍光佛所曾問此義我今無說王亦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師云拓開天關蹈翻地軸言言見諦句句朝宗還他過量人能提過量事於過量境界中作過量殊勝佛事雖然未免一處誵訛在今日忽有問徑山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一二二之義其義云何只對道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萬國盡歡呼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靈隱佛照禪師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府中歸上堂一出一入一動一靜洒肆茶坊紅塵閙市猪肉案頭驀然築著磕著如虎戴角凛凛風生及乎歸來相見依舊眉毛烏崒嵂地且道是佛法耶世法耶記得修山主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卓拄杖云一不知二不會東西南北轉霧霈

建會上堂千巖釀秀萬木回春羅漢會與貫通今古一願龍王福護瑞雪快晴二願施主歸崇騈臻輻輳三願大衆同心同德扶掖叢林滴水氷生始終一致

山僧曾有語云一手不獨拍衆手鳴摑摑豁開三要三玄門堪與人天爲軌則昔日與麼道今日與麼學也是熟處難忘　復舉死心和尚示衆云一人所在也須到半人所在也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師云死心和尚有年有德語不妄發如大冶精金千煅萬煉成繞指之金然後裁截並無虛弃雖然畢竟意歸何處三邊一箭收功後四海何愁不太平

結制上堂今朝十五日叢林皆結制徑山有條攀條無條攀例逼拶露柱燈籠盡要心空及第現前普請證明不妨神通游戲下座各叙時暄便是靈山受記遂拈拄杖云唯有主丈子列列挈挈磽磽誵誵搖頭擺尾道不是不是復召大衆云且道拄杖子有什麼長處遂擲下云不是不是下座

請前堂首座鶴林印和尚立僧上堂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去却上頭關面南看北斗虛空掛劒殺活臨時鞭起臨濟瞎驢放出五祖鐵酸豏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扶竪佛祖正宗還佗過量人能持過量事過量人已見過量事已聞且不涉言詮一句如何通信

下座煩知事頭首大衆詣首座寮扣問

降　御香到上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風以時雨以時國泰時平民康物阜萬姓四民合其一心熙熙焉陶陶焉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故林下禪人居於四民之外二六時中據德山棒擠臨州板驢耕夫牛奪飢人食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卷舒自在縱奪臨時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　復舉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國師道檀越踏毗盧頂上行前日開堂次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山僧對他道垂手過膝諸人且道山僧與麼答佗與國師是一是二若道是一語言參差若道是二佛法豈有兩般畢竟如何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

舉後堂演首座立僧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徑山卽不然舉一了舉二截斷露布葛藤突出衲僧巴鼻如獅子王哮吼一聲壁立萬仞誰敢正眼覷看一向恁麼去三十年後何止法堂前草深一丈所以釋迦老子道譬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諸人要知妙音妙指齊發麼下座

詣首座寮告香

天申聖節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旣無是又無非便乃以虛空爲正體以恒沙國土爲妙用以須彌不動之山爲壽山以功德甚深之海爲福海包羅萬有津濟四生實天中之天聖中之聖適當誕彌之月仰傾葵藿之誠一句全提千祥併集祝　聖君壽地久天長

上堂平白地上拈起一絲毫頭盡大地人亡鋒結舌遠過恒沙國近在口皮邊會則碓觜生花不會則鐵牛喫草去却兩頭機如何通信良久云久雨不晴脚下泥深三尺

謝知事上堂拈拄杖橫按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主丈子我奪你主丈子芭蕉老漢只能瞻前不能顧後將常住物私置草薄花破過頭致令後代兒孫向主丈子節目上更生節目凌辱宗風徑山乾索索地有也不與無也不奪爲甚如此卓主丈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出鄉上堂六月炎炎如火熱誰知冷處勝冰雪紅塵鬧市等箇人七佛軌儀都漏泄報龍王須福護大千捏聚爲檀度一言斷住萬機通自然光壯少林風復舉世尊一日食時將至勑阿難持鉢云當依七佛儀式阿難遂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喏世尊云持鉢去師云大小世尊被阿難輕輕靠著未免喚鐘作甕

上堂舉僧問投子月未圓時如何子云吞却三箇四箇僧云圓後如何子云吐却七箇八箇師云吞却與吐却筭來無處著要見滑稽人便是王番綽

上堂無門無傍四達皇皇吾不知其名字故强名之曰道厠坑籌子跨跳入諸人八萬四千毛竅裏觸著五臟神惡發連兜兩掌直得血濺梵天山僧聞得袖手熙熙如登春臺如享太牢是汝諸人還覺腦門重麼喝一喝下座

施司諫訃音至上堂風行草偃水到渠成信脚與麼來雲收霧捲是處皆春信脚與麼去空澄海湛物我一如所以道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如是則塵塵刹刹普現威權蓋色騎聲纖塵不立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轍跡且道司諫施公即今在什麼處良久云黃粱纔夢斷竺國一花敷復說偈云昔年相見談眞諦今日陞堂話去來一念廓然無向背春光鐵樹自花開

上堂僧問世尊道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時如何師云一槌擊碎進云只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縱然前陳離見見底是箇什麼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直得描不成畫不就師云也是齋後鐘師乃舉鏡清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云還聞偃溪水聲麼清云聞沙云從遮裏入鏡清於此得箇入處五祖和尙云果是得入一任四方八面若也未然輒不得離却遮裏大慧叔祖云若要眞箇得入直須離却遮裏師云三大老總是岐路相漆桶相指有甚快活處徑山則不然入之一字亦不喜聞

謝知事頭首上堂云叙謝之餘復有何事其進也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其退也玉蘊荊山其價愈重且道

不落進退一句作麼生道油煎石磉盤風吹毛毬走
虛空背上白毛生拈得鼻孔失却口喝一喝下座
上堂諸佛說不到處人人開口道著諸佛行不到處
人人擧足蹈著既道著又蹈著因什麼從朝至暮不
自覺知良久云只爲分明極飜令所得遲
上元上堂十五日已前明頭來明頭打十五日已後
暗頭來暗頭打正當十五日一燈然百千燈燈燈相
續廓徹聖凡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因什麼
却是箇鐵酸䤙若作佛法商量故是匙挑不上不作
佛法商量平地陷人無數總不與麼也是食飽傷心
下座
街坊納疏上堂僧問寶山既到莫空歸如何是徑山
寶師云有眼者見進云圓陀陀光爍爍遮邊那邊無
不著師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進云
和尚還知麼師云老僧若知即說似上座　師乃云
去年第一會水陸街坊今年羅漢第一會裏納疏識
得去年人便是今年事今年與去年非新亦非故攝
皷共證明眉毛俱卓竪北鬱打三更西瞿日未暮其

◆佛佛疑佛
佛

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還會麼行到
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復擧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錯
底路州云明心見性是不錯底路師云趙州眼觀東
南意在西北大似狐狸戀窟有甚快活處忽有問徑
山如何是不錯底路只向佗道家家門裏透長安
上堂擧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
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風穴老和尚將白
麪和麩殼羅了引得後來人徒向百花香處作道理
成群作隊外邊打之遶徑山則不然忽有問語默涉
離微如何通不犯即對佗道置將一問來
上堂修造未逾兩箇月叢林便覺日荒涼今朝重整
舊洪範鐵佛須教盡放光記得古人有一日不作一
日不食之語時時提起咬嚼過如醍醐灌頂諸人若
信得及驀地咬透便見禪道佛法當甚破甑箄下座
四月八上堂今朝乃是黃面老子脇誕令辰諸方濃
煎香湯謂之浴佛徑山有條攀條大家潑湑佛佛或
時出或時沒從來不守舊窠窟既不守舊窠窟且作
麼生浴下座佛殿裏燒香

端午上堂。五月五日端午節。陰雲靉靆。甘雨未決。君王降賜寶香。林下祈求懇切。孚祐龍善時節。好將一雨潤焦枯。帀地清涼消惱熱。記得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峰以拄杖子劃一劃云。在遮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手中扇云。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大衆乾峯搖頭。雲門擺尾。亘古亘今。掛人唇齒。徑山有條攀條。拈拄杖擲下云。會看雲雷般地起

上堂。僧問。放行特地隔千山。把住無端亦自瞞。千手大悲難摸㮉。鐵牛撞破趙州關。如何是趙州關。師云。天上天下人透不過。進云。有佛處不得住時如何。師云。頭上漫漫。進云。無佛處急走過又作麼生。師云。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進云。恁麼則不去也。師云。㘞。進云。摘揚花摘揚花又作麼生。師云。丁一卓二。進云。金毛獅子尾吒沙。師乃笑。僧禮拜　師乃云。有佛處不得住。陝府鐵牛雙角露。無佛處急走過。南海波斯鼻孔大。三千里外摘揚花。種豆由來生稻麻。拈拄杖云。趙州來也。遂卓一卓下座

上堂。舉僧問投子。依稀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投子云。道什麼。僧云。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投子云。閑言語。雪竇拈云。投子古佛。不道不知。點檢將來。直是天地懸隔。纔問和聲便打。師云。田地穩密。佛眼不能窺。坐籌帷幄。決勝千里。還佗投子老人。遮僧也解扣關擊節。上門上戶。只是揷手脚不得。雪竇道。和聲便打。也是賊過後張弓

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

參學小師　崇岳　了悟　等編

淳熙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師在徑山受請。望　闕謝恩。畢捧　勑黃示衆云。九重天上降來。善法堂前拈出。明如杲日。寬若太虛。光揚佛祖家風。流通正法眼藏。恁麼見得。堪報不報之恩。其或未然。維那分明道破

拈疏云。黃面老子。二千年前靈山會上付囑　國王大臣。一則語流布天上人間。綿綿不墜。有眼者見有

耳者聞聞見既通塞却耳根更須諦聽
陞座拈香祝　聖罷斂衣就座僧問　丹書來鳳闕
瑞氣藹禪坊少室無私句當機願發揚師云杲日當
空進云萬邦歌舜化千載祝堯年師云傾盡此時心
進云安撫疏中道徑山天目之奇峯久尸法席靈隱
錢塘之勝槩願得主盟且道住靈隱好住徑山好師
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進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師
云直須截斷脚跟始得進云恁麼則草鞋高掛龍床
角坐振飛來第一峰師云聲前句後一時收　師乃
云一處通千處百處一時通一處透千處百處一時
透如開武庫錯落交輝又如大火聚觸著燎却面門
如是則居方則方遇圓則圓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
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坐斷情塵意想不落見聞覺
知敲唱俱行十虛通暢且移身換步一句作麼生道
薰風生閫外白日遶須彌
入寺上堂僧問喝石巖畔中興後五百歲叢林靈鷲
峰前重新二千年前公案拈花微笑即不問正令全
提事若何師云普天帀地進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
師云又得上座重證明進云憑師一滴曹溪水散作
皇都內苑春師云你脚跟下事作麼生進云適來親
從僧堂裏來師云畢竟是箇什麼進云剎師云杜撰
禪和　師乃云孤峰頂上目視雲霄未爲究竟十字
街頭和泥合水轉見周遮二途不涉別有生機一路
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把斷要津不通凡聖猶落時人
升降處而今坐立儼然見聞不昧箇箇負沖天氣槩
人人懷赤水之珠到箇裏如何通信如何受用所以
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如是則山河大地不礙
眼光四聖六凡互爲主伴坐見聲和響順萬法無差
舉一明三目機銖兩橫該竪括縱奪臨時且到家一
句作麼生道蒲團時倚無餘事永日寥寥賀太平
淳熙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恭奉
聖旨就本寺開堂　皇帝遣中使降賜　御香師領
衆謝　恩畢捧香示衆云　中天頒降大地蒙熏聚
爲光明幢散作香水海輝騰佛日丕贊　皇圖天上
人間開佛知見
判府安撫尚書度疏師接呈起云釋迦老子四十九

◆誠一作識

年橫說正說說不到處總在箇裏流出包羅萬有囊
括十虛如是信得 皇恩佛恩一時報畢設或未然
何妨道破
指法座云此座高廣從古若佛若祖盡向頂顙上揚
摩簸土埋沒已靈今日當頭坐斷直教八面風淸
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爲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萬
歲萬萬歲此一瓣香恭爲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
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祝延 聖壽萬歲萬萬
歲此一瓣香恭爲 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 中
宮皇后 皇妃 皇太子 皇孫 兩宮天眷莊嚴
福壽此一瓣香奉爲 大丞相暨，合朝文武百官
同增祿筭此一瓣香四年于茲兩回拈出奉爲前住
天童山第十八代先應庵大和尙用酬法乳之恩歛
衣就座徑山印和尙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
義師云第一義諦空洞無象表裏一如佛及衆生盡
爲增語且作麼生觀若有心觀屬妄想無心觀屬斷
見不有不無心觀顯頂佛性莫有具透關眼衲僧出
來大家擎展僧問 九重天上降香來徧界祥光撥

不開佛祖機先提正令蟭螟眼裏舞三臺正與麼時
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天高群象正海闊百
川朝進云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師云錦上鋪花
又一重僧問釋迦掩室淨名杜詞以至諸方橫拈倒
用總是撩鉤搭索畢竟直截一句作麼生道師云迅
雷不及掩耳進云德山見人入門便棒臨濟見人入
門便喝如何師云鉤頭有餌秤尾無星進云德山道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如何師云殺人刀活人
劍進云臨濟道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又作麼生師云
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進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
師云且喜沒交涉進云二大老恁麼告報輝映古今
未審靈隱作麼生師云別是一壺春色進云金鏃慣
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讎師云只得瞻之仰之
僧問法幢高建御樓前令正全提法鼓纔撾金殿上
歡聲鼎沸直得天垂雨花帳香散玉樓風爲 國開
堂願聞法要師云祥雲捧日進云恁麼則天人群生
類皆承此恩力師云粉骨碎身未足酬進云只如衲
僧分上事又作麼生師云鐵額銅頭不奈何進云祖

師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如何是轉處實能幽
師云十字縱橫活鱍鱍進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
憂又作麽生師云八臂那吒䩞綉毬進云雲門云咭
嘹舌頭老僧倒退三千里意旨如何師云蠱毒之家
水莫嘗進云便與麽坐欒升平去也師云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　師乃云靈源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
莫存知解知解既不生如王寶劒殺活臨時學一明
三目機銖兩塵塵剎剎普現威權物物頭頭全彰正
眼便見一塵含法界一句截千差於一毫端現寶王
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高而無上仰不可及淵而無
下深不可測自然風行草偃水到渠成不是神通妙
用亦非法爾如然何故乃是當人從無量劫來現成
受用境界契劵分明直饒千佛出現各各放大寶光
也侵占一星兒不得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
滅若能如是解佛法常現前以此壽　聖人則天長
地久以此祝賢佐則伊尹周公以此保國安民以此
康福天下殊勝中殊勝奇特事奇特畢竟結角紋羅
在什麽處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謝詞不錄

復舉僧問百丈大智禪師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
獨坐大雄峯僧禮拜百丈便打師云百丈善能據虎
頭亦解收虎尾雖然頭尾兩全至竟未徹源底今日
忽有問靈隱如何是奇特事只對佗道爲　國開堂
僧若禮拜但云知恩方解報恩且道與百丈是同是
別若揀得出平步靑霄其或未然更聽一頌虎驟龍
驤與麽來驀然平地起風雷棒頭正眼明如日凜凜
清風郞九垓久立衆慈伏惟珍重徑山印和尚白槌
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解夏上堂四月十五日結七月十五日解六隻骰子
滿盆紅大都只是看頭米喝一喝

徑山別峯和尚至上堂舉仰山道東寺師叔若在慧
寂不致寂寥師云仰山和尚好語只是語上偏枯靈
隱卽不然徑山師叔若在靈隱不致寂寥何故閩蜀
同風

上堂舉老宿云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與麽會
將來喫鐵棒有日在又有一老宿云祖師九年面壁
何不慚惶若與麽會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瑯瑘和

尙拈云旣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師云二老宿敲塼打瓦瑯琊和尙畫虎成狸諸人要見祖師面壁底意旨麼窮坑難滿

上堂五日一參諸方常例不說少室單傳不說靈山受記會則目前包褁不會則三頭六臂忽有箇不受人瞞底出來道遮裏是什麼所在說會與不會只對佗道作賊人心虛

會慶聖節上堂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佛功德海旣難量吾 君聖壽亦如是

出鄕歸上堂持鉢去持鉢歸草鞋根斷通消息玲瓏八面盡光輝遊魔宮入虎穴當機擡著惡聲頭直教心地頓休歇且據箇什麼道理便乃如是老不以筋力爲能 復擧黃龍南禪師示衆云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什麼人良久云濤便下座時眞點胷作首座藏主問云適來和尙道五種不易是什麼人首座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師云一手不獨拍兩手鳴擱擱豁開三要三玄揑碎佛祖標格村歌社舞得人憎勝似當年白拈賊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天色半晴半雨十分春色在枝頭滿眼覷見沒可覩報諸人莫莽鹵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僧問南泉和尙云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國王水草意旨如何師云四稜塌地進云南泉又道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如何是納些些師云橫該竪抹

師乃擧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長慶云南泉是前頭爲人後頭爲人雲門云且道是牛外納牛內納直饒說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覓牛在雪竇云一時穿却師云南泉起模畫樣長慶披砂揀金雲門鼻孔先穿雪竇據欵結案驀拈拄杖云更有一箇在什麼處擲拄杖下座

上堂有一句子到汝諸人截却舌頭無一句子到汝

諸人一任橫三竪四二途不涉佛眼難窺狹路相逢握鞭回首卽不問諸人只如趙州到茱萸輕輕靠却拄杖便出去意作麼生喝一喝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結夏上堂云十四十五立規立矩十六十七無固無必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黃面老子二千年前留一則公案直至于今毫髮不差靈隱移向十四日施展諸人還見麼還聞麼驀拈拄杖卓一卓云只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元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喝一喝下座

上堂擧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砂羅裏滿盛油師云巖頭拔貧做富未是作家今日忽有問靈隱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只對他道日輪正當午喝一喝

上堂平白地拈起一絲毫頭盡大地人亡鋒結舌百尺竿頭進得一步妙喜世界百雜碎達磨大師九年面壁知他是直耶是僞耶靈隱咬定牙關力盡神疲也檢點他不出何故彼彼丈夫三十年前五十年後爭趣相應忽然悟去未免撞入漆桶隊裏到箇裏如何鐵卵生兒　復擧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對道是曹源一滴水師云法眼和尙向百戰場中舞纛旗未免傍觀者哂忽有問靈隱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只對他道和屎合尿

葛中書請上堂獅子教兒迷子訣擬前跳擲早翻身羅紋結角交鋒處鶻眼臨時失却蹤恁麼觀來是什麼宗旨是什麼標格是什麼去處還有開口分也無所以靈山會上百萬衆前黃面老子拈起一枝花獨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便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落第二頭臨濟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遭六十痛棒落第三首總不與麼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大棒打不回頭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正是十字街頭痴漢見解大丈夫漢眼裏有筋皮下有血二六時中只守閑閑地飢則喫飯困則打眠寒則向火熱則乘涼上無諸佛可仰下無衆生可度人與非人性相平等撞著明眼道流輕輕拶著便見水裏火發正與麼時憑箇什麼道理故能如是良久云

〻薦等五字
一本細書

自從蹈斷曹溪路直向毗盧頂上行　復擧錢塘昔
有官人因僧相見次僧問甚處來僧云馬大師處來
官云近日說何法僧云卽心卽佛被官人揖出次日
復有一僧相見官問甚處來僧云馬大師處來官云
近日說何法僧云非心非佛又被官人揖出師云手
擎仲尼日月腰佩佛祖靈符須還遮官人靈隱今日
不免更爲重說偈言卽心卽佛也揖出非心非佛也
揖出地轉天回豈等閑卽知此物非佗物以此顯追
崇決定當超越次回陰隲保家堂自然福壽永無雙
下座薦信齊居士
上堂窮諸玄辨竭世樞機糞掃堆頭重添搕㨠明投
暗合水到渠成作賊人心虛抱贓叫屈德山棒如雨
點臨濟喝似雷奔正是平地上干戈太平時細作衲
僧家有一條活路千聖不曾蹈著士曠人稀驀拈拄
杖云拄杖子列列挈挈善別端倪遂擲下云好日多
同
上堂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石室行者踏碓
忘却移步玄沙討魚賣艄蹈翻釣船且道遮一隊漢
還有衲僧巴鼻也無良久云當門不用栽荊棘後代
兒孫惹著衣
解夏上堂一箇葫蘆纔倒地滿地葫蘆盡傾倒欲識
單傳直指禪今日鬪湊得恰好
上堂擧僧問巖頭路逢猛虎時如何頭云拶師云巖
頭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好一拶性命落在別人手裏
淳熙十年八月初三日乞退靈隱得　旨上堂四年
居此日波波累皮禪和不奈何今感　聖恩林下去
一輪秋月照天河

明州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禪寺語錄

參學小師　崇岳　了悟　等編

淳熙十一年正月在平江元知府菴受請上堂擧先
應庵受天童請日偈擧乃云山僧亦有一偈擧似大
衆去年八月間得　旨與安閑攪動水雲性縱步到
陽山元宅諸子第忻然力追攀菴居三箇月開懷宇
宙寬忽接四明信來書意盤桓天童虛法席使君語
猶竭迢迢遣專使不問路行難山僧臨晚景不敢自
相瞞提鼓樂與行四衆亦欣歡先師未了底應是超

波瀾敢問大衆如何是先師未了底一回飲水一回
噎臨濟德山俱汗顔
上堂祖師心印不涉言詮問訊燒香早成多事行棒
行喝開眼尿床舉古舉今泥中洗土別有向上一路
千聖不傳總是熟睡饒譫語衲僧家心憤憤口悱悱
到者裏如何即是以拂子擊禪床云衲帔蒙頭萬事
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上堂舉玄沙問鏡淸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汝道不見
是什麼法淸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麼沙云淛
中淸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夢見在師云二尊宿驀
劄相逢大似小兒則劇相似佛法身心何在先應菴
拈云鏡淸放頑佛也不奈伊何苦不是玄沙識破幾
被露柱吞却師喝云若教頻下淚東海也須乾
結夏上堂二千年前舊公案今日拈來重剖判任是
鐵眼與銅睛也須更入紅爐煆衆中忽有箇不受人
瞞底出來道盡大地是箇紅爐也煆某甲不破只向
佗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約齋張直閣書至上堂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昧見
聞覺知突出衲僧巴鼻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如太阿
在手凜凜神威誰敢正眼覷著所以諸佛以此出世
祖師以此西來乾坤以此覆載日月星辰以此照臨
天堂地獄以此而分善惡四聖六凡以此頭出頭沒
衲僧家以此提向上鉗鎚碎聖凡窠臼窠臼若盡直
得上無攀仰下絕已躬常光現前壁立萬仞正與麼
時如何與約齋相見良久云鋒鋩影裏分緇素鼻孔
依前搭上唇　復說偈曰居於富貴中不爲富貴誤
赤手挨開解脫門四方八面俱獨步佛祖不知由憑
誰立本據咄咄咄力囮希聞見覺知齊合掌鐵牛生
得鳳凰兒
上堂舉僧問趙州澄澄絕點時如何州云猶是人家
客作漢師云遮僧置箇問端不妨嶮峻爭奈趙州有
起膏肓底手段雖然如是總落在天童手裏畢竟如
何喝一喝下座
上堂十五日已前開池不待月十五日已後池成月
自來正當十五日吹無孔笛唱太平歌佛及衆生同
聲唱和且超群拔萃一句作麼生道四海浪平龍睡

穩九天雲靜鶴飛高

聖節上堂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惟有十月二十二吉星垂照最希奇

上堂說到行不到好肉剜瘡行到說不到扶籬摸壁行說俱到石筍抽條行說俱不到擔雪塡井離四句絕百非卽不問諸人且道文殊問不二法門維摩因什麼默然喝一喝云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

上堂擧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雲門對他道須彌山師云大小雲門話頭也不識

上堂朝說暮說展演河沙句義不是衲僧分上事行棒行喝敲床竪拂揚眉瞬目不是衲僧分上事透出兩重關逗到不疑之地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且道過在什麼處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密菴和尙語錄卷上

密菴和尙語錄卷下

密菴和尙小參

參學小師　崇岳　了悟　等編

解夏小參釋迦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天河風浪靜星斗位區分與麼與麼有解有結不與麼不與麼無解無結與麼不與麼結中有解不與麼却與麼解中有結忽若總不與麼前不至村後不至店千人萬人攢簇不入如大日輪升于虛空有眼者見其淸淨光明無壞無雜雖居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覺妙明揀非煅煉當與麼時還著得解結兩字麼還著得佛法兩字麼還著得世法兩字麼還著得是非長短數字麼酌然是著不得何故豈不見道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又如塗毒鼓撾之則聞者皆喪縱饒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競出頭來顯大威權出廣長舌橫說竪說盡在光明影裏發現於衲僧分上全無交涉且道衲僧有什麼長處困來曲臂支頤睡不怕人來偷枕頭　復擧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

云夏在什麼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汝三頓棒山至來日却上問訊昨日蒙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麼商量洞山豁然大悟師云雲門大師放去太奢收來太儉末後慇懃何不與佗本分草料致令和泥合水洞山與麼悟去也是杓卜聽虛聲

冬至小參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古人拈一機示一境無不精徹淵奧廓徹聚凡恰似壯士架千鈞弩百發百中爲佗末上著脚手處牢固外物搖撼不動終有成立之節衲僧家出一叢林入一保社多歷年所已躬大事不能發現蓋爲末上著脚手處遲緩坐在脚頭脚尾聽不出聲見不超色如蚕作繭自縈自縛十二時中無片時快樂至竟終成廢人而今若要直截與生死作頭底無非向一念欲起未起時提起一刀兩斷自然內空外空有爲空無爲空四方八面空索索地覓其空處了不可得到箇裏回頭一覷驀地冷灰裏豆爆如關將軍入大陣拼其性命不見有百萬兵衆當恁麼時如何共語如何湊泊還肯說向人麼秉殺人刀活人劍與一切處爲祥爲瑞爲寃爲害便見頂門上時時一陽來復脚跟下日日萬彙發生撥草瞻風便具緇素眼目秤斤定兩毫釐不差一切處恰恰地天自高地自厚飢飡渴飲一切尋常到遮境界便是一員無事道人方敢稱爲行脚高士其或未然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復學祖師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云大小祖師抓頭不知痒處

璨禪人薦考請小參佛法至妙妙在明心心若洞明前後際斷三祗劫空覓其空處了不可得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到箇裏生也生佗不得死也死佗不得既生死佗不得即無生死可出亦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全體是箇大解脫門二六時中受用轉轆轆地出生入死不犯毫釐或去或留全超曠劫所以道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又道生滅去來本如來藏當處出生隨處滅盡祖師又道起諸善業亦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

性從上諸聖。盡向生死海中。頭出頭沒。互相激揚。只要當人直截承當自見。諸人不肯回光返照。流浪生死。且如山河大地是幻。日月星辰是幻。明暗色空是幻。四聖六凡是幻。山僧說底。口中水漉漉地是幻。諸人耳裏聽底寂寂惺惺是幻。作麼生說箇幻出底道理。向遮裏挨得一機。通拶得一機。透在諸佛分上。不增一絲毫。在諸人分上。不減一絲毫。便識得致政承務。出生入死。得大自在。落處非唯識得承務落處。又且識得璨禪人。起一念心。為嚴父追修。落處功不浪施。有時恁麼也得。有時不恁麼也得。有時恁麼不恁麼總得。苟或情存限量。墮在聲前句後。今夜不免和泥合水。更為諸人重說偈言。山河大地不是幻。日月星辰不是幻。明暗色空不是幻。四聖六凡不是幻。山僧說底不是幻。諸人聽底不是幻。恁麼會得。便知幻出底道理分分曉曉地。然雖如是。且致政承務。即今在什麼處安身立命。良久云。日出心光耀。明明不覆藏。

復舉。祖師道。父母非我親。師云。眼裏耳裏絕纖塵。諸佛非我道。師云。鐵眼銅睛覷不破。汝言與心親。師云。蚊子排頭咬鐵釘。汝行與道合。師云。上下四維俱匼匝。只將此語報深恩。朵朵紅蓮火裏發

小參。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有眼者見。有耳者聞。要且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是禪道佛法。亦非少室單傳。靈利漢聞與麼告報。如慣戰良馬。聞鑼鼓聲。渾身痒簇簇地。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有口說不到。有耳聽不聞。有眼覷不透。三世諸佛仰望不及。六代祖師提掇不起。天下老和尚摸㨽不著。一大藏教詮注不及。黃面老子得此柄覇入手。便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達磨大師得箇消息。便道。單傳心印。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爾後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互相激揚。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寂寥非內。寬廓非外。及至德山臨濟。出來各逞威權。行棒行喝。傍若無人。雪峰輥三毬。俱胝豎一指。汾州莫妄想。玄沙因我得禮你。以至從上老凍齈。全提半提。直是天下無敵。正眼觀來。於自己本分事。大似隔靴抓癢。有什麼快活處。遮些出格巴鼻。除非當人自肯。知非退步。就己脚跟下推勘到詞窮理盡。無

告訴處本地風光頓爾現前四大五蘊一時脫落空索索地如人拾得至寶終不說向人我實重幾兩直幾錢明眼漢沒窠臼擬不擬便斬爲三段　復云記得先應庵在蔣山時因大慧禪師至陞座擧佛眼和尙做無爲軍化主路中著跌有箇省處歸來擧似五祖後在客司因夜坐撥火忽然猛省雖然如是每至入室未能深入閫奥從容請益五祖祖云我爲你說箇喩子正如一人牽一頭牛從窻櫺中過兩角四蹄俱過了唯有尾巴過不得某自虎丘先師處聞此語在肚皮裏信知在今天下無人理會得所以密之三寸今日不因師叔老師到來小姪此生無因拈出敢問大衆既是大底過了如何尾巴過不得且道誵訛在什麽處小姪今日對衆拈出供養師叔大和尙願與趙州同年爲佛法作大主張使天下衲僧洞徹此一段奇特大事師乃云老師擧了也是渾崘吞箇棗至今未有人動著今夜從頭說破也要共知五祖和尙錯擧先師亦乃錯傳山僧不免將錯就錯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錯錯空裏磨盤生八角喝一喝擲拄杖

◆子下一有云字

下座

解夏小參豎起拂子還見麽敲禪床云還聞麽只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古人八字打開了也恁麽見得便見傑上座今夏九十日內入大光明藏中呼喚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情與無情上至非非想天下至空輪水際一切蠢動含靈盡向拂子頭上安居同時禁足不說佛不說祖不說玄不說妙不守蠟人氷不怜猢護雪只是應時應節不失其宜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飢飡渴飲任運騰騰佛界不收魔界不攝直得皇風蕩蕩帝道平平野老謳歌漁人罷唱而今一夏開畢驅遣各歸所止隨家豐儉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逍遙自在任性方圓而無拘執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長老我自行脚走徧天下每見善知識小參皆說盡是攢花簇錦結角羅紋說得盛水不漏或大機大用驅耕夫牛奪飢人食呵叱列祖擠排先聖如風雷電卷看者不容眨眼今夜如此提持全無巴鼻全無滋味如蚊子上鐵牛相似直是無下觜處

也令人疑著到遮裏如何對佗即是棒將去得麼喝將去得麼莫是跳下禪床歸方丈得麼不然別將兩轉新鮮語答將去得麼如斯理論盡是諸方用過底藥方非但起人膏肓之疾不得益令增佗重病既總不與麼如何即是而今向佛祖說不到處天下老和尚颺下不用底對佗非唯對佗且要聞者見者蕩盡胷中禪道佛法知見人人如獅子王吒沙地哮吼一聲壁立萬仞若佗道使人疑著只對佗道大疑之下必有大悟　復擧僧問雲門大師初秋夏末前程忽有人問未審對佗道什麼門云大衆退後僧云過在什麼處門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師云平如鏡面嶮若刀山遮僧有破牢關底機謀雲門善用不戰屈人兵底手段雖然如是鼻孔在靈隱手裏

歲夜小參年窮歲盡時或笑或攢眉飽者終日飽飢者終日飢唯有衲僧家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孜孜矻矻如愚如痴忽聽忠言逆耳便見心動神疲禪和子禪和子不須疑或去或住總是父母未生時山僧恁麼告報未免鳳林吒之　復擧頌云一年三百六十日今宵正是結交頭移身換步無多子六合清風來未休

普說

師初住烏巨普說某自携被入方丈經五十日未曾擧著方丈職無佗蓋此間有數人勤舊皆是見前輩大尊宿經大爐鞴中鍛鍊過來故乃縮手此者有數人新發心菩薩到來不免爲佗東說西說凡遇掛牌諸勤舊不勞訪及新發心兄弟有長處大家相布施不妨如不來亦無固必若論諸人分上事未入父母包胎已前淨躶躶地及乎撞入父母包胎裏也淨躶躶地一旦跳出頭來也淨躶躶地千聖著眼不到萬靈瞻仰無門日往月來不覺不知一念心纔動墮落染淨二緣便見有天堂地獄九有四生有禪道可參有佛祖可敬有異類可賤如此是是非非紛然于懷白日間被宅使得七顛八倒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便被三世諸佛瞞了六代祖師瞞了森羅萬象瞞了蠢動含靈瞞了若是箇大丈夫漢冷地回頭一覷驀地如懸崖石裂一番說什麼三世諸佛六代祖師

便見三世諸佛說夢。六代祖師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方見趙州和尚道。老僧使得十二時。汝等諸人被十二時使。看佗得底人。吐一言半句。終是迥別。水潦和尚被馬祖欄胷一蹈。起來便道。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總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雖然如是。正好喫鐵棒。在德山和尚在蜀中。講經論聲壓四川。聞南方有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見性成佛之語。憤憤不肯。載一車疏鈔。要來勘一隊魔子。始抵澧州龍潭。見信和尚便問。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信和尚也不著忙。也不行棒。也不行喝。只徐徐地向佗道。子親到龍潭。此語最毒。佗雖是箇座主。不敢胡撐亂拄。便乃休去。若是硬主張底。只怕口空。便輥將去。有什麼救處。遂從此執侍。夜立更深。潭云。侍者何不出去。德山揍簾出。乃云。外面黑。龍潭遂點紙燭度與。纔擬接。潭便吹滅。德山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德山云。從今已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去也。龍潭和尚老婆心太甚。若見禮拜。便好拽拄杖趕出三門外。佛法至今不至掃土。既已放過。德山次

日便乃撒屎撒尿。將一車疏鈔。堆在法堂前。拈火炬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便燒却。後來做轟鬼怪。不可盡說。若是著實參禪兄弟。且從那裏參起。只向疑不破處。橫咬豎咬。如咬生鐵橛相似。千萬莫教沾著牙齒。纔沾著牙齒。便了不得。驀地失口咬破。便見百味具足。自已分上如十日並照。不妨快活。某平生參見數人善知識。末後方見應庵。每見兄弟云。在尊宿身邊。得箇悟處。得佗說話方法。嗣佗。某見應菴先師。也無悟處。也不曾參得佗禪。也不曾得佗一言半句說話。只是被佗罵得身心頑了。今日被人推出。做長老。只據遮些子與兄弟評論。雖然如是。傑上座說底。切莫記一字。他日便成蠱毒去也。珍重

普說。時光如箭。急始見結制。又過了二十日。兄弟自已事如何。一等是拋離父母。挑囊負鉢。蹈破草鞋。直須硬著脊梁。窮究教徹頭徹尾去。莫只半青半黃。似有似無。向長連床上。閉眉合眼。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上不見有諸佛可仰。下不見有衆生可度。

中不見有自已可愛。只覺肚裏熱悶悶地。快活無比。默自點頭。以謂天下無雙。才跳下床。都不見了。被人把斷咽喉。推勘又却去不得。何故。只不爲曾親證親悟。乃是暫息塵緣。認得眼前些子光影。以爲究竟。此病最苦。所以雲門道。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則不可。子細撿點將來。有什麼氣息。亦是病雲門大師。向人著手脚不及處。痛下一錐。也只要諸人回頭轉腦。若是親證親悟大法明底人。說什麼把斷咽喉。渠自有超宗異目生涯。開眼時。也只恁麼湛湛地。閉眼時。也只恁麼湛湛地。上刀山攀劍樹。也只恁麼湛湛地。上三十三天。也只恁麼湛湛地。與平常人初無二樣。不作許多般鬼怪。只是肚裏迥別。等閑被人挨拶著。便如火星迸散。又如水上按葫蘆。相似轉轆轆地。誰能攔截得住。到遮境界。三世諸佛也覷不破。生死魔軍。向甚處摸摝。迷悟向甚處栖泊。是非向甚處

搖撼。通上徹下。淨躶躶地。赤洒洒地。全體是箇當人受用大解脫門。佛法世法。打成一片。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舒卷自在。縱奪臨時。別無佗術。只爲親證親悟。了達三祇劫空。不被諸塵所轉。而今兄弟。求到遮般田地。硬將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情與無情。差排要歸自已。豈非大錯。見人下拍。渠也拍見人下喝渠也喝。不道你底不是。輕輕從脚跟下勘。又却不知落處。只成脫空。業識忙忙。無本可據。深可痛哉。逗到孤燈獨照時。一點氣落上。一點氣落下。面前黑似漆。求死不得。求生不得。當此之時。悔將何及。莫言不道。所以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兄弟既來此深山窮谷中相聚。傑上座遮裏。也無禪到你參。也無道到你學。也無錢到你使。也無好食到你喫。也不會順摩捋你。只有劈胸一拳。你若參得透。盡未來際。受用無盡。若參不透。定向背地裏商量此箇拳頭。如漫天網子相似。只要諸人跳得出。如斯理論。有什麼交涉。每見兄弟來室中下語。多在六根門頭著到。脚步窄狹。今夜一

等是入泥入水據平生管見舉似大衆昔行脚時入一尊宿室乃問香嚴上樹如何對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又云上座因什麼喪身失命對云某甲今日倒退三千里問云此是樹上語樹下語對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聲未絕尊宿便打某甲接住云未在更道尊宿大笑次見尊宿乃竪起拂子云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總在拂子頭上對云三千里外賺我來宿拂一拂云酌然酌然某甲把住拂云和尚離却拂子別道尊宿笑云是拂子作麼生離某甲乃倒拂一拂便出次日入室乃問云天人群生類皆有箇歡喜處某叉手進前云某甲也無歡喜處宿云上座為什麼入門便笑某甲乃指云看遮老和尚當面敗闕宿便掌某甲乃笑宿云草賊大敗某便出看來此尊宿下刃遲了若是傑上座見佗叉手進前某甲也無歡喜處便與劈胷一拳待佗擬開口再與一拳雖然如是也要諸人檢點又見一尊宿乃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對云一對草鞋三隻子宿云猶是第二義對云老老大大誑惑人男女有甚了期宿大笑對云和尚慈麼為人閻老面前喫鐵棒有日在更有多多葛藤不欲盡說平生敗闕處盡情抖擻了也夜深久立

頌贊

德山托鉢

斫却月中桂清光轉更多狐狸俱屛迹獅子奮金毛

狗子無佛性

狗子無佛性殺人便償命楚痛百千般因邪却打正

女子出定

出得何如未出時瞎驢成隊喪全機而今四海平如砥蘆管迎風撩亂吹

趙州洗鉢盂

粥了令教洗鉢盂鐵船無底要人扶片帆高掛乘風便截海須還大丈夫

臨濟三頓棒

一頓渾家盡滅門更加兩頓累兒孫銀山鐵壁俱穿透萬里無雲宇宙分

百丈野狐

五百生前失却五百生後太錯錯誰道祥麟只一

角

一口吸盡西江水

西江一吸了無餘突出堂堂大丈夫盡道世間胡鬚赤須知更有赤鬚胡

即心是佛

大海波濤闊千峯氣象雄古今無間斷南北路頭通

趙州勘婆

天高地厚人難見海闊山遙只自知勘破却囘休借問得便宜是落便宜

師因應庵一日喝恭上座云你常在此作什麼恭煩惱打併起單師聞乃成頌寄之

百戰場中無讓旗將軍立處十分危游人只看錐頭利失却吹毛總不知

僧問屋裏販揚州時如何師以頌答之

屋裏販揚州水深山更幽終年無客到明月自相投

讚布袋和尚

禪不參道不會終日忙忙弄箇布袋十字街頭道等人阿誰知渠總積稽首彌勒世尊國有憲章三千條

罪

讚開明禪師

江郎入定烏巨開山林深路逈火冷雲寒道大不知誰辨的　帝王親手付金襴

讚綉寶公

針鋒上直入線縫裏跳出剪刀尺子自隨身號令乾坤齊萬物

讚大慧和尚

歕瞎頂門三隻眼是非佛法一齊剗竹篦頭上放無端正是徐六擔片板

讚應菴和尚

眼大如環頭匾似扇從來不省已非偏笑漳泉福建著實處用無七縱八橫脫空時日有萬化千變焚香稽首讚揚也是鼬頭鬼面

讚木庵和尚

面目森嚴語言希差不出飛猿嶺道聲譪天下活爛菴不傳之宗死衲僧虛頭話霸五坐道場叢林增價稽首拜手虛空貼卦

讚徑山音首座

氣宇雲閑身心木槁頂門正眼紅日杲杲早投長蘆剗草之機晚分雙徑人天之座名山屢招而不赴一菴超然其高臥矣是謂叢林前輩典刑宜與趙州同年而並操者也

約齋張直閣畫師頂相請讚

挨開不二門千聖須却步直下便承當略通一線路佛也不奈何誰敢當頭道道著頭角生一點黑如皂盡情分付約齊大居士一等人間任揚播

眞際道人請讚　孟參議恭人

一句全提了無向背臨漸正宗恣意破碎彌天過犯不容懺悔丹青畫出向人前他家自有通人愛

禪人請讚

五戒不持威儀破盡空腹高心言不足信徒將朽木亂塗糊衲僧添得膏肓病

天無私盖地無私載如何形容生此奇怪爲僧不稟僧儀學佛力破佛戒皷舌搖唇叢林殃害若無伽梨覆渾身便是當年屈突盖

在家不讀書行脚不參禪隨流閑打閧掘地覓青天而今老矣方知悔捏人痛處力加鞭

眼横鼻直村僧肚裏渾無一畚兩牽　詔旨住持添得叢林熱鬧若論直指單傳正是睡夢未覺

入室愛用拳頭佛來也不放過知他是聖是凡便敢如此亂做識得破海壇馬子似驢大

德山臨濟棒喝交馳雲門顧鑑總是愚癡唯有徑山無伎倆握拳端坐眼如眉

水黑染成恰似眞箇據坐胡床胡揮亂做三十年後此話大行籍沒乃翁膠黏滞貨

佛日常長老請讚

赤手全提金圈栗棘跳出三要三玄破蕩佛祖窠窟試問有何神通盡力吐露不出咄咄佛日長老與麼拈出

隆報著長老請讚

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了無禪道與人參滴水使見波瀾起太醒醒難比擬分付隆報著長老好向叢林振綱紀

偈頌

皇太子妃請就徑山陞座末後說偈

佛身無爲不墮諸數隨機示現應無所住如月行空光照寰宇廓徹信心莊嚴福聚記得先賢曾有言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張直閣請陞座末後說偈

一句全提法界寬大千收拾掌中觀橫該竪抹超三際迦葉徒勞強破顔

贈閩淸黃檗禍初赴上庠

蘚劄相逢笑臉開也知平地起風雷好將一滴梅溪水爲雨爲霖遍九垓

和無著讚大慧齒髮舍利

背觸全提話已圓孤風凜凜播皇天無端更把閑毛齒惹得叢林口耳傳

送昂維那出嶺兼呈應庵

福城得得來相訪象骨巖前話別時驚起石人開鐵眼倚筇遙聽老猿啼

雲黃山下老禪庵凌篾宗風罪過多君若到門深問訊看渠伎倆復如何

送拙菴住洪福

瞎驢生得瞎驢兒齷齪聲名徹四維更把少林無孔笛逢人應是逆風吹

送會侍者開應庵塔銘

三十餘年沙甕一十五處脫空欲彰從前家醜何妨刻石流通

送權維那歸道場伊菴

風攪平林萬木秋臨岐送別思悠悠也知八德池中水不比尋常溪磵流

送聰首座兼簡陳寺丞

十載相從話歲寒刀山劍樹慣躋攀風雲會合機輪轉行看知音笑展顔

送如水頭

如如方解說此說若爲通歘瞎摩醯眼掀翻宇宙空枯柴聊作用活火展家風去去休言別智音一笑同

徑山出鄉舟中寄二偈示衆

三冬水上打鍬鑼百尺竿頭棹釣船寄語滿堂龍象

衆無勞掘地覓靑天。
大丈夫兒合自知。得便宜是落便宜。無心用處急回
首。莫待天明失却鷄。

贈何神童

父母未生時。文章在何許。及乎跳出來。光明照寰宇。
傍觀眼難瞞。收錄奏　明主。一覽贊希奇。揚晏堪爲
伍。賜笏與絲袍。以顯其宗祖。人生天地間。休將年紀
數。縱饒生百歲。無聞亦何補。偉哉英特大丈夫。君臣
嘉會今合符。行看赤手扶宗社。大千捏聚一籧廬。

送先知客

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刃扣玄關。頂門歘瞎金剛
眼。去住還同珠走盤。

送璘首座住定水

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不是向上機關。亦非單傳
妙訣。佛祖見之攢眉。魔外聞之膽折。建立此綱宗。當
陽貴直截。璘侍吾十年。氣宇逈超絶。信手斫方圓。初
不泥唇舌。靑天霹靂轟。風雲會時節。行看定水起波
濤。始信來源出處高。

送恢侍者

戴角擎頭與麼來。當機一撥頂門開。行行勿謂無知
已。閫外威權善自裁。

送雪峰化主

手托庵門便放憨。千鈞重擔要人擔。寥寥坐斷孤峰
頂。雲衲相從晝夜參。

和壁書記

鏺劒揮空不住空。空輪無跡劒無鋒。無鋒無跡憑誰
會。會得金沙墮眼中。

送珣禪人還海壖

家鄉到日許誰知。默默相逢絶路岐。莫謂海門風浪
惡。干戈元是太平基。

送慧知客還蜀

踏破劒門關。十方無壁落。信步復南來。將錯還就錯。
霜風刮面寒。梅梢初破蕚。去去又何言。寧負孤雲約。

示智悟道人

智悟悟自心。不在一切處。回首時觀瞻。便是佛國土。

示善應道人

善應無私。當陽有準。直下承當。入佛祖閫

徑山茶湯會首求頌二首

徑山大施門開。長者慳貪俱破。烹煎鳳髓龍團。供養千箇萬箇。若作佛法商量。知我一狀領過

有智大丈夫。發心貴眞實。心眞萬法空。處處無蹤跡。所謂大空王。顯不思議力。況復念世間。來者正疲極。一茶一湯功德香。普令信者從茲入

示晉秘校

天童得力句。不搖三寸舌。父母未生前。令已行塵竭。直下便承當。敢保猶未徹。放下百不知。腦門重著楔。唯是過量人。一拳無二說

祥符建僧堂周都料求頌

妙處如何論淺深。應之於手得於心。方圓不用機謀力。長短休將語默尋。一斧便成眞活計。三思始就費光陰。山僧直截重重說。須信眞鍮不博金

法語

示昺禪人

祖師門下。直截省要。不歷堦梯。立地成佛。學道人多不明此病在於何。只爲太煞現成。不肯承當。一味鑽頭入知見網中。覓佛覓法。覓玄覓妙。向上向下。如何若彼。恰如蒼蠅墮在糖盤中。粘手綴脚。自作辛行宗苦。看他臨濟在黃檗會裏三年。白日只堆堆地坐。全不知佛法道理。首座勉令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問三遭六十拄杖。後到大愚灘頭。驀自知非。便道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遮般說話。豈是心機意識預先安排而能致之然耶。復返黃檗。檗見來乃曰。遮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濟曰。只爲老婆心切。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濟云。說什麼待來。即今便喫。隨後便掌。檗曰。遮風顚漢却來遮裏捋虎鬚。濟便喝。參學人須得一番如此。方可入作。亦未爲究竟。從上有力量大人。終不肯容易小小了。却纔得遮般柄覇入手。直是撥草瞻風。覓箇咬猪狗惡手段。與他做冤家。眉毛厮結。禁得惡拳踢。喫得沒滋味。大爐鞴中千煆萬煉。徹底淨盡。跳得出無絲毫領覽。超情離見。尚恐走作。鋼鋨人家男女。安肯向平白地折合。却信知先達拈一機示一境。盡是脫羅籠沒窠臼。曾無針鋒許與

一無行宗二字

人作道理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示道禪人

先達抱道之士巖居穴處未曾容易以一言半句急於人知日久歲深蘊藉成熟人自知之使乃裹粮躡足而就扣問生死已躬大事抑不得已略露鋒鋩何啻青天轟霹靂只要當人於聲前領略得一箇半箇擔荷得行便解據虎頭收虎尾爲如來種草豈可胡亂朝呪暮呪而欲使之然耶年來此道大不振者無他蓋爲人師者眼腦不正當自無見處但以名利得失居懷深怕人道他無機緣晝三夜三於古人方冊中顚倒熟念釀在第八識田中准擬學者來問貴圖口不空恰如羊屙屎纔竪起尾巴便有百千顆落地學者眼目不明如何辨白盡情深信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所謂打初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若是達磨兒孫決欲洞明祖翁家裏事直須一刀兩段肚裏無一絲毫繫念只就無繫念處看箇話頭六祖示明上座道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明上座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但如此看來看去到詞窮理盡沒奈何處驀然看透便是一生參學事畢

示光禪人

馬祖道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與麼揭示學者恰如掘箇深坑活埋了人却向上面奠祭也德山一條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又道三十年來未曾打著箇獨脫底何曾夢見達磨未來時汗臭氣在衲僧家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如火燒氷莫誇少壯休論老成一處錯踏翻千處百處一處透如獅子王吒沙地哮吼一聲壁立萬仭豈不慶快平生當人幸有如是威光幸有如是受用不肯回頭自覷捕多是坐在他人語默裏及至終身無所成立若要易會不必泥在三條椽下但向逆順堆中攧撲不碎自覺省力便是破家散宅時節至矣

示覺禪人

藴扶宗竪教英氣本色行脚道流不在游州獵縣觀境致過時務要與生死兩字作頭底直截荷負跳出斷常窠臼識得祖父田園落著收拾契券一一分曉不被他人侵疆犯界然後見佛殺佛見祖殺祖破盡

上祖生涯。都無顧藉。著弊垢衣入群魔隊中。辭所不為。仰不愧天。俯不愧人。顢顢頇頇。大棒打不回頭。千人萬人羅籠不住。一旦業緣成就。被人推出向曲彔床上。胡言漢語。欺賢罔聖。世人說不到處一一說出。世人做不到處一一做出。傍觀者為他面熱汗下。渠只閑閑地。神色儼然。到者般田地亦未稱扶豎正宗意氣。何況末上被邪師引入草窠裏。以沙糖蜜湯甜其舌頭。纔有些兒黃連氣味便自忌諱。如此永為廢人。學道至要別無他術。須是硬鼻却咬豬狗手段。喫得沒滋味。禁得惡鉗鎚。千煅萬煉。肎次淨躶躶地。全無佛法道理。但恁麼研究。如人學射。久久自然中的。誠不誣矣

示應禪人

昔世尊在靈山會上。百萬衆前拈起一枝花。獨迦葉尊者一人破顏微笑。世尊便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劈頭一錯。直至如今。代代相傳。分宗列派。承虛接響。實謂世尊有禪道佛法可分付與人。末學紛紛。不本其由。拋家失業。蛉竮辛苦。奔南走北。向諸方老和尚舌頭上覓道覓禪覓佛覓法。將心等他分付。殊不知劒去久矣。方乃刻舟。若是大丈夫漢。皮下有血。終不喫別人殘羹餿飯。直下自家豎起脊梁。如銀山鐵壁相似。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中。搖撼不動。二六時中。默默地回光返照。冷眼覷捕驀然覷透父母未生已前本來面目。脫體虛凝。湛然常寂。盡大地都盧是箇解脫門。到此境界。暗裏點首自肯。已謂世出世間無第二人。豈知正是墮在解脫深坑。無生法窟。又謂之黑山下。恰似魂不散底死人。守定老鼠三寸眼光。以為究竟極則。如此見解有什麼快活處。若行是眞踏著不疑之地。曾經本色大爐鞴中煅煉出來。如金翅擘海。猛虎插翼。豈有許多栖泊處。白日只閑閑地。要用便用。信手拈來。端若縣崖石裂。誰能禁止之耶。是故普化和尚。每於街頭道。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臨濟令侍者搊住云。總不與麼時如何。化云。明日大悲院裏有齋。所謂如人善射。箭不虛發。臨濟雖則坐籌帷幄。決勝千里。侍者撞入重關。幾乎収

◎一無行是二字

◎莖上一有釘字

身不上普化縱饒八面受敵要且無佛法身心爲巨若更忉忉定招拔舌地獄

示白雲然長老

佛祖閫域衲僧巴鼻如大火聚無一針鋒許與人作道理湊泊只貴當人具逸群氣槩直截荷負譬如眞獅子王哮吼一聲壁立萬仞始見不孤從上爪牙也靈山拈花已前少林直指之後繩繩相繼如鏡照像毫髮無差皆是夙承願力提持遮一著子非獨與天下人抽釘拔楔至於九有四生俾令洞徹正知正見是爲大丈夫成就大丈夫事

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只此靈鋒阿誰敢擬大凡超宗之士垂手爲人等閑示一機一境快如倚天長劍相似直下取人命根了無異轍終不向平地上與人和泥合水嚴頭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蓋天蓋地豈虛語哉

示哲珉二禪人幹帳

有祖已來未嘗容易以禪道佛法指示學者謂之學道捷徑只要當人去却今時向父母未生已前混沌未分之際直截擔荷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一切處澄澄湛湛一切處生殺自由一切處自能生風起草不著有爲不坐無爲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綟絲一染一切染通上徹下全體是箇大解脫門佛法世法打成一片何處有一絲毫許外物之爲障礙學道人力學而不悟者病在泥於古人言句處病在坐著勝妙境界處病在空洞無象處病在以禪道佛法居懷處病在却迷就悟處病在最初不遇善知識引入葛藤窠裏處此數病非但初機晩進有之從上大尊宿悟徹本心見徹本性自己本地風光現前大法不明亦有此病看他興化和尙爲衆曰我聞前廊也喝後架也喝諸子莫盲喝亂喝直得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撲下來一點氣息也無待興化甦省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你去在興化直截擔荷騎賊馬趕賊只是未得勦絕前途撞著知音分明擧似必爲圓却遮話

示源監寺

源監寺余俗門昆仲也未出父母胞胎已前雖然各

不知其名字爲誰便乃以法義相資如水入水及其出父母胞胎以至長成捨家出家圓頂方服出叢林入保社見善知識敦其法義分其皂白絲毫不差余業緣所鍾備員深山古寺不遠千里而來以道相聚日久歲深爲左右臂勠力賛成益見法義照著厚矣予年來老景侵尋方且乞閑偶來告別曰蘿菴師伯卵塔雖成四面牆壍未就恐牛羊踐蹂於義不便欲往謁諸檀越一等圓備余嘉其法義愈堅金石故不敢留昔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爲老僧造箇無縫塔帝云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國師云吾有侍者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之云相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嗄國師好箇塔樣被耽源一句釘翻却了也直得七穿八穴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遂成叢林話覇且畢竟喚那箇作國師塔樣有般瞎漢便道即此良久處更引外道問佛世尊良久以爲證據若如此何異盲人摸象要見國師塔樣遠之遠矣前途有問源監寺師伯無縫塔樣如何對他急著精彩下取一轉語

葛主薄請跋　先知府信齋遺偈

有力量大丈夫出游人間自詩書由富貴致君澤民不被利名關鎖二六時中一動一靜一條脊梁骨如生鐵鑄就一切世間逆順境界搖撼不動何故如此蓋爲最初發一念時撞入母胎中便具正因正見煉磨純熟纔出頭來一撥便轉本地風光頓爾現前不假他求及至出生入死超然卓絕談笑說偈恰如平日終無別道理正所謂生如著衫死同脫袴信齋今日之設豈虛語也歟且如信之一字如何提掇如何受用便乃如是靈驗莫是信是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能斷耶且莫錯會要見信齋直截處切忌向紙上卜度

示殊禪人

達磨未離西竺便將一條斷貫索穿却天下人鼻孔及乎遠泛孤舟游梁歷魏見武帝笑談間不覺失却此索子便乃無頭渾身處直往嵩山九年面壁求生

不得求死不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那知深雪中有箇不識好惡漢拾得此索返將穿却鼻孔渠無面目得見人復回熊耳峰前做許多鬼怪而今學道人不原所以將謂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有恁麼事晝三夜三拚却性命抵死窮究無乃錯之甚耶殊禪人質直無僞深知此索子不是口耳傳受而得之𢳚來深山窮谷中道聚究研要知落著分曉誠不易得回觀此山食指旣多常住不給不忍坐視發心爲衆持鉢余嘉其志不凡臨行欲語故書此以贈之但向紅塵逆順堆裏默默提撕驀地一齊失却歸來與汝三十拄杖

靈隱佛海會中五比丘行丐求法語

行脚高士跳出荊棘林踏翻獅子窟周行無轍跡四顧絶遮攔見佛祖如生冤家聞禪道如風過樹向祖師門下尙未得其髣髴何況末上立志不堅扶籬摸壁隈隈遲遲二十四氣一時發現隨群逐隊也道撥草瞻風見善知識輕輕撥著便見魂飛膽喪若無定龍蛇眼目如何辨別豈不見雲峰悅見大愚芝首聞大家相聚喫莖虀之語便乃倒戈卸甲然後歷試諸難初無玄妙語與之商確只云佛法未怕爛却考其心肝見其壯志過如鐵橛子遂引入堂司一日坐後架桶箍爆墮地激發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走到方丈口似磉盤知他底裏如何密庵口門窄不能爲汝說皈到荊棘林中老瞎禿必爲道破

示中侍者

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如珠走盤不撥自轉二六諸中折旋俯仰入魔宮探虎穴上刀山攀劍樹乃是當人著著得力行履處便能以此心入紅塵堆裏逆順界中與一切人和泥合水拔楔抽釘令他不覺不知驀地見徹本心悟其本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人人鼻孔遼天箇箇壁立萬仞方敢稱爲行脚道流若只守一機一境終日冷湫湫地打坐等箇悟來便是喪達磨正宗魔子也宜善思之

答卜還屬

向者不敢疎外輒以管見不情之語上浼台聽重蒙不鄙復有所問只據目前聊學一二昔龐居士李都

尉皆是誠心篤信自已分上有盖天盖地出格超量底事從上若佛若祖互相出來橫說竪說未曾說著處便乃遍扣宗師以期深徹證悟爲地頭後皆得柄欛入手不被世間出世間法羅籠得住龐居士有偈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李都尉道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看他二賢揭示過如生鐵橛終不肯妄通消息正所謂一滴獅子乳迸散十斛驢乳也每見士大夫著意學此道極多只恐未上擡著道眼不明宗師胡說亂道將古今言句妄意穿鑿以爲極則賣弄稱他會禪此是第一等大病恰如一件好物十分現成被人雕刻作千般奇怪以失其眞深可憐憫若欲著實理會父母未生已前一著子到大年三十日臨行之際持力不被生死兩字攪吵須是自家回光返照向已躬脚跟下時時推勘看是什麼推來推去推到無依倚處平生機智伎倆淨盡驀然一念頓消心花發現曠劫來事盡在于今好也添一絲毫不得惡也添一絲毫不得便是從前著衣喫飯箇官人別無奇特玄妙理性可說不妨慶快平生燈下聊書大槩以助眞源知我罪我盡在是矣

◆持一作得

示輝禪人

夙植般若種智英俊上士才出母胎立志挺然與時流迥絕行脚見知識決要透脫生死大事深期遠到終不肯妄自尊大求寮舍穩便四事豐饒爲得計然而透脫此一事非是博聞强記智識過人而能企及亦非一味忘懷百不知百不會而能造詣十二時中行住坐臥譬如大辟罪人欵案已就平生有大機智到箇裏總用不著只待一死而已一旦押到市曹魂魄都不知落著驀被人從背後一刀兩段便是百了千當參禪做工夫無他術須是恁麼提掇方可有明悟底時節若是隨摟擻驢年也未夢見

示臨禪人

本色參學道流入叢林見知識決欲洞明生死已躬大事無非具殺人不眨眼底氣槩更不思前算後拚其性命都無顧藉一向硬赳赳地將心就一處研究不捨晝夜驀然一覰覰透一咬咬斷通上徹下全體

是箇大解脫門活鱍鱍地見佛見祖如破草鞋聞禪與道如風過樹亦未是泊頭處在正好入大爐韝中煅煉直教聖凡情量徹底淨盡透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逗到大休大歇之場身心若枯木寒灰大棒打不回頭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白日只閑閑地出一言半句快如倚天長劍便能殺人亦能活人千變萬化卓卓盡超格則諸聖著眼不到萬靈瞻仰無門亦未可共語臨濟宗旨更須知有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一著子且道如何是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一著子問取上人

示覺禪人

人人自有一條通天活路未曾踏著時行住坐臥如人醉酒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及乎一日踏著路頭滑脫東去也由我西去也由我終不被別人胡亂指注錯其正路所以釋迦老子末上踏著此路便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及至靈山會上百萬衆前卷舒自在縱奪臨時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覷不見也不出遮條路子流落人間歲月浸久相習成風分枝列派各宗其宗主其法者不遵正路專事邪佞詭詐巧言令色誘引人家男女向草窠裏輥從劫至劫枉受輪迴其間一箇半箇驀自知非回首就有道一言之下心地開豁如杲日當空無一點雲翳何患路頭不正況前途忽有問上人如何是徑山正底路頭只對他道但辨肯心必不相賺

示眞隱朱居士

承喻二十歲時便知自已一段大事此乃是無量劫來般若光中熏習今生出頭來便爾也又道每與尊宿往來稍稍純熟不至費力竊觀來教語意亹亹非是錯用其心也且爲說箇喻子恰如被人引向大官驛路上合眼也日行千萬里都無疑慮但不曾撞著箇惡手段從面前劄箇硬塞後面驅重兵趕逐直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平生學得機智到遮裏一點也用不著果夙有力量抖擻精神驀地拶得一路通四方八面活鱍鱍地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恁時方有自由自在分終日在聲色中出沒聲色不能染汚世出世間如蓮花不著水豈不慶快

萬一作百

平生若只管向他人口頭取辨方策中尋要契合心田縱饒參到彌勒下生也不能得悟也不能得安樂何故蓋起心動念便被情識攙先爲累也所以二祖參初祖種種說心說性祖乃示一偈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初無奇異語似之外息諸緣內心無喘且置之勿論作麽生說箇心如墻壁可以入道遮裏疑不破只在遮裏疑古者道大疑之下必有大悟誠不誣也

爲南上座下火

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壂著磕著便乃以四大爲正體以生死爲妙用以壽齡修短爲游戲之場以畢盡寂滅爲歸根得趣遂以火炬劃一劃云盡從遮裏流出南上座急諦聽莫遲疑斫却那邊無影樹却來火裏倒抽枝

爲隆浴主入塔

遮些骨頭磽磽譊譊奇奇怪怪他人住處不肯住他人愛處不肯愛每來室中丁字著脚上門上戶却似少他禪債而今罷戰休征別是一般光彩隆浴主隆浴主且道是什麽光彩多子塔前香雲靉靉

密庵和尙語錄卷下終

※夫下一有守字○書不有緣字

塔銘

正議大夫刑部尙書侍讀兼太子詹事

廣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葛必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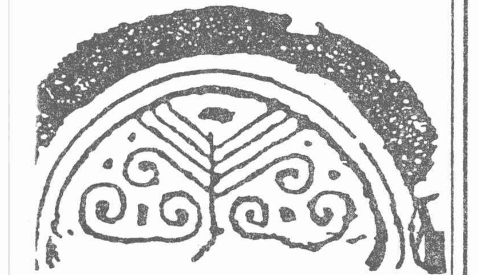
釋迦如來滅度之後其徒未免囿於名相至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人始知佛之所以爲佛也六傳而至大鑑五宗而得臨濟而佛之道益光明盛大而不可掩矣臨濟之宗直截根源不涉階級全機大用棒喝齊施或者喜其路之捷而得之速也然未免承虛接響錯認話頭撥無因果生大我慢却墮邪見了不覺知自非有明眼宗師見處分明行處穩實則何以倒用橫拈得大總持爐鞴後學皆成法器耶近世卓然傑出了此事者則天童密菴師也密菴得法於應菴華華得法於虎丘隆隆得法於圓悟勤蓋臨濟之正宗叢林之巨擘也師諱咸傑俗

姓鄭。福州福淸人。密菴其自號也。母嘗夢靈山老僧入其舍。已而生。師自幼穎悟不凡。每厭塵染。欲求出世間法。及受戒爲僧。不憚遊行。徧參知識。初謁應庵孤硬難入。屢遭訶叱。心不退轉。久而相契。遂蒙印可。自此道價益喧。人天推出。其分坐而說法。則見於吳門之萬壽。四明之天童。其正坐而說法。則見於三衢之烏巨。之祥符。金陵之蔣山。無錫之華藏。所至之處。舉揚宗旨。露躶躶活鱍鱍。七縱八橫。無少罣礙。然十二時中。步步皆踏實地。雖不待修證。而修證未嘗忘。雖不假精進。而精進未嘗怠。滴水滴涷。照瑩明徹。遂使天下衲子。響合雲臻。相遇諸途。則曰何不禮師去。文彩既彰。聲名 上達。淳熙四年。有 旨住徑山。召對選德殿。問佛法大要。開堂靈隱。又遣中使 降香。道俗觀者如堵。七年。自徑山遷靈隱。 上親灑宸翰。詢以法要。又 遣侍臣以圓覺經中四病爲問。師皆以實語對。 恩遇甚寵。十一年。歸老于天童。十三年六月。忽示微疾。十二日。趺坐而逝。年六十有九。臘五十有二。塔于寺之東。師應機接物。威儀峻整。晝則危坐正襟。以表衆。夜則巡堂。剔炬以警衆昏。純白之行。終老不移。堅固之身。至死不壞。所遺齒髮多生舍利。人以爲異云。約齋居士張鎡。常參學於師。師亡。復經紀其後事。其他嗣法者數十輩。而了悟崇岳尤傑然者也。郯劾官中都。與師相見。或道話終日。亹亹忘倦。別去。數以書相聞。臨寂。又以書爲別。既塟。參學弟子慧光。以塔銘爲請。辭之。請益堅。乃爲之銘曰

曹溪一滴　源深流長　至于臨濟　其道益張
如擊石火　如閃電光　不離當處　覿面承當
猗歟傑公　直造其堂　行解相應　非斷非常
一音演暢　七坐道場　衆生病惱　我爲醫王
衆生沉溺　我爲舟航　坐斷報化　不涉周章
聞者見者　踴躍騰驤　疑情頓釋　如葉殞霜
宗風不墜　緊師棟梁　名滿天下　若爲蓋藏
作奇特會　空費商量　此一轉語　爲師舉揚

曹源道生禪師語錄

宋・曹源道生 撰
道冲 編



曹源和尚住饒州妙果禪寺語錄

侍者 道沖 編

師在雲居受請云安樂樹邊藏醜拙浮生穿鑿不相干拄杖朝來剛跨跳無端撞破趙州關乃提起拄杖云看看喚作拄杖子天地懸隔不喚作拄杖子天地懸隔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到這裏有屈無訴處便恁麼去盡法無民既然裂破面皮不避諸方檢責遂橫按拄杖左右顧視良久云三尺龍泉光照膽太平寰宇斬癡頑喝一喝卓一卓 復舉寶公和尚一日令傳語思大禪師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一向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呑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云慇懃傳語寶公著甚來由費口分疎思大尾巴自露生上座因行掉臂等是下山不問佛及衆生纔出頭來便與一刀兩段何故一不做二不休

上堂佛法二字人人知有狠毒砒霜那容下口直饒透出威音前也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已是拖泥帶水諸人合作麼生會喝一喝

上堂今朝八月十五天色半陰半雨幾多門外遊人不覩月圓當戶也好笑又堪嗟爭似西湖寺裏一隊古佛參退歸堂喫茶

上堂飛金烏走玉兎閏月十日又過去無位眞人不可尋一夜霜風打門戶

上堂釋迦老子道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喝一喝云面皮厚多少殊不知乾坤大地萬象森羅明暗色空情與無情盡情說了也無你左遮右掩處德山棒臨濟喝俱胝豎指雪峰輥毬盡是隔靴抓痒放下著莫妄想是什麼會也無也是喚狗與食更道蘇州菱邵伯藕天台華頂南岳石橋喚作向上提持衲僧家門下挈草鞋未得在莫有傍不甘底出來道取一句看直饒道得也是郭郎鼻孔

上堂入院恰得一箇月人事參官走不徹草鞋咬破脚指頭因甚嫌梵舌端流出血拈拄杖卓一下云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勞再勘十五日已後不用將來正當十五不昧時機如何通信但見皇風成一片不

知何處是封疆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三世諸佛向這裏擡脚不起又卓一下云六代祖師向這裏頭出頭沒又卓一下云天下老和尚向這裏把纜放船衆中莫有全機獨脫底麼出來當頭道看如無西湖不免雪上加霜去也卓拄杖一下下座

冬至上堂竪起拂子云還見麼君子道長又擊一下云還聞麼小人道消氷河齊發燄石爭暗抽條喝一喝云塵劫來事只在今朝

上堂舉玄紹二上座見烏臼和尚臼云甚處來云江西來臼便打僧云久嚮和尚有此機要臼云汝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其僧忙然臼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參堂去師云顯大機明大用奮寶中意氣運閫外籌略則不無烏臼撿點將來未是本分草料若要據令而行盡大地一時荒却何故寸釘入木

出鄉歸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巍巍不動尊脚不離地走有般漆桶聞與麼道便向東涌西沒七縱八橫處點頭噓唖這般野狐見解是諸方普請會底且超然拔萃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呵呵

師在妙果受信州龜峰請辭衆上堂披毛帶角入鄽來跳出驢胎墮馬胎佛手明明遮不得從教平地起風雷

入院上堂古帆高挂入曹源雷動風行海嶽昏三十二峰親坐斷以拄杖卓一下云一毛頭上定乾坤提起拄杖云看看十方普現刹海齊彰走使文殊普賢驅馳釋迦彌勒把定則銀山鐵壁線路不通放行則匝地普天三頭六臂不放行不把住如王寶劍凛凛神威擬犯鋒鋩橫屍萬里這裏見得徹去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其或未然龜峰不免爲蛇畫足去也以拄杖卓一下云鵰弓已挂狼煙息萬國謳歌賀太平

上堂謝知事頭首山僧乍住龜峰布箇長蛇大陣過去諸如來爲先鋒未來修學人爲殿後見在諸菩薩爲中軍頭擊則尾應尾擊則頭應中間擊則兩頭應直得天應拱手異類潛蹤且道坐籌帷幄不動干戈

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大家齊唱太平歌

上堂始見臘月初立春又四日白日走波波肚裏黑似漆攝皷上堂來一字說不出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長老爭奈只今口吧吧地嚮只對他道山僧失利

上堂春風東扇西扇春雨似晴不晴淺白深紅爛鋪錦繡鶯聲燕語互奏笙簧一一揭示圓通妙門頭頭流通正法眼藏擬心湊泊依前萬水千山直下知歸許你七穿八穴拍禪床下座

上堂三月既望惠風和暢龜峰攝皷陞堂雲集五湖龍象人人鼻孔遼天好箇西來榜樣衆中莫有不受這般惡水潑底麽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便見叢林價增十倍如無龜峰潑第二杓惡水去也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時節循環四月一大道何曾有得失夜來針眼魚兒呑却新昌石佛以手撫膝一下云阿呵呵識不識明眼衲僧跳不出

上堂阿刺刺快雨快晴天漸熱看取而今甚時節了郎當法本來空未了吾今為君決驀拈拄杖卓一卓云聽著則聾復豎起云覷著則瞎拏倒達磨老臊胡打殺臨濟白拈賊復召大衆云且道拄杖子有甚長處乃擲下云賊賊

結制上堂衲僧門下三月一結把斷要津聖凡路絕一夜簷頭雨滴聲剛把眞機俱漏泄喝一喝切忌守著繫驢橛

上堂擧眞如喆和尙道慧光一訣千聖齊列臘月和風炎天氷雪是何之訣鋒鋩結舌龜峰也有箇道處龜峰一訣千聖罔測硬似泥團爛如生鐵是何之訣有口無舌

上堂步步釋迦出世時時彌勒下生諸人還見露柱燈籠麽若見得便識得釋迦彌勒直饒識得且道作何面孔設或躊躇這老漢騎天柱峰過武石江去也

祈雨上堂兼謝監收擧睦州和尙看華嚴經僧問和尙看什麽經州云大光明雲靑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那邊是什麽雲僧云南邊是黑雲州云今日應有雨師云南邊是黑雲今日應有雨宜麻宜豆宜禾宜黍雖然歲稔年豐粒粒幾多辛苦為報參玄人要須

知落處若也知得受用無窮若也未知有煩監收諸公勤舊

散楞嚴會上堂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曼殊室利五臟心肝盡情吐露這裏薦得九十日內異口一音諷演摩訶悉怛哆般怛囉無上神呪聲聲無間無見頂相無爲心佛時時現前若也躊躇龜峰不免重下注脚卓拄杖一下遂高聲喚云侍者收取拄杖

中秋上堂舉長沙岑與仰山翫月次仰山指月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長沙云恰是倩汝用去仰山云作麼生用長沙近前一踏踏倒仰山山起來云直下似箇大蟲山僧有箇頌子舉似大衆浮雲散盡月當空兎子懷胎產大蟲跳出颩前弄牙爪至今撼動廣寒宮

上堂八月過去又九月時節相催不暫停拈拄杖云雲門大師來也剳久雨不晴唯有衲僧鼻孔依前搭在上唇好大哥卓拄杖一下云撲落非他物劃一劃云縱橫不是塵回耐臨濟賊漢喚作無位眞人喝一喝下座

散衆會上堂舉古德道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什麼字五祖和尙道鉢囉娘圓悟和尙道迅雷不及掩耳二大老與麼切字是即是大煞鄕談忽有問龜峰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什麼字只對他道此去弋陽不遠

上堂夜來夢覺忽然記得未出胞胎已前一轉語不敢自謾擂鼓陞堂分明舉似大衆不得作奇特商量不得作平實會却這裏揀辨得出許汝出陰界其或未然且待阿逸多出世拍禪床下座

上堂舉智門祚和尙道進一步則迷其理退一步則失其事大小智門和尙被理事縛殺龜峰則不然若進一步則三頭六臂退一步則錦上鋪花且道與智門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法無定相若道是別佛法豈有兩般若道不同不別參學眼在什麼處畢竟如何良久云格

上堂兩曜劈箭急一年彈指間始見大暑小暑又是小寒大寒通身寒暑無回互笑倒當年老洞山

上堂雨雪落紛紛簷頭水滴滴良哉觀世音草裏跳

不出跳不出也大屈水裏烏龜鑽鐵壁咄出了頭岩謁施主歸上堂前日暫出見武石江水穿過了頭岩鼻孔回到弋陽打從鬧市叢中過又見管絃嘹喨車馬駢闐或笑或悲或歌或舞麤言細語百種千般從上諸佛說不到處歷代祖師傳不及處總被當頭道著夜來夢裏記得分分曉曉準擬今辰舉一遍供養大衆五更起來忽被一陣狂風將樓頭鈴鐸一撼山僧直得口似磉盤喝一喝

上堂祈雨請觀音兼謝臺山長老拈拄杖云法無定相遇緣即宗乃提起云看看有時變作觀音彌勒魚行酒肆十字縱橫有時變作文殊普賢各據一方助佛揚化而今在龜峰手裏變作天大將軍遊行四天下檢察人間善惡見我山中禪和子祈求懇切踴躍歡喜不覺失脚踏斷天台石橋驚起東海龍王向空中轟一聲霹靂直得乾坤陡暗電走雲奔觀音菩薩忍俊不禁出來念箇眞言曰樹前樹後邊須彌地神速報天神知雷公霹靂天門開大雨疾行無使遲乃呵呵大笑云將謂觀音菩薩元來却是圓應大師喝一喝

謝監收上堂學古德道汝千百人中若有一人大肯去山僧作驢馳物供養你有甚麼罪過後來雪峰東山空和尙道古人不妨好心要且揀僧布施擇佛燒香我觀此會千百人無一人不是大肯去底所以自秀峰授了府命即時披這毛衣馳所供養徑入山來入山則不無且道驢底是什麼物又作麼生供養還有見得底麼良久云日日香花夜夜燈師云二尊宿身心不妨殊勝撿點將來大似說食不濟飢龜峰論實不論虛這裏衆雖不多若非大肯去底終不到此寂寞之濱山僧老不以筋力爲能不暇驢得物供養你只是趂晴割了稻乘時搬入倉好箇休糧藥渾勝別思量

上堂淸涼法眼和尙道三通皷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後來天衣懷和尙道三通皷罷簇簇上來彼此相鈍置古人與麼說話也是徐六擔板

上堂月生一撥倒銀山弁鐵壁月生二土宿騎牛穿鬧市月生三屋頭幽鳥語喃喃不是葛藤露布亦非

入理深談正與麼時賓主交參一句作麼生道萬仞
懸崖垂隻手百花叢裏現優曇
上堂佛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開眼作夢今乃復
轉無上最大法輪灸瘡瘢上更著艾焦衆中莫有超
毗盧越釋迦底麼出來向全機獨脫處道取一轉語
龜峰拄杖子兩手分付如無龜峰自道去也以拄杖
卓一下下座
上堂從朝至暮鐘魚皷板爲汝諸人發上上機了也
若信得及塵沙諸佛在諸人脚跟下踍跳若信不及
龜峰拾得口喫飯拍禪床下座
上堂汾州和尙道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驀拈拄杖
竪起云這箇是拄杖子作麼生是行脚事卓一下云
不會則牛鐵鑄成會則匙挑不上直饒向汾州未開
口已前別有轉身一路也是雪峰道底拍禪床下座
散華嚴會上堂僧問一塵含法界一念越毗盧一句
宣無量義門一相統無邊妙相如何是四法界師云
無孔鐵鎚重下楔僧云如何是理法界師云一塵入
正受僧云如何是事法界師云諸塵三昧起僧云如
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云淨瓶裏吐唾鉢盂裏屙屎
僧云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云荒田不揀拈來草
生殺縱橫得自由僧云法界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
事若何師云言多去道轉遠　復云古德道一大藏
教是箇切脚又道一大藏教是箇之字龜峰則不然
乃竪起掌云一大藏教盡在龜峰指甲縫裏展開則
彌綸三界囊括十虛玉轉珠回輝天鑑地捏聚則綿
綿密密不漏絲毫三乘罔測其由千聖罕窮其際个
放開不捏聚一多相入理事圓融一門通貫一切門
一法徧含一切法普使人人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
無量妙身八萬肆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到這裏
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萬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
億卷且道不落功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百匝千
重俱粉碎倚天長劍逼人寒
普請拽木上堂三條椽下衲帔蒙頭百不知百不會
萬年一念一念萬年未是放身捨命處深山裏钁頭
邊開畬種粟搬土拽木脚頭脚尾橫三竪四未是放
身捨命處擊碎兩重關別有生機一路龜峰有棒未

到你喫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漆桶參堂去

上堂平旦淸晨三月朝南山蒼翠揷雲霄不須更覓西來意聽外數聲婆餅焦拍膝云好大哥

江迪功四月八日請陞座說偈我佛生辰四月八地涌金蓮隨步發天上天下獨稱尊微妙眞機俱漏泄雪山成道度衆生四十九年無剩說滔滔苦海架舟航杳杳昏衢懸日月文仲宣義濟陽公曾向靈山蒙記莂示現人間長者身日用機輪活鱍鱍一壽二富三康寧總是前生修種得今生福上更增修果報來生愈超越六門晝夜放毫光萬罪紅爐飛片雪安然端坐白牛車金鎖玄關盡透脫殊勝功德利無邊宜爾子孫皆顯達自知作佛更無疑何必當來問彌勒龜峰末後爲全提鍜卵生兒樹上飛

聖節上堂威德熾盛與端嚴名稱普聞及尊貴如是六種義成就饒益世間諸有情莫有知恩報恩者麼下座同詣大殿啓建　聖節道場

重九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且如天高地厚水闊山遙鵲白烏玄松直棘曲纖洪長短一一不同如何得同一體去設使不受人謾直下當頭坐斷我更問你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乃喝一喝記得僧問古德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古德云東籬黃菊僧云意旨如何古德云九日重陽若是恁麼會未夢見祖師西來意在忽問龜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東籬黃菊意旨如何九日重陽直是恁麼會始得直饒會得正好打折驢腰

上堂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喝一喝云是何言歟利刃有蜜舐之有割舌之傷蠱毒之鄕水也不得沾他一滴昨日與麼事不獲已今日與麼罪過彌天忽有箇漢出來道也是作賊人心虛便好與他劈胸一拳何故免教伊向語脈裏著到

謝新舊知事上堂衲僧用處鶻眼難窺掀翻諸祖窠窟扶豎叢林保社或進或退或卷或舒劍刃上翻身氷凌上走馬臨機縱奪互顯主賓豎去橫來通身手眼則故是只如興化打克賓罰錢饡飯齊平衆籬木杓還搆攙得上也無這裏偶儻分明許汝具衲僧眼

其或未然。曹源水急。迦葉峰高

臘八上堂。明星覩著眼睛枯。絕後何曾得再蘇。堪笑堪悲緣底事。一年一度被茶糊

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三生六十劫。見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墮坑落塹。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矢上加尖

爲施主陞座說偈。弋陽溪上諸檀越。勇猛精進難比況。年年歲歲入山來。總是如來親眷屬。如來法身等虛空。隨彼願心而顯發。譬如月輪出霄漢。照耀一切衆生前。衆生性水無有邊。我此一月能普現。水靜而清現全體。月非取水而遽來。水動而濁無定光。月非捨水而遽去。水有清濁有動靜。月無取捨無去來。於無取捨去來中。不見清濁動靜。相既無清濁動靜。相一一含攝無有餘。我心佛心衆生心。心佛衆生本平等。佛子當作如是觀。卽獲世間諸利益

歲夜小參。記得死心和尚云。叢林小參。謂之家訓。莫是談玄說妙。擧古明今。五日上堂。三朝入室。麼錯。莫是行須緩步。語要低聲。嚴淨律儀。精持戒行。麼錯。莫是行棒行喝。吞栗棘蓬。透金剛圈。輥雪峰毬。擔睦州板。麼錯。衲僧家出一叢林。入一保社。箇箇頂門具眼。人人肘後有符。見自己如生寃家。聞禪道如風過樹。有時孤危壁立。線路不通。有時合水和泥。縱橫十字。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造地獄業。結無間因。馬頷驢腮。神頭鬼面。終日坐而未嘗坐。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咬一粒米。卷舒出沒。蕩蕩無拘。如水上葫蘆。觸著便動。撥著便轉。轆轆地。如何近傍。如何湊泊。直饒三世諸佛。歷代宗師。古往今來。大善知識。各各現三頭六臂。出來只得拱手歸降。撿點將來。猶是守館驛。撮馬糞底見解。向衲僧門下。更買草鞋行脚。在那堪略無所證。一味虛頭誣謗先賢。欺謾自已。等閑撥著兩脚。捎空乃以手拍膝云。噁。大丈夫兒。阿誰無分。隨身契券。本自分明。若解參詳。管取靑霄獨步。且轉身一句。必竟如何。擧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復擧僧問古德。生死以何爲舟航。古德云。年盡不燒錢。有箇頌擧似大衆。年盡不燒錢。鼠穴被蛇穿。直饒玄會得。對面隔西天

讚頌

讚密庵禪師

狠毒肝腸。生鐵面具。滿口鄉談。唱喏破句。滅臨濟正
宗。起東山門戶。悉歷出世。爲人未免秤鎚蘸醋

題廬山楞伽院

蘇內翰木三五筆。李夫人竹一二竿。會得楞伽印心
法。不歷來作畫圖看

題廬山同通

木蕺山色裏。猿嘯月明天。喚作同通境。更參三十年

題烈山

舟船來往此登臨。酹酒燒錢虔禱深。大抵人心自
嶮。心空山嶽自平沈

題長干塔

舍利無端應念來。浮圖平地擁崔嵬。當年不假金鎚
力。爭得光明耀九垓

送雪峰化主

三毬輥動錯流傳。大用何曾得現前。千五百僧無眼
放。累人走得脚皮穿

送聞兄持鉢

聞聲悟道烏投籠。祇麼無聞道未充。利劍揮開慳恪
穴。全身輥入是非叢。脚頭脚尾無虛弃。山北山南有
路通。一笑歸來能事畢。負金百鎰見全功

送觀禪客

西浙江邊話別時。斷頭船子疾如飛。白拈手裏分贓
去。臨濟休誇小斷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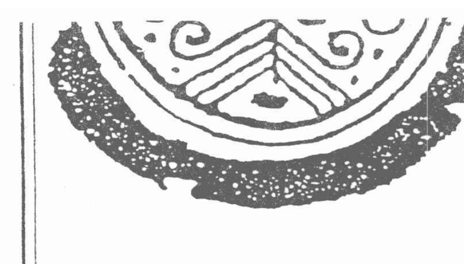
送道者幹瀏溪橋

萬古瀏溪上。無風浪拍空。路窮橋斷處。看子展神通

贈不欺信公監總餘杭建接待

衲僧自有通人愛。笑捏空拳開接待。十字縱橫古路
頭。做成活計滔天大。阿呵呵。也奇怪。是聖是凡俱捉
敗。接取一箇半箇來。要與叢林作殃害

曹源和尚語錄終



痴絕道冲禪師語錄

宋・痴絕道冲 撰

智沂 等編

凝絕禪師語錄序

徑山凝絕禪師既示寂其徒了源以師平生提唱語一編示錫山尤焴曰子知吾師者盍爲叙引以傳余晩識師得其數語受用因不復辭余觀近世尊宿語錄多成窠臼惟凝絕師獨較些子盖其得處超軼用處灑落故平生室中不許人下語專以此著羅龍打鳳而學者鮮能湊泊門庭高峻屹然宗匠之靈光今也則亡徒存剱迹非其種草孰識苦心必有護持流通久遠矣淳祐辛亥端午日木石序

凝絕和尚語錄目次

凝絕和尚語錄卷上

凝絕和尚住嘉興府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侍者　智沂　編

師於嘉定巳卯五月二十日入院

指三門云我此一門全無肯路是汝諸人如何進步乃彈指一下云入

入佛殿云孰名爲佛禮者是誰設或未辨端倪看四稜塌地護汝諸人去也便禮拜

據方丈云大凡據此床榻提持箇事如孫武令商君

法有死無犯然雖如是蘦法無民

指法座云正令當行十方坐斷作禮須彌燈王討什

麽椀祝　望龍復拈香云三世諸佛盡力提持不起

歷代祖師瞻仰有分諸方老宿卒討頭鼻不著獨有

二十年前鄱陽東湖曹源老人較些子不免當陽拈

出一任天下人貶剝便就座僧問古人道且向未相

見已前薦取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無爲人處進云

劒甲未施賊身已露師云上座敗闕愈甚進云學人

今日未問答已前與和尚相見還相契麽師云劒甲

未施賊身已露進云作家宗師師云不要茶糊人好

進云和尚未見曹源時如何師云遂拏出鉢盂進云

見後如何師云鉢盂口向天進云見與未見時如何

師云三人證龜成鱉進云捉敗這新長老了也師云

賊賊僧禮拜　師驀拈拄杖示衆云拄杖頭邊宇宙

空去留千聖覓無蹤直饒未擧知端的猶隔白雲千

萬重乃竪起云看看世界未形生佛未具已前底消

息盡在這裏沖上座尋常只獨善其身可曾拈出今

日人天普集旣遇至鑑難逃不免當陽揭示與盡大

地人同一受用去也乃於左邊卓一下云這裏見得

徹去把定佛祖咽喉右邊卓一下云這裏見得徹去

穿天下衲僧鼻孔乃於中間卓一下云這裏見得徹

去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正當恁麽時且道

功歸何所乃當面劃一劃云三邊喜得渾無事四海

謳歌賀太平　復擧羅山入院上堂纔攬衣欲坐便

云珍重良久却回云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纔出禮

拜山云也大苦僧禮拜起云某甲咨和尚羅山便喝

出師云垂鈎四海只釣獰龍羅山老人當時珍重便

休却較些子及乎却回道箇未識底近前來心肝五

臟盡被這僧覷破然雖如是大高群象正海闊百川

朝

當晚小參問答罷師云摩竭提國乃拍禪床一下云

親行此令若是靡背俊鶻自合知時其或尙留觀聽

沖上座不惜這一條窮性命子將三百六十骨節八

萬四千毛竅盡情打開颺在鬧市叢中左眼半斤右

眼八兩在衲僧無星秤子上秤斤定兩一點瞞諸人

不得便見新光孝敗缺不同小小其或未然快便難

逢更讒諸人一上去也復拍禪床一下云且置是事復擧寶公令人傳語思大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一向目視霄漢作什麽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呑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云寶公教人作竊不是好心思大口欸未招贓物先露二大老雖則名喧宇宙價重一時點檢將來驀拈拄杖卓一下云總未知有這一著在

上堂盡乾坤大地無絲毫許大是汝諸人横擔拄杖繞四世界行脚道我無處不到無事不知且道西天那蘭陀寺戒賢論師今日說什麽法便下座

上堂擧風穴示衆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謳歌於此明得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迷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下人欲識闍梨麽左邊拍一拍云這裏是欲識老僧麽右邊拍一拍云這裏是師云揖讓之水尙汚牛腹干戈之粟豈可溷夷齊之口這裏覰破光孝敗缺處便見風穴老人未有主在只如左邊一拍卽且止右邊一拍落在什麽處不是張華眼徒窺射斗光下座

上堂十字街頭有條活路沒量大人不知落處無落處擬欲追蹤西天此土

上堂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驀召大衆云還會麽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上堂窮則變變則通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向燈籠上則是人知有只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什麽出女子定不得

中秋上堂驀拈拄杖云今日中秋節拄杖爲人切劃一劃云撥開千嶂雲打一圓相云放出一輪月光未生時覷得親依然眼裏重添屑靠拄杖下座

上堂擧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麽處去山云作麽作麽廓云勅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休去明日浴出廓過茶與山山撫廓背云昨日公案如何廓云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師云編虎鬚捋虎尾則不無這僧幾不免於虎口老德山雖則徹底放憨要且瞞光孝眼不得

上堂盡大地是諸人本來面目因什麽眼不見鼻孔

直饒倜儻分明。未免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且世界未立。父母未生已前。如何通信。良久云。少年會決龍蛇陣。老倒慵聽稚子歌

謝首座藏主維那上堂。砧椎未動已前。一大藏教字義炳然。三世諸佛。口挂壁上。正當恁麼時。且道是誰家風月。人天眼目。古今牓樣。便下座

上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一切難捨無過已財。驀學拂子。召大衆云。釋迦老子來也。還見麼。良久云。巡堂喫茶去

上堂。舉達磨大師頌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師云。以左道惑民。必殺無赦。然雖如是。不因柳毅傳書。爭見龍王宮殿深

久雨上堂。拈拄杖畫圓相。召大衆云。還見麼。赫日當空。擲下拄杖云。群陰自伏。便下座

上堂。舉法眼示衆云。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云。歷相六國。未是良謀。餓死首陽。豈爲奇策。古人鬼家活計。爲諸人點破了也。還知光孝立地處麼。良久云。縣古槐根出。官淸馬骨高

源首座至上堂。一不得向。二不得背。絲毫及。不盡古鏡生瑕纇。驀拈拄杖云。拈起鐵蒺藜。卓一下云。一時俱擊碎。擲下拄杖云。從教大地黑漫漫。宅家自有通人會

上堂。會則事同一家。拍禪床一下云。且道浮幢王剎海外。還有這箇消息也無。不會則萬別千差。衲僧家行但行。坐但坐。萬別千差。有什麼過。良久云。參

上堂。盡大地是諸人自已。草芥人畜向甚處著。直饒見得透脫。正是老鼠孔裏作活計。左邊拍禪床一下云。拈向這邊著。只如常啼菩薩賣却心肝。畢竟教誰學般若。良久云。罪不重科

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驀召大衆云。與其譽堯而非桀。孰若兩忘而化於道。然雖如是。時人應笑我。解笑者還稀

聖節上堂。瑞慶聖節。不免講一遍人王護國經。覼縷聖壽。乃竪起拂子。召大衆云。將釋此經。大分爲二。以

拂子擊禪床左邊云初解題目右邊擊一下云後釋本文以拂子中間點一點云本文之中分之爲三其三者何擲下拂子叉手而立萬歲萬歲萬萬歲

上堂上士一決一切了打野榸漢有什麽限中下聞之多不信遮四天下覓箇不信底直是萬中無一何故淸茶淡話難爲友濁酒狂歌易得朋

建康府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

建康府淸涼山廣慧禪寺住持嗣法門人 悟開 等編

指三門燒香召大衆云要入此門初無方便須是諸人脚尖具眼苟或未然客情步步隨人轉

入佛殿以香指佛云古釋迦不先自指云今彌勒不後乃燒香云禮拜燒香一線通從教笑破衲僧口

方丈據坐顧視大衆云摩竭提國親行此令盡大地人喪身失命且道新蔣山眉毛在麽喝一喝便起

指法座云坐斷毗盧頂踏翻千差路須彌燈王無揷足處乃驟步登座拈香祝

聖罷乃歛衣就坐僧問記得興化開堂示衆云此一瓣香本爲三聖三聖爲我太孤意旨如何師云欸出囚口進云只欲承嗣大覺大覺爲我太賖又作麽生師云再犯不容進云後來道若不得大覺打我爭見臨濟在黃蘗處喫棒底消息灣師云敗缺愈甚進云祇如臨濟在黃蘗處得箇什麽師云踏著秤鎚硬似鐵進云旣是大覺處喫棒因什麽嗣佗臨濟師云知恩方解報恩進云未審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上座耳聾那進云和尙是得一叅力得曹源力師云一任天下人貶剝進云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師云賊賊進云作家宗師便禮拜

師乃云瓶錫當年寄此間山雲冉冉水潺湲而今重到經行處一會水雲猶儼然記得二十年前在此從實公大士處得一段奇特因緣大包刹海而無間細入隣虛而不遺以之安時處順目視霄漢則泰然自足以之應人接物裁事制變則綽然有餘當時理會不得如今理會得也准擬略露些兒應箇時節纔入門來被鐘魚鼓板惑亂一上卒討頭鼻不著縱有道天作略也無施展處然雖如是誰言十壁無人鑑我

道驪珠到處晶

復舉興化示衆云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三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後來眞淨和尚云看這兩箇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明眼衲僧只得好笑師云眞淨恁麼批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亦使明眼衲僧只得好笑殊不知二大老共出隻手破壞臨濟正宗分文不直且道新鍾山恁麼批判還免得明眼衲僧笑也無試請辨看

當晚小參僧問要得寶山寶須透圓悟關情知是衲僧分上事因甚十箇有五雙向這裏透不過師云却較些子進云透關須是透關眼得寶還佗別寶人師云正好喫棒進云如何是圓悟關師云盡大地人透不過進云如何是寶山寶師云一鎚擊碎了也進云今日一會盡是透關者已得寶山寶且道和尚還肯也無師云三十年來罕逢此問進云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爲師云知心能幾人僧禮拜

師廼云圓悟一關天下險寶山有寶世間稀透得關來探得寶猶落吾家第二機所以道透關須具透關眼得寶須還別寶人具透關眼是別寶人始能透圓悟關得寶山寶便可出得一切險難過得一切諸訛以自已寶藏賑濟孤貧終不將眞珠作豌豆粜却然雖如是忽若被蔣山推倒圓悟關擊碎寶山寶當恁麼時設使諸人總具透關眼盡是別寶人到這裏一箇伎倆也用不著何故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復舉法燈和尚示衆云本欲深藏巖竇遯隱過時爲淸涼老人有未了底公案不免出來爲伊了却有僧出問云未審淸涼老人有甚不了底公案燈拈拄杖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甚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儞師云大凡宗師家不出則已出則無不了底事看佗法燈爲淸淨了不了底公案直是三生六十劫沖上座本志亦然蓋爲曹源老人有不了底公案不免出來爲伊了却有僧出便歸方丈忽若道三生六十劫只對佗道却許你具一隻眼

上堂其爲也形驀拈拄杖云只這箇是拄杖子其寂也冥竪起拄杖召大衆云看看穿却儞鼻孔換却儞

眼睛。三十年後。悟去。始知拄杖功不浪施。靠拄杖下座

壽慶聖節上堂。竪子問安。恭致采蘭之養。蕤賓紀月。慶鍾毓瑞之辰。厚載有光。羣情胥悅。所以道。振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洒甘露。只將此法為全提。世世願為諸佛母

上堂。僧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如何是過去心。師云。放待冷來看。進云。如何是見在心。師云。儞問我答。進云。如何是未來心。師云。後次上堂。向儞道。進云。如何是過去佛。師云。去年梅。進云。如何是見在佛。師云。今歲柳。進云。如何是未來佛。師云。顏色馨香依舊。進云。如何是過去差別智。乃以拂子擊禪床左邊。進云。如何是見在差別智。復以拂子擊禪床右邊。進云。如何是未來差別智。師以拂子中間點一點。進云。心佛衆生無向背。十方刹海一毫收。僧禮拜。師乃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世既不可得。喚什麼作差別智。若人見得徹去。便見三世諸佛。無一時不在諸人頂𩕳上。轉大法輪。更來這裏挨肩並足。討什麼椀。以拄杖一時趕散

中秋上堂。舉西堂百丈南泉。隨侍馬祖翫月次。大師云。正當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百丈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行。大師云。經歸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師云。知子莫若父。三大老擔盡家私。向馬大師無星秤子上。秤斤定兩。初無輕重之殊。因什麼却道普願獨超物外。且道。誵訛在什麼處

上堂。盡大地只作一句道却。省錢易飽。喫了還饑。直饒撥轉萬象。一一究盡根源。蔣山有棒未到。儞喫在。何故。出身猶自可。脫體道應難

上堂。舉曹山示衆云。被箇什麼人帶累。直得論劫不聞佛法。師云。吾常於此切。强上座云。佗自不信三寶。有什麼人累得佗。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聳上座云。彼中無佛法可聞。師云。佗亦無耳。曹山云。莫是無人傳到彼中麼。師云。設有人傳。佗亦不受。聳云。不是無人傳。只是非佗本有。師云。既非佗本有。且道佗尋常受用箇什麼。山云。如是如是。師云。賺殺一舡人。師復召大衆云。是則是。麒麟祥鳳。瑞世非珍。擲地金聲。賢

者不賽曹山門下。足可觀光。衲僧門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

上堂。達磨大師向少林堆堆地。冷坐九年。不妨令人疑著。及乎爲二祖說安心法。性命落在天下人手裏。至今無人點撿得出。然雖如是。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

請旌忠和尚。充首座上堂。舉黃檗禪師在南泉會中作首座。一日捧鉢盂於南泉位中坐。泉入堂見。乃問上座甚年中行道。黃檗云。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檗便捧盂於第二位坐。泉休去。師云。黃檗譬如關羽直入百萬軍陣裏。獨取顏良頭。其奈南泉具網羅天下英雄底籌略。不動干戈。太平坐致。蔣山正要箇人。向鉢位裏坐。下座。同大衆虔誠勸請

上堂。須彌可裂。海水可竭。若論此事。寧可截舌

上堂。舉明招到招慶。有度上座。問云。羅山尋常道。諸方盡是麨飯。唯有羅山一味白飯。兄從羅山來。却展手云。白飯請些子。明招打兩掌。度云。將謂是白飯。元來秖是麨飯。明招云。癡人。捧打不死。度到夜間。舉似諸禪客。次明招近前云。不審。度云。今日便是這箇上座下兩掌時。有瑫上座云。不用下掌。就裏許作麼生道。明招云。就裏許也道。道。瑫無對。明招云。是儞諸人。一時縛作一束。倒卓向屎坑下。來日相見。珍重。師云。明招雖則如善戰者攻城。隳邑所當者摧。所嬰者靡。點撿將來。未免遲傻。太過暗中落節。當時度瑫二上座。若善臨機應變。明招也著倒卓在屎坑下。且道是肯明招不肯明招

上堂。舉雪峯敲老觀和尚門。觀云。誰。峯云。鳳凰兒。觀云。作什麼。峯云。啗老觀。觀便開門。雪峯方入。被觀把住云。道道。峯擬議。觀推出。師云。諸方盡道老觀門墻壁立。殊不知門未開時。已被雪峯吞却了也。因什麼却道。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爾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師云。一等是放憨賣峭。就中較些子。有老宿云。雪峯徒有此語。當時入不得。如今也入不得。師云。若不是箇老宿深辨端倪。爭見雪峯功高汗馬。雪竇云。這辜恩負德漢。有甚交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敎

徧入今旣摸索不著累佗雪峯俱在老觀門下師云雪竇雖則盡力扶竪雪峯未免蹉過老宿

上堂方丈尾損壞處不得常住乏糧著衆不得舊逋積如海無錢還不得大道在目前有口說不得若人透此四重關堪與諸方爲軌則趙州親見老南泉觀音院裏有彌勒

上堂擧洞山示衆云這裏直須是句句不斷始得如長安路上諸道信耗不絶若有一道不通便是不奉於君此人命似懸絲師云李陵生陷虜庭蘇武牧羊海上是奉於君不奉於君長安路上信耗是通是不通若人辨得自可隨處作主坐致太平若不然者命似懸絲

上堂聞擊竹而悟道灼然不會祖師禪見桃花而不疑敢保老兄猶未徹大底眞金百煉要須本分鉗鎚蔣山今日當爐不避火迸敢道仰山玄沙不曾夢見香嚴靈雲汗臭氣在

上堂擧夾山與定山同行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卽無生死師云黑牛臥死水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師云癩馬繫枯樁二人互相不肯同上大梅夾山乃問云不知那箇親那箇踈師云自家肚皮自家劃休聽傍人把釣竿大梅云一親一踈師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夾山云未審那箇親師云這漢瞌睡猶未醒在大梅云且去明日來師云喚不回頭爭奈何夾山來日上方丈再問師云果然寐語大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師云殺人不用刀活人不用劍夾山住院後云我當初在大梅失却一隻眼師云貧人思舊債復召大衆云是汝諸人還知大梅老子落處麽良久云辨龍蛇兮眼何正擒虎兕兮機不全

上堂見前立少物乃竪起拄杖云且道這箇是物不是物謂是唯識性切忌喚這箇作拄杖子以有所得故不喚作拄杖子喚作什麽非實住唯識住著卽錯驀召大衆云假使重重剝得盡乃卓拄杖一下云金剛寶劒未饒伊

上堂擧鹽官國師一日喚侍者云與我將犀牛扇子來師云雖是閑家潑具要且欠佗不得侍者云扇子破也師云若不破堪作何用國師云還我犀牛兒來

師云貧兒思舊債侍者無對師云若不是這侍者幾錯祇對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師云投子要與侍者活一隻眼要且蹉過侍者雪竇云我要不全底頭角師云大小雪竇跳侍者圈繢不出石霜云若還和尚卽無也師云尾巴已露雪竇云犀牛兒猶在師云其奈頭角不全資福畫一圓相中間書一牛字師云草本不勞拈出雪竇云適來爲什麼不將出師云事在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師云只恐難爲別人雪竇云可惜勞而無功師云不爲分外師驀召大衆云箇一隊老漢若教佗親得犀牛扇子受用終不恁麼窮煎餓吵汝等諸人還曾得受用也無各請歸堂點撿看

上堂擧米倉和尙有僧來參遶禪床三匝擊禪床云不見主人翁更不參堂去米云情識甚處去來僧云果然不在米便打僧云幾落情識呵呵大笑米云村草步頭逢著一箇有甚語處僧參堂去師云這僧慣經行陣進退坐作不失其宜其奈輥入迷魂寨裏轉身無路米倉審敵勢之虛實縱奪可觀要且不能破其巢穴樓其種類是致斂心愈驕若在蔣山手裏又且如何支遣拍禪床一下云參便下座

上堂□□□叙語竟乃召侍者云我適來說什麼侍者擬對乃云大衆分明記取擧似作家便下座

上堂擧高亭和尙參德山隔江見德山在江岸坐乃隔江問訊德山以手招之高亭忽然開悟便橫趍而過更不渡江師云德山有含沙射人之毒高亭一中更不再活

上堂擧永明壽禪師因二僧來參乃問參頭云曾到此間否僧云曾到又問第二上座云曾到此間否僧云不曾到永明云一得一失少間侍者云適來二僧未審那箇得那箇失永明云備曾識這二僧也無侍者云不識永明云同坑無異土師云到與不到一得一失不是砒霜便是石蜜舌端無眼如何喫侍者剛要諵端的莫恠同坑無異土閃電未收轟霹靂

上堂正法眼藏自靈山錯付飮光之後遞代相承將錯就錯然剸鴻鐘之劒不剸机上之肉若善操其柄則正法眼藏付囑有在

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還見麼。竪拄杖云。竪窮三際。横按拄杖云。横亘十方。卓一下云。千言萬語無人會。擲下拄杖云。又逐流鶯過短墻。

源首座至上堂。舉顯英首座見慈明。明問云。近離甚處。英云。金鑾。明云。夏在甚處。英云。金鑾。明云。去夏在甚處。英云。金鑾。明云。前夏在甚處。英云。金鑾。明云。先前夏在甚處。英云。和尚何不領話。明云。我也不會勘得儞。教庫下供過兒子來勘。且點一椀茶與儞漱口。師云。慈明雖則侯門似海。深來者不拒。英首座是則是客路如天遠。行不留蹤。只如慈明道。我不會勘得儞。且點一椀茶與儞漱口。意在於何。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

上堂。舉馬大師道。羅漢聞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師云。蔣山著一隻眼。要與馬大師相見去也。天神歸天。地神歸地。錢歸庫。馬歸槽。仰望虛空。伏惟珍重。便下座。

行履畝法上堂。山前一片閑田地。師云。物見主。眼卓竪。叉手叮嚀問祖翁。師云。自家本來契券何在。幾度賣來還自買。師云。磬聲斷後不得翻悔。爲憐松竹引淸風。師云。利動君子。東山敗缺。已被蔣山點破了也。且道蔣山敗缺。還有人點撿也無。良久云。我皇有勅大赦咸放。

上堂。舉晦堂謂圓悟云。勸兄近日如何。悟云。起滅不停。晦堂云。可知博地凡夫。我二十年前也曾恁麼來。而今會也。脚尖頭也踢出一箇佛。師云。非起滅不停底博地凡夫。安能脚尖頭也踢出一箇佛。果然脚尖頭踢出一箇佛。始是箇起滅不停底博地凡夫。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

上堂。黃梅意旨會佛法人不得。臨濟正眼向這瞎驢邊滅。只此兩著殃害天下。衲僧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因思鐵脊老禪和解道。先師無此語。

上堂。學僧問石頭。如何是禪。頭云。碌磚。如何是道。頭云。木頭。師云。明水大羹。鮮能知味。匏土革木。罕遇知音。

上堂。枯木龍吟。一切音響俱絕。髑髏眼活。一切色相皆空。覷著即瞎。聽著即聾。堪笑觀音大士。無端也證

圓通

謝化士歸上堂。舉僧辭大隋。隋云甚處去。僧云。下山教化去。隋云。盡大地是吾檀越。儞向甚處化。僧云。便請疏頭。隋云。儞去未得在。師云。大隋有射鵰之手。箭不虛施。這僧具嚙鏃之機。當鋒咬住。因甚麼大隋却道儞去未得在。良久云。眞金若不經爐鞴。爭得光華徹底鮮

上堂。舉僧辭趙州。州云甚處去。僧云雪峯去。趙州云。若問和尚有何言句。儞作麼生祇對。僧云。却請和尚道。師云。這僧雖善倒轉鎗頭。未免鋒刃不利。州云。冬言寒夏言熱。又問僧云。忽然問畢竟事。作麼生。僧無語。州云。但言親到趙州來。不是傳語漢。師云。總道趙州向這僧面前呈款。殊不知就中有吞併天下英雄之謀。僧後到雪峯。峯云。甚處來。僧云。趙州來。峯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師云。傳言送語。也未得在。峯云。須是趙州始得。師云。口甜心苦得人憎。復召大衆云。當時這僧若具未擧先知底眼目。二大老須向佗手中乞命。然雖如是。趙州關險人難透。雪嶠峯高路不通。

上堂。大修行人。爲魔所攝。大闡提人。爲佛所持。非佛所持。不足以爲魔。非魔所攝。不足以爲佛。如是則魔卽佛之體。佛卽魔之用。體用交徹。魔佛無差。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爲家

上堂。夜來夢見臨濟德山。棒如雨點。喝似雷奔。開得眼來。元是雷雨交作。今日陞堂。擧似大衆。二大老威靈氣燄。凜然在目。諸人還曾夢見麽。苟或未然。它日雷雨交作之時。或一箇半箇。痛入骨髓。轟破髑髏。切莫錯恠蔣山好

上堂。此心猶未了。滴水也難消。且道如何是此心。乃拍禪床一下。汝等諸人。若向這裏了去。日銷萬兩黃金。未爲分外。因甚白雲祖師道。日銷萬兩黃金底。我這裏不著。且道節文在甚處。良久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上堂。是著卽錯。不是猶乖。一擊萬重關鎖開。老盧不會轉身句。便道明鏡亦非臺

上堂。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古人恁麼告報。抓頭不知痒處。設使心境俱空。啣鐵負鞍。有日在驀拈拂

子召大衆云這箇是境喚什麼作心良久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浪有誰爭

雪峯崇聖禪寺語錄

指三門云有三千里外定誵訛底眼目始可入得此門苟或未然且隨新長老脚跟後轉

佛殿燒香云我與釋迦老子有不共戴天之讎今日爲什麼燒香禮拜不是寃家不聚頭

方丈據坐云祖師門下絕人行深險過於萬丈坑垂手不能空費力任佗堂上綠苔生然雖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陞座拈香祝　聖罷次拈香云密庵緘題甚密聲愈四馳曹源未達其源價增十倍爇向爐中普使聞者悉爲讎對遂斂衣就座

僧問遠離鐘阜來至雪峯如何是不動尊師云在路四十日進云大好不動尊師云侵早行遇晚宿進云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云儞爲什麼不會進云正是學人得力處師云瞞新長老眼不過進云和尚未見曹源時如何師云漳泉福建頭匾似扇進云見後如何師云只可聞名不可見面進云見與未見即且置今日開堂祝　聖一句作麼生道師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僧云恁麼則知恩報恩去也便禮拜　師乃云曾郎坐斷象骨峯不通水泄寶公不下鍾山頂來占封疆杖頭刀尺自隨身此界他方歸掌握既歸掌握縱奪自由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所以道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勑曹溪是古人恁麼告報大似三家村裏教人順朱阿誰不會會不會卞玉無瑕驪珠絕類法幢宗旨佛勑曹溪拍禪床一下云盡向這裏一時粉碎好箇清平世界便恁麼去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帝道祖道並行不悖休云世上少知音佗家自有通人愛　復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云世尊捨已從人文殊隨邪逐惡當時百萬衆中有箇出來揞掌呵呵大笑管取文殊白槌亦不得世尊下座亦不得且道誵訛在甚麼處試辨看

當晚小參七十歲人尚把佗家杓柄三千里路歷盡多少山川山僧在金陵十四年收拾得些戲具幾度

腰包包不盡數回擔籠籠難安只得就海道裏運來淮擬向大頂峯前逢場作戲豈謂一陣業風吹入雪峯山裏子細撿點海道運來底總是諸方用過了科段不免據見成公案應箇時節去也聖箭未發已前九重城裏人皆仰望三軍不動之際通霄一路誰不共行諸人聞得定是冷地裏失笑忽若拗却聖箭捩轉路頭放出南山一條鱉鼻把盡乾坤大地情與無情一口吞却衆中或有箇漢自有轉身活路始是好笑然雖如是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于今不得妙

復舉雪峯示衆云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保福問鵝湖云僧堂前則且置烏石嶺望州亭甚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入僧堂師云雪峯懸塗毒鼓只要箇解聽底人鵝湖保福共出隻手等閑一擊聞者皆喪衆中還有活底麼我且問儞烏石嶺望州亭甚處相見普請諸人下一轉語

上堂高抛不至天低擲不到地南北東西無處避帶累雪峯老人喚作南山鱉鼻

上堂舉善侍者在大愚芝入室次大愚趯出一隻履善侍者退身而立大愚俯取履善侍者一踏踏倒大愚便面壁點津作書壁者三善侍者瞠立其後大愚旋身取履直打至法堂善侍者云怎麼爲人瞎却一城人眼去在師云大愚提欲行不行之令據令而行善侍者有當斷不斷之機應機而斷放過則二俱作家檢點則二俱落節具眼者辨取

上堂佛高一丈魔高一丈月落寒潭雲生碧嶂不識慈氏如來喚作布袋和尚

上堂舉僧參雪峯峯問甚處來僧云浙中來峯云船來陸來僧云二途俱不涉峯云爭得到這裏僧云有什麼隔礙峯打趂出僧後十年再來峰云甚處來僧云湖南來峯云湖南與此間相去多少僧云不隔峯舉拂子云還隔這箇麼僧云若隔爭得到這裏峯打再趂出師云前面洪崖數仞後面白刃交鋒如何入得雪峯門這僧住後每見人必罵雪峯師云這僧只知踏步向前不知脚下有刺後同行聞得特去相訪遂問儞因什麼罵雪峯這僧遂舉前兩項因緣同行

痛罵爲伊點破師云這僧死了多時直饒點得活有什麼用處這僧遂悲泣每中夜焚香望雪峯禮拜師云可悲可痛當時被同行點破之後正好大罵雪峯和同行趕出始不辜負雪峯老子山僧恁麼告報意在於何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爲

慶元府天童景德禪寺語錄

嘉熙三年己亥十月初三日入院

指三門云此門入則無無不是出則箇箇歸源因什麼不知路頭落處無落處要行便行要住便住

佛殿燒香云衲僧家不著佛求不著法求然雖如是在佗煙焰裏爭敢不低頭

踞方丈云山僧未離福城已著草鞋在諸人肚裏行千百轉了也更來這裏討什麼椀然雖如是十分已是順人情猶道山僧沒方便

拈　勅黃示衆云若論此事如

聖天子施一號發一令四方八表無不順從更請維那當陽揭示

指法座云脚尖到處四方八面絕遮攔活路纔通萬別千差俱坐斷誰解機先著眼看遂陞座拈香祝

聖罷次拈香云迦葉峯前曹源派裏信手拈來無是不是爇向爐中只要諸人嘗地（問答不錄）師乃云道本一貫用該萬殊昨在南閩喚作雪峯長老今來東浙遂爲天童主人一來一去雖有三千里之遙在此在彼且無一絲毫之間杓頭放下一千五百善知識無容身之地布袋解開千百億化身彌勒垂應物之機便恁麼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見前一衆總是飽參高德天下橫行底衲僧這裏著得一隻眼活可以助唐虞之聖化傳佛祖之妙心便見叢林價增十倍何故魚龍穴下盤根固日月輪邊氣象高　復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三聖云恁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歸方丈師云保壽權衡在手施輪王生殺之機若非三聖深辨端倪爭見功高汗馬其奈被這僧勘破且道那裏是這僧勘破處良久云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

當晚小參昔年親到携筇曾數萬株松今日重來彈

指俄經四十載雖則時移事變其柰境與神融池邊鷗鷺尙識故吾門外谿山猶呈舊面不免入光明藏踞妙高臺肆大闡提用魔王印把從上若佛若祖盡乾坤大地情與無情一印印定無一絲毫異相無一絲毫同相便恁麽去昔年曾到不曾到今日重來元不來到不到來不來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復擧當山啓禪師有僧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啓禪師云這裏一屙便了說甚卓卓的的師云奪賊鎗殺賊騎賊馬趕賊僧云和尙恁麽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始得師云不是弄潮人莫入洪波裏啓呼僧云近前來僧近前啓便打師云好打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始扶竪天童具眼者辨取

上堂六窻虛戶尙餘絕照之蹤四衢無人猶滯沉空之跡照無蹤空無跡達磨面壁雲門念七

上堂擧臨濟問新到云什麽處來僧云鑾城濟云有事相借問得麽僧云新戒不會濟云盡大唐國裏覓箇不會底也無參堂去師云飯裏有巴豆時興化爲侍者問濟云適來新到是成褫伊不成褫伊濟云我誰管儞成褫不成褫興化云和尙只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師云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濟云儞又作麽生化云請和尙作新到濟云新戒不會興化云却是老僧罪過濟云儞語藏鋒興化擬議濟便打師云興化要向白拈手裏分贓其柰出臨濟手不得至晚臨濟謂興化云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儞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靑雲裏打師云憐兒不覺醜興化云草賊大敗師云家肥生孝子濟便打師云未是本分草料當時在黃蘗處如蒿枝拂相似底拄杖向什麽處去復召大衆云迷子之訣奪父之機二大老較些子未免蹉過這僧具眼者辨取

上堂有一人一念頓證墮在佛數有一人累劫闡提不願成佛且道那箇合受人天供養良久云蝶穿芳徑雙眉濕蜂掠殘花兩股肥

上堂拈拄杖示衆云德山棒如雨點一棒棒痛徹骨髓臨濟喝似雷奔一喝喝轟破髑髏有般漢聞恁麽擧如風過樹然則良醫之門病者愈衆天童更作死

馬醫卓拄杖一下喝一喝下座

權育王上堂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

上堂摩竭掩室淨名杜口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汝諸人作麼生透

上堂從上佛祖用處如前日暴風卒雨迅雷擊電威靈氣焰不知自何而來見者無不駭愕及乎少頃風休雨霽青天白日人皆見其清明不知許多威靈氣焰又向什麼處去這般用處山僧也有些子不欲妄通消息待後次暴風卒雨之時汝等諸人急須著眼

上堂舉僧參平田和尚平田打一拄杖僧近前把住拄杖平田云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平田一拄杖平田云作家作家僧禮拜平田把住僧云是闍黎造次僧大笑平田云這箇師僧今日敗缺也師云主家有好賓之意縱奪不失其宜賓家有尊主之心進退必由乎禮只如平田道這箇師僧今日敗缺意在於何若不酬價爭辨眞假

上堂舉香嚴和尚示衆云如人在千尺懸崖口啣樹枝手無所攀脚無所踏忽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是時有虎頭上座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香嚴呵呵大笑拈云法出姦生令下詐起雪竇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師云舞文弄法不爲好手只如香嚴呵呵大笑意在於何却請諸人下一轉語

上堂坐斷十方國土天上天下獨尊底一步也行不得口吞三世諸佛世出世間俱透底一句也說不得然雖如是堪與衲僧爲軌則普化何似一頭驢臨濟家是白拈賊

上堂從上佛祖天下老宿出興於世提持箇事總是下媒求鴿著餌釣魚山僧這裏無許多閑工夫是汝諸人還有無師自悟底麼

上堂有一物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捨不得驀拈拄杖云突出天童拄杖頭橫按拄杖云倒用橫拈無軌則卓一下云歡瞎達磨鬼眼睛靠倒臨濟白拈賊

謝樓司令上堂儒士相逢握鞭回首全提主賓互換
之妙機不墮尋常語默之窠臼所以道相逢不拈出
擧意便知有且道知有箇什麼良久云西天四七以
心傳唐土二三親手授
上堂擧白雲師祖示衆云絲毫有趣皆能進師云住
住畢竟無歸若可當師云切忌坐在這裏逐日退身
行興盡師云墮坑落塹驀然見得本爺娘師云錯認
定盤星且道如何是本爺娘良久云萬福萬福什麼
處不是白雲然雖如是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上堂擧杉洋和尙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江西來杉洋
豎起拂子云江西還有這箇麼僧拓膝閉目而對
杉洋云東家厮兒却向西家使喚僧云有口不煩賓
主說杉洋云適來聰聾而今患啞僧云買鐵得金一
場富貴杉洋云客作無功未免逃避僧便行杉洋云
自累猶可莫累老僧僧却回禮拜杉洋云若不恁麼
已後喪我兒孫師云杉洋開大爐鞴用惡鉗鎚這僧
是百煉精金愈煅而愈增光焰然雖如是喪我兒孫
上堂大闡提人無佛性立地成佛大信根人有種性
死陷阿鼻所以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漢地不
收秦不管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元上堂僧問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
多是隨他光影轉不知那箇解翻身正恁麼時如何
得不隨光影轉去師云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
人看人進云只如道百千萬億燈皆從此燈出且道
此燈從何處出師云被上座一問口似磉盤進云僧
問雲門云從上來事請師提綱門云朝看東南暮看
西北此意如何師云與君把手入長安進云僧道便
領會去時如何門云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意作麼生
師云打草只要蛇驚進云只如雲門道乾坤之內宇
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乃拈拄杖云拈三門向
佛殿裏將燈籠向露柱上意在什麼處師云穿却你
鼻孔換却你眼睛進云畢竟如何是形山寶師云海
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進云且道形山寶
與此燈相去多少師云一不成二不是僧云謝師答
話便禮拜　師乃云樓臺上下火照火覓一絲毫暗
相了不可得車馬往來人看人覓一絲毫我相了不

可得覓一絲毫暗相了不可得火照火處性空眞火
歷歷見前覓一絲毫我相了不可得人看人時淸淨
法身明明獨露汝等諸人十箇有五雙因什麼東家
點燈西家暗坐這裏和座盤一擐擐翻拈三門向佛
殿裏將露柱向燈籠上有什麼過只如雲門道乾坤
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十二時中又且
如何受用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復云
若論此事譬如一燈傳百千燈在處孤明歷歷然雖
如是但向已求莫從他覓今朝正月十五日

上堂一徑直二周遮遼天射飛鶚平地摝魚鰕堪笑
秘魔巖不會見人一味只擎叉

紫籜長老到上堂從上佛祖無法與人傳後代兒孫
會得是障礙礙不礙竹山鐵鷂剌天飛笑倒明州憨
布袋

上堂舉長髭因僧來參遶禪床一匝卓然而立長髭
云若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師云客來須看僧
又遶一匝髭云是恁麼時不易道得箇來處師云賊
來須打僧便出髭乃喚僧不顧師云雖然不顧性命

此疑比

已在長髭手裏髭云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却回云有
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師還許麼師云
不勞再勘長髭云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師云利刃有
蜜䑛之有割舌之傷僧乃退身三步師云敗也敗也
長髭遶禪床一匝師云縵天網子僧云不唯宗眼分
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云殺人可恕無禮難容長髭打
三下師云好打直得盡大地人喫棒始可扶得石頭
法席當時旣已放過師驀拈拄杖云拄杖在天童手
裏莫有遶禪床卓然而立底麼良久靠拄杖云此攙
張驎兔亦不遇

上堂我觀此會從本已來與釋迦老子同參山河大
地色空明暗爲汝作證山僧到這裏直是無揷手處
是汝諸人切不得當面諱却

謝蔣山石溪和尙上堂面皮璧破喝散鍾山之雲拄
杖橫挑窮盡天台之境玲瓏巖下忽相逢一笑令人
發深省

上堂贊戒定慧毀婬怒擬勝意生陷阿鼻毀戒定慧
贊婬怒擬喜根卽成佛道然雖如是高來不可低來

不可莫是人間剩我一箇
請石溪立僧上堂正法眼破沙盆貴時傾國不換賤時不直分文不作貴不作賤分付石溪老子共結佛祖深寃
育王結夏上堂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頂空今古那裏十三這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許可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
上堂無種性人無種性斫却月中桂淸光應更多設復勤行精進功不浪施終不能成無上佛果菩提他家自是黃金骨不必旃檀入細雕
上堂擧藥山問高沙彌云聞說長安甚鬧師云金將火試沙彌云我國晏然師云早是干戈競起藥山云汝從人得請益得看經得師云刺窟籠裏出頭來沙彌云不從人得不從請益得不從看經得師云未免依草附木藥山云有一人不從人得不請益不看經因什麼不得師云却較些子沙彌云不是不得只是他不肯承當師云承當則錯師云藥山雖則養子方知父慈若使衲僧令行佛法付囑有在

上堂古德道以理觀唯識成佛無疑以事觀唯識輪回不息天童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本自見成無處回避以理事觀二俱不是當恁麼時成佛輪迴了然安寄終日和雲占洞庭渾家不管興亡事
上堂若論此事以言其有相不可尋以言其無性不可易恁麼告報未免帶累人向虛空裏强分區宇以拂子擊禪床云有無性相盡向這裏併疊了也畢竟喚什麼作此事良久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上堂百丈遭馬祖一喝三日耳聾帶累後代人聽事不眞喚鐘作甕衆中莫有不躡前蹤出來向獨脫處露箇消息看如無莫道不疑好
多節上堂拈拄杖云羣陰剝盡一陽來復萬彙咸亨承化育拄杖機輪轆轆左邊卓一下云轉天關右邊卓一下云回地軸擲下云百億分身遍刹塵良久云應時納祐從人欲
上堂擧洞山見隱山隱山云此山無路闍黎從甚處來師云來處不明在洞山云無路且置和尙從何而入師云却被葫蘆倒纏藤隱山云我不曾雲水師云

草鞋錢教什麼人還洞山云和尙住此山多少時師云住著即錯隱山云春秋不涉師云早是違時失候了也洞山云和尙先住此山先住師云顚言倒語得人憎隱山云我亦不知師云塞斷洞山口未得在洞山云因甚不知師云果然隱山云我不從人天來師云無地頭漢洞山云見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窮源須到底隱山云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沒消息師云屋破見靑天召大衆云隱山勾賊破家不能擒賊却反與他供款洞山不會作客肆無忌憚頻頻聒噪主人撿點將來總欠一著當時待洞山道無路且置和尙從何而入便與白棒趕出豈止截斷洞山許多葛藤亦乃爲叢林師匠且道洞山恁麼徵詰意在什麼處良久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

驚蟄日上堂百丈於馬祖喝下耳聾臨濟於黃蘗棒頭取證譬如仲春之令蟄蟲欲作造物者驚之以雷霆汝等諸人在我這裏冷坐時節旣至乃拈拄杖卓一下云不免驚之以雷霆可中還有轟開蟄戶飛騰變化底麼如無後五日雷乃發聲直須猛省靠拄杖下座

上堂擧覆船問道吾云久嚮和尙會禪是否吾云蒼天蒼天師云若不是道吾幾遭毒手覆船近前掩道吾口云低聲低聲師云殺人可恕無禮難容道吾遂與一掌師云好掌更與兩掌不爲分外覆船云蒼天蒼天師云餓鷹爪下分餐道吾把住覆船云得恁麼無禮師云據款結案覆船却與道吾一掌師云猛虎口裏奪肉道吾云老僧罪過師云輸本筭人未爲好手覆船拂袖便出師云雖則見機而變要且跳道吾網子不出道吾云早知如是悔不如是師云毒藥醍醐一道行復召大衆云道吾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殺活自由覆船有欲行未行必行之機卷舒在我雖然如是且道二大老是會禪耶不會禪耶試辨看

上堂黃蘗打臨濟六十拄杖盡大地人痛入骨髓其柰不知拄杖來處若知來處正法眼藏付囑有在是汝諸人還猛省麼

上堂祕魔擎杈趙州喫茶禾山打皷歸宗斬蛇良久

云慣釣鯨鯢沉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

上堂舉教中道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師召大衆云衲僧門下却較些子何故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上堂佛祖不到處時人知有時人知有處佛祖不知何故天高地厚人難見暗剖衷腸說向誰

上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師召云大衆弗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然雖如是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

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

師於淳祐甲辰七月十四日入院

拈諸山幷山門疏云沖上座幸自可怜生無端被諸方老宿花擘醜惡俱露山門兩序雖欲掩之而不可得旣掩之不可得却請首座書記錦上鋪花去也

指法座云千聖頂頭行一步大地平沉一毫端上定千差十方普會須彌燈王百雜碎遂驟步登座（問答不錄）

師乃云道無二道凡情聖解兩俱忘心無二心此界他方無別路所以在天童則四面雲山變沼月自演眞乘來鷲嶺則十里荷花九里松全提綱要直得從上佛祖天下老宿傳不及處行不到處一一盡情顯露如青天白日相似無偏左遮右掩處新長老到這裏只得口似磉盤無插觜處不免據見成公案坐致太平助揚　聖化壽　聖人則堯舜禹湯祝賢佐則皐夔稷契　帝道如日月之大明祖道似江河之無竭世出世間俱超越若人於此徹根源不用靈山親記別

復舉　太宗皇帝詔廬山僧（名赤脚道者）問云南方禪律如何僧云究之一理　太宗皇帝下龍床繞一匝云是禪是律僧無語師云太宗皇帝德如天地之覆載品類咸亨用如雷電之震驚蟄戶俱啓這僧因什麼無語復頌云龍床一繞定綱宗四海從玆信息通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疆封

當晚小參大圓覺海處處見成自己蠟人塵塵顯現擬心則千差萬別無意則四海一家無一處而不可護生無一塵而不是禁足那邊結制而無結制之迹這裏解制而無解制之蹤旣無迹又無蹤昔年親到曾為拂袖下山人今日重來元是舊時增上慢權柄

在手殺活臨時九十日無虗弃底工夫二千年前家
法猶在在在八極淸風動天籟呼猿洞口聽猿啼笑
倒明州憨布袋

擧洞山問雲居膺云甚處來雲居云踏山來師云脚
跟未點地在洞山云阿那山堪住師云錯雲居云阿
那山不堪住師云將錯就錯洞山云恁麽則國內山
總被闍黎占了也師云中間猶隔須彌山在雲居云
不然師云偏要待翻款那洞山云恁麽則子得箇入
路師云鈌山當面勢崔嵬雲居云無路師云四方八
面絕遮攔洞山云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云過
山尋蟻迹雲居云若有路卽與和尙隔生也師云渡
水覓魚蹤洞山云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攔不住師云
繄縛盲驢斷送末劫復召大衆云雲居持一白契冒
占官山更得洞山老憐兒不覺醜冷地爲他作保千
古之下挂人唇齒今日忽有人問國內山總被長老
占了也只向他道流水下山非有意片雲出岫本無
心

上堂衲僧家欲要提持箇事第一要見地明白如中
秋月普天匝地無幽不燭第二要用處軒豁如錢塘
潮波騰嶽立觀者無不駭愕善斯二者始可扶竪叢
林苟或未然便是地獄劫住

上堂擧麻谷南泉二三人同往徑山路逢一婆子乃
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師云早是迂曲了
也麻谷云前面水深過得不婆云不濕脚師云正好
進步麻谷云上岸稻得恁麽好下岸稻得恁麽怯婆
云總被螃蟹喫了師云且未具辨好怯眼在麻谷云
稻得恁麽香婆云沒氣息師云換却鼻孔麻谷云婆
在何處住婆云只在這裏師云狐狸戀窟三人至店
婆煎茶一瓶携盞三隻至前云有神通者卽喫茶師
云若是有神通者決不肯喫這般茶三人相顧間婆
云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遂拈盞傾茶便行師復召
大衆云箇老婆顚言倒語用盡神通若不是三大老
冷眼覷破未免被老婆禪纏倒然雖如是且道徑山
路畢竟向什麽處去

上堂召大衆云長慶稜道者向捲起簾處錯認定盤
星便解拈箇拂子穿天下人鼻孔殊不知自已鼻孔

反遭穿却既是反遭穿却是汝諸人向甚處出氣
上堂黃面老子四十九年聚四大部洲鐵鑄一鐵門限流落至于今日未曾有人透得過衆中還有透得過底麼
因雪上堂擧趙州一日於雪中倒云相救相救一僧去身邊臥趙州遂起去翠巖芝云這僧在趙州圈䙡裏有人出得麼師云大小翠巖只具一隻眼總道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爲什麼勾賊破家有人辨得許你具一隻眼
謝新舊莊主上堂莊上喫油糍冷地被人覷破展手說大義無端錯下名言然雖如是神仙妙訣父子不傳
上堂擧棗山光仁和尙一日陞堂衆集未登座乃云不負平生眼目置箇問訊來有麼有麼師云幸然閑飯店不怕肚皮寬時有僧出作禮師云何不掀倒禪床山云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師云何不與本分草料異日有僧請益云和尙前日陞堂云負我且從大衆何也意旨如何師云冷地有人疑著山云齋時有飯與汝喫夜間有床與汝眠一向煎逼我作麼師云倒腹傾腸說與人僧禮拜師云好與適來僧同參山云苦苦師云爲人須爲徹僧云乞師指示師云太無厭足生山遂垂下一足云舒縮一任老僧師云莫恠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復召大衆云還見棗山老子用處麼渠儂不是拖泥水拌得渾身待作家雖然如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上堂擧寶蓋訪漸源源見寶蓋來遂捲簾歸方丈寶蓋遂下却簾歸客位去源令侍者去傳語云遠涉不易猶隔津在語未了蓋便掌侍者云有堂頭和尙在打某甲不得蓋云爲有堂頭和尙在所以打儞侍者回擧似源源云猶隔津在師召大衆云二大老恁麼相見譬如兩陣交鋒文來文對武來武對雖則不讓先手要且優劣不分若不得侍者傳令爭見主賓互換酬酢分明其柰不能同生同死具眼者辨取
上堂擧潭州大川和尙因江陵僧來參大川云幾時發足江陵師云釣竿在手要辨淺深僧提起坐具師云賊物器也大川云特謝遠來下去師云據款結案

僧遶禪床一匝而出師云再犯不容大川云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師云是賊無贓不斷僧乃摑掌一下云苦殺人洎合錯判諸方去師云賊口難憑大川云甚得禪宗道理師云王法無親後僧舉似丹霞霞云大川法道即得我這裏即不然師云且看丹霞別有什麼長處僧便問和尚此間如何霞云猶較大川三步在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僧禮拜霞云錯判諸方〻多師云且道在大川分上這僧分上這裏見得分明便知大川傷慈太甚未免勾賊破家這僧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

上堂舉僧問乾峯和尚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乾峯以拄杖劃一劃云在這裏後僧請益雲門門云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召大衆云乾峯拄杖有照破乾坤底眼目爲物指蹤未免坐殺天下人雲門扇子具斡旋造化底機籌移風易俗未免走殺天下人衆中莫有爲二大老作主底麼我且問儞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

上堂睡眠放逸吾家精進幢禪定熏修自劫功德賊爭似二邊俱莫立中道不須安得隨緣處且隨緣數聲淸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

上堂集雲峯下四藤條何曾打著大禪佛黃蘗山頭三頓棒賺他臨濟掣風顚所以道正令當行十方坐斷仰山斷際未爲好手莫有爲二大老作主底麼良久云各請歸堂參取

上堂云釋迦出世拏空塞空達磨西來將錯就錯帶累後代兒孫一例隨處卜度休卜度四海浪平百川潮落

三月十六日退院示衆云欲去不去被去礙欲住不住被住礙元不礙十洲三島鶴乾坤四海五湖龍世界

平江府覺城山法華禪寺開山語錄

指三門云此門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如能到脚頭脚底長安道

踞方丈云閑地三寸刃鋒鋩匝地風霜定紀綱若是丈夫眞意氣任君敲磕振風光古人雖則入草求人

其柰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拈山門諸山疏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好惡不到處拈起疏云總不在這裏且道在什麽處不是俊流徒勞側耳
陞座祝香問答罷乃云玉山歸隱自適本來佚老之心法華開山妙應宗英奉先之意所以道眞如不守自性隨緣應用萬差驀拈拄杖云看看拄杖子應用萬差去也在凡同凡上合三賢十聖本妙覺心在聖同聖下與六道四生同一心地直得　皇風永扇四海晏淸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且道拄杖據什麽道理得恁麽奇特卓一下云他家自是黃金骨不必旃檀入細雕
復擧裴相國見大安寺畫高僧像乃問黃蘗云容儀可觀高僧何在蘗呼裴云相國裴應諾蘗云高僧何在裴當下領旨欲請黃蘗住山蘗云吾受業閩中黃蘗山山有十二峯終欲歸隱裴公遂遣使入閩圖其山形於瑞州選士爲十二峯創寺以處黃蘗師召大衆云主賓道合膠漆相投一段光明照映今古輒伸一頌相國親傳黃蘗心移山新作古叢林大千沙界針鋒許十二峯巒嚴壑深此道明明亢不古淸風浩浩至于今禪流不負　王臣意行看祇園側布金
當晚小參老不知止猶結住山之緣事出無心自得隨時之義所以在金陵喚作玉山庵主樂莫樂而閑有餘來墅里則爲法華主人老莫老而難任重既難任重不免傾太湖三萬六千頃爲血盆口東洞庭七十二峯爲廣長舌橫說竪說常說熾然說無間歇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衆中或有眼處聞聲底出來道新長老纔入院來便把衆人物作自已受用只向他道我爲法王於法自在　復擧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師云二大老把手共行無間路其柰同轍不同途旣是同轍爲什麽不同途具眼者辨取
上堂三日鳴皷陞堂不曾說著一字或有人道旣不說著一字且道掉三寸舌皷兩片皮底是什麽人只向他道逢人但恁麽擧
上堂山僧忽然噴嚏大地山河迸裂帶累舜若多神

至今忍痛不徹翻憶睦州擔板拶得雲門脚折

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師於淳祐已酉十月二十九日入院

指三門云天無門地無戶可中自有凌霄路普請諸人進這一步

佛殿燒香云佛佛是何物天上人間遭誑諕不辭禮拜燒香只向這裏雪屈

踞方丈云這裏是普請盡大地人成佛底去處衆中設有嫌佛不做者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也少這一橽不得

拈　勑黃云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且道如何是此恩力拈　勑黃示衆云我　皇有勑

陞座祝　聖罷（問答不錄）師乃云耳聾眼暗步龍鍾畢竟憑何住五峯天網恢恢無避處不妨隨分展家風威音那畔空劫已前有一段奇特因緣山僧三十年住山也曾舉舉之不全也曾說說之不到及乎靈隱退席玉山住庵三四年間秘在曾中罕遇知音可曾拈出今被業風吹上五峯絕頂準擬盡力而舉要舉教

全肆口而說要說教到那知纔入國門墮在人事海中千波萬浪輥將出來一時忘却事出急家幸有隨身拄杖子不免拈出應箇時節以拄杖左邊卓一下云佛道備而諸法總持防在魔外正恁麼時是汝諸人向什麼處與拄杖子相見良久云十洲三嶋鶴乾坤四海五湖龍世界　復舉首山念禪師開堂日舉佛法付屬國王大臣有力檀那令燈燈相然相續不斷至于今日且道相續箇什麼良久云須是迦葉師兄始得師云扶宗豎教續焰聯芳則不無首山其奈臂肘不向外曲未免見處偏枯新徑山不避諸方撿責更資一路輒伸一頌國王大臣有力檀那以佛爲心助佛揚化靈山一會儼然存正法眼藏增高價

當晚小參昔居版首鍋子大小杓柄短長盡當粗知今來住山常住有無人情厚薄未曾經理未曾經理其理自彰盡當粗知其知不昧其知不昧如一月行空無幽不燭其理自彰似百川歸海無物不容山僧恁麼告報衆中或有箇不受人謾底出來道長老纔

入門來便乃口裏水漉漉地後五日堪作什麼山僧
只向他道我儂不怕拖泥水拚得渾身待作家　復
舉僧問百丈大智禪師云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獨
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師云奇恠諸禪德百丈大
智禪師若不是棒頭有眼未免被者僧禮得入地三
尺且道者僧還知痛痒麼具眼者辨取
上堂召大衆云若論此事靑天白日情與無情俱無
得失自是諸人不委悉山僧住持事繁也要爲人拈
出良久云今朝十一月初一
上堂山僧不惜性命爲諸人打破塵勞窟宅普請歸
還佛場中設有一箇半箇不心空及第者我誓不取
正覺
曹源和尙忌（兼爲應庵密庵）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沖上座
迫不得已出手爇此兜樓香供養此三大老人不圖
報德酬恩且要遍界分身作師子吼未委諸人會聞
否
上堂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凍殺無位眞人走入
氷池裏浴是汝諸人還覺寒毛卓竪麼拍禪床下座

天基節上堂四海一國土乾坤一　聖人乃拍禪床
一下云只憑這箇法仰祝萬年春
上堂五日風十日雨君聖臣賢歌謠滿路不見米嶺
曾有言莫過於此下座
上堂大珪不琢巧者以拙爲宗至理忘言拙者以巧
爲趣只如與佛同生底不願見佛放下屠刀底是千
佛一數且道是巧是拙攜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
一般春

普說

夏中普說

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
深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寛參禪人若不透頂透
底到大休歇之地則生死岸頭不得力十二時中爲
物所轉不能得歸家穩坐叢林淡薄無甚今時高者
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靡所不至蓋由主法者不
曾造道之淵源又無扶宗竪教之心甘自陷於名利
之域是致學者從風而靡我尋常向兄弟道無脚未
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底爐鞴不足以爲師有隔江望

見利竿便回去底眼目始可參學但世變遞降人根淺陋師與弟子俱無遠大之志到處裏三百五百衆頭譊譊互相魔魅不坐在理性玄妙中則坐在語言文字裏得失居其懷是非嬰其慮懽喜則互相稱賛一有不到互相毀辱猶且以爲法道之盛殊可怜憫豈不見昔日圓悟在京師天寧忽罹丙午之變虜人欲招二十禪講名僧時妙喜亦預其選妙喜是箇通身是眼底人遂以計而脫歸時圓悟移住金山大慧至金山且過極口罵圓悟云這老畜生是什麼心行却令我從虜而去罵之不已時知事頭首白圓悟云杲兄在下面罵和尙和尙也須作箇行遣圓悟遂創一條竹篦集知事頭首請大慧來大慧至圓悟云我教儞去外國流通一支佛法有甚不得處儞只管罵我儞肚裏少我五百箇活馬騮在妙喜一聞此語許多惡發當下氷釋是知圓悟老人凡爲學者一動靜一擧措如善射者箭不虛發若非妙喜點眼知人意未免觸而不反時妙喜使欲謀往圓悟云儞且去恐有人不利於汝妙喜於是往臨川見韓子蒼然妙喜不爲圓悟之所留因與子蒼夜話尤極口罵圓悟子蒼曰莫罵老和尙我與老和尙相處一平生莫知老和尙底蘊儞與我相聚不多時傾蓋已盡如何罵得老和尙妙喜云儞俗漢理會甚底遂珍重歇去妙喜被子蒼一拶一夜不安千思萬慮揣摩胷中遂乃歎服自料不知圓悟之底蘊於是夜起扣子蒼堂門子蒼云誰妙喜云某甲子蒼云儞作什麼妙喜云我一夜思量非特子蒼不知老和尙底蘊我實不知老和尙底蘊子蒼云且去睡休明日理會看他韓子蒼雖是箇俗漢然它曾見作家來便有解粘去縛底手段使妙喜倒戈卸甲不坐在是非得失裏終欲窮圓悟之底蘊來日子蒼云圓悟已住雲居兄可歸雲居去然是時圓悟道尊一代子蒼先遣書探圓悟口氣然後津發妙喜歸雲居圓悟遂以第一座處之一日秉拂萬口一詞稱賛然當時會中盡是龍象雖然道首座秉拂好而不知眞箇如何好是時有箇一村僧上方丈問圓悟云首座秉拂如何圓悟以兩指夾鼻示之是時一衆殊不知圓悟垂鉤四海獨釣獰龍閧然

5

道首座做得秉拂元來不好老和尙夾鼻不是皆只向語脉裏轉却然妙喜亦未免透這裏不過遂云這老畜生爾主張我徹底主張我而今又却如此教兄弟誚讓我我如何居人之上遂欲起去人報圓悟圓悟云他若去但令他來辭我妙喜辭圓悟圓悟云杲兄爾記得夜來秉拂麼妙喜云記得圓悟云爾試擧一遍看妙喜擧了圓悟云從上佛祖被爾罵得分文不直我只輕輕以兩指夾鼻爾便煩惱妙喜被圓悟一點點破不覺呵呵大笑仍舊歸首座寮是時一衆只得眼眨眨地被二大老熱瞞妙喜云我自此籌室中手段更嶮峻爲我曾著賊來所謂飮泉水貴地脉當恁麼時莫便是參禪透頂透底到大休歇之地麼且喜沒交涉須知圓悟恁麼爲人養子之緣固當如是然當初妙喜在金山待圓悟道爾肚裏少我五百箇活馬騮在便與犇却竹篦倒行此令逗到後來雲居山中設使盡大地是箇圓悟鼻孔通身是手掩之到妙喜面前總用不著雖然如是汝等諸人還知二大老落處麼若也未知直須退步就已行住坐臥參取忽然參到無參之地二大老向諸人手裏乞命非特二大老向諸人手裏乞命生死岸頭亦乃得力諸人自然於一切時一切處不爲物所轉至於賓主勘驗言論往來著著有轉身一路不坐在是非得失窠臼裏以至玄妙理性語言文字一點也無著處於無著處事事著得靈苗異草和根拔從敎大地生荊棘

長寧知軍文宗諭請普說諱復之字庭瑞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既無二道又無二心無一法不是眞乘無一事不爲妙用所以瞿曇以此而修心老聃以此而養性尼丘以此而治身莫不一一由此無二之道無二之心據實而論修心者至於無可修則不爲心之所礙養性者至於無所養而不爲性之所拘治身者至於無可治之地則不爲身之所累旣不爲身之所累不爲性之所拘不爲心之所礙全體是無二之道無二之心三界二十五有當下平沉八萬四千塵勞隨處解脫然則此無二之道無二之心未得洞明時不曾欠一絲毫旣得洞明之後亦未嘗增一絲毫是知此事人人本有各各圓成但能一

念頓超自然見成受用如未得見成受用直須十二時中行住坐臥日用應緣是非交結逆順縱橫處急著眼看此未明無二之道無二之心底一念自何而來驀然得見此一念分明如鬧市裏逢故舊時昔日風采歷歷見前不著問人自心了了然後日用應緣是非逆順皆是自家自受用三昧無二之道無二之心盡在是矣豈不見昔荊公問佛法大意於蔣山贊元禪師元不對荊公益扣之元不得已而謂之曰公有障道者三近道之質一公受氣剛大世緣深厚以剛大之氣遭深世緣必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心然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則安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學問尚理教中謂之所知障此其三也惟視名利如脫髮甘淡薄如頭陀此其近道之質也且以教乘滋茂之更一兩生恐純熟大小元禪師未免話作兩橛殊不知若要洞明無二之道無二之心非剛大之氣不能遠到未免中途困躓然離世緣外而求此道譬如避溺而求水殊不知世緣浩浩正是此道之根源但忘取舍之心無有不是此道見前

底時節既得此道現前則覓世緣了不可得未平之心當下消殞全體是無二之道無二之心也視名利如脫髮甘淡薄如頭陀此雖荊公近道之質然爭如我今府判宗論自魁多士於人間世現宰官身儒非剛大之氣以臨之安得名動九天趣歸清要奉母夫人萬里造朝使白髮老親睹天子之光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此乃人間世第一義諦盛譽方隆急流勇退自非胸中所養渾厚安能一去就一出處惟義所在初不以用舍而二其心茲者得請牟刺名郡以便養親道由山中令山野舉揚宗旨蓋亦欲以道而達其親也昔張魏公奉母夫人國太計氏判福州謂開善謙和尚曰某與舍弟於圓悟處各有所悟而老母未得此直指之要余於母子之間難言公從徑山大慧會中來必有深證可垂方便俾老母知有此事亦某兄弟之幸也謙遂謂國太曰夫人但放下日逐看經禮拜於靜室默坐當心念紛飛之際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念念不舍心心無間日久歲深自然譬地國太遂如謙之所教一日中夜

起坐纔始學念提此無字驀然契悟遂有頌云終日復看經如逢舊識人勿言頻有礙一擧一回新此乃士大夫仕官中以道達其親底樣子所以道養生不足以事父母惟聖人以道達之是也大抵佛法世法初無兩般但能於世法擾擾之中識得無二之道無二之心譬如以大地爲一射垜挽弓所向無不中的矣看他國太得這無二之道無二之心分明了了便能於經教中有一條活路不爲語言之所役可謂世間出世平等頓超人與非人性相平等然雖如是畢竟喚什麼作無二之道無二之心且無二之道無二之心是一耶是二耶喝一喝云若不喝住幾乎錯下注脚　復擧王常侍一日治事次米胡至侍乃擧筆示之米云還判得虛空麼侍乃擲筆入宅更不相見師云米胡當時若解臨機豹變常侍要歸宅未得在米胡致疑明日憑華嚴和尙致茶筵次設問云昨日米胡有何言句便不得相見侍云師子咬人韓盧逐塊米纔聞遽出大笑云我會也我會也侍云會則不無試擧看米云請常侍擧侍乃竪起一隻筯米云這野狐精常侍云這漢徹也師云若不鬪價爭辨眞假便恁麼見得徹去便知米胡與王常侍有主賓互換之機闡啐啄同時之用苟或尙留觀聽更爲頌出賓主機先有路通筆端不是判虛空筯頭再運回天力千聖齊敎立下風

小師德言先做道士再爲僧請普說

昨日徒弟德言炷香請就五參時爲衆東語西話是日適當明慶祈禱於是就今晩小參爲了此事然德言本先爲道士便知有此事特來南方見尊宿辨此事往年來蔣山相聚自念頭腦不相似何日得一度牒爲僧以陪廣衆遂以此意白寶公庶祈加護若遂此心必爲蔣山之徒弟山僧是時適丁旱潦衆少遂令其入僧堂辨道其純一無雜視聽言動無一絲毫不在規矩繩墨之中雖久歷叢林者未必如是之專也山僧亦欲爲募緣助成其志但以旱潦相仍忍飢不暇未暇及此是其用意之專所以諸聖加護一旦得三道度牒遂拈鬮卜受業之所果拈得蔣山蓋不忘寶公之力也今晩小參意欲山僧提持爲僧之本

末只如靈時發足南方見尊宿辨此事且喚什麼作此事又如何辨然此事人人本有各各圓成不論僧之與道聖之與凡無一人不具此事者是故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橫說竪說費盡口業終說不到末後於百萬大衆中拈一枝花普示大衆獨有迦葉一人破顔微笑便與他著一箇名字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且道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是箇什麼便是當日德言做道士時便知有此事底一念必要爲僧以陪廣衆底一念亦是如今各各當人卽今在此挨肩並足立地聽山僧東語西話底一念此念若明超凡入聖正在茲時此念不明隨物流轉無有了日迦葉是此一念明底人釋迦老子遂乃分付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且道是有分付無分付若道有分付屈辱迦葉尊者若道無分付辜負釋迦老子這裏須是自家一念洞明分付不分付自然分明不著問人所以達磨大師自西天航海而來向少室峯前九年冷坐別無他說於是二祖得安心法自此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尙人傳一人的的相承綿綿不斷至於垂一機示一境一言半句皆是激揚天地未判父母未生底消息只要各人一念分明自證自悟初不以實法繫綴人也後來有箇潭州雲蓋志安禪師便是自證自悟此一念底人一日到雲居問云某甲不柰何時如何居云只爲工夫不到安不肯直造石霜又如是問霜云非但闍梨老僧亦不柰何安云和尙爲什麼不柰何霜云老僧若柰何粘過汝不柰何安遂有省石霜騎賊馬趕賊奪賊鎗殺賊則不無未免傷慈太過雲蓋安若向雲居言下悟去甚處有石霜來恁麼注解有權有實有照有用須是一念明始得是時潭州馬王當國佛法之盛時有一道正奏馬王乞與雲蓋論議馬王遂請雲蓋至雲蓋就馬王借一口劍乃握劍問道正云汝本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若道得卽不斬道不得卽斬道正遂設拜哀求雲蓋謂大王曰還識此人否大王云識雲蓋云是誰大王云是道正雲蓋云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山僧此只是箇無主孤魂因玆道門不復紛紜雲

蓋安禪師見石霜於言下一念自證之後等閑用將出來自然去離泥水活人眼目只如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不是心不是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不是鬼不是神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且道山僧恁麼注解是契得雲蓋意契不得須是諸人一念洞明方緇素得分曉然則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倘能一念洞明無主孤魂道正是何物是何精理無二致苟或一念不明有箇物有箇精有箇道正有箇無主孤魂使得七顛八倒無有瞥脫底時節當時道士若具這箇眼目待雲蓋纔問未了便奪雲蓋手中劍直拔與之一刀兩段道門千古有光當時既已放過遂成不了公案後有漳州三平和尚一日陞座次有道士出衆從東過西又有一僧從西過東三平云適來道士却有箇見處師僧未在未在底本不欠一絲毫有見處底亦不增一絲毫道士出作禮云謝師接引三平便打僧出作禮云乞師指示三平亦打道士與這僧大不知慚愧設使三平以大地作一條拄杖打他亦未免明珠暗投反遭按劍三平復謂衆云此兩件公案作麼生斷還有斷得底麼如是三問衆無對三平乃云既無人斷得老僧自斷去也乃擲下拄杖歸方丈當初道士與這僧消三平一會若善臨機應變則三平要歸方丈未可在只如道士從東過西這僧從西過東意在什麼處及乎二俱作禮一云謝師接引一云乞師指示是會三平意不會三平意三平老子二俱打出可謂令不虛行其奈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德言徒弟若能一念頓證則釋迦達磨四七二三天下老宿雲蓋馬王道正三平道士與這僧老僧與汝見前一衆覓一絲毫相了不可得既覓一絲毫了不可得則德言道士郎是德言新戒德言新戒即是德言道士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如是則當日頂星冠披鶴氅底不是你除鬚髮著袈裟底不是你畢竟是誰良久云三賢固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

復舉夾山嘗還一小師偏遊禪肆殊無趣向及聞夾山道譽遠播乃回省覲云和尚有如許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道師云尋物暴怨賊盜夾山云汝

蒸飯時吾爲著火汝行益時吾爲展鉢甚處是孤負汝處師云笑破土地鼻孔小師因而悟入師云錯認定盤星復頌云汝蒸飯時吾著火汝行益時吾展鉢尋常恁麼老婆心自是你儂機不活機若活夾山本無奇特事百川倒流鬧聒聒

法語

瑩悅二上人幹陳塘閘覓語

學道之要無他修身治心而已身之不修折旋俯仰動用周旋踰規越矩陷於邪僻之域心之不治境風捲地識浪翻空前念未終後念隨至必有蕩而不反之患即陳塘之無閘滂則泥淤塞港旱則鹹潮上田其爲民病不細矣今也謹一身之操履無一毫之弗正持一心之念慮無一絲之或放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萬緣千邪萬僻入作無門五欲八風搖撼不動全是平等法界頓明自己家風即陳塘之閘成或丁旱滂有隄防捍禦之具無塡淤鹵氣之虞百穀順成萬家蒙益其爲民之利豈不博且大也設所以吾祖達磨師謂二祖大師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如是則佛法世法眞諦俗諦豈有兩塗惟能堅眞實之心吾事無所不濟因普瑩從悅二上人創陳塘之閘乞語於余余喜其創陳塘之閘興利除害之事有類乎學道修身治心之要故推其說授之以勸施者當有聞茲賞音成玆勝緣矣

示紹建化士

雪峯和尙示衆云三世諸佛是草裏漢十經五論是繫驢橛八十卷華嚴經是草步頭博飯食言語十二分教是蝦蟇口裏事還知麼所以道如今千百人中若有一人大肯去我作驢馳物供養他有什麼罪過三世諸佛十經五論華嚴十二分教若不是雪峯老子用鼇山成道底眼目從頭一句句發揚一字字校勘俾一切人悟自本心見自本性則未免被三世諸佛十經五論華嚴十二分教使得七顚八倒無有解脫之期我觀此會盡是大肯去底人更不學雪峯老子作驢馳物供養他只是還紹建化主持此語徧扣雪峯老子鄉中之人必有未言先領未學先知者開大施門辨眞法供養以飽我衆矣

示懶庵居士

儒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大凡欲明箇事須有自得之妙然得心未忘則不能居之安而居安之地不脫不能資之深果能忘其所得之心脫去安居之地不住資深之域始能左右逢原矣左右逢原則自得之妙居安之地資深之域皆爲吾之妙用自然若染若淨若聖若凡若好若惡以吾所見事覩教盡是此境界如如不動若更有一法如絲髮許卽是無明翳障直須不見有一法是別底法方始名爲深造之道更能翻擲自由照用無礙如空藏空似鏡照鏡佛法世法了無二致得到恁麽田地更須知有衲僧門下不近人情底一著始得

讚偈頌

出山相

天上星眼中睛星無悟人之意睛無矚物之情以理而會自誠而明究竟何曾有道成

觀音大士

一切音聲相是人聽以耳我圓通大士唯以眼而聽非特以眼聽六根互爲用當其互用時根境不相雜譬如帝珠網交光相融攝卽此融攝相各各住自位以此三昧力普施於一切俾不離聲色透出聲色海眼處若聞聲耳處得解脫共證十方空同名觀自在我作如是贊定招妄語罪旣招妄語罪畫者亦是妄畫者旣是妄此相非眞實於非眞實處此相常現前應作如是觀是眞法供養

寶公大士

師示生於宋入滅於梁觀時君乏仁義之澤以及民專殺伐之功而有國烏足以王師由是入悲願海運慈忍力施凡聖罔測之機明禍福未形之理格其殺伐之心爲慈祥盡亦師願力中一毫芒耳至若吾教東被爲其徒者不囿於因果之域則溺於知見之場遂著菩提煩惱佛與衆生不二等頌藥乎偏見僻執者之膏肓而使其各反乎本有之鄉然後推達磨傳佛心宗之印以啓於梁皇至今一花五葉遍天下而流芳師之扶宗竪教之德雖天地之大不足以方獨

龍崗之黯黯金陵水之湯湯浮圖巍巍摩穹蒼面目儼然而不亡宜乎僧繇妙手無得狀其妙相之堂堂

達磨大師

楊子江心波濤鼎沸一葦可航如履平地盖亦暫時之游戲豈足以盡此老十萬里西來之本意

人皆有心人皆作佛胡爲西來遍相誑惑心在何處佛是何物帶累神光無處尋後代兒孫斯漏滑

曹源和尚

遭密庵罵恨入骨髓此恨難忘充塞天地四海五湖無處避能有幾人著宅底著宅底寃寃相報無窮已

又師侍立

父曹源祖密庵碧落碑無贋本破沙盆正法眼禱廟毬有遺音坐者立者以心印心不肖之子作如是讚非特旌於往古亦乃詔於來今

丙辰年別龜峯曹源和尚

葛溪深處定宗綱一任乾坤大地荒但得棒頭明似日可無臨濟解承當

擠命來經蠱蠹家不嘗滴水喪生涯尙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癢處爬

破襪從東挾過西何時再上惡鉗鎚怒雷一吼聾三日自有怨憎會苦時

戊午在靈隱聞曹源和尚訃音兼小師舉老爲開語錄

杖藜隨處是乾坤迦葉峯前便坐根貪看煙巒三十二到頭不識老曹源

悔不當初放拍盲爛椎一顧快平生近聞活陷阿鼻獄撫掌呵呵樂太平

三處移場定紀綱曾無一字落諸方破家種草癡狂甚醜惡無端向外揚

看相撲

拳來踢去疾如飛畢竟輸贏是阿誰閙裏有人能著眼未曾交輥已先知

上尖竿

百尺琅玕摩碧空四方八面絕縱籠等閑進得竿頭步千聖齊教立下風

退靈隱 京尹節齋大資相公堅挽辭免

叢林虛得譽無一補宗門有誤　王臣鑑徒雲
聖主恩豈堪持鈯斧只合傍雲根默感始終惠此生
難盡言

癡絕和尙語錄卷上

癡絕和尙語錄卷下

徑山癡絕和尙普說

嗣法門人　行彌　紹甄　編

金山損翁和尙謂山野以累年之勞一衆艱食不免下山持鉢因得到紫金峯頂瞻望堂頭損翁和尙仰荷不鄙令爲衆東語西話納此一場敗缺非明眼人前安敢拈出雲門道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衲僧家開眼見明合眼見暗要行便行要坐便坐有什麼不明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本來無一絲毫許喚什麼作物設使外不見有山河大地內不見有見聞覺知不見之相蘊在胷中如仇同處故知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亦是光不透脫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放過卽不可點檢將來有甚氣息亦是病兄弟饒你凝嚼之物脫然爆落山河大地不礙眼光見聞覺知了無拘繫三界二十五有八萬四千塵勞一時解脫盡乾坤大地是箇眞實人體一坐坐在這裏執以爲是謂之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亦是病更向這裏不捨前功翻身一擲抹過太虛佛見法見尙不起豈有世間塵勞之見耶點檢將來有什麼氣息亦是病所以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兄弟家果能於無氣息處絕後再蘇等閑用將出來不墮在是非得失窠裏便可出叢林入保社主賓互換一挨一拶著著有出身之路豈不見瑯琊和尙問擧上座云近離甚處擧云兩浙瑯琊云船來陸來擧云船來瑯琊云船在什麼處擧云步下是佗於無氣息處轉得身吐得氣絕後再蘇底人露箇消息自然逈別瑯琊見佗此語殺人可恕無禮難容便爲佗撥轉路頭向

佗道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若是別人。死在句下。作萬千技倆。用盡鬼怪。舉上座到這裏。更無周由者也。遂以坐具摑一摑。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有般漢當這般境界。不過便作是非得失商量。佗瑯琊老子。也不忙。款款地問侍者。云此是什麼人。侍者云舉上座。瑯琊遂親下旦過。問云莫是舉上座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偏看二大老。一人道杜撰長老。如麻似粟。一人道莫怪適來相觸忤。可謂拳踢相應。彼此不相饒。自然不坐在是非得失裏。當時舉便喝。好喝。若非舉上座四楞蹋地。未免當面蹉過。舉復問云。長老甚時到汾陽。瑯琊云某時到。舉云我在浙江。早聞偏名。元來見解只如此。何得名喧宇宙。瑯琊遂作禮云。惠覺罪過。兄弟。舉上座七事隨身。戰必勝。攻必取。若非瑯瑯。暗設機穽。半地斷陷。爭見功高汗馬。直得主賓互換。水乳和同。玉轉珠回。不留影迹。要且是非得失。粘綴伊不著。生死去來。羈絆伊不得。如今兄弟志願不堅。力量不大。纔見主法者。輕輕道箇不是。便頭紅面赤。打不過。起單去。一時作是非得失會。却如何了得

生死。豈不見。昔日慈明和尚見汾陽。汾陽揣慈明之志。是箇沒量大漢。經二年不許入室。每見必詬罵。使令去。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激得慈明三毒無明現前。便乃心憤憤。訴於汾陽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殊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汾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耶。舉杖逐之。慈明擬伸救。汾陽以手掩其口。慈明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兄弟。大抵是非之念不深。不足以到無是非之境。生死之心不重。不足以到無生死之場。看佗汾陽不容慈明入室。示之以流俗鄙事。意在於何。使其慈明志願不堅。力量不大。安得於汾陽所示之要。起如是生死之念。是非之心。如此深且重耶。惟其深且重。纔被汾陽輕輕點破。便能到無是非之地。無生死之場。生死去來。籠罩不住。始知臨濟道出常情是知。慈明如龍門之躍鱗。汾陽以雷霆助其威。雲霧資其變化。遂能翺翔於九天之上。這箇便是參禪學道。志願堅。力量大。透頂透底。不坐在是非得失窠裏。跳出生死去來底樣子。

所謂臨濟道出常情盡在是矣。然則臨濟之道自汾陽而少衰。幸而慈明掘起北方。挾其道而南於大爐鞴中。得楊岐黃龍二大老喧轟於天下。是故舟峯庵主道南之施設。如坐四達之衢。聚珍怪百物。鬻之遺簪墮珥。隨所探焉。駸駸末流。冒其氏者。亦可以一二數也。會乃如玉人之治璠璵珷玞靡矣。故其子孫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蓋碧落碑無贗本也。在今天下惟大慧應菴之裔。其光明照人者。能幾人耶。汝等諸人在此紫金光聚中。朝參暮請。驀然失脚踏翻。則損翁斷不相孤負。始知臨濟道出常情。然後信碧落之碑果無贗本。固是一點謾諸人不得。只如碧落碑中最初一字。是什麼字。試參看。

壬辰結夏。是身壽命如駒過隙。何暇閑情妄爲雜事。既隆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此蓋佛眼禪師十分入泥入水。不顧傍觀。痛的的地揭示諸人。叢林中無不念得熟。荅求一人半人親履而行之。直是萬中無一。只如道是身壽命如駒過隙。一彈指頃有六千五箇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箇生滅。互相推遷。如汲井輪無有窮已。要得平穩。除非一念頓忘前後際斷。生滅心死。三祇劫空。然後於一念中以一刹那爲阿僧祇劫而不長。以阿僧祇劫爲一刹那而不促。從朝至暮念念無虛弃底工夫。儻不如此。何暇閑情妄爲雜事。十二時中四威儀內。貪瞋愛慢諂曲嫉妬。墮在三界二十五有中。被八萬四千塵勞煩惱籠罩。無有出期。固是雜事。然學佛法求玄妙事。泯默廣見聞。以至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一一透徹及盡精微。尤爲雜事。豈知我此宗中無剩底法。但能一念頓超三界二十五有。八萬四千塵勞當下平沈。貪瞋愛慢諂曲嫉妬復是何物。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直下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覓其蹤跡了不可得。學佛法求玄妙事。泯默廣見聞。是什麼人。當恁麼時閑情尚無。安有雜事。儻不如此。何以隆釋種紹門風。且道是什麼門風。便是釋迦老子三百六十餘會橫說竪說說不到底一著子。末後於百萬衆前拈花揭示。獨有迦葉一人領之於一笑之頃。謂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自此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尚的的相承。直至今

日這箇便是釋迦老子門風作麼生紹若紹得去釋迦木不拈花迦葉不會微笑且道紹箇什麼儻或尙留觀聽滯在皮膚諦審先宗是何標格且道是什麼標格從上若佛若祖天下老和尙求道之心達道之念行道之志底標格大抵疑心不深不足以到無疑之田地道念不重不足達此道之根源昔日大法眼禪師久在長慶會中無所契悟遂與修進二上人自漳州氐湖外將發足而雨溪漲不可渡顧城隅有古寺解包休于門下雨不止入堂有老宿坐地爐見法眼問云此行何之法眼云行脚去老宿云如何是行脚事法眼云不知老宿云不知最親者一句子最是毒害宗師家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無出這些子法眼雖疑情未破亦未免從死邊過只是死眼未活三人附火舉肇論云天地與我同根老宿云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法眼云同老宿竪兩指熟視法眼云兩箇拂袖便起第二下鐵鎚來也且道法眼還知痛痒也無當初法眼若知痛痒這老宿拂袖起去未得在法眼遂與修進同行廊廡間讀寺額乃知是

石山地藏法眼顧修等曰此老琛禪師也意欲留語未卒琛又至雨已止業已成行琛送之問云上座尋常愛說三界唯心遂指庭下石云且道此石在心內心外眼云在心內琛乃呵呵大笑云行脚人著甚來由著塊石在心頭一等是騎賊馬趕賊奪賊槍殺賊羅漢老子就中奇恠法眼無以對若是而今禪和子撑兩轉語責圖口不空有可祗對是佗法眼是箇大根器大力量不肯妄通消息雖不妄通消息正是法眼疑情將并命根將斷技倆將盡成佛作祖底時節將至遂求決擇洞徹玄奧使其疑心不深道念不重安得到不疑之田地徹見此道之淵源後來出世遂爲地藏之嗣時有子方首座乃問云公久參長慶而嗣地藏何耶法眼云以不解萬象之中獨露身故子方竪起拂子示之且道明長慶意耶與法眼相見耶法眼云撥萬象不撥萬象可謂寸鐵在手是處割截子方云撥萬象法眼云萬象之中聻子方云不撥萬象法眼云獨露身聻子方於是大悟也是因邪打正乃云我幾枉過此生款出囚口看佗法眼從地藏處

得這巴鼻入手。等閑用將出來。著著有出身之路。豈止藥子方首座膏肓之疾。至於拈却盡大地禪和子死在句下之病。其柰知音者少。這箇便是求道之心。達道之念。行道之志底標格。山僧素來百無所解。只是箇隨時及節著衣喫飯底老骨撾。汝等諸人肯來相聚。千萬以古爲標格。只是不得學佛法求玄妙事。泯默。廣見聞。硬糾糾各各竪起脊梁一回。透頂透底。生死心。破命根既斷。技㧰既忘。直向佛祖頂𩕳上行。便見釋迦拈花。迦葉微笑。當甚閑公事。然後知地藏與法眼。至今坐在草窠裏。出頭不得。若撿點得出來。山僧不曾說著一元字脚。苟或未然。切忌向語脉裏著到

虎丘茙藜和尚請雲嵒路滑。到者應稀。劒池水深。如何到底。當恁麼時。莫道山僧與諸上座討頭鼻不著。直饒千聖萬聖。現三頭六臂出來。也自入作無門。如今幸遇虎丘茙藜師兄放一線道。蔣山借路經過。因行掉臂去也。乃以拂子擊繩牀左邊云。這裏見得徹去。主則始終主。以拂子擊繩牀右邊云。這裏見得徹去。賓則始終賓。以拂子中間點一點云。這裏見得徹去。賓即是主。主即是賓。賓主交參。應用無礙。應用無礙也。賓頭盧日應四天下供。不離當處。常湛然。梁寶公現十二面觀音也。知不是閑和尚。是汝諸人還知蔣山與虎丘落處麽。兩翁總是王蠻子。擧世誰人解賞音　山野一坐鍾山九年。旱澇相仍。一衆艱食。由是下山持鉢。以謀一飽之計。仰荷虎丘師兄令爲衆東語西話。然某道學膚淺。嚴命之辱。不敢固辭。不免借師兄鼻孔出氣。應箇時節。如師兄示衆云。虎丘無可取。只有三轉語。驗盡天下人。非今亦非古。敢問大衆。如何是虎丘三轉語。久參先德一擧便知。後學初機。如何洞明。如何造入。須知這三轉語。從上若佛若祖。天下老和尚。以此應世。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色空明暗。以此建立四聖六凡。情與無情。以此出沒。兄弟家未透得三轉語時。被從上若佛若祖天下老和尚。謾了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色空明暗。謾了四聖六凡。情與無情。謾了。既一一被謾了。如何得此三轉語現前。除非自家二六時中四威儀

內一切時一切處一動靜一語默自已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以至盡乾坤大地一時皆是明此三轉語底時節直得心心無間念念不忘日久歲深逢境遇緣築著磕著如崖頹石殞天崩地裂相似一回便見從上佛祖天下老和尚盡向手中乞命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色空明暗無處櫖立四聖六凡情與無情一時消殞始信從上佛祖天下老和尚謾我不得乾坤大地日月星晨森羅萬象色空明暗謾我不得四聖六凡情與無情謾我不得何故盡爲從上佛祖天下老和尚以至四聖六凡情與無情盡從此三轉語中流出所以道佛及諸衆生皆承此恩力識得此恩力衆生絕消息然雖如是且道此三轉語從什麼處流出須知虎丘師兄自靈山付授而來所以流自胷襟蓋天蓋地其奈土曠人稀相逢者少豈不見昔日雪峯住菴有僧來參雪峯以手托菴門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雪峯低頭歸菴雪峯等閑路露目前些子如寸鐵在手遍地刀鎗只是這僧不得柄欛若得柄欛甚處有雪峯僧遂辭雪峯峯問

云什麼處去僧云湖南去峯云我有箇同行住巖頭寄箇信去僧云便請雪峯信云一自鼇山成道後直至而今飽不飢兄弟這箇是巖頭與雪峯辭德山至鼇山店上阻雪底因緣看佗古人念道之切至于孤村陋店亦以此道爲念巖頭長伸兩脚眠且道意在什麼處雪峯堆堆打坐向什麼處留心巖頭云噇眠去恰似七村裏土地相似佗日異時魔魅人家男女去在是知切瑳琢磨深錐痛箚若非具大眼目底同行道伴安能誠告如此之切雪峯既被巖頭痛處一箚乃自指胷云我這裏實未穩在是佗大力量人不肯只麼休去故得巖云若恁麼據你平昔見處一一舉來是則與汝證據非則爲汝剗却峯乃諳實供通云我初見鹽官聞舉色空義有箇見處只今目前所見是色當體即空空亦不可得如此見解還得徹也未是故巖云此去三十年後切忌舉著峯云因見洞山過水悟道頌有箇省處頌云切忌從佗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始契如如且道渠與我是一是

二十二時中還得如此也無巖云若恁麼自救也未徹在巖頭鉗鎚在手應用臨時峯又云我因問德山云從上宗乘中事某甲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麼我當下如桶底脫相似巖頭云你豈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只如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麼還當得從上宗乘也無雪峯當下如桶底脫相似又有甚不得處因什麼巖頭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將知萬里無雲靑天猶在寸絲不掛赤體猶存雪峯敵國家財旣被巖頭打倂了計窮力盡乃問巖頭云畢竟如何得是巖頭云佗後若播揚大敎須是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與我蓋天蓋地雪峯於此大悟跳下牀禮拜云今日始是鼇山成道今日始是鼇山成道大衆雪峯自聞色空義見洞山過水頌於德山棒下皆有證悟處其奈一翳在眼空花亂墜當時若不是巖頭有針膏肓起必死底手段安有鼇山店上一段奇事故信云一自鼇山成道後直至而今飽不飢也是貧兒思舊債巖頭遂問這僧云雪峯更有什麼言句僧擧前話巖頭云雪峯道什麼僧云無語低頭歸菴巖頭云我當時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佗道天下人不奈此老何且道如何是末後句但向雪峯低頭歸菴處會取這僧旣不薦至夏末請益巖頭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這僧自雪峯處擔得一擔骨董到巖頭處添得一擔顢頇直是不奈何了帶累二大老費口分疎究竟不知落處然則雪峯巖頭兄呼弟應激揚此道卽不無畢竟低頭歸菴與末後句如何理會須信道雪峯巖頭如轉輪聖帝施一號發一令四方八表無不順從這僧爲什麼頭頭蹉過汝等諸人若要徹底分明須是參取虎丘三轉語若參透此三轉語則低頭歸菴與末後句自然念念現前臨機應變得大自由生死去來了無朕跡然雖如是蔣山恁麼說話向虎丘師兄面前不滿一笑何故當門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衆道友就淨慈請山僧自住鍾山以來旱澇相仍今歲尤甚下山持鉢荷衆信檀越令陞此座擧揚宗旨俾得餘利以爲一飽之計且道如何是宗旨作麼生

擧揚據實而論設使盡大地若草若木各各具廣長舌相亦不能措一詞今爲衆信之心誠確不免就第二義門東語西話應箇時節去也所謂宗旨者蓋是釋迦老子三百六十餘會橫說竪說說不著底一著子末後於百萬大衆中拈花示衆獨有迦葉一人破顔微笑釋迦老子便與佗著一箇名字謂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自此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尙的的相承而至今日鞠其所歸不出只今見前一衆各各當人眞實一念此念未明以前諸人日用應緣處不曾減一絲毫旣明之後諸人日用應緣處亦不曾增一絲毫上至諸聖下及六道一切含識皆具此眞實一念以其於日月應緣處迷則業緣悟則佛性然則業緣佛性間不容髮但忘取捨之心隨處自然解脫所以佛說南閻浮提人念頭猛烈最能爲善最能爲惡超四果越十地坐與諸佛齊等亦由此一念所爲經三途歷六道終陷阿鼻地獄亦由此一念所造衆信道流儻能一念頓證則善之與惡籠罩不住所以六祖大師謂明上座云不思

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如何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然則諸檀信見前一衆日用應緣處此一念不系於善不系於惡殊不知此一念如大日輪昇于東方淸淨光明無幽不燭只如諸檀信見前一衆每日起心動念運轉施爲折旋俯仰父母夫婦之間兄弟朋友之際或流於善或流於惡一一皆讓自心不得旣讓自心不得但於日用應緣處急急著眼看此一念之善一念之惡自何而來驀然覷破知此一念來處則世間善善惡惡籠絡不住三界二十五有當下氷消八萬四千塵勞隨處解脫全體是自家眞實一念方信道從上佛祖天下老宿以至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芥人畜情與無情悉從我一念眞實心中流出所以道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古人雖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只要箇人明此眞實一念豈不見昔日靈山會中有一上首爲乞士遇恒迦比丘問之乞士從何而來乞士云從眞實中來恒迦云何名眞實乞士云寂滅故名眞實只如見前三界綿綿四生浩浩僧是僧

俗是俗立底立坐底坐內爲見聞覺知生住異滅所惑外爲萬象森羅色空明暗所移是寂滅不是寂滅這裏若不是眞實一念見前則未免被物所轉恒迦又問云寂滅相中有所求耶無所求耶乞士云無所求恒迦云既無所求何用求耶乞士云無所求中吾故求之耳看佗二人問者窮源到底要見淺深答者似鏡臨臺難逃姸醜恒迦又問無所求中何用求耶乞士云所有求者一切皆空得者亦空著者亦空實者亦空來者亦空語者亦空問者亦空寂滅涅槃一切虛空分界亦復皆空吾爲如是次第空法而求眞實大衆得者不空則爲得心所累著者不空則處處執滯不得解脫來者不空則爲動相之所移語者問者不空則死在句下爲語言之所役寂滅涅槃一切虛空分界不空則爲勝妙境界之所籠罩無有出期則眞實一念何由發露只如山僧今歲諸莊大浸顆粒不收可謂空矣下山持鉢所至處被人所迫不得已東語西話然未嘗有一毫實法與人可謂空矣便恁麼去山僧以此一念無說而說見前一衆以此一念無聞而聞既無說又無聞畢竟喚什麼作眞實喝一喝云寐語作什麼

聰藏主爲母請古人所謂養不足以報父母惟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惟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人之所謂道也妙神明出生死聖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明聖人之至德如何謂之妙神明出生死之道如何謂之備萬善被幽明之德儞禪和子置身在叢林中盡已虛心究明自己自己若明無一事不是眞乘無一法不爲妙用三界二十五有八萬四千塵勞四聖六凡情與無情盡向這裏氷消瓦解當恁麼時非特報今生父母以德達今生父母以道以至歷劫以來父母無不報之以德達之以道豈不見昔日伏馱密多尊者年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且道佗五十年口不曾言足不曾履意在什麼處一日見佛陀難提至其家遽起作禮而說偈言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難提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此便是達親以

道報親以德底張本只如吾人稟父母之遺體三年然後免懷抱如何說箇父母非我親底道理吾人剃除鬚髮著佛衣喫佛飯依佛而住當行佛行作麼生說箇諸佛非我道底道理須知伏馱尊者五十年中爲箇一事口不敢言足不敢履一旦得難提尊者提金剛王寶劍不犯鋒鋩直下向咽喉上一刺直得伏馱尊者五十年凝膺之物渙然氷釋所以難提道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如是則言與心親則全是本來父母道與行合則諸佛之心不從外得是知妙神明出生死之道備萬善被幽明之德伏馱密多五十年間了然蘊在胷中口雖不言言滿天下足雖不履獨步大方驀被難提尊者點發直得光明盛大照映寰宇爲在家出家補報父母重恩底榜樣是故今日檀越張丈省元巫丈省元同聽藏主入山爲令尊堂戴氏小一太君慇息與百日同時辦香積供供養見前學般若道流因命山野陞于此座擧唱宗乘所將妙善以資冥福用報親恩眞所謂善達其親以吾聖人之道善報其親以吾聖

人之德大凡人生天地間不論僧之與俗在家有在家之孝出家有出家之孝在家則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出家則參究妙神明出生死之道熏煉備萬善被幽明之德儻能自己洞明則此道此德歷歷見前到這田地上無不報之恩下有可行之道聞之尊堂太君賦性溫謙樂善不倦以其稟溫謙之性自然於日用中與善相應燕居食息動容周旋無有一事不中禮法用是日日晨昏不暇佗務以看經念佛爲務當不暇佗務之際便是善心純至善心既純至則所看之經是自心之經所念之佛是自心之佛是皆自溫謙性中流出也至於賓轄造門殫力祇遇賑人患難如己之急自非平昔樂善不倦曷克若此雖臨終之際索香湯沐浴集闔門眷聚乃子若孫環立寢所以授遺訓我沒之後必生好處汝等不必憶我又且誦阿彌陀佛至瞑目不輟於口大抵臨生死之際不容以僞看佗令尊堂太君九十餘年遊人間世現婦女身溫以處己謙以御衆樂善不倦時節既至付囑便行眞所謂佛子若能於一切處善用

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此之謂也昔城東老母與佛同生不願見佛纔見佛來以兩手掩面佛於十指間頭頭現直是無迴避處敢問大衆且道城東老母不願見佛與令尊堂太君臨終念佛不輟於口還有優劣也無見前一衆但能參透妙神明出生死之道熏煉備萬善被幽明之德透頂透底了了分明則知戴氏太君與城東老母二人落處若知得此二人落處則知各人自己落處若知各人自己落處此妙神明出生死之道備萬善被幽明之德十二時中無有不現前底時節旣得此時節現前則世出世間平等頓超人與非人性相無異獨有蔣山拂子不入這箇保社何故三賢固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

天童中夏教海淵深萬論千經皆攝入禪門浩博六凡四聖悉包容衲僧家各各負沖天氣宇掀翻教海千經萬論無處棲蹤擊碎禪門四聖六凡無容身地如是則禪之與教皆是強名黃面老子四十九年橫說竪說空有性相頓漸偏圓未免徒將五彩描畫虛空碧眼胡僧萬里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端特與鉢盂強安柄欄軒知這些貨賂誰不有之但能反已而求自然隨處解脫豈不見昔日禾山普禪師左綿人賦性豪邁不受控勒氣節孤高見識明敏講唯識起信論與衆難疑答問千變萬化七縱八橫無敢嬰其鋒者常罪圭峯疏多臆說摘其失處以戒學者云不足信間有老師宿學皆數之曰圭峯淸涼國師之所印可汝敢雌黃之蚍蜉撼大樹之謂也普嘆曰今之學者以名位自惑久矣淸涼圭峯非有三頭六臂奈何甘自屈辱乎是他氣節高見識明雖是文字之學已不爲文字所惑使其參請有大發明縱從上佛祖有所未至亦必直之是時黃檗勝和尙自江西歸成都保福呂龍圖名大防者帥成都執弟子禮日名參叩普雖性豪邁不受控勒然却疑此事於是易服竊聽其議論終日不曉一詞遂心憤憤口悱悱歸臥看屋梁曰昔勝嘗業講有名而呂公當世第一賢者相與醻酢敬信如此而我乃不信耶所疑未解坐寢聞也大抵參究此事須是有箇般氣宇始得乃出蜀至荊南金鑾聞其會中有一老衲嘗見了山情菴

主。來叢林目之爲飽參。普遂叩之曰。經論何負於禪宗。每見長老家。多譏訶之。何也。老衲謂之曰。業經論者。以其是情識義理。思想邊量。非能發聖成道。脫有發聖成道者。籍經論爲緣耳。儻不因自證自悟。唯經論。是仗則世間能讀能誦。能知能解。皆一時證聖成道。去寧肯僕僕。與吾輩俯仰於叢林中耶。又況經論。皆紙上死語。教家謂之所知障。爲能發聖成道。尋常教家言。所知不是障。是障障所知。山僧舊曾在講下。聽諸講。師講所知障義章。翻覆講解。枝詞蔓語。終不可曉。以今日山僧見處。只就自家日用中略爲評品。只如適來老衲。道業經論者。以其情識義理。思想邊量。是所知障。諸人十二時中。推窮尋逐。情識義理思想之際。那箇是能知之心。你若當情識義理思想之境。見前之時。見徹能知之心本空。則所知之境自寂。便見所知之境外無能知之心。能知之心外無所知之境。心境既空。性相平等。直饒恁麼向衲僧門下。天地懸隔。是故達磨大師。得得西來。顯言教外別傳。是也。這老衲要推鞠普。蹉過此事處。遂就佗經論窠子。

問佗。只如經中道。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汝還信否。普云。世尊之語。安敢不信。老衲曰。既信。何用區區遠來。普曰。吾聞禪宗有別傳之旨。故來。老衲曰。是則未信。非能信也。大抵禪宗直指之要。非有佗說。蓋亦人人見行本分事耳。如釋迦老子。纔出頭來。以手指天地云。唯吾獨尊。此乃明明顯示直指之要。以悟人矣。及乎見明星悟道。乃云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與夫一切衆生本來成佛等語。是知吾佛重重以直指之要。八字打開。颺在諸人懷裏了也。自是吾人爲其徒者。不能當面便領。却向千經萬論中尋言逐句。甘自陷溺於語言名相之域。迷而不反。所以達磨大師。航海而來。徑提此事。顯言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故老衲以經中所說一切衆生本來成佛之語。痛懲詰於普。却似將一箇鐵蒺藜。著在普胷中。而普雖不當下便省。而胷中耿耿地有箇物礙塞。銷鎔不去。此銷鎔不去之時。便是佗漸有契證之地。乃云。其病安在。老衲曰。能見黃龍南禪師。當使汝之疾有瘳矣。普於是即日遂行。纔至黃龍。便問南禪

師云。如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遂召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看佗置箇問端。只從佗在講下。罪圭峯聽說處來。及不曉黃檗與呂龍圖議論。乃云所疑未解。坐寡聞處來。又從老衲以經論是情識義理。思想邊量處來。黃龍南禪師眼高一世。覷見佗心肝五臟中病痛。於其問端上。不易絲毫。而問之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云曾到。云曾掛搭否。云一夕。便行。南云。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此語。正是倒却門前刹竿著底註脚。曾雖默然。良久。復理前問。正是普疑心將破。胸中之物銷鎔。發聖成道之時也。南公遂俛首。可謂殺人不用刀。活人不用劍。曾當下大悟。頓忘所證。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看佗得這箇時節。入手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只道得箇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後來出世。住禾山。臨遷寂時。受一寺人生祭。足卽坐脫而去。古人道。大疑之下。必有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原其所悟之由。若不是疑教外別傳之旨。疑之最深。不得南禪師等閑俛首。以攻其膏肓之疾。安得到大安樂之地。然後知倒却門前刹竿底道理。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夫俛首底時節。了無異轍。到這裏。禪之與教。著不得。佛之與祖。著不得。當之著不得。處事事著得。終日經論而不墮語言之域。終日聖凡。而頓忘昇沉之跡。出生入死。得大自由。世出出間。了無剩法。便恁麼去。猶是小小歇場。暫時活計。更須知有佛祖未興。禪教未立。禾山未離講肆。未見南禪師底一著。始得。汝等諸人。若要知得這一著落處。但如禾山曾禪師見南禪師。大悟一回。自然分曉。不著問人。設或未辨端倪。他日異時。閻羅老子。徵你飯錢。莫言不道

徑山凝絕和尚法語

嗣法門人　智圓　元省　元樞　編

示嚴壽首座前住彭州天寧

瞿曇老子。費盡口業。橫說豎說。初無一箇元字脚。與人嚥喑。達磨大師得得西來。單傳心印。亦無一針鋒許與人作道理。須是箇漢。具天然氣槩。於一切時一切處。向瞿曇未出世。達磨未西來以前。研窮體究。時

節既至噴地一下明見本地便知瞿曇不曾出世達磨不曾西來在在處處常光現前刹刹塵塵初非外物直饒恁麼猶是小小歇場暫時活計未是宗門中事不見雲門大師道任你橫說竪說未是宗門中事是甚麼熱椀鳴三乘十二分教說夢達磨西來說夢若有老宿開堂椎殺百千萬箇有甚麼過雲門恁麼揭示且道還當得宗門中事也無山僧自住持以來亦曾爲人東說西說若是宗門中事未曾夢見有人痛下毒手椎殺山僧不爲分外嚴壽首座極有志於道忽來告別覓語薦云某甲下手山僧只向佗道善爲道路

示法嗣知客

衲僧門下正令全提如擊石火閃電光早地奔雷懸崖落石相似未曾眨眼早是蹉過是佗從上老宿踏得這一脉著等閑垂一機示一境自然去離泥水活人眼目初無實法與人豈不見艮遂座主參麻谷谷一見來便去鋤草艮遂到鋤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掩却門艮遂乃敲門谷問云阿誰遂擬對忽然契悟乃云和尚莫謾艮遂好若不來禮拜和尚幾乎被經論賺過一生且道麻谷有指示無指示若道有麻谷向道什麼若道無艮遂因什麼悟後歸到講肆中謂人曰諸人知處艮遂總知艮遂知處諸人不知艮遂得這些巴鼻入手便有活人底眼目檢點將來未免乞兒暴富當時講肆中忽有箇漢不受人謾翻轉面皮看佗艮遂無容身之地法嗣知客自錦城講肆中知有教外別傳一段大事得得南泉尋人決擇兩到山間道聚山僧曰宴於人事海中無暇去鋤草亦不曾閉却方丈門只是相煩客司一年了是箇氣呑宇宙底漢一點也謾佗不得但如艮遂見麻谷一回便知經論果有賺人處若有賺人處則自已知處灼然一切人不知如是則未離講肆未出瞿塘行脚事畢豈待區區八千里往來然後爲得耶雖然歸到講肆中切忌妄涌消息忽然撞著箇人翻轉面皮莫言不道

示悟開首座前住建康清涼

達磨六傳而至曹溪曹溪之後南嶽收其餘毒肆其

酷於江湖之間馬駒中毒殺八十四人箇箇阿轆轆地獨有百丈向一喝下拾得箇窮性命坐在大雄峯頂幸自可憐生無端被黃檗覷破喚作大機之用帶累臨濟只具一隻眼自此一人傳一人習以成風莫之敢遏至於楊岐栗棘蓬白雲上大人東山暗號子騄得圓悟於小玉聲中此毒現前熏染應菴獘於睡虎爪牙之下幸而有箇破沙盆活得起來直得炎炎之氣塞乎天地之間窮其來處而無蹤究其用處而無跡皆所以碎諸方之窠臼發千聖之靈機近來此毒看看掃土而盡絕無氣息悟開首座挌得性命於無氣息處發此餘毒以施來學則達磨正宗不致寂寥也

示智沂首座

諸佛未出世以前好箇清平世界及乎靈山拈花以正法眼付金色頭陀之後便見干戈一動四海塵昏西天四七略露鋒鋩唐土二三互施劍戟帶累後代兒孫各據一方遞相鼓儱指南作北喝水成氷未曾有一人端的見正法眼之落處獨有雲門風穴二大老較些子一人道普一人道瞎雖則各出隻手扶此正法眼欲使其光明燦爛殊不知轉見黑墨律崒便恁麼去譬如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是故密菴師祖得其遺音喚作破沙盆颺在糞掃堆頭無人會得獨有松源老人知得落處放出箇拗驢一踏踏得粉碎只要於諸佛未出世以前善自提持以壽後世無窮之傳也

示了徽侍者 前住渠州延福

佛祖閫域衲僧巴鼻非是聰明利智博見多聞而能證入又非峻機慧辯泯默忘言而能造詣直饒具通天作略蓋世英雄未擧先知未言先領亦未得其髣髴須是於二六時中回光返照作可不會不可妄有領覽纔有一毫髮妄自領覽執以為是則便是生死根本但一味退步就已默默參究愈退步愈有力愈不會愈現成驀然一處錯踏翻千處萬處俱透脫始見從前聰明利智博見多聞峻機慧辯泯默忘言皆是自家受用三昧便能欺賢罔聖破二作三拈一莖草作倚天長劍殺活自出以黑豆子換天下人眼睛

聖凡罔測得到恁麼田地莫便是佛祖閫域衲僧巴鼻麼且喜沒交涉了徹侍者爲道正切以省覲西浙一日告別藹問云如何是佛祖閫域衲僧巴鼻余謂之曰若要洞明此事初無佗術別沒諸訛余三十年前與令師祖啞菴老子於江湖上究之已熟此老雖過去久矣然浮屠巍然肉猶煖在歸到家山但掛塔而問之此老雖冥冥中自有方便然子生平崛强豈甘受秤鎚落井之譏耶佗日再南却須爲我說破無爽此語

示覺照首座 前住江州東林

行脚道流挑箇鉢囊置身在叢林中只要洞明自已自已若不洞明麤則被地水火風汨沒細則被生住異滅流注內爲見聞覺知所惑外爲色空明暗所使無自由分是佗本色行脚道流一旦洞明自已許多粗細內外境界盡向這裏一時氷銷瓦解任是從上若佛若祖天下老和尚悉須向背後叉手盡由佗識得自已分明於一切處作得主宰不爲一切善惡凡聖搖撼到此田地亦未是本色行脚道流立地處在豈不見曹山和尚云師僧家在這箇衲衣下須會向上事莫作等閑若承當得分明卽轉佗諸聖向自已背後方始得自由若也轉佗不歸直饒學得十成須向佗背後叉手說甚大話若轉得歸自已一切麤細境來亦盡作得主宰曹山等是老婆心切然就中要妙只如道須會向上事且作麼生是向上事這裏承當得分明便知本色行脚道流立地處既知行脚道流立地處非特轉佗諸聖向自已背後亦乃敢開大口說大話捩轉天下人鼻孔覺照首座相處既久幾諳益深且問大話作麼生說捩轉天下人鼻孔幾出這些子試向未行脚以前露箇消息直饒恁麼衲僧門下當甚破草鞋

示晞勤藏主

爲人須得爲人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是佗從上老宿等閑垂一機示一境七縱八橫千變萬化不守故常俾一切人不覺不知驀然漆桶破光影盡譬如昨夜降雪相似天昏地黑朔風撼空凍雪壓屋盡大地人不知所以及乎曙色纔分各各起來豁開戶牖四方

八面世界一時別了直得大地山川了無高下百草樹木莫辨洪纖雖則一色全眞洞然明白若不見晛則消遇雨則解依舊是從前世界則一切萬物皆無生意參學人若得漆桶破光影盡正是坐在一色全眞洞然明白處若不是箇具大眼目底與伊痛下毒手盡底掲翻使之依舊眼橫鼻直一切尋常則未免陷入解脫毒海裏頭出頭沒更無活路只是箇死漢有甚用處睎勤藏主久遊叢林今欲西浙袖紙覓語正値大雪漫漫因呵凍述此以遺之且道是爲人眼見地句試辨看

示從聞禪人前住建康崇因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尚互與於世略露目前些子如劊子手裏刀相似直下截斷人命根初無絲毫許實法與人入思惟作道理向衲僧門下猶如掘地覓天那更談玄說妙學古明今三玄戈甲裏定誵訛四種料揀中分得失絲來線去露布葛藤錙銖人家男女未有了日是佗有志參學之士負衝天氣宇縱蓋世英雄著眼於佛祖未與以前密契於古今窠臼之外等閑一語默一動靜自然超宗異目草偃風行終不肯倚佗墻壁跨佗門戶坐佗牀榻喫佗殘羹餿飯以自屈抑於衲僧門下方較些子豈不見高亭參德山乃隔江問訊山以手招之高亭忽然開悟便橫趨而過盡道德山略露目前些子無法與人殊不知無端與賊過梯高亭橫趨而過其奈已是喫佗殘羹餿飯了也蔣山恁麼道未免罪過彌天若檢點得出於衲僧門下却較些子苟或未然三十棒山僧自喫不干你事

示惠照藏主

眞實參學之士欲明此道至不一也銳者喜進怯者日退敏者易趨急者思止或以泯默無言爲實地或以研窮性理作根源或以明辨古今爲極則或以百無所解爲歇場智識之偏趨向之異雖豪傑特達之士有不能自免若不是箇咬豬狗底手脚活爪牙有三千里外定誵訛底眼目提向上鉗鎚攻其偏墜擊其乖異則未免大家袞在草窠裏以謂此道只如此深可憐憫豈不見趙州問南泉云如何是道南泉云

平常心是道。這些子如砒霜狼毒。峭壁懸崖。無你下口處。無你入作處。獨有趙州較些子。便云。還可趣向也無。泉云。擬向卽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豁然如太虛空。豈可强是非耶。只如南泉恁麼道。莫便是提向上鉗鎚。攻其偏墜。擊其乖異麼。且喜沒交涉。惠照藏主。要知落處。此去天台城。外有箇瑞巖老子。具三千里外。定誵訛底眼目。脚未跨門。必能爲子說破。便見光孝一場敗缺不同小小

示紹明維那前住建康天禧

達磨大師。自西天帶得些毒氣來。此土惟神光中之。一失人身。萬劫不復。自此毒氣流行天下。遞代熏蒸。直至于今。虐焰愈熾。獨有臨濟老漢在黃檗山中毒氣深心。無理會處。及到高安灘頭。此毒見前。便解掣風掣顚。但有來者。一味喝將去。誰奈伊何。譬如鴆鳥飛空。一毛落處。山無草木。水無鱗介。後來興化於大覺棒下。此毒一發。於克賓維那法戰之時。痛下毒手。卽罰饡飯。趂出院。便是與臨濟喫六十拄杖。雪屈在今叢林列刹。相望據位稱師。孰不自謂曾中此毒。欲求中得親切。善用此毒者誰歟。禪和家道我到處行脚。往往尋香逐臭。親切中此毒者誰歟。山僧自行脚住山而來。橫草不拈。竪草不斷。瞞瞞頇頇。飢餐渴飮。且恁麼過。過不知此毒來處。但只相煩紹明維那。悅衆茲山。以無心應大師天禧之命。袖紙覓語。不覺引筆及此。逗到天禧。忽地此毒流行。切莫錯怪蔣山好

示宗雅首座前住建康奉聖

世之學者。根有大小。性有利鈍。是故從上老宿。以善巧方便。隨其根本之大小利鈍。而誘掖之。或馬面夜叉。或諸佛菩薩。或刀山劍樹。或佛國蓮宮。或隨類分形。予奪縱橫。生殺自在。攻其所偏墜。激其所未到。俾其各悟自本心。明自本性。然窮其用處。初無一絲毫許實法與人也。譬如物之在天地之間。雖洪纖長短之不齊。及其皷之以風雷。潤之以雨露。俾各遂其生育長養之事。凝之以霜雪。肅殺之氣。以成其結實藏斂之功。更無一芥子許不適其宜。而不得其所然。窮其造化之用。了不可得。我這裏不問儞根之大小性

之利鈍只有一關悟關透得過底一任天下橫行透不過底一任天下橫行透得過底固是天下橫行透不過底因甚麼也天下橫行要作達磨種草請著眼看勉之毋忽

示了心藏主 前住建寧三峯

衲僧家在母胎中自解作師子吼有此體裁方可擔荷此宗如其自負依佗待人指授記人言語以當宗乘總是滅胡種族近來此道不振良由師與弟子遞相印證撥無因果誑謼閭閻自謂能荷此宗譬如刻糞作旃檀像縱經塵劫只成臭氣有志之士速須遠離自著精彩自著眼腦自成自立一旦已眼洞明放光照破四天下方始不負行脚之志也大匠誨人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宗師家用處則不然先與汝拈却規矩待汝解信手斫方圓自然規矩符合則巧在其中矣雖然如此亦是暫時岐路小小歇場便從衲僧門下過更參三十年始得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

示祖聰藏主 見徑山無準和尚 前住潭州智度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便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自此西天四七唐土二三人傳一人如水傳器的的相承至於今日皆是上梁不正下柱參差以致天下老和尚各據一方播揚大教明眼漢沒窠臼且道有恁麼事無恁麼事若道有恁麼事大丈夫氣宇又安在哉若道無恁麼事只如天下叢林列刹相望又作麼生排遣五峯頂上有箇無面目漢可往見之脚未跨門必爲子點破

示巽升維那 前住梓州牛頭山

巽升維那吾蜀英偉之士久處叢林浩然有歸省之志江湖道舊欲留之而不可得道過鍾山出此紙覓語余謂之曰所謂法語者蓋前輩有道之士提持佛祖不傳之妙警悟學者余之不敏焉足以能之況子久參浙翁大得其道遍歷江湖飽諳淺深又安用此雖然以子歸省之志形於夢想故得發予之緒言余嘗思今之學者父母不供甘旨叢林中行脚大事邈不加意甘爲明教罪人眞可憐憫今子非特了行脚大事又且切切於歸省是可嘉也因記得圓悟禪師

示衆云。生身父母居堂上。從本爺娘在頂門。且道如何是從本爺娘。試以子在淵翁爐鞴之下。如爆龜紋爆則成兆底時節。考之。則娘生面目。遍界難藏。昔日視親庭。奉甘旨。昏定晨省。冬温夏淸。而不爲親。及乎別親庭。遊江海。涉山川。尋師擇友。參禪訪道。而不爲踈。而今歸省。也脚纔跨門。母念子之心。子寧親之意。啐啄同時。默默相契。語言不及。融融洩洩。和氣藹然於一堂之上。不知與當時在淵翁爐鞴之下。爆底時節。爲同爲異。蔣山口門窄。說不能到。子之令兄。儒門宗匠。眼高諸方。必能定當。子若能未言先領。未擧先知。方信道。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更能推此一著。以惠來學。使一切人知有從本爺娘在頂門者。眞不負生平行脚眼目

示行彌藏主

正法眼藏。自靈山拈花。少林面壁而來。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是皆贓證分明。偷心已死。然後於一切處。施自拈手。當面換人眼睛。是故三聖賊行愈高。累及興化。於大覺棒下。見徹臨濟在黃檗處。喫棒底意旨。自茲十一傳。而至密菴。向白拈隊。奪得箇破沙盆。非特換却松源眼睛。和耳根。一時塞却。至今盡大地人。東西不辨。無處雪屈。若是箇善竊者。鬼神不知。底漢向未拈花未面壁以前。驗得贓證分明。便見從上若佛若祖。歷世老宿。白拈款桉。不待鞠勘。一時敗露。則所謂正法眼藏。愈見光明盛大矣

示正受知客 前住建寧府雲溪

古德云。參學人。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卽是傷佗。而況言句乎。只如道著佛不得處。體取。且道佛有甚麼過。阿那箇是著不得處。作麼生體取。這裏見得徹去。識雖盡而不盡。功旣成而無成。便見常在底人。脫體現前。妙用縱橫。無有不利。更有何物。瞥起而傷之乎。當恁麼時。一大藏教千七百因緣。直下氷消瓦解。覓一元字脚。了不可得。全體是自家常在底。生涯更須和這常在底一時颺却。衲僧門下。方較些子。千佛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比無倫。三世唱不起。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特。十二時中。試著眼看。粹迦

老子家法達磨大師門風非心思意解而能洞明豈語言文字而能造入是以靈山拈花少林面壁使有人領之於一笑之頃得之於覓心了不可得處自茲千燈續焰五葉流芳的的相承綿綿不斷等閑垂一機示一境一言半句盡是與人抽釘拔楔去離泥水活人眼目只要盡大地人各各悟自心見自性初無實法與人作窠窟開活路是故古德云若以實法繫綴人土亦消不得既是不以實法繫綴人喚什麼作釋迦老子門風達磨大師家法這裏若有轉身一路始不負平生參學眼目

示覺崇禪人前住建寧府三峯

無一定不易之操不足以行脚無堅忍力行之志不足以辦道是故古來參學之士堅守其行脚之操而不爲虛文之所惑力行其辦道之志不以小小不如意而自沮發之以強勉爲之以果敢斷之以決烈故其行脚之操愈久愈固辦道之志日進日新及其日久歲深或師友激勵逢場遇緣驀然洞明父母未生以前一段風光不從他得如拋家日久一旦而返故鄉父母親屬舊時半釆一時頓現不著問人始不孤行脚之操辦道之志豈不見雲峯悅禪師參大愚芝和尚三問佛法大意大愚初無佛法玄妙與之開活路令其乞食又令其營炭而又令充悅衆且道大愚老子意在什麼處當時雲峯若無一定不易之操堅忍力行之志安能一一受大愚之訓至於聞桶箍爆聲而悟耶皆自雲峯不爲虛文所惑不爲世紛自沮當乞食營炭悅衆之時其操一定不易其志堅忍力行是致桶箍聲中透頂透底洞明大事及乎急走方丈欲吐所悟大愚纔見便謂雲峯曰且喜大事了畢且道具箇什麼眼目這裏識破大愚則知俾雲峯乞食營炭悅衆如善射者箭不虛發覺崇上人見流移壞蕪場安衆之具事事失準發心乞食覓此爲警策之方但如雲峯有一定不易之操負堅忍力行之志何患大事不明勉之毋忽

示大方首座前住梓州彌勒

大方首座道聚既久一日袖紙覓語西泝余見其誠篤由是以十方虛空爲紙四大海爲硯須彌爲墨大

地草木為筆用此硯磨此墨蘸此筆以此紙將從上佛祖傳不及說不到底法門一筆寫就聊以為贈厅遂歡喜踊躍一心諦受而謂余曰好法語但中間腕頭用力太過錯了數字余曰非子之敏不足以知此然余方以土木之役裝懷未暇釐正姑持以歸當有具大眼目者為汝點破便見蔣山未曾容易錯誤人

示宗定書記 前住明州興善

若論此事非是智慧辯博多聞强記而可髣髴又非泯默忘言澄心靜慮而可造詣設使擊石火裏挨拶得出電光影裏鞭逼將來正是弄精魂漢至於機境上作活計理性中求妙解皆為依草附木之妖訛總不恁麼自有轉身一路也是癡狂外邊走所以道絲毫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將知此事纔恁麼便不恁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若有毫芒及不盡總是天魔外道眷屬是佗得底人出得一切險難離得一切窠臼終日只閑閑地如癡似兀亦不為此事所縛等閑用將出來自然裂破古今搖乾撼坤悉使盡大地人各各洞明此事獨脫無依不隨許多塗轍亦未是此事根抵在豈不見三角示衆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時麻谷出衆云蹉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三角云蹉過了也谷便掀倒禪牀三角便打箇條活路踏著便知二大老雖則把手共行未免各自奔前程若是此事夢也未夢見在宗定書記久歷叢林深諳此事我且問書記那裏是二大老未夢見處穿天下人鼻孔無出這些子稍或躊躇待山僧換却舌頭款款為書記道破

示道如書記

眞如不動動用三界之中至理絕言言滿四天之下只如世尊拈花達磨面壁是眞如不動是至理忘言若明辨得出便知世尊不曾拈花達磨未嘗面壁眞如至理皆是空花動之與言俱為夢事自家田地觸處現成拈毫端於文彩未彰之前天回地轉用一機於語默未施之際鬼泣神號如是則未出瞿塘南詢事畢不移寸步已到家山若是行脚大事未曾夢見豈不見石頭示衆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藥山云直得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云這裏針劄不入山云這

裏石上栽花箇條活路踏著便知二大老把手共行雖則各自奔前程要且同時而到若是行脚大事亦未嘗夢見在道如書記久從天童老子遊行脚大事此老必爲說破江湖與闌浩然有歸志故來探水袖出此紙覓語爲警策之要然蔣山素來乾爆爆地石上栽花針劄不入要知淺深但向未見天童時薦取

示宗仁禪人遊廬山

叢林高士辦一片眞實身心出叢林入保社尋師擇友只要洞明自已了達生死若不如此只是箇遊山翫水空踏破草鞋贏得脚板闊於已無益所以永嘉大師道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古人恁麼告報已是十分入泥入水若是箇漢能善其機通其變則不移寸步獨跨大方掀翻自已山川竭盡本來江海脚根下踏斷釋迦老子性命拄杖頭獨睛達磨大師眼睛無道可訪無師可參發無師智縱自然智豈不見龍濟修山主再參地藏琛和尚云已有未決這回跋涉許多山川極是辛苦地藏云許多山川於汝也不惡看佗地藏不費纖毫氣力用將出來豈止藥龍濟向外馳求之疾直得盡大地人馳求之心於此氷消瓦解宗仁禪人鐵塔上足欲爲廬山遊袖紙覓語途中爲助道之要但能於地藏所示許多山川於汝也不惡急著眼看忽然覷透地藏用處便見一切時一切處無虛弃底工夫一擧足一動步盡在曹溪路上信知生死了不相干廬山面目處處發現直饒恁麼更須知有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底一著始稱行脚高士蔣山已是不惜口業前途親見廬山面目和自已鼻孔一時打失却回鐵塔堂上爲師揩背放光始見蔣山敗缺不同小小

示祖傳維那

祖宗門下據令而行何嘗法堂前草深一丈直得乾坤大地一時荒却也未得其髣髴何況三婆兩嫗說黃道黑窮性理談玄妙辨古今從事泯默遊神覺觀廣立門庭展開戸牖簧鼓人家男女以謂祖宗門中實有恁麼事大似鄭州出曹門是佗從上老宿具大眼目初沒周由者也及其用將出來如張道陵丹筆

等閑提起。自然石裂崖崩。神號鬼哭。看者不容眨眼。參學之士。到箇裏。若非蘊大根器。有大力量。往往望崖而退。豈不見興化和尙一日爲克賓維那云。汝不久爲唱道之師。克賓云。不入這保社。興化云。汝會了不入。不會不入。克賓云。總不恁麼。且道克賓恁麼祇對。還契得興化意也無。若也契得。興化爲甚麼便打罰饡飯趕出院。若契不得。爲什麼嗣他興化。祖宗門下得人憎。無出這些子。看他父子相投。水乳相合。雖則就中要妙。未免遞相鈍置。當時興化更若盡令而行。臨濟正宗。不到如此。祖傳維那。親從華藏會中來此相聚。興化打克賓底拄杖。在今天下。惟淳菴老子一人有之。想法戰時。決然別有長處。惜余無定古今眼以辨之。子雖理西泝之舟。不暇與余道破。然他日再南。驀劄相逢。不勘自敗。始知祖宗門下。令不虛行。青山一會。儼然未散。

示惠濟藏主

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且道有恁麼事。無恁麼事。若道有。埋沒自己。若道無。孤負先聖。這一脉。雖則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風普吹。如日普照。其奈無你會處。無你不會處。設使有亦不立。無亦不著。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本自天眞。不假工夫。學得。正是依草附木精靈。守古塚底鬼子。那更擬心湊泊。著意硏窮。甑寂默之鄉。遊語言之域。執性難相。析妙剖玄。考古論今。契理就事。譬如蒸砂作飯。豈療飢瘡。掘地覓天。莫覩霄漢。行脚人等是踏破草鞋。索性一踏踏翻。天崩地裂。周行無轍跡。四顧絕遮欄。驅八面風。鬼神莫測。說甚麼達磨西來。恁是黃面瞿曇。也須向手中乞命。雖然。要且只明得達磨西來事。未明得達磨未來事。且道如何是達磨未來事。此去天台瑞嵒。有大導師。名曰高原。達法源底。善說法要。到彼炷香作禮而問曰。如何是達磨未來事。此老必爲說破。劫款款來鍾山。請木上座。爲汝證明。

示思遠禪人

宗乘一唱。十二分教。瓦解氷消。祖令當行。盡大地人。亡鋒結舌。威音那畔。無師自悟。正是倚墻傍壁漢。在母胎中。便解作師子吼。何異野干鳴。將知箇一脉子。

若不是箇有力量大人全身擔荷未免向骨董袋裏頭出頭沒豈不見德山未出峽時幸自可憐生纔到南方向吹滅紙燭處中龍潭之毒此毒一發只據一條白棒但有來者從頭打將去直至于今盡大地人忍痛不徹雖然要且未曾有一人知得此痛來處思遠上人罷講行脚有志於道若知此痛來處便見德山未出峽時性命已在龍潭手裏龍潭心肝五臟未吹滅紙燭已被德山覷破如是則萬里南來孃生面目在在處處分明及其西歸本所住處刹刹塵塵頓現苟或未然前途築著脚指頭驀然悟去始知蔣山多口

示海印禪人

大凡挑囊負鉢出叢林入保社見尊宿究明袈裟下一段大事要得透頂透底當光現前自由自在直是三界二十五有八萬四千塵勞煩惱籠罩不住等閑行一步直得盡乾坤大地震動道一句則從上若佛若祖一切言句盡情氷消瓦解得到恁麼田地猶謂之暫時岐路小小歇場亦未是袈裟下大事在那更尋言逐句向外馳求古今因緣裏剖拆玄微諸方禪牀角頭囓味野狐涎唾以當平生將謂袈裟下事只如此眞所謂地獄劫住未有出期豈不見古德云地獄未是苦袈裟下事不明最是苦古人恁麼告報雖則一等和泥合水然就中要妙若是翻身師子返擲無蹤大闡提人佛也不識更有甚麼袈裟下事地獄劫住又向什麼處著伊自有超宗異目底氣槩又何患達磨正宗寂寥耶海印上人久歷叢林今欲西泝道過鍾山一見而別又且需語信筆遺之若向此紙上卜度則山僧當墮無間

示宗亮藏主

見成公案不涉廉纖匝地普天籠今罩古擬心湊泊分明對面隔西天脫體承當猶是依草附木漢將知此事無儞會處須是自家鑪生鐵鑄就底身心搆得性命二六時中密密體究時時履踐驀然打箇沒合殺逢境遇緣親師見友輕輕點著如睡夢覺如雲開見日方省箇事遍周沙界爲山河大地根源作四聖六凡本要而蘊在當人方寸之中不從佗處發揮常

在頂門顯露得到恁麼田地。正好尋大爐鞴惡鉗鎚底。宗師千煅萬煉去。却從前頂門顯露底。許多光影。然後眉毛只在眼上。鼻孔依舊大頭垂。只可隨緣放曠。任性逍遙。設或興慈運悲等閑拈一絲頭。自然搖乾撼坤。與一切人截生死根源。碎聖凡窠臼。眞不負平生行脚志。還豈不見。馬大師因水潦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馬祖當胸一踏。踏倒。水潦起來。撫掌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且道這一毫頭從甚處來。這裏知得來處。便見馬大師與賊過梯。不爲好手。若總道便是馬大師拈一絲頭與人截生死根源。碎聖凡窠臼。非但不識馬大師用處。亦乃孤負行脚本志。方今天下得馬大師用處。惟長蘆老子一人而已。宗亮藏主宜往問之。將見脚未跨門。先遭一踏。莫言不道

示聞解上人

吾蜀有志行脚之士。經萬里之遙。歷三峽之險。初不爲遊州縣看景致而過。直爲生死心不明。著身叢林中。尋師擇友。斬一言半句。以脫生死。然此事惟在當人辦長久之心。立決定志。晝三夜三。孜孜地。於十二時中。行住坐臥。默默提撕。切切體究。直令自家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以至盡乾坤大地。色空明暗。無一絲毫不是我生死不明之心。若如此體究。如此提撕。從朝至暮。無有間斷。時節既至。或逢緣遇境。或師友觸撥。驀然啞地一聲。前後際斷。三祇劫空。即此生死不明之心。當下如十日並照。如鬧市裏逢著故人相似。方省本有之物。元來只在這裏。參學人得到恁麼田地。十箇有五雙。盡向這裏點頭嚥唾。自謂快活。不徹殊。不知正是生死根本。若不是具大眼目宗師。用蠱毒底手段。爛却肚腸。斷却性命。未免打入依草附木。魍魎孤魂隊裏。無出頭處。在今天下用得這箇手段底宗師。惟天童老叔一人而已。行脚人往往貪生畏死。不肯親近此老。聞解上人。既拚得性命而往。決定未過錢塘江。被毒氣一熏。喪却命根和骨頭一時換却。非特不負行脚本志。抑亦見吾言不妄

示士杰侍者

近來學者。挑囊負鉢。見善知識。求朋擇友。到處千百

成羣總道我行脚及乎問佗如何是行脚事十箇有五雙目瞪口呿或道不知或云不會至於拂袖而出掩耳便行竪指擎拳揚眉瞬目畫箇圓相作女人拜繞禪牀蹺足立千般妖恠萬種技能總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若是行脚大事直是未在且畢竟如何是行脚事但於十二時中回思發足出叢林入保社請方知識指示良朋善友激勵其行脚大事到與不到徹與未徹一一在當人方寸之中不待他人指注然後始知如是其已徹已到底消息未曾添一絲毫其未徹未到底消息未曾欠一絲毫只要當人日用中念念不忘心心無間一旦如三家村裏人於耕田處拾得一粒金丹等閑喫了直得渾家白日升天相似其徹與未徹到與未到底盡向這裏氷消瓦解竟此方寸之地了不可得然後於不可得處拈一絲毫用將出來自然一一蓋天蓋地便可於一切處造千般之妖恠用萬種之技能使一切人知有行脚大事直饒到恁麼田地猶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畢竟如何明眼漢沒窠臼却物爲上逐物爲下透得過者八面玲瓏透不過者未免死在句下可不勉哉士杰侍者覓警策之方因筆此以示之倘能信於言意之外行脚大事現前始不孤所示之要也

示宗寶藏主

昔睦州勉臨濟問黃蘗佛法大意三度發問三遭痛棒識者謂三入爐鞴不犯雜毒殊不知已深中黃蘗之毒了也只是不知此毒來處是他睦州不知具何眼目又謂黃蘗云問話上座甚如法若辭和尙方便接伊向後穿鑿成一株大樹陰凉天下人去在若果是陰凉大樹肯受人穿鑿耶逗到大愚此毒一發便能築大愚三拳揮黃蘗一掌看他知得此毒來處拈來便用豈止天愁地慘鬼哭神號縱千佛出來也不柰伊何雖然未免已被人處分當時睦州勉令問黃蘗佛法大意之時便用此拳揮此掌則黃蘗宗乘何翅如此後來獨據一方專以一喝用事快如倚天長劒鈍似無孔鐵鎚至於三玄三要四種料揀斂盡鬼怪皆是此毒現前今天下叢林浩浩地能有幾人知得此毒來處若要知得但於臨濟未見黃蘗時會取

宗寶藏主道聚甚久袖紙覓語以為警策之方因出此以遺之

示祖印侍者

達磨祖師自西天來將个無文印子印破盡大地人面門更無一个漏網底其奈十个有五雙不知落處在今天下叢林老宿各各自謂能用此印譬如三家村裏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戮若要作達磨兒孫遠之遠矣除是有一口吞盡佛衆生底氣宇方知得此印落處便能信手拈來於一切處印破人面門不為忝矣是他古靈和尚於百丈處得此印入手便將此印於受業師面前倒拈逆用不守故常一日為其師浴時抓背錯用此印令其於無佛處放光動地至今掛人唇吻祖印侍者以師老而歸汝師若效古靈之作勸證汝之所得試為拈出

示祖徽侍者見住治平

佛法淡薄祖道凌遲無甚今日間有一个半个有志於道天資不高氣宇不大急近功忘極果便軟暖悅紛華師家順之則喜逆之則嗔示之以諸佛菩薩境界樂以相從鍛之以夜叉羅刹手段便而棄去欲佛法之興祖道之盛不其難乎臨濟見黃檗痛棒大悟言下知歸德山見高亭隔江招手便乃橫趍黃檗德山恁麼為人且道逆耶順耶諸佛菩薩境界耶夜叉羅刹手段耶這裏須是有臨濟天資高亭氣宇緇素得明擔荷得行佛法之興祖道之盛盡在是矣

示繼能淨頭

古人云若人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如何是佛境界元是自家自心日用常行之道只為當人日逐埋頭於事事物物之中隨境流轉要得與佛境界相應但能十二時念念無間心心不捨一旦如鬧市裏逢著故人驀你元來只在這裏到這箇田地妄想諸取當下冰消事事物物皆為吾之妙用便可向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廁坑裏虫深談實相運籌酌水不是別人掃地滌槽皆非他物譬如虛空具含衆相於諸境界無所分別便恁麼去猶是小小歇場若不遇大手脚底宗師為伊盡底掀翻別行一條活路未免坐在這裏向

解脫毒海。頭出頭沒。無透脫之期。纔能淨頭。直須猛省。徹底洞明。以透脫爲期。則諸方具大手脚底宗師。必能爲子點破

示本覺長老

祖道之不振。蓋始於爲師者之不遠到。專立於語言眩耀於知見。以爲籠罩學者之具。而學者無大志。徒徇世之所慕。時之所習。甘自陷溺於知見語言之域。而不知反。師與學者。遞相狐魅。回視拈花微笑。面壁安心之旨。寧有不愧於心乎。大抵無拈花面壁之體裁。不足以爲師。無微笑安心之根器。不足以參學。雖曰去古旣遠。世變益衰。人心愈訛。淳者日漓。厚者日薄。拈花面壁之風。不復作。微笑安心之人。不常有。而不知此道之在天下。雖歷百千萬億劫。惟一日如也。有人於此。立地頓證。佛法世法。羅籠不著。凡情聖解。殞碎無餘。不墮語言之域。渠自有超宗異目爪牙等閑用將出來。非特一洗世之所慕。時之所習之弊。便見拈花面壁。已是欺人。微笑安心。未得獨脫。儻能如是。何患祖道之不振耶。

示智光侍者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於是殺羿。衲僧家尋師擇友。訪道參禪。縱饒盡羿之道。若無殺羿之心。未免只是箇依草附木精靈。守古塚底鬼子。有什麽用處。山僧百無所解。亦無羿之道可學。縱有殺羿之心。亦無施展處

示祖慶藏主

世尊拈花。金色頭陀失笑。達磨面壁。二祖覓心了不可得。自此西天四七。唐土二三。的的相承。如水傳器。涓滴不漏。皆是上樑不正。下柱參差。直得盡大地叢林。浩浩地商量。總道我單傳心印。是有恁麽事。無恁麽事。若道有。丈夫氣宇安在。若道無。只如諸方列刹相望。各各自謂直指人心。又且如何排遣。明眼漢沒窠臼。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試向未拈花未面壁時薦取。有臨濟喫黃檗拄杖體裁。始可參學。無黃檗打臨濟底拄杖。安可爲師。而今南方浩浩。師與弟子。遞相狐魅。而不以黃檗臨濟爲則者。吾知其爲佛法中罪人。相率爲地獄種子。豈不大哀也哉。祖慶藏主乞語。

以此示之。儻如所示而行。佛法不致寂寥也

示德瑩侍者見住超化

衲僧家。出叢林。入寶社。直欲透生死。超佛祖。然則生死之變。人之所畏。作麼生超佛祖之道。人之所欲。作麼生超。這裏若是个沒量大漢。呼喚不回。籠罩不住。孤危峭絶。獨行無侶。便見未嘗有生。安得有死。奚畏之。有未嘗有佛。安得有祖。奚欲之。有透與不透。超與不超。生死之變。佛祖之道。更無一絲毫爲障爲礙。然後念念生死。不爲生死所畏。處處佛祖。不爲佛祖所拘。方始名爲了事衲僧。眞不負平生行脚本志。苟或不然。則十二時中。被生死之變所惑。佛祖之道所欺。無自由分。便是地獄劫住。可不勉哉

示以南侍者

江西以南侍者。欲乞語往參徑山佛鑑老子。余聞暫到傳其上堂語云。徑山今夏安衆萬指。口在凌霄峯頂。米在平江。管下將口就飯則易。將飯就口則難。飯是米做。諸人備知。且道喚什麼作口。良久云。老老大大。搖兩片皮。口也不識。佛鑑老子大施門開。來者不拒。南欲往見之。而需山野之語。是渠通身是口。通身是餠。豈問難易。就不就耶。佛鑑縱有兩片皮。無處施設。方見山僧三十年前。未嘗與人錯下个注脚

示法印首座

無上法印。自黃面老子於拈花處。一錯分付之後。累及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尙。遞相印授。直至于今。將錯就錯。然窮其錯處。初無他術。別沒誵訛。只要个沒量大人。離心意識。出聖凡路。提此法印。於一切處與人印破面門。使其个个將錯就錯。知此無上法印。不從他得。不辜黃面老子一錯分付之旨。而今列剎相望。據位稱師。莫不自謂提此法印者。而參學之士。挑囊負鉢。在處如林。亦莫不自謂求此法印者。雖則各各孜孜。克已汲汲。用心或散於他意。成涉於他岐。或竊美名以自誇。或飾空言以欺世。師與弟子。互相熱瞞。猶如水母以鰕爲目。欲望其黃面老子一錯分付之旨。直是遠之遠矣。昔承首座與慈明同辭汾陽。而承未盡此法印之妙。相伴慈明二十年。終不得究竟。一夕圍爐夜深。慈明以火筯敲炭曰。承首座

永首座。永咄之。曰野狐精。慈明遂指永曰。訝郎當漢。又恁麼去也。永由是方得此大法印。入手看慈明。自汾陽處得此無上法印。便解將錯就錯。用將出來。果能藥永首座無病之疾。雖然。亦未免遞相鈍置。蓬山印首座。親自浙翁會中來。深明黃面老子一錯分付之旨。與余數處道聚。此無上法印。已不待舉火筯戳炭時。頓領其要。行將提此印。以印破一切人面門。誠不辜浙翁印授將錯就錯之根源也。

示紹甄首座前住衢州南禪

佛法至妙。妙在明心。心若洞明。十方通徹。既是十方通徹。只如北鬱打三更。因甚西瞿日未暮。這裏見得徹去。便見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尚。主賓互換。棒喝交馳。拈拂敲床。搬土曳石。擎杈豎指。打地斬虵。一機一境。一言半句。盡在未屙以前。只要个人於父母未生時。薦取自己本來面目。自然有言皆破。無法不摧。風塵草動。辨端倪。放去收來。無剩法。至於睦州識臨濟。為陰涼大樹。底眼目亦不出這个元由。在今天下。具此眼目者。如星中之月。紹甄首座。有志於道。心憤憤。口悱悱。探盡諸方淺深。平分靈山半座。已見一斑。更力勉旃。莫惜此大眼目。試請指出一个半个大樹之蔭。俾陰涼天下。非特見淩踔睦州生吞臨濟底氣宇。亦乃不負平生行脚眼目也。

示寶傳維那

寶傳維那。自靈山來乞語。因記得雲峯悅禪師參大愚芝和尚。別無玄言妙語。以警之。只向他道。佛法不怕爛却。且為營炭。且為乞食。且為我悅眾。一一就職。殊無難色。然終恨大愚不為其說。正茲悶悶不已。忽聞後架桶箍爆聲。驀然契悟。急走方丈。大愚見之。便云。且喜維那大事了畢。只如雲峯不措一詞。大愚便謂其大事了畢。大愚初無一語以警之。雲峯因甚悟去。大抵煅聖凡烹佛祖大爐鞴。惡鉗鎚的的相承。以壽後世。傳罔極。施無窮。斷要个生鐵鑄就底漢。脫體荷擔。如雲峯聞桶箍爆一回。始可作達磨種草。若不然者。吾宗喪矣。寶傳維那乞語。為警策之方。以雲峯見大愚因緣示之。更能向雲峯未見大愚以前著得一隻眼。活便見山僧敗闕。不同小小。便以此所示之

請投諸火中大丈夫之能事畢矣

示紹隆禪人住慧果

參學人見地不脫理智不忘墮在解脫毒海情識未泯識境不空全是業識擬團業識擬團不破解脫毒海不竭正是生死根本欲造佛祖之道直是三生六十劫但能於此從空放下盡底掀翻獨脫無依絲毫不犯未是衲僧家泊頭處在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且作麼生是全提底時節這裏著得一隻眼活便見雲門大師遍界橫屍露骨佛祖之道當甚破草鞋始不負平生參學眼目

示師智知客監收前衡州花藥

日用常行之道豈在事物之中千聖不傳之宗不拘玄妙之域若不是箇脚踏實地漢妙在轉處安足以語此事物之中見得徹去千聖不傳之宗念念現前玄妙之域打得脫去日用常行之道處處合轍昔晦堂一日見黃龍有不豫之色因逆而問之黃龍曰監收未得人晦堂以感副寺爲對黃龍曰感尙暴恐小人所謀晦堂曰化侍者稍廉謹黃龍曰不若秀莊主有量而忠看他黃龍擇一監寺其精審如此則其鍛聖鎔凡三昧不妄予人宅可知矣然則參學道流處事物之變暴性一發鮮克有濟果能於日用中廉謹處已忠亮御物則千聖不傳之宗夫何遠之有

示若敬藏主見住普門

游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永嘉大師才開臭口便見鄉談有人向永嘉未開口已前著得一隻眼活掀翻本有之江海踏碎自己之山川無禪可參無道可訪發無師智縱自然智曹溪一路只在目前南閩故家不居心外全生全死不爲生死之所拘自去自來豈有去來之所礙如是則未踏飛猿嶺遍遊江湖叢林不出圓悟關已到海南鄉井豈不見玄沙和尙行脚到飛猿嶺驀然觸著脚指頭血出忍痛云身非我有痛從何來後來雪峯謂之曰備頭陀何不遍參去玄沙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大惠云此語已遲了當觸著脚指頭流血時便恁麼道亦免雪峯指注若敬

藏主出嶺遍參而不知曾觸著脚指頭也未。若曾觸著脚指流血。不知在未出嶺時。已出嶺後。世無雪峯爲子證據。山僧亦無定古今底眼目爲子印之。然玄沙自觸著脚指流血時。非但玄沙忍痛不禁。至今盡大地人忍痛猶未徹在。不知藏主曾覺痛麼。三十年後亦未免遭人撿點

示本然禪人化僧供

古德云。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只如道之與事。爲一爲二。若也辨白得出。便見難之與易。近之與遠。皆爲吾之妙用。自然在在處處。皆用此心。物物頭頭。復有何事。設使是非得失。極於萬變。逆順取舍。日用萬差。無非活人之路。參學道流。得到恁麼田地。豈止隨處作主。遇緣卽宗。一切時一切處。行住坐臥。逆順縱橫。不動秋毫。摶妙高世界於掌中。取上方香積。以飽三萬二千衆。皆是游戲三昧。贏得邊事。所以道。佛法至妙。妙在明心。心若洞明。十方通徹。正恁麼時。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隔。本然禪人。極有志於道。見山門三莊被水。一衆乏粮。損自己貲千餘緡。暫轉化一切檀信。自正至八月。開供養門。以濟常住之乏。因袖紙覓語。余嘉其運心殊勝。且問其衲僧門下有何長處。然曰。待化事畢。卽爲說破。余曰。靈利衲僧。不撥自轉。前途必有聞絃賞音者

示至明維那前住袁州報恩

大哉心乎。巨無不周。細無不入。增不爲贅。減不爲斷。默爾而自運。寂然而善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方體不能拘。度數不能窮。昭昭然在於日用中。而學者不得受用者無他。蓋情想汨之。利慾昏之。細則爲生住異滅所役。麤則爲地水火風所使。忘己逐物。棄眞取僞。卒於流蕩不返者。舉世皆是。儻能去心之蔽。復性之本。於日用中明見此心。則情想利慾。生住異滅。地水火風。皆爲吾之妙用。以此隨緣自適。更何生死去來之爲礙耶。克賓維那在興化會中。喫棒趁出院。所謂精金百煉。要須本分鉗鎚。非興化不能行此令。非克賓不足以當之。雖然當興化舉令之時。若有一人。拊掌呵呵大笑。管取興化父子別有長處。當時既已放過。且道卽今事作麼生。却請至明維那下取一轉

語

示智永禪人開接待

海智隸洪之普賢。實當四通八達之衝。凡發足遊方之士。罔不由茲而寺素乏恒產。難於供給。智永上人。山中之俊。慨然曰。我遍走諸方。脚頭所至。四事供養。如歸故家。豈我此方雲水往來。無所棲息。由是發心。募十方檀信。共辦茲事。乞語於余。余謂之曰。百丈以前。無住持之責。無寸土之蓄。得道先輩。隱於深山窮谷。一旦腥羶發路。四方學者。裹糧相從。以覬一言脫去生死。是故當時。坐脫立亡。扶宗竪教。在在皆是。今則不然。凡出叢林。入保社。游江海。涉山川。足迹所及。即享溫飽。然求一人半人。洞徹此心。宏大此道。蔑聞者。何也。永曰。然有是哉。去古旣遠。人根微劣。即其草衣木食。山栖水宿。必有顚覆。莫能與之。病我之所志。誼亦黃面老子。化城寶所之本意。請爲我書之。以勸一切檀信。共成茲事。自今已往。去來休息之士。者豈無不歷化城。直登寶所。別有生涯者耶。又何患心之不徹。道之不宏。所謂百丈以前事。夫何遠之有。余嘉其用意之博。書以遺之。當有知子之意。了此勝緣。

示德琛書記

德琛書記。以翫珠歌。相示山僧。展卷諦觀。破珠光一爍。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不知此珠自何而來。而珠乃千變萬化。七縱八橫。玩弄此珠。如此之奇絶也。山僧每患。兄弟不識此珠。隨物所轉。三界流浪。間有得此珠者。一味寶惜。以爲家珍。不肯放捨於光影裏。自現神通。向解脫海。自呈妙用。無有出期。正是生死根本。恰似箇蜣蜋。抱糞團相似。只管從淨地。宴來宴去。自不知止。亦不知臭。忽被人一擊。擊碎糞團。抹殺蜣蜋。元只是舊來一片淨地。兄弟旣得此珠入手。正好入大爐韛。求惡鉗鎚。千煆萬煉。俾此珠消殞。光影頓忘。解脫海竭。依前只是舊時人。亦無許多神通。不做這般妙用。終日閑閑地。如尋常人一般。等閑觸著。自然水底火發。豈不見南泉和尙示僧云。如是弄珠說珠。光偏有金盤在。即得忽被拈却金盤。去何處弄珠。向甚麽處。尋他光。遍與不遍。僧禮拜。泉云。大難大難。古人罵。倫田獵漁。捕喚作運糞人。南泉老人。慈悲深厚。

●去之前佚二十二行行二十字一葉

以譬喻言詞。使人識自本珠。頓忘所解。要且只爲拈却金盤。不能爲此。僧擊碎此珠。是故目之爲田獵漁捕爲運糞人也。大丈夫漢。氣呑佛祖。終不學田獵漁捕爲運糞人。若碎却此珠。自成活計。亦免初翫再翫三翫底工夫。流出胸襟。蓋天蓋地。始不辜負平生行脚本志。然雖如是。且道此珠畢竟自何而來。却請下一轉語

●去俗人家寄宿。看他得底人。吐露箇消息。直是天回地轉。雷動風行。相似無倆。近傍處無倆湊泊處。豈待人禪床上說。雪紙上寫。得以爲參學耶。山僧不是作家。只是瞌睡老和尚。雖千聖亦不知其落處。纔定上人相聚旣久。縱倆有脚纔跨門。便知宗旨底眼目也未夢見蔣山在。且道蔣山有甚長處。試檢點看

擬絕和尚語錄卷下終

龕銘

予紹熙壬子出峽。夏於公安二聖。時松源倡密庵之道於饒之薦福。旱暵艱於著衆。適西湖妙果虛席。松源擧雲居首座曹源。應選亦密庵之嗣也。聽其入門提唱有省。遂投誠而住。未幾歸侍司。甲寅夏。曹源有信上龜峯之命。復從其行。留三年。出渤。松源由虎丘遷靈隱。遁庵住華藏。肯堂住淨慈。皆往從之。松源在靈隱。門庭孤峻。八閱月而後得歸堂。凡求掛搭。必呵斥不得親。一日忽曰。我八字打開。掛搭它自是它蹉過了。當下始知。昔在龜峯三年。曹源怒罵嬉笑。皆爲人之方便也。自此不疑天下老宿。到與不到。皆瞞我不得。已而隨緣放曠。曹源順寂後二十年。爲人推出瓣香不敢忘。凡六處所聚兄弟。不可謂無。只是用點睛法者少。苦哉吾宗喪矣。今年八十二。時節將至。扶病執筆。直敘得法之由。刻諸龕陰。以昭至信。淳祐十年歲在庚戌。三月初六日。擬絕書

徑山擬絕禪師行狀

師名道沖。自號擬絕。武信長江荀氏子。母郭氏。嘗夢經行木瓜樹下。其實纍纍。取而食之。占者謂當產奇

士巳而師生豐上短下資禀過人長應進士舉不利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院禮修政落髮游成都習經論於大聖慈寺未幾以名相厭人雅有志於出世間法紹熙壬子出峽回旋荊楚間時松源嶽倡密庵之道于饒之薦福徑造其廬適值歲饑聞曹源生首衆雲居松源以西湖妙果擧出世師聽其入門語有省參堂俾侍香甲寅夏復從之徙龜峯留三年以偈辭入淛有尙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養處肥之句江湖至今傳誦松源主靈隱門庭高峻不妄許可師棲笠八閱月未得歸堂每囁嚅欲自言婁呵斥不容近一日有告之松源者松源曰我八字打開挂搭他自是他當面蹉過師聞此語口耳俱喪始知侍曹源於妙果龜峯時嬉笑怒罵無非善巧方便自此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既而曹源順寂遍歷諸老之門踰二十年淨慈肯堂充華藏遁庵演一見以爲法器知密庵之傳必復興於巽時其後潛庵光一翁如癡鈍潁掩室開淛翁琰皆分半座俾倡所學嘉定已卯由徑山應嘉興光孝請一瓣爲曹源修末後供寶慶乙酉被堂帖移蔣山蔣山田多依山瀕水旱潦不常歲租不足以供衆師攻苦食淡相安於寂寞十四年始終如一日時參樞抑齋陳公開閫金陵素敬師操行孤高舉似於閫帥東畎曾公會鼓山虛席即命師主之未行遷雪峯嘉熙戊戌入院甫半載有

旨住太白名山適育王住持未得人因師之至又強之兼領師往來兩山間四方學者從之如歸市聲聞京師淳祐甲辰

詔移靈隱說法飛來峯下追念密庵松源舊游方思所以振起祖風而魔事出於意料所不及難以口舌爭遽動終老故山之志伐鼓亟去雖京兆尹節齋趙公致書力挽堂帖有虎丘之命昇師虎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俱莫能回其意戊申春育王散席諸大老落落如晨星惟師爲叢林尊宿衆擧於朝日夜傒師之出亦固辭乃已明年己酉訪丞相弘毅游公侍郎滄洲程公於苕溪私第歸塗京兆節齋趙公命駕遣書要於路留連郡治彌兩旬欲挽之爲法華開山懇祈再三不得請而

勅牒住徑山之命繼至師謂先諸固不可違君命豈應引避乃以九月至法華踰月登雙徑實踐無準範之後人神響合聲懽如雷俄染疾在心膈間飲啖日減自冬涉春形體雖羸而陞堂提倡精明如平時三月六日忽手書龕記叙得法之由遣遺書十數且口占法語寄無準塔所曰無準忌在十八吾以十五即行不得瓣香修供矣侍僧駭其言而以遺偈請師笑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即命筆書辭衆上堂曰世尊臨入涅槃告衆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今日即有明日即無拈云世尊平生用盡伎倆臨死之際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山僧則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自是屏醫却藥果至十四日夜分起坐移頃而逝後三日茶毗舍利五色粲然弟子遵遺教奉靈骨以庚戌五月十九日歸葬金陵之玉山庵學徒追悼不舍中分其半建塔徑山菖蒲田玉芝庵實是月二十四日也壽八十二臘六十一師純誠無僞表裏如一待人恕而律己嚴應世圓而領

衆肅住山三十年所至以激揚宗風爲已任以道法未得其傳爲已憂平居簡淡沉默若不能言及坐籌室勘驗衲子機鋒一觸猶雷奔電掣海立江翻皆茫然莫知湊泊誓不輕以詞色假人重誤來學晚年無他好多留意字法於小楷寂得三昧往往端嚴凝重類其人僧俗歸敬求法語偈贊無虛日雖祁寒盛暑揮染不倦士大夫多樂從之游而尤爲名公鉅卿所推重以至聲名喧傳海外有具書禮犯鯨波而來問法者其道德有以服人一至於此方在天童育王時被
旨開堂靈隱東擔將戒行而隣峯疾之者聲言欲嗾群大逞梗於中道左右聞之擧以告師曰吾平日以誠實接人將何以加我略不爲之動彼亦終於無所施而止雙徑冷泉太白雪峯海內甲刹也近年以來萌欲速之念者挾奧援矜智巧歷階而上力可以通神師則不然短褐布衣終其身不爲勢利所動故其進不由介紹其退心常泰然眞法門之棟梁後學之標準也鍾阜去東陽六十里玉山實介其間由潤而

昇禪錫經從。曾無駐足。放包之地。師誅茆結廬。鑿石開逕。倒囊鉢所有。不足以給土木之費。京湖制師無庵孟公。秋壑賈公。聞而爲之助。京尹節齋趙公。繼捐金粟。以相其成。於是卽庵之傍。定瘞骨之所。峯巒回環。龍虎對峙。既盡挹金陵諸山之秀。而玉山玉芝。其名又適相符。夫豈偶然哉。故其亡也。葬如其志。既葬後一月。嗣法弟子法鑑。致師遺書。以行實屬若琚。爲之狀。顧方屛迹田里。多病侵陵。有所未暇。越再歲。其徒了源。持木石侍郎尤公所作語錄叙引。切切申前請。益力。慨念丙申之春。識師於獨龍岡下。一見傾盖如故。今回首十七年矣。誼不容辭。因摭門人所編行實。間參以所聞。緒次始末。面授了源。使持以乞銘于當世大手筆。爲叢林不朽之傳。謹狀

淳祐十二年六月朔。朝散郎。新權知南雄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趙若琚狀

徑山玉芝庵主源上人。持

癡絕老人語錄。求作行狀。留連踰月。談論鏗鏘。音吐鴻暢。衆中之龍象也。臨別書二絕。贈行。爛翁若琚

暑入單絺雨壓塵。扣門仍喜客來頻。從容爲說西來意。庭栢青青正可人

應密單傳的的眞。一番擧起一番新。老師末後殷勤語。直下承當正要人

淳祐壬子六月朔。書于

靜壽堂

秀野閑人徐鹹子。微物塵納。併以一頌上呈

菴主禪師

癡絕有菴不肯住。弄老挑雲徑山去。地水火風分裂時。親書贈予黃葛布。蛻封讀罷咽無語。會得龍鬚能辟暑。豈知玉骨本清涼。書則珍藏布不取。源老忽踏幽深路。道在隔山遙望處。巨帙已載閑葛藤。何堪又送閑家具。開眼一看笑呵呵。猶有這箇可奈何。來而不往非世法。聊効芹忱媿不多。兩角茶。十袋麪。實椒飛錢五十萬。虔心獻此一瓣香。奉爲禪師作清薦。且問先師來不來。玉山菴頂碧雲開。更煩大衆打圓相。

撥取青蓮火裏灰

事師不難於生難於死了源菴主送

凝絕翁死奮不顧身於蘘棘中當大事結集流通

自不爲難而成其難豈不韙歟

秀野

爛翁

皆翁方外友也贈源祇夜勉終其難多叙於翁所得恰如無垢對妙喜葛藤爛翁又爲塔狀以盛其死矚源歸刻兩菴間不玉山則玉芝豈特蔣徑知此翁不死天下老和尚亦皆知此翁不死寶祐二年四月八日枯山比丘良傳敬跋

東山正脉無些子氣息啐啄同時失底酒未夢見此徑山癡絕大禪師說不說約博偏轉將瞿曇七處開口不得底撒向諸人面前爭奈盡大地摸索他不著摸索不著只緣師自不知著落到這裏彈指一下拂袖便行總使不著且道肴訛在甚處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淳祐辛亥五月既望顏汝勳敬識

嘉熙戊戌余假守四明已亥癡絕沖老來天童間至郡齋款語竟日莫逆於心甲辰奉勅移靈隱宗風大揚一日拂衣去蓋爲法界立砥柱不作桑下計也乙巳訪余於金陵余以蔣山屈之師云老僧纔展坐具四方學徒雲集此山產薄向住十四年至行乞以供粥飯今老矣不能爲也余爲虛其座俾保寧秉管專以奉師丁未余召還師亦入浙得 旨主徑山席又復過我往來一紀如初識時庚戌三月遣余書偈且留銅爐古鑑爲別愴然歎斯人之不作而佛法之中微也余嘗問師佛法大意師曰日間做底種種皆是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自得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且道自得得箇甚麽於此薦取即是佛法辛亥其徒了源出師語錄示余云語錄十冊今取其一行於世蓋師手編也因書于卷後而歸之中伏日雲泉野客趙以夫

補遺

讚偈頌

佛成道

正覺山前失眼睛。是凡是聖盡盲生。至今夜夜明星現。誰肯向伊行處行

佛涅槃

山花如錦水如藍。觸目熙熙春正酣。若謂雙林曾滅度。分明蹉過老瞿曇

二祖

隻臂泠隨霜刃落。雪花分墜立齊腰。覓心無得安心竟。行到窮源逢斷橋

三祖

了知罪性本來無。絕後何曾得截甦。元是從前風恙病。被佗斷臂強塗糊

遍身是病骨粘皮。舉世無人識得伊。縱使罪根都懺了。依前失却兩莖眉

四祖

抹過從前解脫坑。雙溪路上絕人行。衣盂至老無分付。逼得栽松死復生

破頭峰頂掩禪關。三刧天書不下山。究竟全無些氣息。有何面目見龍顏

五祖

萬本青松手自栽。老來無復強追陪。可憐溪畔周家女。也被渠儂脫賺來

六祖

七百高僧總會禪。眼空四海鼻遼天。黃梅若也無私曲。有甚衣盂到汝傳

菱花撲碎已諸訛。夜半傳衣事轉多。從此曹溪玄路絕。無風夜起拍天波

談命

無位眞人赤骨律。面門出入有誰知。太虛元與渠同壽。庚申憑君子細推

省親

娘生面目既分明。遠不疎兮近不親。試向途中門歸客。不知誰是倚門人

水燈

萬里烟波接素秋。銀釘耿耿泛中流。自從一點光明後。逐浪隨波未肯休

宗派圖

列派分宗定此圖。繩繩相貫茲聯珠。不知佛祖未興日。還有許多消息無

苕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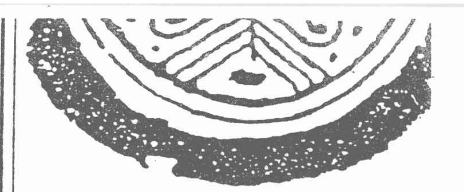
五蘊山頭脫得身。草茆因此不同倫。幾番信手拈來用。大地從教絕點塵。

面桶

做時不費工夫。用處全無滲漏。任是鼻孔遼天。未免低頭相就

寶永己丑夏對考補寫于葩興室中

臨隱漫錄第五宋臨川陳隨隱撰云。閻妃以特旨。奪靈隱寺菜園。建功德寺。住持沖凝絕。退隱示衆云。欲去不去被去礙。欲住不住被住礙。渾不礙。十洲三島鶴乾坤。四海五湖龍世界 隨隱拈云。長長還有人看方丈也無。



松源崇嶽禪師語錄

宋・松源崇嶽 撰
善開 等編

松源和尚語錄序

宗師提唱各有語錄叢林故事也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祖師西來單傳直指果何取於言語文字之間差乎道一而已或語或嘿何間焉宗門諸大老說法如雲如雨後之學者因其言而有省者多矣且以近事觀之多福一叢竹是覺之悟門也東山水上行是妙喜之悟門也玄沙之語靈源聞之而悟汾陽之語甘露滅得之而悟機緣感發箭鋒相直又奚有語嘿之異哉松源禪師道眼孤高具正知見一盃去就爲諸方重輕者三十年矣師旣殁其嗣惠足會稡其平生之言　黃龍一翁禪師又撮取其玄要集爲一編予嘗諦觀自顚至末無非提持佛祖向上之機爲人至深切也予久從師遊其爲人天恣純篤造詣端實接引後學一以本分見成公案未嘗以詞色假借衲子盃專意於荷法而已嗚呼佛道陵夷得　密菴之髓以壽楊岐正脈非師其誰歟或問曰禪師千言萬句莫祇是發明箇破砂盆消息麼咄無孔鐵鎚

嘉泰三年十月　回菴　誌令憲　謹序

松源和尚示徒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賊贓已露學者不解勦絕其命根返記剩語殆成巨秩攜入龍峯請爲編次予竊諦觀破砂盆遭其凌蔑痛的的地處克由匈耐雖欲掩藏之而不可得然家醜外揚三十年後當必有爲雪此屈者嘉泰三季癸亥重九日住黃龍山法弟比丘慶如謹書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點檢將來漏逗固已不少是以德山臨際一棒一喝直欲喪盡巳靈茲豈容擬議以豪髮間隔於其間哉近世宗師情解俱亡言語路絕負荷佛法而能覺悟後學者微

松源老人其誰與歸松源於予有交游之舊自言出家未受具足戒從應菴華公有所契入後從木菴永公密菴傑公及偏參知識雖屢有省悟然猶以未能脫灑爲疑如是者又不知幾年刻苦自厲至忘寒暑一日留道場全公席下驀有所得疑綱盡除時全公

緣化出外數日而后反亟欲求證先衆入室于時全公機鋒不輳松源詈言而出卽挑包過鳳口謁密菴未及語密菴云且喜大事明了吐露卽不堪松源於是歸堂憩息其去道場也有偈云當頭一著沒譎訛去住還如水上波有意氣時添意氣從教平地起干戈後自澄照至顯親報慈凡住院者八予見松源無恙時樂稱參學弟子光睦與大純惠足今惠足以其師語錄來求序因爲紀其師得道之本末予獨恠黃龍如公旣明明知得松源開口不在舌頭上底消息便合將此剩語屏置影滅跡絕處今乃與之編次外揚家醜予恐它日鈍置松源者在黃龍無以逃其責

嘉泰癸亥臘月八日　　汲郡孟猷後序

目次

松源和尚語錄卷上

平江府陽山澂照禪院語錄

參學　善開　光睦　等錄

師在靈隱首座寮受請拈帖云殺人刀活人劒祖令當行以此爲驗

拈法衣云黃梅夜半大庾嶺頭咬定牙關牽犂拽把爲什麼如此禍不入謹家之門

指法座云諸法空爲座行則與諸人共行坐則與諸人共坐是汝諸人還見須彌燈王如來麼且看起模畫樣去也

陞座僧問黃梅夜半則不問把拽牽犂事若何答云佛手遮不得進云恁麼則杲日當空去也答云捏目生花進云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豎起拂子進云若然者西天四七唐土二三答云點卽不到進云不是瞎驢眞種艸如何紹續此門風答云到卽不點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意旨如何答云咬定牙關進云三聖道與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又作麼生答云開口見膽進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答云切忌隨邪逐惡進云未審新澂照又作麼生答云鐵旗鐵鼓進云豁開三要三玄路把定乾坤更有誰師云錯僧禮拜

師乃云摩竭陀國已涉繁詞少室峰前遞相鈍置便乃承虛接響棒喝交馳顯大機明大用覿面提活鱍鱍得失俱喪是非杳亡倒用横拈當機有準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蓋天蓋地所以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句無私全彰寶印雖然如是猶是半提且道如何是全提時節卓拄杖云靑山不鎻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興化又道我逢人卽不出出卽便爲人師云箇一條路踏著者便知二老漢也要把手共行未免各自奔前程新澂照逢人卽出出卽便爲人不將佛法作人情且看于今甚時節喝一喝下座

入院指三門云一見便見一得永得八萬四千法門盡從此門而入喝一喝

入佛殿燒香云文殊乘獅普賢乘象迦葉擎拳阿難合掌且道黃面老子面皮厚多少咦遂禮拜

判府大卿度疏師呈起示衆云靈山付囑底淸淨大解脫無盡藏三昧門總在箇裏還見麼

指法座云三世諸佛據此座而全提正印歷代宗師據此座而說大脫空且道今日合作麼生多虛不如少實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爲

兩宮皇帝祝延睿筭恭願堯風永播舜日長輝

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　判府殿撰右司　宮使

判府大卿諸位貴官資崇台筭

又拈香云此一瓣香更不囊藏直爲前住徑山後住靈隱密庵大和尚爇向爐中一任天下衲僧敲塼打瓦　遂就座白椎罷乃云第一義諦一椎擊碎了也莫有不甘者麼僧問纔到陽山艸木春森羅影裏絕纖塵豁開戶牖當軒坐永日寥寥賀太平祝　聖開堂願聞法要答云天長地久進云更把少林無孔笛迎風吹起萬年歡答云許由不洗耳進云如何是陽山境答云有眼者見進云參差松竹煙凝薄重疊峰巒月上遲答云引不著進云如何是境中人答云儞向什麼處去來僧便喝師云劄僧禮拜　師乃云化育之本物我同途祖佛之源古今不易靈然獨露透色透聲坐斷千差孤危不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若聖若凡皆承恩力所以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由方勿妄宣傳今日人天普集對衆明明剖露乃豎拂子云還見麼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西天此土的的相承不立階梯獨標象外正恁麼時如何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復舉昔日洪州大守宋令公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開堂令公云何不請第一座僧衆無語後來保寧勇和尚云我當時若見令公問只對他道爭敢瞞令公師云令公高提正印保寧略露風規正眼觀明且不傷鋒犯手自然千里同風且道同風一句作麼生道豐年野老謳歌盛大化無爲道太平

上堂拈拄杖云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艸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是汝諸人還知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三人證龜作鱉有口都不能說須彌頂上浪滔

滔大洋海裏遭火爇別別金色頭陀曾漏泄喝一喝

上堂若以佛法供養帶累諸人入地獄如箭若以世法供養長老便乃眉鬚墮落坐一走七橫三豎四揭却腦蓋眼睛突出且道是凡是聖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請典座殿主上堂春風浩蕩古佛榜樣春水潺湲急著眼看燈籠跳入露柱佛殿走出三門撞著箇無面目漢却道衆口難調須是臨機妙轉大衆且道臨機作麼生轉驀拈拄杖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卓拄杖下座

上堂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弄泥團漢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一刀兩段下士聞道大笑之彩𢇁家澄照恁麼告報且道節文在什麼處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

上堂第一句下薦得佛祖乞命第二句下薦得天魔膽裂第三句下薦得虎口裏橫身乃拈拄杖橫按云諸人便恁麼去未免無繩自縛且道利害在什麼處若不同床睡焉知被裏穿

上堂佛法禪道一時颺放太湖裏也未爲性燥一日鉢盂兩度濕直是一點也少不得何故衲僧家要須自家肚裏飽始得咄

天申節上堂天高無極無極有尊地厚無垠無垠有主胸中懷六合袖裏有乾坤發大機顯大用行不言之教啓無爲之化是故諸佛出世祖師西來或拈花或面壁不立文字直指單傳亦只明此箇無爲宗旨福流沙界慶襲一人還委悉麼文明齊北極壽等南山

上堂舉古德道君若隨緣得似風飛砂走石不乖空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古德與麼告報正謂按牛頭喫草若是澄照又誰管得儞有問西來便答東從教人笑我佯聾白雲乍可離青嶂明月難教下碧空

請知事上堂眨上眉毛不容擬議橫身負荷須是當人不顧危亡丁一卓二機輪上定當分毫裏不差雖然如是猶是衲僧家常茶飯且道畢竟如何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燕雀空啾啾

上堂萬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喝一喝云這裏說什麼久長良久拍膝云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下座

江陰軍君山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參學　善開　光睦等　錄

指三門云君山有路到者還稀解脫無門從何而入喝一喝云一盲引衆盲

入佛殿燒香云德山拆了佛殿忍俊不禁雲門打與狗喫未為分外岳上座到來一時坐斷要且和光同塵從教黃面老子自然腦門著地

據坐方丈云太虛挂劒全生殺星馳電卷煙雲豁可中誰是出頭人長嘯一聲天地闊

上堂僧問無邊刹境毫端見不涉程途已到家如何是到家底句答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進云不是玉堂人具眼未應容易到君山答云我行荒艸裏汝又入深村進云謝師答話師便喝僧禮拜

師乃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歸方丈師云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二尊宿等閑一挨一撥便乃發明臨際心髓只是不知性命總在這僧手裏還有人檢點得出麼昔年覓火和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

上堂橫按拄杖云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是汝諸人還識得也未見之不取千載難忘遂擲拄杖下座

上堂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邪說正雖然笑我者多哂我者少遂靠拄杖下座

上堂殺人刀活人劒上古之風規今時之樞要古人恁麼道太煞小膽山僧百醜千拙波波挐挐也無殺人刀活人劒只是當時行脚不著便踏碎一箇破砂盆直至而今收不得衆中莫有收得者麼喝一喝

上堂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張公喫酒李公醉伸脚打睡有來由纔放醒醒成忌諱非不非是不是遇貴即賤遇賤即貴狸奴白牯念摩訶祖師不會西來意

四月八日上堂拈拄杖云黃面老子下生也即今在

◎臨也顚倒

拄杖頭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諸人還見麼若道見被拄杖子熱瞞若道不見諸人自瞞葦拄杖下座

上堂月旦日朔月圓曰望八字打開有收有放薩怛阿竭二千年前摩醯首羅頂門正眼覿面提持生鐵門限傻底撩起便行漆桶一任擔板

上堂拈拄杖橫按云一不成二不是突出眼睛失却鼻少林劉自覓安心瞎驢不受靈山記

上堂舉南泉和尚云王老師自小養得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艸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艸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云王老師傾腸倒腹即不無未見移風易俗在山僧只養得一頭驢一向東倒西擂順時一日何啻千里萬里惚時直是一步不肯移且道與王老師水牯牛相去多少良久云漁人舞棹野老謳歌

上堂舉雪竇爲道日損頌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回天輪轉地軸指南作北截鐵斬釘還他雪竇老漢只是不合坐在這裏喝一喝

上堂千年田八百主鄜當屋舍沒人修不風流處也風流便恁麼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上堂千說萬說不若親見打破漆桶胡來漢現有一般漢便恁麼會去抵死不肯放正謂靈龜負圖風榮金網纔被人撥著緇素不分瞞瞞頇頇却道壓良爲賤空過一生且道如何救得此人兩手拍膝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退院上堂生平活計一絲頭嘯月迎風得自由眢甚澄江興逆浪等閑平步過滄洲

無爲軍治父山實際禪院語錄

參學　普嚴　等錄

入院指三門云妙用縱橫十方坐斷未諳此脉舉步猶難且看新長老這裏放憨去也喝一喝

入方丈據坐云治父方丈了無遮障拳踢相應當人不讓妙轉綿綿一脉通誰知滅却臨濟宗

陞座拈香祝聖罷問答不錄乃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

住郎印破所以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黃梅
七百高僧衣盂分付盧行者燈燈相續物我俱忘直
指單傳甚生標格還委悉麼行盡江南遍江北得風
流處且風流叙謝擧復擧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
云獨坐大雄峰僧禮拜丈便打師云騎虎頭收虎尾
還他百丈老人若論奇特事未免有些誵訛諸人還
撿點得出麼冬不寒臘後看
上堂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猶是把纜放船
喝散白雲穿開碧落奔流度刃疾焰過風未稱衲僧
門下且道畢竟如何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上堂擧楊岐云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堂盡布雪眞珠
縮却項暗嗟吁飜憶古人樹下居楊岐師公只解收
不解放治父乍住孰疎孰親將無作有全主全賓和
其光同其塵誰道金針不與人喝一喝
上堂治父門風別無道理家田米飯早眠晏起洗面
摸著鼻啜茶滋却觜忽有箇漢出來道低聲低聲墻
壁有耳也怪他不得何故洞山佛無光韓信臨朝底
喝一喝

上堂擧汾陽示衆云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師云汾
陽雖是開口見膽未免落在第二頭驀拈拄杖云這
箇不得喚作拄杖子漆桶參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未爲分外狸奴白牯却知有
雪上加霜乾三連坤六段透今古沒遮攔聲前有路
轉應難盤走珠兮珠走盤喝一喝
上堂擧三祖云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
一如且如何是一如底不是射鵰手徒誇李將軍
應庵密庵和尙六月十二日同忌齋拈香云兩箇老
凍膿咬牙囓齒颺鏖鏃土有彌天罪過我自江湖四
十年慚愧不入這保社既不入他保社因甚今日以
此供養遂以手搖曳云嗚咿嗚咿此意分明說向誰
上堂拈拄杖云動絃別曲葉落知秋擧一明三目機
銖兩便與麼去治父未放儞在何也月中仙桂和根
拔海底驪龍摘角拖
上堂拈拄杖云千說萬說不如一決且道決箇什麼
直下見得九旬無虛弃之功若不然者且向甚處安
身立命卓拄杖云更嫌何處不風流

上堂云單刀直入猶隔重關百發百中撞墻撞壁直饒面南看北斗知底盡掀翻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也落衲僧窠臼畢竟如何投子下禪床

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向去底人安云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又問如何是却來底人安云火裏蘆花秀逢春恰似秋又問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安云石羊遇石虎相逢早晚休師云入理深談隨機應物還他同安老人若據衲僧門下未免漏逗何故只解順風張帆不能逆風把柂或有人問治父如何是向去底人對云眼睛突出如何是却來底人對云天關地闢如何是不去不來底人對云明月照幽谷寒濤響夜砧此語無偏咬嚼處直須是悟始得

開爐上堂冷月霜天道者孤一堂禪侶守寒爐衲衣破處冰侵骨夜靜更深炭也無古人太煞不近人情山僧且要通一線道治父山門齋粥議文章佛法一時無地爐些子無煙火且與禪人樂有餘喝一喝

上堂舉歸宗云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獅子不與物依怙師云大小歸宗脚跟不點地

冬至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上下四維慶無不利且道中間事作麼生擲下拄杖云如是如是

上堂雪雪明明漏泄枯木開花虛空迸裂無位眞人徹骨寒燈籠露柱眉毛結忽然晴沒可說齊賀豐年好時節

上堂舉臨濟道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

歲旦上堂元正啟日事事成現有時放行有時坐斷不犢兩莖眉和坐盤翻轉佛法世法都盧一片既是佛法世法如何得成一片但辨肯心必不相賺

上堂舉梁山云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不當宗乘後來瑯瑘云梁山好一片眞金將作頑鐵賣却瑯瑘即不然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從教天下衲僧貶剝師云治父即不然一任南來北來只恁麼過驀然打破漆桶却來與三十棒

上堂明明知道只是這箇爲甚透不過只爲脚跟下

紅絲線不斷纔被人拶著便轉不得憤憤地不甘畢竟有箇礙膺之物推不進前拽不退後且如何透脫去南泉斬猫兒

上堂從上來千人萬人中只羅籠得一箇半箇自餘騰騰任運任運騰騰豈堪持論與麼告報且看治父眉毛在麼吽吽

上堂舉梁山拂子頌云我有一枝拂眞樓鐵作骨顯道嚇蚊蝱指南不相屈掃除佛祖病擊碎衲僧窟若是上上人終不喚作物德山云梁山好頌話作兩橛梁山云是老僧當時少子細師云二大老也甚奇怪以急縛寬則易以寬縛急則難治父鼻孔今日落在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喝一喝

結夏上堂今朝結制叢林體例長期短期似兀如癡離四句絶百非大家相聚喫莖虀喝一喝

上堂今夏堂中隘窄上中下座逼迫忽若一人發眞歸源直得人人破家散宅唯有燈籠露柱冷笑嘻嘻却道恁麼恁麼學世還稀須知腦後少一椎

上堂舉僧問南院云赤肉團上壁立萬仞豈不是和尚語院云是僧掀倒禪床院拈棒僧擬議院便打趁出師云這僧一味小心放大膽南院老也是養子之緣

端午上堂今朝五月端午節衲僧門下無一說千妖百怪自潛蹤萬里長天一條鐵

上堂舉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山云我說不得有一人說得僧云說得底人在什麼處仰山推出枕子溈山云寂子用劒刃上事師云仰山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被這僧連拶兩拶便乃四稜蹋地溈山一期忍俊不禁不知失却一隻眼忽有僧問治父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便與攔胸一踏踏倒教伊起來作箇洒洒落落底漢不見道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上堂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山云曹山不如問出世後如何山云不如曹山師云輟已讓人弄巧成拙出世未出世虛空裏釘橛曹山有沒量罪過治父亦有沒量罪過汝等諸人還撿點得出麼一東二冬叉手當胸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霄何所爲無孔笛吹雲外曲相逢知我者還稀

上堂拈拄杖云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懷寧獨山張主管鑄鍋三口賓頭盧尊者不知失却琉璃碗且道落在什麼處擲下拄杖云衆眼難瞞

上堂十五巳前取不得十五巳後捨不得正當十五日藥著磕著七花八裂明眼衲僧只得一橛

上堂擧五祖云先入白雲門次過白雲限呑底栗蓬禪喫底秈米飯君子如到來好好看方便師云五祖老漢家醜外揚治父不然入得治父門不避治父劒劒下薦翻身爲君通一線喫底劈胸拳透底生鐵面莫怪麤糲藥方便沒方便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是人知有三世諸佛爲什麼却不知有握土成金猶可易變金爲土却還難

上堂拈起拄杖云諸佛降生好與三十拄杖諸佛成道好與三十拄杖諸佛轉法輪好與三十拄杖爲甚麼如此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喝一喝下座

請知事頭首上堂拈花微笑立雪安心祖室光輝魔外拱手聯芳續焰賓主交參的的相承不移易一絲毫許且道泗洲大聖因甚在楊州出現入水見長人

上堂秋光淸淺時白露和煙鳥艮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艸分明道了也會也好不會也好一鏃破三關低頭何處討

請典座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且道如何是眞說鉢盂一日兩度濕

上堂擧馬大師入室罷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大師云正當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師云望梅林止渴百丈云正好修行師云金不博金南泉拂袖便行師云只得一橛馬師云經歸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師云唵嚩呢嚧哩吽嚗吒這一火落鼻孔總被穿却了也儞諸人且向什麼處出氣擊拂子下座

上堂擧楊岐問慈明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

何明云我行荒艸裏汝又入深村岐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慈明便喝岐亦喝明又喝岐亦喝明連下兩喝岐禮拜師云二人父子譬如弄珠不觸其手不墮其地不住於空亦無玄妙箇裏如何貶眼喝一喝

上堂擧雲門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音大士將錢買餬餅放下元來是箇饅頭雲門大師自倒自起五祖師翁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以兩手作打杖鼓勢云㘓八囉扎是熟處難忘師云治父有條活路要與諸人共行拈拄杖云穿入諸人鼻孔裏燈籠露柱直得眼睛突出卓拄杖下座

上堂盡令提綱乾坤黯黑放開一線道泰時淸且道本身盧舍那還知慚愧麼三生六十劫

上堂治父生來百拙開口都無一說今朝指空畫空笑倒淸風明月

上堂一方一所叢林保社或廢或興截鐵斬釘推倒嘉州大像扶起迦葉師兄管取曹源一派淸喝一喝

上堂虛頭人便說虛頭話敢作虛頭事實頭人只說得實頭話做得實頭事若教虛頭人說實頭話終是不甘又教實頭人做虛頭事畢竟不穩只如馬大師云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且道是虛耶是實耶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祈雨上堂當陽顯赫神龍妙訣倒嶽傾湫雷轟電擊所以雲門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治父拍掌呵呵大笑且道笑箇什麼後三日看

解夏上堂橫按拄杖云結也如是解也如是解結分明人人瞥地唯有這箇拄杖子不肯瞥地且道因甚如此遇賤卽貴靠拄杖下座

紹熙元年九月十五日雲居蘿庵專使同至對衆拈闍得雲居乃受帖拈起示衆云一見便見求之卽難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鐵壁銀山無壅塞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萬里長空雲一突機輪轉處作者猶迷啐啄同時遠之遠矣今日不免通一線道與諸人露箇消息會麼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　復云有句無

句如藤倚樹築著磕著了無回互八臂那吒留不住
次日本軍准監司牒廬江縣官勸赴薦福拈帖云一
不做二不休取不得捨不得且道是什麼良久云公
驗分明
上堂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孤舟短棹任性
優游聲轉玄關縱橫妙用在此了無間然所以道動
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寧有象於去來坐
斷千差壁立萬仞還委悉麼大鵬展翅蓋十州籬邊
燕雀空啾啾　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
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二老漢丁一
卓二因邪打正以常住物作自已用帶累我臨濟正
宗直至于今扶不起
辭衆只箇長行粥飯僧江南江北震乾坤而今又却
隨他去討甚楊岐八世孫

饒州薦福禪院語錄

參學　光睦　等錄

入院指三門云入門正路不容回互千人萬人當陽
蹉過畢竟落在什麼處喝一喝

指法座要行便行要坐便坐自古自今只是這箇陞
座祝
聖罷就座僧問歐阜峰頭安樂神神通用盡覓無門
東湖伏虎貪緣重握手歸來一笑新遠涉程途即不
問入門一句作麼生師云千車同轍進云大衆沾恩
去也師云切忌錯流通進云爭柰賢使君留心妙道
老伏虎有意當仁師云一時坐斷進云龍得水時添
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未在更道僧問如何是
東湖境師云青山疊疊煙波裏進云鄱江景物從茲
好衲僧巴鼻任流通師云六耳不同謀進云如何是
境中人師云眼橫鼻直進云莫莫堂前添瑞氣青青
亭上奪高標師云放下著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開
堂演法事如何師云高祝　萬年春進云如是則密
庵一派轉見光輝去也師云汝向什麼處見密庵僧
便喝師云腦後蹉過　師乃云言前薦得已涉繁詞
句下精通白雲萬里所以識不可識智莫能知全體
與麼來全體如是住橫該萬有豎透金輪如印印空
如印印泥如印印水頭頭合轍應用無虧法隨法行

法幢隨處建立拋三放兩意在鉤頭不立堦梯如何洞曉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叙謝不錄）復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只竪一指又道我在天龍得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且道如何是一指頭禪乃竪起拂子云見麼若也見得可以與俱胝把手共行脫或未然新薦福不免重說偈言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坐斷佛祖關迷却來時路

上堂十五日已前取不得十五日已後捨不得正當十五日取即是捨即是問汝問余都不會可怜只解那斯祁

上堂薦福住院事事成現露柱燈籠三門佛殿若上若下和光同塵有時又却神頭鬼面汝等諸人向什麼處與薦福相見喝一喝

上堂舉臨濟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次喫六十拄杖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喫誰爲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手臨濟拈棒度與僧擬接際便打雪竇拈云臨濟放去較危收來太速師拈起拄杖云臨濟據令而行不知孤負黃蘗雪竇盡力擔板也只見得一邊且道薦福節文在什麼處擲下拄杖

上堂僧問虛空消殞時如何答云驢不成馬不是乃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是什麼標格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

上堂舉僧問楊岐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什麼楊岐云鉢盂口向天師云衲僧一拶鉢盂口闊天下楊岐望林止渴

上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百載聖人出現三千年黃河一度淸不作佛法商量不作世諦流布分明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脣

上堂橫按拄杖云赤肉團上壁立萬仞入泥入水石裂崖崩因什麼人人不會良久云吽吽靠拄杖下座

元正上堂元正啟旦來千去萬物物咸新眼上生塵拶破多年桃核裏分明只是舊時人

元宵上堂橫按拄杖云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所以西天四七唐土二三續焰聯芳眞風不墜唯有薦福不入這保社因甚如此卓拄杖云天闊地闊

二月十五上堂如來有密語貴買賤賣迦葉不覆藏累及後代汝等諸人盡是釋迦老子兒孫住他屋喫他飯二六時中且如何受用以拂子擊床下座

上堂舉一明三言多道遠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且道無盡藏三昧門又如何擧良久云識法者懼

上堂達磨九年面壁和贓捉敗盧行者不識箇字露出尾巴衲僧家氣宇如王走徧天下只是這些子因甚透不過樊噲踏鴻門

上堂張弓架箭魚游網物外安身鳥入籠生殺盡時蘊作麼如何透得這三重應庵老人盡力與麼道也是與賊過梯

上堂滿口說得底又無箇入頭處有箇入頭處又却開口不得且道病在什麼處只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

上堂達磨九年面壁二祖立雪齊腰三人證龜成鱉一塊頑銅鈍鐵

上堂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智不到處切忌道著且道山河大地有什麼過汝若會得向日本國裏橫三豎四若也不會長連床上喫粥喫飯

上堂拈拄杖顧視大衆云殺人刀活人劍那吒眼睛金剛正貉咬定牙關赤心片片法堂前艸深一丈也未爲分外畢竟如何道得通方句良久靠拄杖下座

六月十二十三應庵師祖密庵先師忌辰拈香云出家不著便撞見這兩箇老漢一箇太煞不近人情一箇只管鬅鬅鬆鬆和泥合水虛度時光落魄放癡憨打箇沒折合錯禮三拜後悔難追而今冷地思量不覺令人惡發所以供香一炷養著一默不是報德酬恩且要遞相鈍置

解夏上堂有解有結虛空釘橛無解無結咬著生鐵二千年代錯流傳天下衲僧無處雪雪不雪崖崩石裂

上堂莫莫大海乾枯須彌倒卓逆行順行將錯就錯明眼衲僧休卜度

上堂擧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雪竇著語

云艸裏漢師祖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亦是藏雪竇云雪上加霜師祖云如何是珠泉召云師祖祖應喏泉云何不會老僧語師祖忽然悟去雪竇云百尺竿頭作伎倆也未爲嶮若向這裏著得一隻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若不恁麼直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圜悟和尙頌云蒼鷹逐兎驪龍翫珠透靑眼不瞬照物手不虛往來不往來艸裏說茶胡百尺竿頭入虎穴分明月上長珊瑚師云雪竇與麼注脚圜悟與麼頌薦福也有箇道處分明月上長珊瑚一段風光爍太虛大地衆生同受用如來藏裏本來無

上堂拈拄杖卓云須彌山大海水從上諸佛祖師總被拄杖子呑却了也且道燈籠露柱向甚處安身立命若也會得事同一家若也不會萬別千差靠拄杖下座

緣化歸上堂僧問去日湖山秋正好歸來滿眼菊花黃箇中消息無人會便請今朝爲擧揚師云脚頭脚尾進云有一人終日在途中不離家舍此意如何師云艸鞋跟斷進云有一人終日在家舍不離途中又作麼生師云鼻孔遼天進云長沙和尙一日遊山回至門首首座問和尙到什麼處來沙云遊山來此意如何師云勘破了也首座復問到什麼處沙云始隨芳艸去又逐落花回又作麼生師云頭上漫漫進云首座云大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蕖你師云一坑埋却僧禮拜　復擧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師拈拄杖云雲門可謂騎賊馬趕賊奪賊刀殺賊只是諸人不得恁麼會何也命若懸絲卓拄杖下座

上堂開口有時道得著只是不會開口明明道不著又却獨自點頭且道救取那箇即是喝一喝

上堂擧百丈侍馬祖遊山歸忽然哭同事問云憶父母耶丈云無事云被人罵耶丈云無事云哭作什麼丈云問取和尙同事問馬祖祖云儞去問取他同事回至寮中見百丈呵呵大笑同事云適來爲甚哭而今爲什麼笑丈云適來哭而今笑同事罔然師云當時若撞著聾頭說什麼百丈馬祖也須倒退後來大慧頌云有時笑有時哭悲喜交幷暗催促此理如何

擧向人斷絃須是鸞膠續師云大慧和尙甚生氣槩
猶向古人背後叉手薦福亦有一頌哭不徹笑不徹
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𡎺頭腦後三斤
鐵

上堂擧玄沙示衆云常將汝等諸人放頂顙上不敢
錯誤諸人一絲毫子師云玄沙恁麼道大似知而故
犯何故未著手脚時早是相埋沒了也何況將放頂
顙上雖然如是不是苦心人不知

上堂卓拄杖云定乾坤洪猶預擊石火閃電光賓主
歷然壁立萬仞若非具徹法眼懸肘後符往往當面
蹉過且道以何爲驗遂擲拄杖下座

上堂擧興化示衆云今日不用如之若何便請單刀
直入興化爲汝諸人證據時有旻德長老出禮拜起
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亦喝德禮拜歸衆化云旻德
長老今日較興化三十棒若是別箇一棒也較不得
何故盖爲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興化勾賊破
家旻德把髻投衙更道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不知
淩蔑我臨濟宗風不見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

出鄕歸上堂古者道蓬若出麻終不直僧離淸衆太
無端山僧抛離大衆出鄕月餘日不覺拖泥帶水且
道面皮厚多少般人以栢周人以栗

上堂擧雪竇云春山疊亂靑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
間獨立望何極師喝云大小雪竇不覺四楞塌地雖
然如是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

上堂擧盤山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
空輪無跡劍刃無虧師云正恁麼時如何鐵作心肝
也斷腸

上堂擧僧問馬大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
來向儞道僧近前祖攔顋與一掌云六耳不同謀黃
龍南禪師拈云古人尙道六耳不同謀那堪二百三
百浩浩地商量禍事禍事薦福看來直是好笑且道
笑箇什麼賊無種相鼓籠

上堂月生一寰中天子勑月生二觀面無回避月生
三燈籠露柱放癡憨驚起新羅與占波𨷂額汝等諸
人三十年後切忌忘却

上堂擧僧問岩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岩頭喝云是誰

起滅師云古人慈悲之故有落艸之談爲福即不然
忽問起滅不停時如何但與一喝
上堂擧鷲法師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
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汝等諸人還覺痛痒麽若不
覺孤負山僧若也覺去埋沒自已分明恁麽道也是
烏龜陸地行
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
爲體竪起拂子云這箇不是法身語默動靜不是法
身萬像森羅不是法身且道喚什麽作體以拂子擊
禪床云三生六十劫
龜峰栢庭永和尙遺書至上堂海上爭馳老栢庭生
憎佛祖長無明驀然打箇飜身轉依舊龍門一派淸
解夏上堂今朝解制是何體例馬面驢顋心空及第
黃面老子二千年前說脫空話行瞎底不覺不知一
任笑惟
重明節上堂佛身無爲不墮諸數佛相無相其相儼
然山河大地發異種光艸木昆蟲現殊勝事是以神
霄降慶眞主誕生傾萬國丹心祝一人睿筭當陽有
路列派朝宗一句無私靈光洞耀還委悉麽淨智莊
嚴功德聚　聖躬彌億萬斯年
上堂擧睦州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時有
僧出問如何是裂開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
如解脫卽心卽佛我只恁麽爾又作麽生僧云某甲
不恁麽州云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師云也是好
笑大小睦州被這僧撈得恰似落湯螃蠏七手八脚
一時露
上堂擧南泉一日刈茅次有僧問南泉路向什麽處
去泉提起鎌子云這箇是三十錢買僧云某甲不問
這箇南泉路向什麽處去泉云我使得最快師云南
泉門前活路子八字打開這僧肚裏惺惺佯聾詐啞
當時若見南泉道我使得最快便乃轉身一步云賺
我來大小南泉也須倒退
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喫飯了嗑眠擧諦第
一義
上堂擧雲門道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元
來是箇饅頭師云面亦不如語直

上堂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釋迦老子披肝露膽截斷衆流只是見地不脫至今未有一人檢點得出若檢點得出也是賣八布衫

上堂舉睦州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趕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丈云是什麼有甚共語處黃蘗和尚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趕下復召大衆衆回首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雪竇云說什麼猶較些子直是未在若據雪竇以拄杖趕下便休可中有箇無孔鐵鎚善能擔荷可以籠罩古今乾坤坐斷遂拈拄杖云放過一著師云轉見誵訛這幾箇老漢出來張羅布網却向平地上摝蜆撈鰕殊不知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咄

上堂文殊普賢東倒西擂泥猪疥狗成羣作隊拕脫釋迦老子鼻孔天帝釋夢中驚覺不覺拊掌呵呵大笑且道是什麼境界具眼者辨取

謝知事上堂雙放雙收眼睛難瞞赤手全提誰是知已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全體與麼來全體如是住雖然如是且道風恬浪靜一句作麼生三臺須是大家催

元宵上堂今朝正月半舉箇舊公案一燈百千燈千人萬人看百艸頭邊威音那畔相逢若是箇中人終不隨他光影轉

上堂舉維摩云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師云還見維摩心肝五臟麼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

送化主上堂萬戶千門到者稀一挨一拶在臨時威音那畔眞消息不是知音莫與知若也知去便乃拋三放兩不論高低盡情收拾了和月載將歸

上堂舉瑯瑘道若論此事如洪鐘待扣聲應長空如寶鑑當軒影臨萬像又道若論此事說甚龍樹馬鳴提婆鶖子辯似懸河智如流水莫能知之師云瑯瑘恁麼剖露也是官路販私鹽

上堂牛頭橫說竪說不知有向上關捩子趙州訪茱萸輕輕犛拄杖便去也堪笑也堪悲鵝王自能擇乳鴨類從教挿泥

上堂舉忠國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江西馬大師處來

國師云大師說何法僧云常說卽心是佛或云非心非佛國師便喝出復召云更說何法僧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云却較些子死心拈云大小國師向語默裏轉却當時若見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更與喝出豈不光前絕後師云諸大老也甚奇怪打鏁敲枷平高就下說也說得到行也行得到只是未有出身之路喝一喝

上堂薦福少方便拳頭如擊電千眼無摸索千耳不可見且道爲甚如此家家門首透長安

上堂威音那畔眞消息累及瞿曇老祖翁四十九年顚倒說人間天上謾流通

上堂擧風穴示衆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卽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迷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下人欲識闍梨麼右邊拍一拍云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拍一拍云這裏是懸庵師祖拈云大小風穴不會轉身句師云薦福見處又且不然大小風穴醋氣猶在何故始作翁如也終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喝一喝下座

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薦拈拄杖云切忌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雖然如是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洲

上堂達磨面壁九年無摸索處二祖禮拜而立口似磉盤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未免抱橋柱澡洗且道衲僧分上合作麼生拍禪床云掀翻海嶽求知己撥亂乾坤建太平

上堂五月端午薦福直學不會諸方書符呪士風從虎兮雲從龍千妖百怪自潛蹤

上堂十五日已前鐵壁鐵壁十五日已後將逐符行且道正當十五日如何石火一揮天外去時人休看月邊星

上堂擧雲門問首座乾坤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座云同門又問一切物命飛蛾蟻子與自己是同是別座云同門云何得干戈相待師云雲門平地上弄險好與他一劄首座恣意賣峭也好與一劄一劄兩劄且道意在甚處將爲鬍鬚赤更有赤鬚鬍

上堂今朝九月二十莫恠光陰電急游人南北憧憧不識自家城邑驀拈拄杖卓一下云貶上眉毛從此入

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塲心空及第歸喝一喝猶有這箇在薦福門下十方同聚會一切卽尋常寒則圍爐向火熱則各自乘凉信道壷中日月長喝一喝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只如德山拆却佛殿又作麼生相逢說盡平生話夜深方見把針人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擧雲門大師道若實未得箇入頭處三世諸佛在儞脚跟下一大藏教在儞口唇皮上且向葛藤處會取師云雲門大師雖是善因未必招於惡果薦福敢道燈籠呑却佛殿蚯蚓驀過遼東馬無千里謾追風喝一喝

上堂擧百丈開田次問黃檗云運闍梨開田不易檗云衆人作務丈云有煩道用檗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田檗將钁築地三下丈震威一喝檗掩耳而去師云百丈一喝風雲聳嶽黃檗掩耳諸人自摸索看

上堂擧僧問汾州如何是接初機句州云汝是行脚僧僧云如何是辨衲僧句州云西方日出卯僧問如何是正令行句州云千里持來呈舊面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句州云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喜亦無嗔州云我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後雲峯悅云汾州此四轉語被天下衲僧勘破師云二老漢滿口含霜總跳不出薦福有一條活路要與諸人共知便下座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倶胝竪指雪峰輥毬成得箇什麼光陰如電掣年老覺心孤

上堂春風似箭春雨如膏曠劫來事不隔絲毫儞且道佛未生時一句作麼生道試向七縱八橫處道看若道不得薦福失利

上堂擧良遂座主初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钁頭去鋤艸殊不顧良遂到鋤艸處谷便歸方丈閉却門遂次日復去谷亦閉門遂敲門谷乃問誰遂纔稱名忽然

大悟云和尚莫瞞艮遂艮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
經論賺過一生便歸講肆示衆云諸人知處艮遂總
知艮遂知處諸人不知雲門云便有逆水之波師云
爲人爲徹咬著生鐵逆水之波虛空釘橛
上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帀地普天収
不得都來不直半分錢
上堂石鞏張弓魯祖面壁正令不行拗曲作直下座
報恩珍長老受請引座列祖出興牽犁拽杷爲此一
大事因緣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己光明利物垂慈
應時應節全提正令如獅子王哮吼一聲壁立萬仞
且如何道箇相續句作家不啐啄未舉已先知
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豎起拂子云祖師來也還
見麼切忌扶籬摸壁
佛生日上堂今朝四月八處處皆浴佛薦福討便宜
大家斷漏滲旣討便宜又道漏滲任是明眼衲僧也
跳這些不出
上堂僧問雲門大師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此意如
何答云鵓鴣啼處百花香乃云空手把鋤頭蚊子上
鐵牛步行騎水牛黃河水逆流人從橋上過猛虎當
路坐橋流水不流佛祖是仇讎
上堂拈拄杖召云拄杖子自應喏卽心卽佛作麼生
會云不會非心非佛如何云不會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喚云不會旣是不會如何擔荷我祖師擔子復
云阿呵呵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卓拄杖下座
師受香山請拈帖云放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不容
擬議商量且看目前包裹
上堂五年於此護隨緣去住無心自坦然六月霏霏
飄瑞雪須知別是一壺天

明州香山智度禪院語錄

參學　善開　等錄

入佛殿燒香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爲甚德山
拆却佛殿乃云禮防君子
據方丈云據令而行一時坐斷佛之與祖齊立下風
金剛圈栗棘蓬箇中無肯路端的有誰通
陞座拈香祝
聖罷僧問祖印高提離見聞顯揚今古益宗門常雲

峰下全提處未委將何報 國恩答云帀地普天進云惟憑一滴曹谿水爲雨爲霖遍九垓答云引不著進云保壽開堂三聖橫身相爲臨濟住院普化盡力扶持未審和尙承誰恩力答云燈籠露柱進云休言卞璧無人識自有知音笑點頭答云築著鼻孔進云臨濟問黃檗佛法的大意三度喫六十棒意旨如何答云不快漆桶進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淸答云見箇什麼進云兩眼對兩眼答云料掉沒交涉進云後到大愚却云黃檗佛法無多子見箇什麼道理答云築著磕著進云肋下三拳攔顋一掌爲復是得牛還馬爲復是據令而行答云前三三進云照用主賓都印破三玄戈甲一時分答云什麼處見黃檗僧便喝師乃噓一聲僧禮拜

師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黃面老子面皮厚三寸達磨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面皮厚三寸雖然如是且畢竟傳箇什麼驀拈拄杖擲下云大家齊著力

上堂山僧入院又一箇月汝諸人水牯牛作麼生拈拄杖卓一下云若向這裏明得諸人鼻孔總在山僧手裏若也不會山僧鼻孔今日在諸人手裏且道誵訛在什麼處風吹石裂旱地遭釘靠拄杖下座

上堂擧稅闍梨問曹山淸稅孤貧乞師賑濟山云稅闍梨稅應喏山云淸原白家三盞酒喫了猶道未沾脣師云稅闍梨拋塼引玉不知換得箇墼子曹山雖來風深辨可惜不一等與他本分艸料免致今時向黑山下作活計

上堂有時堆堆坐禪有時一向打鬨年來行脚衲僧都是箇般病痛報君知休打鬨入門掩却箇渾身頭頭自有生蛇弄

上堂擧五祖云四五百石麥二三千羅稻好箇休粮方耆婆不得妙師云五祖老人好語只爲探頭太過香山有箇方便也要諸人共知透得金剛圈細嚼鐵餕餡一飽忘百飢始信不相賺

上堂擧古德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師云年去年來貧復

貧祖師擔脚重千斤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浙西出隊歸上堂舉僧問蘇谿和尚如何是定光佛谿云鴨吞螺師僧云還許學人轉身也無谿云眼睛凸出後來佛燈云忽有人問山僧如何是定光佛只對他道奔南走北還許學人轉身也無走北奔南師云鴨吞螺師不妨勦絕且道奔南走北成得箇什麼邊事種田博飯喫繇憶老楊岐

上堂舉大慧云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鎚被虫蛀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兩箇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語已行遍天下摘楊花摘楊花唵嚩呢嗟哩吽嚩吒師云大慧老人盡力只道得到這裏還知香山落處麼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兮珠走盤密把鴛鴦閑繡出金針終不與人看

上堂舉趙州訪臨濟州纔洗脚濟便下來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正值老僧洗脚濟近前作聽勢州云會即便會啗啄作麼濟拂袖便行州云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注脚師云半雨半晴桃紅李白點著便行不勞啗啄那箇是它錯下注脚處試道看

上堂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可趣向也無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豁如太虛豈可强是非耶趙州忽然大悟師云青天白日悟箇什麼咄咄咄驪珠擊碎蒼龍窟

上堂舉僧問明招虎生七子那箇沒尾巴招云第七箇沒尾巴師云第七箇沒尾巴不落羣隊獨露爪牙擬心湊泊終難見須信蓮開火裏花

上堂橫按拄杖云靜處鬧浩浩鬧中靜悄悄鐘動月黃昏鷄鳴五更早拄杖子却懊惱可惜好光陰等閑空過了靠拄杖下座

上堂舉法華示衆云不結毗盧印那弘古佛心明月照幽谷寒濤響夜砧今日亘庵居士到來山僧亦有一偈坐斷毗盧頂超然亘古今萬緣俱剔脫一片祖師心

師受平江府虎丘請拈疏云古之今之同道者知一言纔出駟馬難追

上堂僧問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時如何答云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乃云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小室峰前鈍置他人揮戈佛日未稱全提棒喝交馳自救不了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平江府虎丘山雲巖禪院語錄

參學　師肇　等錄

師入院指三門云入門一句賓主歷然不勞彈指天寬地寬壺中消息異人間

據方丈云淨名一默大士點頭言下爭鋒不消一劄擧頭天外看須是箇中人

陞座拈香祝

聖罷僧問聲名籍籍冠諸方一劄當扶大法幢不是賢侯重請命慈光焉得過錢塘四衆臨筵願聞法要師云是甚麼進云劍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師云放儞三十棒進云莫便是和尙爲人處也無師云切忌啗啄進云祇如和尙道入門一句賓主歷然如何是歷然底師云劍去久矣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豎起拂子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擊禪床一下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聲前薦取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簸土颺塵進云主賓歷然無向背壺中消息許誰知師云裂破僧禮拜師乃云豁開向上一竅威音那畔坐斷封疆自己胸襟流出應用無差頭頭合轍透聲透色絕見絕聞非三賢十聖所知非神通變化所測不拘得失不昧當機不躡前蹤如何舉唱三世諸佛祇言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直得輝天鑑地換斗移星作者相逢只貶得眼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曾親近早隔大千正恁麼時且當陽一句如何剖露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謝詞不錄復舉王常侍訪臨濟同到僧堂侍云這一堂僧還看經否濟云不看經侍云還坐禪否濟云不坐禪侍云既不坐禪又不看經作箇什麼濟云總教伊成佛作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云元來是我家裏人師云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明眼人前猶涉路布鳳

棲不在梧桐樹

上堂佛眼覷不得祖師提不起石裂崖崩掀飜到底不風流處更風流也是波斯入鬧市

上堂夫爲善知識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滋盛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絶飢虛雖然有時逼到萬仞崖頭又須是儞當人自肯放身捨命始得

上堂恁麼恁麼牽犂拽把不恁麼不恁麼泥多佛大臨濟三玄趙州勘破鼻孔大頭向下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云昨日有人問趂出了也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州云拄杖不在笤箒柄聊與三十師云以毒攻毒以楔出楔還它睦州老漢始得今日有人出來與麼問虎丘也只與麼答何故盡法無民

上堂舉五祖和尚云老僧游方十餘年參數人善知識將謂了當及到浮山圓鑑會下更開口不得末後又到白雲因咬破箇鐵餕餡直是百味具足且道餡子一句作麼生道乃云花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鬪不休師云五祖恁麼說話猶欠悟在

上堂欲得大用現前直下頓忘知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且道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悉達多波怛囉

上堂舉藥山一日齋時自打鼓高沙彌乃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椎云是第幾和沙彌云第二和山云如何是第一和沙彌就桶舀一杓飯便行師云停囚長智

上堂古德道我若全舉宗乘汝諸人向甚麼處領會所以古今獨露隱顯殊途師云古德開却口合不得

解夏上堂虎丘一夏與兄弟說話管取生身陷地獄莫有一箇半箇皮下有血麼良久吽吽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初一祝　聖陞堂已畢若是達磨兒孫瞥轉雲門念七

上堂舉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粒粟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師云陝府鐵牛不覺膽顫嘉州

大家通身汗流且道象骨老人面皮厚多少

上堂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儞鉢囊裏又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二老漢猶隨時人窠臼或有問虎丘一言道盡時如何只向宅道無牛使馬

開爐上堂諸方如法開爐虎丘家風淡泊拈出箇鐵餕餡箇裏寧容啗啄休啗啄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

上堂舉趙州一日齋次有一婆子入堂指云這一堂僧盡是婆婆生得復指趙州云唯有大底孩兒五逆不孝州瞪目視之婆便出去師云一人打鼓拍板一人吹無孔笛梵音淸雅令人樂聞且道是什麼曲調洞庭山脚太湖心

上堂舉僧問鹿苑如何是實際理地苑云南贍部州北鬱單越僧云恁麼則事同一家苑云猶隔須彌山在師云夫善知識者是大因緣有來由沒窠臼纔擬恁麼便不恁麼雖然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谿

上堂舉保寧勇和尚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起拄杖云總向這裏會去蘇嚧蘇嚧悉唎悉唎薩婆訶師云這老漢業識忙忙不柰船何打破戽斗

上堂舉麻谷坐次有僧參纔展坐具谷乃垂下一足僧便出谷云靑天白日有恁麼事僧回首云某甲有過在谷便與一掌師云擊石火閃電光賓主歷然窮則變變則通攔顋便掌且道賞伊罰伊不犯淸波意自殊

上堂舉風穴問南院云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院以左手拍膝一下穴便喝院以右手拍膝一下穴又喝院舉左手云這箇且從闍梨復舉右手云這箇作麼生穴云瞎院拈起拄杖穴云作麼奪拄杖打和尚去莫言不道院擲下拄杖云今日被這黃面浙子鈍置一上穴云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云上座莫曾到此間麼穴云是何言歟院云好好相借問穴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坐喫茶師云嗄也甚奇恠一箇生笤箒一箇破糞箕搕𢶍堆頭也用得著未免鈍置門風若據正令而行總欠一著在

歲日上堂年去實不去年來實不來山僧都不會露

拄笑哈哈

上堂舉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師云也是徐六擔板

上堂舉睦州示衆云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木庵和尚又道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處若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師云二老漢總放不下在既能明似鑑何用曲如鉤雖然如是養子方知父慈

上堂一大藏教不是黃面老人說底直指人心不是達磨大師傳底盡情爲汝諸人道了也還覺頂門重麽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四月八上堂今朝四月八處處皆浴佛記憶雲門大師一棒打與狗喫也是一番性燥爲渠雪屈既是打與狗喫因甚道雪屈明眼衲僧跳不出

上堂深聞淺悟三更問路深悟淺聞痛處遭針胡盧子放教沉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擧寶公和尚道鷄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師云寶公和尚只認箇昭昭靈靈雖然如是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能仁光睦長老通嗣書上堂鷲嶺峰前黃梅夜半遞相鈍置直至如今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然雖如是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上堂盡大地覓箇獨脫底直是萬中無一何況荊棘林中坐荊棘林中臥然雖如是千年常住一朝僧

上堂擧黃檗在南泉作首座甘贄行者齋僧次入堂請首座施財座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畀錢出堂須臾復云請首座施財座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贄便行䞋翠岩眞和尙拈云甘贄行錢點兒落節首座施財何曾夢見妙喜云一等是隨邪逐惡只有雲居羅漢較些子師云總是掩耳偸鈴殊不知甘贄有收有放首座徹底惺惺雲收雨霽長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

上堂今朝五月五麤言及細語會得也尋常不會超佛祖喝一喝

孝宗皇帝大祥上堂吾大聖人之道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凝無言寂而妙虛而靈恢恢焉晃

晃焉逈出思議之表不生不滅處處流輝且追嚴一句作麼生道不見一法卽如來是則名爲觀自在

上堂全鋒敵勝未稱宗乘就下平高固非作者虎丘有一條活路要與諸人共良久云喫茶去

上堂擧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乾峰以拄杖劃一劃云在這裏師云乾峰未免釘樁搖櫓

上堂擧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因甚不得他衣鉢山云直道本來無一物也不得他衣鉢後大愚芝和尚云總不得他衣鉢與古佛同參且道參阿誰師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上堂擧保寧和尚示衆云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覷不見天左旋地右轉乃拍膝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師云將常住錢作自已用

解夏上堂虎丘一夏無可供養諸人諸人合有沒量罪過諸人若識慚愧虎丘也有沒量罪過且道因甚如此石牛沿古路一馬生三寅

謝知事頭首上堂威音王已前也與麼威音王已後也與麼三世諸佛也與麼歷代祖師也與歷若上若下東之與西悉皆與麼雖然如是睡則同床睡夢則獨自做拍膝云一聲來鴈長空過

上堂擧外道問世尊昨日說何法世尊云說定法外道云今日說何法世尊云不定法外道云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云昨日定今日不定師云釋迦未免隨擄撒忽問虎丘昨日定今日爲甚不定只向宅道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

上堂去却一拈却七佛祖立關元不識百尺竿頭掉臂行笑指西方日頭出透金圈呑栗棘明眼衲僧沒氣息

聖節上堂靈源洞徹眞照無邊萬機旋復十方目前聖中聖天中天最尊貴復何言文明齊北極睿筭等南山

上堂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也好笑也堪悲耳朶元來兩片皮

上堂擧寒山頌吾心似秋月碧潭淸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師云寒山好頌只易見難說虎丘却

有箇方便說與諸人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枯
上堂擧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云三脚驢子弄蹄行
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岐云湖南長老師云大小楊
岐被這僧靠倒
上堂擧趙州訪茱萸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萸
云作什麼州云探水萸云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什
麼州以拄杖輕輕靠壁而去師云由基弓矢張顚艸
書作者相逢不容眨眼且道趙州以拄杖靠壁而去
意在甚處靑山不鎻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瑞慶節上堂十月瑞慶節眞人降中天萬國葵藿心
虔祝一爐煙龍圖鳳曆等乾坤睿筭彌隆億萬年
上堂擧睦州問僧甚處來僧便喝州云老僧被一喝
僧又喝州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州便打云
這掠虛漢師云老睦州甚生氣槩却向這僧手裏呈
欵
上堂擧靈觀和尙常閉門坐一日雪峰敲門觀便開
門峯搊住云是凡是聖觀乃唾云這野狐精拓開又
閉却門雪峰云也要識老兄師云一不做二不休賓
主互換有來由焦塼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孟八郞漢便恁麼去乃拍
禪床云蘇嚕蘇嚕
謝知事上堂學死心道江南人護江南人北人護北
人浙人護浙人川人護川人廣南人護廣南人福建
人護福建人虎丘聞之不覺大笑雖然如是三臺也
要大家催
上堂擧達磨大師道吾本來玆土傳法救迷情一花
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師云義之筆畫入石三分峯杜
文章光燄萬丈是卽是成人者少敗人多
元正上堂元正月旦千千萬萬厨庫僧堂三門佛殿
喝一喝
上堂擧仰山問潙山大用現前如何辨白潙山下座
歸方丈仰山隨後至潙山云子適來問什麼話仰云
大用現前如何辨白潙山云錯仰山回首云香嚴師
弟來莫道無語師云是卽全是非卽全非大用現前
攜手同歸不知猶自涉離微
上堂擧僧問鼎州文殊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殊云黃

▲單疑丹

河九曲木庵頌云九曲那容眨眼看操舟誰解別波瀾文殊曾展回天手直得朝宗萬派乾師云木庵和尙與麼道只具一隻眼

上堂達磨九年面壁摸索不著二祖禮拜而立强自惺惺何曾夢見衲僧汗臭氣在諸人還猛省麼喝一喝

師出鄕緣化寄歸示衆云明眼衲僧失却鼻孔有賊無贓◉

上堂擧臨濟在黃檗堂中打睡黃檗下來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臨濟擧頭見是黃檗又却睡檗又擊板頭一下却去上間見首座坐禪乃云下間後生却坐禪儞在這裏妄想作麼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師云打睡坐禪坐禪打睡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老黃檗太慈凝深耕淺種少人知

上堂僧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答云秤槌蘸醋進云樹倒藤枯又作麼生答云換骨洗腸單霄獨步進云潙山呵呵大笑又且如何話會答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云汝等諸人終日喫飯未嘗咬著一粒米終日著衣未嘗掛一縷絲虎丘許你有箇入處汝諸人終日喫飯未嘗咬著一粒米終日著衣未嘗掛一縷絲未免瞎驢趂大隊還知虎丘入泥入水麼三十年後

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恭奉
聖旨住持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師領衆望
闕謝　恩捧
勅黃示衆云靈山消息自九重降來一段光明如十日並照千巖景仰百谷風生驗在目前大家薦取

拈疏云見成公案未擧先知不涉毫端顯正法眼藏或尙留觀聽請爲敷宣

上堂僧問道價遠聞天上去宸恩今自日邊來四衆仰瞻願聞祝
聖師云南嶽萬年松進云一言已祝南山壽八表無私賀太平師云天闊地闊進云如何是第一句師云破燈盞進云如何是第二句師云裂破虛空進云如何是第三句師云斬釘截鐵進云擘破華山雷未迅照開滄海月非光師云也尋常進云僧問百丈如何

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峰此意如何師云話墮也進云未審向甚處見百丈師豎起拂子云還見麼進云非惟佛日重輝亦乃叢林有賴師云只是蹉過百丈际僧禮拜師乃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若也不去不住全機大用觸處流輝溢目清光貫通今古發揮正法眼藏傳持佛祖心宗妙用縱橫頭頭合轍直得堯天舜日共樂昇平鼓腹謳歌歸家穩坐且道當陽一句作麼生道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師拈云二老漢滅却臨濟正法眼却向長安路上把手共行直至如今遞相鈍置且如何是共行一句掣開金殿鏁撞碎玉樓鐘

松源和尚語錄卷上

松源和尚語錄卷下

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

參學 道巖 等錄

慶元三年六月五日入院指三門云靈山一路達者猶迷不立堦梯憑誰措足到頭相見無餘事月下披雲嘯一聲

指法座云要行便行要坐便坐水長船高泥多佛大

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無疆萬歲萬歲萬萬歲 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 丞相國公闔朝文武百官資陪祿筭 次拈香云此香爇向爐中供養前住當山後住天童密庵先師大和尚用酬法乳遂就座僧問鼓響鐘鳴談實相燈籠露柱放毫光不須更覓長安路已是全身入帝鄉學人上來請師答話師豎起拂子云還見麼進云只這住山非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師云相隨來也進云昔日圓悟禪師示衆道有一人不離家舍常在半途有一人常在半途不離家舍意旨

如何師云金剛手中八楞棒進云今日和尙在家舍
在半途師云鷂子神通不奈何進云恁麼則今朝喜
得主人歸師云一時坐斷進云昔日王常侍訪臨濟
問好一堂僧爲復是看經是坐禪濟云不看經不坐
禪此意如何師云無孔鐵槌進云常侍云畢竟作箇
什麼濟云總教成佛作祖去又作麼生師云慚愧慚
愧進云只如今日靈隱也好一堂僧未審作箇什麼
僧師云一任卜度僧禮拜　師乃云若論此事不可
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
默通大智洞明千差坐斷大機圓應著著全彰所以
諸佛出世爲此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
性成佛是故靈光洞耀共贊皇家萬國懽心同傾舜
日且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一人端拱無爲化徧
界開敷五葉花叙謝復擧世尊一日陞座纔斂衣文
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
竪起拂子云世尊三昧文殊三昧總在拂子頭上諸
人還見麼臥龍纔奮迅丹鳳便翶翔
上堂擧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巴陵云雞寒
上樹鴨寒下水白雲師祖云巴陵只道得一半白雲
則不然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師拈云白雲盡力
道只道得八成有問靈隱只向宅道人我無明一時
穿
上堂天不言四時行地不言萬物生拄杖子不言佛
祖榜樣是汝諸人長期百二十日還曾夢見也未禹
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密庵先師忌日拈香百丈耳聾黃檗吐舌後代兒孫
半生半滅破沙盆曾漏泄炎天六月飄霜雪
上堂擧雪峰拈拄杖示衆云我這箇只爲中下機人
時有僧出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雪峰擲下拄杖
後雲門云我不似雪峰打葛藤蓦拈拄杖云我這箇
只爲中下機人有僧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門便
棒師云大機圓應大用直截雪峰雲門只得一橛畢
竟如何不說不說
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眉毛在眼上鼻孔裏
出氣於我衲僧門下正好喫痛棒爲甚如此易分雪
裏粉難辨墨中煤喝一喝

上堂擧睦州見僧來參便喝云上座如何偷常住菓子僧云某甲方來因甚道偷常住菓子州云贓物現在齏師頌云傾盡寳山寳全身入荒艸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拍禪床一下云今日了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上堂靈隱開爐火種全無將無作有孰辨精粗擬議烏藤劈脊摟從教箇箇糞爐都

出鄉歸上堂東過西西過東主中賓賓中主大地全收千差一擧打鼓普請看通身是泥土

上堂千人排門不若一人踏關一人踏關千人萬人皆到無疑安樂之地與麼告報莫有不甘者麼良久云入水見長人

上堂葉落歸根來時無口神仙妙訣父子不傳且如何道得接手句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

上堂今朝十五陞堂直擧全主全賓燈籠露柱不是佛不是祖剔起兩莖眉三更日卓午

浴佛上堂年年此日潑惡水箇事從悉達多起自云偏界獨稱尊後代兒孫誰管儞

上堂擧教中道若謂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且如黃面老子七處九會當爲何事水長船高

上堂擧雲門大師道釋迦老子與天帝釋在中庭相爭佛法正鬧師云雲門大師大似巧媳婦等閑做出無麪餺飥雖然如是人人也少一分不得

上堂忽雨忽晴天平地平釋迦彌勒打失眼睛喝一喝下座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萬象森羅人畜艸芥總在這裏放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又卓一下云爲見諸人不覺不知倒騎佛殿出三門去也復卓一下下座

上堂擧睦州和尙陞座云首座齏答云在又云寺主齏答云在維那齏答云在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師云借手行拳驚羣動衆龍門上客未擧先知若不然者靈隱失利

上堂擧古者道十五日已前不得住我者裏若住我

這裏我有錐錐併十五日已後不得離我者裏倂若
離我者裏我有鉤鉤倂正當十五日用錐卽是用鉤
卽是師云一字不著畫

上堂隔墻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火以拂
子擊禪床一下云諸人還見麽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韓少傅請上堂說偈云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一
舉定千差百發而百中密贊中興業了無毫末共福
如滄海壽如山赫赫聲名繼前踵

上堂擧僧問瑯瑘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
瑘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有省
師云日長夜短諸人還省麽靑天復靑天打失髑髏
前看看日又過爭敎人少年

上堂擧洞山云諸人還知有佛法向上事麽時有僧
出云如何是佛法向上事山云非佛雲門云明不得
狀不得所以言非師云雲門好語未免釘釘膠粘

楊寺義和尙至上堂道人相見如如不變同氣連枝
略通一線笑揖飛來峰大家看佛面

上堂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尙的的相承不
容眨眼老德山因甚拆却佛殿良久云艸本天下同

瑞慶節上堂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瑞氣祥光普天帀
地森羅萬象發懽喜心物物頭頭咸沾帝澤且當陽
一句如何剖露皇基磅礴三千界
睿筭延鴻億萬年

開爐上堂拈拄杖云不是心不是佛栗棘蓬金剛圈
枯木寒灰去銀蟾迸海門卓拄杖下座

上堂第一義諦分文不直略露機鋒靑天霹靂恁麽
恁麽不識不識

上堂擧僧問楊岐如何是不動尊岐云大家齊著力
靈隱則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不動尊只向宅道退
後著

湯侍郞入山請上堂擧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遂說偈云急水波心下直鉤魚龍蝦蟹一時收祖
師活計無多子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從上來事合作麽生橫亘十方竪窮三際子承
父業賺殺幾多人良久云惺惺著喝一喝下座

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和底

掀翻了趙州東院西
上堂擧古者道結夏來五日寒山子作麼生靈隱結夏來十日無陰陽地作麼生良久云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上堂擧僧問曹山恁麼熱向甚處回避山云鑊湯爐炭裏僧云鑊湯爐炭裏作麼生回避山云衆苦不能到師云或問靈隱恁麼熱向甚處回避也只向它道鑊湯爐炭裏問鑊湯爐炭裏如何回避云風恬浪靜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黃面老子末上擔一片板只見一邊致令後代兒孫盡力擡脚不起
解夏上堂擧灌谿參臨濟下禪床欄胸搊住云道道灌谿云領濟推開云且放儞一頓棒灌谿住院後云我見臨濟無言說直至于今飽不飢師云爐鞴之所鈍鐵猶多雖然如是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譙寺丞請陞座擧古德云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更恁麼切忌未生時師云古德與麼說話且道是放行是把住復云一鏃破三關喝一喝

出鄕歸上堂從上佛祖向紅塵裏轉大法輪自餘人人鼻孔遼天箇箇眉毛斷結抽釘拔楔異類中行倒腹傾腸遞相供養莫有不甘底麼良久云吽吽
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還同魔說達磨九年面壁老盧踏碓舂糠撿點將來也是寸釘入木
上堂一向恁麼去道絶人稀一向恁麼來辜負先聖窮卽變變卽通佛祖由來在夢中
上堂擧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楊岐和尚云口上著師云千聖不傳到今日口上著來無等匹洞庭山脚太湖心行人路上空啾唧
天童全和尚至上堂太白名山飛來峰頂隔江招手便乃橫趨所以撞著道伴交肩過平生參學事畢且道參箇什麼一州一縣鹽貴米賤
上堂法尙應捨何況非法竪起拂子云這箇是拂子且作麼生捨離婁行處浪滔天
浴佛上堂諸佛降生鼻直眼橫打與狗喫據令而行流通正法眼日午打三更
上堂今朝月半見成公案臨濟德山猶是鈍漢靈隱

恁麼道也是不著便

上堂按拄杖云拈起拄杖更無向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髑髏山後即不問汝諸人且道下馬臺裏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不到烏江不肯休卓拄杖下座

上堂釋迦老子半夜逾城直造雪山已是漏逗不少又道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且道更思惟箇什麼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上堂擧中邑和尙見僧來乃拍口作和聲仰山來邑亦拍口山從東過西邑又拍口山從西過東邑又拍口山當面而立邑云儞從何得山云從潙山得山却問邑師從何得邑云我從章敬得師云二老漢正是癡人說夢雖然笑它者多哂它者少

上堂擧教中道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畢竟黃面老子爲人眼在甚處主山高案山低

上堂擧雲門云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師云百尺竿頭弄險是非海裏橫身更有全提底時節只堪惆悵不堪陳

上堂擧香嚴端和尙示衆云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師云香嚴恁麼且道是說是不說良久云喫茶去

上堂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迹所不能迹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因甚南泉無語歸方丈擊拂子云開口見膽

上堂擧僧問白兆和尙如何是萬行兆云今年桃核也無說什麼爛杏又問如何是妙覺兆云若是妙藥見示一服僧云不問這箇兆云你問什麼僧云妙覺兆云若是皂角分付浴頭師云這僧不妨懵懂白兆終是惺惺不惺惺藥因救病出金瓶擊拂子下座

上堂坐深井者不知太虛之寬廣亡偏見者方明至理之圓融棒喝交馳時淸道泰摩訶般若波羅蜜甚深般若波羅蜜

上堂大智洞明大機圓應德山隔江招手高亭便乃橫趍百丈遭喝因甚三日耳聾秦時𨍏轢鑽

上堂擧黃蘗云自達磨大師到中國唯說一性惟傳

此疑北

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卽
不可說之法佛卽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淸淨心也
師云不可說不可取不是心不是佛擊禪床一下云
急急如律令
出鄕歸上堂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揚帆鼓
棹任性優游收捨南州與此州都盧無有一絲頭喝
一喝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望風豎降旗臨濟入門便喝諸
人還猛省麼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上堂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
來慈續慧命故且道行衲僧慈合作麼生掃除佛祖
渾閑事須知刃下有針錐
上堂絕羅籠脫羈鎖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咄
上堂擧僧問投子萬法從一法生未審一法從何而
生子云回首看師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拶倒燈籠
露柱嗔
上堂揑碎虛空出汁石火電光莫及二祖不識安心
拜依位而立喝一喝下座

上堂擧僧問靈樹如何是和尙家風樹云千年田八
百主僧云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樹云郞當屋舍沒
人修又僧問死心如何是和尙家風心云張公喫酒
李公醉云如何是張公喫酒李公醉心云任從滄海
變終不爲君通師云二老漢同床打睡各自做夢忽
有人問靈隱如何是和尙家風只向宅道蠱毒之家
水莫嘗如何是蠱毒之家水莫嘗只云波斯入鬧市
上堂橫按拄杖云汝等諸人各各命若懸絲復卓拄
杖云且救得一半
浴佛上堂梵志翻書韈摩耶生悉達聲迹不相干今
朝四月八
四月十五日上堂禁足護生安居聖制此土西天十
方三世
上堂擧趙州道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師
云識不識見非見說易說難如油入麵
上堂學僧問芭蕉和尙如何是透法身句蕉云一不
得問二不得休僧云某甲不會蕉云第三度來與汝
相見師以拂子擊禪床云還見麼握土成金猶可易

變金爲土始知難

上堂擧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云一莖兩莖斜僧云某甲不會福云三莖四莖曲死心拈云斜即任斜曲即任曲喚什麽作一叢竹師云三年一閏

喝一喝

上堂擧雲門問僧云天下甚麽人會佛法僧云露柱會佛法門喝一喝云這死蝦蟆師云這僧還甘也無入水見長人

上堂擧僧問北禪如何是無心法禪云灌稻水車鳴戞戞又問如何是有心法禪云機關木人笑夫休師云北禪只解把定不能放行或問靈隱如何是無心法只向他道種田博飯又問如何是有心法鼓腹謳歌

上堂擧靑原和尙問六祖作何所務即不落堦級祖云儞曾作什麽來原云聖諦亦不爲祖云落何堦級原云聖諦尙不爲何堦級之有祖深器之師云是即是總未有出身之路靈隱門下莫有獨脫底麽敲出鳳凰五色髓撲碎驪龍頷下珠

上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已是停囚長智靈山指月曹谿話月突出糞掃堆頭且道臨濟掌黃檗如何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開首座受雲居請上堂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西天四七唐土二三諸祖出興分宗列派發大機顯大用垂慈利物的的相承直至于今眞風不墜雖然如是且威音王已前一句作麽生道牽犁拽把幾時休

上堂擧明招行脚時到象田欲去累辭不得招云某甲有一問和尙若道得即不去若道不得莫妨某甲進途乃拈起布毛吹云古人意作麽生田無語明招珍重便行師云象田無語坐斷天下人舌頭諸人還見明招麽參

擧首座鳳山義和尙立僧上堂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旣是談玄因甚口不開問取鳳山和尙

上堂世尊良久維摩默然便恁麽去十萬八千

十月朝上堂開爐開爐柴炭全無星兒火種照徹十虛且問諸人會也無

上堂僧問藏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如何答
云毒蛇鼻頭揩痒乃云天不言四時行地不言萬物
生墻壁瓦礫橫說竪說衲僧家併却咽喉唇吻道將
一句來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百發百中
韓郡王請掛報慈寺額云長者建梵刹竟我佛開解
脫門題目分明當陽顯示有權有實有照有用一段
風光千車合轍直得寂而妙虛而靈不墮斷常圓明
了了以此祝
君王之壽以此報祖先之恩法界無邊同延景福雖
然如是且當機一句如何剖露高提西祖印正眼自
流通
上堂有人說得到行不到有人行得到說不到假饒
行說俱到撿默將來俗氣不除

開山顯親報慈禪寺語錄

參學　了能　等錄

拈帖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眞且如何是此事試
辨看
入寺指三門十字街心是入蹤過百艸頭上古佛道
場豁開大解脫門普請一時證入咄
入佛殿燒香云有你不有我有我不有儞咬定牙關
齊之以禮
據方丈端居丈室青天白日寶八布衫雲門念七
座拈香恭祝
聖壽無疆次拈香奉爲　太師郡王資培祿筭遂陞
座僧問大根大器不尋常百寶莊嚴勝道場今日請
師爲鼻祖山河大地盡輝光正恁麼時請師祝聖師
云虛空書卍字進云一氣洪鈞資幹運
皇圖永固太平基師云須彌山進云昔日賢于長者
與佛行次佛指面前地云此處好建梵刹意旨如何
師云鈎頭有餌進云賢于插標於指處云建梵刹已
竟又作麼生師云啐啄同時進云當時佛讚嘆如是
如是爲復是機投箭拄爲復是偶爾成文師云一任
卜度進云後來無盡相公頌云一根縮竹建精藍風
捲蠛蠓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二鈍根蹤過落前三
還端的也無師云錦上鋪花進云只如
大師郡王於一毫端不勞彈指成就如是淸淨寶刹

與菁賢于是同是別師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進云如是則萬古報慈功不朽　郡王心與佛心同師云一句道著僧禮拜師乃云以大願力作殊勝事以方便智演最上乘一句子出於千聖頂門一妙機發於無盡寶藏所以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諸佛說不到祖師提不起獨標物外自古自今列五位君臣具三玄三要建法幢立宗旨風從虎雲從龍萬派朝宗千差合轍正與麼時如何剖露良久云風前有路超群象鼓腹謳歌樂太平（謝詞不錄）復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當下大悟遂有偈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師云且道是什麼標格不因風捲浮雲淨爭見長空萬里天

端午上堂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風過樹頭搖天晴日頭出會得日頭出不會而自屈

上堂僧問寸絲不掛赤肉猶存時如何答云白飯元來是米做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上來講讚無限勝因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蚯蚓驀過東海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艸諸人還知落處麼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

上堂兩刃交鋒略通一線有耳者聞有眼者見且不落見聞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鄭州梨青州棗

上堂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汝三頓棒山至次日云昨日蒙和尚賜棒未審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麼洞山於此悟去師云諸方盡謂父子投機啐啄同時殊不知雲門正令不行却向艸窠裏輥致令洞山打失鼻孔直至如今無摸索處下座

上堂達磨達磨不識這箇直指單傳胡揮亂做且道還有過也無喝一喝下座

秉拂普說

靈隱首座寮秉拂僧問人天眼目堂中上座四海叢林還佗一箇三德六味拈放一邊祖意西來便請露破答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進云大眾得聞於

未聞去也答云聞底事作麼生進云耀古騰今普天
帀地答云賺殺闍梨僧禮拜師云豁開正眼直截根
源一句全提千差絕跡識不可識智莫能知全體與
麼來全體如是住如王寶劍孰敢當鋒擬欲衝前橫
屍萬里任是德山臨濟直須倒退三千達磨祖師也
只得一場懡㦬天下老和尚又何啻亡鋒結舌一向
與麼盡法無民秉拂上座今夜且向第二義門露箇
消息乃豎拂云看看拂子豎萬象森羅一時豎拂子
橫萬象森羅一時橫揣蕩攙搶剪除狂寇所以道護
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要會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又
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意能劃句句能劃意意句
交馳誠爲可畏要且不是禪不是道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若是箇漢撩起便行如俊鷹快鷂相似迷影
梢空背摩霄漢可謂奮丈夫志氣操佛祖威權鐵壁
銀山單刀直入搴旗奪鼓電卷星馳物物頭頭出身
有路靈苗異草和根拔大地從教荊棘生雖然如是
未稱衲僧且道畢竟如何密把鴛鴦閑繡出金針終

不與人看　復學僧問馬大師如何是佛馬師云即
心是佛後來南堂靜和尚頌云即心即佛鐵牛無骨
戲海獰龍摩霄俊鶻西江吸盡未爲奇火裏生蓮香
馝馞乃云馬大師裂破面皮南堂老漢敲骨出髓後
代兒孫若總與麼爲人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冬夜秉拂僧出禮拜便問匹馬單鎗便請相見答云
若是陶淵明攢眉便回去進云今日小出大遇答云
你得箇什麼進云智日出時無一物明頭未曉暗頭
明答云要且沒交涉進云如何是有交涉底答云待
你換却骨頭來即向你道進云直饒換得骨頭來亦
未免沒交涉答云話墮了也進云記得汾陽和尚示
衆云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
正不辨緇素不分不可爲人天眼目如何是十智同
眞答云提水放火問如何是一同一質答云裂破問
如何是二同大事答云一毛頭上定乾坤問如何是
三總同參答云蝦蟆蚯蚓跋鼈盲龜問如何是四同
眞智答云一不成二不是問如何是五同遍普答云
大地撮來無寸土問如何是六同具足答云猶欠一

著問如何是七同得失答云入泥入水問如何是八同生殺答云自救不了問如何是九同音吼答云八角磨盤空裏走問如何是十同得入師云寒山逢拾得問與什麼人同得入答云胡張三黑李四問與誰同音吼答云狸奴白牯問作麼生同生殺答云德山棒臨濟喝問何物同得失答云草裏輥問那箇同具足答云信手拈來著著親問何物同遍普答云針鋒影裏騎大鵬等閑挨落天邊月問何人同眞智答云黑山死鬼窟問孰能總同參答云燈籠入露柱問那箇同大事答云嘉州大象陝府鐵牛問何物同一實答云椀脫丘進云十智同眞蒙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答云向下亦無進云作家首座天然猶在師云這裏著不得僧禮拜乃豎起拂子云三世諸佛也與麼六代祖師也與麼天下老和尚也與麼現前大衆也與麼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有情無情悉皆與麼只有秉拂上座却不與麼爲什麼如此劒去久矣所以釁轉玄關大機獨脫呵佛罵祖斬釘截鐵猶是鈍漢何況立問立答擧古擧今激濁揚淸談玄說妙大似掉

棒打月笑破他人口于今不獲已據實而論虛空未足爲廣日月未足爲明乾坤未足爲大萬象未足爲衆秉拂上座有口也無說處諸人有耳也無側聆分千聖只言自知誰敢正眼覷著直饒通身是眼不墮情塵坐斷千差孤危不立臨機妙轉大用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步步有出身之路頭頭具生機一著擒縱自由收放在我破的衝關不借他力向我衲僧門下也只是家常茶飯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曾親近早隔大千除是英俊方能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皇風蕩蕩海晏河淸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無一法不是眞乘無一物不是妙用塵塵爾刹刹爾念念爾如盤走珠有什麼留礙如斯剖露是曙氐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則故是不知落處久參先德脚踏實地且道恁麼時如何拍繩床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閑　復擧堂頭和尚夜來擧洞山冬夜喫菓子次問泰首座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山喚侍者掇退菓子卓這些說話堂上老

入夜來巳是八字打開徹向諸人面前了也檢點將
來大似扶强不扶弱秉拂上座今夜也不可放過洞
山布長蛇陣只要直取中軍泰首座不動干戈當鋒
一捏便見七花八裂直至于今收不得久立

普說趙州南石橋北觀音院裏有彌勒祖師遺下一
隻履直至于今覓不得行脚道人眼似流星機如掣
電聊聞擧著徹骨徹髓亦未爲性懆何況尋言逐句
意根下卜度有甚瞥脫處大丈夫要了大丈夫事譬
如上將軍破陣不顧危亡直教透徹所以參禪須是
悟若不悟總沒交涉且如稜道者往來雪峰玄沙二
十年只看箇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坐破數箇蒲團忽
一日因捲簾豁然大悟便道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
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香嚴
在百丈問一答十問十答百及到潙山山問你在百
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是你聰明記憶底你
向父母未生巳前試道看當時道不得却把從前看
過底文字從頭撿閱要尋一句祇對都使不得不奈
何了却去請潙山說山云我若說與你你他時後日
罵我去在遂云休休我此生與般若無緣去做箇長
行粥飯僧過遂往南陽結庵應是佛法禪道從前許
多學解一時放下父母未生前底也放下因一日打
併庵基次擲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便云一擊忘
所知只這豈不是佗著實悟得底便乃望潙山禮拜
云和尚恩逾父母當時若說與我焉有今日事等閑
開口動舌自與尋常不同縱饒你學得大藏教從佗
達磨肚裏過不曾自悟如何敵得生死而今學道兄
弟緣是多知多解將佗古人言句比配下得語好做
得頌好皆是錯用心你若實有悟入不怕不會古人
言句所以一處通千處百處絕羅籠看他前輩打得
一箇半箇出來直是驚天動地大慧初入閩時晦庵
光和尚在廣因相從一日入室問喫粥了也洗鉢盂
了也燒香行道了也除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云裂
破大慧喝云儞又來這裏說禪光於此大悟有頌云
當機一摑怒雷吼驚起法身藏北斗長鯨吞月浪滔
天拈得鼻孔失却口直是性懆瞥脫傾湫倒岳一番
今之叢林浩浩地只是名字參禪其間有一知半解

稍知觸淨早是罕有若要荷擔此事實難得人所以大慧因圜悟云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打破漆桶了每至入室圜悟只是道未在後因舉樹倒藤枯時如何云相隨來也驀忽知非圓悟便請立僧參禪須是悟悟了須是遇人若不遇人莫教有箇拂子柄在𠋫手裏爲人爲不得驗人驗不得只是杜撰阿師瞎學人眼不是小事你看五祖說話只用尋常語言須知佗爲人處別後得三佛出來甚生氣槩是佗眞箇踏著正脉底決定不干事也如何味得佗這星子你若踏不著自無轉身一路只守一知半解鄭重寶惜不肯放捨乃是大病畢竟不堪爲種艸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弄潮須是弄潮人急著精彩大丈夫兒阿誰無分夜深久立心外無法用王庫刀法外無心發千鈞弩通身無影像遍界絕遮攔一句截流萬緣俱透超越格量控佛祖機象王行處絕狐蹤龍袖拂開全體現三世諸佛出興只爲此一大事六代祖師傳持惟示此一心法如金剛幢如無盡藏如烈火焰如大日輪通徹十虛

彌綸萬有直得威音已前以至窮未來際未嘗移易一絲毫許盡十方世界無邊香水海只向一絲毫頭上識得根源所以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恁麼揭示直下如青天轟一箇霹靂相似眨得眼來已過那裏去了更擬擡頭尋他蹤跡便如你兄弟參禪將古人公案心思意解作道理商量築取一肚皮葛藤逢人撒將出來以當平生參學子細觀來𠋫也好癡臘月三十日賺你皮囊去山僧頃年在蔣山隨侍應庵師祖常聞道今時兄弟不濟事做工夫二十年也不抵我在衆時一日如何見得他恁麼說話師祖初行脚時在一尊宿會下住多教學者過公案時師祖同一僧在佛殿裏過一則公案恁麼過也過不得又恁麼過也過不得二人商確不覺鷄唱遂拊掌散去後來一一過得了只是依前肚裏黑漫漫地遂冷地思量道若恁麼參禪如何敵得生死聞隨州水南遂和尚道行乃洞下尊宿法嗣恩官人徑往參禮便得歸堂有一連單兄弟長時坐禪不與人交師祖一日問佗還少睡麼其僧厲聲道

老兄而今是什麽時節更有工夫打睡師祖直得面熱汗下遂發志不捨晝夜以悟爲則不過一月連單先有發明師祖亦有發明自此每每入室得路便撑將去遂和尙並不奈佗何一日入室次喚華兄你也好只是公案未明師祖抗聲道盡大地是一箇公案和尙作麽生明遂和尙便低頭師祖道這老漢了我不得束包望方丈禮三拜便行聞得圓悟住雲居直造會下凡遇入室機機相副得數時圓悟提起向上巴鼻竟不能開口圓悟每向人說這箇蘄州子得卽得只是腦後少一錐在圓悟歸蜀師祖也要隨佗去圓悟道你不須隨我去有杲首座元侍者彰教隆藏主見處共老僧一般但去見佗必爲汝了却大事遂依教特去宣州彰教參隆和尙門庭孤峻直是不容湊泊未經數時遷虎丘亦參隨去續請充維那一日室中擧五祖牽牛過窓話擬祇對次被佗劈胸一拳自此打斷命根是時隆和尙欲命首衆會中有開悟耆舊云華維那嫩在師祖聞得遂書偈於壁間云江上青山殊未老屋頭春色放教遲人言洞裏桃花嫩

未必人間有此枝不辭便行此庵元和尙時住處州連雲師祖道我舊在雲居時每喫這漢無滋味如今看來未必佗到我田地且去驗佗看如何纔到便上方丈侍者通報此庵聞得郞忙出來一見便云華兄此番且喜大事了畢師祖道我未曾開口佗已知了得底人相見不在形言便知落處這箇便是參禪底榜樣豈似今時一般長老與學者相見一句來一句去末後多一句便爲贏得禪究竟不知深淺蓋佗不曾踏著正脉只在言句裏作活計且如拄杖子話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便道你是這般人卽與你說便是與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你不是這般人我不與儞說便是奪却你拄杖子洞山麻三斤話便道數目分明又讓和尙示馬祖譬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卽是打車卽是馬祖當時便悟去却商量道車喩身牛喩心有甚交涉但是佛祖直截爲人處一時錯會如此見解自誤誤佗不可勝數兄弟行脚也須帶眼始得不可胡亂食人涎唾且如山僧尋常見做工夫兄弟不柰何通一線路引你行

一兩步便歡喜纔下毒手與你未分艸料便發無明
自謂長老不識我語或道生滅我移挽我你纔恁麼
見解便是肚裏不安樂旣不安樂便是悟處不諦當
旣是悟處不諦當則大法不明旣大法不明如何透
得祖師關棙所以道參禪須透祖師關妙悟要窮心
路絕祖關不透心路不絕盡是依艸附木精靈兄弟
你若是未透且莫麤心直須晝三夜三把將做串古
人亦大有方便控你入處豈不見藥山問石頭三乘
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實未明了乞師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
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這箇巳是八字打開撒放
諸人懷裏了也因甚不肯承當衆中久參兄弟不能
得透徹病在於何爲你耳裏聽多眼裏見多頑了返
不如初機孟八郞一拶便透如白衣拜相相似緣
佗無許多榼𢶍知解兄弟門這般病痛諸方決是不
奈你何嶽上座却有箇方便只要你盡情放下從前
學得底參得底悟得底諸方傳得底一時颺向佗方
世界作箇百不知百不會底人舌不寄私意不停玄
心無所恃行無所倚驀然失脚踏飜可以作箇沒量
大漢滅却臨濟正宗與一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
則一一緇素皎然所以道你若高高峰頂立我便深
深海底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兄弟
山僧今夜盡情道了也須知開口不在舌頭上喝一
喝

法語

明眼漢沒窠臼鈍置牟尼子孫後驀地斷䟦地折大
洋海裏遭火爇寒山拾得笑呵呵有理分明沒處雪
不是禪不是道各不得狀不得這裏如何著眼如何
湊泊不見臨濟大師道若也住心觀靜擧心外照攝
心內澄凝心入道如是之流盡入邪魔種族臨濟老
婆禪和底一時飜却了也若向未開口前薦得未免
平地喫交假饒瞥轉玄關敢保老兄未徹何況只認
得箇光影緇素不分開眼自瞞以當參學不知被這
些子賺過一生秖知參禪須是悟悟了須是遇人若
不遇人動著便見尾巴露且道遇人了如何速道速
道

宗門下接上根利器提持出生死絕知見離言說越聖超凡之道妙豈淺識小見機境解會路布上作活計者所能擬議要須是殺人不眨眼漢格外領略不涉情解直得孤逈逈峭巍巍不依倚一物全身荷負佛來也眩惑他不動方許你少分相應所以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俱胝竪指石鞏張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略露風規已是拖泥帶水了也豈更論量淺深得失圓融事理明知是土上加泥若是本色學道之士驀踏著此箇正脉直下如十日並照無幽不燭上門上戶未擧目搖唇已先戳透心肝五臟盖本分手段初無造作只貴直截踢起便行點著便轉轆轆地可以籠罩古今十方坐斷看他保壽和尙問後保壽如何是汝父母未生已前本來面目後保壽罔措因作街坊在市中見二人鬪爭次一被揮拳劈面打云你得恁麽無面目後保壽忽然大悟當知此事不問山林中鬧市裏築著磕著便百了千當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達磨西來獨唱此大法謂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持接上機要利根種性覿面相呈更不擬議綽得便行未爲性燥所以此事無你用心處無你湊泊躓坐處萬機收攝不著千聖羅籠不住如是參究如是證入如是提掇殺人不眨眼撈著便轉轆轆地始得少分相應稍若躊躇白雲萬里不見臨濟大師道若約山僧見處要與諸佛共知直下坐斷報化佛頭恁麽告報豈是世間淺識之所卜度要須併蕩從前學解妄想情塵勝劣知見執著毫末不存發現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全作用是佛祖全佛祖是作用活鱍鱍地如風偃艸豈非至要至妙安穩大解脫哉

覿面相呈盡情分付了也若是利根上智全身荷負將去不妨峭峻纔涉思惟形紙筆語言路布卽沒交涉故云道在邇而求諸遠但能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著衣喫飯折旋俯仰一切處著精彩退步就已返返覆覆默默提撕看是什麽看來看去看到無滋味無著脚手處身心如虛空亦不作虛空等量驀地失脚踏飜本地風光直得一回汗出豈不慶快平生便乃隨機應物信手拈來信口便道現成受用著著有

出身之路佛法世法打成一片却就他眞正善知識決擇深奧如人入海旋入旋深纔有執著自負依他便同外道今時學道者不及前輩者何也多是得少爲足似是還非不堪爲種艸知之

衲僧家具眼行脚須知有本分向上鉗鎚不容擬議如金剛王寶劒當鋒一截透頂透底洒洒落落了無窠臼著著有出身之要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曾親近早隔大千可中要須龍象蹴踏直拔超升且非麤淺機境所料亦非理性深入淵源故我祖師西來唯單傳直指不立階梯不拘得失瞥然知非頓忘情解徹證向上巴鼻活卓卓地千聖羅籠不住便能於日用中以此正印印破目前一切諸法卽非異法築著磕著無非眞淨明妙大解脫境豈不見古德山參龍潭一吹滅紙燭便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此衲僧行脚榜樣豈艸艸也

紹續此箇門風爲如來種子直須猛利一切時中孜孜矻矻以出家大事未辨爲懷不憚勤勞奉事善知識求一言半句發藥雖遭呵斥怒罵而力向前非昔夙熏成自然種智未免心生猶豫或卽退墮惟能處於恬然初無動搖則此本有之性現定見聞覺知父母緣不可生境界緣不可奪只麽閑閑到一念不生驀劄掀翻從得妄想顚倒情解不落意識機境直下承當無第二見則玄妙理性尙不可得況隨世間事物所轉耶

示諫寺丞回庵居士

從上乃佛迺祖接上乘利根敏明之士直要超情離見機關活卓卓地未學先知未言先領才有朕兆一剪剪斷終不向意根尋思放敎身心空勞勞地虛而靈寂而妙內明已見外絶纖塵內外洞明惟一眞實不與萬法爲侶不與千聖同羣獨脫超升自由自在

韓愈文公問大顚云弟子軍州事繁省要處請師一言顚良久公罔措時三平侍立卽敲禪床三下顚云作麽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禮謝三平云和尙門風峭峻弟子却於侍者邊得箇入處你看他師資互作方便向不可名不可言處發揮非韓公利根種性安能一撥便轉耶所謂揮斤者敏手亦須受斤

者有不動之質然後二俱得妙不然斷成一場漏逗也

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又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如擊石火似閃電光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不得已謂之一句謂之正位謂之頂門謂之得住謂之歷歷謂之惺惺謂之的的謂之佛未生時謂之金剛王謂之無諍三昧以此修身行已以此澤及生民位望轉隆心術愈正萬年一念萬世一時十方猶目擊造化握掌中納須彌於芥子擲大千於方外豈難爲哉

寺丞乃道中人既已深諦更資陶鍊使轉有力量而不勞神泰然大定豈止窮此生盡未來際罔不資此遇同道同證不舉而知不言而契捨此置之勿論可也傳云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獨迦葉不能覆藏乃所以爲密爾

題梁光遠居士法語後

法無二法達者同歸靈雲見桃花香嚴因擊竹上古先德皆證此箇時節因緣光遠居士覩宏智禪師所授樟禪人法語不覺觸著先君之諱淚出痛腸正是這箇時節因緣也老佛照慣將方木逗圓孔瑩雲臥瘤更逐惡隨邪若據此事總沒交涉崧源不惜眉毛蠢情下箇注脚具眼者辯取

題孫氏道堅親書華嚴經後

聽無說聞無聞見無見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於此見得高步毗盧頂額苟不然者未舉筆已前已是蹉過

頌古

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開口分明便墚根指天指地獨稱尊成羣作隊隨他轉幾箇男兒有腦門

南嶽讓和尚示馬大師云譬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馬師悟去

平生心膽向人傾過犯彌天已不輕帶累馬師胡亂後至今錯認定盤星

藥山問石頭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

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頭云恁
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
得

坐斷千峰路穿開碧落天那容問端的端的髑髏前

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墻外底僧云不問
這箇道州云問那箇道僧云大道州云大道
透長安

大道透長安言端語亦端臘盡雪消去春來依舊寒

雲門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
才語僧云是雲門云話墮也

分明寫出與君看意在鉤頭不在盤縱使石人開得
口不知猶被舌頭瞞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攧落精靈窟何處不風流祖師無妙訣

龐居士問大梅和尚云久嚮梅子熟也還許
人摘喫也無梅云你向甚處下口士云百雜
碎梅云還我核子來

大梅梅子熟龐老已先知正眼驗深要相逢拍手歸

僧辭鶴林門林云誰僧云僧林云非但是僧
佛來也不著僧云佛來因甚不著林云無你
棲泊處

十月清霜重臨風徹骨寒苦無棲泊處攜手出長安

僧問古德如何是冬來事古德云京師出大
黃

京師出大黃見賊便見贓竹杖化龍去癡人尋夜塘

普化云明頭來明頭打

水急魚行澁峰高鳥不棲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翠巖芝和尚上堂云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
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

殺活全機覿面提大家相聚喫莖虀後生不省這箇
意只管忙忙打野榸

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
五

雲門一曲徹髓徹骨霽雪千峰寒梅破蕚啐啄公子
風流鳴木鐸

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

無寒暑處回避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
時寒殺闍梨熱時熱殺闍梨
寒暑分明說向君不容擬議辨疎親匾擔驀折兩頭
脫舉目長空一笑新

風幡

不是風兮不是幡分明裂破萬重關誰知用盡腕頭
力惹得閑名落世間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

雲門小厮兒作大獅子吼鼻孔得半邊不知失却口

臨濟問僧甚處來僧便喝濟揖坐僧擬議濟
便打又僧來參濟竪起拂子僧禮拜濟便打
又一僧來濟竪起佛子僧不顧濟便打
閃電光中賓主分虛空背上立綱宗祖師活計只如
此後代兒孫掃地空

趙州喫茶去

趙州喫茶去毒蛇橫古路踏著乃知非佛也不堪做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大唐天子國依舊化三千

六祖一日云汝等諸人當偹舟楫吾歸新州
去僧問和尚去後幾時却還祖云葉落歸根
來時無口
雲開空自闊葉落即歸根回首煙波裏漁歌過遠村

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花又
問出水後如何云荷葉
出水何如未出水蓮花荷葉有來由定光金地遙招
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僧問潙山如何是百丈眞山下禪床叉手立
僧又問如何是和尚眞山復上禪床坐
百丈狸奴面潙山鬼眼睛見人空解笑弄物不知名

僧問天衣和尚古鏡未磨時如何衣云撑天
拄地僧云磨後如何衣云夕陽影裏快藏身
拄地撑天全體用夕陽影裏不藏身有時獨坐孤峰
頂寂寂獨聞落葉頻

盤山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
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
描不成兮畫不成臥龍長怖碧潭清擬心湊泊終難

會達者應須暗裏驚

　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

山

臘月燒山天寬地寬築著磕著徹骨毛寒

　擧僧問古塔主如何是佛主云莫莫又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主云莫莫

莫莫拈出一條斷貫索任從我佛及衆生據天鼻孔

都穿却

　贊佛祖

　釋迦出山相

棄輪王位放癡獃夜半逾城心未灰冷坐六年無折

合有何面目出山來

　無量壽佛

四十八弘誓願百千萬億彌陀水鳥樹林開正眼爲

人親切不消多

　觀音

月團團星斗寒風振海雷破山圓通大士瑞應人間

　九祖

半生足不履地軒知路遍天涯得箇多瓜印子至今

目瞠口呿

　維摩

深入不二門巧盡飜成拙一默定千差常說熾然說

說拙萬古淸風寒徹骨

　達磨

鳳凰城闕不通水泄少室巖前話作兩橛賺它人家

男女開眼喚龜作鱉

直指西來分明禍胎渡江面壁偸心未息從茲皮髓

分張轟起靑天霹靂

一葦渡江無處埋藏分皮分髓瞞神謼鬼忙忙直向

西歸不知失却隻履

　龐居士

心空及第深根固帶共說無生異類中行惱亂禪家

至今日不知日午打三更

　臨濟

一棒一喝傾湫倒嶽蔆蔑吾宗這白拈賊

　金華聖者

千兵不若一將伎倆何如帳樣不識古佛定光稽首猪頭和尙

大巔和尙

趯首座出院勘三平中箭放過韓文公鈎頭通一線謾道晝夜一百八也是和盲悖訴瞎

應庵師祖

深入虎穴有屈難雪天下應庵只得一橛虎口裏轉身拳頭上揑恠胡亂三十年起東山正派不知過犯彌天大

密庵先師

咬猪狗之手討甚巴鼻奮劈胸之拳瞎却頂門出逹磨身血斷衲僧命根纖毫不肯放過叢林爲儲爲寃筒般穐艸決定累及兒孫

芝山智默長老請贊密庵先師

擊石火裏穿遼天鼻孔妙轉機前打鳳羅龍正法眼瞎驢邊滅却破沙盃扶臨濟正宗門庭峭峻孰敢當鋒鐵壁銀山一線通

能仁光睦長老畫師頂相請贊

恣拍盲性用劈胸拳併蕩三玄三要管甚栗棘金圈渠儂已是滅胡種不知將底付兒孫

雲居善開長老請贊

爲人巴鼻一點渾無明眼衲僧失却鼻孔鐵餕餡金剛圈分明開口不在舌頭邊累及後代結佛祖深寃

道巖首座請贊

人我如山狠氣如雲炊無米飯接不來人電光影裏賓主分不是寃家不與隣

師肇首座請贊

這箇漢太愚癡一句子佛不知臨濟老客作兒四天下更有誰擬開口劈胸椎肇首座莫學伊學伊彼此落便宜

師警維那請贊

寃有頭債有主驟鼻蛇白額虎活捉生擒當陽直擧發機須是千鈞弩

希璉書記請贊

臘長年高甚生風彩南來北來無可相待黑漆竹篦聊一揮看你當人在不在璉書記甚𣈆耐鎭海明珠

懸空撲碎

大成藏主請贊

一段風光寧容描邈祖祖相傳將錯就錯不以佛法作人情掣電機前活卓卓

文蔚侍者請贊

心麤膽大少實多虛瞎衲僧眼斷肘後符臨濟東山之道命若懸絲念念刀耕火種老此殘軀寥落林泉意自殊

惠文伯居士請贊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人大眼目佛祖寃讎香岩下指南作北劒池上看樓打樓機輪妙轉一絲頭不得䱱鯨不肯休

這箇賊無面目指東南看西北不住雲居又憎鷹福自知不解守叢林永劫甘心入地獄

這漢生來無狀佛祖亦難近傍趯出金圈栗蓬開口不在舌上

是人道渠執㤼不知年老成魔偏要時時入室所招恠恨者多阿呵呵屈指東西誰似宅咄

肋下三拳欄顋一掌據令而行誰知痛痒轉身一拶驗來端楊岐種艸鐵心肝

無卓錐之地有無價之寶元不用安排拈來用恰好沒人情佛亦掃這般村僧脫空到老

行脚不到廬山住院只在江浙偏要拚笑諸方忘却自家百拙討便宜破邪說一錐一劄不妨凛冽

偈頌

送悟藏主還姑蘇靈隱笑庵和尚時在西烏巨山

玲瓏巖畔瞥不瞥豎起脊梁生鐵橛無端林下錯商量攜手相隨入虎穴甕裏蓦然失却鱉箇事明明向誰說彼時只是此時人誰知眼裏重添屑我攜拄杖奔南北君入西山恣輕忽放下蛇頭捋虎鬚翻身便作自拈賊太虛全布目前機生殺交馳誰敢窺我來一笑重相見鼻孔由來向下垂密庵家風徹骨貧密庵有眼且無筋將無作有這些子透這些子能幾人西風落木天宇逈君兮不住別峰頂曹谿一滴杖頭挑漲起吳江千萬頃

題張直閣亦庵

曹溪無一滴誰道庵名亦問訊老維摩鐵壁復鐵壁

題先登齋

大道難將萬物齊先登猶自涉階梯飜身直透靑霄
外回首方知宇宙低

送聽首座之弋陽彙呈陳鄖中（雪庵和尙時在徑山）

當頭一著沒巴鼻坐斷諸方成忌諱此心不向白雲
閑一錫飄然下層翠晦庵過犯彌天大居士無端也
揑恠至今落賺有誰知也要大家償夙債

栢庭永和尙出世天禧以頌寄之

林下相從知幾年好因緣是惡因緣雖然不受靈山
記鼻孔依前著那邊

孟知府令嗣求法名興福

興福奇兒福無邊表一點靈臺靑天月皎

興密

密在汝邊諸法亦然一擧兩得無黨無偏趙州八百
箇中玄箕裘事業尤堪傳

孟府判令嗣求法名興璞

眞璞無瑕實際無涯心空及第震耀邦家

興一

只這一脉人間顯赫妙轉綿綿甚生標格

興祖

有祖以來世不可陪當機日用著著全該

示惠文伯宣義二偈

見色分明便見心此心非我亦非人臨機不用從它
覓信手拈來著著新

盤走珠兮珠走盤靜中消息鬧中看一毫頭上忘知
解始覺從前被眼瞞

示如理道友

如如不動已周遮理事融求路轉賒直下踏飜樵子
徑知君未到葛洪家

題張四直閣容庵

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太淸點雲千江幷月直爲我容
庵故作如是說

題王子肅上舍實齋

世出世間法和底盡掀飜唯此一事實眞金火裏看

山居

路險人稀到窮居稱野情雲開空自闊月落夜深清
風動數莖艸鳥啼三四聲箇中無限意唯我與誰評
　惠康伯宣教請陞堂舉張拙秀才問長沙百
千諸佛只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沙云黃鶴
樓崔顥題後先輩曾題否拙云不曾沙云無
事題取一篇好因說偈
黃鶴樓前一首詩把將掃箒畫蛾眉百千諸佛眞消
息覿面分明舉似伊
　送琉書記還長樂
相見相從道自親妙高峰頂讓因循業風忽起波濤
惡一錫飄然到七閩
甌閩佛法半生滅江浙叢林日漸凋携手十年如一
默孰云生死不同條
迢迢故國三千里忽憶萱堂送別時拄杖生風輿何
極楚天遼邈遠山低
　題金山郭璞墓
要識先生眞實地龍門浪裏碧崔嵬時人著眼這邊
立親切何如到一回

　送光長老住顯親
同條端的不同條箇箇溈山水牯牛一做這般蟲豸
去牽犁拽杷幾時休
　送鹿野珍禪友還七閩
六處十年眞歲寒山邊水邊相盤桓拶倒幾回扶不
起未嘗說著祖師關
密庵的子是寃讎疾燄過風第二籌笑裏一場無折
合不容提掇轉風流
千差坐斷路頭通萬里鄉關一信風不負靈山親記
莂好音專待寄來鴻
　送謙侍者還鄉省親
有句無句藤倚樹鐵壁銀山没回互三千里外面尊
堂一毫頭上全體露睦州讓說編蒲屨新豐賣峭不
歸去今人不比昔時人出門便是還鄉路
　示智窮禮混源塔
相逢不相識去後空相憶靈骨撒長江淸風有何極
極識滔滔浪裏休尋覓
　示丁都院

鑊湯爐炭三禪樂劍樹刀山大覺場此日撥開心地
印了無佛法可商量

三千條法爲今時一性圓明要自知會得自知知底
事人間何處不光輝

思齊化士

拔劍紅塵斬萬機直教佛祖淚頭低我儂贏得呵呵
笑老倒思賢愧不齊

示葛都院

從來佛法無多子利益人天越古今棒喝交馳難近
傍信知徹底老婆心

贈蜀中李道士

透出玄關一瘦筇湖湘江浙絕行蹤自從得箇安心
法禪道先儒只此宗

尤氏妙蓮請普說學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
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
處百花香因說偈

百花香處鷓鴣啼百歲光陰七十稀飜憶世間多少
事落便宜是得便宜

鞔法鼓求頌

內空外空內外空一聲纔擧迅雷風流通佛法無多
子千古靈山氣象雄

送普岩維那

治父門庭索索東湖風波甚惡知心能有幾人萬里
秋天一鶚

正現上人遊廬山

透過重關得自由相期佛祖雪寃讎西湖風景無留
戀南嶽廬山拄杖頭

雲翼書記歸鄉

慣嘗甘艸與黃連大海波濤盡底掀誤吸冷泉無味
水方知不在舌頭邊

林上人歸蜀

明明此事不由他喫飯無端咬著沙自己靈光皆喪
盡三千里外摘楊花

三衢椿監寺修造佛殿

黃面瞿曇放搭癡千方百計討便宜而今無著渾身
處却要兒孫盡覆伊

白牛接待

田園穩密白牛閑近揖湖光遠對山何似踏飜無寸土上方香積在其間

示如淨禪人

劈面三拳連顚兩堂撒手懸崖喪盡伎倆德雲不在別峰上

茶湯會求頌

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何似飛來峰下寺相邀來喫趙州茶

福州黃蘗送廣州化主

不住煙蘿第一層翻身要勘嶺南能謂言蘗嶠三千指不比黃梅七百僧

黃蘗送茶化主

百艸頭邊法戰時鋒旗未展露全威直饒陸羽知端的也落吾家第二機

送泉州化主

少林無孔笛橫吹此曲誰人和得親向曉洛陽江上路一聲喚起幾多人

衢州祥符僧堂帳化士

滿堂蟠蟄臥僧龍一片閑雲下碧空舒捲當機元自在從教蚊蚋弄狂風

示汪居士

參禪悟道染泥沙見佛與祖生冤家破塵破的我荊棘壁立萬仞有諸訛也大差也大差一刀兩段火裏蓮花十分無伎倆處處有生涯

南侍者還莆陽

若將此語定宗綱任是靈山未厮當大地撮來無粟粒令人翻憶老曾郎

孜侍者行乞

不學文章不學書孜孜於道自忘軀黃塵堆裏挨身轉一任清風捲太虛

且侍者持鉢

靈山無法與人傳臨濟宗風盡滅門唯有道人知此意赤心扶起破砂盆

接待

茶飯家常沒可陪臨機元不在安排門前有客來相

訪試問朝從何處來

超禪人持鉢

秋風颼颼乘輿悠悠因行掉臂南州北州相頭買帽看樓打樓格外知音纔領略虎頭虎尾一時収

祐水頭

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掇轉玄關隨緣自若任是碧眼胡兒從頭與汝一杓著不著誰言過水不濕脚

鹽街坊

紅爐鼓滾瞥然間突出銀山照膽寒便是馬師胡亂後要須不被舌頭瞞

尹山接待

千古尹山寺家風不厭貧只將這箇意接待往來人

送化主

即心即佛眼中屑非心非佛轉乖眞大唐國裏無南北盡是靈山一會人

勞生擾擾夢喧譁夢破喧譁也大差雲淨水天江上望一輪皎潔落誰家

把得袈裟裹艸鞋相逢只麼笑哈哈孔門弟子還知否曾向靈山及第來

百億分身利有情驢顋馬頜實難明有時鬧裏聊伸手意在鈎頭不在星

日用分明直似絃不將佛法汚心田自言世上無仙客老倒維摩得半邊

不依本分要參禪賣了山前麄父田赤手出門無活計好兒終不使爺錢

敗壞多年笤箒椿等閑拈起定宗綱這些標格天然別不比諸方孟八郞

題寄巢

巢穴通霄眼塵勞無住心經行及坐臥萬古至于今

題有餘齋

日月雙螢火乾坤一鵲巢大千沙界外總在目前包

源上座秉炬

住便住行便行出門步步淸風生寒不寒熱不熱烈焰堆中飛片雪萬里迢迢恁麼來靈山會上無生滅既無生滅且道源上座向甚處去別別大海乾枯虛空迸裂

欽首座秉炬

叢林老大欽首座鐵石身心同達磨三十餘年湖海間佛祖玄關俱裂破尋常開口不順人情有時點胸更無兩箇末後打箇翻身未免紅爐煆過且道煆過後如何口似磉盤佛也不做

遙藏主入塔

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皮穿骨露鼻孔遼天直饒恁麼更須知有末後句遙藏主末後句再出頭來隻手分付

松源和尚語錄卷下終

塔銘

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陸　游　撰

松源禪師名崇嶽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故因以自號自幼時以卓犖不凡處羣兒中未嘗嬉蕩稍長聞出世法慕向之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禪師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慧陞堂稱蔣山華公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終夜學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應庵應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庵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木庵永禪師一日辭木庵木庵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庵云瑯瑯道好一堆爛柴薺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庵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復當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庵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庵移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

頭上自是機辯縱橫鋒不可觸密庵又遷靈隱遂命
師爲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爲密庵嗣徙江陰
之光孝無爲之冶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
丘皆天下名山惟冶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
四方衲踵至棟宇亦大輿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
元三年靈隱適虛席僉曰安得嶽公來乎果被旨以
畀師讙聲如潮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衆師席爲一
時冠而師有栖遯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
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庵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唱道
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
量人因甚麼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
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
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實嘉定
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
塔於北高峰之原塔成之四年香山遣其侍者道敷
以師八會語錄來求銘於游游方謝事居鏡湖上年
過八十病臥一榻得書不覺起立曰亡友臨川李德
遠浩實聞道於應庵蓋與密庵同參德遠每與游談

參問悟入時機緣言句率常達旦今讀師語峻峭峭
崒下臨雲雨如五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
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墮如漢軍昆陽
之戰追思德遠所言然後知師爲臨濟正宗應庵密
庵之眞子孫也銘曰

臨濟一宗　先佛正傳　應庵父子　以一口吞
金圈栗蓬　晩授松源　松源初心　論劫參禪
於一咲中　疾雷破山　八坐道場　衆如濤瀾
金鏃脫手　碎骨裂肝　彼昏何知　萬里鐵關
後十大劫　摧山湮川　法力所持　此塔巋然

跋

臨濟十四世孫松源和尚語錄板留靈隱鷲峰菴至
元年間菴既回祿板亦隨燼衲子慕之而不可得然
少林的旨東山正傳微此錄不足以顯發當時之大
機大用由是募緣重刊以壽後世開學者之正見掃
邪說之肆行豈少補哉旹泰定三年二月初五日金
陵鳳臺法孫　比丘　淸茂　謹書

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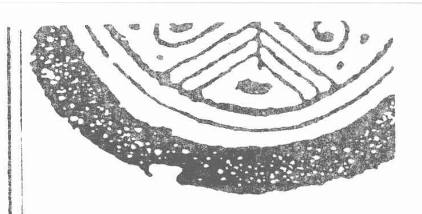
曹谿的流東入日國二十餘派出自松源者居其十而天澤一支尤行松源之流毒吾國也如此之多且久矣然其語錄雙卷舊版湮滅而副墨之子亦將爲烏有焉今時至於輓近陳爛之類往往災木此猶未免無焰之秦豈容在宇下者而恬然坐視斯闕典耶比與友人謀勸論劂氏以揭耿光於叔運之秋雖然師之道之行也先天地而窮來際則未必在於是錄刊與否矣

元祿庚午六月中浣

晩學師點薰沐書于法山度香橋寓舍

今茲應諸子請將評唱松源禪師語錄也就市索之花園點老所刻舊本最爲精製天明間遭災爲烏有焉諸子生焚玉之嘆遂相謀翻刻之藏之寺門以給衆所須然此舉也不期公于世而足以公于世矣余嘉諸子勇義附數語於其尾不覺貽續貂之嘲

寛政辛酉春正月　東浦山主　隱山　謹誌



破菴祖先禪師語錄

宋・破菴祖先 撰
圓照 等編

破菴語錄序

佛祖正法眼藏初不可傳可傳者筌蹄耳然而師承眞正根蔕分明則有言無言無非正法凡所以發揚祖道開示後學使人因指見月其可無傳乎　先破菴老和尙九坐道場說無義語壁立千仞峭絕巉巖售用縱橫打破密菴窠窟行持高峻遠紹佛果家風正令全提諸方風靡大機密用外道潛蹤獨運本分鑪錘烹鍊幾多禪衲近世宗師如公無幾嗚呼當此法弱魔強之際倚公一柱以障頹瀾今其巳矣後學將安仰乎予雖未識師顏而書問往來商訂是事千里同風固若符契今侍者圓照編次法語求序板行三復玩味非惟如巳識面又得其心乃知破菴老人有不亡在續佛慧命非在斯文乎學道高人要須具眼

嘉定壬申孟夏　浩齋居士　楊子　謹書

破菴和尙語錄

目錄

夔府臥龍山咸平禪院語錄

參學比丘　圓照等　編

入院指三門此箇大解脫門是離見超情無欲無依底人之所住處咄且居門外

指法座諸法空爲座處此爲說法乃云也要頭上安頭便陞座遂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爲

今上皇帝祝延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聖明逾

日月睿算等乾坤又云此一瓣香奉爲判府安撫太中泊合府尊官伏願永佐明君長居祿位復拈香顧視大衆云還知落處麼劫石固來終有壞此心毒恨恨難忘奉爲見住明州天童景德禪寺密菴大和尙以醻法乳遂就座云善舞太阿劍必無傷手厄能捋猛虎鬚須有轉身策莫有不傷鋒犯手底麼僧問衣盂昔日親傳得籍籍聲名冠四川無限人天俱側耳請師一句祝堯年師云巫山十二峯進云皇圖祝贊人皆委使旆臨筵事若何師云淸風來未休進云伯牙不遇子期老高韻那能偏九垓師云塞斷耳根進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黃梅因什麼半夜傳衣師云一時不著便進云既有七百高僧爲什麼衣鉢分付盧行者師云多少人眼熱進云明上座趂到大庾嶺頭爲什麼提掇不起師云非但明上座進云明上座道某甲不爲衣來特爲法來乞行者指示此意如何師云未是好心進云只如行者道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便悟去還端的也無師云三生六十劫進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師應聲云如何是你家僧禮拜師云却也相似乃云霧鎖長空風生大野詔光溢目萬彙敷榮罷遊百城直登寶所是故道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上是天下是地且道寶藏在什麼處這裏見得便見判府安撫秉造化權持公正論向毛錐子上點出住山鈯斧直得有眼者見有耳者聞見歷然以何爲驗以主丈卓云欲明少室無私句便是黃堂利物心復擧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際云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谷拽濟下禪床却坐濟近前云不審谷擬議濟却拽谷下禪床却坐谷拂袖便出師云二大老機如掣雷眼似流星未免被傍觀覰破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云久立尊官伏惟珍重

謝知事頭首上堂扶持臨濟正法眼出手還宅勇毅人利物應機全體用叢林又見一番新

上堂擧心月孤圓光呑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師云先聖一期慈悲未免拖泥帶水臥龍卽不然光境俱忘切忌喚鐘作甕

增壓揚

上堂隔山見煙便知是火隔墻見角便知是牛乃拈拄杖云這箇不隔一絲毫必竟喚作什麼有時倚向古屏畔任使丹靑入畵圖

密菴訃音至上堂客從南方來報我天童老撞破太虛空全身入荒艸而今子細思量令人哭不成哭笑不成笑寥寥日斷千峯曉

解夏小參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已是起模畫樣了也那堪乘日輪香象示生王宮半夜逾城六年苦行至於布漫天網垂萬里鈎打鳳羅龍隨方任器如印傳印似空藏空全提本地風光揭示正法眼藏大似傍若無人至令守株待兎之流以爲實然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利根上智之士終不向裏許咂噉滋味求覓解會進前退後持擇論量向上向下盡底踏翻赤手拏空羅籠不住呼喚不回箴士撮塵飛星撒火覓兎覓蹤猶未能髣髴豈不見道玄門無法不立紀綱若欲討尋聲前薦取見今三期告滿九十日中坐臥經行克念修證修證已畢梵行已立且作麼生說箇聲前薦取底道理堪羨一堂無事客臥雲深處不朝天

復擧金峰問僧你還知金峰一句子麼僧云知來久矣峰云作麼生僧便喝云金峰一句子今日百雜碎金峰云稍曾問人就中闍梨門風峭峻僧云不可要人檢點峰云眞鍮不博金後來圓悟道金峰拖泥這僧涉水雖然末後般慗未免當頭蹉過師云山潤石含玉林秀淵藏珠珠玉兩交輝情窮意難極因甚却道當頭蹉過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上堂一夏九十日今朝喜告畢二千年前事切忌更尋覓

上堂擧紫胡和尙中夜於僧堂前高聲云捉賊捉賊衆皆驚起胡乃搊住一僧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不是某甲胡云是卽是只是不肯承當師拈云紫胡只知驚羣動衆賣峭誇俊不顧傍觀自招其咎何故誣人之辜以辜加之

上堂德山棒起模畫樣臨濟喝翻成忉怛堪笑無位眞人出入面門失却多年破襪

上堂擧僧問嵓頭路逢猛虎時如何頭云拶師云嵓

頭一摎虗空迸裂父子不傳神仙祕訣
上堂擧藥山久不上堂院主白云大衆久思法要山云撞鐘著衆纔集山便歸方丈院主隨至方丈云和尙許爲大衆說法何得一詞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云藥山徑歸方丈却似箇好人只被院主隨後輕輕一揑便見忘前失後
上堂暑威尙熾喜見新秋潘浪倒騎驢子梵志翻著襪頭堪悲堪笑自唱自酬有時乘好月特地過滄溯上堂大家共住喫莖虀熟羹爛炊饙飡易飽細嚼難飢冷淡沒滋味從來少人知拍膝一下云此意明明說向誰
上堂擧僧問古德萬境來侵時如何德云坐却著師云古德雖是鐵作脊梁未免費力或有問臥龍萬境來侵時如何只向道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上堂今朝又見開爐浩浩諸方煖熱臥龍冷落門庭也要人前細說夜靜更闌炭也無衲衣破處氷侵骨

平江府秀峰禪院語錄

參學　圓照等　編

上堂擧古人道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堂盡布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師云楊岐鬪勝不鬪劣秀峰鬪劣不鬪勝秀峰乍住沒親疎箇箇盡懷滄海珠滿眼湖山看不足釋迦彌勒是他奴
謝故舊相訪上堂撞著道件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師云先聖恁麼道也似平地陷人撞著道件交肩過正落曹溪第二機拍禪床云不是苦心人不知
上堂擧密菴先師道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食它一粒米失却半年粮師云秀峰不恁麼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只圖一粒米却得百年粮或被知事道長老長老莫道百年粮只得半年不少也得只向他道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上堂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正令不行拗曲作直還知雪竇老人落處麼少林幾坐花木落庾嶺獨行天地寬
上堂擧汾陽道識得拄杖參學事畢潙潭澄云識得拄杖入地獄如箭師云識得拄杖且拈歸壁
歲夜小參一不做二不休大丈大兒當自由掃蕩從

前知解掀翻路布葛藤已靈不重聖亦不求無依無
欲無喜無憂一向恁麼冷啾啾徒悠悠不如據見定
向平田淺艸抛三放兩且任隨流入流而況否極泰
來春風滿野韶光溢目萬彙發輝拍拍是令物物惟
新達磨九年面壁摶量未就至今厥疾弗瘳臨濟雖
具隻眼等閑未可同謀惟有主丈子卓一下云有來
由氣憤憤布縵天網垂萬里鈎羅龍打鳳拳踢相酬
彼彼分緇定素只貴知慚識羞爲什麼如此大海若
知足百川應倒流　復擧睡龍和尙一日上堂拈起
拄杖云二十年住山全得者箇氣力時有僧問和尙
得它什麼力龍云過溪過嶺東拄西拄後招慶聞云
我則不恁麼道僧云和尙作麼生道慶將杖下地拄
行師云睡龍好條拄杖可惜龍頭蛇尾更得招慶隨
後打攪撒大似畫虎添斑當時待它道和尙得它什
麼力拈拄杖便擲管取拏雲攫霧

上堂向上向下全提半提風行艸偃斗轉星移總是
諸方普請邊事秀峰箇裏只是多年上大人丘乙巳
拈起則乾坤失色放下則瓦礫生光不拈不放又作
麼生卓拄杖下座

上堂晉夏初臨薰風乍扇急景如梭萬化千變惟有
拄杖子黑輪皴沒思算解道廚庫揖僧堂三門朝佛
殿

密菴忌辰燒香箇尊慈不賭是挨著便揑鼻著便諱
鬼面神頭不容擬議我昔被渠鈍置至今怨入骨髓
此怨難雪此恨難洗以手加額云南無眞本福州唵
蘇嚕悉哩

上堂身口意淸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
滅度如是則九旬禁足三月護生盡是無風起浪剜
肉作瘡更言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
不可得何異釘樁搖櫓總不恁麼蝦跳何曾出得斗
豈不見靈山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大肆八體道
我是千佛一數若過秀峰且居門外自餘一釋迦二
元和三佛陀當甚埦墢丘拍膝一下

聖節上堂祖道綿綿王道平平同歌舜日共樂堯年
道貫無邊剎境德合一統乾坤且林下道人以何報
稱遂起身云萬歲萬歲萬萬歲

開爐上堂擧趙州道我在南方行脚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未曾有人擧著師云趙州老老大大有年無德殊不知火爐頭無賓主話觸目發輝闊見歷然士曠人稀相逢者少

上堂開口即錯擬心即差倒攜蓆帽纍著襴衫看看暮天欲雪普請各宜照顧且道照顧箇什麼自云照顧火燭

上堂要明此事若言有道理也賺你若言無道理也賺你不有不無也賺你何故不是弄潮人莫入洪波裏

上堂寒食淸明節韶光映林樾瓏上標墳人眼中流出血生滅本無蹤時人當自決君不見水潦嘗經馬師踏直至而今笑不徹

上堂今朝五月端午不用書符呪語只將者箇拄杖卓一下云用作降魔鐵杵楚大夫活捉獰龍張天師倒騎猛虎觸翻東海鯉魚直得傾盆下雨

上堂一夏九十日今朝喜圓滿拈得璧縣茶瓶撼碎饒州磁椀冷笑布袋平欺懶瓚天堂不拘地獄不管空腹高心擔片板無端瞎却頂門眼

謝藏主上堂擧昔有一僧在藏殿裏坐藏主見乃問云上座何不看經僧云我不識字主云何不問人僧乃緩緩起來叉手問云這箇是什麼字主無語師云從上佛祖遭這一問也無啓口處諸人還會麼這僧問處字義炳然藏主無言文不加點還它老成人扶持正法眼

中秋上堂靈山話月曹溪指月玄沙已是嚼飯餧嬰孩寒山子無端更道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秀峰路見不平卓拄杖云打破窠窟

臨安府廣壽慧雲禪寺語錄

參學　圓照等　編

師在靈隱山受請陞座云釋迦掩室已見諸訛淨名杜詞翻成狠籍若非頂門眼正何以辨明緇素所以道鏡無心而取像妍醜自分劍無意以求人殺活自在顯諸仁藏諸用其惟至理乎便恁麼去亦菴居士新建寶坊永延慧命饒益一切可謂功不浪施其或未然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復擧昔有一官人請米倉保壽二人齋官人云請二
人長老談論佛法壽云請米倉師兄長答話倉便喝
壽云未會問著喝箇什麼倉云猶嫌少在壽却隨聲
與一喝師云二大老雖眼辨手親爭奈箭鋒不相拄
直饒齊發齊中向官人面前只成一場敗闕且道官
人具甚眼目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
入院陞座拈香祝　聖罷次拈香云奉爲建寺大檀
越亦菴居士闔府貴眷增崇祿算乃就座云言無展
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有獨脫底麼僧
問破菴爐鞴諸方少居士門庭八字開等是靈山親
授記何妨握手笑哈哈且道賓主相見合談何事師
云舌頭不出口進云得聞於未聞也師云聞底事作
麼生進云學人到這裏結舌有分師云狼籍不少進
云昔日世尊布髮掩泥於然燈佛前然燈指掩泥處
云此處好建一梵刹此理如何師云意在鈎頭進云
會中有賢于長者以標揷于指處云建梵刹已竟又
作麼生師云大地震動進云於是諸天散花賛嘆云
庶子有大智矣又且如何師云世情偏向富門多進
云只如今日亦菴居士建大寶坊與賢于長者是同
是別師云一會儼然進云可謂古今無異路達者共
同途師云重說偈言僧禮拜師乃云建法幢立宗旨
明明佛勅曹溪是敢問大衆且道曹溪事作麼生若
向個裏知得落著便見亦菴居士建大寶坊廣容佛
子俾一人人衣珠顯赫照世明燈一箇箇正眼豁開
昏衢巨燭是謂勇義大丈夫希有能難能之事以此
盡人子之義造次必備以此盡臣子之心顚沛罔欺
夫是之謂躬行而不息深入淨名不二者也
復擧適來禪客問布髮掩泥因緣隨說偈云揷一莖
艸建梵刹畫出規模何太窄爭似亦菴新建立容盡
十方雲水客鷲嶺風高少林月白光明寂照遍河沙
萬古流輝有張拙
當夜小參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敢問
大衆那個是一音所演底法莫是一卽一切一切卽
一麼莫是識得一萬事畢麼莫是一月普現一切水
一切水月一月攝麼如斯理論鄭州出曹門畢竟是
那個一音以拄杖卓一下云一音旣演直得三艸二

木萬象森羅情與無情隨其根性而得解脫雖然如是惟有拄杖子不在其數爲甚如此遂卓一下云單重交拆

復擧南泉示衆云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未免犯他國王水艸擬向溪西牧未免犯他國王水艸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云山僧自小亦牧一頭水牯牛也不向溪東牧也不向溪西牧也不隨分納些些只是流行坎止遇緣卽宗一任諸方檢責

上堂眼見色耳聞聲棒喝交馳拖泥帶水便恁麼太乖張人貧智短馬瘦毛長

亦菴居士生日上堂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入得無門之門便見天無四壁地絶八維通上徹下是箇微妙大解脫門輝騰今古逈絶見知全提鷲嶺拈花揭示西來密旨津梁九有利及四生不歷化城直登寶所只如功勳不昧又且如何朝廷有道靑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復說偈云鷓鴣啼處百花香日暖風和春晝長昨夜虛空開口笑祥光瑞氣滿華堂

上堂十方國土中惟有一乘法閙市門頭張三李四東頭買賤西頭賣貴定盤星上秤來未免七差八錯廣壽長老贏得張口掛向壁角從它露柱燈籠打瓦鑽龜搏量卜度誰知笑倒黃幡綽

上堂擧僧問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什麼人與他安名立字洞山云老僧被上座一問直得禪床震動師云洞山老漢雖則口甜心苦也是王小破艸鞋或有人問廣壽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什麼人與他安名立字只向他道賊身已露何故萬里崖州未是遠

結夏上堂二千年前公案今朝重爲提撕同住大光明藏無修無證無爲腦後依前欠一鎚

上堂今朝五月端午節千妖百怪盡消滅艾虎桃符相耳語搖頭不肯向人說無端被者主杖子卓一下云對衆一時俱漏洩復卓一下云只得一橛

杖錫雲麿和尙至上堂曉來鵲噪一聲聲象駕崢嶸喜見臨欵聽珉珉終日語異苗翻秀映叢林

上堂擧普化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連架打臨濟令侍者去問云總不恁麼來時

如何化云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師云者風顛漢不妨令人疑著及至被人窮詰將來却只道得箇羅齋打供也似熟處難忘若是廣壽卽不然待它道總不恁麼來時如何便與攔胷搊住云道道若是皮下有血管取價增十倍

密菴忌辰燒香老漢從來拍盲偏笑鼻直眼横大徹堂前落節做出許多敗缺累及平人無處伸雪閩蜀同風有甚交涉六月火燒空由來未是熱將此身心奉塵刹

上堂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早是不著便了也當爐不避火却須説破免見遞相鈍置

上堂達磨西來事今人謾度量天河爭起浪月桂不聞香何也見成公案東山祖師漏逗不少乃云達磨西來事今人謾度量人貧智短馬瘦毛長何也兵行詭道

上堂天氣或晴或雨白雲乍卷乍舒行脚漢奔南走北似信不信老臊胡游梁歷魏似有似無拍膝云劒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

上堂舉教中道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寧不説法疾入於涅槃釋迦老子不知思惟箇什麼事得恁麼難説大衆如是事實難説今日分明爲饒舌夏有凉風冬有雪

上堂纔涉唇吻便落言詮不落言詮卽眈寂默眈寂默則成謗滯言詮則成誑不誑不謗拄杖子從頭説破卓一下

上堂舉有僧辭歸宗宗云向什麼處去僧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這裏只有一味僧云如何是和尙此間一味禪宗拈棒便打僧云會也會也宗云試道看僧擬開口宗又打師云歸宗幸自好一味禪無端傷鹽傷醋却成五味了也而今忽有人來辭去諸方學五味禪只向他道善爲道路若是箇漢必然別有生涯

上堂老東山道先入白雲門次入白雲限吞底栗棘禪喫底籼米飯君子如到來好好看方便師云辦能開飯店誰怕肚皮寬説甚方便不方便先入南湖門次入南湖室吞底熱鐵丸喫底洋銅汁本色人到來

沙糖更澆蜜

上堂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拍膝一下云老來不著便過犯已彌天

珉講主請上堂舉良遂座主訪麻谷得旨後歸謂衆云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師云諸人知處良遂知良遂知處人不知王維已死無人畫留得青山對落暉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大丈夫兒當下便担荷假風行崖崩石裂廣壽長老羸得合掌當胷道個菩薩摩訶薩

聖節上堂堯仁廣被三千界舜德長敷億萬年珍重聖恩何以報只憑一炷海檀煙

冬節上堂僧問昔日溈山問仰山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近前叉手立此意如何師云點即不到溈云情知你答者話不得師云年老成魔進云溈山復問香嚴子又作麼生嚴云某偏答得者話師云上頭上面得人憎溈山復舉前話嚴亦近前叉手立又作麼生師云到即不點進云溈山道賴遇寂子不會師云溈山恁麼道那進云那裏是宅不會處師云莫瞌睡進云一等是叉手近前因甚肯箇不肯箇師云果然瞌睡進云溈山大似將錯就錯師云甚處見溈山進云終不隨人言語轉師云你已被轉了進云冬節已臨和尚以何法示人師云夜來菓子甚如法進云一衆忻然去也師云只是你不知慚愧僧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便禮拜師云逃得火災更防水厄

復舉僧問古德如何是冬來事德云京師出大黃師云有闕冬來事京師出大黃漢家勳業在樊噲與張良

上堂舉教中道生滅滅已寂滅現前大慧道眞生無可生眞滅無可滅寂滅忽現前蝦蟆吞却月大衆不見道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

退院上堂夤緣於此得安閑屈指三年一瞬間好是今朝乘快便又携藜杖過宅山

平江府穹窿山福臻禪院語錄

參學　圓照等　編

指三門常獨行常獨步咄莫來攔我毬門路

上堂拈香說　聖罷斂衣就座云直指單傳已成迂曲明宗定旨轉見周遮便恁麼去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當爐不避火點出瑕疵與他開山祖師相見去也卓拄杖一下云萬疊湖山磨不盡一天風月鎮長存

上堂百不知百不會似兀如癡隨羣逐隊誰云趙璧無瑕類

上堂僧問請和尚答話師云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進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麼師云逢人但恁麼舉僧禮拜歸衆師云無端無端

復舉大悲和尚有僧問請師便道悲云開口即錯僧云恁麼則眞是學人師也悲云今日向弟子手中死師云還知麼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舉東山和尚道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師云穹窿也有箇道處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畢竟如何禪禪

歲夜小參智慧弓堅固箭射破虛空成兩片海門斜去兩三行驚起暮天沙上鴈牛頭沒馬頭回鐵壁銀山一拶開上苑玉池方解凍湖光瀲灧映崔嵬却笑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有般漢便道以指喻指逐物却物幽谷寒巖春風徧野是則是斬新日月特地乾坤順朱填墨且從你諸人七顛八倒或若新故交參倒轉律管何以明辯須知衲僧家拄杖頭上有回天轉地底生涯不掛本來衣不據空王殿誘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過橋斷橋得路塞路誰問你七十三八十四者也周由也未是宅棲泊處只如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又且如何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柰有天何

復舉欽山問德山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云你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擬議山便打欽被打下延壽堂云是則是打我忒煞嵩頭云你恁麼他時不得道見德山來後來雪竇道欽山致箇問頭也甚奇特爭奈龍頭蛇尾當時待他道試舉天皇龍潭底看以坐具便摵大丈夫捋虎鬚不

為分外宅既不能可惜德山令行一半令若盡行雪峰殿頭總是涅槃堂裏漢師云大小雪竇錯下名言若人知得落著許他喫著大虫膽

病起上堂臥病恰旬餘氣力無一銖皮穿筋骨露勉强且支捂無鹽無米誰為分疎拈起拄杖云拄杖子起來呵呵大笑乃卓一下瀉出百斛明珠各請點檢倉庫畢竟是有是無盡道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山僧不免隨後念箇蘇嚕蘇嚕

上堂擧教中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且畢竟如何是佛智乃云雪子落紛紛烏盆變白盆忽然日頭出依舊是烏盆

上堂十五日已前明似鏡十五日已後黑如漆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鶯遷喬木頻頻語蝶戀芳叢對對飛

湖州鳳山資福禪寺語錄

參學　圓照等　編

穹窿山受請拈疏示衆云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字義炳然當陽一抉

陞座云心鏡明鑑無礙豁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不覆藏一顆圓光非內外既非內外則在彼在此初無間然或去或留寧存轍迹住福臻則福臻長老住鳳山則鳳山主人任器方圓無適不可雖然恁麼猶是順水張帆諸方共用底且道不墮格則一句作麼生道不欲當頭便拈出恐驚雲綻碧天寒

入院據方丈大凡據此丈室亡能所滅影像掃蕩情塵不立窠臼者裏還有與鳳山相見底麼良久云比擬張麟兎亦不遇

陞座祝聖罷僧問東三條箴幾年簸土揚塵皷兩片皮不妨說青道黑只如不落唇吻作麼生道師云箭過新羅進云直得鳳山作舞雲水逆流師云未是分外進云如何是鳳山境師云有山有水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見面勝聞名只如人境歷然主賓互換一句如何通信師云錦衣公子貴林下野僧閑僧云謝師答話便禮拜師云切忌錯流通乃云離相絕言之道擬心即差動念即隔不擬心不動念直下見得

徹去便乃如龍得水似虎靠山高步毗盧頂不稟釋迦文一切處作殊勝因一切處現奇特事津梁九有利及四生盡未來際無有窮盡正恁麼時獨脫一句作麼生道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

復擧臨濟參黃檗佛法大意因緣乃云黃檗山頭喫棒大愚肋下築拳佛法的的大意猶隔十萬八千

爲和王上堂乃云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胷中懷六合掌內握乾坤致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地久天長河淸海晏功業已著勳德已成紫綬金章垂蔭後世肅嚴梵宇開大施門運出家珍永延佛子成就無窮佛事莊嚴萬古規模是名特達大丈夫能爲世出世間希有事便乃從無住本示有去來於無去來示同生滅且道具如是威猛作略底人即今在什麼處靈山有路平如砥月戶無人冷似秋復說頌云世出世間希有事驟發須還過量人出沒卷舒驚世夢蓬萊山色又重新

上堂擧圓悟祖師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後來水菴和尙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師云還見二大老節角處麼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

上堂擧敎中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遂拈拄杖云若道是有心外有法若道是無心法不周作麼生道得恰好卓一下云劒去久矣

受密印師號上堂不坐空王殿不掛本來衣何須更恁麼切忌未生時又道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一向恁麼土曠人稀順俗和光聊通一線某丘壑之姿與艸木俱腐豈謂堯天霈澤寵渥衮襚此乃觀使御帶不忘付囑遂致林下野人有蓋意外之遇祇受之情不勝感佩復說偈云只箇垂垂白髮僧一生兩度受 皇恩只憑少室無私句地久天長祝 聖君

中秋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子細看來從頭錯算姮娥昨夜失金鍼攧動玉樓尋不見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忍俊不禁爲諸人敲個嘗脫卓拄杖一下流水暗銷溪畔石勸人除却是非難

冬至小參宗乘一擧三藏絶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
達磨大師眼空四海蹄海越漠見他武帝只道得箇
廓然無聖及至對朕者誰却言不識計窮力盡打箇
沒合殺向少室峰前堆堆冷坐知他是會不會致令
二祖隨後斷臂安心依模脫殼及乎勘證將來却只
禮三拜依位而立大似巧盡拙出其餘德山棒臨濟
喝俱胝竪指祕魔擎叉又何足較量不見道言跡之
興異途之所由生若能向世界未立佛祖未與已前
著得眼去方知道明暗交謝寒暑迭遷全提少室單
傳顯示自家風月便見一陽來復萬彙發生陰極陽
升氷生於水且涉流轉物一句又且如何東君漏洩
陽和力不萌枝上也抽條
復擧德山小參不答話因緣師云德山老漢雖則全
壁而歸要且被新羅僧勘破
冬節上堂節屆書雲陰極陽升冰河發焰枯木抽英
惟有拄杖子依舊黑輪皴不遷不變無辱無榮卓一
下云笑殺當年面壁人
謝維那上堂擧興化打克賓話乃云興化打克賓猛

虎驚腰騎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上堂種種性相義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晝見日
夜見月坐臥經行曾無間歇吽吽有甚交涉
歲旦上堂舊歲夜來去去從何處去新年今日來來
從何處來既無來又無去鐵壁銀山成指注卓拄杖
下座
上堂廣尋知見猶如鏡裏求形息念觀空大似日中
逃影當此之時如何卽是僧繇雖敏手難邈志公眞
上堂擧先聖道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片雲生晩
谷孤鶴下遙天岸柳和煙綠巖花帶雨鮮無人知此
意令我憶南泉且道他古人意作麽生蒼竹掃簷碁
局冷野雲籠石衲衣寒

秉拂

華藏首座寮解夏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
等性智從四月十五日結也十方世界若草若木情
與無情盡向拂子頭上熏修練行宴坐經行蟬視聲
聞奴呼菩薩如今七月十五日解也十方世界若艸
若木情與無情盡向拂子頭上各各以所得所證法

門所修所行行願遍布於微塵之中而彼微塵之量
亦不追隘饒益一切各得其宜直得小根小莖小枝
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
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
生長幸自可憐生被憍陳如尊者起來兜一喝便見
三三兩兩把不定不往河南便往河北不妨自由自
在驀然中路被人攔住道只如萬里無寸艸處作麼
生去十箇有五雙撈天摸地直饒總道出門便是艸
也是蝦跳不出斗何故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復舉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以拄杖
畫一畫云百雜碎後來雪竇道這老漢是則是要且
未有出身路如今拄杖在雪竇手裏乃橫按云南北
東西甚處得來師云二大老一條拄杖縱奪可觀大
似字經三寫秉拂上座咬牙齩齒敢道箇譆諸人若
甘去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靈巖首座寮結夏舉前一句靈山罔測其由肘後一
機少室何曾夢見便恁麼去眼見色耳聞聲又有什
麼過因甚雲門大師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

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獨脫漢善其機
通其變可以據菩薩乘修寂滅行於如來大光明藏
三期之內九十日中披精進鎧秉智慧弓執堅固鑽
入如來室坐如來座不離此座稱法界性與山河大
地若艸若木情與無情異口同音演說摩訶衍法離
四句絕百非說情塵沒窠臼直得坐底立底說底聽
底明明歷歷寂寂惺惺拄杖子忍俊不禁眼笑眉垂
合掌贊善只道得箇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
且從你諸人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切忌喚作平等性
智
復舉臨濟同普化赴齋踢倒飯床因緣拈云二大老
有撼動乾坤手段喝散白雲意氣雖然世諦門中羅
齋打供則無可不可若是少室門風未夢見在
金山首座寮主節出叢林入保社暑往寒來忘晝夜
面門撥轉越僧祇方得名爲觀自在拈花特地乖張
面壁分明話墮遠水不救近火短綆那汲深泉膏肓
痛處著鍼捏出從前釁罅臨濟問心黃檗大愚薄處
先穿德山意氣洋洋活浸龍潭死水魯祖偏工面壁

空腹高心趙州喚人喫茶禮防君子更說睦州擔版到頭空過一生至於雪老輥毬千古爲人笑具總是揚聲止響掩鼻偷香弔影揚鞭投崖寄帽丁一卓二當頭決斷往事莫追正當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陰極陽升冰生於水曠達之士自合乘時騰踏馬駒蹲蹴象駕不見靈山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昂昂然道我是千佛一數且從你諸人飛星撒火論量可上可下只如興化被大覺道箇瞎漢待卸下衲衣痛與一頓當下便明得臨濟當時在黃檗處喫痛棒底道理却又如何緇素不是王維手徒說繪丹青

復擧黃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師云黃檗據閫外權持不犯令直得威風凛凛韜略變全只被箇僧等閑一撥便見和身放倒衆中莫有爲黃檗作主底麼良久云先上座今夜平地喫交

靈隱首座寮解夏大事因緣出射洪就中豐義更尤强未形問答先明得六用門頭盡放光便恁麼去閒禪與道風過樹頭說性說心水澆頑石眼橫鼻自棒打不回向他祖師門下遠之遠矣者裏若有一箇半箇不受人瞞去我當斬首以謝脫或未然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昭回四生之浩渺三年一閏九日重陽今年靈隱山中堂頭法兄社裏無禪無道與人商量一夏九十日中只有一味淸水白米直得有情無情渴飲飢飡盡證法喜禪悅之樂無端露柱不甘面面相覷較量大小法門曹洞五位君臣臨濟四種料揀窮幽極微至簡至要秉拂上堂躡脚近前低頭側耳一一聽覽分明不敢囊藏被蓋將爲已有向諸人面前從頭說破良久云幾乎錯下注脚

復擧僧問雲門秋初夏末前途忽有人問如何祇對門云大衆退後著僧云過在什麼處門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師云夫善機變審來端雲門有全生全煞之令者僧大膽麤心擬跳龍門却遭點額可惜許宅雲門九十日飯坐在窠窟裏翻成隨世流布若到諸方不得錯擧

普說

華藏首座寮告香涼薄之跡棲遲於此得依堂頭遯菴和尙席下將謂知照可以安閒乃蒙道義推挽勤切俾令版首又復許時茲又承鳴鼓集衆獎飾過分令爲兄弟提撕話頭深愧不敏所謂自疾不能救何暇救他人事到如此有不能免只得勉從嚴命設且領略而況此間盡是諸方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底飽參碩德在此韜光晦迹藏器待時可謂龍象蹴踏若遇掛牌並不煩見訪恐有初機兄弟一箇半箇力志於道者無惜相與切瑳蓋此段事諸人見行作爲六根門頭放光動地自是諸人不自覺知返從他覓所以道分明不了却成迷無限風光付與誰若得家山田地穩自然處處不思議又道山僧十九上經過太湖水今年五十二此水尙宛爾清清兩岸流金沙布其底爲物所轉人通身便迷已箇是前輩參禪如實而證如實而解吐露出來爲光明幢饒益一切可謂萬世典型千古榜樣攧其旨歸不出一心之妙用妙用既的如風行空不留朕迹初不言我能我解馳騁於世取笑識者心尙不存何法之有某舊時曾見一菴主其菴主曾見老琮和尙琮參晦堂後在昭覺圓悟會中作西堂嘗自屈指云達磨大師晦堂先師至老僧其包齒漢指頭早屈不得也蓋圓悟齒包耳悟嘗畏敬之嘗有法語送僧行脚云老僧八十有二十八上不娶妻捨緣出家十九受菩薩大戒而後捧袟趁筵至二十五擔兜行脚出一叢林入一保社亦嘗成都參一二三尊宿於它語下殊未鈎深造入後至黃龍晦堂老人處詰風幡話一言勘破而老人大笑曰子且先求箇入處以爲基址然後起樓臺殿閣四年之後果於老人棒下得入方見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始終一十七載方得穩當今八十有二方且無疑今者慶上人忽來告別且曰人命無常富貴如幻我知之矣殊不知其所從今欲普游天下究其根源當以悟爲則至祝至祝兄弟家曾如此履踐曾如此做工夫麼這箇是佗參禪底狀子一本且不似今時人一向高傲濶行大步禪將去脚根下殊無著實及至被人鼻著又却面青面黃撞墻撞壁蓋緣打頭著

脚手時便自錯了也又有一等兄弟似信不信似做不做不能一往直前遂致千差萬別逗到頭白齒黃一無所成誠可憐愍更有一等兄弟皮下無血見人說著道黑淨地上胡撒亂撒採集向情識中將為己有增長我見到處逢人浩浩商量張老如何說李老如何說下語又如何頌乎又如何只管理會別人底自已依舊黑漫漫地却不知理會底盡是糞埽肥膩生臥根株轉見婆娑如何得根株倒去等是禿却頭壞却服何不一切拚捨晝三夜三行住坐臥以智慧刀把生臥根株東劉西斫一下倒去方為快活無事人自然一舉萬里豈燕雀之所能為雖然如是更須知有白雲道底且道白雲道箇什麼若遇掛牌時却來為爾說破

徑山西堂寮入室罷衆請就座普說乃云百二十日夏過了半月日參禪學道人緊急要著實果能兩脚踏實便是一生事畢所以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你若自憑智眼觸淨有歸佛祖病關永拋游刃盡為你出言吐氣亮處不孤暗鋒自合塵泥自異貴眼難諧

道存目擊早傷途轍況復守株待兎殺瓜柄盧掩抑迅光卒難緇辨所以睦州見僧便道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或時見僧便道擔板漢且道他垂慈為人在什麼處何不抖擻精神著些眼腦覷看是什麼道理參禪漢若自無營地分參來參去參到彌勒佛下生只贏得箇肚裏熱鬧若眞實以參學為要但只向他古人一言一句一機一境崖韋將去自然恰恰相當有箇奮發時節只如長慶和尚參箇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向雪峰玄沙會裏坐破幾箇蒲團一日卷簾眼豁開不覺漏逗便道也大差也大差卷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似此豈不驚羣動衆且非小根小器之所能為除是不鳴鳴則九霄之間定矣回視尋常室中為兄弟舉箇話頭了撑眉努目下喝下拍做盡萬千伎倆寧不面熱汗下有愧它先賢分明向道潭又不見龍又不現子親到龍潭直然領略得早是拖泥帶水那堪踏步向前求覓解會轉疎轉遠有時又向道魯祖見僧便面壁向這裏插得脚入作得去多少省力看他得底人自在乾

淨處立你自向泥坑裏輥輥得通身泥水却更說道說理豈非大錯山僧昔曾涉獵伶俜辛苦備嘗此味以故不惜父母所生口奉告兄弟眾於省力徑截處擔荷得去便乃身心蕩蕩地無欲無依自然形直影端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正如壯士展臂不假他力方謂之學佛種族曠達之士出叢林入保社豈徒然哉便可以廻天關轉地軸救必死起膏肓建此大法幢然此大法炬何往而弗利雖然如是爭奈破菴未肯點頭在且道利害在什麼處良久云時暑各自散去莫妨我東行西行便起

法語

示諠禪人

學道人立處孤危用處峭拔何止掀天撥地換斗移星向生臥長夜爲光爲明爲雨爲露饒益一切傍覰看來只貶得眼涂非知有乃辨端倪不見臨濟參黃檗問佛法的的大意三遭痛棒眼裏耳裏眯哩瞇囉逗到大愚處輕輕一撥猛省起來不覺道噁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老大虫當下睡眼豁開礪齒磨牙淢朧鼓舞生殺全提大方獨步觀其最初著脚覰捕巳自不羣操履堅實逢人便喝擬山山崩擬海海竭臨老極頭返被三聖倒與一喝却只隨摟搜道個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所謂唱愈高和愈峻其苦澀硬辣如此要個性燥猛烈底擔荷諠禪頃年在蜀曾得聚首相別既久顧我於湖山之濱求語爲助道之要謾書此段葛藤示之決欲究明少室之道不必問如之若何但只抵死拚生窮他三回賜棒看是什麼道理驀地覷破便知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哉回視從前憒憒悱悱只贏得個咬牙切齒先上座一場罪過不小如其不然大事爲你不得小事各自擔當

與戢菴居士張御帶

道在平常日用中一段光明蓋天蓋地情塵曾起便見千差萬別是故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只對他道平常心是道巳自當頭撥出却更問還假趣向也無不免隨摟鏤向道擬向即乖又更腦板道箇不擬爭

知是道蹔見四稜踏地事不獲已不顧傍觀盡情剖露道箇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達不疑之道如太虛空豈可强是非耶者個便是十八上解作活計底一欵子招狀了也是故寒山子見徹平常心便道吾心似秋月碧潭淸皎潔無物堪比倫敎我如何說龐居士見徹平常心便道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是謂一錯百錯無乃錯之甚矣哉菴大居士動靜可觀容止可法雖居富樂而富樂無惑存誠妙道兢兢業業念念無間不肯自欺直以大休大歇到不疑之地爲期登泰山還宅有力大人也蒙索鄙語不覺許多葛藤只欲發居士大笑一回子且道笑箇什麽三賢尙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

示辯禪人

行脚漢出叢林入保社風塵艸動鑒在機先猶爲不唧嚁那堪依宅作解存知見懼得失如之若何何止白雲萬里是故先聖道擧不顧卽差互豈非大張羅網千人萬人中攎撈一箇半箇以爲種艸力量漢眼卓朔地法燭才點當下便發無你近傍處做宅曹溪門下客却須如是履踐如是操持逗到崖崩石裂猶是半提邊事江西辯禪人從遊旣久器識超卓念念以克證爲期可謂本色道流也袖軸求語愚以退閒養痾事不獲已因爲葛藤云

示崑山虛堂顧居士

教外別傳之旨徧布羣機之中而羣靈具此眞心威德自在全體作爲光明烜赫晝夜無間而不覺知自作障蔽颺在腦後却向他方問佛問祖覓禪覓道是故名爲可憐憫者不見古德道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自然虛而靈空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皆爲自欺先聖垂慈愍物當頭揭示只欠箇性燥勇猛離心意識出凡聖路全機領略一念不生前後際斷仰不愧天俯不愧地蕩蕩無拘熱則乘凉寒則向火至於飢飡渴飮復有何事不見龐居士道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絶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及般柴雖則盡力描畫出來未免喚鐘作甕虛堂居士天姿洒落存誠妙

道徧諸當世宗師間以法義數相往來袖軸炷香云者回被肯堂老詰云你開口便是業識某更無開口處却自嘆息許多時用意參禪枉了心力愚乃合掌告之曰慚愧慚愧見義不爲見成䞓摟因行掉臂也借一䞓直饒末開口也是業識了也如何道得恰好去速道速道

示寫法華經求僧行者

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已是成痕成迹那堪將青黃碧綠彩畫虗空添得一場熱鬧向曹溪門下天地懸殊要得相當只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處冷地裏捋下面皮自笑一回子是眞勇猛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方知道寫經求僧也不是不寫經不求僧也不是問人討法語也不是不問人討法語也不是畢竟如何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子宜往矣無滯於此會有聞絃賞音者

栢堂劉居士持大慧禪師與成節使法語復

藏寶光塔求跋

大慧老人心手無礙沛然之作流無窮矣展轉自成而至栢堂既能寶之奉寶光塔廟所謂照世燈精進幢誠有在焉

達磨已下讚偈

梁皇殿前不能把定少林山下風波愈盛若解謹初護末不到圖形畫影

六祖

颺下採樵斧直入碓坊舂一脚踏到底黃梅信息通

臨濟

指拳捋肘只有一箇電卷星飛擡頭蹉過

布袋

散誕不拘儀軌街頭走到街尾逢人大笑呵呵那個知渠肚裏

定光

天涯海角俱行徧鬼面神頭只自謾却憶當年舊風月杖頭挑出與人看

戢菴居士請贊濟顚

瞎堂之子附馬之後出處行藏一向漏逗是聖是凡莫測掣顚掣狂希有一拳拳碎虛空驚得須彌倒走

周正字請贊　亡母宜人王氏眞

畫得十分依前不是端坐北堂琅琅仁義文殊罔明
把手行入定出定恣游戲

戢菴居士持壽像求讚

似僧有髮似俗無塵淡默自處惟德與鄰晉向鳳池
親聖訓更來鹿苑奪芳春

性長老寫師眞請贊

頑無所知說無照對弄假像眞遭人笑惟花擘臨濟
黃檗佛法未夢見在在在在是處淸風動天籟

本禪人請贊

學道不根參禪莽鹵似恁趣向乖疎如何傳燈繼祖
本禪畫出人前轉見和泥合土就中更有些子誵訛
焦尾大虫元來是虎

禪人請讚

錯錯錯徒名邈畫得十成欠蹄少角一任天下人貶
剝

寄蔣山如一翁

悠悠世路絕躋攀臥看白雲空往還惟有同參一句
子肯將容易混塵寰

寄王承務

經年相別無他囑莫只波波意裏求病去藥除消息
盡紅塵堆裏等閒游

送虎丘晉座住菴

劒池拾得豐城劒凜凜寒光射斗牛爲報不平平底
事艸菴蓬戶也風流

示禪人寫華嚴經

毗盧大經卷塵識久埋藏上人筆端力撥出放毫光
笑他自城游歷自倒自起自忙江天月曉夢破斜陽

示楞嚴座主

一印印定無法商量

示南華行者

見猶離見非眞見還歸入還無可還木落霜天山骨
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自詒

黃梅會裏七千指虎驟龍馳空點胸碓踏老盧愚且
拙坤維占斷最高峰

宴坐白雲裏經行碧嶂中遊人窮不到幽鳥自忽忽

眞上人秉炬

眞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直饒空盡無一物
正好投身烈焰中

初上人撒骨

颺下娘生袴投身大火聚火聚裏翻身失却最初步
正恁麼時如何鴈影落寒潭孤舟橫野渡

然藏主撒骨

小乘錢貫大乘井索權實半滿已被然藏主一時穿
鑿如今煙滅灰飛尚有者些零落雖零落佛祖位中
難容且向太湖安著

穎菴主撒骨

掉却錢塘佳致湖山占得清幽泥牛鬪入海便乃賦
歸休皮膚脫落短棹孤舟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滯
中流有時乘好月特地過滄洲

行狀

師諱祖先蜀廣安新明王氏子幼警悟父母繼喪從
羅漢院僧德祥出家時已知教外之意聞緣老宿者
住昭覺有道行往歸之一見相投令奉圓悟菴香火
一日從方丈前過緣問菴頭有人麼師云無人語未
竟緣劈胸與一拳云你聻師忽有省從而奮勵緣化
去遂出峽依澧州德山涓禪師識其爲法器與落髮
受具令徧參諸方晉謁潙山行和尚常請益狗子無
佛性話行云非有無之無如何師云卽今亦不少行
云又道不會久之捨去至平江萬壽日過值天大雪
夜坐乃自念言行脚十年矣此回若不徹去又是虛
生浪死正悶悶間不覺鐘動起從架舉頭見照堂二
字疑情頓釋繼見虎丘瞎堂遠淨慈月堂昌後見水
菴一於雙林嘗入室一問師子尊者被罽賓國王斬
却頭故是你道西天胡子爲什麼無鬚師云非雙林
不擧此話一云今日撞著箇作家師云心不負人面
無慚色一遂拓開師云勘破了也水菴退雙林遂往
見密菴於烏巨衆纔滿百然皆一時龍象命師爲典
客常隨衆入室密菴爲傍僧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師聞豁然大悟從此機語相契一日密菴遇師於衆

寮前謂師曰不得問訊不得叉手總不得作伎倆你
試露個消息看師應聲云方丈裏有客密菴呵呵大
笑密遷蔣山師亦侍行首尾凡五戴辭歸蜀密菴以
頌送之云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刃扣玄關頂門
歘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其許與之重如此師
既歸蜀初住果之淸居梓之望川未幾復振錫而南
至夔門時尙書楊公輔素聞師名以臥龍招之留三
年出峽至常州華藏遯菴演始延師分座立僧衆皆
傾服至於金山退菴奇靈隱笑菴悟徑山蒙菴聰師
至必延居第一座衆輒倍常歷住常州薦福眞州靈
岩平江秀峰後居張循王所捨宅廣壽慧雲禪寺爲
開山住持三年辭去衆爭留之師云箭既離弦豈有
返意衆不能强師平生去就多若此又住平江穹窿
學者爭爲出力持鉢以自贍雖藜羹糝飯而談道終
日有古風焉會楊和王府以鳳山資福延師師以年
高無往意而學者强之居無何卽辭上徑山時淨慈
闕主者　朝旨下諸山擧有道者三人師嘗預焉相
繼鎭江侍郞傳公以甘露起師師不樂就蓋知時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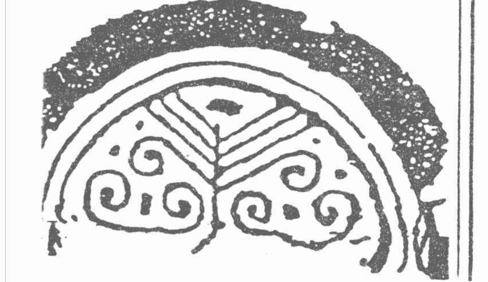
將至也師苦脾疾忽一日付囑後事親作遺書別常
所厚善者至晚書四句偈云末後一句已成忉怛寫
出人前千錯萬錯書訖端坐而化實嘉定四年六月
九日也後三日茶毗先是師遺囑欲弃骨山下主人
石橋禪師爲建塔於凌霄峰別峰塔之右壽七十六
臘四十九今略記錄親聞於師之出處大槩當求名
世大手大書碑銘以傳無窮云嘉定五年五月日住
鎭江府昭慶禪寺嗣法宗性編次

後跋

天下衲僧盡道
破菴師伯擊碎破砂盆所以五處全提佛祖命脉開
鑿人天眼目正是謗他殊不知此老未出關時不開
口不動舌已是布縵天網打鳳羅龍熖爀光明照耀
千古豈待道嚴爲蛇畫足倒捋虎鬚其徒持此錄來
因獲諦觀敬書于後具頂門眼者必不於言句中尋
討嘉定壬申元日住平江福臻法姪道嚴跋

月林師觀禪師語錄

宋・月林師觀 撰
法寶 編



月林禪師既沒於武康烏回山其徒德秀宗月葺語錄一編屬余爲序余曰此老於無分別中强生分別又欲追而記之何耶二子曰夫道不屬有言不屬無言有言無言皆落邊見學者誠知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者則此錄之作於解黏去縛不曰亡補不然醍醐上味翻成毒藥爭怪得老師余杜門僻處思方外莫逆如月林者不可多得二子又能知師之意如此聊爲書之以慰其勤以紓余之思禪師名師觀道號月林續楊岐正傳爲七世嘉定戊寅上元日三山陳貴謙益文書

月林觀和尙語錄

月林和尙住平江府蠡口聖因禪院語錄

侍者　法寶　編

師於嘉泰元年七月十四日入院指三門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箇裡全身入別是一乾坤

指佛殿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山河大地森羅萬象盡皆是相作麼生說箇非相底道理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傍人說是非

據方丈云坐斷要津全提正令佛祖到來也須乞命

承天同菴和尙度衣師提起云大庾嶺頭提不起同菴親手付將來等閑搭在肩頭上凡聖齊教眼豁開

拈帖云靈山付囑有大因緣擲地金聲分明擧似

指法座云法法不隱藏今古露堂堂更進這一步明明爲學揚

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爲

今上皇帝祝延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次拈香奉爲

判府顯謨大監閤郡官僚資崇台筭又拈香云此一

瓣香。還知落處麼。更不囊藏。爇向爐中。奉爲
前住隨州大洪山老衲大和尙用酬法乳之恩。一任
薰天炙地。遂斂衣就座。乃云毫端寶刹。慧劍光輝。出
格道流。便請相見。僧問。承師道。若見諸相非相。卽見
如來。還端的也無。師云。不端的。僧云。爲什麼不端的
師云。爲你信不及。僧云。擘破面門。醜拙露。元來胡子
沒髭鬚。師云。照顧話頭。僧云。只如法眼禪師道。若見
諸相非相。卽不見如來。未審如何。師云。言中有響。僧
云。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師云。當頭道
著。僧云。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作麼生。
師云。錯。僧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
作麼生。師云。錯。僧云。興化槍旗倒卓。三聖肝膽齊傾。
師云。引不著。僧云。只如今日新聖因和尙作麼生爲
人。師云。一棒一條痕。僧云。勁古束腰三條篾。接物唯
憑一指頭。師云。錯下名言。僧禮拜。師噓一聲
師乃云。諸法空爲座。處此爲說法。法不隱藏。淸風
生六合。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黃面老瞿曇。西來
箇撻。磨盡向者裏。納一場敗闕。敢問大衆。那裏是他

納敗闕處。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復擧。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槌云。世尊說
法竟。世尊便下座。大衆還知古聖落處麼。動絃別曲
葉落知秋。風生大野。水向東流
當晚小參云。聖因古蘭若。湖邊絕瀟洒。知他幾百年
已屬斯人也。以至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
鬱單越。置于掌握之中。擲大千於方外。又作麼生。拍
膝云。風光都買盡。不費一文錢
復擧。誌公令人傳語思大和尙。何不下山教化衆生。
一向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
呑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云。要識思大麼。貧恨一
身多
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且道如何是
眞說。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上堂。古鏡闊一丈。虛空闊一丈。竪起拂子云。這箇在
虛空內。虛空外。參
上堂。結夏又十日。箇事作麼生。無風荷葉動。決定有
魚行

上堂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爲什麼人人向脚跟下蹉過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廣度和尙至上堂眞正舉揚法堂前草深一丈有如是作略有如是牓樣箇是阿誰廣度和尙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師云斷人性命不勞餘刃四海一家風恬浪靜

慈懿皇后大祥陞座此世不移動彼世不改變推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

上堂今朝十月一開爐是此日趙州賓主話聖因爲拈出拈也拈了也說也說了也畢竟如何歸堂向火去

承天禮和尙遺書至上堂去去實不去來來實不來去來如夢幻虛空絕點埃正恁麼時同庵和尙在甚處竪起拂子云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上堂五日上堂朝朝入室三八念誦叢林規式喝一喝云美食不中飽人喫

上堂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了了了了了面南看北斗出

上堂熱卽取凉寒卽向火飢卽喫飯困卽打睡莫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

住平江府承天能仁禪寺語錄

侍者　法璘　編

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從上諸聖三昧互相不知敢問諸人且道不知箇什麼若是俊流便知落處其或未然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舉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不尊者以手策起眉毛良久云會麼王云不會尊者云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師云今日大檀越入山供養羅漢山僧因齋慶讚下箇注脚以手策起眉毛千聖從來不識一會靈山儼然說甚今朝昨日

上堂我有一轉語歷劫常如此迥絕無人處聚頭相共舉既是無人阿誰共舉高聲云漆桶

歲旦上堂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天下

治衲僧得一眼橫鼻直。皇恩佛恩一時報畢

上堂滿眼覷不見。滿耳聽不聞。空劫已前事。分明舉似君須記取。逢人莫錯舉

佛涅槃上堂諸佛於此轉大法輪。諸佛於此而般涅槃。正恁麼時甚處見釋迦老子。良久云。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

上堂十方諸國土。無剎不現身。舉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

四月八上堂目顧四方。指天指地。獨弄單提。無是不是。曾講惡水驀頭澆。不忘靈山親受記

上堂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剎剎塵塵。爾何處著渾身。拈拄杖云。看看拄杖子與諸人相見了也。卓一下。下座

謝與座上堂云。叢林法社共成褫。雪老當年用此機。頭上手巾腰下杓。至今千古有風規

老衲和尚忌辰拈香云。咄這尊慈。口甜心苦。帶累我儂破家蕩戶。者僧話墮。處直下明明舉。一炷栴檀充宇宙。誰道黃金如糞土

上堂臘八是今朝。如來成道日。夜半見明星。從此生荊棘。荊棘生人間。天上錯流傳

除夜小參年去年來年年事。日來日往日日新。本人撫掌呵呵笑。一段風光畫不成。見便見。莫沈吟。樓上已吹新歲角。堂前猶點舊年燈

復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如何。德云。東村王老夜燒錢。師云。年窮歲盡有何言。東村王老夜燒錢。野鬼閑神俱屏跡。無依無欲是金仙

上堂此來無枝葉。唯有諸貞實。我法妙難思。五千人退席。竪起拂子云。看看劍刃上事。非等閑。擲拂子下座

赴萬壽請上堂驀然平地一聲雷。驚得蟭螟眼豁開。是聖是凡俱不立。何妨隨處舞三臺

住平江府萬壽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侍者　慶會　編

上堂橫按拄杖云。既為達磨種草。須是識得者箇。若也識得者箇。十二時中許汝諸人有箇受用處。三世諸佛也恁麼。歷代祖師也恁麼。天下老和尚也恁麼

獨有萬壽却不恁麼何故老僧笑指猿啼處更有靈蹤在上方擲拄杖下座

上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搕𢶍堆頭重添搕𢶍盡底掀飜歸家穩坐且道到家後如何良久云切忌鉢盂安欛

上堂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無量妙義門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從何而出卓拄杖一下下座

上堂擧乾峰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穩坐雲門出衆云庵內人爲甚不知庵外事峰呵呵大笑門云此猶是學人疑處峰云子是什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尙相委峰云直須與麼始解歸家穩坐門喏喏歸衆師云乾峯眼空四海大似傍若無人雲門是精識精不覺舌頭拕地正恁麼時向甚處見二大老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上堂趙州無佛性豈干太饒舌南泉一枝草雲門乾屎橛萬壽又作麼生滿口是舌都不能說

上堂光陰何太疾如白駒過隙惟有衲僧家日日是好日畢竟衲僧有甚長處良久云千虛不博一實

上堂去年梅今年柳馨香顏色常依舊不感陰陽別是春靈根本是吾家有

上堂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俱不識且道不識底作何面目以拂子打一圓相下座

四月八上堂目顧四方法中之王將何報德一杓香湯

上堂曆上碧斑寶豹博舌頭當的帝都丁鶯鶯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擲拂子下座

上堂擧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擲拂子云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上堂暑退凉生風高露冷葉落歸根藏頭露影趙州喫茶雲門胡餅如何是道明眼落井参

住臨安府崇孝顯親禪寺語錄

侍者　法清　編

上堂云去年貧未是貧買帽相頭今年貧始是貧據款結案去年貧無卓錐之地千口猶嫌少今年貧錐也無一身猶恨多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誰人知此

爲興謝注

意令我憶南泉

上堂惺惺寂寂是寂寂惺惺非弃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梨如是句中能會得從教人競覓玄微

上堂六月炎炎如火聚就中自有淸凉處犀牛扇子設相隨頭角崢嶸誰敢覰覰著如何鷂子過新羅

上堂時不待人月不破五那一著子未敢相許

上堂擧臺山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趙州聞云待老僧爲你勘過州往如前問婆亦如前對州歸爲衆曰臺山婆子我已爲勘破了也師云驀直驀直靑天白日勘破了也一文不直

開山湖州報因佑慈禪寺語錄

侍者　有宗　編

入院指三門云開池不待月池成月自來寒山逢拾得拊掌笑哈哈

陞座祝香罷師方斂衣就座僧便出衆云選佛場開有疑卽問師云遲三刻僧禮拜起云便請答話師云蹉過了也僧云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師

十口疑宅

云裂破僧喝一喝師亦喝僧云是第幾句師云將爲具眼僧云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天下治在坐開府相公得一爲國安民和尙得一又作麼生師云橫按鏌鎁行正令僧云記得王右軍捨□爲寺天下歸宗今日相公新建梵宇請和尙開山是同是別師云春蘭秋菊各自馨香僧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文不加點僧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師云願觀盛作

師乃云德合乾坤名齊日月最尊最貴惟一惟精如來證此稱無上慧至人得之號無上尊直得天垂玉露地湧金蓮赫赫當陽十方坐斷一句作麼生道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謝詞不錄

復擧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供養然燈然燈指布髮處云此地宜建梵剎時賢于長者拈一莖草揷於指處云建梵剎竟師云揷一莖草鼎新梵剎然燈賢于已是忉怛且道只今事作麼生等閑坐斷金車峰百川倒流鬧聒聒

結夏上堂如來結制日諸緣俱頓息九十日長期衲

僧口掛壁咄正是黑牛臥死水

上堂舉楊岐示衆云身心淸淨諸境淸淨諸境淸淨身心淸淨還知楊岐老人落處麼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酤來酒倍香

上堂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要知端的意拄杖爲敷揚擲拄杖下座

上堂上元佳節是今日匝地普天星斗出好向機先著眼看莫教蹉過然燈佛

上堂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師云若也直下見得三世諸佛盡向箇裏發現其或未然更聽古人一偈無形無影透人懷二月桃花被拆開就樹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

上堂伎倆有盡我默無窮達磨不識眼睛耳聾

住平江府靈巖山崇報禪寺語錄

侍者　惟珪　編

上堂開眼見明合眼見暗開眼合眼知而故犯一毫頭上現乾坤堪笑雲門噴顧鑑

上堂僧問曰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未審如何是眞說師云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僧云只如保寧勇和尙道潮田種稻重收穀村路逢人半是僧還諦當麼師云只道得八成僧云恁麼則今日和尙出他古人一頭地去師云莫埋沒人好僧云承聞和尙先曾有言十語九中不如一默還當得眞說也無師云老僧無此語僧云領師云切忌向那裏垛根僧云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二大老恁麼爲人相去多少師云總是隔靴抓痒僧云未審如何是和尙親切爲人處師云禮拜著僧便禮拜師云捧上不成龍師乃云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自古至今人幾箇親薦得直饒薦得只得一橛爲甚如此若是棟梁材豈假栽種得

上堂舉南泉示衆云我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未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未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云南泉水牯自天然隨分些些任變遷長嘯一聲天地窄了無佛法與人傳喝一喝下座

上堂秋風冷秋桂香秋露白秋葉黃秋蛩吟聲短長

◎老疑考下同

此時景有餘光便恁麼去正好喫棒須知遠烟浪別有好商量

上堂今朝七月一解夏半月日摩掌拄杖子笠頭勸拂拭狗子無佛性一文也不直何故黃金自有黃金價豈可和沙賣與人

上堂大事未明如喪老妣大事既明如喪老妣大事未明如喪老妣即且置大事既明爲什麼亦如喪考妣明眼衲僧一擧便知其或未然淌平渡水

上堂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一番新雨過禾稻弄微黃

上堂拈花微笑接響承虛斷臂安心埋沒自己以至拈椎竪拂擊杖輥毬總是乞兒伎倆若是箇漢豈肯受這般茶飯須知人人脚跟下一著如十日並照更來這裏討甚碗子拈拄杖下座一時趕散便歸方丈

上堂雲門有一曲臘月二十五拍拍是令全身裏許阿呵呵萬像森羅齊作舞喝一喝云是何言語

上堂梵志翻著襪是人皆道錯寧可刺你眼不可瘾我脚莫莫醍醐上味飜成毒藥

上堂便恁麼去千了百當不恁麼去百了千當畢竟事作麼生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二月十五日上堂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箇裏薦得便見黃面老子法身常住而不滅也設或未然下座詣大殿炷香作禮忽然磕著額頭磕著鼻孔始信道不欺於爾

上堂收麥纔了插秧來終日忙忙安在哉直下更無回避所優鉢羅花當處開

上堂前念是凡後念是聖脫體無依因邪打正便與麼時如何須彌頂上擊金鐘七佛如來合掌聽

上堂擧洞山示衆云初秋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去萬里無寸草處去師云洞山恁麼告報已是入泥入水了也若也未知下落靈巖更爲重說偈言萬里無寸草衲僧何處討蘿雪喫冬瓜誰知滋味好

上堂撾動禾山鼓吹起少林笛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咄一任風吹日炙

至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自古自今同天同地靈山一會尚儼然雷音堂中談不二便下座

退院上堂孤雲野鶴何天不飛這一句子同道方知

住臨安府西湖澄翠庵語錄

侍者 道果 編

指門云礙處非墻壁通處沒虛空雙關俱透徹別是一家風

陞座三人爲叢林四人爲大衆拈起拄杖子者箇有殺有活有搶有縱等閑信手拈來用直教凡聖盡潛蹤卓一下云百發百中

上堂葛公住此山此山湛如藍只今何處去槍自口喃喃

上堂月已破五年又過半拄杖拈來如何判斷百年三萬六千日也是秦時𨍏轢鑽

上堂此世不移動彼世不改變當處發生隨處滅盡

阿呵呵見不見秋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上堂悶諷燒香閑行靜坐與麼分明是箇什麼

上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木平搬土石霜泥壁洪山斷足仰山作息澄翠門下朝朝入室如上所供並皆諂實

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與麼時如何猛虎當路坐

上堂臘盡春至頭頭顯示雪裏梅花馨香撲鼻喝一喝云認著依前還不是

上堂衆集定良久云露便下座

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因甚不出手免見揚家醜

上堂山奇水秀洞中天與麼分明知幾年左右逢原無限意幾人於此徹根源

住湖州烏回山密嚴禪寺語錄

侍者 惠開 編

上堂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拈起拄杖云這箇是烏回拄杖子那箇是本來法擲拄杖下座

施主設粥開浴請上堂昨日入院今朝設粥齋罷喫茶參前澡浴箇是靈山親付囑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除夜小參云朝朝相似日日一般年窮歲盡盡底掀飜且道掀飜後如何依舊孟春猶寒喝一喝下座

上堂人笑鶻鳩拙鶻鳩自不拙兩莖柴子上一生打得徹 打刀須是幷州鐵

上堂身心一如身外無餘為什麽火熱水冷喝云一任安名立字

上堂今朝四月一結夏又在卽若是到家人日日是好日

上堂鶴立松梢月魚行水底天風光都買盡不費一文錢須知此語無窮日只恐滄溟有盡年

上堂今日十昨日九日來日往阿誰知有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而今誰動口

十三日參前入室罷就座再鳴鼓普說衆集定師拈起拄杖云有拄杖與拄杖無拄杖奪拄杖衆中莫有會底出來道看衆無對擲下拄杖云高著眼師於是端坐至更盡遂顧左右曰釋迦老子也如是吾亦如是侍僧請留偈師卽書云來時無蹤去時無跡七十五年靑天霹靂書罷放筆而逝

侍者 德秀 編

頌古

世尊初生下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指天指地無處回避瞿曇瞿曇討甚巴鼻

卽心是佛

靑天霹靂何處尋覓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僧問古德嶮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德云以何為津梁

以此為津梁赤髏露堂堂風光都買盡當處是家鄉

雲門話墮

靑出於藍而靑於藍坐籌帷幄鍛聖鎔凡

南泉云我三十年前住庵時有箇劍利道者至今尋覓不見

劍利道人何處去至今尋覓杳無蹤有時冷地思量著不覺全身在碧峯

平常心是道

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德山托鉢

傀儡棚頭全火祗候明眼人前一場漏逗

趙州夾火示衆云我喚作火汝不得喚作火

趙州喚作火。全身入荒草。我今不是渠。渠今正是我

德山初到龍潭。問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云子親到龍潭

出乎爾者返乎爾。箇裡那容說道理。蹈雪沽來酒倍香。就船買得魚偏美

僧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沙云還聞偃溪水聲麼。僧云聞。沙云從這裏入

乾坤獨立從者裏。入風吹不著。雨打不濕

僧問報慈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

報慈一隔描邈不得。大用現前不存軌則

僧問智門如何是衲衣下事。門云臘月火燒山

臘月火燒山。毫髮不相瞞。佛手遮不得。人心似等閑

雲門乾屎橛

虛空迸裂當處超越。堪笑雲門多這一橛

世尊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見成活許莫周遮。椎下分疎事轉差。若是咬人獅子。何須牙上更安牙

風幡話

不是風兮不是幡。入泥入水與人看。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罽賓國王斬師子尊者因緣

佛法王法更無兩樣。直下一刀未爲諦當

洞山麻三斤

唇上碧斑賓豹博舌頭當的帝都。丁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郞認得聲

讚佛祖

三教

一郎三三郎一者一箇。讚不及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

須菩提

老老大大岩中宴坐。帝釋雨花見箇什麼

千手眼觀音

通身是遍身是。觀世音無盡意。願以此功德。普及於

一切

達磨祖師

手提金錫銀山鐵壁對朕者誰還云不識透過玄關

靑天白日

百丈和尙

獨坐大雄峯宗通說亦通咄者老漆桶不落有無中

黃檗和尙

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殺人能活人不傳之妙訣

臨濟和尙

一喝當陽寸絲不挂撓括叢林至今話欛

雪峰眞覺祖師

三到投子九上洞山鰲山成道已是自瞞阿呵呵惹
得虛名走世間

禪人寫師項相求讚

或處禪林或居樹下或在僧房或白衣舍法惠寫出
如是觀單明張拙秀才話

同

禪不參道不學箇樣村僧唱喏也錯錯一段風光無
處著

自讚

者村叟能傑斗踞胡床一不守臨機拶著火星飛驚
起須彌顚倒走

信菴居士書　月菴老衲月林頂相　求讚

佛祖權衡人天眼目瞻之仰之鼎分三足休言六耳
不同謀斷絃須是鸞膠續

小佛事

入塔

圓侍者諾三呼三應話頭圓只這些兒不受傳剔起
眉毛何處去太湖依舊水連天

起龕

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把住放行萬化千變堅禪
人急須薦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生死俱不道明明已說破透脫兩重關活計天來大
周大德還知麼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

入塔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脫體絕承當何處有生死

心上座須記取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

爲滿上座下火

滿目是風光臘月二十五瞥爾便知歸唱起無生曲
且道無生曲作麽生唱以火把指龕囮照顧火燭

爲闇上座下火

地水火風夢幻泡影三十三年一彈指頃闇上座宜
猛省烈焰光中轉得身釆時坐斷毗盧頂

偈頌

化佛五臟先被人偷了

古佛行藏識者稀爲人一著太孤危驀然撞著白拈
賊倒腹傾腸付與伊

題中峯方丈

森森松竹聳中峰八面玲瓏眼界空盡向石根尋端
跡誰人親見道林翁

木魚

敲空作響人皆聽聽之時非是聲海藏龍宮留不
住却來箇裡現全身

祖芳求偈

要得聯芳繼祖燈直須發憤効盧能三更月下傳衣
鉢驚動黃梅七百僧

幹簾席

捲起簾來見天下千古叢林作話欄承天今日再提
撕一段風光無縫罅

和蔣御帶虛閑中三偈

威音那畔絕安排箇裡何曾有去來如是住而無所
住摩醯眼向頂門開

唯憑者箇薦嚴妻借路經過般若池撒手那邊無避
處大洋海裡火星飛

威風凜凜實巍棲正是靈山受記時老倒月林無別
說非心非佛總非非

辭李大諫再住萬壽

年來老倒覺癡頑振作叢林豈等閑珍重賢侯休更
問且容慵散臥雲間

靈巖金鉢堂化長明燈

龍潭吹滅吊燭眞箇人天眼目擧似龐公點頭祖祖
燈燈相續

上伯井亭

曹源一滴水散作人間瑞茫茫宇宙中幾箇知慚愧

童子求頌

山童山童叉手當胸高低普應常在其中

惺惺石

惺惺石上坐頻呼絕後依前又再甦自古自今無變
異直教覷著眼睛枯

月林觀和尚語錄終

爲人師友人天眼目與一切人不同凡事更宜子細
不可草草一言半句落在人耳作萬古罵門寺門大
小事務盡付司局不可屑屑地放教肚皮如海闊世
間無物不包容專一行方丈職事晝夜不捨與兄弟
朝參暮請單明此事凡百省緣諦審先宗是何標格
老僧四十年前在潭州龍牙山見信無言和尚逐日
入室與兄弟說話入室罷不下田使牛便入園種菜
放作隨人工瓦椀竹筯生平一紙衣布袴而已豈非

豈非下恐脫

文章之士張安國迥天下狀元尊敬之爲師今之長
老此風掃地令人塞心子宜自勉雖然又要左右辨
事得人道心廣大凡事聽徒主法人區處始得內方
外圓不可杜撰取笑旁觀須知此語無窮極只恐滄
溟有盡年嘉定丙子十月中澣澄翠庵月林老僧師
觀書付天平方丈孤峯長老

徒恐從

體道銘

上士參玄人光陰莫虛棄渡江須用船爲人須有志
名相各不同非一亦非二佛法苦無多於中無別伎
動著關棙子非師自然智徹底老婆心觸人無忌諱
剎境一毫端到此無迴避唱起德山歌道者合如是
佛祖出頭來吞聲須飲氣作略這些兒古今無變異
混沌未分時早有箇田契人人本具足不肯回頭視
箇箇達本鄉切忌著名位過去諸如來不離而今喫
現在諸菩薩轉次而受記智者暗點頭心空親及第
愚人不信受拋家自逃逝哀哉猛省來現成眞活計
箇裏用無窮宗門第一義左古逢其源亦不離行市

銅頭鐵額兒腦門須著地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祭文

維嘉定十年歲次丁丑四月丁未朔十六日壬戌朝奉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陳貴謙謹以齋疏香茗之奠致祭于

新圓寂月林大禪師嗚呼學佛之道以偏爲病行不究理理或遺行既落斷常云何究竟堂堂月林獨得其全高提心印佛祖單傳六度齊修果滿因圓毆辱怒罵消融太空包笠翛然任性西東我始識師閩廬之城契濶歲年再見益親今我來遊值師示疾雷音晝吼蛻質夜寂深知至人本無來去而我何爲未忘惻楚迦陵絕鳴衆鳥飛舞豈惟緇流莫破聾瞽吾道非耶失此良助尚有後緣重爲師舉實實的子素所印許當結法社龍山之塢師逝不遠與之共住齋饌陳前尚證我語　尚饗

月林觀禪師塔銘

朝散大夫知太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陳貴謙撰　朝奉郎尚書禮部員外郎陳　誼書　朝請大夫直寶文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趙仲夫篆

師名師觀道號月林福州候官黃氏子八歲牧牛鞭叱問忽若有省遂屏葷血不茹十四歲入雪峯山投忠道者出家尋至荊南二聖寺朝夕研究趙州狗子話因洗蓋次口自成頌從此慧解橫發師心知其非不作聖解閉門苦參二十四祝髮受戒具禮住山戒準爲師時證老衲住澧州光孝道法盛行師徑造其室衲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面前香臺作麼生轉師云築著磕著衲叱云去會衲退席師往來雲蓋潙仰者四季復歸雪峯鼓山時可菴然尤溪印俱在閩中師歷扣與之爭鋒然自以爲未足聞老衲移住饒之薦福即徒步從之看雲門話墮話者又十年一日遶蓮池而行自舉云那裏是有僧話墮處豁然大悟遂造方丈自遂衲問諸訛在什麼處師云豈不是張拙

秀才語衲云禮拜即以法衣付之自此盡得向上機用前無堅壁矣衲遷四祖移大洪師皆與俱又嘗至廬陵見常不輕舉不是心不是佛話師叉手常率衆留師居第一座久之東遊雪竇山足菴鑑學以立僧遊育王山佛照光問師悟底人還有自己也無師云適來學似禪師了照云漆桶師即喝照知師爲老衲法子問那裏是者僧話頭處師云文不加點照益奇之一時禪林法窟爭欲得師爲上首常不輕住瑞巖塗毒策住雙徑皆以偈延師分座師皆諾之塗毒又贈偈云喪盡平生家珍偶到徑山峯頂塗毒微笑一聲唯渠點頭自領繼又爲遯庵演無證修分座說法於蘇常間緇素歸重不容晦藏嘉泰初年踰五十矣吳門聖因寺虛席諸山合辭請師出世宴坐凡四年遷住承天再遷萬壽吳人久服師道行施者傾囷學者問法戶外之屨常滿如是者又幾十年老勌應酬退處西湖爲終焉計李開府蔓楸寺於上柏曰報因具衣冠造師固請爲之開山其後復住平江靈巖又其後也武康烏回寺僧偕鄉人數百環拜而請師復勉從之所住即爲大叢林垂慈接物隨其根器示以方便至室中則機鋒峻峭不可湊泊晝夜危坐念慮□徹六坐道場僅以巾鉢自隨微有不合翛然去之未嘗回顧人多不知其所往芒鞋徒步至老不變始或疑其出於矯拂隨起深信因自調伏者良不少也後住烏回時已示疾日猶再鼓入室且曰桂花開時吾行矣俾其徒預結夏制已而桂果盛開晨興集衆普說趺坐深定至夜一鼓顧左右曰釋迦老子如是吾亦如是侍僧請留偈書已擲筆而行嘉定丁丑四月十有三日也閱世七十五坐五十一夏闍維煙霧結如臺蓋舍利無數皆成五色其徒即寺之西龕塔以藏其骨弟子妙湛繼踵住山實崇奉之造余門而請曰先師託交遊甚久且嘗遺之以詩又題其語錄矣今願得銘銘曰

楊岐七世　冷然家風　現水中月　似空非空
六坐道場　單提祖令　如大火聚　鎔凡煆聖
惟烏回山　是爲師塔　青山流泉　常說妙法
毋曰是塔　足以見師　夜半有衣　尙克嗣之

嗣法小師智秀 重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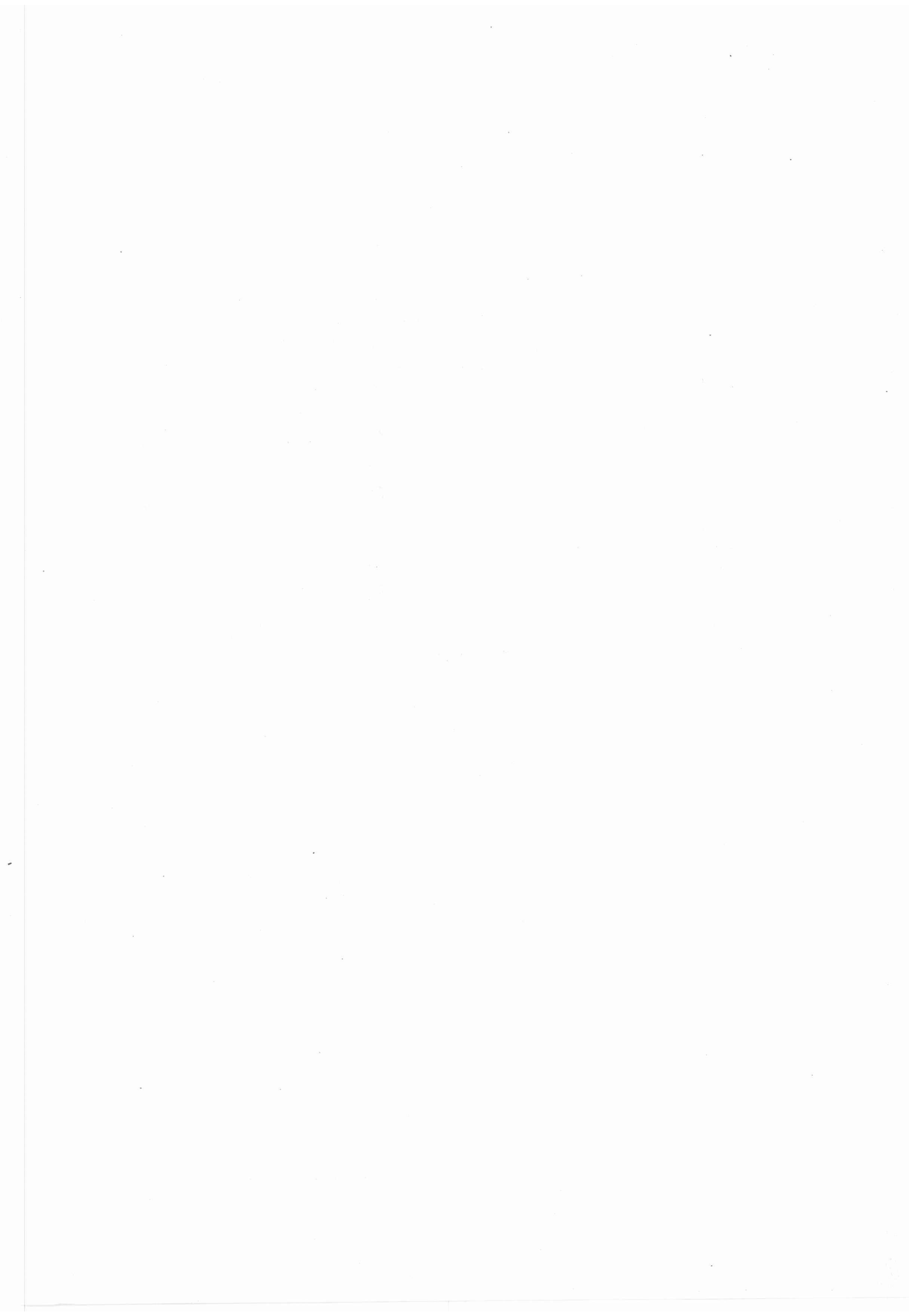
敬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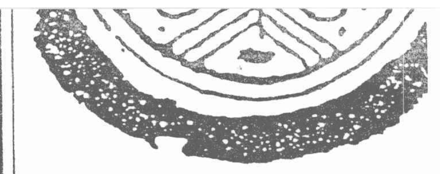
月林觀禪師

示現人間忍辱仙單提獨弄祖師禪生涯一鉢無安
處惟有聲名萬古傳
傳得西林夜半衣解將鐵笛逆風吹重重話墮全譜
新青出於藍只自知
與師曾結宿生因一笑吳門二十春再見已忘標月
指無言可贊法王身

嘉定丁丑浴佛日 三山陳貴謙益文

月林禪師蔡林老作聲響四馳七董名山緇素欽敬
應機垂語信手方圓繩墨無拘脫略窠臼誠開口不
在舌頭上若向言中取則紙上追求要見月林遠之
遠矣旹嘉定十年丁丑十月望日住平江承天鐵鞭
元韶跋





運菴普巖禪師語錄

宋・少瞻普巖 撰
元　靖 等編

運菴和尚語錄

目次

運菴和尚住鎭江府大聖普照禪寺語錄

侍者　元靖　編

師開禧二年三月初八日平江府寶華山受請入寺
三門豁開戶牖直出直入鮎魚上竹竿俊鶻趂不及
泗洲殿出現楊州坐斷諸丘脚跟不點地贏得一身
愁不是冤家不聚頭
方丈日面月面霹靂閃電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拈帖馬頭回牛頭沒一字入公門九牛曳不出
拈衣箇樣皮毛千化萬變黃梅鷺頭謾自流傳後代
兒孫可貴可賤

法座坐而不住住而不坐滴水生氷因風吹火陞座
拈香祝
聖畢次拈香云此香堪笑又堪悲剛把愁腸說向誰
治父山前曾落節千鈞之重一毫釐盡情拈出供養
前住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松源老師大和尚用酬
法乳之恩遂就座甘露諸庵肇和尚白槌云法筵龍
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鼓聲未動此座未陞好箇古
佛樣子莫有知時別宜底麼僧問橫擔拄杖縱橫虎
穴魔宮倒握吹毛直下殺佛殺祖正與麼時如何師
曰崖崩石裂進曰今日小出大遇去也師云勾賊破
家進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驢事未去馬
事到來進云莫是松源的子東山正傳麼師云此去
西天十萬程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一東二冬
叉手當胸進云學人不會師云江西馬大師南岳讓
和尚僧禮拜師云今日失利　乃云衝開碧落萬象
平沉喝散白雲古今獨露全彰意氣不在躊躇撒火
飛星攙眸萬里鞠其趣向別有來端妙轉綿綿甚生
標格直得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只貶得眼到者裡推

不進前拽不退後世出世間承誰恩力還委悉麼萬
方有慶歸明主又見黃河一度淸
復擧閩王請羅山陞堂山斂衣顧視大衆便下座王
近前執山手云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山云將謂你是
箇俗漢師拈云龍驤虎驟玉轉珠回裂破古今白珪
無玷雖然坐致太平要且未能勦絶擊拂子打刀須
是別州鍛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當晩小參衲僧家如龍似虎飄風驟雲阿誰奈何得
你有時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有時吹一布毛傳正
法眼離四句絶百非淸寥寥白滴滴直透萬重關不
住靑霄外千手大悲提不起爍迦羅眼莫能窺至於
提一機示一境崖崩石裂百川倒流爲佛祖梯航作
人天榜樣與麼告報還有人檢點麼卓拄杖云駟不
及舌復擧瑯琊和尙問法華和尙近離甚處公案師
拈云盡謂瑯琊被法華干戈爭知法華被瑯琊勘破
雖然豈不見道見利而忘義故君子之道鮮矣
謝兩序上堂風雲合匝龍虎交馳一進一退各適其
宜叢林烜赫慧命流輝壽丘面皮厚多少惟許通方

作者知
上堂入院數日來人事閙閧兩脚走如烟眼不見
鼻孔大聖國師聞得出來道箇希有何故過去燈明
佛本光瑞如此
淮東歸上堂歸來出去迦葉貧阿難富出去歸來南
天台北五臺目前包褁滿面塵埃禹力不到處河聲
流向西
上堂擧靈雲見桃花悟道頌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
保老兄未徹在師云同坑無異土決定有疎親
松源先師忌日拈香近之不遜遠之則然無義無情
可貴可賤一年一度雪深窺畢竟無人是的傳
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一槌擊碎現在諸菩
薩今各入圓明風火交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
舌拄上齶壽丘與麼道也是與賊過梯
瑯琊蒙谷和尙至上堂故人方外來相見便相悉倒
指三十年道義同一日鐵壁銀山十分狼藉直得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西河師子在汾州
上堂擧曹山因僧問淸稅孤貧乞師賑濟山召云稅

闍黎僧應諾山云靑原白家三盞酒喫了猶道未沾唇師云毒攻毒楔出楔老曹山不識別那裡是者僧喫酒處

眞州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侍者　智能　編

拈帖令不虛行箭不虛發儻或躊躇二九十八

歲旦上堂擧僧問鏡淸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淸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淸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淸云鏡淸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爲什麼却無教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今日失利師拈云有與無非意氣明教鏡淸二俱失利有問報恩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拈拄杖便打何故總不可作野狐精見解

上堂黃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公案擧了拈云洞門無鑰劒閣崔嵬風露高寒且非人世是則是天上人間知幾幾者僧一問不將來黃蘗通身是泥水

冬至上堂卓拄杖云一陽生也樹頭驚起雙雙魚石上迸出長長筍靠拄杖云卽日伏惟兩序高人現前淸衆履茲長至倍膺戩穀喝一喝俗氣未除

上堂季春漸暄鳥啼花笑恒沙數見聞覺知悉皆了了因甚西天老凍膿總被聲色轉却致令後代兒孫一箇箇蹻脚不起且道利害在什麼處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臨濟掌黃蘗南泉喚趙州閉口不在舌頭上夜濤催發海南舟

安吉州道場山護聖萬壽禪寺語錄

侍者　惟衍　編

上堂龍吟虎嘯斗轉星移剗除上古風規開闢今時樞要法社自然號令斯文可以日新一擧堂頭如何敲唱妙舞不須誇拍變三臺須是大家催

上堂擧臨濟入京教化至一家門首云家常添鉢婆云太無厭生濟云飯也未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師拈云家常添鉢臨濟平地活埋太無厭生婆婆死而不吊

上堂舉石霜慈明或時方丈內以水一盆上劄一口劒下面著一緉草鞋以拄杖橫按膝上僧入門便指擬議棒出師拈云巧笑兮倩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顯慈諸庵和尚至上堂顯慈鼻祖諸庵法兄機如電掣辯似河傾無心相撞著分外得人憎彼此不堪爲種艸先師之道轉跉蹡

上堂山僧昨夜三更夢中被一陣黑風吹墮羅刹鬼國幾乎性命不存賴得曉鐘一動驚覺起來開眼合眼千頭百緒帶累胡達磨釋迦文祖闍漆桶堂中上座總少他一分不得何故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松源先師塔頭拈香斷楊岐正脉壞臨濟鋼宗赤土塗牛孏密室不通風身前身後不了深塵白雲之中非父非子挾路相逢潤藻溪蘋相鈍置謝郞錯認鈎魚船

上堂翠資福示衆云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脚跟下如與三十棒何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福云不堪共語師拈云勾賊破家

靈隱石鼓和尚至請上堂師引座云宗門中有一千七百則公案號曰古令又爲長物拈起則汚人唇齒且擱置一邊衲僧家各有一則公案離坍壁倒塞壑塡溝直是扶持不起問佛不會問祖不會問向來大白無用叔祖不會問靈隱松源先師不會道場也不會幸遇石鼓法叔光訪山門必爲解粘去縛抽釘拔楔使小姪畢衆得箇安樂也不定所謂一東二冬又手當胸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下座同伸攀請願垂開示

開山伏虎禪師忌日拈香老訥今朝死老嚴今日生二俱無伎倆有夢不同牀貪緣纔蹕香火荒凉肝腸鐵作也須裂驢屎如何比麝香

元宵上堂一燈然出百千燈燈燈無盡不審這一燈從甚處出卓拄杖且不從者裡出良久云竹杖化龍去痴人戽夜塘

上堂毀於佛謗於法不入衆數是什麼人道場賦性偏窄直是不容不免與佗本分草料擯向他方世界冷地裏有箇瞥地終不孤負老僧

◆疑疑欵

冬夜擧洞山與泰首座喫果子公案師云老洞山玷辱宗風泰首座埋沒自已雙雙穢出鴛鴦千古扶持不起

伏虎禪師忌日拈香四年承乏雲峰寺暗寫秋腸寄阿誰每到十一月初五一狐疑了一狐疑故我開山伏虎禪師指柳罵楊傷龜恕鼈你死我活莫說一盤麁茶一炷香也勝和盲教訴瞎

除夜小參千聖不傳底機塡溝塞壑衲僧道不得底句戴角擎頭年窮歲盡命若懸絲臘盡春回石人撫掌與麽與麽法出奸生不與麽不與麽徐六擔版如斯告報且不作佛法商量又不作世諦流布只如東村王老夜燒錢又作麽生喝一喝

復擧德山小參不答話公案師拈云德山平生據一條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無端向這僧面前納疑致令千古之下遭人檢點今夜莫有救得德山底麽擲下拄杖

松源先師忌日拈香項短耳鬢千妖百怪如是三十年續東山正脉我也錯商量三拜一爐香一任傍人說短長

法語

示守德禪人

佛祖之道如大日輪昇于虛空無所不燭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故勞我黃面老師四十九年東說西說末後拈花微笑至於西天此土祖祖聯芳燈燈分談無非提持箇事不妨透頂透底截鐵斬釘可謂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若是箇殺佛殺祖底漢便乃逆風揚塵衝波激浪朝游羅浮暮歸檀特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於佛界魔界刀山火聚出沒變通自由自在滅却臨濟正宗瞎却正法眼藏似與麽操志立身似與麽出家行脚似與麽提持正令也只救得一半況或三咬兩咬咬不斷依前打入骨董袋裡去非唯埋沒自已亦乃鈍置先宗莫恠壽丘多口你自冷地相度

示龍華會首韋德通

抱道之士根器不同擧措有異凡吐言出氣千聖莫知趣向縱是釋迦彌勒亦難近傍至於嚗轉生死去

來淨穢兩境逆順是非塵勞煩惱轉見力量彌著確乎其不可拔豈止虛而靈空而妙如青天轟一箇霹靂擬議頭早覓他蹤跡不得蓋命根一斷到大安樂之場了無餘事日銷萬兩黃金亦未爲分外喚什麼作涅槃般若喚什麼作直指單傳喚什麼作生死根塵喚什麼作天堂地獄大咲一聲天回地轉若如是操履方有少分相應稍胸中礙膺之物不除妄相升沈不歇要擬向上宗乘如掉棒打月若欲易會一發打辨精神屛却舊時窠窟一躍龍門飛騰雲漢至不可說不可說香水海那邊纔有餘地豈止敵生死者哉不見蟾首座問洞山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山云如驢覷井蟾云是則是只道得八成山云首座作麼生蟾云如井覷驢看宅古德漆桶祖挨便乃生風起艸向未開口以前揑定咽喉則彼此有分堪爲從上爪牙後世龜鑑者也余丙寅歲季秋來掃灑是剎適邊事未寧米價湧貴而會中供辦米麥不輟盡會首處士韋德通正因出家正因修行正因操履留心於法門有年補於常住者多矣晩年之間究竟向上一段光明爲敵生死照破昏暗超出三際乃是不虛出家之志袖軸炷看求語警策書此昭示云

贊佛祖

觀音大士

草木丘陵風雷雲氣具足妙相尊證入三摩地萬象森羅從鼎沸

達磨大師

蘆航身險風急水寒九年面壁用盡心肝大唐人不識隻履過西天單傳直指待驢年

百丈大師

親見馬簸箕面目甚奇怪鼻痛野鴨飛漆桶好不快只見祥麟一角尖定知罪犯彌天大

布袋和尚

山月未出海雲忽飄瞑目而坐歸路迢迢布袋裡頭無長物許誰胡蝶夢溪橋

濟顚書記

毀不得贊不得天台出得箇般僧一似青天轟霹靂

走京城無處覓業識忙忙風流則劇末後筋斗背飜
㬝出水連天碧稽首灣頭不識不識挾路相逢捻鼻
頭也是普州人送賊

頌古

世尊指天地

自謂五更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條風塊雨今非
昔堯舜垂衣萬國賓

初祖見梁王

邊頭霹靂不容追缺齒胡僧陷鐵圍六合空空風悄
悄杜鵑啼月不如歸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月淡江空泛小舟唱歌和月看江流更深欹枕夢何
處兩峰淸霜曉未收

狗子無佛性

鐵壁銀山幾萬重有無之字若爲通斬關豈在搴旗
手枉有虛名落漢中

趙州洗鉢

洗鉢家家事一同新羅不在海門東因行掉臂趙州
老身在烟蘿第幾重

百丈野狐

撲抔抹粉沒人猜五百生中與麽來覿體風流有多
少不知何處可安排

趙州百骸

百骸一物貞•薰天風起今朝病一般酷恨雙雙醫不
得枕邊空聽鴈聲寒

貞疑臭

青州布衫

等閑提起七斤衫多少禪和著意參盡向青州做窠
窟不知春色在江南

芭蕉拄杖

洗腸換骨老芭蕉廿𢪛拈來價轉高賣與買人人不
買翻令平地起波濤

密菴沙盆

如是如何正法眼驀然突出破沙盆依俙渭北春天
樹彷彿江東日暮雲

偈頌

大義渡

孩兒不見棄渾身可惜婆婆眼不親白浪洪波無了
日至今愁殺渡頭人

大藏主號鏡中

孤光不墮有無間碧落衝開萬象寒撲破果然亡朕
跡從教大地黑漫漫

寄天目禮書記闔回

爪牙消息露三山勘破曾郎想不難一嘯歸來千嶂
曉蔡菟不似舊時斑

寄太白幸首座

糞火堆頭潦倒身且無花鳥鬧芳春口邊白醭心如
鐵甘作叢林不義人

題戢菴居士竹亭

疎疎綠葉起清風屈指巡簷數不窮幽致果然難比
況此君未必在其中

送僧見孟侍郎

三秋月冷半山雲來謁維摩必有因特見嶺梅開一
朶也應知道不干春

乘禪者歸蜀

出劍門兮入劍門眼空寰宇一閑身杖挑一滴江南
水散作西川劫外春

送洪維那

笑把虛空一口吞髑髏瞥轉振乾坤破沙盆有兒孫
在玉笛橫吹出海門

自贊

斷楊岐正脈滅臨濟綱宗猿啼碧嶂月鎖千峰影落
于闐國人在大遼東應緣淡泊無分從容謂是運菴
眞面目澄潭不許臥蒼龍

又 智密副寺請

妙在轉處密在汝邊繪予面目正中乖偏踏飜却謝
郎船不撥萬象火冷灰寒我有丰子分誰道不完全
十分狠藉難収拾微風吹動碧琅玕

運菴和尙語錄終

甲疑申

炎宋安吉州道場山護聖萬歲禪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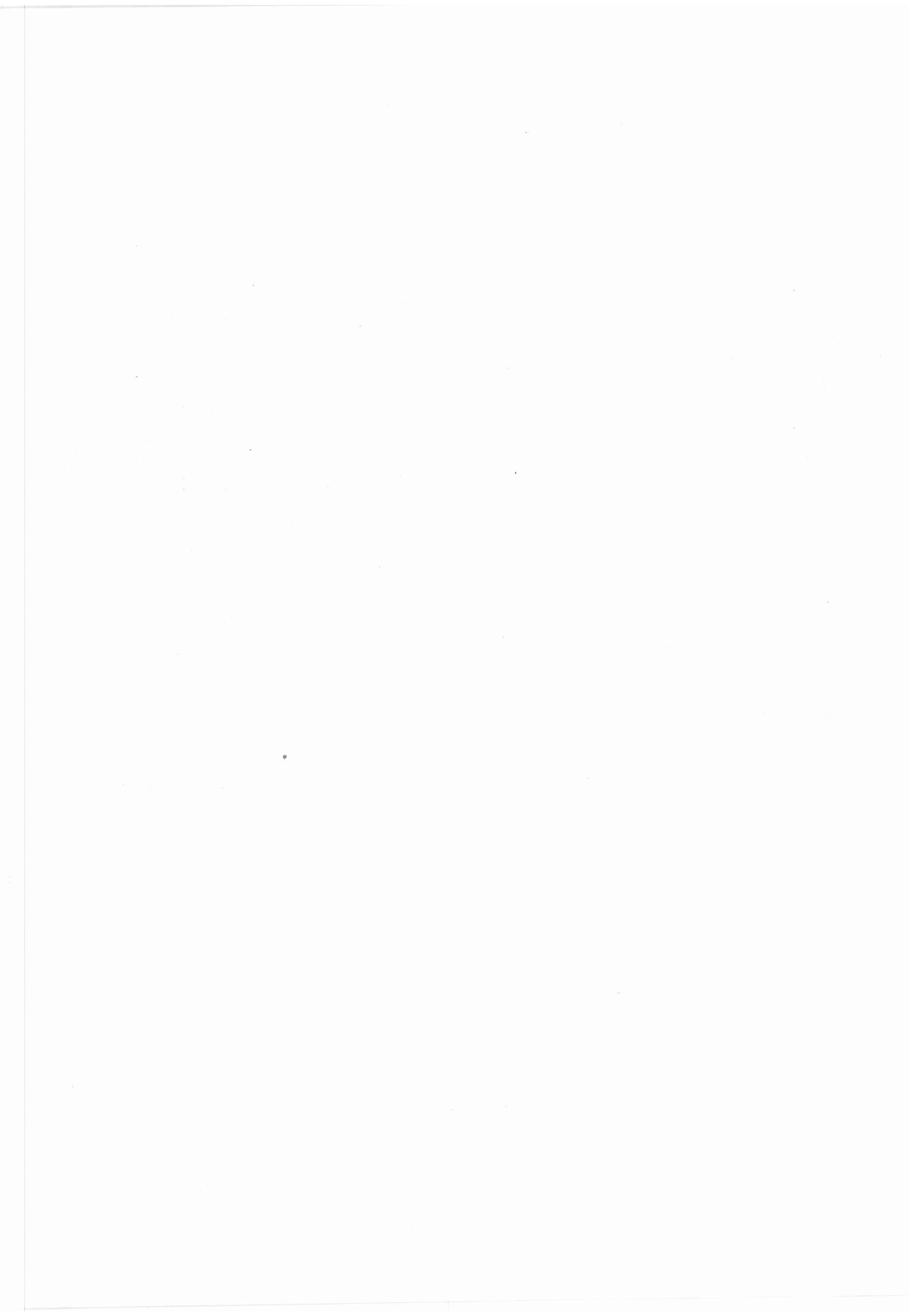
運菴禪師行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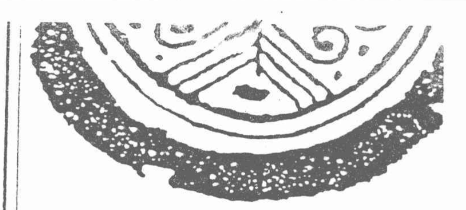
師諱普巖字少瞻　高宗紹興廿六年丙子生於四明杜氏也稍長泊然不肯從俗屈首亟從剃落初與石鼓夷公諷無用全公洎諸老

孝宗淳熙十一年甲辰春正月松源岳禪師出世平江澄照唱密菴之道洗鉢衆底參叩勤確時年三十也未幾松源遷江陰之光孝無爲之冶父師皆從室中激揚水乳相合命師侍香山中也　光宗紹熙改元庚戌秋九月董饒之薦福引師居悅衆解職錦旋矣松源以偈一章矚之冶父門庭索索東湖風波甚惡知心能有幾人萬里秋天一鶚松源領明之香山蘇之虎丘杭之靈隱報慈凡八會十八年形影相從玄微鑠盡嘗在靈隱分座接納以母故回鄉北磵簡公作長句嘻出叢林至今咏之　寧宗嘉泰二年壬甲秋八月松源臨示寂以所傳白雲端禪師法衣再頂相授與師却衣受像倩破菴師叔請贊江湖伏其識矣師之兄喬仲創菴于四明即運菴也請師居之台州般若北磵簡公製勸請疏開禧二年丙寅春三月師在蘇臺寶華受鎮江大聖請出世拈衣云箇樣皮毛千化萬變黃梅鷲嶺漫自流傳後代兒孫可貴可賤陞座拈香祝　聖畢次拈香云此香堪笑又堪悲剛把愁腸說向誰治父山前曾落節千鈞之重一毫釐盡情拈出供養前住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松源老師大和尙用酬法乳之恩移眞之天寧湖之道場蓋道場開山訥禪師者湖州許氏目有重瞳垂手過膝抵豫得心印於翠微學禪師乃憩止于此山薙草卓菴參徒四至遂成禪苑廣闡法化所遺壞衲三事及拄杖木屐現今在影堂中嘗行道之時猛摯之獸馴哉如奉教以故擧世稱伏虎祖師者也師從領寺事宿弊爲之一革胥曰伏虎再來也夢菴在居士讚師像曰松源嫡嗣伏虎後身接物有驗見地不親叢林沾潤恩波闊萬古雲峰翠色新　理宗寶慶二年丙戌秋八月初四日坐化于此山享年七十有一請靈隱石鼓夷和尙爲對小參云

天澤之道流入東海汜濫浩瀚曁于無垠者從我
老運菴一片古帆發洋出來也其三會録雖舊刻較
存豕亥漫漶惜乎不與蹟翁陳祖之語並行也予嘗
藏一本爰幷之江月玩公寔修自不揣膚尠覃意校
讐且加訓點以授剞劂氏儻或有箇漢道天澤玄源果
流通也未歴即曰君其問諸水濱
元禄甲戌七年小至日

武丘容安軒臨末宗著拜識





天童如淨禪師語錄

宋・天童如淨 撰

文素 等編

如淨禪師語錄序

五家宗派中曹洞則機關不露臨濟則棒喝分明苟得其由門戸易入雖取捨少異作用弗同要之殊塗一致耳惟天童淨禪師不流不倚彙而有之自成一家八面受敵始以竹篦子久知痛癢後因一滴水漸至澎衝斷塹懸崖斬釘截鐵所謂用法得法外意得魚忘筌得兎忘蹄者也觀其登寶華座若猛虎踞擊大濾鼓作獅子吼直使人天讚仰魔鬼歸降至於一偈一頌一話一言呼風吐雲轟雷掣電千態萬貌不可窮盡近世尊宿絶無僅有者凡歷四大寶刹孤雲野鶴去住自如皆於是見焉故勇猛精進者得之猶入暗室遇大光明見種種色退縮未論者畏之如子弟之對嚴父師殊不知藥瞑眩而厥疾瘳終有益矣師之得力處出生入死處固難以形迹求作實法會然觀水必觀瀾涉大海從津涯故舍其言無以求其奥也宗上人以師之法語俾予序其篇首予則安能盡予與師爲鄉國人爲道誼友且心眼相照不可無數語以述大槩因卒爾以附于帙尾若夫發揚盛美使燈燈相續師之名愈久而愈隆則有當世之名公鉅儒在

紹定二祀歲在己丑桐栢散吏呂瀟　敬書

如淨禪師語錄目次

如淨和尙語錄卷上

住建康府淸凉寺語錄

侍者 文素 編

師於嘉定三年十月初五日於華藏褒忠禪寺受請入寺

指山門截斷程途驀直來乾坤洞徹此門開左邊拍兮右邊吹倒翻關棙起風雷

指佛殿開殿見佛眼中毒刺咄拔却刺禮拜燒香顚倒錐置

踞方丈抉出達磨眼睛作泥彈子打人高聲云看海枯徹過底波浪拍天高

師至法座前

拈帖筆頭禿盡一毫通至治寥寥靜極中舉帖云看點起風雲傳號令雷霆潑墨振綱宗莫有共相證據底麼切忌側耳

拈請疏瞿曇頂骨夫子眼睛兩彩一賽玉振金聲

指法座大地平沈此座高廣千變萬化無功受賞

斂衣就座(問答不錄)乃云(提綱)露柱懷胎忽然爆裂突出無孔鐵鎚歷劫都盧敗缺直得金粟大士壓玉麟堂親從毛錐子上吹一陣業風使其變作水牯牛徹顚徹狂東撑西拄南倒北擂未免犯太平水草破淸凉田地深栽荊棘徧布蒺藜以此斷臨濟命根以此瞎衲僧眼目以手拍膝云叱叱者畜生驢肥馬領相勾引惱亂閻浮笑殺人雖然與麼畢竟功歸何處總在吾皇聖化中復舉(結座)三聖道逢人則便出出則不爲人與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此兩則公案驗盡衲僧難爲著眼忽被我大檀越建康府主等閑覷破舉似淸凉可謂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未免借倚書鼻孔爲叢林出氣有箇口號舉似諸人一舉首登龍虎榜太平親到鳳凰池全生全殺超言象更透機先向上機

請首座上堂拔斷毒蛇尾巴穿住黑牛鼻孔虛空背上牽來大地六番震動甚惡毒兮甚仇讎屎尿腥臊汗血流擬將眼覷無蹤跡箇是淸凉第一頭喝一喝

元宵上堂過去然燈佛相牽弄業識現在編燈盞光

影瞞人眼未來乾紙撚賊賊無處典咄髑髏前點破
鼻孔裡看見衲僧門下黑漫漫歷刧不分通一線
諸方道舊至上堂大道無門諸方頂額上跳出虛空
絕路淸凉鼻孔裡入來恁麽相見瞿曇賊種臨濟禍
胎喚大家顚倒舞春風驚落杏花飛亂紅
謝緣西堂上堂梅花淸曉香爛熳而借功柳線早春
濃日暄而轉位非那邊去從者裡來哆哆和和兮主
賓妙叶跛跛挈挈兮偏正全該直得泥人舞袖石女
吹笙自然淸白傳家猶是兒孫邊事且道威音已前
一句又作麽生千光不照空王殿夜半烏雞帶雪飛
陳宣義生日陞堂春風輕春日晴柳眼靑黃鶯鳴鬱
鬱葱葱生瑞氣世上老人天上星恁麽見得釋迦讃
歎彌勒證明蟠桃仙果笑中呈雖然且道林下衲僧
將何酬獻手中千古一枝藤
上堂三分光陰二早過遲日江山麗靈臺一點不揩
磨春風花草香貪生逐日區區去泥融飛燕子喚不
回頭爭奈何沙暖睡鴛鴦大衆淸凉夾頌念詩還有
綱宗眼目麽啞杜鵑啼不徹血流山竹裂

四月八日上堂雲開山嶽露雨過色新鮮瞿曇不出
世敗闕未生前天上天下賊是小人三拜起來澆惡
水謾將掩彩當懸懃
秋旱上堂一葉落空索索天下秋乾剝剝大衆若還
坐在者裡總是渴死底漢且作麽生討條活路淸凉
有箇方便卓拄杖一下霹靂一聲滂沱大霔笑看烏
藤倒上樹
臘八上堂六年落草野狐精跳出渾身是葛藤打失
眼睛無覓處誑人剛道悟明星淸凉恁麽讃歎喚作
知恩報恩其或不然年年臘八一甌茶禮拜燒香鈍
置他
正旦上堂今朝正月初一一擧上上大吉吉無不利
春風和氣散入花梢百草頭塵塵刹刹轉風流
元宵上堂髑髏前腦蓋後一點洞明光影裡走畢竟
如何咄然燈古佛轉諸訛
二月一日上堂大衆無面目漢面目全該日烘楊柳
眼烟抹杏花腮其或不然黃鶯啼不盡特地下枝來
涅槃上堂瞿曇夜半翻筋斗萬像平沈大地空贏得

波旬拍手笑燈籠露柱暗搥胸清涼當時若見亦乃
拍手大笑何故理長則就既到今日又作麼生無限
山花與流水幾多啼鳥共春風
四月八日上堂龍生龍鳳生鳳指天指地獨稱尊老
鼠養兒巡屋棟大衆勘破了也共將惡水驀頭澆萬
兩黃金也合消
玉頑石住報恩陞座白圭無玷頑石點頭轉關一拶
佛祖仇讎咦咬豬狗漢轉風流
中秋上堂雲散秋空卽心見月擧拂子云看家家門
前照明月處處行人共明月騎鯨捉月撐船載月忽
然月落夜沈沈笑殺胡僧齒門缺
請繚西堂再充首座上堂當堂不露主人翁元是舊
時借影全彰第一座屈煩今日雪夜金烏歷堂炎天
玉兎轉懷妙叶兒孫全該祖父木人執板雲中拍石
女含笙水底吹雖然如是且道垂手那邊一句又作
麼生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
請知事上堂清涼大火聚炎炎沒回互衲僧赤骨律
通身是劍樹在裡許相挨斷拶在裡許放行把住放

行把住逞風流總是冤家笑點頭
冬至上堂昨日一線短今朝一線長針眼裡過尺寸
上量短長驀劄斷巧綉出鴛鴦擧拂子云看還見麼
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咄都不見最親見斬新慶
賀千化萬變
十月朔一書記至上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二由一
有一亦放下擊拂子一下云然後向者裡拈起謂之
衲僧火柴頭大海波心輕撞動須彌頂上汗通流今
朝以此開爐無賓主話勘破趙州雖然擬歸暖處箭
過髑髏
臘八上堂瞿曇打失眼睛時雪裡梅花只一枝而今
到處成荊棘却笑春風繚亂吹諸方說禪清涼念詩
還當得麼其如不然燒香點燭拜泥團腦後遼天鵠
子飛
祈晴上堂一滴不息兩滴三滴滴滴瀝瀝連朝至夕
變作滂沱勿奈何山河大地衮風波打噴嚏一下云
總不出衲僧噴嚏一激直得雲開日出擧拂子云大
衆向者裡看朗朗晴空呑八極若還依舊水漉漉渾

家飄墮羅刹國稽首釋迦南無彌勒能救世間苦觀
音妙智力咄
建寨寮上堂喝一喝大地平沈側布黃金虛空透闊
高架栴檀依稀馬廐彷彿牛欄鶻眼鷹睛不許看所
以立無功之功受不賞之賞鐵漢痛拔毛金剛齊合
掌風吹雨打日頭曬坐臥經行相慶快咄
煆變上堂活劉群牛腦後毛風吹日炙轉腥臊不堪
猥豬薰天地罪惡重將業火燒恁麼見得切忌死灰
尋舍利臭烟蓬焞䕸頭高
米船歸上堂船無底米無粒積岳堆山洪波直入恁
麼歸來得自由淸凉門下䨟點頭且道淸凉說箇甚
麼大功不賞千古標榜
璨禪客至上堂金剛寶劍入紅爐煅出楊岐三脚驢
到處沙場鏖死戰髑髏交袞血模糊
四月一日上堂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池荷葉疊靑錢
兩彩一賽其或未然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
母眠
上堂秋風凉岩桂香未歸客思故鄕吾無隱乎爾捉
賊須捉贓會麼舞蝶遊蜂過短墻

台州瑞岩禪寺語錄

侍者　妙宗　編

指山門不曾動步上天台金鎖玄關䨟豁開坐斷巍
峰第一句萬機俱透起風雷
踞方丈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爐鞴亘天莫有透鉗鎚
底麼咄倒退三千
指法座平沈大地高出虛空機先坐斷遊戲神通須
彌燈王立下風　宗話提綱寫者遺落
謝知事上堂打破黑漆桶十方空豁豁爆雷一喝變
通掣電千機頓發便可以東行撑架門庭西班怒罵
佛祖收放絕來由縱橫透今古正當恁麼且道不立
功勳一句如何大家頭上添灰土
上堂韓信造浮橋李廣入布袋一箭透雙關乾坤無
罣碍瑞喦門下還有此人麼設有斬爲三段何故老
婆心切
冬至上堂晷運推移打圓相云看日南長至眼睛裡
放光鼻孔裡出氣還知向上事麼飽飯快活屙一堆

超過瞿曇親授記

上堂斬鯨龍頭角截虎豹爪牙爛泥團受用不盡踏著剩方見作家其或未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上堂今朝九月初一打板普請坐禪第一切忌瞌睡直下猛烈爲先忽然爆破漆桶豁如雲散秋天劈脊棒迸胸拳晝夜方纔不可眠虛空消殞更消殞透過威音未朕前咦栗棘金圈恣交袞凱歌高賀徹風顚

上堂夜半烏雞抱鵠卵天明生出箇老鸛毛長觜短鷺鷥形飛起一天星斗亂古人恁麼道只今衆中莫有眼明心悟底麼出來與古人相見其或未然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咄籬邊燕雀空啾啾

歲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新伏惟大衆梅開早春還見麼舉拂子云一枝拈起眼中塵

退院赴淨慈上堂半年喫飯坐鞔峰鎖斷烟雲千萬重忽地一聲轟霹靂帝鄉春色杏花紅

臨安府淨慈禪寺語錄

參學　唯敬　編

指山門淨慈門下牛欄馬廐一拶透關豁開宇宙咦切忌追風捕影

至法座前焚香謝恩捧　勑黃云黃金殿上一轉語烜爀紅輪照萬方草木叢林成正覺磚頭瓦礫放毫光學　勑黃云看恩大難酬

斂衣就座乃云(問答不錄)截斷千差單提一著那邊放下龜毛者裡拈起兎角咦敲開歡喜妙樓閣瑞靄祥雲充碧落轉入梅花爛熳看春風搖動玉欄干所以人天普會佛祖透關發大機顯大用鐵鎚混隊骨毛寒正當恁麼衲僧鼻孔切忌相瞞畢竟如何四海五湖皇化裏太平無象有來端

復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今則大家到者裡大衆且道理事相應著得甚麼語還委悉麼四五千條花柳巷二三萬座管絃樓

謝新舊知事上堂一言相契萬古不移柳眼發新條梅花滿舊枝舉拂子云總在者裡看看機先箇箇英靈漢

上堂今朝二月初一拂子眼睛凸出明似鏡黑如漆

驀然踍跳呑却乾坤一色衲僧門下猶是撞墻撞壁
畢竟如何盡情拈却笑呵呵一任春風沒奈何
上堂霖霪大雨豁遠大晴蝦蟆啼蚯蚓鳴古佛不曾
過去發揮金剛眼睛咄葛藤葛藤
二月十五上堂不曾生不曾死洞裡桃花紅照水可
憐開眼被渠瞞人間天上風波起還有不被瞞底麼
一盞清茶一瓣香分明天曉打三更
四月一日祈晴上堂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
夜雷麥怕水侵秧怕冷蚕桑猶要暖來催正當恁麼
衆生沒在苦蒼天良可哀且道如何是佛法靈驗一
句咄杲日當空慧眼開
四月八日上堂無憂樹下浴嬰孩清曉薔薇帶露開
轉過衲僧相見處後槽驢馬出胞胎其或未然同詣
大佛殿修法灌沐
端午上堂將三世諸佛爲頭以六代祖師爲體天下
衲僧爲手爲脚以拂子打圓相云看畫作一道神符
向鬼門上貼且道如何赤口白舌盡消除踍跳楊岐
三脚驢

中夏上堂結夏已過了解夏猶未來中間一句子蓮
花照水開因甚落草止啼元只爲嬰孩
解夏上堂四月十五日結夏老鼠入飯瓮七月十五
日解夏烏龜上竹竿諸方恁麼淨慈不然翻身透出
竿頭路開眼掀翻瓮裡天咄兩段不同休麻語機先
鷂子隔驢年
中秋上堂雲漫漫雨漫漫中秋當此夜漫漫黑漫漫
莫有衲僧麼箇般眞境界贏得倚欄干
徽宗皇帝忌上堂風颯颯雨霖霖聖人不曾滅度演
出清淨妙音若將耳聽終難會一句機先透古今
上堂至人垂化無生死示現閻浮有去來剎剎塵塵
成正覺黃金寶殿玉樓臺
出鄉歸上堂把釣歸來得錦鱗无天塞地笑忻忻雖
然也只尋常事歷盡風波驗盡人
謝維那上堂清淨法身盧舍那衲僧隊裡乾蘿蔔逐
日呼來打一槌萬像森羅轉轆轆且道功歸何處知
恩以此報深恩大家贏得噇齋粥咄
上堂絲竹半含籜序品第一新梢才出墻正宗第二

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流通第三淨慈借詩說教
要與衲僧點眼莫有眼開底麼咄向者裡跳出草窠
其或未然華亭舊有能言鴨越國今無寫字鵝
淸禪師歸水菴塔上堂壽皇頂顙老冤魔痛念先師
舊草窠聊借蒲團供打坐大家拍手唱山歌正當恁
麼湖海觀光人天交慶咦滅盡綱宗行正令
大石皷至上堂獨瞎頂門眼大人具大見掀翻瓮裡
天大智具大機以大入小萬化普施且道以何爲驗
鶯遷喬木調新舌梅吐淸香發舊枝
上堂涅槃堂裡死功夫風裏葫蘆水上浮恁麼點開
參學眼釋迦彌勒是他奴忽有箇漢出來道爭似春
眠不覺曉落花處處聞啼鳥又且如何拍禪牀云將
謂無人
上堂雨打虛空乾剝剝日明大地黑漫漫箇中開得
金剛眼生死何嘗有異端須彌山大海水衲僧頂上
波濤起
歲朝上堂天得一以淸元正啓祚地得一以寧萬物
咸新且道衲僧得一合作麼生太平歌有道和氣笑

迎春
元宵上堂燈點點月團團遊人歌鼓鬧中看且道如
何是具眼一句咫尺鳳樓開雉扇玉皇仙仗紫雲端
重午上堂天蒼蒼地皇皇還知麼鍾馗元是鬼咄赤
口併消亡且道如何衲僧八面無門戶今古寥寥白
晝長
解夏上堂解却禪和布袋頭虛空豁達逞風流去亦
得住亦得大用現前無軌則諸方恁麼淨慈不然咦
當機切忌錯流傳
中宮賜錢建祝聖水陸會陞座佛祖同根寂然不動
乾坤合德感而遂通十方三世之寰區億萬斯年之
景運巍巍乎自化蕩蕩乎無爲當今雨順風祥時淸
道泰所以三軍歌笑萬姓歡呼乃至草木昆虫塵沙
瓦礫盡開正慧皆悉朝宗且道林下臣僧如何學唱
還相委悉麼長將日月爲天眼指點須彌作壽山
復擧記得僧問古德如何是佛答云殿裡底大衆還
知麼大海汪洋須彌突兀現在說法不思議稽首光
明最奇特

中秋上堂十五日已前湖光瀲灔晴方好十五日已後山色空濛雨益奇正當十五日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還有祖師西來意麼中秋月似鸞臺鏡贏得多才一首詩咄

上堂連雨初晴九月一打圓相云日頭依舊東邊出照見五蘊皆空衲僧參學事畢忽然雨又落時如何一尺水一丈波謝郎船上唱山歌

謝典座上堂坐斷老盧頂𩕳拈起無柄木杓忽然舀出銅汁鐵丸忽然舀出醍醐酥酪佛祖大機難測度猶是家常茶飯且道塞斷咽喉一句又作麼生爛煮虛空無麪餺飥

再留首座上堂殺人刀活人劍轉磨轉精累試累驗還知麼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淨慈門下實相當倚天照雪寒光耀

浴佛上堂烟濛濛雨濛濛芍藥花開濕嫩紅我今灌沐諸如來人間天上起清風恁麼見得不妨應時應節其或未然大家聊借雲門令一杓香湯一棒血咄

十月旦上堂開寒氷地獄口是禍門發猛火鐵牀身為苦具淨慈以此應箇時節莫有冷灰豆爆煖氣相接底麼其或未然齋時三枚乳餅七枚菜餅

上堂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不會不自在會得是障礙且合作麼生白狗喫生薑胡人夜渡關咄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

上堂人從平江來却得福州信寒食拜新年虛空突出柄咦打破虛空笑不休大家徹底驗聱頭

謝掩室和尚上堂掩室摩竭國老胡豁開頂門杜口毗耶城淨名敗缺話柄提上古兩端公案發今朝一段威光所以賓主歷然江湖有在還知麼不是詩人不獻詩春風吹作鷓鴣詞

出隊上堂大衆竿木隨身逢場作戲釋迦老子毒花闍達磨大師王小二吹笛打皷攙行奪市萬像森羅笑點頭打圓相云總在自家場子裏且道只今末後一場如何喝彩還相委悉麼解佩行香下水船回紋撥棹賀新年

元正上堂元正啓祚鼻孔發露萬物咸新笑面迎春必竟如何淨慈門下轉風流飯滿鉢盂茶滿甌

上堂時有講人相訪春雨洗春雪雪消湖上山雨晴相對看突兀髑髏寒且道是祖意是教意咦贏得風光遶畫欄

上堂一番雨一番風風雨湖山圖畫中莫有全機頌略底麼風搖水色瑠璃滑雨潑山光翡翠濃尙餘瞌睡咄杜鵑啼血滴花紅

煎爭上堂大衆開淨慈玄門現懽喜世界時有寶蓮峰竹尊者再三彈指慇懃發聲自念風月精神氷霜骨相和氣啓勾芒爐鞴春風生頭角兒孫盡大地領來與作家相見相見既了而說偈言禪禪猛火著油煎通身赤骨律交輥出人前覷著則眼睛枯嗅著則鼻頭裂一任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塞斷咽喉摂破漆桶於是竹尊者呵呵大笑辭退而歸直得高拂雲霄靜靡嵓壑化龍應有日鳴鳳在今時正當恁麼且道南山主人如何批判還委悉麼依舊一堂風冷淡轉添千古意馨香舉古德云石上迸出長長爭今日將來剝了煎海底泥牛喧一頓鑽天鷂子肚皮穿

上堂大衆鐵酸饀金剛劍吞了斬了以活為驗作家恁麼共提持超過佛祖增光焰

明州瑞岩語錄

侍者 如玉 編

指三門回避無門此門大開且道如何進步家私都脫盡平白起風雷

指佛殿黃金妙相著衣喫飯因我禮儞早眠晏起咦談玄說妙太無端切忌拈花自熱瞞

據法座舞衫歌扇花鼓拍板總是者箇戲棚賣弄許多伎倆咦任他千聖出頭來立在下風高著眼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舉拂子云法幢已建宗旨已立且道如何是曹溪佛勅還相委悉麼太平歌有道萬化樂無爲舉庭前栢樹子話了云西來祖意庭前栢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纏跨跳松蘿亮鬲笑掀騰

上堂卓拄杖云此是瑞岩境界又卓云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又卓云既到者裡合作麼生咦老僧笑指猿啼處更有靈蹤在上方舉僧問古德深山嵓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頌曰深山

岩崖問石頭大小答崖崩石迸裂虛空鬧聒聒

上堂一言相契郎住笑面花開玉樹諸方恁麼點頭瑞岩劃地惡辣咦拳頭無私絕後看瞿曇頂上活鱍鱍

謝兩班上堂十二峯前上戲棚那吒赤脫點天強屈煩皷笛低頭舞弄醜眞堪笑一場

上堂秋風淸秋月明大地山河露眼睛瑞岩點瞎重相見棒喝交馳驗衲僧

冬至上堂今朝日南長至黑豆生芽大衆恭惟懽慶鐵樹開花如何結果龍馳虎驟撒土抛沙

退院上堂瑞岩一隻破木靴幾箇攙來盡要拕唯有老僧能踢脫出門赤脚笑呵呵

再住淨慈禪寺語錄

侍者 智湖 編

指山門淨慈屋裡門淨慈屋裡開昔日淨慈曾此去淨慈從此又還來且道如何進步咦淨慈關棙袞風雷

指佛殿大開此殿親面一見合作麼生眼裡抽釘腦後拔箭本來無象通機變

踞方丈坐斷維摩方丈發露閻羅地獄莫有相見底麼千古萬古黑漫漫劍樹刀山轉轆轆

至法座前焚香謝恩捧 勅黃云當天一句萬機顯露呈起云看衲僧頂戴奉行鼻孔機先證據

指法座淨慈法座木頭一棚橫撑竪撑黑漆光生

斂衣就座乃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者箇是主擊右邊云者箇是賓大衆昔日從主中去以爲賓今日從賓中來而爲主還知麼去來無間笑忻忻元是南山舊主人以拂子打圓相云面目分明復擧拂子云向者裡變去也牛頭戴角馬脚踏蹄雲從龍風從虎萬像軒騰森羅作舞所謂瞎人天眼目眼目開明破佛祖門庭門庭振耀毗贊皇都花錦發揮大古風光普應群機聊隨時節若約衲僧向上未曾親近早隔大千耕破太虛不消一鑁直饒恁麼猶落草窠向下文長不如且置只如知恩報恩一句又作麼生四海五湖明似鏡太平無象賀堯天

復擧記得古來有兩人尊宿一人云我逢人則不出

出則便爲人一人云我逢人則便出出則不爲人淨慈借兩人尊宿作箇擔子擔在肩上要令四海五湖衲子遞代相傳也恁麼擔謂之荷擔佛祖且道淨慈只今作麼生擔來擔去又擔來撼動風光透九垓

望日上堂雲無心而出岫四年前昨日是今日水有時而迴淵四年後今日是昨日以拂子打圓相云若向者裡薦得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且道以何爲驗水雲相會笑呵呵笑滿風光沒奈何

聖節上堂視須彌山之高高而出須彌比大海水之深深則逾大海所以聖人慶誕臣僧舉揚且道如何爲堯爲舜萬壽無疆

水鄉歸上堂漫天大水雲翻墨捲地狂風浪衮山掣斷絲綸歸喝彩鯨鰲只在此山間莫有頭角軒昂者麼出來透關其或未然操舟又入洪波裡愁殺漁翁兩鬢斑

元宵上堂打殺然燈佛墮落黑暗獄永劫無出期衲僧歌一曲其或未然滿天星斗輝華屋

上堂楊柳粧腰帶梅花絡臂鞲黃鶯偷眼覷舞得最風流且道是何人境界淨慈門下蘿蔔頭

謝進退兩班上堂舉拂子云者箇是百尺竿頭進一步則有象退一步則無蹤進退全機變從衡振祖風復舉拂子云且道如何都在南山掌握中

上堂今朝五月正淸和榴花詩句入禪那且作麼生舉舉拂子云看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佛生日上堂莫謗瞿曇今日生捕天山嶽勢崢嶸一番雨洗添痕藉萬古風烟恨不平

派和尙遺書至上堂萬派朝宗一派收揚淸激濁幾經秋忽然到底都乾却露柱燈籠笑不休且道笑箇甚麼下座同詣靈几羞法供養

徽宗皇帝忌上堂古佛不曾過去現在法如是還相委悉麼一聲婆餠焦啼在竹林裡

上堂惆悵杜鵑鳥哀哀晝夜啼落花飛絮怨流水芳草懊恨迷東西嗚呼春光浩蕩可吊而不可逐醉倒愁人爛似泥且道是何人境界若匪丹山鳳徒勞語楚雞

上堂六月連三伏人間似焰爐且道如何是衲僧行

履處依稀寒水玉彷彿冷秋菰脩竹芭蕉入畫圖
上堂以拂子打圓相云上大人丘乙巳西湖南山圖
畫裡還知麼孔門弟子無人識空有三千七十士且
道如何忽然一陣秋風吹吹作秋雲送流水
退淨慈赴天童上堂拈拄杖云衲僧拄杖子漫漫黑
似烟西湖九箇月可惡亦堪憐卓拄杖云忽然飛過
鄞江去攪動滄溟浪拍天

如淨和尚語錄卷上

如淨和尚語錄卷下

明州天童景德寺語錄

侍者　祖日　編

山門天童大解脫門豁開衲僧自己透乾坤無表裡
雖然萬古清風八面來前樓後閣玲瓏起
佛殿黃金妙相驢腮馬觜咦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方丈橫一丈竪一丈文殊維摩隔壁抓痒卓拄杖云
盡大地人不釣自上
至法座前焚香謝恩捧　勑黃示衆云雲開九天呈
起云看彩鳳啣出且道如何委悉急急如律令勑
指法座爐炭爲牀鑊湯爲座口吐黑烟彌天罪過
斂衣就座乃云有問有答屎尿狼藉無問無答雷霆
霹靂於是眉毛慶快鼻孔軒昂直得大地平沈虛空
迸裂正當恁麼且與宏智古佛相見舉拂子云相見
已了合談何事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雖然知恩報恩一句如何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
淨鶴摩空
復舉記得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獨坐大
雄峰大衆不得動著且教坐殺者漢今日忽有人問
淨上座如何是奇特事只向宅道有甚奇特畢竟如
何淨慈鉢盂移過天童喫飯
上堂外不放入內不放出痛下一槌萬事了畢且道
如何大白峰前令斬新內外紀綱俱委悉
道舊至上堂寃有頭債有主一劍當鋒豁開門戶拽
隊成群恁麼來放火殺人相合聚且道如何老胡項

顊跨龍虎
上堂心念分飛如何措手趙州狗子佛性無只箇無
字鐵掃帚掃處紛飛多紛飛多處掃轉掃轉多掃不
得處拚命掃晝夜竪起脊梁勇猛切莫放倒忽然掃
破太虛空萬別千差盡豁通
開爐上堂只箇柴頭煨火種諸方聿起競開爐天童
直截超宗處爐與柴頭盡底無恁麼却有煖氣正好
猛做工夫且道如何驀忽雷霆轟烈焰從教深夜雪
模糊
謝新舊兩班上堂開無間地獄現閻羅大王聚夜叉
一部列牛頭兩行與其進者劍樹上猛火進用與其
退者刀山裡寒氷退藏且道理會甚事囙耐飯飽弄
筋判斷屎急尿床其或未然花柳春風入戲場
上堂天童鐵臭老拳頭打殺江湖水牯牛夜深忽然
生箇卵天明推出大日頭且道如何晒眼諸人烝濕
處免教行步滑如油
上堂靈雲見處桃花開天童見處桃花落桃花開春
風催桃花落春風惡靈雲且置莫有與天童相見底
麼春風惡桃花躍淚生頭角
壽慶節上堂至哉坤元誕佛國摩耶之瑞大矣貝典
祝仙桃王母之春正當恁麼且道以何爲驗觀音瓔
珞妙莊嚴勢至花鬘長自在
結夏上堂結却衲僧布袋頭天童拈來作氣毬脚尖
趯出佛無數付與叢林作馬牛
謝知事齋首座秉拂上堂鐵酸豏金剛圈塞斷咽喉
拽脫鼻孔天童立地有分衲僧乞命無門且道如何
堪與瞿曇作子孫
新起妙嚴慶讚陞座推倒多年老鼠窠掃空平地笑
呵呵從空架起生頭角蓋覆驢牛不厭多今朝成就
大緣千古發揮大事且道如何斫額任他門外客到
家還我箇中人
復擧文殊問無著近離甚麼處著云南方殊云南方
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
衆著云或三百或五百師云春風勾引鷓鴣啼著問
文殊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
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師云平地波瀾釣

鐵船者兩轉語要與諸方眉毛斷結更有兩轉語要
與諸方點眼或三百或五百銅錢鐵錢省數足陌前
三三後三三蘿蔔芋孄淺貯滿擔諸方忽然眼開決
定拍手大笑笑箇甚麼不笑巴人便笑杜撰雖然笑
者還稀忽有人問天童多少衆但向他道新起妙嚴
誇第一一齊都在畫圖中

請監收上堂賣八布衫穿大家出隻手橫須彌爲槩
量大海爲斗所以生殺在前收放在後歸功塞破虛
空口還知麼天童不敢相辜甘作啼雞吠狗

上堂螟蛉之子殪而逢螺蠃祝之曰類我類我天童
門下莫有類我底麼萬里不掛片雲天地一團猛火

謝監收上堂金剛王寶劍在匣有望風不犯之威天
童喝下飛出變作無孔鐵鎚輥入荒田亂草任教日
炙風吹因甚如此拈匙把筯知多少不是知音不易
知

謝造橋上堂去那邊去來者裡來中間絕壑斷崖且
道如何相接以拂子作彎橋勢云看依稀金磴闊彷
彿彩虹彎人從橋上過又作麼生松蘿影裡開天巧
汗黑光中入畫看

上堂眼見黃葉落耳聞孤雁鳴且道是什麼物得與
麼靈咦溪上秋光分外清

浙翁遺書至上堂八月十八錢塘潮淛翁聲價潑天
高盡教四海弄潮手徹底窮淵輥一遭重揀擇不辭
勞要透龍門纔鳳毛忽然收卷還源去萬古曹溪風
怒號

上堂陸脩靜陶淵明文殊普賢打圓相云咦一款具
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

開爐上堂召大衆打圓相云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
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囫火
爐動也

上堂天童仲冬第一句槎槎牙牙老梅樹忽開花一
花兩花三四五花無數花清不可誇香不可誇散作
春容吹草木衲僧箇箇頂門禿驀劄變恠狂風暴雨
乃至交袞大地雪漫漫老梅樹太無端寒凍摩挲鼻
孔酸

上堂古今大雪滿長安天童賣却這心肝無神通菩

薩猛劈一椎千手眼大悲捏怪多端還會麼獅子教兒迷子訣老婆心切不相瞞

上堂世尊道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師拈云既是世尊所說未免盡作奇特商量天童則不然一人發眞歸源乞兒打破飯椀

上堂擧五祖演和尚云有人向虛空裡寫得祖師西來意五箇字老僧大展坐具拜他師拈云當時天童若見只對他道款出囚口今則莫有同款者麼既無依稀斜去雁驚破海門秋

上堂霜風號肅殺霜葉墮蕭颸擧拂子云看唯有玲瓏岩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酬價底麼下座巡堂

佛成道上堂瞿曇臘月八夜半走出山賊路羊腸曲偷心虎背斑鈍置人天者一番天童恁麼撿擧且道諦當也無落賺兒孫頭盡禿葫蘆藤種纏葫蘆

退院上堂進院得住便住退院要行便行還相委悉麼箇條烏拄杖莫怪太生獰擲拄杖下座

小參　　侍者　義遠　編

除夜小參年盡月盡日盡時盡以拂子劃一劃云盡情劃斷擧拂子云者箇無盡還見麼喚作淸凉拂子受用無盡今夜共諸人分歲說法無盡所以春水滿四澤無盡夏雲多奇峰無盡秋月揚明輝無盡冬嶺秀孤松無盡一年如是過去無盡一年如是到來無盡若恁麼見得日日眼睛定動時時鼻孔軒昂依舊年月日時悉皆無盡雖然盡與無盡與者拂子總不相干正當恁麼忽有箇漢出來對衆奪却免見葛藤無盡大家慶快無盡其或未然伏聽處分擊拂子云斬新曆日明朝看大歲騎牛倒上天擧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香林云臘月火燒山師頌云衲衣下事火燒山臘月家貧徹骨寒堪笑連延曾未息眉毛焦赤面皮斑

結夏小參打破黑漆桶十方空索索不受靈山記安居大圓覺早晨喫粥齋時喫飯入夜打眠早朝又起歷劫見前終而復始生死悠悠無定止恁麼徹去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敗缺現在諸菩薩今各無折合未來修學人切忌顚倒走可中若有箇漢出來道未在

猶是繫縛盲驢守他鬼窟四九旬垂釣正要上鈎還知麽麻三斤乾屎橛拳頭脚尖更須悟去始得且道有什麽長處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瑞岩解夏小參十方聚會魚游網三月安居鳥入籠生殺盡時蚕作繭心空及第黑山中大衆直饒句外透關機先驗臘競峰棒頭有刺喝下爆雷酌然未肯何故釋迦元不出世達磨斷不西來天生豈受差排誰肯輙從抑屈況復威音那畔空劫已前早成掩彩今日既到者裡合作麽生咦放過一著三千里外咬猪咬狗荒草葛藤還有借路底麽卓拄杖云摘楊花摘楊花舉僧問洞山秋初夏末向什麽處去洞山云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大衆洞山恁麽答話雖則老婆心切未免平地陷人今夜忽有人問淨上座只向他道隨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

冬夜小參鑽氷取火憑誰信拚命工夫入死門脫體一交翻得活金剛正焰透乾坤瑞岩門下以此見一陽來復萬物咸新露柱燈籠歡喜說偈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䭔子三箇胡孫夜簸錢咄落草之談應時納祐只今衆中莫有句外透關底麽出來點眼慶快平生其或未然黃梅石女繡鴛鴦一日新添一線長

淨慈入院小參大衆西湖湖裡水南山山上雲卓拄杖云天台拄杖子相見笑忻忻時節因緣合談何事卓拄杖云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卓拄杖云霹靂聲前破款電光影上發機這邊那邊逢場作戲咄露布葛藤切忌屎沸還知麽未曾親近早隔大千向上全提轉無交涉向者裡莫有脫窠臼透離微底麽出來與拄杖子證據不妨攪動西湖水攙起南山雲拄杖子跨跳上三十三天卓拄杖云墼著帝釋鼻孔與天下衲僧出氣慶快叢林正當恁麽所謂拄杖子相見底時節因緣只如未相見已前又作麽生卓拄杖云今夜小參不答話惱亂春風拄杖頭

結夏小參平地起骨堆虛空剜窟籠驀透兩重關拈却黑漆桶打圓相云圓覺伽藍十方聚會咄淨慈門下切忌屎沸其或尚留觀聽癩馬繫椿所謂搖扇取

風涼喫飯伸脚睡更有甚事雖然照顧蚊虫虱蚤住
向下文長早先珍重正當恁麼須知有不入者保社
底又且如何花陰輕舞蝶山影靜穿雲
解夏小參毀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墮三惡道淨慈
門下甚生標表還知麼九旬結款今日放行驢三千
馬八百吹笛打皷唱歌促拍直得淸風不敢淸白雲
不敢白驀過瞿曇者一著雖然逢人切忌錯舉咄巢
父飮牛許由洗耳
皇后殿秋會小參妙音觀世音具足神通力十方諸
國土無刹不現身於是莊嚴天妙仙衣端坐坤寧寶
殿贊一人皇化作萬國母儀道德淳熙雨賜嘉泰直
得光齊日月春風永茂於金枝壽等山河瑞氣長新
於玉葉圍繞毗盧眞境發輝菩提妙花茲者慶遇淸
秋忻承佳運特頒大施崇建小參點開佛祖眼睛普
會人天鼻孔一皷一唱叢林下之愚誠載喜載瞻滿
天中之心願廣大如法界究竟若虛空正當恁麼以
拂子打一圓相云妙音觀世音說法故如是且道四
衆合掌信受奉行一句又作麼生天上有星皆拱北
人間無水不朝東
天童入院小參跳出淨慈牛欄撞入太白馬廐一團
罪業黑漫漫風吹日炙薰天臭恁麼見得今夜小參
不答話引賊入界莫有入界底麼牙如劍樹口似血
盆霹靂雷霆尤難紹續且道如何紹續佛殿掘東司
權喜入地獄其或未然挤狗不顧生天却笑雲中白
鶴舉僧問當山啓禪師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啓
云我者裡一屙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大衆好箇一
屙便了只是雷聲浩大雨點全無且合作麼生一捧
打翻連底脫太平無象唱山歌
冬夜小參長至迎新如何話會記得黃面比丘道如
破鏡鳥以毒樹果抱爲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好
箇消息今夜天童乞食見小利未免拚身捨命將現
前大衆作枚毒樹果念一道眞言拖捕去也類我類
我出來出來舉拂子云看出來了也有能食其父母
者麼可謂知恩報恩方堪傳授其或未然第二頭相
見異種靈苗火裡栽鐵花無影樹頭開驀然結箇團
圝果舉似時人取得來於是轉作龍眼茘枝甘蔗蒲

桃元屬自已家園普請自家咬嚼吞也得吐也得剔團圞也得百雜碎也得有也得無也得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總不得也得咄狼藉滿地笑殺傍觀且道如何收拾得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普說

喝一喝云大衆者一喝威音王未現已前早是蹉過了也況復今日更來者裡胡喝亂喝是甚麼屎沸椀鳴聲衆中若有人勇猛出來劈屎口搉落牙齒壓向屎坑裡去免見狼藉取次欺人直饒恁麼也是背後揑拳揚聲止響然曲設多門放開一路莫有人出來麼良久云既無暫借一喝重疊狼藉欺人去也喝一喝有主有賓有照有用還知落處麼若知得落處便知得起處若知得起處便知得滅處便知得滅處便知得起滅俱滅寂滅現前於日用中六處發現在眼曰見直須抉却眼睛逈無所見然後無所不見方可謂之見在耳曰聞直須塞斷耳根逈無所聞然後無所不聞方可謂之聞在鼻曰嗅直須敲落鼻孔香臭不分然後無所不分方可謂之嗅在舌談論直須拔却舌頭天地緘默然後熾然無間方可謂之談論在身曰人直須四大脫除了無依倚然後隨類現形方可謂之人在心曰識直須永絕攀緣三祇劫空然後起滅不停方可謂之識如上六處發現無所間斷前來所謂有主有賓有照有用直得賓主互換照用交參上至三世諸佛六代祖師下及傍生異類草木昆虫皆此一喝無有遺者便見威音王未現已前只是如今如今只是威音王未現已前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若約山僧所論喝箇甚麼論箇甚麼本無許多般總須喫棒有甚蹉過有甚不蹉過更有臨濟四喝因行不妨掉臂亦與一一穿却鼻孔咄一喝如金剛王寶劒屎厠籌一喝如踞地獅子窟裏老鼠一喝如探竿影草釣蝦蟆漢一喝不作一喝用髑髏前魍魎今夜清凉恁麼喚作醫死馬縱然活去者一喝爭免箇屎沸椀鳴聲雖然且道威音王未現已前從什麼處得來還定當得出麼若也定當得出胡喝亂喝有甚麼過免向繩牀角頭叉手覓其或未然拳頭脚

尖切忌惡發咄

法語

示祖淸禪人

老僧少年臥牛背上吹烏鹽角調入梅花引忽然轉嗚噎不知所以乃其角破而氣絕天地豁空吾心忘矣久而返吾心卽天地之太祖嗚呼岩花開松風嗚至於萬像無作而作皆吾心之用而初未嘗用也於是騎牛還家尙記其彷彿祖淸上座求語參禪禪固不知因筆聊塞來意

頌古

靑原白家三盞酒

淸貧三盞便輕酬萬里曹門出鄭州盡情斫却月中桂惱亂春風卒未休

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

喚一聲兮應一聲兩箇分明好弟兄倒却門前刹竿著芳草漫天荊棘生

雲門云世界恁麼廣闊因甚鐘聲裡披起七條

鐘聲披起鬱多羅妙用靈通變化多賊是家親須播跡太平無象始安和

黑老婆

萬物朝元不較他拈來直截辨譌訛游春浪子風流甚賣弄三文黑老婆

金剛圈栗棘蓬

肘後驀生閑絡索風前忽布闊叉撑那吒八臂空惆悵夜半三更白晝行

空假中三觀

張來張打油李來李打油通身骨髓轉打得最風流

靈雲見桃花悟道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咬鐵釘

波斯匿王問賓頭盧尊者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也不尊者以手策起眉毛示之

策起眉毛答問端親曾見佛不相瞞至今應供四天

下春在梅梢帶雪寒

讚佛祖

侍者 德需 編

觀音

端坐圓通微妙相衆生眼裡堆青嶂曉來窓外聽啼禽春風不在花枝上

頭上寶冠牛戴角脚下蓮華馬踏蹄通身瓔珞皮毛債歷劫風流輥水泥

心塵脫落開岩洞自性圓通儼紺容天之敬龍之恭不以爲喜安然中咦更薦海濤翻黑風

出山相

凍不死餓不死深山走出這面觜咦人間天上風波起

摩耶落賺扇出來撞入草窠打一回誰知有屈叫不得殃害兒孫作罪魁

維摩

大病現前乾坤一默老而不死是謂之賊賊賊春風啼鳥花狼藉

達磨

豁然無聖自作自敗面壁釘樁猶敢揑怪鬪尉神光屙一堆引他臭穢遭他壞咦葛藤荒草徧乾坤年年贈欠春風債

金烏飛上玉闌干黑漆崑崙背面看畢竟者些傳不得落花流水太無端

脚下莖蘆到岸也未直指人心驢屁狗屁咦千古叢林遭鈍置

聽松風布袋

松風鳴側耳聽捫腹而笑賊精賊精咦千古萬古得人憎

靠箇布袋瞌睡平地突出毒刺有人一踢踢翻天下脚跟出氣

四睡圖

拾得寒山老虎豐干睡到驢年也太無端咦驀地起來開活眼許多妖恠自相瞞

圓覺圖

一隊猪狗漢圍繞業識幢只管要說傍人罪過不知

敗缺自己賊贓囫太平無象打一椎驚破虛空閃電
飛

善財

捏住乾坤粉一團大人剛被小人瞞機先若具機先
眼走殺從教起釁端

普化

者漢走從何處來鼓合臨濟白拈賊鐸聲搖撼動風
雷至今大地俱狼藉

泉大道

棒頭挑起葫蘆手裡伸出鉢盂喧酒喧肉破落戸天
上人間大丈夫

端獅子

咄哉捏怪老狐狸披起金毛獅子皮弄盡任從天外
去尾巴敗露已多時

言法華

脚下長拖破木履口內不知道甚底惱亂風光沒奈
何南北東西無定止

南山律師道宣

優波離後身韋將軍捧足布衣眞童男瓦鉢天厨食
咦歷刼戒光秋月明南山靜照烟霜色

臨濟

捏箇空拳嚇殺天下這般祖師畜生驢馬

濟顛

天台山裡五百牛跳出顛狂者一頭賽盡烟花瞞盡
眼尾巴狼藉轉風流

無用頂相

打殺宣州花木瓜爆出越州翁木大血滴滴風袞劍
輪黑漫漫彌天罪過咦描邈着箇賊頭三千里外誰
耐面熱而汗迸流

自贊

烏龜殼空索索打一鑽響剝剝也是張拳嚇野狐描
邈出來增醜惡雖然三十年後只管有人卜度
突出娑婆世界一枚眞箇村頭行脚都無用處推倒
只好做牛釘雙角插條尾條楊芳草春風裡可殺有
力會耕田賣與閻王還飯錢不然掣電機先喫痛拳
無明業識幢竪起漫天黑一句不相當拳頭飛霹靂

咦老婆心切血滴滴

源山主求贊頂相

箇是淨慈毛和尚口言禍福有定當逐日隨緣去赴齋是謂兩脚功德藏彫裝千佛布砌兩廊判斷一切魍魎鬼主管五百羅漢堂至於修橋造路與夫浴主街坊聞一切善事如蠅見血聞一切惡事似蟹落湯有時攙搜若萬回老子懽喜有時放歇蹶若布袋和尚顚狂得一文錢不曾落地合十爪掌常乃謝天只一味朴直無些子壒塵所以打動好事檀那晝出這般面觜且道如何比擬八月十五中夜涼一輪月照西湖水

小佛事

侍者　清茂　編

一上座下火

萬法歸一生也猶如著衫一歸何處死也還同脫袴生死脫著不相干一道神光常獨露咦疾焰過風發大機塵塵刹刹沒回互

醫者下火

人間死病君能活君死憑誰救得甦我有單方一把火爲君燒却藥葫蘆某人諾活也甦也且道以何爲驗以火打圓相云咦本來面目無生死春在梅花入畫圖

祖典座下火

佛祖眼睛無柄木杓東舀西舀雷奔電爍放下忽地轉關透過跳竈一著咦餧驢餧馬有來由驗盡生薑不改辣淨慈背後掉柴頭惱亂春風鬧聒聒

眞正上座下火

眞正參禪不存佛祖踏翻圓覺伽藍說甚七月十五恁麼去眞快樂囦異類中行披毛戴角南山點首笑呵呵燒却娘生破直裰

祖師堂主下火

影戲棚頭箇老驢忽然踍跳入紅爐爲伊點出眞驢面雪霽千山展畫圖

知覺上座下火

大智大愚大覺大迷愚迷具大闡提遊戲無間泥犁某人淨慈句下恁麼會得不曾生不曾死咦亘天烈

焰紅颷起

宗太上座下火

心地開通太虛齊照照極忽忘死生談笑咦燒却娘生鶻臭衫切忌斫額新羅鷂

新知庫下火

脫下舊襴衫舞起新秋曲秋水舞淸光秋山舞蒼綠舞罷秋風歸去來萬古秋蟾寒泚玉某人且道脫下舊襴衫向甚處安著咦丙丁童子趂風流借作送行歌一曲

慧印堂主下火

秉智慧火燒無文印烈焰發光風頭峭峻且道因甚如此高超佛祖無生死

爲瀾翁入祖堂

昔從太白淩霄去今自淩霄太白來不墮去來生死路屐眞云看堂堂面目笑哈哈且道笑向阿誰以眞指祖云大家元是主中主慣入驢胎與馬胎

偈頌

侍者　德祥　編

幹藏

瞿曇老賊口親屙驢屎相彙馬屎多打作一團都撥轉潑天臭惡惱婆婆

化炭

一刀兩段沒商量透出無明大火坑再入死灰烹得活歲寒聲價轉崢嶸

起淨慈方丈

方方一丈牯牛欄佛祖驅來要透關聊借眉毛相架搆遮天蓋地黑漫漫

牧翁

自家鼻孔自家穿自家繩索自家牽自家忽地都忘却一笛淸風送楚天

講人更衣

老胡敎網漫天闊當甚多年棺脫丘勘破轉關千聖外別行條貫結寃讎

風鈴

通身是口掛虛空不管東西南北風一等與渠談般若滴丁東了滴丁東

拄杖頌寄松源和尙

七尺烏藤掛東壁春風忽來生兩翼鞭起飛龍趂不得洞庭攪碎琉璃碧去兮去兮明歷歷梅花影裡休相覓爲雨爲雲自古今古今寥寥有何極

敬溪翁

揭翻古剎岸雲開峻發淸機劈箭來裂轉面皮乾剝剝萬山奔浪笑哈哈

送亮藏主謁碧雲

咬狗猪漢爛泥團撮著參天劒刃寒轉入春風開笑眼桃花紅照碧琅玕

送僧見明極和尙

機絲抽盡萬緣平休倚寒岩轉路程千聖不携無影像那邊借伴月華明

送僧

生逼猢猻坐鐵砧一槌天地盡崩沈橫來竪去呵呵笑喫飯噇眠邁古今

送覺兄歸洞庭

覺盡還源見本心洞庭無盖碧沈沈衲僧不作這伎倆浪急風高意轉深

提擧太尉張求頌

平生道德邁前賢著漢衣冠拜漢天自是名高閑不得阿難依舊世尊前

覲使太尉張求頌

居士眼睛呑佛祖衲僧鼻孔透乾坤眼睛鼻孔都無間萬古宗門結痛寃

相士

月落滄溟夜渺漫衲僧面目太寒酸擬將[illegible][illegible]經倫眼惡浪狂風衮亂山

牛圖

柳堤煙斂春風靜鼻孔遼天一牯牛拽轉通身依舊黑野花芳草轉風流

贈僧

喝聲霹靂震晴空白棒飛星化活龍不入這般兒女隊亂花翻袖舞春風

塗田

剗斷潮頭大海枯十方公界個官租寥寥萬古平如

掌不許傍人揚契書

送蜀僧得母書歸鄉

雁落秋空剩萬金寥寥一片老婆心先天後地難回互風急恩深寃亦深

接待

飯籮無底乾坤窄㕦出炎炎熱鐵丸爛斷飢腸重嚼地佛魔無處辨來端

禮眞歇塔

歇盡眞空透活機兒孫相接命如絲今無倒指空腸斷杜宇血啼花上枝

師六坐道場未禀承衆或是請師云待我涅槃堂裡拈出果臨終拈香云

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峰失脚墮於陷穽此香今不免拈出鈍置我前住雪竇足庵大和尙幷書辭世頌云

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𨁝跳活陷黃泉咦從來生死不相干

如淨和尙語錄卷下終

歲次己丑六月初伏日小師廣宗募刻板

臨安府靈隱景德禪寺住持祖泉捘勘焉

後序

淨禪師得無師句用遶格機婁至德已前靑棄警之後突出無面目底糙疼生獰通身是眼要看是錄予保渠未夢見此老脚跟下汗臭氣在

紹定改元開爐日　靈隱高原祖泉敬跋

獅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天衣學似箇中人邁古超今雖途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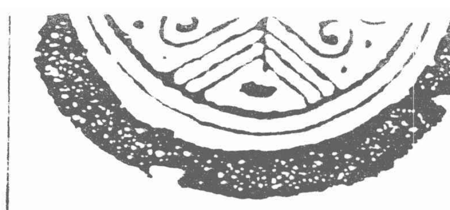
紹定戊子中秋　天衣住山比丘文蔚謹跋

余嚮較正永平語錄幷其正法眼藏二書之中斑斑有稱先師天童云者盖如淨禪師之語也溫然如天球樸然似生鐵只應寶愛不堪咬嚼因欲見全錄也尙矣今茲之夏禪山上座携其錄兩本來先出一本云是某師父雲龍義林老人久所貯也又出一本云

是某同參所持而渠自云其師遍歷之日親以唐本寫之今偶得兩本實較讎時到顯師合正梓流之余欣然接取拜而誦之鏗鏗法曲般般雅音洋洋乎悅心聞譬如乾闥婆王彈瑠璃琴須彌踴跳大海洶涌草木叢林盡發絃聲金色頭陀不覺起作舞再展兩本沉思點對寫手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不正乃分水乳於結角羅紋之處揀金沙於刀刀參差之際加倭點著旁訓間考事跡細書其上意在爲初學也兩交涉月始得脫手禪山歡喜不止自辨紙筆辛苦繕寫直付印生以令刊行其爲法用心可謂勤矣於是重撿永平所稱者十而得四五方知錄外猶多而未全收也昔瑞岩遠公拔取永平廣錄輯爲一卷作之跋云得百千之十一抑此亦天童之十一耳想必有廣錄在只願後賢勤搜羅之

旹延寶八年龍次庚申中元後一日後學沙門白

卍山涉筆于東海王子峰



天童如淨禪師遺錄

宋・天童如淨 撰
義遠 編

天童遺落錄序

夫佛祖道實際理地本離言語相然佛事門中爲物垂慈則雖非有爲又非無語洞山五位臨濟三玄共是垂慈心聲止啼黃葉若就語中生實解者求馬於唐肆待兎於枯株也璨無文之無文印第五卷天地雪屋韶禪師塔銘序中云嘉定間淨禪師倡足菴之道于天童懼洞宗玄學或爲語言勝以惡拳痛棒陶治學者肆口縱談擺落枝葉無華滋旨味如蒼松架壑風雨盤空曹洞正宗爲之一變所謂懼洞宗玄學或爲語言勝等實得淨公意抓著其癢處永平正法眼藏中有言云有一般野猫兒言洞山高祖有偏正五位只須知洞山高祖有正法眼藏是亦會淨公意懼爲語言勝也但所謂曹洞正宗爲之一變者不爾其似變者唯語言跡而如正宗冥合洞山本旨莫過於淨公譬如言能學柳下惠者不師其跡也淨公有六會語錄二卷所謂建康府清涼台州瑞巖臨安府淨慈明州瑞巖再住淨慈寧波府天童之六會而侍者文素妙宗唯敬如玉智湖祖日等所編次桐柏吏呂瀟作序靈隱高原泉天衣嗣嚴蔚共作跋淨公小師廣宗以理宗紹定二年乙丑夏所摹刻而永平廣錄第一卷有天童和尚語錄到上堂云箇是天童打跨跳蹈翻東海龍魚驚乃此二卷錄也延寶八年庚申之秋予在東武王子峰披閱鋟梓至今三十五年而偶得見丹州德雲室中所祕梵清和尚眞筆瑞巖遠公所採天童如淨禪師語錄一卷但是天童上堂法語二十則而已矣於其卷末高祖元和尚記淨公法嗣六人機緣淨公略傳了云日本仁治二年歲次辛丑二月中旬瑞巖遠公遙送此錄付吾蓋仁治二年者廣宗摹刻後十三年也而其六會中之天童錄者祖日侍者所編而其編中遺落二十則瑞巖搜出編集寄元和尚者分明也而今德雲寺主了山師南陽寺主大鏡師捨衣資圖災木甚是好心可以嘉矣予乃考其顚末令其附前刻併爲三卷前刻有跋云昔瑞巖遠公拔取永平廣錄爲一卷作之跋云得百千之十一抑此亦天童之十一歟想必有廣錄在只願後賢勤搜羅之而今二師附此一卷則實後賢搜

羅之一數也好事不乏天必錫類則正好摩眼待附
之附矣
旹
正德五年龍舍乙未春二月吉旦
永平遠孫卍山白嗣祖比丘稽首拜書

天童山景德寺如淨禪師續語錄

住瑞巖嗣法小師　義遠　編

師初到明州上堂示衆云受與不受空谷橫雲寒溪
濯月住與無住虛舟駕浪夜宿蘆花這裏還有出頭
者麼理理泯絕事事和融良久云高處高平低處低
平目前異艸千種萬般不可受他授記去卓拄杖一
下下座

蔣山夷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又白
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人事已畢

上堂云靈靈而時時昧不得月隨流水歷歷而處處
混不得雨逐行雲畢竟作麼生聖人無已勿所不已
良久云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還會麼南岳嶺頭
雲片片天台峰下雨漓漓

上堂云山披錦雲而爛成春意水含碧月而淡存秋
容恁麼也恁麼說似曾不中黃頭弁碧眼消息子難
通卓拄杖一下云西天用梵語此土使唐言

上堂云是不是江光鋪練非不是非花岳疊錦畢
竟合成什麼邊事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便下座擲云
嶮

上堂云我爲法王於法自在霽寒破夜霜月行空安
穩衆生故現於世露沾衣袖秋苦吟心畢竟如何履
踐去良久云多歲定眼夢未醒一朝風月作清明又
云放

上堂云世尊有密語寒潭月夜圓迦葉不覆藏枯木
雲籠秀若人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以知有箇是消息
展開兩手云花林馥郁芳春氣一點靈光照世明

上堂云眞如實際一切了然山雲冉冉而江水滔滔
跡包寒溪之流聲送冷嶂之松處處觀音入理之門
家家古佛堂前之心若人欲知爭得知還辨得麼一
喝云山河不隔越處處是光明且道何處是光明阿

嚕嚕繼是什麽章句
上堂云太白峰高影沈四海之波濤堂前雲湧勢呑
九天之皓月區分杖拂而烹煉爐鞴至這裏作家衲
子如何下嘴良久云還會麽放行也瓦礫生光而煒
煒煌煌把住也眞金失色而暗暗默默畢竟如何若
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
上堂云月增寒影蘆花底夜宿江邨漁父歌可謂絶
學無爲閒道人不知淸夢老來事得坐披衣瑩徹麽
也是知趣能有幾人良久云自此陽春應有脚百花
富貴艸精神
上堂云列坐昭鑒古今無間豎起拂子云還見麽德
雲比丘從來不下山善財童子於別峰相見已是不
下山爲什麽別山相見良久云風颯寒水波月浸雲
中鏡
上堂云金牛弄得爛銀蹄耕破劫空田地開不帶泥
痕今古路牧童跺笛入雲來一氣發生萬德作化靈
靈而運步密密而轉身德雲不下山誰相見別山經
事長一智善財隔關山畢竟如何立命良久云山虛
風落石樓靜月侵門
上堂云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淸秋夜
冷波心月誰問安禪友亦稀出入從來曾不覺所以
騰騰和尙了元歌曰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
畢竟古佛堂前無可不可學人須恁麽體取
上堂云不勞澄九鼎流動百花新木雞前樹報月磨
羅鏡輪還會麽掛拂子於禪床角而云用何豎拂拈
杖自是國有賢臣民悉安寧滿堂雲衆如何商量去
現成公案大難大難
上堂云靑蘿倚喬松之勢紅尾競禹門之浪還有出
頭人麽擧拂子云寶劒振來試霜刃何用埃塵惹匣
中一喝云超方者委又云吾王庫裏無如是刀良久
云歟
上堂云念念勿生疑碧波江上靜觀世音淨聖翠竹
眞如體於苦惱死厄曾錦紋添花能爲作依怙山色
春猶香畢竟如何世界無心塵不染山河不盡意無
巧乃擲下拂子云且低聲
上堂云一花開五家宗要一葉綴九室訣機朝朝暮

暮只斯是何用瓊林覓玉枝畢竟如何良久云虛谷
傳聲妙應手塵塵剎剎遶磨宗又云 喝
上堂云一機織作錦衣裳是可太平君子牀只許寶
山堆這裏細把玉鍼貞上方畢竟如何良久云須知
佛國三千界只在吾皇一化中
上堂云一片閒田地荒艸昔不鋤誰把金鋤犂方彰
玉手段無鼻之鍼穴細無頭之線芒長所以道古鏡
臺前荒艸秀未會與人天相見畢竟如何將刼外之
口正辨那人之心
上堂云時節因緣佛性義共移靈棹渡頭舟玉麟帶
月離雲漢金鳳啣花下彩樓若能如是通自已心又
合萬象體所以洞山大師道盡底來徹底恁麼見畢
竟如何內旣不可得外又不思議還會麼 掛拂子於
禪床角云 是什麼
上堂云靈鷲山頭無師句少室峰下不傳妙直下道
得堪報不報之恩畢竟作麼生高天日上煙猶冷而
地月輝雨正晴還會麼良久云 梅花依舊綻紅墀
上堂云帝力山岳重君恩雨露深丹霄步轉淸曉風
逈野菊啣金山泉漱玉正與麼時作麼生是一念萬
年一氣契同萬象生成畢竟無位眞人在什麼處擧
拂子云 夜深水冷魚不飡滿船虛載月明浮
上堂云倚天長劍明珠在掌太虛有月老兎含霜大
海無風華鯨吐浪有時萬年松下擊金鍾有時三昧
門下握玉印畢竟作麼生委悉去良久云 觀彼久遠
猶如今日
上堂云田地穩密言行玄妙至這裏知音路斷而無
伴獨行還發一步作水牯牛此眼可將來若不將來
有什麼活處諸人是活是死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拈
拄杖云 天台楖栗黑黝皴
上堂云舉仰山問潙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大
好燈籠仰云莫便是也無山云適來道什麼仰云大
好燈籠山云果然不會師云無明暗室勿人近暮日
江山相映紅處處煙塵收不得早來晚去失眞風諸
人畢竟如何委悉去一喝云 南山向海聳北岳接雲
高參
上堂擧僧問曹山如何是布袋家風山云奇哉此老

笑滿腮僧云有何忌諱山云朝入僧堂暮歸方丈師云雲形水意擁通身德用不孤道正親年少風流猶一段花棚鋪錦蝶飛頻且道布袋即今在什麼處曹山老子見之有分山僧又如何以手指面前云看看百艸頭上閑和尙爲露柱燈籠說法參

上堂擧古德云道也須臾不可離可離非道莫尋思師云且道如何是道心田法地有靈苗不動金鋤耕步休何事長松脩竹下風師雨客逐春秋諸禪德畢竟如何覓即知君不可見且道如何即是擧拂子云即此用離此用乎參

上堂擧僧問曹山如何是眞實人體山云備是虛頭人體僧云家業解什麼活計山云無是非交結之憶僧禮拜山云若眞實如是今日也不妨師云淨妙妙時解活計露堂堂處有家風須知脫體卓然道廓落圓通是箇宗諸禪德心跡俱泯體上無瘡眞實人體也若不與麼只是虛頭漢參

上堂擧僧問曹山如何是四稜蹋地處山云入摩訶三摩地異性湛然僧云還存分別智麼否山云是是僧禮拜山云鳳穴雖皆好龍門客又新師云如何是四稜蹋地入三摩存分別智若是有事而不通知未知伊彼元氣諸兄弟畢竟作麼生照東方萬八千土天上人間金色尊參

上堂擧僧問曹山如何是純無學處山云雲吐波中月天橫雨外山僧云恁麼去時如何山云意氣天然別神筆畫不成僧禮拜山云他不受人禮道讚師云到純無學處語路若何生意氣天然別神筆畫不成諸人者且道如何是純無學處良久云槐夏日長麥秋風涼參

上堂擧曹山因慧霞參問如何是佛袈裟山云汝披得始得霞云學人披得時如何山云非公境界霞云還和尙境界也無山云老僧又不得披得霞云與麼則無方便乎山云從無相田披得始得霞云從無相田披得時如何山云生下還有一句子霞擬進語山乃打霞禮拜退山後令侍者喚慧霞霞乃來山畫米字與之霞受之捧云大好大好無相福田衣山云如是如是師云一粒曾生無相田異苗繁茂試機先莊

嚴劫佛借他力雙樹蔭涼本自然諸大德兼箇曹山老子米袈裟後曹山慧霞大師已得披得即今這裏誰爲我得披便擧拂子云這箇又佛袈裟那箇是米袈裟人人正命食佛佛正傳授衲僧披得底衆類活眼睛畢竟非米袈裟乎參

天童山如淨禪師續語錄終

觀音導利興聖寶林寺入宋傳法沙門道元記

師初自芙蓉山到明州雪竇山鑑禪師處鑑問云什麽處來師云芙蓉來鑑云來事爲什麽事師云吾聞和尙有一夜三千里語是也無鑑云是師云如何是世尊有密語鑑乃打師云如何是迦葉不覆藏鑑又打師擬分疎鑑又打師於此大悟燒香禮拜鑑云燒香事如何師云賜師三頓而遍體汗流鑑乃休師云咄咄咄咄乃出去自此相侍一十五年有時鑑授于師洞上玄奥云汝善保護師受之密好山居不望出世後從皇帝受詔二度辭之至第三度乃住持天童山景德禪寺問答提唱無有怖畏再興陽廣山頭宗風法嗣出世者六人即六處盛化承天孤蟾如瑩瑞巖無外義遠華嚴田翁頌公自菴師楷嶽林凝翁師瑩及日本吾而六箇也皆受師印記出世今日本仁治二年歲次辛丑二月中旬瑞巖遠公遙送此錄付吾頂戴奉獻五體投地重集所記得問答機緣書其末以酬法乳之恩者也

師因請益次承天瑩公致問云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和尙還免得乎師乃打瑩禮拜師云正是幻化底者

師因普請次瑞巖遠公致問云如何是無盡藏師云當途者昇清霄失路者下水底遠云出頭人又作麽生師云非偏境界遠云學人如何得會師良久遠云非和尙境界師云如是如是遠禮拜

師因華嚴頌公致問云如何是洞門宗風師云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頌云一般兩般乎師云羣峰漸倚他白雲正眼變頌乃禮拜師云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

師因自菴楷公致問云世尊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處意旨如何師云老僧若答汝喪兒孫楷云幸有回互底時節師云如何是學人分上事楷乃禮拜師云是回互不回互乎楷云不見道和之以禮不禮親切師云如是如是

師因嶽林瑩公致問云新豐雪曲如何得和師云無孔笛撞著版上莫道更無音響曲瑩云是什麼曲調師云一任他雪曲始得瑩禮拜

師因入室次予致問云青天無片雲時如何師云猶是半提予云全提時節作麼生師云青天功盡後一步更一步予云秋疎山瘦月落潭空師云尙帶凝然予禮拜師云且去也

師因歲旦上堂予致問云如何是心中寶珠師云汝心外有何嫌底予乃禮拜師云瞻之仰之予收坐具而立師云諸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予乃歸衆

師因入堂懲衲子坐睡云夫參禪者身心脫落只管打睡作麼予聞此語豁然大悟徑上方丈燒香禮拜師云禮拜事作麼生予云身心脫落來師云身心脫落脫落身心予云這箇是暫時伎倆和尙莫亂印師云我不亂印儞予云如何是不亂印底事師云脫落脫落予乃休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古德問答來多僧擬議師云問什麼僧云西來意師乃打僧於此大悟

師因示云老僧見今時師僧皆是無鼻孔而誇名誇利未曾休歇勸諸兄弟一一如如而一一玄玄若不如是悉不免生死之緣且道作麼生離却生死底一句子良久云一鑿透骨人人意三世難諳箇箇眞

師諱如淨明州葦江人也俗姓兪氏子也振法柄於太白峰麓顯密語於流水香白鷺立雪明月庭青山直聳蘆花外於是曹洞宗要再紹大陽本宗青鶴飛九天老鶴棲梧桐時人皆推望玄風依之問答提唱興一代宗風受芙蓉曩祖衲法衣而祕在屋裏收眞歇老子竹杖子而靠却室中其餘家訓訣無一不領略見此集者一見證無數勝果焉

時日本仁治辛丑之春書道場釋宅觀音導利興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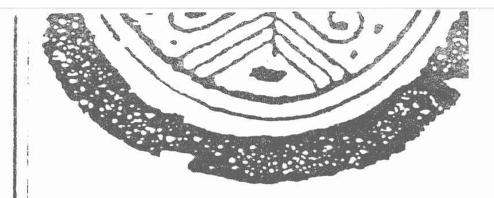
寳林寺

天童如淨禪師續語錄跋 終

天童淨和尚門風高古當世無雙超凡越聖十方坐斷或時孤峰頂上白浪滔天或時千戈叢裏神通遊戲宜哉永平高祖入宋之日僧覺嗟者語曰人天導師一代宗匠者長翁淨公其人也元朝以來所編之僧史載其法嗣不詳而今此續錄無外義遠和尚所編永平高祖作跋其所記之略傳宛如雨中見杲日也五百年之後此錄行於世高祖之所謂留在人天光照夜者也然誰是知貨知價人乎哉咦

正德乙未歲仲春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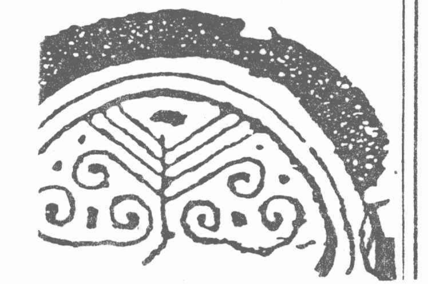
洛北鷹峰寶樹林下心聞 海音 焚香九拜撰



吳山淨端禪師語錄

宋·明表淨端 撰

師 皎 重編



湖州吳山端禪師語錄序

左朝奉大夫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劉誼譔

禪師諱淨端。字明表。族姓丘氏。本貫湖州歸安人也。受業吳山解空院。得法於臨安龍華院齊嶽禪師。一參宗匠。頓悟全機。解不存玄。見盡穎脫。三千法席衆少投機。退隱本山。自號安閑和尚。誼行將赴官南方。因入山禮師。又有偈贈曰。天公不見過。祇爲肚皮大。奉勸劉誼翁。爲官依此做。言詠玄妙。於里中石壁間。詩頌頗多。皆如寒山拾得之流。諦寔至理。或有可觀。師以無礙辨才。中傳富於有緣。法施故序。

古佛應世。順行逆行。風顚浪顚。凡四登山。普化寒山拾得之流。只要當人時時省捕。不隨八風所漂。忽然一念相應。即是到家時節。禪師名淨端。字明表。歸安丘氏子。肄業吳山解空講院。始見人弄師子。發明心要。遂詣翠峯月禪師。得遊戲三昧。即以綵帛像其皮而衣之。故以爲號。凡四住小刹。皆荒涼不給。人不堪其憂。而師獨得其樂。多與賢士大夫遊戲。爲偈頌。有若戲謔。詳味久之。極有深旨。示寂百餘年。微言奧旨。膾炙人口。法孫比丘師皎。得其平日與士大夫酬唱。幷諸著述。輯一冊。開板流通。以惠後世。其志可嘉。謂余正其訛舛。義不可辭。觀者苟於語言文字外見師子奮迅。則師皎上人不虛刊此錄也。

時嘉定己巳秋後五日。前住持衢場山嗣祖比丘定隆書於鐵觀音東堂

予客代之淸涼山。一夕夢一僧蒙師子皮。自東而西。斜陽在天。光燭其面。忽然啓齒。口如血盆。牙似霜劍。夢寤自計曰。如彼者我當爲之皮。讀端師子語錄。驚跳其脫略窠臼。大用縱橫。不存軌則。果若金毛師子。跳擲露地。百獸聞風。靡不腦裂者也。嗚呼。去古既遠。宗門爪牙。希遘率皆如妖狐怪狗。輭暖委靡。凡見可欲。搖尾乞憐。萬態迎合。一无其欲。閻羅老漢。叱咤其前。猶不暇顧。況顧我道哉。至於由機緣而頌古。作由頌古而評唱。集由評唱而所謂祕要者行。祕要行則後之學者。評唱不知。安知頌古。頌古不知。安知機緣。機

緣不知安知自心自心不知安知祖意夫機緣者活句耳生殺自在抑揚莫測凡聖路窮是非藥病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唯了悟自心者卽病爲藥卽藥爲病卽生而殺卽縱而奪正抑乃揚正殺乃生以棒喝爲廣長舌以鐵丁飯木札羹爲供養臨机哮吼天龍欣悅狐兔魂銷若然者今之以祕要自謂正傳慢侮法道寧不有愧於師乎　旹

萬曆壬辰仲春十三日達觀衢人釋眞可書於五臺山叶斗之陽妙德庵自肯寮

湖州吳山端禪師語錄卷上

法孫比丘　師皎　重編

長興壽聖禪寺語錄 劉謳翁請師住持疏附

壽聖舊非禪刹罕見衲僧吳山久隱作家還同古佛亟干太守願得高人恭惟禪師乃夙悟大乘弗拘小節縱橫妙用出處不羈勘破回頭撞翻不托麤言細語皆是上機糲食惡衣唯修密行慣遨遊於城市常笑傲於林泉瀟灑餘清徜徉雅措白雲虛室七軸蓮經皓月空潭一竪漁父況玆所好豈是不佳若也爲人何妨行化衆心皆喜思作禮於象王十日具瞻願歸依於師子旣伸虔請寧假謙辭

師受請拈帖云伏承太博士承野翁先生請山僧住持壽聖禪刹公文已至辭不獲免然住持之事勉旃向前若教出來紹嗣宗風難爲擔荷也況端平生不曾行脚徧參知識始欲說經說論荒廢多年說道說禪難爲啓口雖然如是事無一定官不容情私通車馬

陞堂師云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衆中還有識者出來通個消息良久云大衆爲甚麼不識只爲太近衆生久流轉於生死盡乃日用而不知未登眞覺常處夢鄉古人道昨夜得個夢夢見一團空今朝擬說夢擧頭又見空爲當空是夢爲復夢是空料想浮生裏還同此夢中此是古人一夢山僧夜來得一夢與古人不同夢見土地向山僧道來日太博士承野翁先生與諸人入山請和尚

住持壽聖禪刹況和尚不曾行脚焉可住持山僧向土地道聽教不在多聞參禪亦非廣走若是眞師子兒生下便能大哮吼土地問如何是師子兒豈不見永嘉云師子兒衆隨後三歲便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也大奇也大奇自笑吳山師子兒數年長臥深林裏今朝徐步出巖扉露爪牙展毛威雙睛晃晃迸光輝碧眼胡僧猶不識土地山僧焉得知夢中被山僧拄杖子打一下土地忽然不見大衆不煩久立伏惟珍重

上堂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云怕進云羚羊已挂角後如何復云怕進云既是大善知識爲甚麽却怕師云老僧未曾見恁麽差異畜生僧退師云今朝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華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之意禪家流只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

辨才法師至上堂舉龐居士頌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只是壽聖門下還有及第也無山僧若放一線地個個無非金榜高名若也把定乾坤直教釋迦老子歷代祖師出來也個個只是多年措大良久云法師尙不出復成一偈云古人經絡一般絲織出華幔世所稀莫怪老婆無好手都緣堂上不逢機

上堂云久雨天晴好春風萬象和白雲本是無心物南山飛過北山坡急著眼絕諸訛弄雲堂上笑呵呵遙望太湖波浪靜漁人盡唱太平歌

新歲上堂云新歲新春雪又濃森羅萬象盡皆同相逢莫認這般事筋斗全抛示祖風遂打筋斗下座

西余大覺禪寺語錄

上堂云端禪老端禪老住持落魄無煩惱朝參僧衆數十人夜觀一輪明月皎勸諸人勤學道識取衣中無價寶山光堂上雪初晴洗出峯巒尤更好諸人會麽僧問如何是西余境師云七零八落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天上無雙月西余只一僧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祖意西來事若何師擲下拄杖復成一偈山僧一生愚拙葛藤無可得說若問祖意西來一日兩度展鉢

祈雨上堂云山澗水流如鑿開旱年祈雨爲民災不知雲從何處起只見雨從頭上來頃刻下雨

宣州廣教長老至上堂云浮雲散盡天凝碧春色消融山更淸我愛禪翁淡如水時來相伴度殘齡

師到華亭祇園寺衆請升座云本是雪川師子却來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個筋斗遂打筋斗下座

靈山孝感禪院語錄

童申公同諸官員送師入院拈香畢師挪手良久歌漁父一聲問相公聞麼此是太平曲便升座拈起拂子目顧四衆云三台命我住靈峯四面森羅冉暎中度日將何報恩德竹蓮牀上演宗風

上堂云面黃頭白作禪翁住在靈山山嶺東心靜可觀明月照身閑懶與世人逢高低鬱密千千竹近遠森羅萬萬松衝底衝兮偃底偃老枝枝上猛重重根蟠怪石龍歸洞聲徹長空虎嘯風當年曾遇君王用至今常有白雲封

西余大覺禪寺修造疏

西余端老打錢修造捨也好不捨也好更過幾年籬塌壁倒

示衆呼云當山僧堂漏損寮舍崩摧經年無施主燒香累歲少檀那羞設恐有十方禪侶雲水高人暫入荒山難爲駐錫可以溪山爲樂松柏充飢名利不干懷飲食不爲念罷參知識懶訪禪林聞說教似春風聽談禪如說夢共居巖畔同受寂寥謹白

入城化緣回

元豐七年中秋上旬忽因四大相逼思昔日之願心換寶殿之大柱修僧堂之正門箱無一寸之帛囊無挑藥之金不免入城乞化徧扣豪門莫非人人歡喜處處相忻隷道承長老親自到及拈捨五文十文纔問求千錢百貫一似抽筋盡是我福緣淺薄莫怨他人自知蒲繩子短爭嫌苦井源深不如早歸巖畔作個閑人觀月色之淸輝望孤鶴以爲隣誓弘般若報佛深恩奉勸後代兒孫莫打此般鼓笛聒噪他人

豐年詞

莫怪野老閑言禪宗近日有多端第一須會五家宗

派然後熟念傳燈祖源更談諸家語錄鈔寫印版雕鏤連曉至夜看讀也與闍黎一般更須廣走天下贏得兩腿疼酸入到知識門下先看古老因緣長廊下胡喝亂喝僧堂內聚話誼誼料想曹谿路上應無如許多般更學文章四六廣覽莊老詩篇自視風流雅措且要攀接官員出入纔登寶座拈起拄杖敷宣道我即心即佛學著絕妙絕玄那個得悟至理到底肚裡顢頇且是撥無因果懵懂必落魔邊終日業識擾擾有甚出頭之年驅驅陰陽術數醫藥鍼灸相便收拾市鄽行貨一味只是要錢更貪恩澤院舍賣要徒弟駢駢若也有些莊產躬親畊墾田園嗟夫世人無識道他心力周全聚徒三十五十便言福鮮無緣匡衆三百五百聲譽遠動朝賢薦舉錦衣師號帝澤累累須宣誰知藥山衆不滿十趙州禪椅初無半邊德山喫泥喫土巖頭無醋無鹽無業三詔不赴朧朧任運隨緣若教今日眼見也道無福無緣野老如斯撿點大也陸地行船我今別無見解且弄師子隨緣身毛即非線作頭尾豈假繩牽看時千邪走怖動著百獸花然靈山只此伎倆與人萬古流傳

謝章庭臣同李八入山

紹興四年閏四月山間林下無炎熱清風明月冷光輝山澗水流流不絕雲間白鶴唳長空巖畔新篁露高節此時此景正堪眠忽覺柴門有人撥山童出問是何人報道庭臣與李八向我道聖人急召樞密督廳呂大資相將朝帝闕我向伊二人道好似我師子奮迅威猛出巖穴哮吼一聲見太平百獸聞知皆膽裂奉勸公心佐聖明莫爲私讎生毒蘗

打睡說

世人處身有四儀惟我最奇人間萬慮都遣富貴名利都不能知翻思釋迦老子不知人之所宜却令晝夜修習善法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若教老僧親見令向靈山頂上塊石枕頭大家一時打睡驀地拽起來時要他知道睡中有這般滋味

熙寧雪中觀貧

熙寧乙卯季冬節凜凜寒風飄密雪獸依巖谷鳥依

巢老幼貧人無處歇。苦夜長愁歲月。父母妻兒各離別。頭髮鬔鬆似鬼形。肌肉乾枯如墨刷。手足皴皮剝裂。行步艱辛滴鮮血。瓶爲鍋鑊艸爲衣。策杖扂羸語嗚噎。叫聲頻誰采括。往往無知將水潑。蓋謂前生不早修。致使今生衣食缺。生不生滅不滅。爲報聰明與賢哲。負却青苗助役錢。餓死黃泉向誰說。

師一日詣章公府。相公留齋下羊肉饅頭。與師喫了。相公言贖。師云我向道好喫那個畜生。撞著我遂留一偈云

早年祈得雨。高山好種田。喫菜若成佛。驢馬也生天。

住靈山與章相公

章敦章敦。請我看境。我却喫素。你却喫葷。

章丞相誕日師以白犬一隻上壽

山中無羊犬當羊。頭無雙肉尾巴長。非但補勞并益髓。夜間別有好思量。

師到平江府接章相公

眼昏耳聵老身孤。林下無人淚似珠。相公許我雲中雨。救取甘泉澗底枯。

送平上人隨章相公之潭州

子來別我去潭州。要見溈山水牯牛。水牯原來頭角在。當途一見便回休。

章相公被召以母老辭免

點鐵成金易。忠孝兩全難。仔細思量著。爭如長興靈山孝感禪院青松林下無用老僧閑。

祭銀青章相公

維某年月日。謹以宇宙爲器。明月爲奠。祭於章公之靈曰。了本眞性。上升安養。五福生臻。子孫將相。千足萬足。伏惟尙饗。

悼章相公

生兮大海一漚發。死兮大海一漚淪。章公了此辭淸世。一夢今經九十春。

章相公赴召別師

師請入方丈茶湯罷。師云且爲愛護佛法。相公云不興不廢。愛護佛法也。師令侍者取糖與相公送路。喫糖次。師云相公甜麼。公云甜。師云甜便住。相公一笑遂起。

師因入京謁章相公夫人不悅乃留頌

天上一聲雷老僧頭上過幸自安閑人何用做這箇

師因章相公請供賺下餛飩

腥餛飩素餛飩滿碗盛來渾崙吞垃圾打從灘上過

龍宮海藏自分明

退靈山

樞密樞密聰明正直見我老衰教我種植桑柘千株松柏萬億思量祖教苦極苦極辭歸林下爲報恩德

武康章法禪院行化偈

破落長老著破襖住箇破院無煩惱借得破轎去人家破絮肚腸慢慢討

陸朝奉請赴任 字叟老

正是炎炎六月天白雲深處恣高眠山童忽地來驚我報言叟老在溪邊拏舟遠遠來相訪問余臨別有何言不說教不談禪專聽政聲如我山前水流歸滄海清清常湛然

答陸野翁入山偈 野翁謁師偈附

浪生浮世雖無益祖道寵公喜爲傳了得宗風無個事買琴沽酒未還錢

老僧兀兀山中坐物外良朋來訪我物外良朋忽下山我儂依舊山中坐

示虞提刑

少年天子少年臣治國安民德最深奉勸公心揚政化此心便是祖師心

同諸公遊衢場山

水牯年深氣力頹登山下嶺喘如雷野華春艸滿山秀幽鳥聲聲教我回

贈吳少卿入山

友人相訪入柴關雲水寬閑溪澗寒莫道山家無可待老松脩竹任君看

別周察院

但滅心頭火前程路坦夷三冬無雨雪各自著便宜

宣城呂大資招遊黃蘗山

黃蘗昔年裴相召老僧今日大資留須知此理非今古一月分明照萬流

和友人入山韻

閑來無事對山屏。古澗寒松暢野情。是處巖華高下色。幾般幽鳥往來聲。

呂公求坐禪頌

呂公好坐禪。張公好學仙。徐六嗆擔板。各自見一邊。

舒王請益

師在京師。王荊公請講禪。就大相國寺設齋看經次。荊公入院。焚香畢。問諸方云。佛未出世時。看甚麼經。衆無語。師云。相公周孔未出世時。讀甚麼書。公云。伶俐衲僧。又云。南無觀世音。說出種種法。古今沈沒者。聲聲怨菩薩。

一日因蔡察院入山云。和尙道眼雖明。好去見法涌禪師。淘汰古今因緣。師以頌答之云。

野老平生懵懂。模樣一似漆桶。看來孔竅全無。粥飯也解口動。出言鄙野無文。愚拙不能取奉。自知道眼不明。不會葛藤骨董。忽逢道友良朋。勸我去參法涌。我謁法涌禪師。福德王臣所重。行則隱隱轟轟。坐處千從雲擁。喫著錦衣細食。住處雕梁畫栱。野老仔細思量。也是一場鬭鬨。

遊西湖

不愛禪家翁。唯談上上宗。不愛講家流。日日揮清風。却愛西湖上。鳳皇橋下水流東。

別丞議赴宣州呂大資請

今日宣城去。蟾光照竹屏。途中唯一衲。寒便把來披。

別呂大資

嶺上梅華猶未絕。岸頭柳眼綠依依。臨歧執手不忍別。爭奈春風送我歸。

偈答周察院

林下無人老自悲。袈裟權且當蓑衣。駱駝橋上觀明月。不爲鱸魚尾更肥。

師在京師慧林院。見圓照禪師。圓照出迓曰。村裏師子兒。便作師子勢。應聲成偈曰。

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著口。肚裏直儱侗。不愛人取奉。假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閧。

又頌上圓照禪師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竹月松風。常爲伴侶。絕學無爲

眞我。師白雲深處孤峯裏

師入城。太守李丞議相見云。和尙既是淸淨法身。何得頭白。師云。老僧有十愁。因玆頭白。遂索筆書云

第一愁。常怕黃河水決流。年年疊土如山嶽。歲歲須防布袋頭

第二愁。江湖水漲宦難留。蘇湖盡是低鄉住。須防洪水沒田疇

第三愁。人間穀米少人留。忽然一日飢荒後。餓倒貧人無處求

第四愁。看看翰苑少文儔。國家若要才人用。詩賦通經雙淚流

第五愁。臣僚代代報冤讎。子子孫孫何日了。勸君爲國早回頭

第六愁。近來將相宦難求。兒孫受祿黃金貴。纔聞邊用皺眉頭

第七愁。人間廣闊老僧憂。近來改寺爲宮觀。臺殿橋梁社稷休

第八愁。國家節用最爲憂。忠臣慈孝應難得。小人嬌遙逞風流

第九愁。懶養爹娘要剃頭。刮削民財求度牒。還他宿債眼惆惆

第十愁。林下無人雙淚流。去聖遠兮邪見近。野老因玆白了頭

師觀浮生富貴貧賤。皆屬幻空。而人不悟。遂作十空警世

人生難滿百。華無十日紅。有錢不布施。死了一場空

衣食皆前定。隨緣任命終。假饒彊討得。橫死一場空

錢多轉不足。餘剩尙言窮。莫教時運退。懊惱一場空

俗事如麻粟。妄想起重重。多貪心不足。折本一場空

色身不堅固。常憂火宅中。佛經不持念。閑過一場空

他事不干己。聞時似耳聾。自身不會理。閑管一場空

骨肉權相聚。妻兒防命終。無常一旦至。離別一場空

在堂不恭敬。死了彊提嘗。寒食因遊翫。祭奠一場空

富貴多豐足。前緣所種功。今生不修福。後世一場空

勸君家有剩。報答四恩濃。結緣須及早。不捨一場空

答妙庵主　妙庵主詞附

伏覩章法禪院有眼未嘗逢見數間破漏行廊一所崩摧古殿不堪雨雪風霜盡是玲瓏椽桷香爐永絕香煙經案更無經卷看來一所孤村到者須生嗟念又無雲水高人徒弟任他穩便門徒施利爭收應不用心營建莊產只用資糧蠶熟各收絲絹齋蔬尚沒油鹽飯食難逢乳麪豺狼日日成羣施主何曾見面十方禪客到來怎不教他厭賤週迴甚處安身轉脚一時行徧可憐端老高僧住此非他意願豈圖佛法流傳可為名利留戀却緣疆順人情枯淡暫時吞嚥不如及早辭歸此處莫勞營變山居寂寛猶常且是門無半片諸方多少禪林惟此不堪舉薦奉杏縣宰檀那空把祖師勞練教他幾個村僧且自獨營獨膳不須更作十方免見須州括縣聊書數句風詞盡是寔頭相勸

大宋無心野老不會葛藤禪道好處不肯住持破院隨緣養老忽同庵主入城擅見武康尋討野老不肯承當庵主勸道也好受疏相伴入山翻笑我受枯槁

因公送到豐詞野老隨緣十好就以十好偈答

第一好碧嶂重重何處討龍迴虎轉少人知圖畫難成非所造

第二好寂寂松門通大道柴關不掩絕塵囂白雲片片時時到

第三好塵埃一任風來掃白牛隨步過殿前一時喫盡路傍艸

第四好林裡霜猨忽然到中宵嶺上啼一聲天邊明月雲開照

第五好燕雀不來林下噪時時老鶴憩高松清唳一聲驚百鳥

第六好乾柴輭米山田稻雖無百味及珍羞粥飯隨緣宜進道

第七好前溪後溪明月皎夜深靜坐念浮生蓮經七卷聲聲了

第八好前人相見無可道只願一年彊一年官中苗稅供輸早

第九好門前古澗生蘋藻藥苗旋植四時供守貧林

下無煩惱第十好且無蚊蚋來相惱松風吹籟響長空眞是山僧堪養老

吳山解空院建輪藏榜

夫轉輪經藏廼彌勒大士所建也觀末世衆生懶墮懈怠不能誦經坐禪如法修行造此艮因徧周沙界續佛慧命無令斷絕當山比丘常智竭力干求施主共結艮緣施主入山捨財宜志心恭敬願來世龍華三會與諸上善人同會一處旹崇寧癸未六月日老僧書

師於寺側建一小庵乃號歸雲每書偈詠於壁間云

老來林下養閑軀茆屋淸虛蚊蚋無一徑松風何處起入松穿竹兩三株

睡起

石枕藤牀一榻低覺來還自日沈西白雲堆裏疑身轉一曲漁歌在碧溪

觀松

片雲忽起去老鶴又高飛惟有巖前老松樹青青長長歲寒枝

負暄

茆屋正當南天寒好負暄太陽勝輭火第一且無煙

戲書二十三字

誰知萬象是無常林下閑閑人自忙思憶高僧守孤節慚惶

老病

也不能誦經也不能坐禪日中喫一頓困來伸脚眠時至卽行無繫絆從他東海變桑田

自述

自歎老一身七十餘三歲田不耕一坵蠶不養一蔟肚裏不曾飢赤寒有衣蓋幸遇太平時未可便辭世

又述

山僧落魄隱巖居靜坐端披古聖書惟愛月明松竹長不扳朱紫佩金魚

瀟灑巖居畔結茆唯一庵淸風銷暑氣寂寞少人貪幽有鳥聲碎禪無衲子參齋餘林下去華雨落毿毿

睡起懶移步。日落松房陰。寥寥萬籟息。獨聞山鳥音。
兀兀如癡坐。方名眞出家。孤猨天外去。百鳥不銜華。
夜深山鳥息。唯唳鶴沖天。野老毛骨冷。聞聲不得眠。
爐灰湯似水。寂寞少人知。老朽不成睡。天寒夜半時。
眼昏難辨字。耳聵不聞聲。夜靜巖邊坐。見月不見星。
凡聖不同歸。佛祖不同道。灑灑落落人。應笑拈華艸。

山居詩

吳山古寺近溪邊。高閣虛堂景象全。林下寂寥爐火盡。未眠猶聽夜行船。
七歲居山今七十。山光松竹逼人寒。夜深火滅爐灰冷。紙被擁身白雪團。
吳山古寺寒松直。老鶴巢居最上頭。唯愛月明中夜後。一聲淸唳滿山愁。
松竹靑靑古澗深。結茆爲屋號歸雲。自從參徧官僚後。野老無心見貴人。
自笑年衰雪滿頭。任他冬夏與春秋。林間寂寞何爲樂。山鳥自鳴泉自流。
自覺年高無所爲。詩人笑訝小人嗤。眼昏耳聵無心力。是是非非都不知。
老嫌俗客來相訪。獨泛孤舟溪上遊。夜宿蘆華賞明月。應無閑事挂心頭。
老來無事掩柴扉。林下閑閑何所爲。莫道茆庵無一物。窻前片片白雲飛。
老朽龍鍾不下山。庵居巖谷坐林間。月華入戶時時照。幽鳥聲聲聞更閑。
野老欣欣任自然。齋餘無事翫林泉。門前竟日無人到。夜對喬松月在天。
年老醒醒神更淸。夜深幽室誦蓮經。兒孫睡覺應嫌我。石版時敲四五聲。
老拙懶陪塵俗客。茆堂靜坐復安眠。林間莫道無看待。松竹溪山在目前。
無事老來心下樂。得閑坐處念頭輕。一身之外無他物。秋水澄淸夜月明。
眼昏耳聵是何緣。此事誰能爲我宣。林下無人共遊樂。困來獨倚老松眠。
無事老來心下樂。山中養性度殘齡。經年四遠無人

到吾門白日是黃昏

巖前松竹兩三株。日炙風吹漸漸枯。葉落縱橫人不掃。淸聲猶自響朝晡

人事悠悠懶更攀。茆堂靜坐白雲間。夜觀明月爲高燭。一道淸光照萬山

因覩楊柳垂靑眼。始覺人間春到來。遙望南山雪消盡。寒梅猶有一枝開

水澄山色暎靑天。靜坐茆堂未欲眠。好斲巖頭松與月。更聞高柳一聲蟬

耳聾不聽樓頭鼓。眼暗難看夜半燈。一曲漁歌聲盡後。歸雲天外自騰騰

不覺日又過。寂寞庵中坐。野禽飛去不銜華。唯有白雲來伴我

和神智講師止觀三境

性德

思量佛祖老婆心。性德從他彊立名。嶺上寒梅帶春雪。九年面壁自勞形

修德

黃金誰把水銀和。萬象森羅未是多。恁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無奈有天何

化德

入海求珠深更深。摩尼衆寶與黃金。今朝爲報波斯道。莫把玻璃賣與人

總頌

化他修性幷總別。思量盡是天邊月。大家話得是場空。各各自掃門頭雪

聽楞嚴七處徵心八還辨見以此頌呈本講

本講云汝當以禪得法

七處徵心徵不遂。懵懂阿難不瞥地。直教徵得見無心。也是泥裏洗土塊

八還之敎傳來久。自古宗風各分剖。假饒還到不還時。也是鰕跳不出斗

別本講

彎彎曲曲似門鉤。一番拈起一番愁。不如做箇禪和子。參到無心卽便休

蘇幕遮

遇荒年每常見。就中今年洪水皆淹。徧父母分離無可戀。幸望豪民救取。莊家漢最堪傷。何忍見古寺禪林。䝉作悲田院。日夜燒香頻禱告。皇天救護開方便

牛歌

牛牛牛休休休。更莫牽犂拽耙。任從冬夏春秋。無繩無索。無準無鉤。朝來放向荒坵。去杳杳冥冥休便休

木魚歌

本是深山林下木。拗屈藏形寄幽谷。被他巧匠伐將來。苦使鏤刻作眼目。懸向堂前號魚鼓。教我聲聲爲衆苦。長連牀上帶刀眠。火棒時時打我肚。一等爲魚甚高格。挂紅梁上居峭壁。五湖四海任遨遊。誰怕龍門點破額

十二時歌

平旦寅。雞鳥噪聲頻。眼開猶懶起。牀上更䝉身

日出卯。著衣洗面了。吸盡一鉢粥。直到齋時飽

食時辰。猛火不著薪。一升是十合。八兩是半斤

日昳未。湯瓶常滾沸。若無閑客來。便好打瞌睡

晡時申。舉頭無點親。千年桃李核。覓甚舊時人

日入酉。無人到門首。屋裡自優游。誰能外頭走

黃昏戌。穴中老鼠出。拍手趕不去。相叫咬唧唧

人定亥。不是多懈怠。脫鞋上牀眠。無可相抵待

半夜子。睡得恰正美。總得一場夢。說向何人是

雞鳴丑。殘月照戶牖。樓上曉雞鳴。天寒星轉斗

禺中巳。口腹無定止。虀菜少鹽醋。常時食些子

日南午。兩手挪抄肚。布褌膝頭穿。更覓何人補

湖州吳山端禪師語錄卷上

湖州吳山端禪師語錄卷下

法孫比丘　師皎　重編

漁父詞

師或坐觀明月。歌漁父詞。人樂聞其聲。莫不奔騃而至。皆欣然忘歸

斗轉星移天漸曉。驀然聽得鵁鶄叫。山寺鍾聲人浩浩。木魚噪。渡船過岸行官道

輕舟再弃長江討。重添香餌爲鈎釣。鈎得錦鱗船裏

跳呵呵咲思量天下漁家好
浪靜西溪澄似練片帆高挂乘風便始向波心通一
線羣魚現當頭誰敢先吞嚥
閃爍錦鱗如閃電靈光今古應無變愛是憎非都已
遣回頭轉一輪明月升蒼弁

讚淨土

七寶池中堪下釣八功德水煙波渺池底金沙齊布
了羡魚鳥迴迴旋遶爲增道
白鶴孔雀鸚鵡噪彌陀接引毫光照不是修行何得
到一般好西方淨土無煩惱
一隻孤舟巡海岸盤陀石上垂鈎線鈎得錦鱗鮮又
健堪愛羡龍王見了將珠換
釣罷歸來蓮苑看滿堂盡是眞羅漢便爇名香三五
片焚香獻元來佛不奪衆生願

徒弟稟師修行淨土師云你箇小頑兒那生理會
得因書偈示之

淨底行淨底土美酒沽來鱸魚作鋪困則伸脚打睡
起來自歌自舞吳江橋下碧波中一輪明月爲喪主

說易道

夫易之道幽玄難會問著時流指天劃地二儀未分
之前只言太極太始混沌一氣淸濁纔分之後不離
乾坤巽艮震离坎兌出來十字街頭撞見南山張二
見我拍手呵呵略與我說易中梗槩天雷是我爺泄
氣大海是我娘屎囊問他上代祖宗却是我離鄉人
子孫不知次第

哭果超法師

山僧何故也悲辛爲憶鄰間善友人萬部蓮經猶未
滿十方緣熟已分身庭前老樹飄黃葉雲外蟾光滿
素輪若問我師歸甚處無邊境內已棲神

爲超法師擧火

性空眞火性火眞空來從此來去復其中法師圓寂
我等難逢若問歸何處白雲無定踪

尼僧悟道因緣

師抵鄞南見上方超和尚有一尼師來參師云待來
日五更三點入來師侵早紅粉搽面而坐尼入見驚
而遂悟超和尚存頌附

堪笑吳山老禿奴巧粧紅粉接師姑茫茫宇宙人無數那個男兒是丈夫

村婆送一百光錢與師薦丈夫往西方求頌

婆婆惠我一百光要薦丈夫往西方此去西方十萬里百錢纏裹到餘杭果然托生餘杭

湖州做袈裟會衆僧奔騾以頌示之

苕溪溪上古禪房出水荷華月照窗莫怪衲僧行太速袈裟引得脚頭忙

聞壇下講主說禪

何山長老修長懺壇下闍黎却說禪兩處都緣無別事大家只是要光錢

戒壇示沙彌

登壇受具戒第一莫疑師摘取杲子喫莫管樹橫枝

因一禪入有省示之

揭起天庭骨露出鬼眼睛直饒恁麼會也是假惺惺

道婆送鞋求頌

已知道婆能好手雙履野人焉敢受著却踏到趙州關免教赤脚林下走

小山請齋不赴爲果超法師示寂

隣僧盡向小山去唯我獨從溪上來莫笑山僧無用處平生於義不於財

去杭州見法湧禪師不出相見留頌

閑向南山尋老牯山童報道睡方濃乘興來兮乘興去白雲千載生遺風

乘舟西上

嗟見世間人風義不長久唯有天邊月處處隨我走

登慈雲嶺

千古慈雲嶺往來南北行江波與湖水極目兩分明

勸世辭

我見世人癡又癡不記熙寧八載時如今米賤無慚愧朝湌魚肉暮肥脂路上骷髏無限數人喫人時復是誰六趣輪迴自流轉世人各自著便宜

又

野老與君憂世間三斧頭貪財并酒色到老不知休壞得人性命乾得人骷髏忽然四大病牀上眼惆惆前頭黑如漆心行未曾修勸君早覺悟莫待雨淋頭

多見人念佛口甜心裏苦滿肚是蛆兒嗔心如猛虎
枉把藏經看念佛是惡口口善心不淨念佛無感應
一照四方明心如天寶鏡

勸學

學則成聖不學是凡聖責凡賤賢在其間春日暄暄
鳥聲喧喧光陰可惜爭敢安閑

詠骷髏

曠劫不能逃輪迴多出沒只爲世間情無緣生慧日
晨昏多不省運用如膠漆只這示諸人非空亦非實

長興周承事相訪

吳山長碧水長流水轉山灣路更幽多謝龐公遠相
訪旋燒松火薦茶甌
漸覺清和四月天一聲清磬響山川心澄氣爽無拘
束留得高人伴夜禪

謝紫梅飽濳衛人入山

自知無福又無緣老朽茆堂白晝眠濳衛今朝遠相
訪汝無阿堵我無禪
盡道先生活計貧高談雄辯此珠珍信知採得無生
理甘作雲堂林下人

王居士參報本政和尚

王居士用心參曹溪滴水不須躭碧眼胡僧難得遇
莫圖些子口喃喃易則易難則難霅水東流弁嶺灣
消暑樓前會處清風明月對溪山

張居士相訪

清河居士別多年一笑相逢信有緣莫訝老僧無別
話平常心是祖師禪
崇寧癸未元宵節浮雲散盡天邊月一道清光照霅
溪覿面相呈無可說

德清沈居士相訪

因訪瑤師跡穿雲入小山忽聞沈居士雲臨到此間
月照寒松碧霜凝翠竹斑却觀堂上影恨在見生顏

謁報本政和尚

祖道久不明臨濟一枝折今日忽重榮暎掩苕溪月

贈輝長老

昔日烏龍老今向南蕩住坐斷臨濟禪透出雲門路
咨示雲水客時來須薦取莫莽鹵苦瓜偏甜甜瓜偏

苦觀面相呈在半途休說禾山解打鼓九月九是重
陽五月五是端午

徒弟常度遊方

數年林下養雛兒今日和雲物外飛高立老松山頂
上清唳一聲天下知

師孫道月參方

秋風黃葉落如月出山扉照見長空無罣礙片雲獨
鶴好相依
一夥兒孫勿奈何旋收旋放出煙蘿平原莫訝生荊
棘直向滄溟起大波

師孫宗式遊方

子今欲向山前去且向山前問路行山下若逢驢與
馬小枝須有一枝榮
我家活計勿來由說與兒孫不肯休今朝放向師前
去入戶須教便出頭

聞祥景休結茆庵

我愛祥景休超然格趣別身不與俗交心可同明月
近聞結茅庵何不向余說外須基址堅內要圓無缺

翦茅爲平頭立竹宜高節搗練灰炭和乾來硬似鐵
冬天常自溫夏月無炎熱老兒毛骨寒居此禦風雪
莫要大工夫弄巧翻成拙

贈祥景休嗣正

熙寧季冬節夜坐更已久月色射窻戶松風鳴谷口
忽思祥景休同門素爲友欲作詩相寄苦吟不成就
磨盡半錠墨汚却一雙手瞑目儘尋思天寒星轉斗
茆庵裡向火盤桓日上晉不覺天雞鳴一句也不有

開元寺證闍黎受僧職師與書

某頓首吾門多幸新受僧正爲居山谷未及詣賀此
者是能純二師退於僧職可謂脫却多年炙脂布襖
蒙老著得恰好非惟當郡江湖之間惟公淸閑雅好
每見寺中佛生之日涅槃之忌公尙私門不出隨喜
燒香何期今日爲於僧職區區於車馬之前役役向
堦墀之下同流成隊弟子成羣思量世間難得人也
聊書片幅以達所懷諒在同門必當高照

與天聖月老

前日山童入山來報道天聖禪師在溪頭欲入靈山

相見野老乃命人掃開松下。拗鋤却路傍艸。汲山泉
炳松燎礪茶待於禪師。山童又來報道禪師絕早去
了。何緣如此。爲冬節日近。侍者相催要目錄早了算
來住持人有許般煩惱。只此黃面老子道若樂衆者
則受衆惱。渾如此道。只在靈山住著破院。便乃籬柵
壁倒。又無十方禪侶來入室。相惱又不去諸方求討。
免將門狀牛屎堆頭。謁見父老。何緣如此。蓋乃無福
無緣。無禪無道

智老歸平江

你住在城隍中。我住在深山裏。山深少人到。不知你
儂。起你又不戀。我我又不戀你。你又無書來與。我我
又無書去。送你他年白首。忽相逢。始知今日淡如水

呂大資求坐禪頌

大資要坐禪。山僧只愛眠。若問祖意西來。茆茺只在
面前

題明靜軒

性明非月照。情靜不干山。最好此山幽隱處。悠悠溪
水下前灣

爲妙庵主題布袋和尚

老古錐畫得著。拖一脚。進一脚。一個布袋。何時放却

懷妙庵主

閑思老古錐。一去無消息。寂寞惟有。風巖前松與月

答陸蒙老韻 蒙老赴官晉陵別師詩附

枕上浮生過半百。短髮鬖鬖霜樣白。西溪溪上舊
家山。歲歲故鄉歸似客。船頭漸進古松門。云是吳
筠讀書宅。煙雲半嶺見層樓。崢嶸鰲頂蓬宮窄。有
人挂衲歸盤陀。稜稜瘦骨眞維摩。幾年面壁舌不
動。忽然拍手演漁歌。秋來滿船載明月。直鈎不釣
閑黿鼉。一雨笠一煙蓑。五湖深處任風波。黃梅渡
口水流急。救護心誰如老婆

世上何人年一百。大家須要心明白。山堂寂寂誰爲
主。富貴榮華一宵客。我愛吾官淸更貧。囊無金玉居
無宅。溪頭相別去安眠。肚皮如海無寬窄。病僧無力
効頭陀。烏兎從他兩自摩。物外良朋來相訪。高吟白
雪紫芝歌。笑我臨行指天月。遺骸江海似黿鼉。忘箬
笠。不披蓑。浮生後浪逐前波。林下一炷爐煙遠用薦

野翁幷野婆

示朝散劉誼翁

聰明富貴少延年。淡泊虛心壽自延。林下寂寥甘自樂。山間幽鳥自茫然

贈長興王省元四絕句

誰測先生意趣難。貧如原憲學宗顏。年年酒債將琴當。歲歲詩狂待月還

縱道暫時辭雲水。惠然相訪到林間。勢來不要求榮貴。好隱吳筠舊隱山

混然一氣派三才。今古誰逃日月催。耳聵不聞山鳥語。心閑惟喜老儒來

呼童林下烹新茗。情別溪頭懶度杯。但把詩書教諸子。主人應不見空回

答丁大夫入山頌 丁大夫呈師頌附

端顯端顯高臥雲煙。看箇老牯三十餘年。近來悄悄或放或牽。莫教放去侵却艮田。且道鼻孔落在那邊

茆堂寂寂。無火無煙。老牯放去。不記何年。牧童打睡。無繩可牽。貧無寸土。說甚艮田。林下休問。那邊這邊

同宜興蔣叔明遊吉祥茶山

平生聞說眞山境。此日追遊喜有因。滿目高山流水在。舊來蹤跡不通神

題吉祥寺茶山

吉祥山水與雲連。清韻來聞二十年。知道老僧無熱惱。金沙池內不流泉

同蘇饒文宿吉祥寺

孤峰峻嶺翠光寒。山勢奔湖去又蟠。今夜虎頭巖下宿。更無歸夢出林巒

與公昔作長城別。一去塵埃六七年。夜靜書堂尋舊約。定將生計話林泉

贈武居士爲僧

憶昔丱角年。慈母正恩憐。老父心腸硬。捨我入林泉。相去百餘里。雙淚滴胷前。弱冠辭親志。蓮經誦萬千。合格爲僧相。霜壇受五篇。先窮台嶺教。後學祖師禪。今年四十八。長城古寺邊。心閑無所作。萬慮已茫然。忽聞武居士。捨俗取金田。苦了心頭事。可惜百年錢

送陳官人之三衢

今日忽相見。俄然又相別。三衢山水清。好賞中秋月

袁解元赴京

猨啼東嶺上。楊柳絲依依。一別經年去。終須帶角歸

答宜興單解元韻單解元入山上師偈附

松老何年老。庵中人獨知。幾回經歲月。還似始生時

老松千尺老松枝。古澗雲深誰不知。忽地一聲雷雨便為龍須起。應天時

題假山石

無用無知頑石頭。天生奇巧世人求。算來世上無閑物。假使無情不自由

昭亭山石盆泉

行到昭亭山頂上。下覷石盆泉如鏡。羣鷗野鳥不見飛。孤鶴自騰天外影

正老赴召

臨濟兒孫大道通。雲溪溪上演宗風。一片白雲留不住。飛向皇城見帝宮

中秋月

千溪萬溪水一樣。天邊月堪笑。世間人盡道中秋別

大雲寺清泉池

我來觀清泉。泉清徹見底。耳目本無人。教我如何洗

弔佛川明禪師

不見慧明師。惟聞慧明道。曾經幾百年。嚴前松檜老

[illegible]居

莫問野老教我禪。但見山前一溪水。今古悠悠流歸滄海。無盡年多少英雄壯士。一去無回。惟有青山常湛然

不風流處却風流。占得吳山山頂頭。有人問我途中事。西指鄣南東入州

松月庵

莫怪庵中無所畜。一條拄杖生涯足。東嶺蟾光散影時。捲簾獨對天然燭

松風亭

松風歷歷清人耳。結搆泥亭跨流水。明月夜坐東嶺照。吹破雲霞無一縷

會曇老

漁家生計好。終日泛輕舟。翦竹爲竿釣。裁荷作酒甌。只知溪上樂。不識世間愁。昨夜嚴隈下。蓑衣忘却收。

贈如老

說眞說假未是眞。無眞無假是全身。日中喫飯夜間睡。野艸閑華幾度春。

送上方亮老

何故無心戀雪溪。鄣南風景白雲齊。有人若問宗門事。水自東流日自西。

祥符寺溪堂

開窻滿目見溪山。雪水東流下嶺灣。夜月深明漁櫂靜。白雲無事到禪關。

祥符別友人

共賞溪堂上。俄然又相別。爭如後夜間。獨對秋天月。

張行者買度牒問羊道求絹

野衲兩字上羊十六道。只此一回貼腦。爲行者買禮部牒一道。更捨絹三匹。染皁千好萬好。願你子孫年年起早。

元宵

昨夜看元宵。一覺睡到曉。紙被煖如春。被底呵呵笑。且道山僧笑箇甚麼。你正忙時我眠倒。

示世

兒童鬪百艸。處處去尋討。鬪罷各回家。狼籍教誰掃。

雲峯和尙相訪

三三兩兩話叢叢。師子何曾怕大蟲。任是雪山高萬丈。太陽一照竝無踪。

同僧遊金山張公洞

白雲忽起到龍遊。仙洞雖深敢不留。今日重歸舊巖畔。行人無不雨淋頭。

述懷

晦跡歸巖塢。僻居人到稀。穩眠高靜榻。策杖遶荊扉。遠謝名兼利。能忘是與非。松風祛暑薄。山月照螢微。烹茗滿甌雪。掬泉半濕衣。窮通雲意密。終與世人違。追憶蓮峯社。惟思華頂奇。何人肯回首。深造妙玄機。

謝人雪中惠麪

春雪徧巖谷。山中一物無。雪中承惠麪。更少十斤麩。

謝人惠炭

山中火柴頭熏得眼淚出。雪中承惠炭。願君日勝日

贈小王秀才

南山一子植於地。他日須成百尺松。若得風雲相際會。騰身漸漸見於龍

茶

幽雅烹輸貢。罏煙爇瑞英。幾分雲葉細。長泛雪華輕。蟹眼增新興。清甘滌睡情。枯腸禁三盞。稍覺夢魂清

寄駱道求浴缸

端老傳語駱道。我覓浴缸送老。你若捨待歡喜。不用別處尋討

武居士看禪册

野老到君家。見君看禪册。你自著眼筋。莫被祖師嚇

三教吟

儒釋道尊三教。深恩我等慚恥。殃及兒孫

尙庵主病

四蚘忽擾亂。篋中弗條線。林下老古錐。去住隨他便無力打筋斗

本無明與昧。明昧只由心。日用雖無計。應須仔細尋

病中示鑑二徒弟

吳山山水連天目。山色常青水常綠。山光水色共流通。祖祖燈燈相繼續

示徒弟文慧辭世

千足萬足。平生不畜纏。死便埋。莫墮流俗

眞贊

四十七傳寫畢。露神光現幻質。從來把道說向誰。披簑自笑維摩詰咦

樹樹有皮人人有面。紙上傳來兩重公案。自古至今何如此。見好箇畫師不傳死漢

湖州吳山端禪師語錄卷下

西余端禪師傳　高安沙門釋德洪撰

端師子者吳興人也。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爲號。住西余山。嗣姑蘇翠峯月禪師。西余去湖州密邇。每雪朝著綵衣入城

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卽以散饑寒者。錢穆父赴官湖東見之。約明日飯。端黎明獨往。避雨入道旁人家。幼婦出迎。俄其夫至。詬逐竟爲邏卒所收。穆父吏速客見之。問故曰。煩寄聲錢公本來赴齋中塗紆情事發。請自飯。穆父聞之驚且笑。顧客曰。此僧胷中無一點疑事。又嘗見持死雞疾行者。挽衣問何之。曰雞爲狸害法不可食。將棄水中。端苦求之。道路聚觀諷曰。當得偈乃可與。端蹺作祭文曰。維靈生有鷹鷂之厄。死有湯鑊之災。生時要汝報曉。死後無人收埋。奉爲轉化檀越。施肚爲汝作棺材(一本云闍黎無可布施施肚爲汝作棺材)。言卒携雞去。以施饑者。能誦法華經。湖人爭延之。必得錢五百。乃開帙日誦數句。卽持錢地坐去。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號回頭和尙。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守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敬。端見搽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趯之而去。章丞相子厚請升座。使兪秀老撰疏敘其事曰。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宣。宣至此以手耶揄曰止。乃坐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子厚留飯。端瞋說偈曰。章惇章惇。請我看墳。我却喫素。汝却喫葷。子厚爲大笑。時呂太尉吉甫亦留丹陽。三人者日過從。吉甫誦禪定功德。諸般若中第一。日惠卿修之十年。子厚獨稱鍜可忘憂。嵇康得僊竟作劍解。端說偈曰。章公好學僊。呂公好坐禪。徐六喰檐板。各自見一邊。聞者傳以爲笑樂。元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端於甘露。曰汝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村裏師子耳。端應聲曰。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饞伺。不愛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閧。圓照粹美不悟其譏也。端客無錫欲歸湖。且行江上。問有湖秀便船乎。篙師曰。我行常潤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郵秦觀少游聞其高道。請升座於廣慧。端以手自指曰。天

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端高自稱譽吐語奇怪逸人也病牙久不愈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端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不著喫粥飯五更遂化閱世七十二東吳祠之以爲散聖

贊曰予竄海外三年而還叢林頓衰耆年物故無餘所至雖道人成阡陌皆飽食游談無根而已喟然長想如政黃牛端師子輩皆三十年前少叢林者然高風逸韻且爾況其傳法度生者乎因載兩士平生大槩使後之俊流得以覽觀焉

端禪師行業記

起服朝請郞權發遣提點淮南東路刑獄
公事借紫金魚袋郡人劉燾撰幷書

宋故吳山端禪師諱淨端字明表俗姓丘氏吳興歸安人也丞相舒王道德之學出言爲經局貫九流尤味禪悅常見師偈頌稱之曰有本者如是爾觀文呂太尉留意內典多所論著天下緇衲鮮獲印可嘗道過吳山停舟相訪一語相契謫居宣城屢書招延館之數月丞相章申公神鋒高峻一世龍門疏請傳法靈山境寺奏賜命服曲留累年師與諸公談道之際不可少屈飄如浮雲去來唯已未嘗肯以名位措詞色也以三公之尊重師如此則其道行不言可信而其高風遺韻流通後世爲不誣矣始住長興壽聖時有號回頭者倡於嘉禾眩惑愚俗誑妄方熾數州之人施予山積適過邑境見師於佛殿師擊其首回頭罔測赧面無語師顧謂之曰龍頭蛇尾爾遂慚汗而奔於呂公座嘗遇妖人衆咸以爲神異師一言折之即知其妄不復與語後伏誅其高鑑遠識類皆如此後至京師圓照禪師尚在惠林師往禮焉圓照迎謂曰非端師子耶師作師子勢圓照以俚語探之師隨繼以伽陀圓照爲笑而肯焉申公時典機政欲留師都城聞之不告而返其所駐錫之地如壽聖西余孝感章法之類聊復爾耳不得其意即去人競挽之不

還顧也師生而慕佛六歲棄家精於習誦其師保暹數欲度之非其願也二十六歲遂以策試應格既受具戒始從淨覺仁岳師學天台教觀聽首楞嚴至七處徵心八還辨見以頸自蹝淨覺覺之謂曰往矣汝當以禪得法者後參寶覺齊岳禪師臨濟宗風室中默契即出庭下飜身自擲衆駭異之後觀倡戲至弄師子益有警悟故問答之際多爲奮迅之容由是稱師端師子云素不學詩應聲成偈天然自韻咸有可觀膾炙人口多能道之或以比寒山拾得其逆知未來迎事與人道意中語應若合符節亦莫得而致詰也還乃居吳山寺食糧不給每乘扁舟將行所詣舟人告以風逆不可行師曰何往而順舟人指所向即飄颺乘興而去足未及岸岸上人望見爭迎拜信施稛載而歸槖中無一毫之畜有施者隨輒散之至或窮冬解絮扶續乞寒者願以破絮自裹人聞立遣衣易之或議其乞隣爲惠似近名者師曰不然吾赤露人或見憐若彼則凍死矣其用意多稱是雖其行若遊戲自在黨蕩無所拘關者而誦妙法華經未嘗虛

日持戒嚴潔未嘗破犯奉親至孝養之終身死葬山側恤患念貧傳方賦藥雖老不倦自號安閑和尚芒鞋笻杖遇溪山勝處披蓑戴笠行歌漁父人遠能寧熱惱者頤獲淸涼拘窘者暫成樂易凡所至處輿盡欲返雖積金留之不少駐足也名公鉅卿舟及吳輿必首問師起居狀自爲二陶器曰死則此埋之素無病惱崇寧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忽謂寺衆曰吾緣謝已今日矣索湯與浴留頌辭衆歌漁父數聲一笑整衣趺坐而化即以陶器瘞於歸雲庵下實明年正月初七日也俗壽七十四歲僧臘四十九年師本受業於吳山之解空其徒捨本逐末犯義毀戒至靡不爲師遊學出山久比歸一切屛斥葷血瓶罌不以入門與俗方隔始延靈照講師爲之肄業復得方陽居士陸懿野翁先生先後表裏嘗求香積補葺罅漏迄今遂爲淨衆名剎度徒弟若孫四十四人常照宗禮宗鑑皆以其學傳法立衆知名於時予方髫髻師一面即相歎異比竊登科第朝廷補外投閑備吏幽患每從師遊必曰我死爲作碑師入滅云久隨世推遷顚

以此願未償爲恨宗鑑爲疏始末一夕而文就且以詞系之其銘曰由禪而教如駢羅萬象而徧鑑斯照則爲往而非要由教而禪順風恬波而挽以過船亦左右而逢源如端師子飽學乎經論而自得乎蹄筌蓋寶公之神悟寒山之微言普化之直截而船子之釣竿也其可形似者見其人矣其不可卽者孰知其天乎

覺悟教院住持傳天台教法孫眞悟大師宗鑑立石

陽羨鈕完同弟寧模刻

宋故安閑和尙端師墓誌

朝請郎新權知江陰軍兼管勸農事賜緋魚袋林旂撰并書

朝請郎兗州東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林樞隷額

吳山解空院端師子七世孫師皎因住衢場隨侃以其情來告曰吾祖崇寧二年圓寂葬金殿之後疇昔師於是山大開法席廣來十方海衆師與此山俱名播於天下旣沒梵唄香燈不絕如綫士大夫與吾徒又來瞻敬之徘徊上下歎佛法不振善陰陽宅相者以爲師之宅兆固吉其所以弗昌厥後向背不應古法耳相卒聞於縣請吏之道人施皓願出力築亭於其前仍祖庵舊榜曰歸雲香火嚴奉之先是文慧親承師授六十年後開視吾冢至期諸徒相顧曰敢幸因此時毋墜我祖師之命乃以庚戌之望二十有一日鳩工斲土遠近奔赴觀者如堵甎隙不動陶器儼然發視其中了無一物四衆讙譁歎爲希有相與悲感流涕曰是不可不記也如來住世演說四大六塵中外假合如幻師結兎巾解兎網破一切我執又說六度萬行爲已爲人如鏡像像滅鏡空破一切法執端公禪師蚤年覩師子戲悟三昧胡言漢語正提倒擲風驅電掃不可致詰奇奇怪怪剎那萬狀有心縱被欺瞞有眼盡遭愚弄幻身旣沒幻法常存億萬劫灰變滅生謂之散聖死謂之尸解如此忖度幻法愈熾臨濟疑著普化大慧眞贊金毛橫塘疑則不疑未免贊歎重贊偈曰鏡中師子分明是瞬目揚眉死不

休千古無人知此意一聲漁唱月明秋

三藏法師贊師眞

洌右端師子哮吼驚天門空山時奮迅定起復嚬呻驚覺羣生睡醒然知本眞何必馬駒子踏殺天下人

徑山大慧禪師贊師眞

師子皮披得好寅朝去住隨風掃名呼章相公侮慢圓照老不托和尚兩拳打番回頭妖僧一句罵倒只看這幾著子不必問他禪道個是金毛師子兒狐狸野干徒叫噪

衛場辨眞和尚贊師眞

落魄街頭沒寶誠只知縱性恣無明五家宗派難收拾誰識渠儂繼祖燈

安閑和尚語錄嘉定之先師皎和尚施財鏤板未圓而沒世祖證思念先師志心回施衣鉢以命工鋟梓庶廣流通嵓端平三年丙申六月望日

無明慧性禪師語錄

宋・無明慧性 撰
妙儼 等編

大宋無明慧性禪師語錄

目錄

無明性和尚語錄序

東山一脉最得人憎認草本者多作平常會奇特會某處是生機某處是死句互分巧拙俱落窠臼縱跳得出又墮解脫深坑非獨蹉過此老亦蹉過天下老和尚添得幾箇册子只益雜毒耳余因序無明語不覺饒舌怕有軟頑底爲一齋懺悔也不見得

淳祐癸卯上巳長洲一齋顏汝勳敬書

蘄州資福禪寺語錄

侍者　妙儼　編

入院指山門云萬疊峯巒秀清虛杳靄間蹐門一句子擬議隔重關

佛殿拈香指天指地有甚巴鼻目顧四方不知失利累及後代兒孫以此遞相鈍置

踞方丈電激雷奔以毒攻毒撒土拋沙拗直作曲箇裏翻身控角弓誰能背手抽金鏃

法座云不知立處高多少回頭四顧白雲低等閑移步毗盧頂拽轉南辰安向西

拈衣云要入牯牛隊還披水牯皮全身行異類拽把又牽犁

陞座拈香祝　聖罷次拈香云此一瓣香昔在佛照禪師處得其體松源和尚處得其用雖然體用雙全

◎參等二字疑剩

浮沈湖海未曾有一人酬價而今一客不煩兩主爇
向爐中奉爲前住臨安府靈隱先師和尙用酬法乳
遂歛衣就座　僧問云龍象四集寶座已登學人上
來請師祝　聖答云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
無私進云如何是把定要津句師云擬議則差白雲
萬里進云如何是坐斷乾坤句師云天高群象正海
闊百川朝進云如何是坐斷報化佛頭句師云大用
現前不存軌則進云便恁麽去時如何師云更參三
參三十年僧禮拜師乃云行盡迢迢路無山不是家
跨門一句子擬議隔天涯四山空闊一徑幽深樓閣
崢嶸峯巒疊翠全是自家本地發明古佛家風不免
高掛鉢囊拗折拄杖安家樂業鼓腹謳歌更不他求
是成活計至於山禽聚集牛動尾巴虎嘯龍吟風淸
露白溪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露且道
共樂昇平一句如何話會倒把少林無孔笛逆風吹
了順風吹
復擧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師云將謂
侯白更有侯黑三聖云恁麽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

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師云賊須賊捉保壽便歸
方丈師云虎頭虎尾一時收諸人要識二大老子落
處麽卓拄杖一下云風定花猶落鳥啼山更幽
上堂云有語中無語達磨九年空面壁無語中有語
空生巖畔花狼藉有無俱泯又且如何南斗八北斗
七
上堂去啞却我口禿我舌明眼衲僧難辨別遂擲下
拄杖云今朝撒向諸人前須彌燈王笑不徹
上堂云學雲門示衆云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云
雲門家風太儉貧福則不然天寒日短三平二滿虎
咬大虫雄鷄生卵且道明什麽邊事參
謝知事頭首上堂云迅雷聲裏閃電光中棒喝交馳
主賓互顯正恁麽時且道是誰家風月以拂子擊禪
牀云數片白雲生宇宙普天無處不垂陰
上堂云言發非聲舌頭無骨色前不物狐狸戀窟華
竟如何是不落聲色底句鷓鴣啼處百花香

蘄州北山智度禪寺語錄

侍者　圓澄　編

上堂云。新梅雪裏依稀拆。愛日窓前迤邐長。漏泄東君好消息。分明遍界不能藏。且道藏不得是箇什麼。卓拄杖云。但得到家田地穩。更無佛法可商量

上堂云。烏牙絕頂結制。安居包羅萬有。呑却十虛。且道。無位眞人。在什麼處。良久云。切忌從它覓。迢迢與我疎

出城回上堂云。往來無間。動靜一源。嘗然而往。嘗然而還。大方無內無外。嘗甚新年。舊年歸來偃臥青松下。只這些兒妙不傳

上堂云。方挹新春。又迎朱夏。山不爲高。水不爲下。梅雨連綿。虗空貼卦。浸爛石烏龜。黃梅添話欄。烏牙峯頂浪滔天。犀牛扇子增高價

上堂。學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師云。寒山子坐在解脫深坑。若是北山門下。打你頭破額裂

上堂云。秋風淸。秋月白。鴈過長空。蟬噪庭柏。踢出鐵崑崙。大機要頓發。好肉剜瘡。覷著即瞎。隔山人唱太平歌。元是胡笳十八拍

上堂云。爽氣生襟袂。清颷襲四維。白雲抱幽石。冷淡更淸奇。玲瓏八面自回合。峭峻一方誰敢窺

因事上堂。毒蛇頭上能揩痒。正是吾家跳竈兒。觸得這些窮伎倆。白拈手裏覓便宜。囮。萬仞崖頭獨足立。頭長三尺知是誰

上堂。十五日已前。一冬二冬。叉手當胸。十五日已後。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正當十五日時如何。風從虎兮雲從龍。撼昨鵓子過遼東

南康軍廬山歸宗能仁禪寺語錄

侍者　妙全　編

上堂云。春行萬國春無跡。臘雪消殘始見功。頭頭應現。處處流通。木馬泥牛吼。花柳搖春風

上堂云。春山靑。春水綠。草茸茸。花簇簇。若能喪盡目前機。便見廬山眞面目

上堂云。元宵正月半。是處金蓮現。貪看燈明。佛蹉過新羅箭。以拂子擊禪牀云。閃電光中。聊通一線

上堂云。柳色含煙。千葩競秀。森羅萬象。互顯家風。無位眞人。橫身偏界。正恁麼時如何。以拂子擊禪床云。

鯨呑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爲首座與座上堂云法社棟梁叢林綱紀全殺全活建立宗旨雙放雙收總在這裏虎嘯風生龍吟霧起擊拂子云大家扶起破砂盆無限淸風來未巳
上堂云句中句絶露布閃電裏分緇素且道紫霄峰高巒溪水急如何緇素以拂子擊禪牀云戴嵩牛臥綠楊陰韓幹馬嘶芳草渡
上堂云向上一路滑壁立萬仞嶮石火電光鈍定乾坤句錯良久云水牯牛常甘水草麒麟只有一隻角千手大悲難摸索
謝知事上堂云主中賓賓中主南山大虫元是虎踢起眉毛著眼看閃電光中急薦取擊拂子云發機須是千鈞弩
上堂云知有底人眼中著屑盡底掀翻只得一橛堪笑巴陵老古錐解道銀椀裏盛雪
上堂云滿口道不得底天下祖師結舌有分滿眼覷不見底撞著燈籠露柱滿耳聽不聞底鐘鳴鼓響切忌啗啄休啗啄滅却臨濟正法眼破砂盆子何處著

上堂云歸宗見成行貨別無單傳心要二時展鉢開單逐日痾屎送尿飢餐渴飮一般露柱燈籠大笑且道笑箇什麽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上堂云風蕭蕭兮疎林葉落月皎皎兮虎嘯猿啼或聞或見或悟或迷會與不會脫體全提鼻孔元是向下垂
上堂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相頭買帽看樓打樓拂子擊禪牀云更嫌何處不風流
上堂云秋色連天淨秋花滿地香圓通門大啓切忌錯商量
開爐上堂云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兩箇無孔鐵鎚彼此將錯就錯焦塼打著連底凍笑它普化搖鈴鐸
上堂云雪覆千山孤峯不白突出難辨覷著則瞎鐵樹花開氷河焰發不萌枝上月三更切忌龍門遭點額
上堂云搖唇鼓舌展事投機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歸

宗知而故犯是汝諸人向什麽處著眼以拂子擊禪牀云焦巴焦巴有葉無了長天秋水孤鶩落霞

上堂歸宗無法可商量獨掇單提不覆藏有問西來端的意天寒日短夜偏長

浴佛上堂云指天指地獨稱尊攪動乾坤海嶽昏自從朦殺人無數直至而今無腦門

上堂云雨過長空簷頭滴滴覿面相呈人信不及信得及萬古長空元不漏

上堂云一卽一切一切卽一拈靑玉峽向焦螟眼中撮大地來如粟米粒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知我受屈

上堂云獨標萬象物外宣揚卓拄杖云天長地久地久天長

上堂云無作無爲無說無示可以濟群類統萬邦同六虛融三際卓拄杖云此是吾家第一義

南康軍廬山開先華藏禪寺語錄

侍者　道隆　編

入院指山門云瀑布懸崖落半空等閑平步廣寒宮乘時坐斷孤峯頂千聖從教立下風

佛殿云祖禰不了兒孫遭累覰著磕著無處回避不辭禮拜燒香也要遞相鈍置

方丈云作家爐鞴本分鉗鎚不用埋兵施陷虎白拈手裏覓便宜

法座云喝散白雲穿開碧落一步闊一步一著高一著

陞座祝　聖罷據坐云未舉先知孰與論掀騰海嶽動乾坤嶮崖句裏翻身轉盤走珠兮珠走盤僧問云如何是臨濟宗師云迅雷不及掩耳進云如何是潙仰宗師云父子不相傳進云如何是雲門宗師云劒去久矣徒勞刻舟進云如何是曹洞宗師云白雲影裏怪石露流水光中古木靑進云如何是法眼宗師云心外無法滿目靑山進云宗派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進云且道昨日歸宗長老今日開先主人畢竟如何師云兩頭俱坐斷一劒倚天寒僧禮拜　復云滿天和氣匝地韶光溢目晴輝影臨萬有山花似錦澗水如藍蝶

總芳叢篆不彫之心印鷲嶺谷口演不說之妙門全提鷲嶺拈花摘示西來密旨便恁麼去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只此便是大安樂田地只此便是大解脫之場雖然如是共樂無爲一句畢竟如何話會以拂子擊禪床云淨智莊嚴功德聚祝融峯頂萬年松
復擧藥山示衆云與我喚沙彌來侍僧云喚沙彌作麼山云我有一箇折脚鐺兒敎伊提上挈下師云儉生不孝義出豐年覿面提持當陽有準何故鯨呑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聖節上堂云一眞含法界大用等虛空千祥如霧集萬善若雲臻卓拄杖云用祝吾　皇無量壽天高無極地無窮

上堂云郊原雨過春日熙熙桃紅李白發最上機啞却口落盡眉就中一曲江南好蘆管迎風撩亂吹

上堂云聲前一句十方顯露佛祖不知衲僧罔措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萬壑千巖雲霞鎖霧洞然明白覿面分付還有知時別宜底麼良久云鴈影落寒潭孤舟橫野渡

上堂云毗盧師法身主縱奪臨機些子許目前分付與阿誰踢起眉毛急薦取

上堂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逆則生嗔順則生愛不嗔不愛東海剪刀西番布袋解脫門頭緊著鞭休誇鋪席無人買良久云腦後見腮和賊捉敗

上堂云一番秋雨一番凉道路無塵野菊香翻笑昔年陶令尹攢眉歸去錯商量恁麼不恁麼破鏡不重光若把拈花微笑是切忌將奴喚作郞

上堂云以拄杖橫按云鼓沒絃琴復作吹笛勢云吹無孔笛共樂堯年同舜日達磨九年空面壁

上堂拈拄杖云提起則天回地轉觸處光輝放下則息慮忘緣聖凡罔措不拈不放又且如何卓拄杖一下云翡翠踏翻荷葉雨鷺鷥衝破綠楊煙

上堂云久雨不晴纔晴又雨陰陽交泰萬物得所明明百草頭能爲萬象主以拂子擊牀云覿面相呈切忌莽鹵

上堂云秋風離離秋色依依秋雲淡佇秋月分輝豪不彫之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阿呵呵力囮希再三撈

攙始應知

上堂云月掛長空孤峯獨宿幽鳥數聲清白雲斷處續佛眼難窺拗直作曲羶羊掛角絕蹤由無限淸風生八極

松源和尙忌日上堂云是句亦剗非句亦剗嚇嚇頂頂生鐵門限如斯出世爲人瞎却衲僧正眼子細撿點將來也是徐六擔板

南康軍廬山棲賢寶覺禪寺語錄

侍者　圓照　編

上堂云巢知風穴知雨此是世人知有只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且道是什麽人知有卓拄杖云林間木馬嘶海底泥牛吼

佛成道上堂云瞿曇夜半見明星礙鬌挑開眼裏筋四十九年無畏說至今錯認定盤星將頭不猛帶累三軍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

上堂云草離離煙漠漠雨如膏雲如鶴說了也錯錯錯五老峯高徹骨寒野猿啼斷山月落

上堂云天得一地得一王得一兮無等匹一得一又何必閃電光中加霹靂朝來細雨灑危層八面風淸照紅日

上堂云大包無外細入無間內外絕瑕玭古今無背面森羅萬象影中藏四聖六凡光裏現分明常在諸人前未審諸人見不見卓拄杖云鐵壁銀山通一線

上堂云雪埋松徑梅著寒梢露倮倮赤灑灑獨孤標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呵呵

上堂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更不囊藏當陽拈出以拂子擊禪床云一氣轉洪鈞八方開壽域

上元日上堂云心月孤圓淸光皎潔呑盡十方空銀椀裏盛雪以拂子擊禪床云本光瑞如此笑倒燈明佛

上堂云木犀花散一山秋更約淸風作勝游笑嗷幽香翻葉底西來祖意在枝頭沒回互與悠悠遼天鼻孔齊穿却更嫌何處不風流

上堂云殺人刀活人劍劈破虛空成兩片千妖百怪盡潛蹤萬象森羅光影現艾人與門神端的見不見卓拄杖云拄杖子聊通一線

解夏上堂云有結有解俱錯到底無繩自縛一夏九十日終箇箇眉鬚墮落入水長人塡溝塞壑相逢只解那斯祁明眼衲僧休卜度

上堂云纔開口又成剩語不開口又成增語發機須是千鈞弩草店家風別翻雲又覆雨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上堂云松蘿影裏積翠堆中白雲爲蓋流泉作琴隻影獨標巖上月不知那箇是知音耳卓朔頭蓬鬆擡眸鷂子過遼東

上堂云言語動用沒交涉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傾腸倒腹爲楔出楔啞却我口禿却舌明明萬里一條鐵

上堂舉寒山頌秋光淸淺時白鷺和煙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點撿將來罪過不少只憑拄杖一切靠倒遂靠拄杖下座

上堂云掀翻四大海踢倒須彌盧心麤膽大少實多虛夜見明星曾落節兒孫隨後受塗糊

松源忌木落高秋玉露垂愼終追遠又思惟無端一世滅胡種累及兒孫說向誰啞却口落盡眉牽犂拽杷帶水拖泥順捋虎鬚拈蝎尾白拈手裏覓便宜家肥生孝子誰是五逆兒樓賢今日以此供養松源先師且道還來歆饗也無以手搖拽云嗚呼嗚呼秋露春風消息在不知誰薦上頭機

平江府陽山尊相禪寺語錄

侍者 法洪 編

入院指法座云喝散白雲穿開碧落須彌燈王無處摸索

上堂云深藏古寺老垂垂冷暖相諳只自知不謂使符相苦逼依然拽又牽犂

覺報長老至上堂云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知識旣來過畢竟如何通信拂子擊禪床云開口不在舌頭上佇看平地起風波

晩小參云控佛祖機瞎人天眼用生殺句截葛藤窠點著不來千里万里所以向上一路滑壁立萬仞嶮石火電光鈍定乾坤句錯箇是從上來垜生招箭尋相則別有條章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達磨

不西來二祖不得髓見佛見祖如生寃家說色說心如逢猛虎若是錦鱗頳尾底纔聞恁麼擧著踢起便行大棒打不回頭誰敢正眼覷著若是鈍鳥棲蘆底一恁三三兩兩何故曾爲浪子偏憐客爲愛貪盃惜醉人

謝知事頭首上堂云佛祖大機目前密布主中賓賓中主雲從龍風從虎卓拄杖云發機須是千鈞弩

歲夜小參歲盡年窮無可不可烹露地牛燒榾柮火野菜只添一筯油滿鉢和羅唯一飽笑傲煙霞白雲風拂韶陽一曲自高歌困來一覺和衣倒淺種深耕得自由珊瑚枝頭日杲杲　復擧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如何德云東村王老夜燒錢乃擧頌云東村王老夜燒錢打著南邊動北邊赤骨歷窮誇富貴日高三丈尙憨眠

穹窿圓太虛至上堂云穹窿山裏老葵莬一點圓明爍太虛八角磨盤空裏轉寥落林泉意自殊超物象絕名模將爲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上堂云擧僧問鏡淸深山巖窟中還有佛法也無淸云有僧問如何是深山巖窟中佛法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或有人出來問尊相如何是深山巖窟中佛法只向他道無因甚如此只爲太近乃擧頌云一人道有一人無正令全提肘後符昨夜虛空開口笑石人吞却洞庭湖

上堂云離四句絕百非一言已出駟馬難追一任金烏東出徒教玉兎沈西拂子擊禪床云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

舊住至上堂云春雨如膏春雲如鶴客從天外來正是魔王脚闆外威權麒麟一角擊拂子云轉身一拶驗來端外道天魔俱膽落

上堂云春山靑春水綠春雨濛濛春花簇簇春光滿目畫難成春風萬里何拘束肥馬轆轆瘦馬轆轆日逐忙忙等閑過些兒毒氣誰輕觸

上堂云今朝四月初一萬像難逃影質馬祖陞堂百丈捲席祕魔擎叉魯祖面壁喚驢作馬蝦跳不出麒麟一角尖烏龜三眼赤

上堂云雲收天際杲日當空生立儼然如何通信擊

◉恁一作任

拂子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浪有誰爭

楞嚴會上堂云八還正眼頂門開悟得門門有善財要識九旬行道處薰風依舊自南來

二齊相訪上堂云學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師云問處如毒龍攪海答處似猛虎靠山然雖電激星馳未免總在門外且道門裏人如何話會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　復擧頌云不與萬法爲侶咬定牙關錯擧西江吸盡鐵船浮活提獰龍和角羨倒騎佛殿出三門翻手爲雲覆手雨

上堂云兎馬有角牛羊無角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後如何擊拂子云拈得鼻孔還失却

爲沂首座上堂云相見不揚眉雷轟閃電遲知音纔側耳擬議落便宜威行閫外響轉機輪拍禪床一下云大千揑聚一微塵

拗堂至上堂云息菴去世肉猶暖五逆還它五逆兒海湧峯頭行正令白拈誰敢覓便宜

中秋上堂云擧長沙和尙道盡大地是一隻眼盡大地是箇全身盡十方世界在自已光明裏拍禪床一下云若人於此見得淸風常滿座一念百千年

平江府雙塔壽寧萬歲禪寺語錄

侍者　唯道　編

上堂衲僧門下手擎日月游運神通背負須彌全機敵勝移星換斗奪食驅耕又且如何拂子擊禪牀云不因汗馬功成力爭見黃河徹底淸

上堂云擧雪竇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畢竟向什麼處見客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壽寧則不然金剛圈栗棘蓬拈來便用耀古騰今格外知音纔領略四方八面起淸風

上堂云無語中有語名曰死句有語中無語名曰活句可謂剜肉作瘡皮穿骨露擧不顧卽差牙閃電光中走烏兎

上堂十五日已前風吹不入十五日已後水灑不著正當十五日時如何擊禪床云月中仙桂和根拔海底泥牛把角牽

上堂十九二十人信不及拈拂子云喚作拂子則背不喚作拂子則觸而今背觸分明一句了然百億且

道是那一句參

上堂天寒人寒大家在這裏洗面摸著鼻喫茶濕却觜向上還有事也無擊拂子云韓信臨朝底

魁首至上堂廬山華藏太湖濱稚觜挑開眼裏筋來趂壽寧爐竈熱大千獨步見鵬程

上堂云智不是道心不是佛覩雪峰毬舞道吾笏且道明什麽邊事搖手云不說不說

道舊至上堂二月春過半園林一樣新傍花看蝶舞近柳聽鸎吟遠客來相訪還曾悟此心林鄭珍井底種林檎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

上堂云觀音菩薩將錢買糊餅放下元來是箇饅頭相席打令看樓打樓擊拂子云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云燕語鸎吟俱談實相春風吹動桃李花淡煙踈雨籠青嶂說了也還會麽擊禪牀云切忌起模畫樣

上堂云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布袋放憨癡猫兒捉老鼠若人會得超佛越祖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大道縱橫觸目成現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看看且道畢竟是左轉右轉夜來有人從湖州來接得淮南信泗州大聖道吳中石像不合一口吞却洞庭湖直得須彌倒卓海水逆流且道明什麽邊事參

頌古

趙州見二菴主

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寄語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干

外道問佛

外道懷藏寶鏡時世尊良久爲高提渾如良馬窺鞭影不覺全身陷鐵圍

開口不在舌頭上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刻舟猶覓劒夜雨過瀟湘

大力量人擡脚不起

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大力量人脚下紅線不斷

放兩抛三瞞神諕鬼換盌換盌誰不識你

潙山暑運推移

潙山眷子沒來由。叉手人前不識羞。更把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南泉斬猫兒

當陽利劒斬貍奴。刃下翻身會也無。脫下草鞋頭戴出。石人呑却洞庭湖

法語

寄顏一齊居士

去月特承遣介賚香信物之貺。出示教益十餘年間。介注於此方得入頭處。得句不凡。早是著得手脚。快當方見如此。今旣得入處。如人喫茅柴酒。少間又閑然而散。又不見了。雖然如此。却已得著手脚處。但只於所得之地。崖將去。如一座鐵壁銀山。把得定作得主。從此有大發明。方始慶快平生。又有一說。若悟目前不悟自已。爲之有足無眼。若悟自已不悟目前。謂之有眼無足。於此兩頭打徹。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在一毫上。千變萬化。到此方是大法明。一切處通透古今諸訛公案。更須遇人始得。所以涅槃心易會。差別智難明。欲得透脫生死。但只依門下末後一段見處。崖將去。於無滋味處。正好著力。大疑之下。必有大悟。十二時中具決定志。必不相賺。古人見七十員善知識。其中只有一二具大眼目。其餘具正知見而已。宗乘中難得大手段底。爲人抽丁拔楔。若撈得一生不會做將去。有心做無心得。終被門下了却千生百世。得大自由。萬丐痛自加鞭。是幸

雖得入頭處。且喜神氣定動。外魔難入。但胸次有疑處。追究午夜。入神體究。虛而靈。寂而妙。大休大歇。無妙極深。無深極妙。拌一生。具決定志了。取此一點靈驗。必不辜負。只恐到無折合處。却不向前。亦枉用前頭工夫。切不可退志。無滋味處。正好著力。方爲大力量人。一切語句下。却物爲上。逐物爲下。切忌隨語生解。是爲大病

室中敲磕。足倜當以此事之篤。若是佛法門庭。在諸方無有不鑒覺者。更望一念不生。全體作用處。微細磨窮。究得來方知體用雙全。去住自在。莫聽人口快。須是自有定力始得

參禪爲透脫生死大事。不是爲參口頭禪。以求衣食。

直須放下身心退步扣已萬不失一所謂蠶飡易飽細嚼難飢未得知如喪考妣得知了亦如喪考妣胸次不明不可妄爲做長老稱善知識所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切須照顧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搭却一生不曾埋頭衆底救取自已一段大光明藏今生得之百劫千生自得受用心爲帝王主人若迷客得其便時時提取金剛王寶劍纔有向上向下聊起斬爲三段不妨性燥其或未然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寄顏一齋閤內寂室方氏

即心即佛沒請訛不動舌頭意氣多打破虛空行活路夫妻撫掌笑呵呵

付淨徹首座竹篦

竹篦付了復何爲佛祖當頭劈面揮尺水便能翻逆浪儘教人薦截流機

沈安齊草菴號常牧

尙墮功勳不自由還同死水臥泥牛何如闊進竿頭步撒手懸崖萬仞頭

自贊

紫霄峰下以毒攻毒撒土拋沙拗直作曲撼動四大神州拳踢掀翻地軸性禪沒興遭逢切忌望空呵囈坐斷千峰頂顯頭一任虛聲聽杓卜橫按吹毛全提正令毀佛謗法因邪打正有時裂轉面皮天下衲僧乞命

辭世

七十八年內空外空撒手便行萬古清風

淳祐辛丑八月乙丑太白名山比丘迢沖敬校

無明和尙語錄終

塔銘

迪功郎溫州永嘉主簿顏　汝勳　撰并書

朝散郎知信州軍州事方　萬里　篆額

此道有正脉惟無半點氣息其殆庶幾知其可庶幾謂正脉在是則妄也迎之而不留捨之而不遺北雨南雲斗移星換忘存失照妙亦何立泉奔巘頂探源

皆死水雹降靑天追蹤皆吝塵擬鞏朶頤欲噬斂色抽關轉軸乾坤爲之黯黑龍天雖夙譽呵衛終無處所此師以手搖拽鳴呼久之不能自已余知爲楊岐九世孫也師名慧性姓李氏達之巴渠人也混然其初不以點黑汚胸臆才祝髮東包南游適淳熙戊申歲也首謁佛照光光奇之一叩得其體師以無宜路益孜孜一時昂頭驤角揩範輝錯頂瘢足胝每甘心爲知松源岳得於密菴傑傑得於應菴華遡而上之白雲東山皆楊岐流出也師造松源座下奉勤給侍奔走爲裴回咨決地晨敲夕磕針度線引尤不唧嚠於些子諸訛師毒深矣出世斬之資福越兩年遷智度法社正耀湖海翕然歸宗開先棲賢爲古精藍露沐雲敷此湧彼洽獅子一滴何翅散十斛驪乳師騰高矣奧林窾谷將終遯矣所至道價寶璧宗旨淵源大用脫軌則推出分常之華藏半座老作顧點額於龍門時余未識師以水僧骨傳云雪覆蘆花欲暮天到撑沒底謝郞船離鉤三寸如何道海底泥牛拕角牽則師之脉有自矣贊參請禮往來叩答余不覺悚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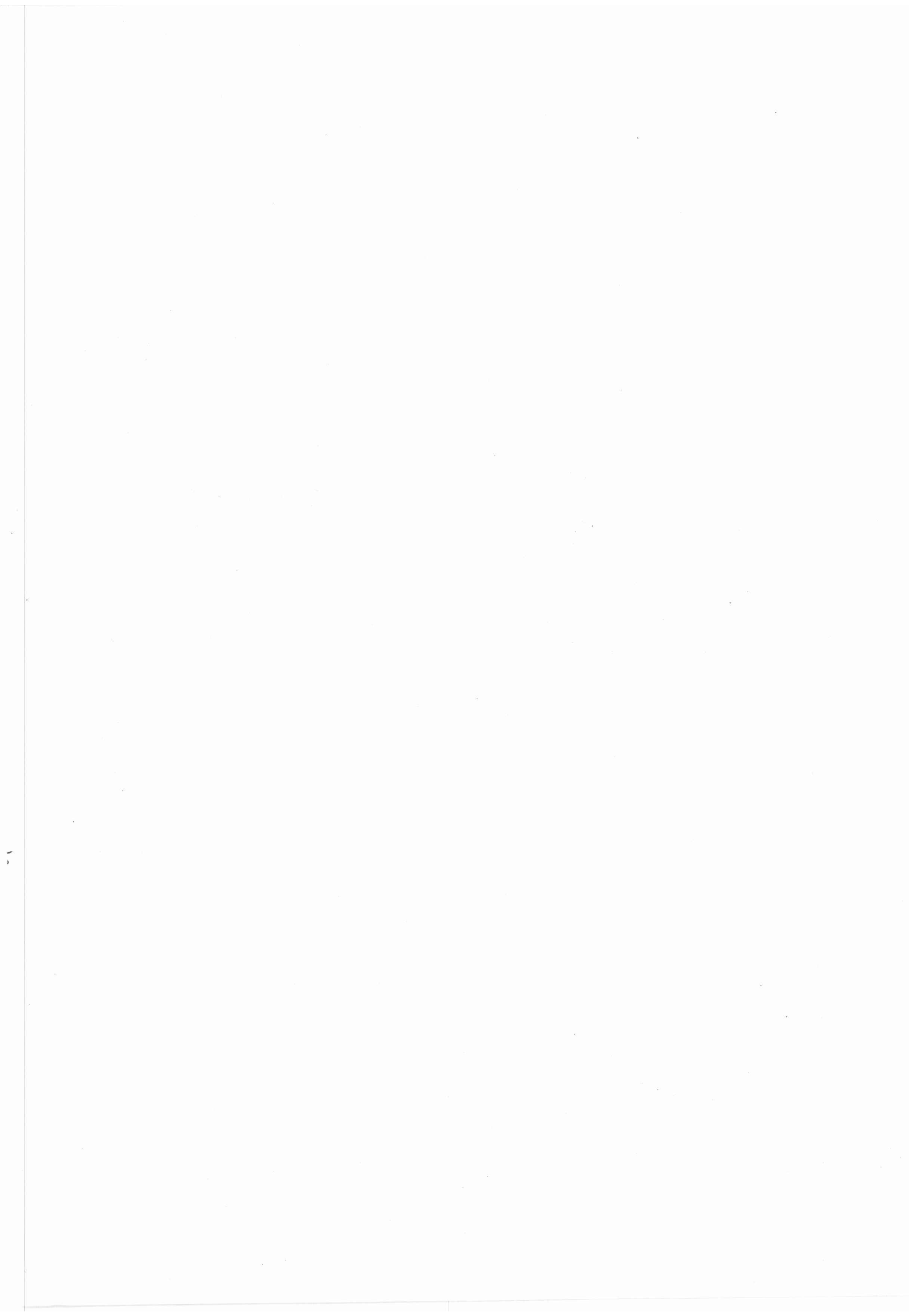
撲庵居士以大根器棟此道來守姑蘇勉其主陽山尊相金奏玉響主林改色　部使者興敬稅駕於雙塔俊衲信友如赤子赴慈父母願以受用者衆在在籌室普時相見臘閒冰暑闡提亦有作室中多舉開口不在舌頭上大力量人爲什麼擡脚不起大力量人爲什麼脚根下紅絲線不斷虎踞猊座返擲横拈撒火飛星學者株守已靈錯認鑒覺窠臼情識墮解脫坑無地容錐無錐可卓猶未夢見在其示衆日向上一路滑壁立萬仞嶮石火電光鈍定乾坤句錯又曰必路不絕祖關不透盡是依草附木精靈大法洞明正好痛棒狐涎螢火望風剝落余之恩怨始啞者啗蘗矣師慨此道累卵每哽涕眼目護常住口體等土木應世如童甘逆如飴履塞踐眞氷堅霜厲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之讖也感微疾譚笑却藥即室候安起居如常遣某書遺某偈誨尤渠渠於余投筆澡浴趺坐而逝嘉熙改元七月二十日也年七十六茶毗舍利珠貫雪骨了聰久侍師席確志而正信併奉鬚髮歸故里建窣堵庸示般若靈驗師示何加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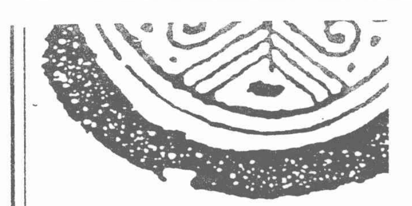
以余出師門請銘力甚於辭受頃不落擬議乃銘之
曰
楊岐正脉　出廣入細　白雲東山　互換失利
彷彿依稀　終闕半偈　咄破沙盆　松源飲器
毒流至師　剔骨刳髓　嗚呷嗚吵　以手摇拽
七鎮寶坊　非即非離　有赫厥後　人自侈異
吐吞其誰　如水行地

一齋居士示及　無明和尙語一編炷香拜覩三嘆
無巳徑山師範書

後序

圓悟等閑道出四箇字道言如枯柴道盡隈尊宿近
時操曲彔木床三日五夜努得箇上堂四句偈以顚
爲倒以逆爲順因邪打正必曰因正打邪指鹿爲馬
必曰指馬爲鹿反是謂之順朱癋不知朱順耳此弊
僅四五十年餘波末流渉不可遏
開先老子提倡一編度火金虞其或變度海囊虞其
或滲反覆指摘了不可得異時商確推一言半句言
猶在耳今非吳下蒙也兵車會同請辟三舍
淨慈北磵　居簡





西山亮禪師語錄

宋 西山亮 撰

覺心 等編

西山和尙語錄序

比丘慧眞將與刊布西山亮和尙錄蓋予三十年舊
交來福泉蘭若求序引泚筆示之云

四八年間誑後昆　纔開臭口謗宗門
如今更刻閑題倡　擧水依前覓杖痕

淳祐三祀履端人日天目樵叟文禮書于李侯功德
寺之退居次第登五峰丐無準跋尾蒙不得辭以
此似它使拂我淚言也

西山和尙住建康府淸眞禪院語錄

侍者　覺心　編

師於嘉定四年

上堂擧三聖和尙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與化
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三聖與化各出一隻
手要扶竪臨濟宗風殊不知臨濟宗風祇因二大老
掃土而盡今日亮上座出世畢竟如何幸是太平無
事客相逢何必動干戈雖然如是也是雪峰道底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幾人於此辨來由衲僧冷地覷
呵笑南嶽天台拄杖頭

上堂擧南院問僧名什麽僧云普參院云忽遇屎橛
時如何僧云不審南院便打師云兩箇屎橛合作一
團熏天炙地誰能辨千古叢林作話端

上堂今朝十一月十五光陰似箭歲將莫參禪學道
如何切忌守株而待兎若是金毛師子兒翻身一擲
無回互無回互驚殺南山白額虎

上堂兩國戰爭萬民逃竄直得淸眞寺裏前廊後架
一時占斷佛殿上緊牛僧堂中繫馬屙屎放溺覓無
纔解遮般境界鐵額銅頭也怕唯有釋迦老子懽懽
喜喜屎堆上來來去去放光動地諸人還見麽若也
見得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其或未然莫道無罪
過擊禪床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半百花開爛熳祖意甚分明何妨著
眼看看看忽然花謝樹頭空又被風吹別調中

上堂擧僧問報慈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未生時如
何慈云隔師云者僧問處絶諸訛就便拈來付與它
濃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消多

解夏上堂。九旬禁足今朝滿。漆桶掀翻快活人。莫怪點胸夸獨步。只緣過夏在淸眞。

上堂。舉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甚處去。泉云。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答話。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窗。雲峰云。南泉若無後語。洎被打破蔡州。大慧師祖云。雲峰老人失却一隻眼。殊不知祇因后語。當下打破蔡州。師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開爐上堂。舉趙州和尙道。火爐頭有則無賓主話。我在南方卅年。更無一人舉著。師云。趙州老子太無厭足。今日開爐。淸眞不免頭上安頭。舉無賓主話一遍。布施大衆。便下座。

上堂。說參禪。彌天過犯。是見成行貨。可憐背覺合塵。飯籮邊忍飢餓。

西山和尙住慶元府靈隱禪院語錄

侍者 志淸 編

指三門

踢斷千差路。潑天門戶開。盡頭空蕩蕩。脚下起風雷。

拈帖

號令聖凡須憑者箇。且道者箇從甚處得來。還知麼。塞却耳根。分明聽取。

上堂。八十老婆心已灰。强顏抹粉與塗灰。自知潦倒無羞恥。遇興何妨舞一回。（問答不錄）山野今蒙使府給帖。俾令住持。爲

國焚修。今晨入院。打鼓上堂。祝延

聖壽外。合譚何事。若要說規矩。規矩隨身。若要說禪道。鈍置殺人。畢竟如何。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盤高。

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與賊過梯。保壽便打。令不虛行。三聖云。恁麼爲人。非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爲衆竭力。保壽擲拄杖歸方丈。大衆會麼。醉后歸來明月夜。笙歌引入畫堂前。

臘八上堂。便恁麼去。蚤是雪上加霜。那堪更說見明星成正覺。者般說話。掩彩兒孫。靈隱當府若見他。祇向道換盔換盔。

上堂。柳綠花紅春鳥啼。明明祖意報君知。箇中直下知端的。已落吾家第二機。

結夏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爲名禁足之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有何生而可護有何道而可進唾一唾唾破釋迦老子面門行一步蹋斷釋迦老子脊梁骨大衆白雲祖師恁麽說話大似捏目生花靈隱門下前無釋迦後無彌勒說甚結制解制長期短期十二時中在在處處如倚天長劍誰敢正眼覷著諸人還會麽良久會之一字也不消得

上堂參學事絕商量急著眼快承當處處無非安樂鄉阿呵呵好快活萬兩黃金也消得雖然且喫大麥飯

上堂擧雲門問洞山云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子三頓棒洞山來日上方丈問訊云昨日蒙和尙賜棒未審某甲過在甚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麽去師云狂風暴雨轟霹靂滿庭撼動花痕籍紅紅白白已周遮何勞飯袋重拈出

上堂金風起樹葉落體露堂堂活鱍鱍報君知快領略回頭轉腦擬思量錯認笊籬作木杓

眞大師相訪上堂擧實際訪俱胝不下笠胝云放下著曰道得卽放胝無語際便出胝云且小住曰道得卽住胝又無語師曰無語且置實際也是弄巧成拙眞大師今日相訪且無如之若何自是超出古人一頭地具眼者辨取

上堂擧五祖演和尙示徒云譬如牛過窓欞兩脚四蹄都過了尾巴因甚刦豁難與伊道箇谷呱呱敎它滿面自羞慚

上堂擧明上座趁盧行者至大庾嶺頭見義不爲何勇之有盧乃擲衣盋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退已讓人萬中無一明上座擧之如山不動乃云我爲法來非爲衣也願乞開示欵出囚口盧云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寶劍當頭截明上座於言下大悟好與三十棒畢竟那箇是明上座悟處撥開華岳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淸

偈頌

芭蕉拄杖子

你有主丈與主丈你無主丈奪主丈撥亂乾坤幾箇

知鸎啼不在花枝上

靈雲見桃花

幾年湖海不知羞一見桃花自點頭堪笑傍觀猶眼熱也來趁隊逞風流

趙州勘婆

飢時定聞飢飽時定聞飽婆子在臺山趙州勘破了

雪師子

一色通身白天然絕點塵吒沙當古路不吼也驚人

建康黃尙書請住淸眞菴以頌却之

徹骨窮來不厭窮橫眠倒臥白雲中飢飡一盃和羅飯此外無能振祖風

悼遯庵

無端拗曲作直平白換人眼睛而今隻履歸去且喜天下太平

藤尊

打成一片凝如水風吹不動寒光起飯飽䴏䴏快活眠不知身在秋波裏

開途田道者求語

大海波濤湧道人願力堅當頭一截斷萬頃看平田

光維那歸鄕

光境俱亡了寒潭徹底淸泝流翻巨浪五十四州驚

寄　天童癡絕和尙

潦倒西山百不能隨身賴有一枝藤東撐西拄消閑日甘作荒山小院僧

達上人乞語

達道應須倂六賊六賊倂了何所得十方坐斷眼頭空觀音院裏無彌勒

碧雲寄華藏故舊

碧雲深處望湖山時步松門獨往還眼底故人都不見但聞幽鳥語關關

見侍者求語

三呼三應箭鋒拄不呼不應全體露汝從雪竇到靈山步步蹋著無差互

光上人求語

光明寂照徧河沙認著依前滿眼花喪盡諸緣回首看寥寥四顧絕周遮絕周遮處未爲是更須知有祖

師關透得。關生死佛魔甚屎屁。時來平地一聲雷。四海五湖如鼎沸

古禪人乞語

底事完全亘古今。何勞特地徧參尋。草鞋蹋破知端的。悔涉山川恨轉深

佛事

普上座下火

未出母胎一句子。普天帀地絕諸訛。無端特地要行脚。大似將身入網羅。平白網羅忽地斷。四顧寥寥無畔岸。烈炎堆中轉法輪。三世諸佛立地看

妙堪上座入塔

妙不妙堪不堪。到頭終是不相干。灰飛烟滅盡。一劍倚天寒

塔銘

鄞在梓爲壯哉。縣稅氏有子。讀書無味。耆貝葉不啻。悅錫豢。志銳超俗。父母百計不得留。禮當縣文才院僧智明爲師。受具畢。往成都大聖善寺。擇三學名流。北面師事之。居無何。振策出三峽。徑造毗陵華藏。參禮涂毒策。策器之。俾執侍左右。逮移徑山。與之偕。策喜作小入室。師直前曰。非古人意也。吾進惡石。輒不聽。堂中第一座遯庵演。是其況乃依演。決所疑。演開法華藏。亦與之偕。出世金陵清眞。瓣香爲演拈出。既住四明小靈隱。冰檗自若。人不堪其憂。年九十。閱七十三臘。無疾而終。淳祐二年二月十有九日。龕留七日。葬全身於寺之東隅。得銘無媿。銘曰

吾一作若

虛空講經　四花亂零　亮公不來　瘖萬竅聲
法不終否　崛起梓亮　亮自眞訥　以訥提倡
淸眞把茆　金陵佳麗　小試全提　霧沈半壘
以古爲鑑　以身代舌　波波挈挈　一生打徹
惟小靈隱　近小淨慈　樹此勝幢　悠悠我思

淳祐三年春朔。淨慈住山人北磵居簡書于西湖南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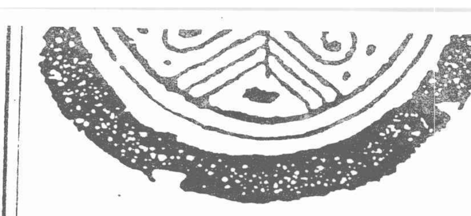
西山老人。如證而說。如說而行。不犯雕琢。渾然天成。句句敲出佛祖骨髓。字字點開衲子眼睛。文彩未彰

時薦得圓音質耳儼如生淳祐二年重午天童比丘
道冲 謹書

西山眞實一老翁不事枝葉有古宿風韻後學觀此錄則知予言之不虛也淳祐癸卯上元徑山圓照叟
師範 敬書

枯崖漫錄中卷曰西山亮禪師頌趙州勘婆子云飢時定聞飢飽時定聞飽婆子在臺山趙州勘破了遯菴可之出世金陵淸眞提唱語言發若機括寄天童癡絕云潦倒西山百不能隨身賴有一枝藤東撐西拄消閑日甘作荒山小院僧住四明小靈隱而終西山蜀人性方雅不喜與俗流交無準敍其語稱爲本色宗師者也

又下卷曰西山亮禪師福州人枯硬儉約嘗蓄紙被一張補粘殆遍寒暑不易由鼓山首座寮赴雲門請及遷黃檗未嘗別換侍僧一夜潛以絹衾易之亮驚叫責曰我鮮福平生未嘗敢服繒素況此被相隨三十年矣其可棄乎聞者謂其住山有古人風後退席入永陽鳫湖山中與道者刀畊火種莫知所終 日本道忠按此西山非嗣遯菴者



大川普濟禪師語錄

宋・大川普濟 撰
元 愷 編

靈隱大川濟禪師語錄

目錄

大川和尚住慶元府妙勝禪院語錄

門人　元愷　編

師嘉定十年三月入山門云春山疊亂靑春水漾虛碧大解脫門開把手拽不入喝一喝
據方丈知有底也與麼來不知有底也與麼來拈拄杖靠左邊云因甚總去不得
拈帖夜明符無文印正按旁提佛祖乞命放過一著大家知有
拈衣佛佛授手不及祖祖相傳不到呈起衣云者箇瞥一肩擔荷去未免玷門風
法座大包虛空細入無間突出當陽如何履踐看看
陞座拈香此一瓣香恭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
次拈香奉爲　判府殿撰大卿暨闔郡勳貴增崇祿筭　又拈香此香熱向爐中奉爲見住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禪寺楊岐第七世濟翁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　就座乃云開作家爐鞴運向上鉗鎚鈍鐵頑銅拈放一邊遶指柔金更須敲磕僧問太白峰前道香果熟鄞江江北瑞現曇花四衆臨筵願聞提唱師云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進云此猶是文言如何是爲人一句師云八臂那吒輥繡毬進云恁麼則又見睡虎也師云纔蹤更在猿啼處進云昔日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此意如何師云腕頭少力進云三聖道與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此意如何師云道得八成進云與麼則昔日三聖今日和尚師云道聽途說乃云諸佛出世傍若無人祖師西來欺胡瞞漢一言相契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大用繁興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須知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把住放行隨緣自若有時孤峰頂上目見雲霄有時古渡頭邊和泥合水與麼也得不與麼也得只如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

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卽便爲人又作麼生

曹谿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陵沈叙謝不錄

復擧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山云曹山不如僧云出世後如何山云不如曹山師云要識曹山麼一從事却潘郎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上堂諸佛出世祖師西來遭人怪笑妙勝臨深淵履薄冰知而故犯誰是怪笑者良久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上堂十日雨今日晴一則多年公案明明擧似諸人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喝一喝

上堂擧僧見翠岩岩云出門見釋迦入門逢彌勒者僧不肯復見修山主主云出門見阿誰入門逢甚麼其僧便悟師云翠岩勞而無功修山主惠而不費者僧悟則不無拔舌犂耕有日在

中秋上堂翳盡還明極家鄕萬八千懸崖重撒手古劍髑髏前

開爐上堂禾山打皷雪峯輥毬妙勝不打箇般車裏油一雙窮相手兩箇死柴頭擬議則燎却面門且道妙勝眉毛在麼

上堂擧僧到鶴林敲門林云誰僧云僧林云莫道是僧佛來也不著師云鶴林門牆萬仞甚生次第等閑被者僧彈指一下便乃高竪降旗

四月八上堂淨法界身驢腮馬面本無出沒萬化千變拈拄杖云釋迦老子來也來也會則同證如來淨法身不會則我今灌沐諸如來

上堂眼耳鼻舌身意八萬四千法門晝夜放光動地喝一喝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上堂僧問靈雲道三十年來尋劍客是如何師云瞞他不得進云幾回葉落又抽枝響答云是箇甚麼進云自從一見桃花後又作麼生答云鼻直眼橫進云直至如今更不疑那裏是他不疑處答云作賊人心虛進云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答云樂則同歡　復擧適來禪客問靈雲見桃花悟道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乃云一人徹見萬法根源一人提持千聖

項顆今時箇箇不疑。人人未徹。又爭與古人相見
上堂。學鹽官示衆。虛空爲鼓。須彌爲椎。甚麽人打得
衆無語。南泉云我當時若見。只向他道王老師不打
者破鼓。師云南泉下者一椎。不妨正當。惜乎土曠人
稀。今朝莫有爲衆竭力底麽
上堂。知之一字。衆禍之門。殺人放火。活捉生擒。不是
今日樞要。亦非上古典刑。與賊過梯了也。攻牆割壁
何人
上堂。學鼓山晏國師示衆。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
僧咳嗽一聲。山云作甚麽。僧云傷風。山云傷風卽得。
師云國師令行。盡大地人亡鋒結舌。爭奈掩者僧口
不得。雖然如是。要識者僧麽。不到烏江不肯休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截鐵斬釘。水不借路。樹倒
藤枯。西天胡子沒髭鬚。踢殺楊岐三脚驢。喝一喝
謝監收上堂。趁晴蓋了屋。乘時刈了禾。輸納王租了。
鼓腹唱謳歌。洞山和尙不在佛法裏。不在世法裏。曾
經巴峽猿啼處。鐵作心肝也斷腸
上堂。學乾峰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
路頭在甚處。峯以拄杖面前劃云。在者裏。僧以此語
請益雲門。門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
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云乾峰巧盡拙出。
雲門物極則返。諸人適間從僧堂裏來。少刻從僧堂
裏去。且道。路頭在甚麽處。依而行之。十萬八千

慶元府寶陁觀音禪寺語錄

門人　元愷　編

觀音殿。我無巴鼻。你證圓通。驀劄相逢。放過不可
陞座拈香祝
聖罷　又拈香云。盡大地人。都肯諸潮翁和尙未點
頭。明明此理難伸。雪炙地熏天第二籌
就座云。靈山分付正法眼。三聖者瞎驢邊滅。一千七
百到而今。箇箇虛空裏釘橛。軒知此事。聲前非聲色
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釋迦老子。未曾說
到。上頭圓通大士。爭敢正眼覷著。天下老和尙。又且
如何揷觜。濟上座到這裏。未免弄巧成拙。遭人檢點。
若也檢點得出。未具衲僧眼。在檢點不出。衲僧眼在
甚麽處。莫謂寶陀風色惡。前頭波浪愈驚人

復擧南泉新入院知事頭首請歸方丈時有僧便問師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泉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云如鐘在虡扣之則鳴似鏡當臺物來斯照因甚麼被者僧撈得忘前失後夢中說夢今夜忽有人問師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只向他道新來晚到不知井竈

上堂天晴日頭出雨落堦頭濕寶陀岩上人猶自不條直道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者裏是甚麼所在卓拄杖一下喚回枕上三更夢惹動江南萬斛愁

解夏上堂七月十五日九旬夏已畢不透金剛圈眼橫鼻直不吞栗棘蓬點胷點肋三十年後忽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道

上堂古人道若從文殊門入者牆壁瓦礫爲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蝦蟇蚯蚓爲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寶陀者裏第一不得從觀音門入何故玉本無瑕雕文喪德

上堂擧僧問古德如何是鏌鎁劒德云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師云古德應機如雷如電無湊泊處無解會處若約衲僧門下正是鈯刀忽有人問寶陀如何是鏌鎁劒只答他道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

中秋上堂大火已西流千山爽氣浮秋河鳴一鴈砧杵擣離愁會則萬里八九月一身西北風不會則黃鶴樓詩無事題取一篇好

十月朝上堂拈拄杖云逢臨濟則楔破腦門遇德山則敲出骨髓汝等諸人不得妄想各自歸堂向火

上堂冬至前後沙飛石走佛祖潛蹤寸鐵在手寶陀換水養魚去也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喝一喝

暫到請上堂擧華嚴經云普眼欲見普賢而不能得乃至三度入定遍觀三千大千世界亦不見乃白佛佛云汝但靜三昧起一念便見普眼於是纔起一念果見普賢乘六牙白象住於空中師云釋天明朗慧日高輝普眼普賢兩得相見諸首座未起一念游寶陀早與圓通大士相見了也且道登巨舶涉鯨波時如何須知遠烟浪別有好思量

上堂橫按拄杖云衲僧威令風颯颯地添一線則西天義墮減一線則此土爭鋒直饒不減不添也是寒

雞獨立卓拄杖一下

解夏上堂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寶陀今夏一百二十日內也有四件事飢則喫飯困則打眠健則經行熱則搖扇薦不薦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故舊至上堂舉汾陽示衆汾陽門下有西河金毛獅子當門踞坐來者齩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師云重壕重壍重重塞重營前遮後闢未免脚手齊露爭似寶陀者裏三門大開方丈不鑰來者任來要見便見何故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上堂月不過五事不過三便請洗脚上船回頭轉腦髑髏偏野更向這裏下一針看卓拄杖一下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

上堂鸛門流急馬乳漩深絲師頭外是梅岑有人過得不妨三頭六臂因甚麼到者裏寶陀猶隔海在

上堂圓通門戶開湛然應一切星羅雲漢低山嶽起空翠風雨雪霜寒人驚雞犬吠正法明如來依然在門外

上堂舉臨際問院主甚處來主云州中糶黃米來際以拄杖畫一畫云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際便打典座至際舉前話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際云你作麼生典座便禮拜際亦打師云透得金剛圈一喝分賓主吞得栗棘蓬禮拜終不錯然棒頭眼正有功者賞驀拈拄杖云有麼有麼鉢盂裏薦取

上堂舉趙州示衆三十年前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而今無人舉著師云趙州年老心孤向冷灰裏東撥西撥若也知得一任更更做夢若也未知直須更更做夢

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圓通大士三昧善財童子不知善財童子三昧月蓋長者不知喑嗚叱咤萬人氣索是甚麼人三昧良久果然不知

解夏上堂九夏無超佛越祖之譚又不將世法塵網高閑今日解開布袋只據見成公案以拄杖敲花藏云將謂吾負汝元來汝負吾

上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鈍鳥逆風飛大事已明如

賽毳妣打水魚頭痛雖然不因夜來厲爭見海門秋
上堂擧僧問睦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一隊衲
僧來一隊衲僧去師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
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
監收上堂去日炎威重歸時秋半過林間坐磐石不
覺笑呵呵不笑仰山插鍬叉手不笑地藏博飯栽田
二勝米料人人有笑他餓死飯籮邊
上堂擧教中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擧心塵勞
先起靈山百萬大衆不會做客勞煩主人以拄杖靠
禪牀云一條拄杖兩人扶

住慶元府岳林大中禪寺語錄

門人　元愷　編

三門大道無路早成途轍解脫無門關隔了也喝一
喝六合風雲隨步發
上堂擧善財童子於毗盧樓閣前日是解空無相無
願者之所住處彌勒大士彈指出聲樓閣門開命善
財入入已還閉師云者裏見彌勒則易見善財則難
彌勒復彈指云起法性如是師云者裏見善財則易
見彌勒則難或出或入見易見難若不同牀睡焉知
被底穿
上堂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江南兩浙春寒秋熱
錯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這个是露柱那个是香
臺錯直饒薦得分明未免將錯就錯
淨慈偃谿和尚出世付衣信衣不傳賊無空手法傳
天下垜生招箭且道當時五峰中的者誰千聞不如
一見
上堂擧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
又問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亦下禪牀立師云家貧未
是貧路貧愁殺人兩度下禪牀立老不以筋力爲能
喝一喝
冬至上堂有物先天地仰之彌高無形本寂寥鑽之
彌堅能爲萬象主瞻之在前不逐四時凋忽焉在後
披毛從此得作佛也由他
新正上堂最初一句開宗明義章第一末後一句二
十五篁秋點長中間一句諸佛出世祖師西來天下
老和尚無啓口處官有定條許民私約卓拄杖一下

謝首座上堂路逢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古人
向金剛水際造一條獨木橋直至須夜摩天多少人
向這裏手蹉脚跌只是難瞞當行誰是當行者咄
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開口重千斤面皮厚
三寸城東老母以手掩面靈龜曳尾拂跡跡生
結夏上堂禁足護生脚跟下乞命底紛紛紜紜克期
取證平地上埋沒人千千萬萬併却咽喉唇吻道得
一句岳林墮落拔舌地獄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上堂臘極嚴寒凍破泥團不可默會不可形言雞上
樹鴨下水明朝更獻楚王看喝一喝
上堂擧晦堂問僧甚處來僧云南雄州堂云出來作
甚麼僧云尋訪尊宿堂云不如歸鄉好僧云未審和
尙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云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
如手掌大師云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
目晦堂可謂熱處難忘者僧不知小出大遇當時若
解奮拳張意氣世間何處可容伊
解夏上堂三百餘會不博一笑十萬里來伎窮三拜
江湖不是無麟鳳自是他家結網疎岳林一夏以來
東奔西揚未委布袋裏有多少乃抖擻𢹂袋角云啞
解空第一
病起上堂鷲嶺拈花少林得髓病痛一般脉息有異
脉得著目前見鬼脉不著死而不吊所以敎中道衆
生病我則病衆生愈我則不病諸人還委悉麼文殊
提起殺人刀淨名抽出活人劒
上堂吾無隱乎爾對面相瞞吾道一以貫之話作兩
橛雖美不知山雨過覺來殿閣自生凉
上堂擧玄沙示衆常將諸人安頓向頂顊上不敢錯
誤一絲毫許岳林動便熱喝嗔拳進亦無門退亦無
路忽然墮坑落壍方知亦不錯誤一絲毫許且道玄
沙底是岳林底是
佛心禪師忌日拈香者个是祭鬼神茶飯人人少一
分不得長汀特爲安排初非顯異惑衆只恨當年錯
步越王城撞入鮑郞山畔寺被伊頭上安頭今日與
伊加尖矢上若道雪屈酬恩直是霄壤
上堂栽田博飯詭計百出挿鍬叉手通身荊棘枷棒
場中親不混草窠交輥見當人誰是當人放筋忘恩

冬至上堂擊皷陞堂不談世法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喚作佛法得麼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上堂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要識其中事長汀江水東

苦筍供上堂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鞭影不露頭角崢嶸討縫尋根轉疎轉遠不以一重去一重黃金滿地以一重去一重白玉堆盤齩定牙關三十年不少鹽醬透湯落火不是苦心人不知還有入林不動草底麼淸癯勁節兒孫在萬壑千巖扇祖風

偃谿和尚至上堂同條不同條心眼自相照翻覆論歲寒不覺拍手笑且道笑箇甚麼先師無板齒眉毛只一莖

閏月十五淸明上堂橫拄杖便與麼去已落第二月更說三年一閏寒食是淸明轉見無交涉喝一喝達磨大師當門齒缺

浴佛上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釋迦老子飯飽弄筯雲門一棒打殺岳林今日澆惡水大家輥入草窠裏

上堂舉五祖演和尚道有人向虛空中書得祖師西來意五字老僧展坐具拜他師云岳林今日向弓弦上結紐有个頌子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

道場故舊到上堂舉光嚴童子問維摩從何所來士云吾從道場來子云道場者何所士云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乃至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皆是道場師云淨名探頭太過忘却處所縱懸河辯去道轉遠今日有人問道場何所向道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開神正閤碑上堂彈指樓閣門開彌勒因正打邪從門入已還閉善財因邪打正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過去說見在說未來說塵說刹說三世一時說正與麼時就中要覓一句子上碑無有是處喝一喝文彩已彰

上堂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窮廝煎餓廝吵鰲山撞破虛空鱉鼻蛇頭搭痒長慶玄沙總是喪身失命底漢下座巡堂喫茶各各照顧脚下

至節上堂拈拄杖云一陽生盡大地草木萌動拄杖

子不知一線長總塵刹書明夜暗拄杖子不覺不知不覺醍醐毒藥放過文殊普賢棄倒石頭南嶽卓拄杖下座

鑄鍋上堂銅公塘鐵奉化本色鉗鎚爐鞴且不零敲碎打雷奔火迸迴厖規模把住放行難覷縫罅一千五百善知識杓頭舀來雪峰弄粥飯氣四十二恒沙國土一鉢擎歸維摩齋後打鐘岳林總不如此揭却頂門蓋趙州東院西

退院上堂耆碎明月珠始爲家寶颺下鉗斧子方是住山古策風高天寬地闊別別別峯妙轉風雷舌

住嘉興府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門人 元愷 編

佛殿具正徧知(呈起坐具云)不識者箇(展坐具云)已展不縮爲伊說破

法座高廣正等無欠無餘從上佛祖坐在者裏濟上座裂古破今去也便登座

拈香祝聖罷(問答不錄)乃云作麼作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四七二三器傳一器水漉漉無一箇眞正舉揚累及兒孫盡向鬼門貼卦爭似行古人行不到處用古人用不到底點開彌勒背後眼睛盡大地人扶籬摸壁突出衲僧向上巴鼻盡大地人安家樂業莫有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底麼天寧拄杖不到折在(叙謝不錄)

復舉黃檗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示人百丈據坐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丈云我將謂你是箇人便歸方丈師云皂纛旗下一犯不再

上堂僧問蓮花峯庵主拈拄杖示衆云古人到者裏因甚麼不肯住是如何答云愁人莫向愁人說進云蓮花庵主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力畢竟如何答云說向愁人愁殺人進云庵主又代云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又作麼生答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師乃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含血噴人先汚其口鐘未鳴鼓未響天寧早喫棒三十了也諸人若知落處也好喫三十棒

淸明上堂乍晴乍雨禁煙天桃花爛熳春風寒靈雲見利忘義玄沙蔗皺甜頭天寧今日向古墓上添新

士去也卓拄杖一下前三後三

上堂舉金牛和尙於僧堂前作舞大笑乃云菩薩子喫飯來菩薩子喫飯來有僧問長慶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長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又問大光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大光作舞僧便禮拜大光云見甚麼道理便與麼僧亦作舞大光云者野狐精師云金牛二十年如此捏怪總道當時在馬祖處得此三昧殊不知神方秘訣父子不傳長慶因齋慶讚也是把火助熱大光作舞畫虎成貍者一隊野狐精未曾夢見金牛和尙在

上堂大道亂縱橫大方無處所火雲燒碧漢薫風滿寰宇眼裏不著金屑百尺竿頭進一步嗯郁山主白日迷路

浴佛上堂我今灌沐諸如來掬水月在手淨智莊嚴功德聚弄花香滿衣五濁衆生令離垢大底還他肌骨好同證如來淨法身不搽紅粉也風流杲日麗天盲人摸地下座大佛殿重宣此義

結夏上堂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會得个中意鐵船水上浮孟八郎漢又恁麼去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端午上堂正當五月五日午大地無不是藥者拈拄杖者个在江南爲橘在江北爲枳在天寧手裏爲無病藥能醫無病人無病人作麼生醫驀卓拄杖一下打破毗耶城靠倒維摩詰

上堂舉文殊三處度夏迦葉欲擯出文殊纔近椎邊乃見百千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汝擯那个文殊迦葉罔然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末昰差異世尊眼見手把便有許多不唧嚁要知者一火敗闕處麼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上堂舉雲門因僧問初秋夏末前途忽有人問作麼生祇對門云退後退後僧云某甲有甚麼過門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師云這僧進甲於前絕糧於後總道當時不與他本分草料殊不知雲門前箭猶輕後箭深

淨慈天目和尙至上堂擧黃龍禪師訪法昌禪師上堂拏雲攫霧數如麻點著銅睛眼便花除却黃龍頭

角。外其餘盡是赤斑蛇。師云。善知識者。一念普觀無量劫。法昌只具一隻眼。只知有當日事。不知有今日事。如何是今日事。淸風生八極。老虎出南山

上堂。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輕似鴻毛。重似山。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揑不成團壁不開。靈山節外生枝。報恩依文解義。諸人還知落處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風月有誰爭

佛心禪師忌日拈香。白鶴五通賢聖。瞥喜瞥嗔無定。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依然錯認。從來與渠水米無交。年年今日。鉢盂安柄。因甚如此。雞不喫穀。肚裏有病

開爐上堂。地爐無火。事在莫嫌。暹冷灰豆爆。放過則不可。四藤條。五火杪。三十棒。古人都用了。且聽天寧倒行摩竭令。卓拄杖一下

上堂。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又道。妙高峰頂。善財七日不見。德雲比丘。又道。文殊普賢。昨夜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此三段義。是同是別。有時輥入洪波裏。盡日漫天鼓黑風

上堂。西來無意。遍天遍地。玉兔東昇。金烏西墜。老鼠齩牀頭。貓兒正憨睡。莫教動著。渠動著便禍事。二祖動著招禍上身。天寧今日開眼失利。擲拂子下座

歲旦上堂。正月初一。若說佛法。三百六十日被佛法縛殺。若說世法。三百六十日被世法使殺。天寧到者裏無啓口處。卻有箇說得。卓拄杖一下。是佛法耶。是世法耶。春來游寺客。花落閉門僧

淨慈笑翁和尚至上堂。兩不成雙。單不成隻。四七二三。拈弄不出。南山彈指一聲。秀水波翻嶽立。所以道。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大衆還知麼。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上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老胡忽西來。攪亂淸平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知是何章句。南斗七北斗八

臘八上堂。一天星斗大家看。獨有渠儂見處偏。打失眼睛拈得。口至今脚下黑漫漫

上堂。舉石梯和尚侍者。一日托鉢次。梯問云。向甚麼處去。者云。赴堂齋去。石梯云。我豈不知你赴堂齋去。我只問你本分事。者云。若問本分事。實是赴堂齋去。

梯云不謬爲吾侍者。師云侍者平地上輥方木不能圓。轉石梯一向順毛捋養子之緣。二俱不了。當時若見他道若問本分事。實是赴堂齋去。只向他道。不得坐人牀榻。攙起亂筋管取光前絕後

徑山無準和尚到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師云大衆只知門迎徑山和尚不知徑山和尚與雲門大師。唱拍相和。五音流暢。天寧雖不解音律。未免順朱寫字。輙擧一頌。錦城歌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是幾回聞

愷長老出世。精嚴引座。瑕玉已經三日火。探珠曾下九重淵。毀珠擲玉無人識。十字街頭踢碌磚

解夏上堂。槃谿東檇李北。古聖。御藍。祖佛交參。住此者瓊。去此者亡。不去不住。髑髏偏野。只如今夏一百二十日。還有不通方者麼。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

慶元府大慈名山教忠報國禪寺語錄

門人　元愷　編

觀音殿。十四無畏力。三十二應身。住住不會作客勞煩主人

上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鐵㬅縣圜。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錦包特石。達磨九年。坐在者裏。不敢正眼覷著。何故。識法者懼

上堂。山家冬境。致何處不光輝。大地氷稜。合漫天雨雪飛。佛法世法。總被保寧和尚說了也。若是衲衣下事。今日只恐無人問。良久。救得大慈一半

上堂。肇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春生夏長。秋凋冬落。總是諸人現前三昧。卓拄杖一下。還覺腦門重麼

上堂。風頭稍硬。暖處商量。纔到煖處。使見瞌睡。生逼鮎魚上竹竿。曹谿路上。少室峯前。也要打草蛇驚。何似大慈巡堂喫茶

上堂。今日初一。明日初二。達磨大師在脚底。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又隨流水過他山。嚥大慈無端將眞珠作豌豆糶了

上堂。擧藥山問僧甚處來。僧云湖南來。山云洞庭水滿也未。僧云未滿。山云許多時雨水。爲甚麼未滿。師

云洞庭黑風浩浩白浪滔滔跛鼈盲龜迷源失所者
僧道未滿惜乎不知來處若還知得便見藥山功不
浪施
上堂去年貧有錐有地今年貧無地無錐窮則變變
則通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
上堂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
薦取良久射虎不眞徒勞沒羽
臘八上堂目擊道存南星北辰四十九年眉毛落盡
二千餘載今日重生以手撥開眉云是多少
明惠權長老出世上堂諸佛不出世達磨不西來歇
出四入口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淨地上撒屎直
得白雲堆裏不見白雲之舒卷流水聲中不聞流水
之潺湲千聖不携四方絕唱放行把住頭頭具生殺
之機合水和泥著著有出身之路且道如何是新明
惠出身之路天高東南地傾西北
上堂霏霏梅雨灑危層五月山房冷似氷莫謂乾坤
乖大信未明心地是炎蒸醯尖鰉方偶白烏玄寧可
移山不可改性明覺祖師要回天輪轉地軸直待塵

沙大劫
顯慶和尙至上堂擧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
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
竿著師云者一道眞言惜乎大慈不在當時若見彈
指一聲扣齒三下教他難兄難弟再往靈鷲山問佛
上堂祖師開口道不得底句簷前滴滴分明歷歷衲
僧家正是放身命處天台作夏南嶽游山因甚越王
城裏棨箭子不知落處
上堂達磨未來山是山水是水老胡旣至僧是僧俗
是俗神光不知時節錯禮三拜大慈時節不知一盲
引衆盲下座巡堂喫茶去
歲旦上堂一新一舊嘉熙淳祐皇天大曆歲在辛丑
莫是東湖爲人處麼平蕪盡處是靑山行人更在靑
山外
門莆七塔堅菴主造石佛請師奉安云一二三四五
六七古佛不曾過去七六五四三二一妙轉如是法
輪菴主向崖崩石裂處領話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
時出醜直得西風陣陣高秋雨番番急塔戶鎭長開

無出亦無人且道毗婆尸佛之前釋迦文佛之後還有者箇消息麼彈指一下唵毗盧枳帝娑訶

紹興府蘭亭天章十方禪寺語錄

門人　元愷　編

山門南北山朝對東西有路分一步不相到大地人無門

佛殿天人師作禮天人師誰是賓誰是主插香云衆眼難謾

陞座乃云崇山峻嶺茂林脩竹終日提綱神號鬼哭雖然如是未當宗乘以拂子擊禪牀云後五日看

復舉黃檗示衆鍾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學者下語皆不契一日勝首座云猛虎當路坐黃龍乃退黃檗與勝首座自住積翠菴師云老黃龍頷下明珠勝首座懸空撲碎黃檗山吐霧與雲遍地走南山鼈鼻

謝兩班上堂臨濟建立黃檗宗旨普化克符各出隻手天章壁倒籬坍東邊底撐者自撐西邊底拄者自拄雖然不及古人也勝王老師不打者破鼓

出隊上堂爲衆持鉢去七佛舊儀式菴園塔廟間處處遍敲擊施主一聲慢愧化主當面著賊賊已著了且道如何拔本太無厭生

浴佛上堂周行七步爲衆竭力雲門棒頭短藥山杓柄長還有報恩分麼若言其有恩無重報若言其無這一杓惡水又向甚麼處著拍禪牀一下

謝秉拂幹齋上堂碎佛祖玄關瞎人天眼目雲明綱餅四方絕唱居士香飯七日乃銷雖然如是天章拄杖子猶未曾動著在

謝書記幷講人上堂犬吠枯樁鴟鳴古檜不是四六文章不是西來祖意喚作三乘十二分教得麼得莫不得麼不得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上堂修禪入定縛殺闍黎入理深譚走殺衲僧趙州狗子無佛性間不容髮忽然手蹉脚跌虛空釘橛

端午上堂拈拄杖劃云長一劃短千聖入泥入水之病又劃一劃云短一劃長萬法無根無源之藥藥病相治彌滿十虛張天師燒錢引鬼李道士粉水書符

上堂一夏過半前四十五日老僧不曾孤負諸人後四十五日諸人不得孤負老僧把手上高山各自著

精力你若證龜成鼈我便喚鐘作甕你若喚鐘作甕我便證龜成鼈雖然三十年後要人檢責

上堂舉西堂藏普請次云因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有僧出以手托地藏云作甚麽僧云相救相救藏云者箇師僧猶較些子僧拋下鋤頭便走藏云獅子身中虫自食獅子肉師云西堂截斷人天路頭打開五無間獄者僧知時別宜負一具鐵枷直入驢胎馬腹裏去也不易得只如獅子身中虫自食獅子肉是成襯他不成襯他具眼者辨取

上堂旱地一聲雷青天撒白雨不是諸佛說底法不是祖師傳底心不是衲僧參底句日月輪邊氣象高魚龍穴下蟠根固

上堂起滅不停如珠走盤收眎返聽墮在黑山（卓拄杖一下）擊碎窠窟（又劃云）截斷路布有理伸不得有口開不得却較些子要做臨際兒孫直是未在畢竟如何未在未在

開且過上堂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有个來不入門去不出戶問他洞山麻三斤趙州栢樹子便惡發吽喫茶去

上堂不參禪不問道竪起鐵脊梁死蛇鑽出草不是禪不是道雲門千歲僧越山雞長老

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功不浪施咄便下座

上堂行脚曾見人驢騎馬載行脚未曾見人衣錦夜行若到天章明窓下安排飯炊香待他知飯是米做二十拄杖貶向二鐵圍山

上堂說法不應機總是非時語德山棒如雨點臨際喝似雷奔且道應機不應機毒龍行處草不生鵰羽落水魚皆死

枯椿和尚臘八示寂遺書至上堂夜半悟明星一時證寂滅看看四大海無邊香水海須彌山目眞隣陀山放光現瑞東湧西沒枯椿枯椿叢林妖孽

上堂至道無難平地起堆唯嫌揀擇倚天長劍三日風五日雨三祖大師甚處相見

上堂前無釋迦後無彌勒錐無卓地大有生涯（拍膝一下）家在蘭亭九曲西

上堂綠暗紅稀古佛心朝朝風雨演宗乘維摩詰言

辭頴脫田厙奴見得分明。禪知子說黃道黑。一籌不
及。於他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鵝

住臨安府淨慈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門人 元愷 編

佛殿。悉達脚下七花八裂。韶陽棒頭有禮有樂。拈起
香云 者箇。齋三段不同

方丈。田園穩密者不可放過。無地卓錐者放過不可。
拍禪牀一下 頌頌

陞座拈香。祝
聖。罷就座。問答不錄 乃云。六震動。四雨華。三轉法輪。一乘
獨唱。好與掀倒禪牀喝散大衆。十萬里來。九年壁觀。
好與掀倒禪牀喝散大衆。當時旣無其人。便見二三
四七。各說異端。列派分宗。滋蔓不已。今日新淨慈向
諸佛未生已前。祖師未來之日。通个消息。卓拄杖一
下 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

次日 陞座拈香云。此香恭爲
徽宗皇帝上資
聖駕。乃舉。天親問無著。人間五百年。兜率天爲一晝
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天子。證無生忍。未審說
个甚麼法。無著云。只說這个法。師云。鶴飛千尺雪。龍
起一潭水

上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釋迦老子。二千年前漏泄
南屏事。貶向二鐵圍山了也。今日莫有爲這老子出
氣者麼。如無。和南屏眉鬚墮落

上堂。赤竹寸絲。一鈎香餌。湖波練練。釣著鰲頭。咄 麟
龍不爲。瑞草木生光輝

天基聖節上堂。殿角一鈴鳴。庭前雙檜靑。是法非思
量分別之所能解。臣僧借水獻 龍門上祝
天子壽 起立躬身云 萬歲萬歲萬萬歲

上堂。擧僧問覆船。抱石投師。師還接不。船擧香臺一
下。僧禮拜。船云。禮拜卽不無。如何是其中事。僧亦擧
香臺一下。船云。舌頭不出口。師云。這在虞鏡當臺。覆
船不負來機者。僧依樣畫胡蘆。克由尉酎。當時覆船
若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者。僧未必死在者裏

浴佛上堂。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一棒。要且打他
影子不著。遵布衲浴佛。水浸斷石卵。南山當時若見。

向他道瞿曇瞿曇未在未在非惟截斷諸祖葛藤免
見兒孫水漉漉地

元宵上堂迦葉首傳能潭吹滅一燈一燈燈燈不絕
燈影裏行底蹋著秤椎硬似鐵撞著露柱底目前伸
手不見掌奇哉者裏罰油出院他家別甑炊香

上堂南山虎鮫大虫鼈鼻蛇頭生角大地六反震動
文殊普賢驚愕諸人還知麼更參三十年

上堂大家相聚喫莖虀也有我田博飯喫洗脚上船
者多淨慈與人拈却炙脂帽去却鶻臭衫拗折鐵脊
梁佛祖不傳妙直饒與麼猶虧一半(展兩手云)有者
箇在

因唱衣上堂門外雨滴聲鏡淸觀面全提洞庭水赤
滿藥山當機不讓二大老互爲賓主共相酬唱諸人
還知麼一唱兩唱三唱無人過價打與百丈和尙卓
拄杖一下

上堂古者道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只見錐
頭利不見鑿頭方文殊不識寒山普賢不識拾得拍
手呵呵大笑笑倒五峯蒼壁還知有向上事麼驢年

佛涅槃上堂雪壓雙林樹風號萬嶺寒瞿曇曾入滅
衲子眼難瞞莫有道得者麼如無三拜一爐香波旬
舞袖長

開爐上堂鐵蒺藜椎轉弄轉危丹霞燒木佛院主落
鬚眉南山爐添今日火作者不同謀

冬至上堂以拄杖右邊卓一下云陰從者裏極以拄
杖左邊卓一下云陽從者裏生陰陽不到處一片好
風光達磨西來殘破一缺直至如今補不得淨慈與
麼說也是巡人犯夜

上堂南山雲北山雨毗盧樓閣豁開門戶花簇簇錦
簇簇彌勒大士傾腸倒腹百城風月目前領話人畜
草芥一時知有不知有毗目仙人執善財手

上堂擧僧問曹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云曹山肚不
大師云曹山好語只是塔不著人若問南山如何是
無相道場也對道南山肚不大忽有僧出來拍手呵
呵大笑歸衆南山只得一場懡㦬

上堂鐘皷聲喧喧鳥雀鬧中庭圓通門不鑰眉毛落
又生諸人還收得麼若無今日更拔一莖供養大衆

去也卓拄杖下座
上堂古者道終日忙忙那事無妨却較些子南山道
終日忙忙那事無妨直是未在且道誵訛在甚麼處
未明三八九終是病樓蘆
冬至上堂冬不寒臘後看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阿呵呵丹霞燒木佛院主落鬚眉風頭稍硬煖處商
量明招舌上有龍泉一隊上牢漆桶夢見少室單傳
臘八上堂明星一見悟無生攧落阿鼻業火坑三百
餘番說不出爲他閑事長無明
歲旦上堂僧問鏡淸道新年頭有佛法時如何答云
籬根破草鞋進云明教道新年頭無佛法意答云藏
身無路進云只如三世諸佛因甚麼不知有答云尺
短寸長進云狸奴白牯却知有時如何答云雪上加
霜　師乃擧僧問鏡淸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淸云
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淸云元正啓祚萬物咸
新僧云謝師答話淸云老僧今日失利僧又問明教
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日
日是好日因甚麼却無教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

若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老僧今日失利師云鏡淸
道得八成明教過猶不及忽有人問新年頭還有佛
法也無對他道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
達磨祖師忌拈香壁觀婆羅門家業大天下傳遠枝
派分寸土不存也焚香作忌齋普請禮三拜大衆還
甘麼若也不甘兒孫猶在
上堂大事因緣出世單傳心印西來積弊不可頓除
雖是德山臨濟一喝大地震驚一棒須彌粉碎也打
併未辦或有人問南山如何只對道除却華山陳處
士誰人不帶是非行
相看上堂古佛堂前三頭六臂祖師門下道絶人荒
衲僧者裏銀山鐵壁慧日峰頂春風和氣瀟湘閩蜀
本明隱下安排江浙淮何至別饋炊香總不與麼來
時如何三十棒南山自喫不干闍黎事
謝秉拂幹齋上堂古人有三訣喫茶珍重歇淚出痛
腸南山亦有三句一句勘驗天下衲僧一句被天下
衲僧勘破一句今古未曾聞總被兩堂首座覷破一
一訐露了也諸人還知麼知不知南泉賣猫兒

住福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

門人 元愷 編

據室驗人眼截流機拍禪牀云德山臨際伏惟伏惟
捧勅黃云黃封寶印九重城裏彩鳳啣來因甚得恁
麼奇特靈山付囑靈山事總在裏許

陞座拈香祝
聖罷就座乃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
無記無記妄覺雪刃橫揮四方絕唱誰敢嬰鋒三世
諸佛竪毛呵手六代祖師搔首頓足如斯擧唱未當
宗乘據令提綱祝一人壽艮久日月有光天不老山
川長燰地無秋

上堂橫按拄杖云過去諸如來已用而不識見在諸
菩薩今用而不知未來修學人當用而不曾直得如
龍得水似虎靠山若恁麼會未免喚鐘作甕不與麼
會拄杖子斷斷是拄杖子

涅槃上堂前佛後佛無生不滅紫磨金色身衲僧眼
中屑拈却屑瞿曇瞿曇地闊天寬四雙八隻

上堂擧梁山因員園頭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山云識
破不爲冤員云識破後如何山云貶向無生國裏員
云與是他安身立命處麼山云死水不藏龍員云如
何是活水龍山云興波不作浪員云忽然傾湫倒嶽
時如何山下座扭住云不得濕却老僧袈裟角師云
這僧赤身挨白刃未是作家梁山慈悲入草不能截
斷葛藤今日忽有人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向他道識
破不爲冤識破後如何貶向大圓覺海莫便是他安
身立命處麼劈面便打何故祖令不全提

中夏上堂九夏已過半無尾巴胡猻子七顚八倒心
徑苔生百尺竿頭踏破虛空一竅雷闐闐雨冥冥東
西不辨南北不分拍禪牀一下十聖三賢望空啓告

衆魏上堂萬仞崖頭撈出見面羅籠不住絲來線去
工夫打斷不知敗闕那裏是他敗闕處叢林鼎沸呷
汁同罪

上堂擧藥山久不上堂寺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
誨山云打鐘著衆纔集藥山便歸方丈寺主隨後白
云和尚許爲衆說法因甚一言不措山云經有經師
論有論師爭恠得老僧師云總道藥山爲衆竭力法

堂前草深一丈及乎衆集便歸方丈依然錯下注脚
還有人識藥山麼如無且歸林下去更待月明時
謝首座藏主上堂堂中首座人天眼漢語胡言大藏
經七百衲僧吞佛祖靈山樂得做閑人且道無文印
子畢竟是甚麼人提前日厨司飯紅昨夜前山鹿叫
淳祐十一春　天使捧
覺皇寶殿御書至望
闕謝　恩祝香云根蟠劫外葉茂寰中香風普被於
乾坤瑞靄長凝於殿宇臣僧普濟仰聖明如日如月
祝睿筭同地同天拂香萬歲萬歲萬萬歲
上御書殿額云覺皇垂迹左金輪寶殿巍巍表至尊
宸翰親從天上降爛然金碧耀乾坤龍翔鳳舞玉轉
珠回一處最是希奇八法如何定當蒼頡不知向背
鍾繇難辨端倪直饒伶俐衲僧到此也教罔措當陽
揭示闔國咸知纔入門來向上薦取其或未然但看
奎畫橫陳處便是瞻
天望　聖時
上堂大道無門十方有路無門不可不入有路不可
不到　呵呵呵不參禪不說教飽飯熟睡游談三毒
無明浩浩北山免得按牛頭喫草
浴佛上堂雲門大師一棒靈山三沐三薰以拂子作
圓相這一杓洗他指天指地唯吾獨尊之妄誕以拂
子作圓相這一杓洗他四十九年無對口業之重罪
又舉拂子這一杓不可輕舉少間諂大佛殿一時潑
撒何故恩無重報
上堂脊離貪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滃泞出沒太虛
之中拈拄杖國師來也來也卓一下路從平處險人
向靜中忙
上堂舉古德一夏以來逝不爲兄弟說話師云空劫
已前千聖覷不破有僧自嘆云只麼空過不敢望和
尚說佛法得聞正因二字亦得師云無病著艾不是
好心古德聞云闍黎莫響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乃
扣齒云適來不合恁麼道師云玉本無瑕雕文喪德
隔壁有老宿聞云好一釜羹被兩顆鼠糞汚却師云
三粒也有三古德各出隻手發揚空劫已前事盡善
甚美爭奈衲僧門下總未有出身之路

上堂三八念誦勞動大衆五月陞堂說短論長打鼓
入室逼狗透牆啞走却白鷺捉得黃能燈籠露柱笑
哈哈

上堂東去西去南來北來殘羮餿飯門外安排喫則
從君喫不喫任東西更覓一單挂搭靈山罪不重科

上堂九十日春多雨少晴苔痕上堦綠草色入簾靑
若作境會眼病見空花不作境會團圝無縫鱓達磨
西來覷不破何況藏天下於天下

病起上堂拈拄杖云靈隱拄杖子久病諳藥性明脉
又能醫能醫諸佛出世病祖師西來病衲僧行脚病
忽有人出來道靈隱何不自醫擲下拄杖因汝致得

上堂深山窮谷蛇虎縱横平田淺草鵶鳴鵲噪紅塵
閙市裏賣鹽底賣鹽賣菜底賣菜大衆啞幾乎錯下
名言

歲旦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卓拄杖一下便下座

天基節上堂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天之高地之
厚海之闊山之遙以此難思之法祝
聖人地久天長

初八日示寂時告衆遺囑撒骨說偈云地水火風先
佛記冷灰堆裏無舍利掃向長江白浪中千古萬古
第一義

小參

結夏金剛王寶劒一揮盡十方三世氷消瓦解何處
是圓覺伽藍喚甚麽作平等性智甚麽人禁足定居
忽有个眼不掛戶意不停玄底出來禮三拜依位而
立只向道前車既覆後車改轍甚麽時節不識好惡
雖然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解夏心徑苔生塵在迷魂必死之地燈影裏行輒打
三千暮打八百棒折也未放在撲落萬仞懸崖罔然
不知所以可謂大力量人成就大力量事然後入佛
界入魔界寸鐵在手空有爲空無爲血濺梵天如斯
不唧嚁還我九十日飯錢忽有个背却法堂著草鞋
橫擔拄杖出門去只向他道將謂此衆無人證明

結夏德山小參不答話風從虎雲從龍趙州小參答
話去松不直棘不曲機先著眼未是俊流句外明宗
不堪共住所以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不足者與之在

孤峯者令入荒草入荒草者令處孤峯與麽與麽未
稱衲僧不住圓覺伽藍不守三期禁制坐邪見林行
於非道猶是衲僧堦下漢畢竟如何萬古碧潭空界
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解夏問也得不問也得問與不問於道總無交涉一
句子該天括地三世諸佛不知一句子密不通風六
代祖師罔措衲僧一句子衲僧不會全體如是去全
體如是住如是去豁月雖同雲山各異如是住暗穿
玉線密度金針不去不住平地上浪激千尋虛空中
雷奔火迸鵝護雪蠟人氷又向甚處著且道今夜與
甚麽人同自恣座中盡是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

解夏秦望山高一一斫額而去賀家湖闊滔滔誰敢
截流寸絲不掛底赤肉尙存萬里無雲時靑天猶在
所以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
頭進一步十方刹土現全身誰管蠟人氷不氷自恣
不自恣天台南嶽拄杖子一任踍跳忽有一个拗折
拄杖高掛鉢囊趂不去喚不回許他是个擔板衲子
雖然天章未嘗說阿字法門在

冬至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
住住人人一坐具地四至分明陰陽造化不及三世
諸佛仰之彌高六代祖師鑽之彌堅天下老和尙瞻
之在前忽焉在後於玆示一機示一境點透龍門箭
穿鴈穴皎人師子機不容瞬於衲僧門下是陳年曆
日不勞拈出淨慈巳展不縮應个時節 卓拄杖一下
冬不寒臘後看

除夜拈拄杖云過去諸如來巳用見在諸菩薩今用
未來修學人當用淨慈總不用隨家豐儉與大衆分
歲始欲烹露地白牛唱村田樂古人殘羹餿飯臘雪
連宵白春風逼戶寒又是十方常住物今夜賓家主
家各出一隻手應个時節竪起脊梁生鐵橛皎定牙
關佛不做雷峯塔忽然點頭三十棒不可放過與麽
分歲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除夜鳴爆竹送殘年東村王老夜燒錢南山短拙無
施設借婆裙子拜婆年

至節冬至前後沙飛石走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
牯却知有兩刃倚天長劍一團鉚鐵鑄就四七二三

不敢正眼覷著當權尊宿以此爐鞴諸方衲子靈隱即不然把定則乾坤失色放行則萬象騰輝且道把住好放行好卓拄杖一下一百單五是寒食四十五日又逢春

結夏以大圓覺爲我伽藍天寬地闊馬廐牛欄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五陰界入一念萬年墮在毒海北山今日七百比丘同此結夏也無贓人爲驗也無長期短期畢竟如何毒龍行處草不生鵰鳥落毛魚皆死

擧古

五洩到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頭據坐洩便行頭召闍黎洩回首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這个回頭轉腦作甚麼洩於言下大悟拗折拄杖

師云石頭據坐五洩便行不妨氣呑佛祖眼蓋乾坤末後一喚便回翻成不唧嚁且道那裏是他不唧嚁處山轉疑無路豁斜別有村

懶瓚道世事悠悠不如山丘臥藤蘿下塊石枕頭雪竇云者般漢有甚用處喚起了打

師云雪竇喫李子向赤邊齩贊陀若見問他曾見誰來待他擬開口只向道打頭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

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一片石有時坐有時臥擬鐫作佛得麼泉云得陸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

師云陸亘大夫一代洪儒負一片石到南泉王老師雖好手鐫鑿不下至今無頭放處彈指一下一里兩里行三回四回歇

趙州行脚到一鄉院經旬臨去乃別院主主云何往州云臺山禮文殊去主云某甲有頌相送無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凉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來非吉祥州云如何是正眼主無語

師云平地喫交忽有人問院主平地喫交耶趙州平地喫交耶只向他道古佛過去久矣

睦州問僧甚處來僧云河北睦州云河北有箇趙州和尙上座曾到彼處麼僧云某甲近離彼中州云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擧喫茶話睦州云慚愧却問僧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睦州云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

師云者僧既不從趙州來睦州推勘甚麼當時若是賓陀待他睦州道慚愧只向他道低聲低聲睦州轉得頭來片帆已過河北

昔有僧在經堂長坐藏主云何不看經僧云不識字主云何不問人僧鞠躬叉手而立云者箇是甚麼字主無語

師云這僧叉手以字不成藏主無語八字不是盡西天梵語此土唐言是箇切脚岳林與麼解注節文何在

雲門云釋迦老子與天帝釋在中庭相爭佛法正鬧大慧云者老漢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甚麼處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師云大慧和尚與麼說話也是徐六擔板殊不知雲門大師正是普州人送賊

麻谷到章敬作禮繞禪牀三匝振錫而立章敬云是是又到南泉亦如是問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因甚道不是泉云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師云定龍蛇貴要眼正決生死直到無疑二大老不妨諦當一是一不是麻谷小出大遇因甚麼南泉道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前箭猶輕後箭深

雪峰領衆到浮江欲寄二百僧就此過夏還著得麼浮江以拄杖劃一劃云著不得即道雪峰便休去

師云問得孤危答亦深險水到渠成風行草偃古佛堂前無可不可若約衲僧門下正是扶籬摸壁

外道問世尊昨日說何法佛云說定法外道云今日說何法佛云說不定法外道云昨日說定法今日因何說不定法佛云昨日定今日不定

師云世尊如大日輪昇於虛空四天下無所不照昨日說定法今日說不定法還是非得麼

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一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麼便打山云你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師云德山門庭孤峻行佛祖不行之令誰敢嬰鋒者僧不顧危亡直前扣關擊節入其閫奧雪竇因甚麼喚作撞著露柱底瞎漢

梁山和尙示衆南來者三十棒北來者三十棒雖然如是未當宗乘

師云梁山一期振領提綱風颯颯地爭奈落草不知且那裏是梁山落草處

無著上五臺禮文殊路上逢一老人著問莫是文殊麼老人云豈有二文殊耶著作禮老人不見

師云深山無人水流花開文殊隱身無路無著無處藏身且道二大老還有相見分麼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潙山摘茶次謂仰山云終日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山撼茶樹潙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云未審和尙如何潙山良久仰云和尙只得其體不得其用潙云放子三十棒

師云仰山撼茶樹只得其用潙山良久只得其體互相印證玷辱門風當時若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子孫不致斷絶

教中道於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

師拈云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

鄧隱峰在襄州破威儀堂著襯衣砧椎邊立擧椎云道得則不打一衆嘿然乃打一下

師拈云贏得八百自損三千

僧問永明潛禪師至理無言假言詮而顯道如何是顯道底言潛云切忌揀擇僧云如何是不揀擇潛云元帥大王太保令公

師拈云貴買賤賣

頌古

分皮分髓

一片爺爺古化基又逢寒食拜標時滿前骨肉俱承蔭一个無聊乞養兒

三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肩擔口叫曉夜撐船道路各別養家一般

瑞巖喚主人翁

青氈本是家中物時復拈來抖擻看貴要傍人知下落不知下落被人謾

明招風頭稍硬煖處商量

風頭策起羅生網更向無風煖處張兩度勞心又勞力更無驚鳳敢呈祥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睡濃天曉弗梳頭洗面無湯也郎休大底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文殊問維摩疾

示疾毗耶閣訊踈知音惟有老文殊問來答去膠投漆一病翻成兩病夫

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

臘月火燒山胡僧入漢關一頭卷螺髮兩耳帶金環

洞山果子話

奴見婢慇懃瞥喜瞥然嗔瀟湘圖上看分外好精神

陸亘大夫問南泉師姓甚麼泉云姓王陸云還有眷屬麼泉云四臣不昧陸云王居何位泉云玉殿苔生陸云玉殿苔生時如何泉云不居正位

金鴨香消更漏長沉沉玉殿紫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

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

光境俱忘與未忘殺人利劒活人鎗太平時節渾無用夜夜神光射斗旁

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爲人非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雷電喧轟海岱昏怒濤翻覆拍天門錦鱗不會乘流去空向桃花浪裏奔

贊佛祖

出山相

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

觀音大士

空如來藏立大圓鏡水落石出月明雲淨瞻之仰之群機普應

金剛經書大士像

大士應身三十二一身三十二重非金剛正體是非外鵲噪鴉鳴無了時

馬郎婦

有願必從無剎不現鬢乱釵橫金沙灘畔稽首皈依漏逗難滿

善財

福城東際錯商量誤入烟蘿白鳥鄉水遠山長無限意到頭難寫此愁腸

維摩

指桃罵李敗種發機詞窮理盡一嘿橫施大地山河眥震吼七佛之師懡㦬歸

布袋

南無阿逸多忙忙走寰宇等个人未至放下寬腸肚來也來也嘘泰嶽何曾乏土

九十七大人之相百千億微塵數身兜率長汀人不識抖擻精神一欠伸

達磨大師

的的西天末法僧來分此土最初燈神光冷地一吹滅葱嶺忙忙只暗登

五天竺國東震旦土傳佛心宗無本可據無本據一葦橫趁大江東去

五祖

萬本松杉山山栽遍颺下钁頭再呈舊面雙峰峨峨翠插天天下人見渠不見

六祖

應無所住白日迷路失脚黃梅道傳千古不是風動非幡動會也蚍蜉撼鐵柱

五祖送六祖渡江圖

有傳有受恩成怨無受無傳怨似恩船到岸頭恩怨絕遍天遍地一兒孫

懶瓚

垂頤寒涕滿頭霜黃獨煨來別有香三詔入雲三不起兒孫各自立封疆

楊岐祖師

三脚驢子弄蹄行金毛師子大哮吼五峯峭峻摩蒼

穹千古萬古揚家醜

夾山見船子

毒手一橈難躲避點頭不見問津人烟波浩渺無窮恨父子雖親未是親

馬祖接石鞏

三十年不少鹽醬一鏃群狐中的時大地山河諸草木至今盡發箭鋒機

鳥窠

道高德高名愈高問佛法而吹布毛不是尋常關捩啄飛出鳳兒空鵲巢

諾詎羅尊者

石壁撐空起銀河一派懸貪觀無斷續來去不知原

四睡

離了峨嵋別五臺倒騎白額下天台松間石上夢中夢喚得閭丘太守回

寒山

採樵沿嶺去提水傍谿歸个般無出谿七佛不曾師

佛心禪師頂相　保寧朋長老請贊

千聖頭邊殃禍作春風和氣滿叢林隨其機上者上之任其器下者下之一處不通回天轉地活天下死衲僧死大地活衲子是謂父不傳子不記之妙如保福千聖頭邊殃禍香鮮矣

石佛清長老請贊

東山之源東磵之淵截流之機驗人之眼揚清激濁地覆天翻六代祖師竪毛呵手三生大像頓足擊拳彼又何須指南吳越令行而後有傳

圓覺頭空覺講主眞贊

頭鬅鬙眼乖角得天台之奧旨繼永嘉之先覺執文字見離文字縛說大義則四座風生微異解則百川潮落昭昭乎教苑之祥麟昂昂乎雞群之野鶴雖正席四處不足暢其設施然分座五山亦不負其所學是爲廣智九世之孫嘯巖一枝不致寥寞者矣

又贊

眼裏有筋舌頭無骨卓然特立天台祖室寫懸河辯而四方絕唱離文字相而諸天雨花扣其關者紛紛紜紜而退席得其旨者崢崢嶸嶸而莫及且不以慈

悲寶帳破塵白拂而當家傳自有鸞膠續斷絃
　隨　龍都知王提舉喜容
幅巾懶衣風生步武卭竹杖頭高懸玉璽奉
至尊則雲從龍勘衲僧如出林虎夫是之謂吾教之
外護　皇家之內輔也
　悅堂穆知閤寫師頂相請贊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
難描邈絕知音悅堂不是閑相識贊不欣兮罵不嗔
　覺如周居士圓相
一片虛凝絕謂情眼橫鼻直強圖形不如不覺全聲
色罵得毗耶老淨名
　自贊
出林虎方怒橫岡蟒正嗔世無途路客終是不傷人
　福州長谿樂山王居士還兒惟㣲投師薙髮
　寫師頂相請贊
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兩重虛假一對眼睛
不近人情處是句也剗非句也剗一味拍盲時逼犬
透髑髏譡龜成鼈如斯杜撰豈堪人師誰知千里同風
句却有樂山居士知
瘦骨稜層一擔夫幾年寥落在江湖面皮摑轉無人
識有甚閑名上祖圖
　跋
　通庵居士頌維摩經
淨名一經方等時說所謂彈偏折小歎大褒圓者也
居士示疾毗耶離城鈎在不疑之地菩薩聲聞咸往
問候不是好心二千年後通庵頌出據款結案三段
不同收歸上科
　跋北磵和尚語錄
北磵和尚自是甘露滅舟峯庵秀紫芝之流亞見佛
照師祖後巧盡拙出如虎插翅奕奕奡奡乖乖厓厓
人知其一未知其二九會葛藤自揚醜惡從苗辨地
余言豈誣眼裏無筋此老受屈
　跋笑翁和尚語錄
靑佛後佛撾塗毒鼓笑翁一笑起死學者如稻麻竹
葦若有一語隨流截流此錄卽是魔說
偈頌

彌勒大士二月八生

契此老翁無記性。都忘生月與生辰。春風桃李能多事。特地年年說向人。

化炭

皮膚脫盡黑鄰皺。猶有當時刀斧痕。待入門來重點化。教伊隨處変烟塵。

雪庭

一度寒來不可禁。森羅萬象盡平沉。个般門戶誰能入。著脚分明三尺深。

蜘蛛

一絲挂得虛空住。百億絲頭殺氣生。上下四維羅織了。一無漏網話方行。

示覺悟侍者

起家雖似破家難。蕩盡田園出故關。佛祖二千年冷債。不消咳嗽一時還。

水茶磨

機輪轉處水潺潺。機若停時水自閑。末上一遭知落處。十分春色滿人間。

浮香閣

江城夜雨滿樓臺。池上殘紅撥不開。慈氏家風都漏泄。善財南去未回來。

送淸涼淮海和尙住萬年

潮聲忽轉石頭城。大舍峯高側耳聽。五百箇僧都不會。教他一一侍巾瓶。

送夢聰和尙住淨慈

誌公有語問思大。東磵無言記夢聰。今日夢聰下山去。笑他思大舌頭長。

送廣州泰長老

老盧曾見老黃梅。一首長廊落韻詩。既是同坑無異土。家私莫與路人知。

鍼醫

藥知性亦病知源。誰管屍靈骨已寒。痛下一針雙眼活。者婆應未得其傳。

西隱

泥牛闘入海門關。直到如今萬象閑。百鳥不來春自老。柴門依舊向東山。

大死

上門上戶捹窮命。不覺全身墮險崖。盡十方空俱殞滅。玲瓏八面露死骸

送貓兒

大慈悲積小斑斑。軟血功能也是閑。首尾直分貶子正。不知走卻屋頭山

寒衲

針鋒不露重重補。線脚通時密密參。放下無針無綫處。凍雲垂地一肩擔

起水陸堂

一漚大覺海中興。十劫波濤不暫停。返本還源空覺海。滿堂風月雨初晴

幹藏

惡語重重放出門。只圖一个不知恩。二千年事難遷覆。動便隨人脚後跟

示若臨侍者

一思面門擴不斷。放下重新買草鞋。有路莫行無路入。照顧渾家落險崖

在庵

世間幾見劫灰飛。老屋依前對落暉。四大部洲都遍歷。到頭還向此中歸

樵屋

斲薪無價嶺南歸。尚有兒孫在翠微。執樹縛茆門戶別。離離荊棘惹人衣

送人游方

南有天台北五臺。分明記取莫疑猜。話頭打失不知處。乞我三文買草鞋

胡桃

枝頭葉底不能藏。獨脫無依未厮當。一擊渾身如紛碎。不堪收拾始馨香

送日本國僧

壁觀胡僧入大梁。單傳必死活人方。至今此術遍天下。航海梯山空自忙

又

大舶浮空駕浪來。頂門有眼未曾開。南山虎口翻身出。日本生成一禍胎

送祖達侍者

呼喚不曾離左右大都相見一番難攢眉切齒歸來日痛罵國師南北山

枯髏人我擔

一我一人裝一擔不知出入幾胞胎鐵圍山嶽高如許撞破髑髏歸去來

造龕子

病病相尋早是遲鎖空龕子做多時北邙山下明朝約火後誰收眼底眉

栢岳

苗裔忽生崖石裂不同松檜拂雲長蒼蒼無一閑枝葉子落叢林也有香

進月軒

桂輪孤朗碧天寬簾卷清光入座寒底事明明人不薦又移花影上欄干

示資壽慧一監寺

二由一有一莫守面首面南看北斗勘破末山不露頂立機無著高叉手

竹谿

激石穿崖落落隨流截流自斷窮到不知源處風枝雨葉肅然

山翁

重疊春風面高低雪滿頭渠無生老相孤峻罕人游

刀鑷

得心應手乖毫髮心手俱亡處處通摘一莖髭彈一鑷有相同有不相同

復古日者

試問先生蘊底術卦盤撥轉呵呵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示宜上人之雪竇

無常迅速入門欵撒手懸崖末後機一欵一機自欺屈谿邊有箇石烏龜

接待

目前來往競紛紛那箇師僧有腦門坐熱鐵牀吞熱鐵石頭南嶽下兒孫

損窻

六處虛明不假修。七穿八穴有來由。霜風嚴雪縱橫入。不是愁人也著愁

演史

干戈場是太平基。休把英雄較是非。試問長空風與月。周秦漢魏不曾知

惜煙

爐無獸炭坐無氈。三箇柴頭只自然。家醜莫教輕放出。定應炙地與熏天

示圓鑑沈淨明

天寬地大一圓鑑。明暗色空四無限。道人受用未生前。白雲祖師頂門眼

蘭亭四威儀

行崇山峻嶺。失脚蹋翻古井。通身是口。波瀾何須三止四請

住晋朝古寺。無米無鹽無醋。歲歲徧乞諸隣。三百六十餘度

坐茂林脩竹。高節虛心滿目。个个孫是兒孫。香嚴口啞舌禿

臥流觴九曲。青源白家香熟。三杯席地幕天。不辨東西南北

寶陀三句

寶陀一路。來來去去。撞著鰲頭風波無數

寶陀一玄。掣臂揎拳。打失鼻孔。蒼天蒼天

寶陀一妙。無人能到。喫飯著衣。屙屎放尿

小佛事

為淨慈無極和尚入祖堂

打破劒門關。徧地栽荊棘。無處可安排。堂高附南極。拈起位牌云。這裏見無極和尚。即未得

為下天竺閑雲信講主入壙

涅槃後有大人相。盡十方空藏不得。一片閑雲卷復舒。千峰萬峰凛寒色。便與麼去時如何。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靈藏主火

一靈眞性。不假胞胎。堆堆地。瞥然東湧復西沒。火迸雷奔追不及。向上更有事在。靈藏主。昨夜西風撼林樾。千山萬山翻貝葉

如副寺火 鐵牛小師

喚作如如早變了也如如不變十分成現聖人如凡夫如一如無二如如副寺如不如若從如生如本不生若從如滅如本不滅追隨佛祖鐵牛機臭烟蓬焞業風吹

化庵主入骨

透生死關出有無見打破虛空何處履踐冷灰堆裏露影藏身無縫塔中萬化千變也是秦時轆轢鑽

淵監寺火

淵深無涯湙白浪翻空立撼動涅槃城火蚍鑽壞壁勝熱婆羅門點頭須彌燈王不識

源上座火

道之有源渴鹿奔陽燄道之無源日中逃影迹此是其源不受方便平地上浪激千尋虛空裏星飛火迸

通上座火

宗通說通關山萬重一句不相到打破太虛空入得南山爐鞴住得虎穴魔宮熨斗煎茶銚不同

行者淨清火

清淨行者不入涅槃死在者裏南山爲汝點化擲下火云美玉精金無定價

大川和尙語錄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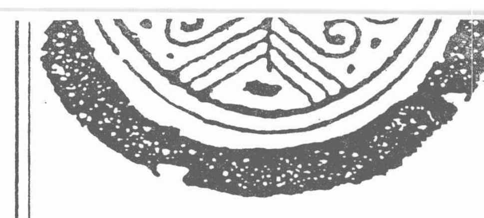
靈隱大川禪師行狀

師名普濟大川其自號四明奉化六詔張氏子父友崇母兪氏有善操平居飯水雲施芒屨常願得佳子業儒持家外又願得學佛而出家者則善可以及其族果生三子師其季也少沈厚處群稚中獨罕言笑束髮浮沈鄉校間然無經世意見佛書則端坐探繹忘罷怙恃見其然則曰吾三子以一出家固所願也年十九依香林院文憲師薙染受具戒憲俾由律而入教乃預籍郡之湖心討論開遮之說既又負笈赤城染指性具之理一日皤然曰持犯束身義學支離何能超生死乎於是舍教而入禪小留瑞巖荷屋席下卽往天童見無用一單深隱赴衆外不出僧堂靜定中發明語默無滯用室中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師云斬丁截鐵用云溈山呵呵大笑瀞師云寸釘入木用器之令入侍司師遜不就乃之玉几時佛照禪師佚老東菴一見別爲法器照指往越能仁見潮翁翁問上座甚處人師云奉化翁云還識憨布袋麼師提起坐具翁奪坐具便打師當下脫然乃應聲云今日觸忤和尙依之久如徧歷諸方松源肯堂癡鈍息菴空叟無證洎諸老之門龍象蹴踏處咸周旋往返激揚欵密又絕淮渡湘禮列祖塔俄潮翁移鍾阜拉師偕行又被 旨移天童職師知藏嘉定十年三月妙勝虗席 制府下諸禪期集師儕其選瓣香爲潮翁記所證也旋遷補陀岳林秀之報恩鄞之大慈越之天章 京之淨慈靈隱凡八遷其岳林則 丞相史忠獻王欽其道價延見而遷大慈則 忠獻之子同知恭惠公敷奏給 勑而遷淨慈則 京尹趙大資敷奏起乳竇之隱而遷靈隱則序遷也居二年以疾求退衆圖辭懇留當 天基聖堂祝 堯下座衲子隨至方丈喜其有瘳師忽垂語勉勵激切與常時不同衆異焉初八日夌晨隱几從容親札別諸

朝賢之弘護者徐語衆曰吾行矣其送終之禮令與常僧等勿厚勿侈勿襲末流之弊以貽識者哂火葬後拾遺殖投諸江乃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冷灰堆裏無舍利掃向長江白浪中千古萬古第一義衆泣請遺偈師笑曰爾嫌少在復書曰來無地頭去無方所虗空迸綻山嶽起舞擲筆移時而化茶毗得設利五色如菽諸徒欲遵治命水瘞 前資尹趙公特捐金幣命建塔焉於是塔于寺西麓童禪師塔之左寶祐元年正月十八日也壽七十五臘五十六弟子七十餘人嗣法者出相先後師孤硬趣操嚴冷面目其當機妙轉珠不容觸臨事定見山猶可拔一以身徇道而世相逆順擧不足以回撓其爲已爲人皆推此而行之學者苦其峻厲難於近傍久則眷戀而不忍去其提唱的切省徑如蠱家之盃飲者必死如良醫之劑咀者必活當潮翁示寂時語其徒曰岳林濟長老識我舌頭落處可令校吾語錄今佛心語行于世師所訂也斥已長以資常住輕於擲礫補缺興壞視時之宜其居淨慈日相視面勢宜於左昂右低者

乃傾鉢勝蟲一閣於東南舍三世佛益發湖山之勝
上聞而厚錫焉至親灑　宸翰正徧知閣華嚴法
界兩扁以揭之煒如也住山掩關冰檗一節丈室蕭
然如傳舍視給侍輩如路人公使令外一無以役之
其與竊借名位驕盈睢盱者可同日語哉故江湖衲
子愈久而思之寶祐乙卯冬余居慈雲其子用楫過
我言師始末與余疇昔所聞者合乃爲條理其事以
備當世名公採摭銘以傳遠其八會語師臨終時學
以投諸火今所行者乃諸衲傳誦會稡成編以示後
云寶祐四年正月幾望慶元府大慈名山教忠報國
禪寺　特差住持屬末比丘　大觀　謹狀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

宋・石田法薰 撰

了覺 等編

石田和尚入破菴室。乳水相投。認取祖翁遺下一片荒田。隨水牯牛牽犁拽杷。是茁是穫。普爲一切傾出所儲。作大受用。五處法會。雲集展鉢。隨其福力。各使饜飫。至若談笑起𤼵。支傾莫非遊戲如幻三昧。世緣欲辨。退藏於密。不知三月十五之最後垂誨。但得本莫愁末一句子公案。已是合殺了也。諸仁者於此薦得。方知這老漢淵默雷聲。元有不死者在。淳祐六年九月廿日。滄洲子程公許敬書于玉堂直廬

高峯小寺。石田最初說法所也。有單丁晝乞村落之風。開爐日欲聚泥人聽法。泥人亦不可得。時高源無准。郎菴中𡵓照與余偕至石田上堂。咲視云。些子死柴頭上火。大家著力試吹看。其孤寂中詞氣若此。未久遷楓林。拈古有黃龍易看頭面難見心肝等語。雲巢稱之。痴絕笔之。淛翁亦曰。老僧只得避路。及入圓悟關。則曰。雖是舊時車子。山僧也要橫推。後二十年。南北兩山。凡提唱或平實嶮絕處。左轉右轉。皆生機活路。未易殫舉。姑以親所聞見者書之。若謂余鄉情未忘。請看是錄。淳祐丁未結制日。心月敬書

石田和尚語錄目次

一兼皮字

石田和尚語錄卷第一

石田和尚初住平江府高峯禪院語錄

住隆興府龍泉資福禪寺門人師坦等編

師於嘉定七年閏玖月二十二日入院
指三門云此大解脫門窮劫已來與諸人同出同入今日因甚麼翻成特他艮久云只恐諸人忘却
佛殿燒香云雲門一棒高峰三拜一家不知一家各自保守疆界
踞方丈云高峰方丈內外皆空垂鈎四海只鈎獰龍」拈帖云衲僧公驗突出難辨手眼通身只得一半且道更有一半在什麼處却請維那注破
入院上堂云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香無消息薰上座今日打破面皮人這門戶別也死他只要盡大地人箇箇知得鼻孔元在面皮上恁麼告報諸人還甘麼若也甘去未必善因而招惡果若也不甘爭奈車不橫推理無曲斷衆中莫有道得接手句底麼若無新長老失利謝詞不錄　復擧大慈寰中和尚示衆云老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大慈便歸方丈」　師拈云用向上爪牙應向上時節則不無大慈點撿將來只解答話未識病在且道誵訛在什麼處喝一喝下座
上堂擧魯祖見僧來便面壁」　師拈云魯祖一旦垂慈不知筋骨太露高峰見僧來和南問訊寒則言寒熱則言熱終不敢錯誤他一絲毫何故彼此出家兒」
散聖節上堂有大聖人出現世間不言而化無爲而治節逢瑞慶萬國歡聲金輪永御三千界玉葉長敷億萬春
冬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佛法世法因行掉臂高峰更囑諸人第一莫眠冷地

住平江府楓橋普明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師坦　等編

師於嘉定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入院上堂云瞿曇拈花達磨面壁暗中書字文彩已彰迦葉破顏微笑神光斷臂安心作業相似來生我家自此遞代相承虛空釘橛天下叢林浩浩地皆言我繼紹黃頭碧眼各

逞已能亂呈懵袋殊不知雕砂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薰上座雖則伎倆全無終不作這般見解旣不作這般見解畢竟如何施設卓拄杖一下云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 叙謝不錄

復華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 師拈云一問一答拈向一邊若不是百丈老漢幾乎腦門著地今日若有問新楓橋如何是奇特事只向他道春日晴黃鶯鳴

佛涅槃上堂仲春月望瞿曇涅槃波旬雙手舞迦葉兩眉攢冷地看來總是閑月華夜夜照長安喝一喝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且道眞佛畢竟在什麽處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上堂一徑直二周遮衲僧會得萬別千差庭前閑放目春盡尙餘花老胡不合過流沙

浴佛上堂昔日藥山與遵布衲在殿上浴佛藥山問遵云汝只浴得這箇且不浴得那箇遵云把將那箇來藥山休去大衆藥山與遵布衲一往一來大似勞而無功然雖恁麽藥山休去多少人作休去會且不作休去會畢竟如何會下座同到殿上爲諸人說破

端午上堂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採無不是藥者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採將來善財乃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拈起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師拈云善財採文殊用殺人活人臨機變弄直須親看海龍宮莫看目前波浪湧

上堂擧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花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 師拈云蓮花荷葉意在言前神僊妙訣父子不傳

上堂大道体寬無易無難相頭買帽此土西天

上堂擧昔日有一秀才著無鬼論一日鬼現身云你道無我躛秀才無語後來五祖道當時只擧手作鶻鳩觜云谷呱故 師頌云五祖鶻鳩啼當機直下提隔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

中秋上堂八月秋何處熱杜衲僧猶未瞥三更半夜眼聞天上如何揀月

上堂教中道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頁心人不放

價楓橋這裏見成買賣價若枏當未在未在
開爐上堂擧丹霞過一院凝寒遂於殿中取木佛燒
火向院主偶見呵責曰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杖子撥
火云吾燒取舍利主云木佛何得有舍利霞云若無
舍利更請兩尊燒之院主自後眉鬚墮落」　師拈云
丹霞燒木佛人貧智短院主眉鬚落彩奔謾家更有
末後著留與諸人火爐頭卜度
上堂擧佛眼和尙道一日日一時時龍門老心自知」
　師拈云大小龍門未出陰界楓橋道一日日一時
時口如鼻眼似眉左搓芒繩縛鬼子倒將蒿箭射須
彌咄
元正上堂新年佛法一切成現明去暗來三頭兩面
靈利衲僧猶隔一線更問如何腦後拔箭
浴佛上堂指天指地小兒子戲無可慇懃澆杓惡水」
結夏上堂九夏安居眉毛斷結一人發眞歸源十方
虛空迸裂且道迸裂後如何老鼠嚙鐵
上堂擧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門西門
北門」　師拈云諸人還會麼物是定價錢是足陌

刀一作力

上堂佛祖眞機曾無準的鈎鎖連環刀挑不出石田
有箇道處未必諸人委悉摩訶般若波羅蜜甚深般
若波羅蜜
上堂擧祖師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
性無喜亦無憂」　師拈云祖師恁麼道成一切人壞
一切人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具眼者辨取
上堂東弗于逮西瞿耶尼淸淸之水遊魚自迷
上堂擧五祖頌云庭開金菊宿根生來雁新聞一兩
聲昨夜七峯牽老興千思萬想到天明」　師拈云五
祖語路分明知心者少楓橋則不然庭開金菊宿根
生來雁新聞一兩聲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
街行
上堂窮斯煎餓斯吵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正當恁麼
時且道還有祖意也無古澗靑松下千年長茯苓
上堂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提水放火看風
使㩳七出八沒儒雅風流幾度黑風翻大海何曾覆
却釣魚舟
上堂擧僧問慈明云行脚不逢人時如何明云釣絲

絞水」 師頌云老倒慈明為指迷釣絲絞水出群機時人貪看蘆花白不見沙鷗隔岸飛

臘八上堂釋迦老子忽覩明星眼光打失敗軍之將不勞拈出汝等諸人一雙眸子晝見日夜見星莫行山下路猿叫斷腸聲

上堂棒喝齊施雷奔電掣本參事中總沒交涉沒交涉有來由昨夜三更失却牛喝一喝

上堂舉乳源示衆云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莫有人道得麽出來道看時有僧出源云如今是什時節你出頭來」 師拈云乳源言中藏劒戟這僧姦裏放癡憨西來的的意斫額望扶桑

上堂去却一拈得七通天大路萬重鐵壁楓橋心肝五臟一時剖出臭骨頭信彩擲百千萬穜禪道只消道箇不必

上堂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拽新羅與占波鬪額跛脚阿師猶落第二東西南北甚處得來好是明明說從教鴨聽雷

上堂識得心山岳沉握金成土握土成金脚後脚前見成行貨少室峯前交點不過

冬至上堂辯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斬新提活句冬後一陽生

上堂一言道盡却成兩橛擊鼓陞堂子承父業

上堂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不具參方眼難透祖師心地絕八荒天無四壁記得南泉昔年住菴日有箇靈利道者直至而今絕消息

上堂秋風高秋葉脫亂走衲僧天涯海角拈拄杖卓一下云然雖如是不出這箇復靠拄杖云放過一著」

上堂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步倒腹傾腸翻成露布石田頂戴諸人爭敢絲毫錯悞却憶王老師不打這破鼓

靈隱長老至上堂舉羅山訪坦長老坦至中路煎茶迎之親自過茶羅山接蓋坦便問此茶如何山啜茶噴之坦呵呵大笑」 師拈云坦老勾賊破家羅山就窠打劫勘證將來未免髑髏磕磕且道今日靈隱與楓橋相見作麽生彼此識羞

上堂達磨不會禪夫子不識字第一莫將來將來不

相似諸人要會麼卓拄杖一下云出頭便死
上堂擧盤山和尚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卓拄杖一下云可惜盤山老剃髮著袈裟
冬節上堂不是世間法亦非西祖意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幽州江口石人不道光陰虛棄
上堂一不成一二不成二喝水成冰敲骨出髓眼有瞳人色斯擧矣
上堂無心亦無法非法亦非心大勳不竪賞柴扉草自深
中秋上堂通身無覓處遍界不曾藏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
上堂昨夜彎弓射破虛空七零八落收拾不上衆中莫有收拾得上底麼直饒收拾得上也免石田痛棒不得何故殺人可恕無禮難容
上堂有祖以來人皆錯會錯則錯了也石田今日且作死馬醫看遂拈拄杖卓一下云錯向甚麼處去良久云龍門客少鬧市人多

上堂隔江招手診侯臨時橫趍而過必死之疾楓林門前是路元不隔江衲子一任往來未曾招手何故袈裟同肩
臘八上堂大地人人具眼明星夜夜流輝瞿曇不著便失却一雙眉後代兒孫那得知一年一度亂針錐
謝執事上堂院無大小衆無多寡有箇折脚鐺兒要人提上挈下不墮功勳不觸風化千里追風看良馬

建康府太平興國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了覺　師坦　等編

師於嘉定十六年四月二日入院
指三門云透過牢關縱橫獨步脚頭到處生涯誰道此山無路
據方丈云密庵應庵圓悟爐鞴於此曾開雖是舊時車子山僧却要橫推莫有不甘底麼喝一喝
上堂拈香云此一辨香恭爲
北闕之至尊仰祝　南山之聖壽遂斂衣就座僧問云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只如佛祖未興時如何通信答云不勞懸石鏡天曉自分明僧云恁麼則正法眼

藏流通去也答云也是杓卜聽虛聲僧云法輪纔轉
凡聖交參正恁麼時如何祝　聖答云萬象齊呼萬
歲聲僧云祝　聖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答
云六耳不同謀僧云謝師答話便禮拜
師乃云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正法眼藏千古流通涓
滴不漏毫髮不移今日委在新蔣山手裏一向恁麼
去盡大地是箇荒岑一向恁麼來無限人掠虛空過
去此二途莫有知得新蔣山落處底麼良久云不是
僧繇手徒說繪丹靑叙謝不錄復擧寶公令人傳語
思大和尙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去一向目視雲漢
作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呑盡何處有衆生
可度　師拈云大小思大把不定輕輕被寶公一拶
便乃和身攛轉石田辭楓林上蔣山不見有諸佛可
呑不見有衆生可度且道畢竟如何爲人良久云橫
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上堂鍾山乍住百事隨宜無可不可左之右之些子
不通方處料想諸人未知且道那裏是鍾山不通方
處後五日看

請首座掛牌上堂擧古擧今和泥合水說心說性畫
虎成狸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一人拔關
千人萬人得到無疑安樂之地且道誰是拔關者下
座同知事頭首大衆勸請淸眞和尙
上堂石中有玉沙裏無油德山臨濟未出常流却憶
寒山子時臨古渡頭
謝首座上堂擧雲門大師示衆云平地上死人無數
透過荊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云恁麼則堂中第
一座有長處也雲門云蘇嚕蘇嚕　師拈云雲門眼
空四海氣宇如王却被這僧輕輕一捏便見隱身無
路若是蔣山待他道恁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
只向他道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上堂恁麼恁麼義出豐年不恁麼不恁麼儉生不孝
明眼漢沒窠臼喝水成氷將無作有玉殿瓊樓一莖
草嚜蔣山今日無端平地爲人作保
上堂法爾不爾如何指南古佛露柱晝夜交參蔣山
雖恁麼道西天有人不甘
結制上堂四月十五結虛空遭火爇此土與西天同

途不同轍。既是同途。爲什麼却不同轍。鎭州蘿蔔幷州鐵

端午上堂今朝五月五。石田無剩語。打破鬼門關。三更日卓午。明眼衲僧迷却路

上堂見成公案。打疊不辨。千載聞名。不若一回親見。且道親見後如何。有口只堪喫飯

上堂深山巖崖中。逈絕無人處。箇事分明。十成顯露。擬著便乖。張不擬成差互。趙州親見南泉。百丈曾參馬祖

上堂擧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向無寒暑處回避。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梨。熱時熱殺闍梨」　師拈云。田地穩密。關竅玲瓏。識得無寒暑處。任他寒暑相攻。箇裏同途轍不同

中秋上堂擧長沙岑禪師一夕與仰山翫月次。仰山云。人人盡有這箇事。只是用不得。長沙云。恰是倩汝用去。仰云。你作麼生用。長沙乃一踏踏倒。仰山仰山起來云。你直似箇大虫」　師拈云。長沙見處雖親。用處麁。仰山口裏相呼。肚裏狡灼。然好箇大虫。可惜巳傷牙爪

上堂擧顯英上座到慈明。明問。近離甚處。云金鑾。夏在甚處。云金鑾。去夏在甚處。云金鑾。前夏在甚處。云金鑾。先前夏在甚處。云何不領話。明云。我也不能勘得你。教庫下奴子勘你。且點一盞茶與你濕嘴」　師拈云。焦塼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將軍但得嘉聲在。何必榮封萬戶侯

上堂見聞覺知。行住坐臥。眨上眉毛。早巳蹉過。赤脚唱山歌。路上無人和

上堂從上若佛若祖。天下老和尙。卓拄杖一下云。盡向這裏乞命。又卓一下云。大赦咸放

上堂直下是。直下是。鈍鳥不離窠。良駒千萬里。德山老漢。三十年不曾打著獨脫底。蔣山門下。還有獨脫底麼。也要擎茶掃地

上堂身心一如。身外無餘。長安雖樂。不是久居

元宵上堂我見燈明佛。一翳在眼。本光瑞如此。空花亂墜。山是山。水是水。衲僧家眼見耳聞。有甚碑記。咦。玄沙道底。玄沙道底

上堂禪非意想道絕功勳青天白日有迷路人莫有不迷者麼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上堂靈雲見桃花悟道蛇鑽鼠穴潙山道從緣入者永無退失憂人之憂如已之憂玄沙道敢保老兄未徹在樂人之樂如已之樂若是廣寒攀桂人連枝帶葉和根拔

上堂兩日晴三日雨衲僧皮草無嘹哏處蔣山打草只要驚蛇白玉無瑕却有瑕

上堂田地穩密底針劄不入神通遊戲底縱橫自在若到蔣山這裏未免一時列下黃金終不和沙賣

謝後堂書記上堂言詮不及處文彩未生時電光石火猶尚遲遲直下橫身擔荷得藕絲牽動五須彌

上堂把定重關諸人性命在山僧手裏放開一線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而今也不把定也不放開山僧即是諸人諸人即是山僧三十年後莫道蔣山和泥合水

結制上堂以大圓覺無繩自縛為我伽藍凡聖交參身心安居換水養魚平等性智落在第二莫教辜負兩莖眉九十日從今日始

上堂明如日黑如漆一犬吠虛千猱啀實山僧有口多時掛壁却煩拄杖子與諸人通箇消息卓拄杖一下云東土衲子心麤西天蠟人淚滴

端午上堂今朝端午節鍾山強饒舌家無白澤之圖妖怪自然消滅滅夜行一任貪明月

上堂有祖以來無人奈何德山臨濟特地干戈拍膝一下云水到滄溟不是波

上堂未過蔣山關須過蔣山關過得蔣山關呼喚不回牢籠不住平地鼓洪波青天撒白雨石田笑嘻嘻未敢輕相許何故射虎不真徒勞沒羽

上堂平如鏡爛如泥迷則迷於悟悟則悟於迷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上堂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入水　師拈云巴陵雖則不負來機要且二頭三首或有人問蔣山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只向他道江南成橘江北成枳且道還有優劣也無具眼者辨取

上堂拈拄杖示衆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更若不會
蔣山拄杖子即今入淨妙國土重說解脫法門遂卓
一下下座
上堂撥塵見佛佛亦是塵諸入若向這裏歇得去上
無攀仰下絶已躬十二時中復有何事雖然如是照
顧撞著杜順和尚
上堂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蔣山每日方丈裏接客僧
堂裏坐禪且道是道是物諸人若辨得出與你一腰
裩

臨安府淨慈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了覺 師坦 等編

入三門示衆云慧日峯高門庭壁立放一線開從這
裏入
據方丈云一徑直二周遮擒虎兕辨龍蛇白玉無瑕
却有瑕
拈勑黃云九重降旨闔國咸知一句當頭諸人未委
只如新長老還委麼良久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登座示衆云向上一路千聖不然目前無異草脚下
有奇天遂驟步登座拈香云恭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百千諸佛保
聖壽於無疆億萬斯年等金剛而不壞
此一瓣香恭爲
皇太后祝延
聖壽伏願大安大榮永對無窮之問時萬時億獨覩
有道之長此一瓣香奉爲
少傅樞使大丞相國公大參相公
同知樞密相公簽書樞密相公
判府安撫侍郎都運寶文都承合朝文武宷僚資陪
祿筭伏願乃武乃文盡忠盡孝永作天朝柱石長爲
聖主股肱此一瓣香奉爲 前住安吉州鳳山資福
破菴大和尚不圖報德酬恩索性一番鈍置
遂斂衣就座時有僧出問云南屏山下慧日峯前選
佛場開請師祝 聖答云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
僧云祝聖已蒙師指示只如選佛場中還有心空及
第底麼答云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萬仞僧云可
中忽有个不入這保社和尚還肯他也無答云三十

拄杖且行別時僧云何不當面分付答云不識痛痒漢僧便禮拜」 師乃云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未入南屛門湖天蕩漾魚鳥忘機既入南屛門樓閣崢嶸金碧奪目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妙圓通悟正在玆時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其或未然新長老重重失利」謝詞不錄

復擧太宗皇帝因僧朝見乃問卿近離甚處僧云廬山臥雲菴太宗云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僧無語雪竇代云難逃至化」 師拈云太宗大人具大見這僧大智得大用雪竇雖則不負來機未免鍜跳不出若是新長老當時只對云今日小出大遇且道還契得聖意也無艮久云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

謝執事上堂衆流成海衆毛成毬一棚俊鶻儒雅風流石田無一事坐地看楊州

上堂石田乍到人事紛紛拈得鼻孔失却眼睛佛法二字不怕爛却且聽諸方行棒喝

浙翁遺書至上堂千五百人善知識不念吾宗正夲寂五峯趯倒淚翻空大地山河俱失色金風體露葉落歸根只堪惆悵不堪陳

上堂不結毗盧印那弘古佛心明月照幽谷寒濤助夜砧」 師云法華山裏學師叔空擔片板直至而今不是石田提掇幾乎只麼平沉幾箇聞絃解賞音

滿散寧宗小祥上堂至人變化體妙難名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形通途自寥邈何處不稱尊更無一法可當情直踏毗盧頂上行

蔣山長老至上堂獨能崗上慧日峯前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正法眼破沙盆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上堂風蕭蕭雨蕭蕭絲毫不動平步丹霄便恁麼去南山門下土亦難消

上堂赤肉團上壁立萬仞臨濟德山因邪打正羅紋結角百匝千重等閑抛一釣驚起碧潭龍

上堂寸絲不掛赤肉猶存黃頭碧眼吽屈無門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

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有祖以來話作兩橛石田好是明明說八十翁翁嚼生鐵

元正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新年佛法特地干戈。卓拄杖一下云。水到滄溟不是波。

上堂。盡大地不是自己。參天荊棘。盡大地總是自己。滿目塵埃。橫三竪四。捏聚放開。要與南山相見。還我第一籌來。

謝諸山上堂。明如日。黑如漆。通天大路。萬重鐵壁。南山口似血盆。爭敢妄通消息。何故明眼人前。

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木叢林。鳥獸人畜。什麼處是揀擇。良久云。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

佛涅槃上堂。一生空披露布。末後又把不住。滅度不滅度。總非吾弟子。破布囊盡底翻出。蒼天中更添冤苦。可惜黃金成糞土。

上堂。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春花爛熳。春事綢繆。若將春意會。特地惹春愁。

浴佛上堂。悉達今朝出母胎。無端滿目是塵埃。山僧傾倒西湖水。索性從頭洗一回。既不洗塵。亦不洗體。畢竟洗箇什麼。下座。同詣殿上。與諸人說破。

結制上堂。四月十五。同結此土。西天不別。殺盡安居。只得一橛。楊花不是天邊雪。

上堂。是句亦剗。非句亦剗。公案見成。打疊不辨。瞎驢趁隊過新羅。臨濟德山空貶眼。

上堂。眼似流星。機如掣電。過得南山門。未見南山面。莫有要見南山底麼。天氣稍熱。別時相見。

滿散壽慶節上堂。摩耶佛母。現女主身。退藏於密。得一以寧。貴無敵。富無倫。節逢壽慶。四海歡聲。願將西祖眞消息。仰祝皇齡萬萬春。

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建立乖宗。掃除失旨。忽有箇衲僧出來道。總不恁麼。南山棒折也未放你。三十年後。忽然瞥地。

上堂。佛法不離日用。日用百發百中。衲僧家動弦別曲。葉落知秋。因什麼十箇有五雙。問著口似匾檐。人貧智短。馬瘦毛長。

解夏上堂。僧問。風穴九夏賞勞。請師言薦。穴云。一把香蕎拈未暇。六環金錫響搖空。」師拈云。血脈相連。箭鋒相拄則不無。風穴老人點撿將來。未免小慈妨

大慈南山則不然忽有人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拈棒便打何故南山從來不敢辜負衲僧

中秋上堂擧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呑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　師拈云大小盤山坐在黑山下南山則不然光境俱亡一任將南作北

上堂佛法二字不怕爛却俊快衲僧隔墻見角臨濟德山蹉過一著

上堂巧盡拙出水到渠成擧足下足十字縱横三千里外已被南山換却眼睛若也不信試摸索看

上堂雪峯輥毬禾山打皷盡覓旨歸月不破五

上堂取不得捨不得狀不得西天碧眼胡盡力道不識識不識臨際德山太平姦賊

上堂息慮迷源明機自昧祖師知有處諸人不知諸人知有處祖師不會知不知會不會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上堂有祖以來遞相欺誑兩兩三三隔靴抓痒山僧有口未曾開早已龜毛長數丈

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蠟月二十五　師云見得徹用得親陽春不同調入水見長人可惜黃金如糞土撒向閻浮人不顧

謝維那上堂飽叢林沒量漢法戰當先淸機歷掌假饒千佛出頭也下一槌定當何故南山門下令行一半

上堂深聞淺悟淺聞深悟只知貪程不覺蹉路莫有不蹉路者麼識取最初一步

上堂盡大地爍石流金諸人總道熱惟有南山主丈子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冷颼颼地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三十年後暗裏點頭莫道山僧多口

上堂天無門地無戶文殊維摩撒手歸去衲僧向這裏插得脚南山分半院與你住

上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山前一片閑田松竹淸風浩浩缺齒老胡不得妙

上堂九年坐兀兀胡僧無妙訣長安路坦然夜行人不絕

結夏上堂布袋頭結聖凡路絕蠟人冰鶴護雪西天

恁麼此土還別且道那裏是別處今日南山咬著舌

上堂擧德山示衆云問卽有過不問又乖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打某甲山云待你開口堪作什麼　師拈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當時這僧道某甲話也未問因甚打某甲便與脫下衲衣痛打一頓他若是箇漢也須別有生涯

上堂竿頭絲線不犯波瀾量外機關豈循途轍只如德山棒臨濟喝且道是竿頭絲線是量外機關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

上堂直下是直下是沒量大人擡脚不起可憐伎死杜禪和猶是曉曉掛唇齒南山只向他耳邊低聲道玄沙道底

上堂前佛紀綱後佛性命衲僧腰間古曆日定是三年逢一閏雖然恁麼不知東平打破鏡何似靈雲打破鏡良久云參

上堂金將石試玉將火試且道衲僧將什麼試良久云敗也敗也

上堂欲得見前莫存順逆祖師恁麼道猶費牙頰在南山則不然順自順逆自逆日炙風吹一片頑石

上堂溪東溪西水牯四海五湖皇化俱胝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趙州無揀擇五年分疎不下南山忍俊不禁卓拄杖一下云今日輕酧草價

上堂擧僧問古德萬境來侵時如何德云莫管他師拈云大小古德早已著忙若有人問南山萬境來侵時如何只向他道喚什麼作萬境雖然如是若無擧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上堂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師云諸人還識雲門麼肥儱侗無腹孔不識字有錢用

解夏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西天蠟人冰襟冷東土師僧未點頭

上堂祖師道不用求眞唯須息見若也息去諸佛淨妙國土在汝諸人眉毛眼睫裏若也不息一任撞墻撞壁

上堂擧資福示衆云隔江望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何況更過江來有僧才出資福便喝云不堪共語　師拈云資福老漢雖則盡力提持爭

奈無途轍中翻成途轍。南山見處又作麼生。缽盂口向天

上堂眞空不礙有。眞空不異色。拈起拂子云且道是有不是有。是色不是色。若是伶俐衲僧便好乘時變豹。儻若躊躇。却被拂子穿却鼻孔

上堂一夏過半。久參事慢。伶俐衲僧一咬便斷。且道斷後如何。有口只堪喫飯

上堂僧問六祖。黃梅佛法是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麼。祖云我不得。僧云爲甚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　師拈云殺人可恕。無禮難容

上堂佛法二字平地波瀾。洗脚上舡已傷物義。卓柱杖一下云切忌停囚長智

上堂擧長慶陞堂大衆集定。長慶拽出一僧云大衆禮拜這僧。又云且道這僧有甚長處。却教大衆禮拜。衆無對」　師拈云明明向道。尙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長慶勞而無功。未免傍觀者哂

謝梅山西堂上堂。擧長慶和尙道。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師拈云長慶恁麼道。鈍置道伴不少。只如道伴來交肩還有參學事也無。不是知心者徒勞話歲寒

上堂不坐空王殿。不掛本來衣。何須便恁麼。切忌未生時。諸人還見古人麼。渾家送上渡頭舡

上堂擧法眼云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　師拈云大小法眼泥裏洗土。南山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諸人減却多少威光。南山入地三尺

上堂當頭一句。無過直與。南山有口不敢錯擧。何故笑破露柱

上堂祖師門下尺水丈波。若也覰得破。輪王髻中珠分文不直。若覰不破。迦葉糞掃衣價重娑婆。千箇萬箇伎死禪和。臨濟德山將奈何

結制上堂禁足護生。西天此土。盡是死門。終非活路。忽有一箇聽事不眞底衲僧出來道。某甲足也不禁。生也不護。黃連和根嚼。也未是苦

上堂從上佛祖逆風揚塵。後代兒孫日中迷路。却憶禾山老古錐逢人偏道解打鼓

上堂高亭見德山隔江招手。高亭橫趍而過。師召大

此一作東

衆云高亭雖則一期迴俊爭奈與德山猶隔江在錢塘江上衲子往來如織山僧不曾招手莫有橫趁而過底麼良久云誰信你

上堂東頭貴買西頭賤賣田地穩密衲僧不妨遊戲自在若到南山門下別有一竅勘過了打

上堂開口道不著偶爾成文開口道得著猶隔海在挑囊負鉢兩兩三三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

上堂直截一句無人能擧四七二三天下老和尚總是望雲上樹到這裏南山合作麼生仲冬嚴寒各自且歸暖處

上堂和尚子莫妄想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南山饒你七穿八穴也未免手中痛棒何故透得龍門風波更險

上堂雲門到乾峯云請和尚答話峯云到老僧也未門云恁麼那恁麼那峯云將謂猴白更有猴黑　師拈云相見不須頭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上堂南斗七北斗八風來樹動魚行水濁諸人三十年後眼開莫道南山有口無舌

解夏上堂九十日安居徧地無行路意不停玄眼不掛戶布袋頭開乾坤獨露萬里寸草無踏著不相似

別浦和尚至上堂全提向上猶涉程途橫按拄杖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南山今日大用去也諸人各自照顧眼睛鼻孔著靠拄杖云休休明眼人前

上堂推不進前約不退後臨濟白拈未是好手南山不惜兩莖眉玉筯空將撐虎口

上堂吾常於此切密意在汝邊麟龍不爲瑞鶴龜自成僊

上堂佛祖行不到處行一步佛祖說不到處說一句且道德山何以卓牌於鬧市殷人以栢周人以栗

上堂東西南北礙著磕著四維上下天平地平佛法大有在只是無人證明咄我行荒草裏你又入深村

上堂驀拈拄杖召大衆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拄杖子只作一句爲諸人說破遂卓一下云若更脚後脚前山僧沒量罪過

上堂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袖頭打領腋下剜襟

即不問你諸人紫湖門下立箇牌只道明什麼邊事
上堂棒喝交馳如雷掣電顚言倒語三寸舌南州打到北州頭甕裏何曾失却鱉
破菴忌日燒香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遂燒香云老和尙你知我知莫教漏泄天機
上堂目前法目前包裹壁觀婆羅門九年覰不破覰得破海壇馬子似驢大
上堂知有底道不得道不得底却知有一處不通兩處失功勳拈拄杖云南山今日且作死馬醫卓一下云救得一半
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阿逸多一向魚行酒肆中寶峭無神通菩薩因什麼蹤跡難尋良久云二人同心其誼斷金
上堂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汝等諸人每日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如何免得此過良久云嵩山有箇破竈墮
上堂擧雪峯道盡大地是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

師拈云雪峯老漢著甚死急南山住箇院子百事煎熬有什麼工夫拽你入解脫門然雖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上堂擧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頭云是誰起滅　師拈云冷水點沸鍋舌頭不出口可惜老巖頭慈悲成過咎
上堂擧僧問石霜如何是教外別傳底句霜云非句雲門云非句鋒是句　師拈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上堂擧僧問巖頭路逢猛虎時如何頭云拶　師拈云大小巖頭嚇得忘前失後
冬節上堂古人道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只如羣陰剝盡一陽來復正是萬物遷變時畢竟常住不凋性在什麼處一冬二冬叉手當胷
上堂擧僧問保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便得如羚羊掛角時福云我不可做雪峯弟子不得雪竇拈云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些子　師拈云大小雪竇如人喫李子只向赤邊咬南山即不然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上堂舉南泉示衆云昨夜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貶
向二鐵圍山　師拈云盡令而行也恠南泉不得南
山這裏若有人起佛見法見請他喫一椀茶且道南
山因甚違他古人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上堂臨際三玄三要洞山五位君臣汾陽十智同眞
黃龍三關東西十萬南北八千到處去來不如在此
南山今日借水獻花諸人切忌喚鍾作甕
上堂巴陵和尚生平有三轉語報答雲門一生不做
忌齋南山昨朝老和尚忌日略做些子薄供亦有一
轉語諸人還記得麼若也記得老胡有望若記不得
驀拈拄杖云拄杖子爲諸人扶頭接尾看卓一下云
天高誰側耳地闊少知音
上堂秋風凋敗葉遊子未歸家直饒歸得後無處立
生涯白蘋紅蓼對蘆花令人長憶老玄沙
上堂舉僧問玄沙盡大地是一顆明珠學人因甚不
會玄沙云用會作麼　師拈云大小玄沙却向這僧
手裏供死欵若是南山待他問盡大地是一顆明珠
學人因甚不會只向他道去誰信你教他一場懡㦬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切忌向這裏垜
根陣雲橫海上拔劒攪龍門
新大乘受請上堂舉興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
人三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師拈云二
大老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新大乘終不踏古人
脚跡必然自有出身一路下座同知事頭首勸請
浴佛上堂指天指地討甚巴鼻釘釘膠粘刀刮水洗
兒孫一杓香湯大似恭而無禮
結夏上堂敲打虛空鳴嚗嚗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
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　師云古人一期恁
麼道白玉無瑕却有瑕路途之樂終不到家且道如
何是到家一句待九十日了却與諸人擧
上堂釋迦已往彌勒未生正當無佛世界大地共樂
昇平卓拄杖一下云不圖打草只要蛇驚
解制上堂舉僧問風穴夏終此日師意如何穴云一
把香蘇拈未暇六環金錫響搖空　師拈云大小風
穴浮逼逼地忽有人問南山夏終此日師意如何只
向他道九十日飯錢且置漿水錢教誰還若是眼生

三角衲僧便解乘時豹變

上堂。妙旨迅速。言說來遲。龍門上客。未舉先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月裏姮娥不畫眉

解夏上堂。九夏安居。畢布袋結頭。開衲僧無定度。南嶽與天台。中路壁著脚指頭。方知南山。一夏不辜負你

靈隱妙峯和尚遺書至上堂。通天大路。鐵壁萬重。全機拶透。笑破虛空。羚羊掛角不留蹤

上堂。尋常顚說倒說。何曾開口動舌。不妨雪上加霜。更與諸人一決。豎起拂子云。且道作麼生

石田和尚語錄卷第一

石田和尚語錄卷第二

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了覺　師坦　等編

入寺指三門云。無門之門。七通八達。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喝一喝便行

拈勅黃。黃紙黑字。衆眼難瞞。其中一字。請諸人眼力不到。且道是那一字。山僧未欲指出。却請維那說破

指法座云。有路可行。更高也。上須彌燈王。退身合掌遂驟步登座。拈香祝　聖罷。斂衣就座。示衆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飛來峯高。眼亦高。冷泉水碧。眼亦碧。杉松竹栢。水鳥樹林。各住自位。非人得其便。惟我能自知。恁麼會去。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其或未然。等閑莫過呼猿洞。聽得猿聲恐斷腸。對詞不錄

復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　師拈云。保壽三聖。二俱作家。二俱失利。這

僧雖是被人推出買鐵得金一場富貴新靈隱今日開堂也無人推出僧只是隨宜布置相逢自有知音知何必淸風動天地

當晚小參說心說性淺草易爲長蘆擧古擧今苦瓜那堪待客賓中辨主士曠人稀主中辨主萬中無一喝一喝云賓主歷然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行則與諸人同行坐則與諸人共坐若信不及同舟共濟自相胡越如何道得不傷物義句良久云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復擧玄沙示衆云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則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師拈云玄沙只知踏步向前未免傍觀者哂新靈隱則不然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一著何故怕爛却那

上堂十八十九癡人夜走十九二十人信不及信得及觀音院裏有彌勒

謝監收上堂擧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臈月火燒山」師拈云臈月燒山火勢炎炎目前包裹借手行拳若是衲衣下事猶較十萬八千何故御樓看射獵不是刈茆田

元日上堂大雪滿長安春來特地寒新年頭佛法一點不相瞞且道黃梅石女年多少速道速道

謝執事上堂折脚鐺子大家知有左提右挈勞煩衆手山僧贏得百無憂一向面南看北斗

上堂擧乾峯示衆云擧一不得擧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今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云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拈云乾峯錦包特石雲門鐵裹泥團築著磕著言端語端不是任公子徒勞話釣竿

上堂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靈山拄杖斜靠壁邊風光都占盡不費一文錢

結夏上堂四月十五結此土西天同途共轍就中獨有靈山別別日裏藏氷火中釣鼈

上堂古人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得恁麼明白得恁麼簡徑靈山這裏不較多三尺杖子攪黃河

上堂日遷月化又見中夏衲僧那事如何問著人人口啞有諸訛不借借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上堂祖師門下討甚巴鼻滿耳春風浩浩地草木蕤
林燈籠露柱心空及第汝等諸人因甚却來這裏瞌
睡
破菴忌日拈香巴陵三轉語鈍置老僧門靈山無半
句報盡破菴恩既無半句且道將什麼報無目不晝
眉此意少人知
上堂秘魔老兒擎箇叉子不肯放下靈山這裏淨躶
躶赤灑灑沒可把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勘破了也靈
山別甑炊香供養伊何故猛虎口裏活雀兒
上堂舉瑯琊一日上堂有僧出打一圓相瑯琊拈拄
杖打云道道僧云不道不道瑯琊云因甚不道僧云
三世諸佛不出於此瑯又打趂出去乃示衆云律中
以手指比丘犯波逸提山僧今日入地獄如箭射」
師拈云不是瑯琊洎被這僧惑亂若非這僧瑯琊令
不虛行末後棒頭賣峭更向露柱藏身笑殺毗耶杜
口人
解夏上堂翠巖夏末示衆云一夏爲兄弟東語西話
看翠巖眉毛在麼保福云作賊人心虛長慶云生也

雲門云關」 師拈云水流濕火就燥臨安府賣一狀
領過
謝新舊知事頭首上堂舉雪峯一日陞座召大衆云
看看東邊底看看西邊底你若要會拈拄杖擲下云
向這裏會取」 師拈云雪峯雖則截鐵斬釘畢竟傷
鋒犯手靈山今日未免効颦看看東邊底看看西邊
底山僧也無工夫拈拄杖擲下但直下會取好
上堂五湖衲子南來北來還曾逢著海上明公秀麼
逢之不逢逢必有事且道有什麼事下得一轉語明
窓下安排
上堂舉僧問馬大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近前
來僧近前師打一掌云六耳不同謀黃龍南拈云古
人尙道六耳不同謀何況而今三百五百聚頭商量
禍事禍事」 師拈云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要見
馬大師則易見黃龍南則難今日忽有人問靈隱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向道近前來待他近前却向道去
何故白雲乍可離靑嶂明月難教下碧空
開爐上堂舉雪峯和尙道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

玄沙云火爐闊多少雪峯云如古鏡闊　師拈云雪峯玄沙父子激揚大似泥裏洗土若望臨際門下遠之遠矣且道臨濟門下如何良久云看火色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子承父業依而行之影響之流三千里外還有獨脫底麼退後退後久雨不晴妨我晒眼皮革

上堂擧光侍者向玄沙道師叔若參得禪某甲打鐵舡泛海去後玄沙住院令人傳語光侍者還曾打就鐵舡也未　師拈云猛虎不食伏肉可惜玄沙撞在光侍者網裏

冬節上堂節令不相饒陽生第一爻諸佛道長衆生道消拈拄杖云拄杖子獨孤標且道隨節令不隨節令良久云交

上堂祖師西來持聾作啞天下老和尙逆風揚塵蠱山雖則空手揑雙拳未免被飛來峯覷破何故太湖跨三州

天基節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永永流通古佛今佛心同道同風從虎雲從龍節啓天基伸祝頌壽齊南北兩高峯

上堂一法不通萬緣方透拈拄杖云這箇是萬緣那箇是一法卓一下云不曾與諸人錯下注脚

謝職事上堂擧古德云但將飯向無心椀自有人扶折脚鐺大似癡人種空花望結團欒果靈山則不然我若坐時汝須立同坐同立成瞎漢非瞎漢把手大家行那畔

上堂海上明公秀趙州東院西不移毫髮許平步上雲梯山僧恁麼道已是一品二品諸人恁麼會未免七錯八錯一等賊賊不是無物

上堂擧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師拈云雪峯老漢粘牙帶齒累及後人靈山則不然盡大地撮來如粟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普請歸堂何故怕爛那

上堂絕學無爲虛消信施奔南走北辜負己靈一見飛來便回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山僧意在什麼處深沙努眼睛

上堂擧趙州問僧云曾到麼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

又見一僧問云曾到麼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院主云曾到也道喫茶去不曾到因什麼也道喫茶去州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　師拈云趙州老漢心如藥口如蜜一埦麤茶多虛少實院主兩眼瞇𪘁畢竟何曾得喫莫有得喫底麼急須吐出

上堂諸人開口道得底老僧如瘖如啞老僧開口道得底諸人如醉如昏何故胡言易會漢語難明

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卓拄杖一下云朝看雲冉冉暮聽水潺潺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何得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曾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　師拈云直如絃曲如鉤易見難識老倒趙州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似氷長流

上堂釋迦慳彌勒富甘草甜黃連苦法法小相干人人各自度咄莫來攔我毬門路

上堂舉五祖和尚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去方始是　師拈云要見五祖和尚麼暗裡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上堂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馬大師滿地狼藉潙山即不然自從胡亂後三十季不少良久云衲子難瞞

上堂拈拄杖云盲禪暗證日中迷路深聞淺悟未入正流莫有全機獨脫底麼卓拄杖一下云不到烏江不肯休

上堂云大衆登天不假梯徧地無行路可憐杜衲僧邯鄲學唐步且道如何免得此過雪峰輥毬雲門抽顧

上堂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承言不滯句蝦蟆跳上梵天燈籠吞却露柱

上堂上士聽法以神聽中士聽法以心聽下士聽法以耳聽且道拄杖子將什麼聽卓拄杖一下云不覩雲中鷹焉知沙塞寒

上堂百尺竿頭行闊步紫羅帳裏撒眞珠山僧贏得呵呵笑未審諸人會也無恁麼說話且道是褒句是

貶句若也定當得出山僧與諸人共鉢盂吃飰若也
定當不出三十年後有人說破
上堂飛來峯頂寂寂無人合澗橋邊成群作隊金剛
圈栗棘蓬則不問汝脚踏實地處道將一句來良久
云問他全句只道半句
上堂一句子寸釘入木一句子目前包裹一句不作
一句用卓拄杖一下云不是張華眼徒窺射斗光
謝虎丘雙杉上堂東山正脉不絕如線睡虎去無蹤
一斑今復見見則見矣且道劒池那畔一句如何通
信崑崙著鐵袴一棒行一步
上堂動是法王苗靜是法王根喚什麼作法王毒蛇
吞鱉鼻孝子諱爺名
上堂若論此事何必多言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
良久云离婁行處浪滔天
上堂瞿曇元沒神通老胡何曾知有靈隱門下千了
百當底衲僧且道如何祗待三十拄杖且與研鹽
上堂識得一萬事畢秘魔擎叉魯祖面壁乃至臨際
三玄三要洞山五位君臣雲門念七諸人且道是一

不是一昨夜新州老盧失却腰間特石
上堂不參禪不論義拖箇破席日裏睡縢他伎死禪
和至今坐在冷地靈山不然因行掉臂買石得雲饒
移花兼蝶至
上堂喝如雷棒如雨大地絕纖塵回頭無覓處無覓
處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
佛涅槃上堂七十九年間大地遭欺誑且喜葛藤根
今朝曝地斷且道斷後如何後代兒孫三馬九亂
上堂佛來也打祖來也打德山老人甚生風彩靈山
這裏佛來也著祖來也著手中拄杖權且架閣何故
擎茶掃地也要一箇半个
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不存知解乾峯
主丈劃一劃雲門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因甚十个
有五雙眼瞪瞪地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上堂兎馬有角牛羊無角不知不會事同一家多見
多聞千差萬別畢竟天無第二月
立春日上堂拈主丈召大衆云春日打春牛春色滿
林丘打即不無且道向什麼處下手卓拄杖云三十

年後莫道狠藉不少

上堂舉龍牙和尚云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拈云大小龍牙舌在口外靈山則不然天無門地無戶處處逢渠全身獨露忽有个衲僧出來道我會也我會也只向他道杜諸人且道是那个杜字

上堂掩關杜口已涉繁辭天下老和尚各呈懵袋未免小慈妨大慈畢竟如何水晶甕裏浸波斯

上堂昨宵困倒床上直至五皷方甦今日陞堂言句都無且望大衆智不責愍

上堂頭陀石被莓苔褁擲筆峯遭薜茘纒添一絲毫不得減一絲毫不得羅漢院裏一年度三个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寮倒歸宗面赤不如語直諸人還會麼午後打齋鍾金剛晉失色

上堂德山先鋒臨濟殿後且道中間底是什麼人卓拄杖云眼睛定動東晉西秦

上堂舉白雲五祖和尚示衆云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時動著闗棙兩片東扇西扇師云靈山不會禪空手捏雙拳渾家送上路請諸人續末後一句

上堂網細魚稠藥多病甚棒喝交馳一品二品山僧恁麼遲驢脣擬客徒勞勸主人

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物是定價錢是足陌這个從汝諸人商量倒轉舌頭一句作麼生辨白艮久云屬羊人本命屬虎人相衝

上堂春光冉冉春日遲遲春風包褁上下四維黃鸎聲在柳陰西此意明明說向誰

上堂欲得見前莫存順逆築著磕著無處尋覔數百年前雲居道箇何必興化道个不必靈山莫也有道處麼夜行莫踏白不是水定是石

上堂鐵壁鋨壁復鋨壁那邊那邊更那邊事到極頭須倒斷瞎驢趒跳過西天

上堂舉花藥英和尚示衆云十七十八證龜成鱉十九二十人信不及更待枯木生花胡餅出汁」師云靈隱雖則無能要與花藥相見十七十八證龜成鱉十九二十半夜潑墨直須枯木生花胡餅出汁

上堂海上明公秀衲僧不知有冷地忽相逢尋常無處討無處討莫草草龍王宮殿有誰親到

上堂赤肉團上壁立萬仞無位眞人入三眼國土說解脫法山僧一向懶懶散散且恁麼過時諸人莫錯怪同道者方知

謝首座都寺上堂臨際頂中髓楊岐眼裏筋欲明這箇事須還這箇人風前有路秤尾無星大家贏得失忻忻且道笑个什麼笑道秤尾無星

上堂刀不自割水不自洗拈拄杖云山僧拄杖化爲龍吞却乾坤大地汝等諸人向甚處出氣卓一下云各依舊位

上堂春花爛漫春光欲暮杜宇聲聲送春歸去諸人何不向這裡眼明心悟山僧恁麼道衆中忽有箇衲僧喚一聲道石田良久云山僧倒退三千

上堂明如鏡黑如漆四七二三多虛少實靈山拄杖且拈靠壁何故免被傍人冷眼看

上堂非不非是不是建立則乖張掃除則失旨德山臨際出來換却髑髏裏底

上堂擧盤山道向上一路滑睦州道壁立千仞險臨濟道石火電光鈍 師云三大老眼睛鼻孔不同心肝五臟相似靈山雖則無能拄杖子爲衆竭力却有些子卓拄杖一下下座

中夏上堂九十日已過半那事畢竟如何直饒窮到底終是涉風波忽有个衲僧出來道某甲百不知百不管飰來開口睡來合眼只向他道去誰信你這癡漢

謝書記藏主上堂擧藏主問僧何不看經僧云不識字主云何不問人僧叉手進前云這箇是什麼字主無語 師云不識字却識字合識字却不識字石田恁麼判斷且道意在於何萬人爭仰處一箭落雙鵰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便恁麼去恰作得箇洸白沙彌有一人未肯在何故洞庭無盖

上堂青山不擧步日下不挑燈黃頭碧眼臭肉生蠅諸人三十年後悟去不得錯怪老僧

上堂擧僧問鏡清佛法如水中月是否清云清波無透路僧云和尚從何而得清云再問復何來僧云正

恁麼時如何淸云重疊關山路」師云黃面浙子費許多口頰作什麼當時待這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只向他道重疊關山路非惟截斷這僧脚跟亦乃與後人點眼

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衲僧知箇什麼知道飦是米做直饒恁麼閻羅老子索飯錢有日在」

上堂天寒日短滴水氷生黃梅石女冷地暗嗟吁無邊身菩薩凍破一雙耳汝等諸人還覺麼若也覺去事同一家若也不覺有處著你在

上堂摩竭提國水泄不通少室峯前三三兩兩到這裏不開口不動舌還吐露得出麼拍禪床一下云洎合收拾不上

上堂德山雨點棒臨際雷奔喝收拾將來七零八落靈山跤定牙關盡力也難提掇何故睦州拶折雲門脚

上堂時時九夏日日三秋鬧市裏百草頭夾山老子賣峭重價未有輕酬山僧今日爲他輕輕酧箇價數看卓拄杖一下喚一聲云夾山老子畢竟千錢賒不如一錢見

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從上若佛若祖天下老和尙罪過彌天天天昨夜山僧針線囊中打失一文古老錢

上堂風不來樹不動東家點燈西家暗坐龍嘶海竇魚遊不顧且道是佛法是世諦諸人若揀辨得出石田與你一緉草鞋

上堂西來無意直指無旨引得癡兒盡臥冷地卓拄杖一下云起山僧有一服惺惺湯與你有般漢便道如何是惺惺湯德山道底

上堂多言復多語由來返相悞拈拄杖云靈山拄杖子不相悞諸人還信得及麼卓主丈一下云多少人日中迷路

上堂月旦陞堂無可垂示便恁麼散去諸人未必靈利且向秤鎚上揑出些子汁貴圖有箇滋味良久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上堂曲曲彎彎平平坦坦七穿八穴十字縱橫是汝諸人不妨東行西行第一莫教撞著跛脚老雲門

上堂擒虎兕辨龍蛇茄子瓠子爛冬瓜山僧直得無
下手處良久云門外金剛汗如雨
上堂意到句到宗通說通一品二品百匝千重推倒
面前案山子長衫大袖舞春風窮鬼子莫莫莫更須
知有朱頂王菩薩
解夏上堂靈隱門下不犯之令九十日中頭正尾正
衲僧路活脚下生煙老僧終不學雲門索飰錢
上堂擧僧問古德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古德云胡孫
喫毛虫 師拈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胡孫喫
毛虫若續得這一句便是參學事畢
上堂擧香嚴和尚道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也不會
別喚沙彌 師拈云大小大香嚴尾巴拖地靈隱一
機全無所示若也不會投子道底
上堂魯祖和尚見僧來便面壁俱胝凡有所問只竪
一指諸人且道者二老漢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良久
云意在蒼龍不在魚
上堂入室陞堂門庭施設無途轍中瓈成途轍百丈
老常得一橛解道喫茶珍重歇

上堂拈拄杖云放下覔無蹤盡力提不起寸鐵未施
刀鎗滿地明眼衲僧失巴鼻
上堂德山棒頭短臨濟喝聲低不傷物義句趙州東
院西
上堂全提半提向上向下冷泉直是口啞何故眞人
面前不得說假
上堂擧雲門示衆云佛法太煞有只是舌頭短良久
云長也 師拈云說短說長自起自倒跛脚老雲門
慈悲成過咎長安一路坦然平往來曾不禁人行
上堂擧趙州示衆云夫爲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
師拈云行棒行喝不是本分事大機大用不是本分
事一機一境不是本分事畢竟如何是本分事無智
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請石溪和尚掛牌上堂爐鞴之所鈍鐵尤多良醫之
門病者愈甚若要鈍者利病者起須還作者拈出本
分惡鉗鎚却笑德山三十年不曾打著箇獨脫底
上堂秋聲滿林壑秋雨滴梧桐門外未歸客飄泊在
途中歸也歸也通身白汗下載淸風

上堂擧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墻外底僧云某甲不問這箇道州云你問什麼道僧云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　師拈云趙州禪口皮邊墻外底透長安壓著磕著言端語端不是釣鰲手徒勞把釣竿

上堂古人云但得本莫愁末喚什麼作本喚什麼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還有人不肯麼有人不肯是我同參

請因緣普說

保寧勇和尚有頌云祖師門下絕人行深嶮過於萬仞坑垂手不能空費力任教堂上綠苔生看他恁麼說話還有開口分麼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只如瞿曇在摩竭陀國掩室而坐說什麼來維摩在毗耶離城三十二菩薩爲說不二法門皆被維摩詰難及乎文殊問維摩何者爲不二法門維摩默然說什麼來臨濟見黃檗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黃檗說什麼來以至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說什麼來雖然如是不可總啞却口也道火何曾燒却口山僧今朝只得放一線開爲諸人東語西話五祖和尚道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得時如銀山鐵壁及乎透得了元來鐵壁銀山便是我敢問諸人透得也未若要透得第一須是退步就已不得向外馳求第二須是令暖氣相接第三不可令雜毒入心且如燒香禮拜看經寫字看文字一切雜事總是向外馳求今日做工夫一上明日又放慢半信半疑半進半退便是暖氣不相接乃至筞子上念將來模子裏脫將去嚥啖古人涎唾便是雜毒入心要得無這許多般病痛須是全身放下與之斷崖崖來崖去忽然命根子斷便是到家有向當底時節古人道未得箇人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不得辜負老僧又有古人道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直須颺下箇入頭處山僧道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正好買草鞋行脚何故參禪須是悟悟了須是遇人若不遇人無師承只成杜撰阿師動便傷鋒犯手尾巴露如弄胡孫漢子逗到臘月三十日鼓也打破胡孫子走濟得甚事若悟了遇人開口吐氣自然如水入水豈不見投子青參浮山有見處浮山指

令見捿賢秀即是秀圓通也那時住捿賢青到彼中一向堂中打睡有人去與秀言堂中有一箇青上座喫粥喫飯了只是打睡秀云待老僧親去勘過便拽拄杖下堂中見青果然打睡秀將拄杖敲板頭云上座我這裏無閑飯與你喫教你打睡青云不知教某甲作什麼秀云何不參禪青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秀云爭奈大有人不肯你在青云教他肯堪作什麼秀云你見什麼人來青云浮山秀云恠得恁麼頑賴遂相喚握手歸方丈信知彼此明眼人相見逈然別也曾聞破庵老和尚言今時兄弟做工夫不索性所以不見効驗我行脚時密庵住衢州烏巨山我在彼中充知客解職了往見水庵雙林兩廊長我每夜不睡從東廊行到西廊提起話頭做工夫行兩三匝了歸堂中打一看上下間兄弟一似爛冬瓜相似我覷了自思量道我若不著便也似這一堂爛冬瓜討什麼椀子我在那時做得些工夫室中也開得口只是命根未斷心下畢竟不穩遂起單至平江萬壽僧堂前歇那時是證止菴住萬壽是無鼻孔長老粥罷打皷

入室我心裏欺他不去入室有同行去入室了却來問我道你去入室也未我謾同行云我去入室了又却自思量道他是我同行我謾他心下未穩當漸要歸川去却是如何如此思量心中躁悶遂行入僧堂後去忽然擧頭見照堂二字從前疑情頓釋遂還上蔣山再見密菴室中無不投合遂辭歸川密庵親送至半山我不曾問他討頌老和尚自袖中出一頌相送云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刃扣玄關頂門歘瞎摩醯眼去住還同珠走盤接得頌了便相別歸川後住兩三个院了住夔府臥龍因有一道士南遊遂作書與老和尚通嗣法是時密菴住太白老和尚歡喜謂育王佛照云元來川僧有道義佛照云待你知得遲了蓋密庵平生怕川僧鬧不肯多掛川僧而佛照喜川僧堂中多是川僧故也破菴老和尚蜀中住數院又再南來山僧出來行脚雖去禮拜他只是不曾依棲他住後來在平江穹窿方在他會裏住以至相隨到鳳山楊寺被他送歸藏主寮見其室中機用及尋常提唱逈為諸方不同令人心死所以今日出來

承嗣他老和尙云禪和子室中下語總是知見解會如何了得須是向言句外臨時別有意智去離泥水方得我舊時行脚歸去與一同行在合州釣魚掛搭彼中亦是一員前輩尊宿我去入室再三免我不肯擧話及至我同行去入室尊宿却不免他但擗膝一下云你向這裏下一轉語看同行無語番番入室只是如此問他同行云㕥耐這漢番番只如此問我我無可應對他你爲我代一轉語我這回去下著老和尙云你待今番又如是問你你但將兩指夾鼻聲他一聲便出同行果去入室依老和尙所教尊宿云有人教壞你了信知此事得底人如兩鏡相似自然彼此不相瞞奉勸兄弟做工夫須是省要處做令到這般田地方堪爲種草昔有一僧見晦堂堂云從什麼處來僧云南雄州堂云來作什麼僧云來見尊宿堂云何不回鄕中去僧云某甲出來參禪和尙如何却令某甲回去堂云我鄕中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且道晦堂意在什麼處鑒咦庵云乍可永劫受沉淪終不瞎却衆生眼咦菴恁麼說話大似方木逗圓

米[illegible]來

孔諸人恐別有長處後次米室中吐露

端午普說參禪要透祖師關妙悟要須心路絕心路不絕祖關難透要得心路絕麼須是內不放出外不放入空蕩蕩地或若妄念起時將一箇話頭提起與之斷崖如提一柄金剛王寶劒相似誰敢當鋒崖來崖去久久之間觸境遇緣自然啐地斷嚗地折那時不著問人便有入頭處便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喚作有根脚自會作活計靈山這裏也不摩捋你兄弟也不捩轉你兄弟見得一寸與你說一寸見得一尺與你說一尺見得一丈與你說一丈亦不向你道工夫難做誑嚇你亦不向你道工夫易做欺謾你待你透頂透底自知好惡佛眼和尙說兄弟做工夫有兩般毛病第一騎驢覓驢第二騎却驢不肯下騎驢覓驢將自已更求自已騎却驢不肯下被佛祖玄妙奇特纏縳擺脫不得到這裏要騎便騎要下便下方有自由分今時禪和子說爲信自已不及但不信長老不信他人却不妨須是信得自已脚跟下有這盖天盖天一段光明始得箇箇空只鼻孔遼天問著十箇

有五雙。不知著落。所以老東山端午日示衆云。老僧取得一道神符。頗有靈驗。一願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二願文武百官常居祿位。三願萬民樂業風調雨順。令鬼使往四天下。一一告報。鬼使回來云。已去四天下。一一告報了。無不順從。只有禪和子鼻孔遼天。不奈他何。東山云。莫說你不奈他何。我也不奈他何。雖然如是。澤廣藏山。理能伏豹。畢竟如何。一抽三二添。四黃牛角向天。八脚垂過鼻。急急。只如東山恁麼道。諸人還知落處麼。且不是唐言。亦非梵語。作麼生理會。若理會得。便向東山頂上放屙。不爲分外。恰似泗洲人見大聖。相似是什麼匹似閑。若理會不得。不可蠢心也。須向單位上東咬西嚼。看是什麼道理。始得方冊中參禪。透頂透底。大徹大悟。莫如眞淨文眞淨初行脚時。自言我見處。如吳道子畫相似。十分畫得逼眞。但只是畫底。所以不肯小了。徧扣諸方。一日聞人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淸波無透路。有領解處。往見黃龍。機尙未契。蓋其小小有悟解。未得透頂透底。所以不契。今普燈却截淨於淸波無透路處。有省悟。往見黃龍。截得差錯了。殊不知淨見黃龍不契。却云。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見香城順。於順言下大悟。回見黃龍。方得機契。受虎中做。●昔燈蓋其只會編類事跡。畢竟眼不正。所以差錯了。淨往見老順和尙。順問云。甚處來。淨云。黃龍來。順云。黃龍近日有何言句。淨云。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黃龍垂一轉語云。鍾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請住黃檗。勝上座下語云。猛虎當路坐。黃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首座只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淨於順言下。打失鼻孔。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處來。淨云。特來禮拜和尙。龍云。恰値老僧不在。淨云。向什麼處去。龍云。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淨云。恁麼則某甲得自在去也。龍云。你脚下鞋甚處買來。淨云。盧山七百錢買。龍云。何曾得自在。淨云。何曾不自在。自然轉轆轆地。如水上葫蘆。遏捺不得。信知得底人與得底人說話自然別。也又死心爲僧了。便發志行脚。初見晦堂。堂問。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死心罔措。

●昔一作普

推倒強辯堂遂抑之一日又強辯不已堂云住住說食終不飽死心云某甲到此弓折箭盡願和尚慈悲與安樂法門堂云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政坐在知解多若要安樂法門直須死却全心方可心默領旨一日宴坐忽聞庫下知事捶行者雷忽震遂大悟趨出見晦堂忘納其屨才見晦堂自點胸云和尚天下人是參得底禪某甲是悟得底禪堂云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這个可謂前輩參禪樣子兄弟要參禪須以此爲標榜始得莫學今時長老蓋今時長老一知半見爭及得古人你若學今時長老便小了事體不濟得事且如薰上座住靈隱亦是不奈何被人東挨西拶到禪床角頭迴避不及只得爲祖師有箇門戶擘破面皮出來喚作此地無朱砂赤土以爲上雖然看却今時漸漸赤土也無了米盡到糠糠也無了漸漸食泥食土說著眞箇令人寒心更在後來兄弟發大勇猛出來爲佛祖雪屈第一須去省徑處作工夫莫只管多知多解蹉過截徑一路了且如趙州洗鉢盂話最是徑截兄弟多作無事會了如睦州示衆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多少省徑兄弟亦蹉過了如雪峯示衆云飯籮裏坐有餓死漢河水沒頭浸有渴死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唱愈高和愈寡省力多少兄弟却不向這裏著眼儘蹉過了今日端午且更舉一箇公案散去文殊令善財採藥善財云徧觀大地無不是藥者殊云是藥採將來善財乃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拈起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師拈云採藥與用藥相逢一會家殺人活人不貶眼白玉無瑕却有瑕因甚如此諸人做得工夫到便知著落

拈古

舉馬大師云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拈云即心即佛甜瓜甜徹蔕非心非佛苦瓠苦連根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斫却月中桂淸光迸海門箇裏若能開正眼一毫頭上定乾坤

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

拈云趙州因風吹火用力不多這僧雖然悟去也只做得箇長行粥飯僧何故更須知有向上一關

舉雲門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

拈云雲門於無義路中却開義路蔣山卽不然聞聲悟道見色明心林鳩砧井底種林檎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

舉外道問世尊昨日說什麼法尊云說定法又問今日說什麼法尊云不定法道云爲什麼昨日定今日不定尊云昨日定今日不定

拈云昨日定今日不定大小瞿曇因邪打正更問如何鉢盂安柄

舉僧問雲門和尙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後來圓悟別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

拈云見得徹用得親不無雲門圓悟若是諸佛出身處三生六十劫

舉僧問南泉師居丈室將何指南泉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拈云大小南泉被這僧輕輕一拶直得手脚俱露忽有人問南山師居丈室將何指南拽拄杖打何故黃金終不和沙賣

舉鏡淸問僧門外什麼聲僧云雨滴聲云云

拈云鏡淸以己妨人壓良爲賤不覺通身泥水南山問僧門外什麼聲待他道雨滴聲却許他具一隻眼

舉潙山問仰山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這裏

拈云大家在這裏廓徹無依倚有口難分疎凍破一雙耳

舉德山會下有一僧近前作相撲勢山云這無禮漢合喫山僧手中棒

拈云這僧嬌兒失禮德山小慈妨大慈當時白棒向甚處去南山門下忽有僧近前作相撲勢山僧只得退身三步何故老不以筋力爲能

舉雲門問僧盡大地是什麼人會佛法僧云露柱門喝云這死蝦蟆

拈云這僧已是露出眼睛雲門更與揭却腦盖若是佛法未夢見在

擧同安察和尙問僧。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
緣。擧似你。僧作聽勢。安與一掌。僧云。因甚打某甲。
安云。我要話行
拈云。潦倒同安。前頭較些子。後面笑殺人。撞著別箇
師僧。豈免返遭毒手。若是南山。待這僧道因甚打某
甲。更與一掌。便見頭正尾正
擧潙山問仰山。卽今事且止。自古事作麼生。仰山
叉手進前。潙云。猶是卽今事。自古事作麼生。仰山
叉手退後。潙云。汝屈我。我屈汝
拈云。父子水乳和同。無如潙仰。點撿將來。前不搆村
後不搆店。若遇臨際德山。更下一槌定當
擧盤山和尙示衆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
形如猿捉影。瑯琊覺拈云。上來講讚無限良因
拈云。具向上眼。目則不無。瑯琊要見盤山。未可在何
故。大力量人語脉裏轉
擧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長慶云。總似今日。
老胡絕望
拈云。一箇有望。一箇絕望。徐六擔板。各見一邊。山僧
却不然。總似今日。多少省力。三十年後。莫道南山拗
曲作直
擧僧問大悲。除上去下。請師道。悲云。我開口卽錯。
僧云。恁麼則正是某甲師也。悲云。今日落在弟子
手中死
拈云。來風可辨。駟馬難追。若無後語。討甚大悲
擧崔禪一日陞座云。出來打。出來打。時有僧出云。
崔禪。譖崔禪。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拈云。崔禪大驚小恠。欺壓平人。却被這僧頂門一錐。
直得七零八落。且道那裏是他七零八落處。喝一喝
擧五祖和尙住太平時。示衆云。太平不會禪。一向
外邊走。臈月三十日。贏得一張口。且如何是太平
口。自云。兩片皮也不識
拈云。太平老漢。自起自倒。南山雖則不肯。未免効顰。
南山不會禪。一向外邊走。臈月三十日。舌頭不出口。
因甚如此。見成公案
擧馬祖會下有一僧。以手畫四畫。問祖云。上一畫
長。下三畫短。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四句絕百

非請師答祖以手畫一畫云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答汝了也

拈云氈拍板無孔笛狹路相逢五音六律流落叢林知幾年至今誰敢通消息

擧雲山有僧來參山起身僧便出去山云得恁麼靈利僧喝云作這箇眼目法嗣臨際也大屈哉山云且望闍梨善傳僧回首山便喝云作這眼目錯判諸方名言便打

拈云雲山與這僧拳來踢去力敵勢均雲山令雖行棒頭何曾有眼這僧棒雖喫心中要且不甘有人辨得出南山請他喫一頓無麵餺飩

擧前有一尊宿道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後有一尊宿道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

拈云一條拄杖兩人共扶有什麼快活處靈山即不然一絲頭是不是林下野人高錦衣公子貴

擧智門問僧諸方向平地上打筋斗你還曾見向虛空裏打筋斗麼僧無語雲門代云休跨跳

拈云雲門恁麼道塞他智門口未得在若是靈隱見他恁麼道只向他道今日小出大遇這老漢雖有劈箭之機已是埋身千丈

擧明招見勝光纔跨門光垂下一足招云伎倆已盡拂袖便行

拈云見機而作不無明招要見勝光則未可在何故魚龍穴下盤根闊日月輪邊氣象高

擧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拈云諸人要見洞山麼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

擧鏡淸於僧堂前自擊鍾子云玄沙道底玄沙道底時有僧出云玄沙道什麼淸作一圓相僧云若不久參爭知恁麼淸云還我草鞋錢來

拈云鏡淸搖頭這僧擺尾雖則一期可觀爭奈玄沙道底

擧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馬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智藏僧問智藏藏云我今日頭痛問取海兄僧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却問馬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

拈云馬師智藏病痛一般海兄不會當面熱瞞頭白
頭黑言端語端衲僧不用空啗啄秤在星兮不在盤
舉雪竇頌爲道日損三分光陰二已過靈臺一點
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拈云雪豆等閑舉手握土成金諸人若解橫身便乃
白衣拜相其或未然且向情識裏頭出頭沒
舉明招示衆云這裏風頭稍硬且歸暖處商量便
下座歸方丈衆隨至云及到暖處便見瞌睡以拄
杖一時打散
拈云明招兩度入泥入水也不相辜負可惜當時會
下無一箇衲僧靈山終不學他明昭老漢盖覆將來
好是明明說從教鴨聽雷
舉雲居膺和尚問雪峯門外雪消也未峯云一片
也無消箇什麽師自云消也保福云要且無雪上
加霜
拈云雲居打草驚蛇雪峯開口見膽保福獨上高臺
要且衆眼難瞞門外雪消也未請諸人試下一轉語
舉趙州在南泉井樓上見泉過乃抱定柱懸一脚
云相救相救泉遂於踏梯上打一二三四五州遂
具威儀上方丈云適來謝和尚相救
拈云父子至親心眼無二築著磕著透頂透底傍觀
只把當兒戲蒼龍攪動澄潭水
舉皷山示衆云皷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便咳
嗽一聲山云作什麽僧云傷寒山云傷寒卽得
拈云皷山老漢前頭赫殺人後頭笑殺人靈隱門下
不得咳嗽或有人咳嗽一聲亦云作什麽待他道傷
寒劈脊便棒何故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舉雪峯扣老觀門觀開門雪峯扭住云是凡是聖
觀唾云野狐精遂拓開閉却門峯云也要識老兄
拈云雪峯識則識老觀爭奈不得入門
舉睦州道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
拈云這老漢手頭短靈隱卽不然見成公案與汝三
十棒何故棒頭有眼龍蛇易辨
舉許郞中到上藍問首座年多少座云六十八許
云幾夏座云四十夏許云聖僧幾夏座云與虛空
同受戒許云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

拈云大小上藍首座却被箇俗漢勘破靈隱當時若做首座待他問聖僧幾夏只向他道你這俗漢前後惑亂多少人來若下得這一轉語許郎中便是煅了精金也須失色

舉僧問石霜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石霜咬齒示之其僧不會後石霜遷化僧問九峯先師咬齒意旨如何峯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盖盖云我與先師有甚冤讎

拈云九峯雲盖不謬爲石霜弟子雖然如是只會保守家業且無施設門庭或有人問靈隱石霜咬齒畢竟如何曾經霜雪苦楊花落也驚

舉百丈示衆云你爲我開田我爲你說大義衆開田畢請和尚說大義百丈展開兩手

拈云開田甚難難中却易展手甚易易中却難說難說易轉見顢頇自已若無僊骨謾言九轉還丹

舉僧問古德如何是三寶德云麻麥豆

拈云諸人還知古德麼慣使不由家富貴三杯兩盞背爺娘

舉僧問趙州道人相見時如何州云呈漆器

頌云道人相見問如何舉手寒温事已多潦倒趙州呈漆器岳陽船子洞庭波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峯

頌云百丈機先疾似風巍巍獨坐大雄峯要知奇特中奇特明月難教下碧空

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如何古德云東村王老夜燒錢

頌云東村王老夜燒錢鼻孔依稀露半邊武帝求仙求不得王喬端坐却昇天

舉昔有秀才看佛名經問長沙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長沙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曾題也未才云未長沙云無事題取一篇好

頌云百千諸佛在何居黃鶴樓詩錦不如問汝秀才題也未一篇題取莫躊躇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頌云萬法歸一一何歸海口難酧這一問不得青州

一領衫幾乎喪却窮性命

擧陸亘大夫問南泉肇法師也大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指庭前花召大夫夫應諾泉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頌云天地根元與我同撥波求水謾勞功時人見此花如夢坐斷須彌信不通

擧僧問古德如何是冬來事德云京師出大黃

頌云冬來底事要商量向道京師出大黃多少病猫飡死鼠日中擡首眼無光

擧趙州示衆云我在南方行脚時火爐頭有一則無賓主話直至而今無人擧

頌云無賓主話意深深流落叢林古到今火冷灰寒口挂壁衲僧凍死不知心

擧水菴和尙頌九夏安居不論心胡蘆水上捺教沉忽然湧向西邊出驚起沙鷗亂白蘋

頌云安居三月不論玄水牯朝昏痛著鞭拽脫鼻繩無覔處山童走得脚皮穿

擧僧訪趙州州云喫茶去公案

頌云曾到未到俱喫茶爲君抉出眼中花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石田薰和尙語錄卷第二

石田薰和尙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　妙因　至慧　等編

小參

高峰入院小參鷲嶺眞機曹溪密旨三家村裡牛動尾巴眞正擧揚盖天盖地蹉過者如麻似粟却認口頭聲色以當平生流落他鄕去家轉遠諸人還識家麼若也識去鍋子大小杓柄短長一一盡知著落旣知著落便能主賓互換水乳和同憂則共感樂則同歡逆順隨宜高低普應恁麼說話落二落三獨脫無私畢竟如何剖露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閑

楓橋入院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山是山水是三門佛殿厨庫僧堂什麼處是不揀擇是法住法位世間

相當住什麼處是揀擇若也倜儻分明便知道一切時一切處行住坐臥動轉施爲築著達磨大師鼻孔恁麼告報早是少慚愧將惡水潑諸人了也還有搆得底麼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曾親近已隔大千何況說黃道黑立主立賓鄭州出曹門且喜沒交涉既無交涉畢竟事作麼生不勞懸石鏡天曉自分明

蔣山入院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忙忙者匝地普天獨脫底星中揀月還他具透青眼目旋生風骨方可入作若是迷哩嘛囉決定打入葛藤窠裡無出頭分既是屋裡人定知屋裡事前是三門後是方丈一點也瞞他不得然雖恁麼且道臨濟一喝賓主歷然又却如何話會良久云若無擧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淨慈入院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新淨慈今夜不是借拄杖子威光與諸人做箇瞥脫拈拄杖卓一下云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且道作麼生建立莫是學

一明三目機銖兩麼莫是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麼莫是布三玄戈甲列五位君臣麼若恁麼喚作癡人夜走殊不知霧豹澤毛未嘗下食庭禽養勇終待驚人若是眼生三角漢逢人抓著痒處自然徹骨徹髓便能橫身荷負亦手提持然雖如是亦是宗乘中事在且如何是宗乘中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結夏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更恁麼切忌未生時四路葛藤古人一時截斷了也諸人何不吒吒沙沙如生師子兒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若也如是九十日夏布袋結頭出息不涉萬緣入息不居陰界天台普請南嶽遊山龜毛結網裹虛空烈焰堆中撈白月正當恁麼時且道功歸何所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結夏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明明向你道何況謊覆將來而今黃面禪和擔拄杖四世界走道我參禪學道還覺面熱汗下麼饒你參到無參學到絕學臈月扇子一点也用不著楓橋這裡南州北縣三兄

五弟朝看師子山雲起暮看越來溪水流只是禪道
二字不許說著說著則貶向三千里外若要參著要
學諸方自有人在莫來負累石田且道石田如何得
恁麼瞻小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
結夏黃面瞿曇二千年前平白畫箇圈子喚作圓覺
伽藍致令後代兒孫年年鑽在裡許西天此土十萬
迢迢九十日夏雲月是同蠣人爲驗溪山各異若是
眼裏有珠漢向不同不異處亦骨力地全身跳出牢
籠不住呼喚不回如踞地金毛卓朔吒沙誰敢近傍
東湧西沒身心安居七凹八凸平等性智熱則山頭
洗耳聽松風倦則雲會堂中伸脚睡然雖如是壽山
未免勘過了打何故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
與人
結夏多子塔前淸風凜凜孫臏門下徒話鑽龜盡大
地撮來如粟米粒大百億四天下百億日月百億須
彌恒沙國土恒沙諸佛恒沙衆生盡向粟粒內禁足
護生說安居偈云床窄先臥粥稀後坐耳聵要聲高
眼昏宜字大既是安居偈却如何恁麼說若是通方

上士一學便知落處脫白沙彌且疑八千年却待阿
逸多出世爲汝說破
結夏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望雲上樹身心安居平等
性智熱睡寐語咄南山只管九十日爲一夏不知有
恁麼事只如九十日前九十日後豈不安居行住坐
臥日用尋常豈不平等如斯提掇離沙無鏤玉之談
結草乖道人之思更言鵝護雪蠣人氷西天此土迢
迢十萬南山有不塌物義句子且待秋初夏末分付
諸人
解夏九十日夏頭正尾正寒山子水牯牛燈籠露柱
一一心空及第惟有南山禪和子頑皮賴骨抵死謾
生道我一夏之中全無絲毫所證所得南山聞得無
可柰何只向他道願你常似今日山僧恁麼道諸人
且道是肯他不肯他良久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
何曾見一人
解夏前際不來后際不去今亦不住諸人向什麼處
安居向什麼處自恣遼天俊鶻學著便知死水蝦蟆
堪作何用仰山鋤得一片畬種得一籮粟鑊頭具眼

功不浪施溈山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季老成魔經事多矣且道南山還有這箇消息也無山僧粗識好惡諸人亦合知時

結夏蟄戶不開龍無龍句時節既至其理自彰且如何是自彰之理來晨四月十五西天此土布袋結頭天下衲僧拗折拄杖高挂鉢囊從前會底不會底丁丁東東骨底骨董颺向他方世界身心安居平等性智身心安居卽且止喚什麼作平等性智莫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麼莫是眼不挂戶意不停玄麼莫是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麼若恁麼總是金州路上客南山有箇上樹安身訣今夜分付諸人一抽三二添四彈舌念其言橫眸看梵字諸人還承當得麼若承當得九十日夏也不虛度脫或未然前頭大有事在

結夏飛來峰高攀不上冷泉水深飲不竭衲僧到此擬奚爲盡力神疲好休歇若向這裡休歇得去似寒岩枯木大死底人黃梅石女老僧與你鼻孔相拄亦肉相揩晝三夜三謾生抵死待寒岩枯木開花大死底人却活黃梅石女解語也不枉度一夏其或顚顚癡癡千醜百拙毒氣流入八萬四千毛竅化爲魍魎魑魅老僧雖有奇方妙藥也起諸人此病不得恁麼告報衆中莫有擊節底麼良久云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

◎平疑手○ 穩疑休

結夏向上一路鐵壁銀山自古自今佛祖却步擧話長老無開口分直饒擧得作麼生會直饒會得作麼生口若也明得大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然雖如是還知一件事麼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州北鬱單越若僧若俗總在諸人鼻孔裡叫叫鬧鬧諸人作麼生安居若安居不得九十日夏未免勞而無功拈拄杖卓一下云不是釣鼇平穩說把長竿

解夏祖師巴鼻峭若五須彌衲僧眼光爍破四天下靈山門下總不消得我此一衆三月安居有飛來峰可翫有冷泉水可濯意不停玄眼不挂戶或有脫白沙彌道禪之一字貶向鐵圍山大赦不放更說文殊三處度夏迦葉白搥擯出多季曆日不用推尋只如

今辰解制九十日飯錢漿水錢草鞋錢總不問汝諸人洞山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且拈向一邊劉陽菴主出門便是草又且如何無求是處人情好不飲從他酒價高

冬夜知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適半一問一答是道著既是道著即頭角生頭角既生諸人且道是驢是馬有般杜衲僧便道驢不成馬不是若恁麼盡大地是个無孔鐵鎚堪作何用殊不知乾坤日月明暗色空情與無情總在山僧拄杖頭上若也放過一切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共慶一陽令節若不放過不消一揑這箇說話猶是曲為中下之機且道上上人來合談何事冬不寒臘後看

冬夜這一片田地生佛未具世界未成四至界畔皎然明白天不能覆地不能載日月照不到風雨洒不著群陰消與未消一陽復與未復與他總沒交涉從上若佛若祖只於沒交涉處順時保愛遇飯喫飯遇茶喫茶無一絲毫許不是放身捨命處或有一機一境一言一句總是向枯木上糝花虛空中釘橛何曾

有字疑剩

將實法繫綴人自是諸人擬狂外邊走不肯回頭南山今夜忍俊不禁倩拄杖子別開一條活路與諸人共行驀拈拄杖卓一下云莫有進得步底麼若有一任十字縱橫脫或未然喫粥喫飯也須照顧咬著舌頭

冬節天寒地凍火冷雲深長連床上衲僧兀兀癡癡今日明日年自可怜生無端洞山與泰首座冬夜喫菓子遺下老葛藤根季季時節到來叢林浩浩地商量多是咬嚼不破吞吐不下攪得肚腸如一團麻線相似山僧忍俊不禁向道擬漢吉凶休咎總在八八六十四卦中何不向這裡著力開眼卓拄杖一下云開得眼洞山與泰首座無地容身山僧亦有彌天過犯不干諸人事

冬夜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鉤鎖連環刀挑不出若無智眼淪入邪途決定把芦菔根作香象鼻孔拈主丈卓一下云群陰向這裡剝盡一陽向這裡復生豈不是本來法諸人還揀辨得出麼若揀辨得出南瞻部州托鉢北鬱單越喫飯文殊提鞋普賢掣杖若

揀辨不出前面是案山後面是主山拶破你眼睛鼻
孔臨際德山是甚閑家具休休莫寐語阿難依舊世
尊前頁馬不知何處去

冬節透骨霜風入戶庭日南長至又逢迎衲僧不解
論時節只麼堆堆過此生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亦
不住喚什麼作此生須知黃面老漢缺齒老胡日夜
與諸人交頭接耳陜府鉄牛是常不輕菩薩諸人還
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口籠頭卸角馱上載下載一時
劃斷眼不挂戶意不停玄直下如寒岩枯木相似一
陽未生一陽生後與他兩兩無交涉飢飡渴飮閑坐
困眠有什麼過然雖恁麼忽遇咬猪狗漢拽轉坐盤
伸出毛手又却如何當抵頁久云幾度沙場經血戰
到頭不改舊容顏

冬夜老胡西來直指人心二祖覔心了不可得後人
聽事不眞取意胡卜亂卜觸著阿轆轆地蹉過當頭
一著不知鼻孔大頭垂但道黃河從源濁休休休莫
莫莫靈山這裡無禪與你參無道與你學冷湫湫乾
曝曝來日一陽初復群陰盡剝今夜與諸人聚集少
時應箇時節終不將百鍊精金作頑石賣却恁麼說
話若是箇漢三千里外掩耳便回已遲八刻何故含
元殿上覔長安楊花不是天邊雪

歲夜金烏急玉兎速一季三百六十日今夜結交頭
陜府鐵牛黃梅石女來日各添一歲諸人分上合作
麼生記得石頭和尙參同契末後道謹白參玄人光
陰莫虛度若據蔣山見處燒香禮拜學佛學法求玄
求妙總是虛度光陰旣不許燒香禮拜學佛學法求
玄求妙諸人十二時中如何用心若也不知未免向
情識裡頭出頭沒所以德山示衆云汝若於心無事
無事於心自然虛而靈空而妙趙州道老僧除二時
粥飯外是雜用心又道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
十二時二大老恁麼告報意在於何若是眼生三角
漢一覰覰透便與二老把手共行其或未然臈月三
十日是小年夜忽若大年夜到來諸人如何祗對驀
拈拄杖卓一下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歲夜烏兎東西疾一季時序畢賓八布衫穿烏龜眼
睛赤肇法師剛道物不迁擔片板見一邊衲僧家誰

管你天誰管你地喫飯救飢開口取氣今年也如是來季也如是後季也如是更後季也如是直得阿逸多出世也只如是是則是忽若閻羅老子徵飯錢又却如何抵擬普化出僧堂波斯入鬧市

歲夜日日日東上日日日西没循環三百六十幾个解知窠窟雪豆恁麼道且道這老漢還知窠窟麼若道知禍事禍事若道不知爭解恁麼道若也於此偶儻分明便見舊歲不去新歲不來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南山恁麼吐露恰似小兒子順朱明眼衲僧未免取笑且道明眼衲僧有什麼長處自有一双窮相手未嘗祇揖等閑人

歲夜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不曾移易一絲毫許便恁麼將謂靈隱無合殺不知隨世顚倒送舊迎新東村爆竹一聲盡大地人打失髑髏要識舊歲麼左邊拍禪床一下云向這裡薦取要識新季麼右邊拍禪床一下云向這裡薦取要識新季舊歲欲交未交結角羅紋處麼拈拄杖中間卓一下云向這裡薦取果然這裡著得一隻眼活不被寒暑之所移不爲節序之所轉脫或未然昨夜積深三尺雪前村凍折一枝松

歲夜天無門地無戶飛金烏走玉兎年年三百六十日今年三百九十日一氣不言何處問蒼天五歲再閏巧曆莫能盡撈到臈月三十夜新舊結交頭東村西村聲聲爆竹北禪老兒將無作有烹露地白牛縱骨柮火羨野菜羹唱村田樂這窮鬼子誰得似伊靈隱住箇院子一季不如一年今夜指空劃空無可與諸人分歲雖然如是人情若好喫水也肥諸人且道冷泉是什麼滋味舌頭点著知端的天上人間不可陪

結夏僧問云以大圓覺爲我伽藍時如何　答云望雲上樹僧云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又作麼生　答云熟睡寐語僧云忽有箇漢大棒打不回頭不肯入這保社時如何　答云只聞其語未見其人僧云和尙何不領話便禮拜　師云誰信你乃云溪東溪西國王水草隨分納些些山北山南祖父田園淸風來浩浩時時九夏處處安居意不停玄眼不掛戶這箇說

話喚作順水張帆。是人做得手脚。忽若狂風捲地白浪滔空。到這裡也須是箇鐵棺工始得。諸人聞淨慈恁麼道。暗裡笑忻忻便道。我會也我會也。會則從你會。爭奈西天蠅人未肯点頭在。何故。龍門客少。鬧市人多」 復舉。僧問南院。從上諸祖向什麼處去。院云不上天堂。即入地獄。僧云和尚作麼生。院云。還知寶應落處麼。僧擬議。院以拂子劈口打。又喚僧近前來僧近前。院云令合是汝行。又打一拂子。雪竇云。南院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箇瞎。且要雪上加霜。妙喜云。權衡臨濟三玄三要。須還他南院始得因什麼雪竇道拂子不知來處。妙喜亦道箇瞎。且圖兩得相見」 師拈云。南院雖則正令全提。爭奈性命落在這僧手裡。雪竇妙喜總道箇瞎。未免將身一處活埋。諸人還知淨慈落處麼。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

結夏。以大圓覺。爲我伽藍。頭上著枷。脚下著杻。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困魚止灋。病鳥栖芦。衲僧用處。如火消氷。要行便行。要坐便坐。無足可禁。逢佛殺佛。逢祖殺祖。無生可護。翻思黃面瞿曇。不會迷逢達磨。阿呵呵。是什麼。耳聵愛聲。高眼昏宜字大」 復舉保福因僧侍立次。保福云。你得恁麼麤心。僧云。甚處是某甲麤心處。福將一塊土度與僧云。抛向門外著。其僧抛了。却再問甚處是某甲麤心處。福云。我見你築著磕著。所以道你麤心」 師拈云。保福借水献花。這僧白日迷路。南山門下。總是麤心底。只是不敢說著。何故小慈妨大慈

結夏。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亦不住。於中還著得結制二字麼。摩竭陀國土曠人稀。少室峰前風高月冷。沒量漢橫身擔荷得去。西天有人未肯在更說甚時時。九夏處處安居。這是三家村裡臭老婆見解。不勞拈出。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軟如鐵。硬如綿盧行者不識元字脚。陳蒲鞋擔板見一邊。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午後打齊鐘。梵志翻著襪。一家有事百家忙。蛟龍豈守蝦蟆窟。衆中忽有箇識休咎底衲僧向冷地裡咳嗽一聲。且道南山作麼生折合。喝一喝鬧處白拈。未是正賊」 舉茱萸和尚衆僧侍立次。茱

萸云只恁麼平白立無个說處一場氣悶時有僧出擬問茱萸便云爲衆竭力便入方丈」 師拈云茱萸放去崢嶸收來綿密只如他道爲衆竭力爲復是茱萸爲衆竭力這僧爲衆竭力若人揀辨得出非但爲這僧雪屈亦乃與茱萸把手共行若揀辨不出一場氣悶何故罕逢穿耳客多是刻舟人

結夏鐘未鳴鼓未響好箇古佛樣子暨乎鐘鳴鼓響諸人簇簇上來問答抑揚便見七花八裂明眼漢沒窠臼拈得鼻孔失却口名不得狀不得觀音院裡有彌勒不是道不是禪長鯨吞月浪滔天住住口如南山九夏安居未審以何爲驗二時粥飯氣力麤無事湖邊行一轉」 舉洞山夜參不点燈有僧出問話退山令侍者点燈遂喚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山令取三兩粉與這僧其僧拂袖而退因而有省遂罄衣資設齋三季后來辭洞山山云善爲時雪峰侍立次問山只如這僧去後幾時却來山云他只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衣單下化去及來報山云雖然如是猶較老僧三生在」 師拈云洞山前施妙略這僧暗透重關若不得後著前話也難圓良久云將軍但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冬夜僧問云潙山問仰山云仲冬嚴寒季季事暑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此意如何答云亂是懵袋潙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潙山意在什麼處答云醬裡有鹽僧云只如香嚴道某甲偏答得這話又作麼生答云提水放火僧云潙山理前話香嚴因什麼如叉手進前而立答云同途不共轍僧云潙山道賴遇寂子不會那裡是他不會處答云菩薩龍王行雨潤遮身向上數重雲僧云潙仰香嚴父子唱拍相隨則不無且道是何曲調答云五天吹不起漢地和難齊僧云謝師答話便禮拜」 師乃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無門之門須得其門而入諸人還曾入得麼拈拄杖卓一下云從這裡入若也入得一任四方八面若入未得山僧不免抑下威光與諸人畫箇影子趙州南石橋北觀音院裏有彌勒祖師遺下一隻履直至而今尋不得西天梵語此土唐言經律論藏還有這箇消息麼古人恁麼說話意在於何直

下疑不

肎疑肯

饒聞得暗地点頭未免死在句下須知古今山河古
今天地古今人倫古今日月毫髮下移塵劫來事盡
在而今且而今事作麼生良久云九九陽生第一爻
復擧趙州會下有僧參相推不肎作第一座主事白
州州云總教作第二座事云第一座教誰做州云裝
香著事裝香了白州州云戒香定香惠香解脫香
師拈云趙老應機如風吹水第一座香烟起驢年夢
見汗臭氣

冬節晝明夜暗日往月來一氣不然而然萬化無作
而作便恁麼去平地上死人無數衲僧用處自有條
章斗轉星移東湧西沒豈不見潙山問仰山仲冬嚴
寒年年事畧運推移事若何仰山近前叉手立脚下
如漆潙山云我情知你答這話不得父爲子隱香嚴
云某甲偏答得這話家富小兒嬌潙山遂問仲冬嚴
寒年年事畧運推移事若何香嚴亦近前叉手而立
果然別有長處潙山云賴遇寂子不會欲隱彌露潙
山恁麼提持二子恁麼酬對石田恁麼指注還當得
宗乘中事麼良久云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盖
代功 擧定山首座洗衣次山問作什麼首座提起
衣山云洗底是什麼衣座云福州使鐵錢定山喚維
那移下挂搭 師拈云定山可謂借手行拳一時氣
槩首座雖則失錢遭罪千古風流若是石田當時待
定山道洗底是什麼衣以手掬水便潑便是千箇定
山未免一場懡㦬

冬節釋迦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利劒斬虛空萬象鳴
嘐嘐便恁麼去承虛接響數若塵沙謝家人不在漁
船錯認橘皮喚作火所以道宗門深奧酌度胸襟麤
飡易飽細嚼難飢若是英靈上士翻轉鐵面皮竪亞
摩醯眼萬仞崖頭騰身撲不碎須彌那畔招手喚不
回等閑拈一機示一境總在生佛未具已前日月照
臨不到處群陰消與未消一陽復與未復豈干他事
然雖如是畢鉢岩中猶有人未肯点頭在何故趙璧
本無瑕相如誑秦王 復擧洞山請泰首座喫菓子
公案 師拈云這箇話頭其來久矣總道首座語不
契洞山所以不得菓子喫殊不知洞山性命在泰首
座手裡莫有爲洞山作主底麼出來出來蔣山今夜

要斷不平之事。如無。惱亂春風卒未休
歲夜。金烏急。玉兎速。明而又晦。晦而又明。運行不息。
今夜。已得成功。拂曉金鷄一聲。舊歲新季交過。東隣
西舍。李老張哥。爭先慶賀。拜得睞頭。穿衲僧家鉢盂。
一日兩度。濕任運騰騰。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
閏。目視青霄。且恁麼過。勘證將來。似則也似。是則未
是。所以雲峰悅和尚歲夜小參示衆云。你這一隊後
生。經律論固是不知也。入衆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
十日。作麼生折合。諸人聞雲峰恁麼道。還覺面熱汗
下麼。作麼生。出得雲峰圈圚。石田雖則無能。敢倩木
上座。為諸人做箇曾脫。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到江吳
地盡。隔岸越山多」 舉德山示衆云。今夜小參不答
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
未。問因甚麼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
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師拈云。德山老漢前
頭嚇殺人。後頭笑殺人。這僧不入虎穴。爭得虎子。今
夜小參。有問便答。無問即休。亦不能行得棒。何故。九
洲四海清如鏡。官路堂取次行

歲夜佛法世法。世法佛法。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鈎鎖
連環。刀挑不出。衲僧家。襤褸破衲。包裹乾坤。榔栗頭
邊。挑擎日月。腰間自有多年曆日。不逐四時節令遷
移。這邊那邊。透頂透底。這箇說話。喚作把筆順朱。是
人總會。臘月三十日。老鼠入牛角。如何是出身一路。
良久云。休休。官事不可私酬」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
不遷義。州以兩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 師拈云。趙
州用力太過。這僧聽事不眞。若問南山。如何是不遷
義。和聲便打。何故。南山不會賺悞師僧
歲夜。天地造化。有陰有陰。日月星辰。有明有晦。雨露
風霜。有生有殺。四時代謝。有新有故。總是兩頭事。衲
僧家。亦肉團上壁立千仞。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一
季十二月。月月一般。任運騰騰騰騰任運。合眼開眼。
今日明朝。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季曆日。雖然如是。
季窮歲盡。結角羅紋。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天
淨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 舉玄沙問長生。
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亦不住。長老作麼
生。生云。放某甲過。有箇道處。沙云。我放你過。作麼生

道生默然沙云教誰委生云和尙不委沙云我情知
你向鬼窟裡作活計」　師拈云長生在鬼窟裡玄沙
還免得也無若是臨濟令行便須髑髏粉碎

歲夜天何高地何厚南北東西烏飛兎走明而又暗
暗而又明臘月三十日總喚作季窮歲盡且道季歲
還有窮盡底時節麼若有盡處便有起處且道從什
麼處起若將虛空取意扭揑未免枉勞神用殊不知
七十二候二十四氣只在諸人鼻尖上當恁麼時如
何道得叉手句良久云城上已吹新歲角窓前猶点
舊年燈」　復擧僧到鶴林敲門林云誰僧云行脚僧
林云莫道行脚僧佛來也不著僧云爲什麼不著林
云無你棲泊處」　師拈云大小鶴林自納敗缺南山
有箇見處要諸人共知旣知是佛來爲什麼不著相
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

解夏文殊昔日三處度夏靈山今夏一處安居釘觜
鍱舌衲僧到這裡管取分疏不下旣分疏不下寧免
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澁苦靈山有箇上樹安身法今
夜擬欲分付諸人休休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擧雲門問僧初秋夏末兄弟東去西去前頭忽有人
問作麼生祇對僧云大衆退后門云還我九十日飯
錢來」　師頌云夏末秋初萬萬千石頭路滑脚皮穿
這僧劒刃翻身疾也被雲門索飯錢

法語

福長老出世乞語

多子塔前付僧伽梨直至而今根苗不絕所謂上祖
不了殃及兒孫旣入佛門喫佛飯潑天門戶要人扶
持亦須是箇漢始得況稱長老名旣如此實當如何
具向上眼目得大機大用可以開鑿人天饒益後學
方不辜負出世二字就中下機言之亦要識因果勤
香火早晚禪誦不懈掇新補舊一切處運眞實身心
方有少分相應不可坐方丈領見成勞者責人逸者
歸己瞬息之間頭白齒黃前頭大有事在前輩長老
時節因緣旣至不奈何擘破面皮多是住院後却進
得一步蓋不問院之大小衆之多寡千人萬人叢中
亦如此單丁去處亦如此二六時中專以此道爲懷
長久工夫不間斷故能打發也福長老南山相聚數

季出世寧國雖是房院十方然一切在人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亦須要十方去處方不喚作叢林若是如此分別乃是弃本逐末不足道也古人云但得本莫愁末棒喝交馳是末佛祖言句是末畢竟如何是本得坐披衣向後自看

示師覺禪人

眼裡著不得沙耳裡著不得水何故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眼裡著得須彌山耳裡著得四大海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過得這兩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大凡參學亦須是擘開頂門眼分得泥水緇素方堪入作有般漢一向杜撰捏合籠籠統統只作一句會便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似則也似是則不是到這裡萬仞崖頭獨足立銅沙羅裡滿盛油也須是箇漢始得覺相處甚久臨歸求語不覺忉忉不知覺還解橫点頭否脫或未然開眼也著合眼也著

示觀書記

儒釋二家之學各貴一門吾人既已毀形削髮著衲衣自有衲衣下事若學道有餘力傍搜儒典粗知其梗槩可也往往泥而不知返未免逐指喪月必欲窮其底止曷若極吾家之底止乎縱有剞劂之才文章擅一世可怜自古文士盡作衙官於我何有古人尙謂書足記姓名而已況吾方外之人哉觀相聚寂久天姿好學隆冬酷暑書冊不去手發爲言詞視往季初來南山時頗覺長進余勸之云文章只如此足矣若那工夫來這下覷捕心堅力到忽然拽脫鼻孔不是託事渠面前雖唯唯未知其胷中以爲然否一日來別往鍾山見凝絕以帋求語余無以塞其請曾憶古德頌云庭前露柱久懷胎產下男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賦一搩直取狀元來這箇說話意在於何非爲今時學子答策如晁董爲狀元者乃是吾家心空及第一等狀元有爲者亦若是觀嘗試焉乃知吾言之不妄因成二十八字併書遺之吾家那事苦無多不在頻搜故紙羅未解語言先作賦却參鍾阜問如何

示紹文侍者

宗門淵奧酌度實繁纔涉易能細嚼難飢根本不明眞由自錯參學無他須是根本明始得若是摘葉尋枝錯到阿逸多世出卒未能打得正記得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負汝却是汝負吾且道他三喚意在什麼處須向根本上看始得這箇公案諸方拈掇不知其數各據一時見處也有五六分或七八分相似老趙州下注脚云如人空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趙州邈得搆九分九釐猶有一釐誵訛在文來南山相聚煩渠在侍者寮一年老僧逐日見面說法何止三喚他亦隨分應答何止三應且道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若也會去便知趙州一釐子誵訛若也不會切忌妄生穿鑿他日眼開方知老僧亦不相辜負也

示得昇監寺

祖翁潑天門戶潑天生涯要得大力量人方堪荷負若是小根少智看即有分豈不見岩頭見德山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岩頭便禮拜金博金水投水討什麼痕縫洞山云若不是奯公也大難承當賛嘆即得岩頭云洞山老漢識甚好惡殊不知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岩頭被洞山一句子攫出心肝五臟具參學眼便解覰破今時還有恁麼作家麼直是星中揀月也昇遍參諸方相聚有年忽起他山之念特來方丈求語子迅筆切切開口不在舌頭上昇若眼裡有珠終不向句下撈摝

示禮長老

拈花微笑焦塼打著連底凍斷臂安心赤眼撞著火柴頭自此遞代相尋承虛接響便道建法幢立宗旨諸方浩浩地分疆列界各自覇住至分爲五家弄來弄去到今日只有臨際一脉子不絕然亦命若懸絲佛法不是無人主張無人提掇不免刀刀相似魚魯參差之病其病緣何後代叢林弃本逐末說之有餘行之不足人理深談則不無確實勘證將來何翅較他古人半月程在老東山有言諸方說禪我這裡行禪便謂此也老僧在南山十載正是衲子憧憧往來之地未嘗見一个不會佛法底入門來兄弟邉贈長歌短頌動便成軸本分事畢竟在什麼處禮自潮陽

來此度夏志念堅確初抵南山懷香請問做工夫余不免以本分事示之夏末又到方丈請別求語以爲自警予云長老一夏豈不聞老僧發口業邪渠笑云爭奈窮坑難滿予謂之云若要坑滿和老僧埋在裡許還有人下得手麽未動钁頭早已兼身在內不如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各自著衣喫飯免相負累

示隆禪人

欲把生蛇化活龍先將毒藥灌喉嚨從教滿肚生針剌拋向洪波浩渺中前輩大老作此頌發揮宗門向上說話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或若學語之流鑽研卜度如之若何古人無屈得屈向什麽處雪須是恁麽人方明恁麽事所以道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薗翻手覆手之間利害便見懸絕氷稜上走馬劒刃上橫身斬釘截鐵禪和別有轉身一路

示炬都寺

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見石田不妨疑著及乎見了元來只是頭白齒黃面皮稜層一箇老和尚禪道佛法在什麽處這裡眼裡有珠決定乞火和烟得擔泉帶月歸若是遲遲疑疑旋向意下丹青一隻金剛箭透過頂門上什麽處去也所以陳睦州喚僧僧回首州云擔板漢又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這老鬼將一百二十斤擔子頓在人肩上只要你撩起便行豈容脚前脚後若要祖師西來意西來無意與你參須是脚跟下紅線子斷便是一員無事道人若紅線子未斷百匝千重鐵網縵空如何透得饒你透得前頭大有事在不是苦心人不知待你透得方知石田不是臨危悚人咄䆝語得也未

示祖中禪人

瞿曇拈花迦葉微笑決定在五千四十八卷之外如撫師子筋琴衆音皆絕今時學者多不識血脉只管胡卜亂卜沿流失源莫知底止深可怜憫識機宜別休咎底三千里外望風倒戈却較些子倘或踏步向前未免終歸死海勿謂家不成成家子未生勿謂家不破破家子未大惟後生有志者堪任此佛法重擔荷或未然佛法不怕爛却

覺長老出世求語

從上若佛若祖無法與人只露目前些子惟夙有靈骨一擧便知落處鞠其旨歸乃是無病之藥所以夾山見船子被打兩橈點頭三下法昌遇見泉大道請益泉乃解衣抖擻示之信知此事不在言語上無指示無傳授自家一回親到便乃心休意歇旣能休歇三篋東肚隨處住山不揀茆茨石室徹底放下十年二十年如癡如醉果熟道香自有同志之士撥草瞻風遠來扣擊忽然撈摝得一箇半个以爲種草令相續不斷共報佛祖深恩彼此不負出家之志覺在衆年深靈峰虛席府主送請山擧人覺亦預保擧之數府中差人送公帖至覺堅不肯出予擧古人不擇茅茨石室之語諭之覺不得已應命袖帋求語爲警予云古人所謂師子教兒迷子訣何必忉忉脚頭脚尾半合半開直下用得去未免東村王大伯勘破行矣勉之

行禪人歸鄕乞語

祖師門下荒草連天擬欲尋思白雲萬里所以德山招手高亭橫趍而過要入這箇門戶須是學一明三目機銖兩尙恐箭過新羅何況向古人模子上脫宗師口頭邊覓枉用心神驢年也未夢見在行禪人相聚四載臨歸求語書此遺之歸到三家村裡十字路頭撞著作家但恁麼擧似忽有一个半箇橫點頭便是老僧話行時節

示權禪人

大道絕同各自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箇是古人起模畫樣說話諸人還曾覷捕咬嚼麼眨上眉毛蹉過了也何況就上爲黃門栽鬚料掉沒交涉若於沒交涉處轉得身吐得氣方知道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權來冷泉相聚忽起鄕念袖紙求語余謂之云年來西蜀兵火縱橫如何進步這裡不顧危亡進得一步萬死之中拾得窮性命省得親庭與慈明昔年在兵火中去參汾陽爲法爲親更無二致僧問趙州四山相逼時如何州云老僧亦在其中僧云還求出也無州云在裏許卽求出這裡不動纖塵撿下趙州老賦方堪起我門戶

△賦疑賊

示瑩禪人

佛祖一大事因緣。決非小小根器所能荷負。須是將從前惡知惡覺。一時放下。這裡尋箇死路始得。既得箇死路。又却尋箇活路。方有少分相應。其或影影響響。遲遲疑疑。未免日中迷路。所以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鵝王擇乳寧同鴨類。豈不然哉。吁龍門客少。鬧市人多

示日禪人

夏末秋初衲子或歸故國。或遊他方。間有以偈求語者。余謂之云。此事不在言語上。瞿曇一大藏教豈不是言語。邪何反用老胡西來教外別傳。所以魯祖見僧來便面壁。麻谷見良遂來便携鋤入園去。乃至諸大老。或將拄杖打地。或擎叉。或打鼓。或輥毬。總是直截提持。只露目前些子。須是當人性根猛利。一覷便透。復有何事。若向別人口邊。覓禪覓道。臘月三十日。賺却皮囊。悔將何及。日禪人久在冷泉。忽來告別求語。書此葛藤。聊塞其請。日若是箇漢。便向這裡跳出草窠。昇騰雲漢。方表行脚本色道流。倘更擬議。箭過西秦遠之遠矣

示南康先藏主

道在平常日用處。不涉思惟。不落唇吻。起心動念。白雲萬里。老胡西來。初無別法與人。只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心是自家本有之心。佛是自家天眞之佛。干他什麼事。所以二祖請安心。老胡云。將心來與汝安。云祖云。覓心了不可得。老胡云。與汝安心竟。正是借水獻花。何曾加一點外料。其他老古錐。盡是直下顯示。要人向這裡直下搆取。見汝不會。畫出一箇樣子。如磨塼作鏡。打車打牛。豈不是樣子。譬如鑿劍揮空。不論及與不及。斯乃虛空無跡。劍刃無虧。豈不是樣子。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眞出家。豈不是樣子。以至拈一機示一境。眼觀東南。意在西北。伶利漢三千里外。如水投水。惟是鈍根阿師。錯認砂糖喚作蜜。過在阿誰。先乃是谷源老師兄之師弟。南北兩山相聚。山僧見面。只是和南問訊。亦不曾有樣子與他。先亦非向人背後叉手者。切宜勉之

示壬禪人

行脚高人當爲何事不是緊峭草鞋向諸方走一遭喚作行脚要須遇眞正宗師理會父母未生前一著令頭正尾正透頂透底將來臘月三十日生死岸頭放手脚之際果然使得著方不辜負而今東西奔走經涉寒暑工夫亦不辜負父母養育師長訓誨恩德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不是口頭說了便休須是下鈍工夫寬作程限急著脚手得一回白汗通身方能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到得恁麼田地始是本色衲僧自然不受人瞞他人有無邪正自家却辨白得出壬有省親之行書此遺之汝能不問在衆在家念念不放捨管取有到家時節

示遠知客

心本明妙法自圓成如一亘萬里晴空更無絲毫障瞖無端境風忽起識浪遂騰日復一日不自知覺若根性猛利劃斷從前許多情識明見本來心性方知有心則有法無法亦無心淨倮倮絕承當赤洒洒沒窠臼便能運出自己家珍隨意售用何處不是本地

〻拍疑物

風光何處不是祖師巴鼻拈一莖草丈六金身儼然有甚外物而能掩蔽不知有此却向頑空裡撈摸將謂有禪可參有道可學茫茫儘於外邊打之遶作實法會豈不見趙州云我要覓一箇不會禪底做國師五祖演云向虛空裡寫祖師西來意五字若寫不得佛法無靈驗恁麼告報意在於何快人一言快馬一鞭何不向二老漢句下瞥地去更若遲疑主丈生根驢年也未到休歇處南州北縣奔馳便是鐵鞋亦須踏破幾緉此輩名爲可怜憫者遠在冷泉掛錫八年泯嘿衆底想亦曾中自有日月語不出口以未參太白老爲不足翻然欲渡錢塘江臾不可遏玲瓏那畔一句子山僧亦不敢擧縱擧亦不完全汝到彼中切須子細參究令透徹無邊回來擧似老僧賞汝一頓無麵餢飥

示性禪人

趙州和尙云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且如何是此性莫是言發非聲色前不拍麼莫是了了常知言不及麼若恁麼鄭州出曹門且喜無交

涉豈不見死心逕方侍者云念念向本家本家即心也念念行吾道吾道即性也吾心性無二佛法更無也雖無棒喝之機却是金石之語明性上人相聚已久混在衆底不識其面嘿嘿參究還曾明見此性麼不是口皮邊弄些滑頭便當得去古人云了了見性如觀掌上直須恁麼方稱本分衲僧行脚不枉踏破草鞋若也果然於此徹見分明百億須彌盧百億四天下近在目前苟或未然祈須望鄉關也太遠在前途各宜努力

示李制幹法語

佛法不離日用日用百發百中飲食起居折旋俯仰總在裡許爲衆生拋家日久向外奔馳以此如行暗室撞墻撞壁不知自己有大光明照天照地豈不見龐居士有偈云日用事無別至運水及搬柴至哉斯言運水搬柴既是神通妙用一切處經行坐臥開言吐氣動轉施爲那更別有李君敬重佛法出於天資非是勉强一日以帋求語欲爲修行指路之要見其誠實只得吐心露膽告之但請十二時中一切放下端然宴坐內不見有四大五蘊外不見有山河大地空蕩蕩地轉向那邊更那邊看是什麼道理一旦正眼豁開便見本地風光亘古亘今不曾滅一絲毫許急轉頭來兒子細點撿元來尋常日用中不出這箇更無第二人也既得田地穩密直須遇明眼人千煆萬煉方成一片精金更無銖兩走作生死岸頭全憑這箇氣力工夫不到不周圓言語不通非眷屬

兒字疑衍

示秀監寺

大海波濤湧于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裡不見一人遊龍王宮殿非乎凡者可得而到佛祖閫域豈狹劣者可得而詣大凡參學須是打頭不撞著邪師初步穩實無毒氣入心進得一步兩步必然正當縱不透頂透底亦可與人爲龜爲鑑這箇門戶非是抱負才學三經五論所能了辨所以牛頭橫說竪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普化掣風掣顛却識得臨際小厮兒白雪陽春和者盖寡還他過量人方明過量事秀多季相聚南山歸堂司北山歸庫司純確篤實專以此道爲懷必諳這般說話以親在堂欲歸省向求語迅筆謾

書以塞其請。若是那一著。紙墨收攝不得。秀於語下。直下点頭。亦免山僧手中痛棒不得

示清菴主

禪非意想。道絶功勳。果要參學。拚得一生不會。口邊白醭生。內外中間。一時放下。向空蕩蕩處。急著眼看。不論期限。以悟爲則。喫粥喫飯時。管幹事件時。應對賓客時。語言動用時。念念只在裡許。因緣熟。工夫到。一朝如睡夢覺。如蓮花開。不待思量計較。擧著古人話頭。若破竹相似。節節更無滯礙。還會恁麼做工夫麼。若是工夫不間斷。管取有到家時節。自然不疑佛。不疑祖。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一切處。一切時。百匝千重。束縛不住。方知道長安一條直路。來者自來。去者自去。元無禁制。移一步。踏著瞿曇脊梁。發一機。穿過老胡鼻孔。菴主名志清。欲求別號。號之曰碧潭。更宜著力參究。庶不辜碧潭之號。如或不然。且向冷水裡浸殺。無有出期

示傳侍者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盤山老子吐出心肝。當陽顯示。罕逢穿耳客。多是刻舟人。後來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陽春轉入胡笳調。天高地逈少知音。亦有尊宿道。向上一路險。亦有道。向上一路滑。於唱教門中。各出一隻手。別無可不可。若是向上一路。驢年也未夢見在。何故。諭如蚯蚓欲昇烟雲。無有是處。閩中傳侍者。擬絶上足。雪峯徒弟。在太白坐夏。暫還鄉。因過門相訪。炷香求語。爲學前段因緣。傳忽到途中。猛省不動纖塵。拽取太白峯。與象骨山鬪額。許汝向本參事中有箇入路。其或未然。眞覺向來行脚時。三到投子。九上洞山。汝更須上太白峯一轉始得

示師乘副寺

究明此事。有利鈍之器。故遲速不同。利底一咬便斷。自有生涯。鈍底三二十年。粘手綴脚。卒無討頭處。所以高亭見德山。山隔江招手。亭便橫趍而過。后來開法嗣德山。長慶坐破七箇蒲團。因捲簾大悟。豈非質有利鈍。故悟有遲速不同。蓋隔墻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烟。便知是火。一提提得去。千里萬里。方堪爲種

蓄疑識　喧疑喧

草今時叢林淡薄說不得這般話也雖然如此不可因噎廢食乖相處甚久臨歸求語余謂之云許多時相處是有語耶是無語耶若是有語何用求語若是無語尋常寒溫語話是箇什麼到這裡已是命若懸絲一刀兩段老僧代你下手不得更在勉旃或撞著屋裡人從頭學似若是眼裡有珠底必然有一轉語山僧那時未免耳熱

示聞藏主

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宗師用處理出多途只要當人眼孔開情識絕便知著落所以烏窠吹布毛疎谷見艮遂來往園中去其他老古錐拈一機示一境者何限盡在世界未具已前略露目前些子如將折箸攪海令魚龍知以水為命而已既得眼來早已三千里外須是夙有靈骨學一明三方堪共語若是一生兩生出頭向皮袋裡者斫額望鄉關遠之又遠況近時衲子用心不純一件件要會要知只這要會要知底便是業識團子使得七上八下如何得到田地休歇去所以古人道若論此事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只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喚什麼作劍還用得麼若也用得萬里絕纖塵太平增氣象若是鉛刀子東割西割鈍置殺人不勞拈出聞徧參諸方卓然有立久在冷泉他山奐動以紙求語迅筆書遺聞若有血氣向句下翻身老僧隱身無地設若囊藏珍惜展似同人亦使老僧行年在坎不干閒事

示純上人

子純上人冷泉相聚四載一日告辭欲求語為自警余云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無你用心處無你著力處須是大死一回方見皂白所謂古人曾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若是冊子上鑽研他人口邊三言兩句一期記憶向皮袋裡正是生死根本臘月三十日一場無合殺要急切相應但百不知百不會三二十年如聾如啞方堪入作還擠得恁麼工夫麼但辨肯心必不相賺山僧如今攢花簇錦與你寫數句亦不難汝他時異日眼一開喚作惡口決安罵我道是草裡漢無疑況余平昔不曾摩捋人不曾狐媚人行底便是說底說底便是行底純未有

年更在努力萬一有些造入處回來吐露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一句不相當山僧年老拈棒不起却恐飛來峰在傍冷笑

示燈禪人

前輩行脚自家先具眼目若是小菴小院有氣息處也須驗過便是三百五百衆處禪床上老骨撾口裡水漉漉地掩鼻便行寧去古廟裡寄宿此亦無他恐邪氣入心難爲料理喚作打頭不遇作家到底終成骨董眞正作家宗師無許多之遶一拍一唱可以起人膏肓之疾久久依附之亦成得箇洒落衲僧不辜行脚之志燈禪人向在南山相聚又來北山不覺三載忽起鄉念炷香求語余謂之云向來有一轉語已先分付了還記得麼若記得當處卽是家鄉若記不得一任斫額

示禪人法語

參禪上士眼似流星救得眉毛早已失却鼻孔須向十字街頭携手孤峰頂上翻身逢強則弱遇貴卽賤拈起蓬蒿箭射透須彌山脫白沙彌豎點頭鐵面衲

僧高著價殊不知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實中天子敕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草否家風別這般說

今否疑合

話久在衆中兄弟不是攢眉決是掩耳遂寧照首座游涉江湖二十餘年相從於湖寺頃在版首練磨既久定知著落不待老僧鼓這兩片皮也以老娘在懷香告別未知相見何日若道日日相見落在南山窠裡若道千里同風西川有人不甘柱杖頭有眼不妨別道箇接手句令老僧口啞始得其或未然路邊逢著無文堠子切忌擧首

靈山會上拈花微笑胚胎千古萬古一場殃禍不同小小多子塔前是第幾重敗闕鉄作心肝也未免被宅鼓弄何況趂隊墮飯泛泛之流脚下何翅泥深三尺所以參學先貴眼正我眼若正任是三頭六臂一切變現終不被他撼動豈不見南泉出世菴主端坐安然趙州用盡神通去勘他納敗一場懡㦬而迴常

今敢疑得

禪師見馬祖得卽心卽佛之旨遂入深山祖令人去試驗他以非心非佛之語終是擺撼不動祖使知是梅子已熟所謂東家点燈西家暗坐龍嘶海寶游魚

不顧豈無旨哉紹緣侍者早年行脚以親在告歸灶
香求語余信筆信意書此示之緣若領悟這回一去
不用再來或尙遲疑三七上九到古人自有樣子
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它離相離名人不
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咄這小厮兒尋常一喝如靑天
霹靂向什麼處去也却來這裡平地上攎魚蝦討什
麼椀雖然能有幾人領會若領會得赤肉團上眞人
猶未免跼屈在何況新婦子怕阿家相似低聲下氣
若據叢林正令而行合把吹毛斬爲三段免見鈍置
後來但恐盡法無民南山只得放過一著石泉照維
那偏參年久曾侍雪峰自牧老子力材恰似矮闍黎
亦有紫雲未過白雲先過底作略乖則乖矣然無柴
無水三十年倒屙如何免得此厄阿呵呵老僧屎水
潑鴛鴦前路逢人休錯學
參授須還猛烈漢如大將軍上陣與萬人敵貶得眼
來性命已在別人手裡豈是殃殃祥祥小根小智所
能彷彿近來法道衰颯但存叢林規則而已若論眞
實要理會此事誠如天上揀月相似設有一个半个

要理會亦不索性今日明朝半寒半熱如隔日瘧如
何得有徹頭底時節一代不如一代一輩不如一輩
正是今日從上馬祖百丈臨濟德山輩固不敢望你
企及但在正路上行具正知正見知香別臭已是萬
中無一挈箇破包走上走下只是耳朶頭聽別人說
好道惡自家全無驗人正眼討甚椀子蓋緣當初下
手做工夫時差錯了如今急要打正千難萬難隔江
招手橫趍而過望資福刹竿便回早是不唧嚁那堪
向古德策子上記持別人口頭邊唾唛意氣矜高可
謂老胡妙訣譬如庸人妄號帝王自取誅夷豈不甚
可嘆息要得無從上許多病痛須是換骨洗腸一回
始得悟緣禪人後生正是卓卓立志參扣之時在南
山相聚三年忽遇便風欲作汗峽計將此軸求語信
筆示葛藤之緣當把作一件事孜孜念念途中莫放
捨默默參究驀然一擷擷倒自解點頭三下亦不爲
訖事古人云後生晚學心堅石穿豈不然哉

坦首座住南昌龍泉求法語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御樓看射獵不是刈茅田

眞正衲僧目機銖兩學一明三終不𠻐啾他古人祭鬼神茶飯十二時中自行一條活路東去西去誰敢障礙大鵬展翅衆鳥迷巢師子嚬呻百獸逃匿若是小根小智一知半見蘊在胸襟以爲奇特纔動步便凭却柱杖子忽然被人藏却一步也移不得堪作什麼此無他不曾撞著作家與伊卸下舊日毛衣所以馱成窒礙坦首座南山北山相從十有餘年全無近代學者氣習出來人前一言半句目前包裹却不同模子裏脫出江西西山龍泉虛席諸山公舉隆興使君點請此亦時節因緣不屬造化遂勉之今著草鞋便行臨時出此軸求語以爲警策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主丈子化爲龍吞却乾坤大地箇是尋常言論更不必舉著記得五祖師翁有兩言句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若存此道則決定不雜用心不壞常住不惱衆不傷物若信前緣則院子不分大小利養不圖厚薄苦樂逆順更無二致果然行得者兩句一生事辨五祖所謂諸方說禪我者裏行禪自然暗合燈籠露柱總是同參大地山河元非別有更有一句子老僧口門窄不能爲你說破得坐被衣向後自看

回少保孟節相法語送壽像來寶寺

寺字更勘

臈月五日有一沒量大漢從西方來突然在山僧面前寒溫語話一切尋常幸然無事無端却言捉得靈山大衆眞贓令山僧點撿山僧子細看來只是無主贓贓不勞再勘末後又令山僧下轉語有處不得道無處不得說太無厭生殊不知山僧每日著草鞋在無庵肚裏過了數百遭既是屋裡人豈得不知不覺且道前來沒量漢向甚處安頓送在寶壽接待院高高掛起燒香薰他鼻孔令五湖四海衲子到來一一勘過看這漢面皮厚多少咄

示澄禪人法語

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這裏休歇得去便可罷參復有何事古人一言半句如將一百二十斤擔子送在你肩上相似你若是箇漢擡起便行更不回頭轉腦忽若懵董之流却問道你這擔裏是什麼物便是擔荷不得也這箇行戶無你口議心

之來疑未

思處貶得眼來向甚處去了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已是切怛何況七十三八十四如之若何草鞋驀口築不爲分外同生同死來稱全提脚後脚前討甚椀子澄禪人冷泉相聚兩夏一意辨道不知還曾恁麼體究做工夫麼莫只向心性上交輥臘月三十日不濟得事如人喫飯饑飽須問自已他人那得知之他時後日眼開方信老僧不胡亂錮鏴人家男女勉旃勉旃

示澄上人法語

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古人恁麼垂示意在於何須知盡乾坤大地無一芥子許不是當人放身捨命處有志之士咬定牙關不論歲月究教徹去直饒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田地亦未是極則處喚作路途之樂終不到家製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也是暫時遊戲三昧須是胷中珍惜之物一時蕩盡所謂玉屑金錢大丈夫之不實始是一員無事道人無病藥箭後路思之思之

示常州壽長老法語

諸佛心宗心非外有祖師密意密在汝邊上根利智之士才聞舉著撩起便行猶恐錯認橘皮喚作火何況擬議尋思如之若何黃連和根羨未是苦鐵牛不食欄邊草胡蝶豈戀舊時窠直須擺動精神直截當機要用便用目前在目前死上馬見路借手行拳才恁麼便不恁麼如出窟獅子哮吼一聲百獸屛跡非是強爲法如是故或作金州路上客難語此也壽長老新得雲居之命以此軸求一語迅筆示之

示詮禪人法語

參禪要透祖師關妙悟直須心路絕祖關不透心路不絕大似魂不散死人有甚用處豈不見芭蕉示衆云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杜撰衲子多向有無與奪處搏量卜度驢年也未夢見在有無與奪處卽且置喚什麼作拄杖子這裏眼裏有珠不動神情拈下芭蕉老漢汾陽又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且拄杖子作麼生識曲彔木矗櫪藜有眼者見我且問你如何是參學事黃頭碧眼天下老和尙到這裏總須茫然山僧道解用不須

雙刃劒延齡何必九還丹尉遲□不在家死獅子那能食兎錢

示總書記法語

摩騰入漢之初惟傳經教老胡航海之後方有禪宗所謂教外別傳是也且道傳箇什麼須知這一揑子輕如鴻毛重如泰山還他有力量大人方能荷負的的相承綿綿不絕所以前輩悟心之後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破三莖束肚隨處住山木食草衣刀耕火種向钁頭邊覓一箇半箇令這一揑子相續不斷非是爲自己便安之計苟不然者驢負麟角羊蒙虎皮以黃頭碧眼爲奇貨賣弄裨販不足汚人唇齒總書記在衆年深孜孜念道不墮此數偶臨江厨山虗席使君移書遠來相招美意有在古人不擇院之大小衆之多寡顧在我如何耳先德云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可見前輩履眞踐實若果然行得這十箇字一生能事云畢更有不涉紙墨一句子已是狼藉切宜勉之

示珂書記法語

參方衲子出一叢林入一叢林撥草瞻風不憚寒暑喚作參禪畢竟禪作麼生參若傾頭側耳向禪床上老骨檛七十三八十四賺過一生若從古尊宿棄子上尋覓食人涎唾白雲萬里間有發志之士雖勤苦猛利晝三夜三然不識根源坐在黑山下鬼窟裏冥冥漠漠無出頭分古人道時中常在識羕功成曾然而起即是傷他何不依他古人垂示子細著眼看飡易飽細嚼難饑玄沙和尙道我與釋迦老子同參僧便問未審參什麼人沙自指云釣魚舡上謝三郞可謂眞鍮不愽金學者眞實要參禪這箇是第一等樣子也何不恁麼參看珂書記從遊南北山多歷季所非獨於道介念又嘗讀古今書山僧前項許多葛藤且道五經十七史中還曾有恁麼消息麼若道有那裏一句是若道無天下終無二道但恁麼看忽然咬著舌頭省親事畢急急歸來吐露山僧別有分付

示祥禪人法語

無位眞人乾屎橛大唐國裡無禪師見成公案不肯承當萬里江山徒勞經涉靈利衲僧一喚便回擔板

阿師三千里外雪峰但云是什麼趙州一例喚喫茶若是仙陀婆透徹本參事須汝自肯非我所知

示小師珪上人法語

多子塔前淸風匝地曹溪路上荒草連天不是苦心人不知自家肚皮自家劃睹驢種草蹴踏自由蚯蚓蝦蟆食泥食土更欲尋言逐句生身活陷阿鼻直饒戛玉鏗金料掉轇轕沒交涉神仙祕訣眞堪惜父子雖親不可傳

石田和尙語錄卷第三

石田和尙語錄卷第四

讚佛祖

出山相

未出山時四方風悄悄纔出山來平地洪波湧箇般醜舉止邈得將何用也好長時展起隨分爇三錢兒樓香薰他鼻孔

健即經行倦即打坐思惟四十九年做得許多口過開眼堂堂只成話墮浩浩淸風樹杪來直下知機能幾箇

觀音

入正定作正觀衆生受苦我心何安隨類現身無處覓天風卷海夜濤寒

聞聲聞無所聞見色見非是見燕坐盤陀不定不亂盡大地悉證圓通我方滿度生悲願

觀音思惟像

苦海深悲願猥作是思惟云何方便普使群生登彼岸

馬郎婦

聲色純眞見聞不礙宴坐經行得大自在脚頭脚底黑漫漫又逐春風婦馬郎

達磨

白壁暗投遭他按劍折得莖蘆還衝巨浪閫國人追亦不回掩羞賴有閑和尙

我東土人一性純眞被他明破不直半文皮肉骨髓

狠藉分爭當時若藥得死今日定見太平
孟浪到梁朝不契梁朝意放過一著走入魏地神光
謾說安心未免失却一臂

初祖

航海越漠來幾度藥不殺壞我震旦人至今斯漏滴

二祖

覔心無處覓當下便心安早知氷是水兩臂定完全

三祖

覓罪不可得更於何處識雲翳豁然開靑天孤月上

四祖

誰縛無人縛何更求解脫未必右軍鵝便是支郎鶴

五祖

栽遍滿山松暗地翻身轉雖然得信衣何曾識爺面

六祖

腰石碓坊舂不識一丁字無樹亦無臺猶傳鉢袋子

布袋

杖挑布袋雲生脚下前街後巷渾無顧籍拊背喚得
回幾人能領話也且只得奈煩鐵奉化人難化

辭兜率混凡塵閉眼昨夜肚裏惺惺何如起來提却
拄杖子東行西行忽然等看箇人
乞錢錢又無等人人不見不知兜率天何如奉化縣
拍手呵呵天回地轉

豐干寒山拾得圖

三人必有我師臭肉元同一味把手聚頭蘇盧悉里
只因一等饒舌兩箇隱身無地可惜當初國淸寺裏
一隊懞懂師僧更沒些子意智

四睡圖

一等騎虎來兩箇挨肩去松門外聚頭輥作一處睡
夢蝶栩栩不知孰爲人孰爲虎待渠眼若開時南山
有一轉語

言法華

脚踏木履手指虛空法華三昧舌本玲瓏速書十三
如虫蝕木引得一類邪徒至今胡卜亂卜

寒山拾得望月

木葉題詩寺厨執爨遇夜乘閑林間舒散一片氷壺
無影像分明照破渠肝膽堪笑當時天台山中也無

一箇具眼

猪頭和尙

手把猪頭易見難識。莫敎說破。分文不直

蜆子和尙

把箇里撈波做盡窮伎倆。推出酒臺盤。至今収不上

楊岐和尙

一不會禪也住院。旨的全無種田博飯。大笑接白雲瞎漢。無端帶累徧地兒孫。至今東西不分。南北不辨

贊五祖演和尙

參錄公猶未嘗見白雲。方始徹果有超師之作。敢道端師翁語把。一生居淮不入。淛獨弄單提這一著。至於接三佛控南堂。以一大藏切入囉孃夫。是之謂東山正續。毫髮不移。亘千萬世。源深流長者也

普化和尙

走城郭搖鈴鐸。堂前喫生菜。獨著驢性。發勘破河陽木塔。擒下臨濟小卒。賺却鎭州一城人。鐸聲已遠靑天闊

臨濟和尙

空拳捺定。喝聲雷震。閃電光中。要分邪正。駕大脫空賣無主賊。似恁落頼。心腸至今却有兒郞

維摩

據坐胡床。風悄悄地。四八凝人夜走。未免落他圈樻

靈照女

七佛之師也遭。連累石田。當時在傍。只消打箇噴嚏惡種草生寃家。笊籬定價。分文不差。末梢猶鬪耐機先不讓爺

破庵和尙

百無能得人憎。火中釣鱉。日裏藏氷。養子不會。敎繩上更安繩。谷孤古東山正脉。烏戸呼眞本川僧

贊水月觀音

現自在端嚴相。起利他悲憫心。水茫茫。月沉沉。來生無。盡我願方興而曉而復昏。泯去來今

贊豐干

走松門尋寒拾。虎斑易見。人斑難識。識不識。惡聲惡跡成狼藉

贊布袋

掣風顚走市鄽回頭顧盼拄杖橫肩山僧旣見不可無言囫放下破布袋與你一文錢

贊三教圖

警世昏三老翁服雖殊心亦同於中議優劣蒿箭射虛空

贊政黃牛

不解倒騎惟牛所之郊原平衍鞭索不施山黯黯水㵍㵍知我者白鷺鷥

仙人望月濯足

夜靜山空月半彎挽衣垂足滌潺湲無人領此深深意別向壺中覔天

贊宗道者

走下桐城赤脚歸半風顚又半憨癡草鞋却把袈裟褁二虎雙鴉笑殺伊

贊黃檗和尙

破布褁眞珠古寺甘守拙與裴國安名對百丈吐舌棒頭敲出小厮兒却向大愚言下瞥瞥不瞥返遭一掌如何雪

贊蓑衣道人

佯狂混跡養天和上界其如官府多暑了又寒寒又暑一蓑衣外更無他

贊朝陽穿破衲待月了殘經

一衲三冬千針萬線日影上三竿眼力增一半日晷已殂我經未了掩卷立須臾氷壺挂林抄

福長老繪師像請贊

施不犯令用無病藥笑有祖巳來錯會者多將衲僧珍財盡底藉沒空腹高心有年無德就中一處最堪怜車子橫推向途轍咄

潮州禮長老請贊

面如死灰匙挑不上祖翁活業盡情破蕩無星秤子拈來也解分斤定兩禮長老少思筭鱷魚辛自徙化方勾引渠歸成禍患

自贊

處世昏昏臨事草草太近實頭入謂古老是非到耳風吹石臼只有一般最不恰好解騎三脚驢來往長安道

總長老請贊

百種無能。面冷如氷。與世落落。任運騰騰。愛將一字禪。㠎倒杜衲僧。厨山長老。却要禀承。谷孤古林𪇆砧。各自有響音。又何必書此處無金

炬長老請贊

刀不自截。水不自洗。我眞我贊。成何道理。請之旣堅。却之不已。有一句子。玄沙道底

淸菴主請贊

以石爲田。學世恠笑。一粒入土。不耘自秀。也無禪也無道。衲僧未跨門。早已勘破了。頂門自有通天竅。咄

昭長老請贊

全無孔竅。指桑罵柳。瞎衲僧正眼。破東山暗號。三點前三點後。起模畫樣。已無端。一任傍人論好醜

寒岩居士請贊

末法無知老比丘。虛空尋縫。陸行舟。寒岩可謂心腸毒。寫出令人罵不休

尼長老請贊

住山三十載。潦倒𦋺緣微。全提一著。衲子攢眉。我無

爲山之作。汝有鍥磨之機。自知水底難撈月。却倩丹青染汚伊

秀長老請贊

飛來峰下。龍床角畔。用沒意志一著。師僧遭他惑亂。胡笳忽轉陽春調。也有知音來合伴。描邈將來。未得一半。直饒卽今此話大行。已是彼此兩不著便

贊李源圓澤圖

昭昭靈靈。未脫生死。等閑狹路相逢。無奈這冤家子。天竺山前招角歌。至今餘韻在松蘿

贊呂先生

爲儒儒不達。學仙仙非眞。黃龍門下過。秋蚊咬鐵釘。回先生回先生。岳陽人不識。老樹却成精

覺城居士請贊師頂相

全無寸長。但據驢性。不行深深海底。不立高高峰頂。問佛法。今日困瞎衲僧眼。識毗耶病。素與覺城無冤。何事圖形畫影

受業師孫請贊

削髮村院裡。孄陋少見聞。信脚到南地。也作住山人。

龍床角畔覷空話。引得衲子如蜂屯。思歸未得故國夢。頻慇懃藉汝將予去。且看梨花二月春受業梨花村

自贊

人弃我取。人奪我與。涉世全乖。獨行無侶。超佛越祖當頭句。冷泉日夜滔滔。學斂手忌言坐閑處。可憐也被丹青汚

握拂子。坐繩床。默爾無言。其聲琅琅。斷衲僧命脉。壞叢林紀綱。丹青寫出。醜惡難藏。一任傍人話短長

偈頌

道號毒果

鐵樹花開半夜間。枝頭結箇子團圞。古今藥殺人無數。不信教伊咬破看

化柴

祖翁元是賣柴漢。今日無柴却可怜。去謁檀門好收拾。歸來要接午炊煙。

送圭士庵歸蜀在淨慈作首座

昔日隨流今逆流。昔時今日有來由。李將軍本穿楊手。誤向南山射石頭。

化砌竈

鑊已鑄成無滲漏。竈猶未砌正經營。嵩山杖子休拈出。我要粥香聞五更。

送琮監寺住院

桐江江上一絲風。不釣盲龜只釣龍。浮定有無誰識意。夜凉如水月如弓。

上張及庵乞米

南山近日飯籮空。衲子難教口欲風。引臂上方香積界。須勞金粟展神通。

接待

滿甑熟炊無米飯。半途長接不來人。但持此語諸方去。博得知音一笑新。

題石霜雷遷塔

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

自頌石田

石上栽田世所稀。老農聞說也攢眉。有人下得泥犁種。別甑炊香供養伊。

送韶化士幹靈雲古寺基

劒客重尋眼翳生。至今孤露不堪聞。老韶直下能扶起。十口精神減八分

送幹鐘

大爐韛裏笑翻身。空腹高心許十成。好聽玉樓撞動處。和聲送出太分明

送皎中庵住廣壽

名字馨香滿道途。挽將洞水注南湖。他時把杖來輕探。莫謂從前一滴無

送月首座住菴

結草爲庵自昔賢。古今誰後復誰先。客來須得通方句。莫只隨邪竪起拳

送珪上人歸鄉

南高峰對北高峯。兩峰盡上摩靑穹。上人闍錫在其下。皎姜呷醋期心空。心空一物無依倚。却笑老胡成曲指。回頭重覔舊家山。莫學我行荒草裏

吳道夫乞語

走得波波兩履穿。擔頭書卷未能捐。待君患過維摩病。却好重來見石田

送巢道士

一點靈光觸處通。心空不見太虛空。五千言把爲玄妙。濕帋如何裹大虫

送吉州雲上人

語言動静總天眞。叉手徒勞問別人。舊說靑原白家酒。子歸切忌再沾唇

和眞歇墨蹟三頌

箇事全超浩劫前。借功明位不徒然。但能不觸親爺諱。一任氷輪在處圓

擬然萬象體元眞。雨沐雲蒸到眼新。開口恐成隨類墮。相逢多是笑吟吟

撒手懸空萬仞崖。方知佛祖絕梯階。無端諸老爭呈醜。未免將身一處埋

尼了然幹藏乞語

三邊繩床眼未開。起模畫樣爲安排。葛藤椅子如成就。自有龍天出手椎

茶湯會乞頌

鋪心無下亦無高一等無心次第澆便是口吞三世佛沾他涓滴也難消

城中出隊

人家百萬帝城中應念南山徹骨窮鐵壁重重挨得入荒籬無柄舀春風

斷臂僧復田業

古人斷臂覓安心豈有他能我不能好手手中誇好手千年常住一朝僧

送韶鐵鞭住西余

西余舊說端獅子解弄如今有幾人不是區區謾相屈要看手眼一時親

送僧

久旱吳田牛不收子今西浙往東州且圖有展炊巾處佛法從教爛却休

送圓禪人

靈山無地可容身好泛江湖去問津東浙叢林如海闊但參露柱莫參人

煎筝

錦繡乍脫玉爲肌更著油煎供養伊鹽醋費他多少了舌頭換却不曾知

相士朱蓑衣

閱世双眸自有神酒澆會次語生春一蓑衣底乾坤大切莫怱怱說向人

空上人乞頌

冷泉近日飯籮空無奈栽田歲不逢有个休粮方子妙衲僧競去問天童

和戒首座韵号石潭

兩目瞠瞠視碧霄生吞佛祖氣雄豪石潭誰得知深淺盡日金風皷怒濤

送照上人歸蜀

我墮南來鬢巳衰汝今何得悔來遲烏藤踍跳還歸那佛祖從教不展眉

贈雲谷先生

卦盤撥轉味天機禍有胎兮福有基昨夜孛星移一位先生睡著不曾知

送祖上人

祖祖相傳直至今。天高地迥少知音。到家人問相傳事。但道眞鍮不博金。

一化士取血和墨寫藏經乞頌

欲書火後舊時經。刺血和煤字字眞。未學筆前全藏了。聞絃應有賞音人。

彬監寺爭田

衲僧公驗既分明。祖父田園盡力爭。他日水雲同一飽。幾人放筋便忘恩。

端大師

峻峺門庭老末山。清風凜凜固難攀。古今彼此元無間。只在當人反掌間。

送小師遊方

莫辭脚力造諸方。佛法無多要久長。歷盡崎嶇到平地。歸來掀倒破禪床。

示衆

劒刃飜身猶是鈍。屋頭問路太無端。楚雞不是丹山鳳。何必臨風刷羽翰。

送炳藏主歸鄉號南山

江海浮遊歲月移。五峰曾契少林機。白拈果有超師作。和我南山歡取歸。

送小然還鄉

及早遊方及早歸。參禪須是後生時。傍人不必輕相笑。臨際元呼小廝兒。

贈通禪客

龍堀問法動天顚。天贈黃金一萬錢。打得衲僧公驗正。通禪依舊是通禪。

送師孫昧禪人

十五爲僧二十歸。途中莫比在家時。老僧留浙汝回蜀。三昧從來古不知。

辭淨慈赴靈隱

湖上牢牢把一關。孤危獨立絕躋攀。老無定力隨風轉。又向南山過北山。

題參政樓公二圓相圖

皎然書平定字攻愧寫二圓相引得多少平人望雲上樹且喜兩沒交涉要知的實却須親見石田

跋眞歇墨蹟

眞歇老子。與慈闇書。諸方題跋。各出已見。互若不同。殊不知。書首云。再覆則是當自有別幅也。言及奉詔住山。幷問親眷上下。亦母子之至情。又何嫌焉。豈必言言言出世外。然後爲得哉。學者宜於此求之

題卍菴墨蹟

卍菴空裏採花。諸人石上種藕。三點前三点后。動南星蹉北斗。山僧口似。礫盤舜若多神失笑

何居士書華嚴經請跋

華嚴大教。諸經極談。一字含萬法。一音徧一切。口議心思。濕紙包火。何君書而施諸名山。有緣者披誦。非從五十三參長者居士中來。安能如此。若於白紙黑字外。不起一絲毫知解。則大人境界。其庶幾焉

萬善友書法華經請跋

法有三周。喻凡七種。止止牢辭。不肯容易便說。忉忉勤請。必以開演爲期。不得已。八字打開。用副彼四衆渴望。萬君善友。剡藤墨書。毛穎淘泓。俱有成佛之分。銀鉤鐵畫。當收輔教之功。是最上因緣。豈淺功德哉。我有大經卷。量等太虛空。目前直下辨端。倪帋上方知成染汙

跋家侍郎爲信禪人刻佛偈

資陽宗信禪者。在俗時。刻石肖佛像。極其精妙。一旦棄去。祝髮學佛。乞語於存齋居士。說偈示之。滔滔委折。無異佛口流出。不知信能領會否。雖然猶欠一著在。居士偈首云。手中千萬億佛。一一悉從心起。信可往問居士。不知某甲心從甚處起。居士決然別有轉身一路。若也不能。切忌死在居士句下

題劉右司筆蹟

朔齋居士。爲傳侍者。書龍門及白楊語。出以示予。求書數字於後。予云。二老言端語端。朔齋心正筆正。汝能篤信。力行 即日 策勵。埜處毛穎淘泓。俱有一分功德。況朔齋乎

跋游丞相爲印上人書心經

般若心經。大資相公所書。一字是一字。印上人授持。一句是一句。石田不敢措一浮辭。以謗眞實義諦

擬絕寫師上堂。心禪人以之求語

南山半夜。信脚過連雲。太白無端。走筆追陳跡。心禪

人謹謹收藏。不知與山僧有甚死冤讎。見者不可不爲雪屈

小佛事

爲太師史衛王起靈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應無所住。故我太師衛王乘願力而來。乘願力而去。以去來爲寂滅之場。以生死爲遊戲之具。千載一時。百世一人。位兼文武。澤被寰瀛。曾扶杲日直掛青冥。視伊傅周召。未肯多遜。孜韋李房杜。莫之與倫。至於相門出相。聲光赫奕。二十七考。中書汾陽亦應避席。登耆壽保終吉。茆土裂封。王爵世襲。此又振古所無。豈可求之方冊。今而已矣。孰不痛傷。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昔未得歸。今始歸。生死二途元不別。二途不別。十字縱橫。脚頭脚底通霄路。直踏毗盧頂上行

爲鑒喝堂秉炬 二月十六日化

圓悟的骨孫。仰堂破家兒。住山鍬斧子。六七處提持。歲晚力辭佛日。歸掃靈山。室重拈栗棘金圈。撈得二衲僧上壁。等閑時節至。撒手臥長空。髑髏山後信息

◆一字更勘

不通。瞿曇十五日便恁麼。喝堂十六日也恁麼。遊戲死生。無可不可。無可不可。八面玲瓏。楊岐驢倒蹄踏殺丙丁童

爲燈上座入塔

室內一盞明燈。三人證龜成鼈。只因這个話頭。萬里奔南走北。如今油盡燈殘。覷見本來無物。某人既是本來無物。且道這个作麼生商量。日月不到處。特地好風光

爲遠首座下火

鍾山後板。曾分座慧日峰前。又聚頭夢裏。翻身忽知有。橫吹玉笛過滄洲。遠首座住住。南山有語重分付。且道分付个什麼。海底火燒天。逢人莫錯舉

爲紹宗上座下火

是何宗。作麼生紹。百尺竿頭。放開兩手。了了了。無可了。打鍼不離火星。目前一任跨跳

爲淸上座下火 廣州

鎭海明珠。絕無瑕纇。脚踏南山。親遭擊碎。旣擊碎。須領會。前路逢人。索此珠一揮。石火青天外

為月藏主下火

大藏小藏。半月滿月。和底盡掀翻。萬里一條鐵。便恁麼未親切。山僧口似磉盤。却聽火把饒舌

為辨藏主下火

辯瀉黃河。已落第二口。挂壁上。雷壁震地。个裏薄得便。行毫髮不容擬議。脚下烟生。頭上火起

為林上座下火

玻璃江上方發足。飛來峰下便抽單。不涉程途一句子。烈焰堆中斫額看

為燈上座下火

不受燃燈記。不參閑達磨。生死牢關。一拳打破。饒你如是也。未放過。直須隔山見煙。不用鑽氷求火

為小師贊上人下火

一病纏身竟弗瘳。室中又滅鞠多籌。須彌那畔重開眼。要見精金火裏求

為珍上座下火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不從門入者。亦未是家珍。恁麼則埋沒先聖。不恁麼則辜負已靈。珍禪人。當爐不避火。春來草自青

為文侍者下火

生佛未具。文彩已彰。髑髏覷破。絕依倚。跳出無魔必死鄉。且道。跳出後如何。優曇開火聚。嗅著不聞香

為秀禪客下火

多年立職。口嘴嘮嘈。頭頭有路。步步升高。貪程太速。攧這一交。攧則攧了。也還記得昨日話頭麼。舉火云。雖然眉毛只在。爭奈鼻孔已焦

為太法公下火

不書壁間偈。不傳夜半衣。六十三年空守。幾莖白髮垂。垂時節既至。忽爾知歸。推倒那邊無影樹。却來火裏再抽枝

卷第四終

行狀

師名法薰。號石田。眉山彭氏。前靈隱瞎堂遠公。嘗淳熙間。
詔問佛法。奏對稱
旨。賜號佛海禪師。其族祖也。師生而敏。三四歲時。見佛僧。卽知禮敬。年十六。懇怙恃。欲出家。往從丹稜石

龍山法寶院智。明自知慕禪宗。二十二薙髮受具戒。晉振策而南。道湖湘訪。諸祖遺蹟。初道吾。吾嗣諸禪師居石霜。相距百二十里。朔望必步往拜。吾之塔耄猶不輟。一夕大雷雨。塔自遷就之。至今號雷迁塔。師因作禮。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因是著。次江西。踈山栢庭。文壞衲。璉咸延留之。末幾至浙。見無用。全於天童。見秀岩瑞空叟印於鄮峯。印職師悅衆。已而聞吳門穹窿破菴禪師道望。遂往依焉。一見則爲法。器室中擧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云。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破菴陰奇之。每於日用語默。故起其疑。師於是決志依棲。時咨詢。與無準範。日相激礪。期歷。心初破菴迁吳興鳳山資福。俾師知藏。偶聞擧鍋解秤鎚。躍然開發。平昔疑滯。泮然矣。破菴嘗曰。二人者。堪爲種草。盖指師與無準也。自是聲燁然。叢林中。居無何。資福散席。師遍遊諸老門庭。見靈隱松源。岳淨慈肯堂。充華藏遯菴。演咸謂其從作家爐鞴中出。自不同也。後之雪川道場。方慇宿覺主人

無傳宗知之。卽挽以分座。一衆悅服。俄出世蘇之高峰。辨香爲破菴拈出。高峯叢爾剎。勞苦戢縮。以身率之。未三年。爲改觀。次遷楓橋。衆繩繩然。有輩行高德。高原泉。無準範。卽庵覺石溪月。五六人相伴而住。提持擎展。厥響。益宏鍾山虛席。廟堂精選擇。乃以師補處。寶慶元有　旨遷南山淨慈。端平二。復有　旨遷北山。靈隱。兩山居各十年。牧萬指如一。易腐撓爲壯。麗每念靈徑中。途水雲憧憧。迫無食息地。當嘉熙庚子之饑。銳欲䂓接。待還其徒。可仍相攸西谿閑林間得塢。焉地主因以施。遂傾衣盂辨集之。請移寶壽院額。租入不令過肆伯。或以問師。師曰。吾爲防道者設耳。過則萠後人侈心。而動覬望其周防。爲遠計如此。淳祐甲辰季春望。示徒云。但得本莫愁末。喚什麽作本。喚什麽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麽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又嗣法師俊。繪師像求贊。有云。末後一句分付厨山。衆頗訝之。明日忽示疾。又明日退而歸寶壽。趣辦終。焉丞相泊　京尹委諸。山勉留。至三返。因舉天童

擬絕沖自代明季孟春十一日索浴淨髮易衣趺坐
而終龕留半月　承擬絕徑山無準淨慈北礀以師
全身窆于院之後山不違師意也壽七十五臘五十
三嗣法三十餘人度弟子二百五十三人有五會錄
二卷五堂程滄洲爲序已鋟梓行師貌古性直音韻
朗暢臨事有定見而能斷護常住不啻目睛而不容
人之私慈恕而行故久而人思之嗚呼爲人師者無
宅道而已矣若夫涉世之法固土苴緒餘耳然忽棄
不省則吾事不立古之人未嘗有所偏也師握璽爲
人則機不容湊泊與事涖衆則明不容欺蔽五遷望
剎閱三十有二年其策勵衲子面目嚴冷斥其外求
激其自到當時或不懌而去久而後知其眞實相爲
也垂示機語當時或不樂爲傳稱及示寂後惟恐其
盡見也故江湖謂師死後道行亦其與造實詣有弗
容磨滅而然耶撙節而足用審量而計功雖有大興
建一毫不以干人見宅處持疏驚候人門呫囁縱臾
以希施予者直鄙而笑之而土木金碧在處成就南
北兩山殆遍焉北山又增賓溧隔上腴貳千餘畝皆
宅人所難而師出於遊戲至詞章駢儷叢林所需者
雖不從事乎此或有所爲操筆立就敷腴調暢非凡
淺者所能到也末葉彫零人物眇然長於此或短於
彼若師者可謂兼之矣士大夫以此道扣擊者未易
殫舉而　少保孟無庵爲尤密至受衣而稱得法豈
無自而然哉茲余客北山師之徒可述與師之孫不
昧過余而言曰子昔從吾師於淨慈其出處始末知
之悉矣盍有述焉義不得辭故爲直書其行事之迹
以詳告後之人若夫掇其大者銘以垂諸遠則已屬
左史楊公大手筆云淳祐庚戌仲夏四明比丘大觀
謹狀

祭文

中奉大夫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程公許

維石田老江鄉名家五濁海中優曇鉢花弃儒而釋
如古丹霞挑起鉢囊周遊天涯邂逅破庵古道鐵蛇
亦手捕取雷攫電拏開堂楓橋起廢咄嗟永明靈隱
法鼓日撾橫拈竪說西抹東塗參徒雲集袂屬肩差
土木餘事無絲粟差八面受敵人莫我加晩營把茆

岩谷谽谺以病得間歸亦可嘉某生晩識昧幾井中蛙言從師遊如歷寶階矧是生緣同眉丹匡忽且諱間不勝慘懷四大合離撒土摶沙眞見道者何所安排一柱水沈一甌茗芽無縫塔中生耶死耶尙享

武翼郞特差江南東路兵馬鈴轄兼本路馬步軍副總管建康府駐劄　方正

夫情親則千里而肝膽心異則交臂而楚越此上古之至言也師孕眉山我生東浙地角天涯夢不可得一逢笑領如合符節隆我以道全我以義幾二十年而無少衰焉豈非心之與情於此見矣師之遊歷江湖主張法席兩奉　詔旨鎭南北山鍾鼓號令功勞赫赫雖金石不足以紀其行業有竹帛不足以書其功德至提向上機施不傳妙又非我之所盡知也何期厭棄東土遠携隻履翩翩而西之嗚呼冷泉寒洗玉眉山疎露骨千古萬古中我師元不滅一甌表世情惟靈來霍臨尙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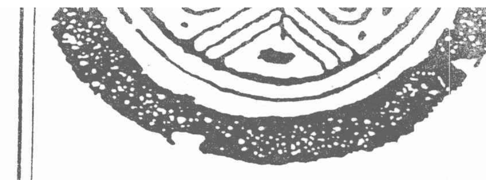
朝奉郞前宣州通判　李鉧

嗟嗟石田道尊德偉倒指江鄕如師無幾先君愛師翁黃檗似師重先君逾裴公美我亦從遊承先君志一往一來山林朝市續倅宣城妙墨遠寄迨歸湘濵相望千里旋聞示疾賓辭退止省問莫前累遣藥餌日冀康復胡爲不起遺訃踵門悽其罔旣來扣岩扃靈蹤遠矣緬憶笑言音猶在耳遺像堂堂松山巋巋拜手難提薦此芬菲

廸功郞雅州推官兼敎授史　少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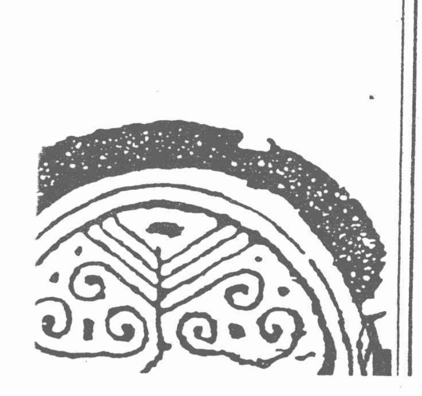
破菴老虎生兩茯菟鋸牙電目文彩相如一蹄双徑一臨西湖風行草偃分踞齊驅我昔偕計來遊上都勇探其穴北山之隅朝夕明窓夜雪擁爐一言翻簇拊掌顧予四年闊別百里脩途忽報鶴林已露雙趺謂師病歟取呵文殊謂師死歟取誚道吾所嘆匪他法苑空虛寶壽峯前矗矗浮圖遠致生芻悲與笑俱佛氏之弱儒其昌乎

吾父翁活業爲石田兄破蕩無遺今覩前項所供並是諂實至切要處不覺咬斷拇指徑山弟師範拜首



無準師範禪師語錄

宋・無準師範 撰
宗會 等編



維佛鑑老自蜀道來早與石田師兄同爲破菴上足得句中眼秉梱外權險如劒閣崇墉壁立萬仞奪却梓潼如意截斷衆流自淸涼過焦山由雪竇移鄮嶺業風飄轉驅來五頂峯頭宿債難逃爭奈西番劫火你諸人百般較計這些子一味癡頑瓦礫成堆榔栗杖依前橫竪工徒雜作金剛圈各自嚥呑凡五會問答擧揚破叢林勘驗不少順寂之前一月蒐揀而爲巨編況曾信筆親書自甘招伏更引旁人作證忒煞周遮點檢將來有甚交涉秖恐旃檀林下展轉傳抄何如搕𢶍坑邊等閑拋擲且圖省事免起禍端然雖如是這一則公案畢竟如何合殺不見古人道陽燄何曾能止渴畫餅幾時充得飢勸君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咄淳祐歲辛亥月建丑日壬子滄洲道人程公許希穎雲溪寓隱西瞻堂書

佛鑑禪師語錄目次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一

佛鑑禪師初住慶元府淸凉禪寺語錄

侍者　宗會．智折　編

師於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入院指三門云平直道路敲磕門庭竪四橫三是人知有新淸凉到這裏又作麼生入寺看額

佛殿你坐我立尺短寸長口耳不及正好商量商量箇什麼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

踞方丈前三後三今日明日達磨不會九年面壁

拈府帖祖師巴鼻衲僧巴鼻有些巴鼻全沒巴鼻因甚如此公驗分明

拈法衣著淸淨衣說法身佛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著無分別衣說化身佛遂提起衣云這箇是什麼衣衆眼難瞞

指法座須彌寶座高八萬四千由旬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當自立身如彼座像乃可得坐且道新淸凉身長多少乃云俱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爲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金輪統御玉葉騰芳四海歸仁萬邦入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　判府節制尙書泊閤府尊官　判縣郎中伏願永佐

明君長居祿位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楊岐第八世前住安吉州鳳山資福禪寺破庵禪師大和尙爇向爐中用酬法乳遂跌座問答不錄　乃云靈山話月曹溪指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鼈範上座尋常有一張口挂在壁上未曾動著今日無端入這行戸事到如此也只得東籤西籤未免拈起多年曆日於中點出些子悞賺處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道江南兩淛春寒秋熱然雖如是黃河三千年一度淸

復擧永明潛禪師僧問達磨西來傳箇什麼潛云傳箇策子僧云恁麼則心外有法潛云心內無法後來佛鑑拈云心內心外有法無法稍稍參問底便知只如道傳箇策子且道策子中說箇什麼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師拈云大凡明辨古今決斷是非也須是斬釘截鐵始得佛鑑恁麼提掇前頭

莾鹵末後顴頂所以蹉過策子裏頭事且道策子裏頭畢竟說箇什麽上大人丘乙巳

當晩小參問答不錄　乃云法無定相遇緣卽宗用不停機隨宜應變有時好未必好有時惡未必惡栴檀林裏噴伊蘭鐵牛擎出黃金角這箇則且置只如據令一句作麽生道吹毛曾不動徧界髑髏寒　復擧德山示衆云今夜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師拈云德山老兒一條脊梁硬似鐵抝不折無端被這僧將一片麤皮等閑纏倒了也且道誵訛在什麽處具眼者辨取

謝兩班上堂一箇是一箇兩個是兩箇東土小釋迦西天胡達磨拍膝一下云卞璧驪珠成滯貨

浴佛上堂今朝又値四月八天下叢林皆浴佛淸涼有令不能行隨例大家厮漏洒雖然漏洒於中却有箇分曉處且道有甚分曉西天胡子沒髭鬚黃面瞿曇無頂骨諸人若不信少間佛殿裏驗取

上堂十四十五䟕如泥土十六十七貴如金璧此意分明說向誰天上人間惟我知

上堂來住淸涼寺怱怱一箇月閑時閑有餘忙時忙不徹誰知忙與閑秤鎚渾是鐵舜若多神笑點頭驕梵鉢提長吐舌

上堂擧一不得擧二放過一著改旦令辰恭惟知事頭首耆舊大衆各各道體起居萬福左顧如冰如霜右盼如金如玉鵠白烏玄松直棘曲山僧返復更思量六六元來三十六

上堂瞿曇瞬目迦葉破顏山僧聞得咬定牙關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新羅打鐵火星飛燒著廬山羅漢院裏王和尚脚指頭磧境廟大王忍痛不禁直得通身汗流起來道恩大難醻笑倒潙山水牯牛

解制上堂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現百億毛頭獅子一毛頭現拈起拄杖云看看十方諸佛諸大菩薩有學無學盡在淸涼拄杖頭上作自恣佛事浩浩地辯論不已被維摩老子喝一喝直得懡㦬散去在東還

東在南還南在西還西在北還北還本土已依位而住各務本事諸人還見麼若不見且聽拄杖子重說偈言卓一下

中秋上堂尋常月是中秋月中秋月是尋常月看來眞箇只尋常道是尋常又還別別別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瑞慶節上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雪峰輥三箇木毬禾山老一味打鼓海水揚波須彌作舞因甚如此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老範首座至上堂陽春曲無弦琴聲偃六律韻排五音月冷兮風淸山高兮水深舉世有誰知此心良久顧示云聻

上堂索寞淸涼寺家風實可憐白雲迷谷口黃葉聚堦前衲破通身冷柴生滿室烟誰知今日事不異普通年

謝新舊知事上堂鶴唳于天魚躍于淵涵波泳月兮悠悠乘雲馭風兮翩翩時哉時哉不可得而明爲令人長憶老南泉

上堂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箇字無人識雪竇只知開口不覺舌長淸涼則不然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不必重拈出何故古篆分明

上堂一不得收二不得放是則迦葉擎拳非則阿難合掌誌公不是閑和尙

上堂諸佛知處諸人不知不知最親諸人會處諸佛不會不會尤切且道因甚如此鷄寒上樹鴨寒下水

佛成道上堂老胡半夜見明星瞎却平生兩眼睛直至如今無摸索一回舉著一傷情雖然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王知縣到上堂舉王常侍訪臨濟遊僧堂公案師云臨濟老綸綸在手不妨卷舒自如王常侍明鏡當臺一點瞞佗不得只如末後道將謂是箇俗漢諸人作麼生商量須知傳說非傳說莫把曾參作魯參

上堂春日遲遲春風浩浩靈利衲僧點即不到唯有東村王大翁作麼生良久放牛喫我谿邊草

結制上堂舉古者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

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若道有無爲可學有佛可選無有及第之時若道無可選無可學亦無有及第之時畢竟如何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上堂玄沙躡著脚指頭至今忍痛水潦喫馬師一踏大笑不休清凉山裏萬菩薩到處覓不得拈拄杖云元來在這裏卓一下云賺殺人

借庵至上堂和麩糶麩夾糠炊米半夜三更瞞神諱鬼冷地有人覰見直得左手掩鼻山僧燒沉香供養他何故不是冤家不聚頭

謝監收上堂穀熟豆熟粥足飯足仰面看天兩手捫腹這箇說話分付佗了事衲僧若是口赫赤地說禪說道說玄說妙說有說無說長說短山僧不敢與佗較量何故家住東州

謝職事上堂衲僧用處了無定度握土成金握金成土所以有時進一步百事頭邊沒回互有時退一步衲被幪頭渾不顧只如不進不退又作麼生行者打皷山僧上堂大衆問訊侍者燒香戒香定香慧香願此香雲遍法界供養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

且望大慈大悲乃舉手云莫怪空疎伏惟珍重

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彫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這跛脚阿師與麼答話悞了多少人不作佛法會便作世諦會了不作世諦會便作佛法會了若是清凉則不然有問樹彫葉落時如何只向佗道體露金風須是恁麼始得

中秋上堂八月十五月圓當戶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取箇眼兮耳必聾捨箇耳兮目必瞽君不見老長沙弄爪牙一踏踏倒小釋迦將謂是箇老大虫元來却是一隻虎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拈拄杖示衆云見麼若眞箇見得去隨時受用亦只可可地終不大驚小怪若不見且安舊處不得動著遂靠拄杖

上堂南泉和尚道山僧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山僧十八上解破家散宅清凉不然山僧十八上做僧十八上行脚出一叢林入一寶社到處橫草不拈竪草不把於一切時只領現成受用如今四十五也依然只是舊時人懵懵懂懂百無一能呵呵呵堪對暮

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上堂一冬二冬你儂我儂暗中偷笑當面脫空雖是尋常茶飯誰知米裏有虫豈不見南泉道夜來好風吹折門前一枝松

上堂開口即錯閉口即喪不開不合十萬八千到這裏如何通信監院昨日設齋若僧若行俱飽燈籠露柱亦飽一飽忘百飢人人盡展眉太平無事日唱箇囉囉哩好大哥

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臘月盡是歲除夜夜來臘月已盡舊歲當去今日新歲到來及至天曉大開門戸祇候新歲竟不見來躊躇良久正沒理會處忽然撞著箇聰明大王出來道長老長老好把曆日子細看更有一箇閏月在山僧被佗點破不覺呵呵大笑過去已過去未來亦未來即今名現在現在安在哉三段不同收歸上科卓拄杖一下

上堂若論箇事直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事若識得去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井也得還知麼明州六縣奉化八鄉

上堂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好事大家知今朝正月一

元宵上堂人看人火照火無雜壞忘彼我與麼會得許你親見然燈如來得受記別如今十箇五雙多是坐在光影裏動輒隨人脚跟後轉乃高聲云大衆衆舉首復云不信道

普請上堂一搬石二搬土三分甜七分苦糞箕拈起兩肩擔颺下钁頭無覓處唵墳噴嘰嘰悉哩蘇嚕

佛涅槃上堂黃面老漢二千年前有五件沒量罪過直至今日未有一人舉著清涼小比丘不惜口業從頭點過也要衆人共知始從兜率宮中不依本分示生閻浮是第一沒量罪過又不合半夜逾城直往雪山六年苦行做盡萬千模樣向明星現時打失鼻孔便大驚小怪道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似與麼欺胡瞞漢誑謼閭

閻是第二沒量罪過又不合起道樹詣鹿苑列三乘分五教說有說無說頓說漸說偏說圓說出許多閑言長語汚人耳目累及後代是第三沒量罪過至於末後打箇沒合殺却向雙林樹下示般涅槃以手摩胷告衆猶自口吧吧地道汝觀吾紫磨金軀瞻仰取足無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所謂到老不知羞耻是第四沒量罪過更有第五沒量罪過叵久休休數人不要數盡罵人不要罵著少間下座與大衆同到大佛殿燒一炷香點一甌茶普禮三拜且與佗一時蓋覆著若蓋覆得去則天魔拱手外道歸心迦葉擎拳阿難合掌若蓋覆不得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結制上堂安居結制現前三昧普化搖鈴老盧踏碓

上堂古聖道是法不可示言詞相寂滅是何言歟清凉今日出廣長舌去也遂指云這邊是香爐這邊是花缾會麼三錢買兩錢賣

中秋上堂擧玄沙示衆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猶如話月曹谿竪拂猶如指月鼓山出衆云月澗沙云這箇師僧却來就我覓月山拂袖歸衆云道我就佗覓月師云這兩箇老凍儂頭處似牛皮爛處如壞絮雖然各有機關爭奈渾無展處只麼低頭懡㦬歸不知忘却來時路

謝月首座現首座持雲巢語至上堂一止切一止一動一切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用昨日有人從西川來却得江東信說道趙州親見老南泉鎭州蘿蔔三斤重

上堂摩騰入漢平地風波達磨西來重增殃禍是則是且道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川僧磊苴浙僧瀟灑

上堂擧眞淨示衆云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薜荔纒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大衆會麼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

謝監寺齋首座秉拂上堂古者道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則監寺施財首座施法所謂財法二施等無差別既無差別不妨以禪悅為味以法喜為樂各隨所宜各得受用各得充滿無有

高下無有限量無有平等不平等者因什麼却道共寶器食飯色有異爭怪得別人

道舊相訪上堂作者相逢你西我東水歸滄海月上孤峯放出城中老鼠咬殺村裏大虫因甚如此闔蜀同風

再住清涼上堂鼻繩拽脫上梅谿橫臥千峯適所宜豈謂業緣逃不得依前拽杷與牽犂如是則重覩故山風月再耕舊日田園不辭領破蹄穿豈憚拖泥帶水所以王老師道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谿東牧未免犯佗國王水草擬向谿西牧亦未免犯佗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清涼有條攀條無條攀例既然如是且道作麼生是納些些底道理昨日前山去今朝後嶺歸

上堂上元正月半無油不點燈誰人知此意有月上危層看看燈明如來在諸人眼睫上放光現端見諸人不悉走入大石國裏去也拍禪床下座

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依舊依舊則故是因甚南枝向暖北枝寒拍禪床云莫道春風有兩般

上堂佛法遍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有世界以光明而作佛事有世界以香飯而作佛事有世界以寂默無言無說而作佛事有世界以夢幻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燄呼時響如是等喩而作佛事是故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卓拄杖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復卓一下云喚鍾作甕

退院上堂住亦無可說去亦無可說賣八布衫穿金剛嚼生鐵

佛鑑禪師住鎮江府焦山普濟禪寺語錄

侍者　覺圓　編

指三門三門佛殿一見便見踢倒淨缾撼動門扇佛殿你不識我我不識你狹路相逢腦門著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方丈橫按拄杖云山僧與麼爲中下機人或遇上上機人來時如何卓拄杖云三十年後

陞座祝　聖罷（問答不錄）　乃云枕石漱流正好喚起來打攔街截巷腦後也與一錐直教昧者明聾者通坐者起行者詣方許蹈焦山門登焦山堂入焦山室見

焦山人見則見了然後焦山緩緩地向你道語在何故長江流不盡松露滴無時　復擧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淸波無透路師云這僧在光影裏行雲門向草窠裏輥直至于今轉身不得且道焦山與麼批判節文在什麼處喝一喝下座

當晚小參一言坐斷千古萬古黑漫漫線路放開前波後波闊聒聒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秤頭斤兩輕重隨宜尺下短長剪裁在我至於安邦樂業順俗和光總四海爲一家會百川同一味此猶是諸方普請邊事只如海門岸闊浮玉峯高浪激千尋雲橫萬疊又向甚處覓佗縫罅拍膝云不是任公子徒勞話釣竿　復擧雪竇禪師一日與李殿撰坐次有一秀才一道士入來殿撰云三教中那教最尊雪竇起側身而立殿云有口何不道竇云對夫子難言拈云大小雪竇被殿撰一問直得側身而立若無後語忌被打破蔡州

上堂夜暗晝明天平地平三日一雨五日一晴達磨大師不安本分被人打落當門板齒廬山歸宗和尙無端拭壞一雙眼睛拈拄杖卓一下同坑無異土

上堂十字街頭道得一句三家村裏使不著三家村裏道得一句十字街頭使不著雖然三家村裏十字街頭有錢騎馬無錢使牛

佛涅槃上堂正覺山前雙林樹下弄假像眞弄眞像假臨風哮吼戴嵩牛顧影嘶鳴韓幹馬諸人還見釋迦老子麼豎拂子云來也來也

上堂召大衆以手點鼻云山僧一生被這箇礙衆中有下得毒手底爲我拈却若也拈得許諸人十二時中有箇安樂處若拈不得香自至鼻亦謂之偸

上堂今朝七月一明朝七月二一日是一日幾箇知慚愧顧視大衆云有麼有麼乃搖手云不是不是

謝新舊知事幷監收上堂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然於動靜之間無有分別而不見絲毫動靜之相動靜之相既不可得則一動一靜一出一入一放一收一進一退無非神通光明游戲解脫之處既然如是只如默時說說時默獅子吼野犴鳴野犴鳴獅子吼畢竟是分不分良久會麼洞庭山下水南嶽嶺頭雲

重九上堂重陽九月九箇箇盡知有喫了茱萸茶多是眉頭皺唯有陶靖節獨歡顏解道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雖然俗氣不除

瑞慶節上堂擧洞山云若論此事如國家二十四路相似若一路信息不通便是不奉於君若據焦山今日看來可謂是太平時節非但二十四路直是毫毛刹海無有不通底信息信息既通奉君盡忠風從虎兮雲從龍

上堂擧僧問古德一陽生後日長一線未審佛法長多少德云長一線後來又有古德云一線長師云前頭道底與後頭道底直是天地懸遠若緇素得出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今時人多是渾崙吞却所謂顢頇佛性儱侗眞如如將魚目亂明珠

上堂擧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既是十劫坐道場因甚麼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焦山從來疑著這漢

住慶元府雪竇山資聖禪寺語錄

侍者 如海 妙倫 等編

佛殿迦葉擎拳阿難合掌黃面瞿曇全無伎倆新乳峯一時見了却燒沉香供養從教人道是罰是賞

踞方丈德雲不下妙峰頂善財七日無處參尋吽吽你這一隊漢在這裏眼眨眨地守待箇什麼何不暫去莫妨我東行西行拍禪床便起

指法座千聖頂顙上一著子自古自今少有人踏著罕有人擧著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

陞座祝 聖罷問答不錄 乃云衲僧行處不在東西遇緣即宗隨機應變昨日焦山長老今朝雪竇主人颺下海門國萬頃煙波來看妙高臺一川風月聲色俱泯是非杳亡石頭大底大小底小休將佛法論量山又青水又綠不得作境話會既不作境話會畢竟作麼生會人間縱有丹青手應是難傳入畫圖

復擧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立師云大衆投子與麼也不較多然雖如是未免有勞尊重當時若見只向面前深深打箇問訊教這老漢隱身無路

當晚小參不起一念威音已前彌勒下生坐斷千差

南贍部洲北鬱單越與麼會得便乃不離菩提場而登妙峯頂直得水雲雜沓凡聖交參彼我情忘主賓道合座則同座行則同行歸則把手同歸到則大家齊到到則到矣且其中事作麼生雨花千丈雪偃蓋萬株松　復舉達磨大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門自然成師云祖師與麼道好與三十棒且道因甚如此冬行春令

謝兩班上堂方交正月一又過了五日世事冗如麻光陰劈箭急所以道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乳峯看來又有甚麼不樂處東邊有知事西邊有頭首山僧贏得倚欄干盡日仰頭看雲走阿呵呵時人往往聽作山居歌

上堂春日晴黃鶯鳴山花似錦汀草如茵堪悲堪笑公塘寨裏王節級到處巡捕自已不知不覺打失一雙眼睛良久云彩奔覷家

護聖小淨慈至上堂舉芙蓉禪師訪實性大師大師上堂以右手拈拄杖安向左邊云若不是芙蓉師兄大難委悉便下座後來黃龍南禪師道實性用不得便休却將佛法以當人情致令千古之下作人笑端師云實性大師向十字街頭貨賣賊贓猶道無人知覺老黃龍不忍看見巧為遮藏殊不知欲隱彌露雖然如是要見實性大師則易要見黃龍稍難何故為佗頭匾似扇

上堂靈雲見桃花便道更不疑玄沙又道未徹在後來五祖又道說什麼未徹更參三十年始得山僧嘗聞說一畝之地三蛇九鼠初未為然今日以此看來前言信之矣

端午上堂舉文殊令善財採藥公案師云若據善財偏採無不是藥爭奈悞將甘草以當黃連文殊只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要且不知來處文殊即且置遂拈拄杖云諸人且道這箇從什麼處得來畢竟昰黃連耶昰甘草耶卓一下云江南盡有江北全無

因事上堂只箇現成公案衆中領解者極多錯會者亦不少所以金鍮莫辨玉石難分乳峯這裏直要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一箇眼睛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什麼人擔荷噓一聲下座

破庵和尙忌拈香這老禿無面目不具些子慈悲却有十分惡毒喜亦不可近怒尤不可觸我昔被渠禁害逼得頑蛇生足以至今日燒一炷香謾禮三拜要且笑不成笑哭不成哭此冤此恨若爲伸𡁠部臨𡁠𡁠臨

上堂山僧自入院來經今半年也未曾與諸人說著本分事今日又値明覺祖忌普請去塔所諷經又不暇說雖然如是你看乳峯眉毛在麼

上堂佛法也不會世法也不會一夏九十日瞎驢隨大隊且畢竟成得箇什麼乃云不知

上堂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新羅日午打三更回首面南看北斗堪悲堪笑黃面禪和到處行脚只管將鼻孔東邊嗅西邊嗅自已鼻尖上有一點糞十箇五雙因甚不覺臭

上堂記得昔日大梅常禪師問馬大師如何是佛馬師云卽心是佛佗便向這裏跺跟更轉動不得住後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良久云果然

上堂本色行脚人須具行脚眼千箇與萬箇多是空擔版擔版則且置作麼生是行脚眼朝看東南暮觀西北

上堂風蕭蕭雨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缺齒老胡剛然不知有却向少林九年面壁要且不在壁上諸人各各丈夫何不轉手摸索看

謝首座上堂舉甘贄行者入南泉設齋請首座施財公案師云前頭也與麼道因甚不行後頭也與麼道因甚便行覷今日因行掉臂下箇注脚曲中直直中曲有增減無數目等閑放在暗窻前冷地令人看不足

重九上堂拈拄杖橫案云與麼會得三年一閏若也不會九日重陽卓一下云贏得通人笑斷腸

上堂經有經師論有論師乳峯到這裏說箇什麼卽得今日放一線道隨例分科列段去也以右手拈拄杖卓一下安向左邊云是何章句復云流通分

上堂舉瑞巖和尙近日示衆舉古云秋江淸淺時白露和煙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古德與麼道玉本無瑕却有瑕瑞巖卽不然秋江淸淺時白露和煙

島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師云瑞巖與麽道可謂無瑕矣乳峯今日更資一路也要諸方撿責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煙島擣節寂寞中望斷無人到拍禪牀下座

上堂上下三指彼此七馬似有似無半眞半假乳峯被人問著直得五年分疎不下阿呵呵笑倒東村王大姊

上堂語是謗寂是誑擬卽乖動卽喪明眼人難近傍絕塵情忘伎倆江西馬大師南嶽讓和尙

散天基節上堂乳峯有一張琴不是焦桐亦非凡木多年掛在壁上未曾容易品弄今日幸遇新天子誕聖之辰好日斯臨不可放過試彈一操以祝萬年之壽遂作彈琴勢云丁當丁當良久云會麽願將如是曲長奉聖明君

謝新舊知事上堂世諦門中有新有舊有出有入有進有退佛法向上無高無下無彼無此無黨無偏雖然如是阿那箇些子是佛法阿那箇些子是世諦試爲乳峯拈出一絲頭看良久云放憨作麽

上堂德山老漢平生據一條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却道不曾打著一箇獨脫底興他道東廊也下喝西廊也下喝直饒你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摸下來一點氣也無待興化緩緩地甦息起來向你道未在諸人還知二大老立處麽天高東南地傾西北

冬節上堂一冬二冬叉手當胸珠鑽九曲直在其中

上堂上元正月半燈火連霄漢千人與萬人聚頭相共看看郎不無第一各自照顧眼睛乳峯不著便末上打失了也旣是打失將什麽辨緇素良久云文殊頭白普賢頭黑

上堂擧僧問馬大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馬師云近前來向你道僧近前馬師與一掌僧云因甚打某甲馬師云六耳不同謀後來黃龍南禪師道古人尙道六耳不同謀如今諸方浩浩商量禍事師召大衆云盡信書不如無書

上堂十方國土中惟有一乘法諸人還信麽若信得及拽取占波國與新羅國鬪額若信不及采石渡頭船

摘茶上堂作家相見有底憑據逈無人處聚頭共語寂子無端撼茶樹

結制上堂拈拄杖顧示大衆云安居已竟梵行已立所作已辦賓頭盧尊者無端向這裏起心動念貶向二鐵圍山卓一下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端午上堂僧問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採將來時如何師云意在鈎頭進云善財云盡大地無有不是藥者又作麼生師云莫將附子當川烏進云文殊又云是藥採將來意在什麼處師云也好一拶進云善財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未審此意如何師云遞相熱瞞僧禮拜師拈起拄杖云今朝五月端午乳峯收得一服藥不是耆婆留下亦非扁鵲傳來雖然不直分文要且無病不治所謂佛病祖病禪病心病一切毛病凡曰服者悉得痊愈乳峯不敢珍惜今日擊皷陞堂普施大衆若是有病者來左手分付無病者來右手分付且道因甚如此有亦不有無亦不無乃卓一下云趙州東壁挂葫蘆

上堂直鈎釣鯨鰲曲鈎釣魚鼈乳峯粗識好惡不敢屈抑諸人便下座

上堂眼底年來胡種滅叢林喜見太平時太平消息誰相委只許張公李老知且知底事作麼生東州稻熟西州米賤

上堂萬木驚霜風千林著秋色堪笑寒山子到處覓不得拈拄杖云元來在這裏看看卓一下云又入露柱裏去也

上堂秋風離離秋色依依嶺上白雲一片兩片籬邊黃菊三枝五枝世間多少登高者只管步步登高脚跟下蹉過往往不知乳峯恁麼道畫虎成狸

上堂乳峯今日開爐不會挑灰撥火大家衲被幪頭只麼團圝打座不求諸聖不重已靈從佗門外區區世路擾擾紅塵夏了秋秋了冬冬了春良久云思量也是慕西秦

上堂舉白雲端和尚謂五祖曰有一事老兄還知麼祖曰不知有什麼事端云近有數禪客自廬山來問佗也有箇悟處教佗說也說得頌也頌得批判也批

判得只是未在五祖聞得七日七夜不成腸肚師云
白雲和尙用盡自己心笑破佗人口乳峯這裏亦有
一件事不得不說與諸人近日亦有數禪客自諸方
來問佗也無悟處教佗說也說不得頌也頌不得批
判也批判不得雖然如是乳峯却許他是箇千了百
當底人諸人聞得亦不用疑著何故南天台北五臺

上堂聲前一句不封不樹坐斷舌頭如何通吐昨日
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

上堂臨濟爲睦州所誤雪峯遭巖頭毒手沒窗牖寃
萬世不朽所以學者當深思彼伐木丁丁之聲照古
照今兮宜善求友

上堂召大衆云禪禪妙高峯頂千丈巖前作麼生有
箇古松樹奇奇怪怪屈屈曲曲拳拳攣攣諸人若恁
麼會驢年

謝首座藏主秉拂都寺齋上堂古人道法輪未轉食
輪先轉乳峯這裏二輪俱轉二輪既轉使我現前一
衆聞所未聞之法得未曾有之食此食勢力至於七
日然後乃消此食既消其法亦忘不妨三三兩兩水
邊林下相呼相喚同徜徉

上堂擧丹霞訪古寺經宿至早煑粥熟行者盛一鉢
與古寺又盛一鉢自喫殊不顧丹霞霞自盛一鉢喫
者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遂問古寺何不教
訓這行者得恁麼無禮寺云淨潔地上不可點汚人
家男女霞云忌不問過這老漢師云行者雖好接高
賓爭奈手頭短促丹霞不解作客未免勞煩主人當
時若自盛粥喫了拽拄杖便行免累佗古寺無點汚
中却成點汚且如何免得良久下座巡堂喫茶

上堂前面是懸崖萬仞後面是荊棘叢林兩邊烈焰
火聚於中如何轉身趙州老漢在青州作一領布衫
重七斤

正旦因雪上堂今朝正月一只是尋常日就中殊異
處徧界鋪銀色銀色世界已現普賢在什麼處豎起
拄杖云看看諸人既不相顧不免却乘六牙香象入
五臺山與文殊師兄賀歲去也卓一下

滿散天基節上堂王道平平其壽綿綿漁歌樵唱共
樂堯年無爲焉無私焉乾坤一統舊山川

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未得底人見拄杖便喚作拄
杖既得底人喚作什麽若也道得卓一下云即今入
地若道不得靠拄杖云直待根生
謝天童境首座上堂萬別千差處事同一家事同一
家時萬別千差太白山前水磨日夜輪轉不歇乳峯
寺裏參退喫茶
謝頭首秉拂都寺齋上堂縱無所長說大脫空離有
希求辨最上供雖然又須是大無慚愧之人方能饜
飽法味自餘下劣種草未免遇而不遇不遇底且置
而勿論只如饜飽者還有報德處也無乃噫氣兩聲
下座
壽慶節上堂智度菩薩母容受一切法然於一切法
而離分別相分別既離諸法如如蜀江萬派朝滄海
閩嶺千尋揷太虛
上堂擊鼓陞堂大衆雲集佛法有底商量今日熱如
昨日
解制上堂克期取證繫縛盲驢休夏自陳且莫鬼語
饒你一坐坐斷別有生涯若到諸方不得道從這裏
過夏來何故雪竇親栖寶蓋東
謝後堂首座上堂擧趙州會中有二僧相推不肯作
第一座主事白趙州州云總教伊作第二座主事云
教誰作第一座州云裝香著主云裝香了也州云戒
香定香師云趙州老漢是則是觸著便動捏著便轉
爭奈七手八脚一時露乳峯這裏不用相推要識第
一座便是第二座要識第二座便是第一座良久云
少室峯前迷逢達磨
上堂秋高增爽氣夜寒添夾被草虫吟壁根黃葉飄
庭際直得山僧展轉返側喜而不寐阿呵呵伸脚元
在縮脚裏
石巖和尚至上堂拈拄杖云久默斯要不務速說既
逢識者玉石難藏既是難藏提拄杖云且喚這箇作
什麽爲復是玉耶是石耶卓拄杖云分(叙謝不録)復擧
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師云面面
相看眼眼厮覷衣外別傳有甚憑據倒却門前刹竿
著鳳棲不在梧桐樹
中秋謝焙經兄弟上堂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

諸佛立地聽聽在說處說在聽處聽說兩忘如何剖露經入藏禪歸海唯是馬簸箕拈弄有餘態每遇中秋翫月時尋思直是令人愛何故不見道簸箕有唇米跳不出

上堂擧僧問長沙如何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已去沙云如何轉得自已歸山河大地去後來大慧道轉山河大地歸自已則易轉自已歸山河大地則難有人道得不難不易句來徑山手裏請棒喫師召大衆云衲僧家自已尙不見有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又轉箇什麼大惠老漢無端隨後說難說易拍禪床云拈得口兮失却鼻

上堂坦坦平如鏡彎彎曲似鉤無人收拾得颺在糞堆頭諸人還收拾得麼良久云芽生也

上堂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爲來來實不來路上勿傾危古人恁麼道也是踏地怕痛乳峯即不然要去便去要來便來喚甚爲箇什麼又有甚傾危處只是昨日經過新嶺洪水泛漲吹斷三處石橋却被山僧一時等閑過了今朝打皷陞堂你這一隊漢擬來這裏覓佛法良久云且緩緩

上堂拈拄杖示衆云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凭拄杖湧身云諸人還識麼往往作須菩提尊者傳將去也便下座

冬至上堂節屆書雲一陽生於此日一陽既生萬彙發生萬彙既生無不生者豎起拄杖云且道拄杖子生多少良久云何啻七尺長卓一下

謝首座秉拂都寺冬齋上堂無味乃眞味眞味眞無味若知眞味者更不說眞味曾聞一飽忘百飢今日山僧身便走

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看看盡也所謂一年將盡夜四海未歸人然未歸之人直須歸去既歸之者不得守住家鄉何故座久成勞

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師云雲門一曲從來無譜韻出五音調高千古就中妙旨許誰知幾擬黃金鑄子期

天基節上堂君臣道合正是法身邊事且作麼生是法身向上事祝融峯頂萬年松盤根聳幹凌蒼穹

故舊至上堂（善須貽禽）拈拄杖示衆云我有一語非甜非苦既遇知音如何通吐夜來點得柳士猝如今變成尾火虎卓一下

佛涅槃上堂靈山山上葛藤樹引蔓牽枝徧界生慚愧波旬推倒後東西有路與人行雖然也須照顧脚下

住慶元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語錄

侍者惟一了禪了心等編

指三門此箇大解脫門每日與諸人同出同入遊戲於其間諸人行一步山僧也行一步諸人行兩步山僧也行兩步然一步兩步較易三步五步較難脚頭脚底當自看

指法座大衆須彌燈王無時不爲諸人說大般若諸人還聞麼其或未然鄮峯又從序品去也

陞座祝　聖罷（問答不錄）　乃云形名未兆玉本無瑕文彩既彰物歸有主添些子張三發惡減些子李四生嗔不添不減雲門扇子踍跳上天塑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正恁麼時如何話會良久云南山依舊與雲齊　復舉阿育王問賓頭盧尊者親見佛來公案拈云阿育王等閑借問鑿成節外生枝賓頭盧覿面提持不覺眉毛拖地育王當時若見佗與麼祇對便與近前以手加額叩齒三下使老尊者縱有神通亦無展處當時既已放過只如末後道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貧道是時亦與其數意作麼生風來雲意騰騰湧雨霽雷聲殷殷收

當晚小參三日前五日後佛法委在新鄮峯手裏放行也得把住也得卷舒在我縱奪臨時倒拽橫拖七穿八穴與麼與麼狸奴白牯相共證明大難大難碧眼黃頭亦須莽鹵黃連甜甘草苦發機須是千鈞弩卓拄杖一下　復舉僧問鏡清如何是大道之源清云從這裏流出頌云從這裏流出滔滔無盡日巨浪湧千尋誰知無一滴

上堂韶光爛熳時百卉皆妍秀處處有春風村村自花柳靈雲眼裏添釘玄沙袖中出手除非自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後

前住錫峯庵和尚至上堂舉趙州訪茱萸公案師云

是則是殺人可恕無禮難容子細看來也是茱萸招
得當時若解咬定牙關使趙州縱不斬頭截臂亦須
自領出去古人且止只如今日率庵訪來雖則不言
探水然而未跨門時屋裏三長兩短已被佗一時覰
見了也何故明眼人難瞞

上堂舉古德道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
不如行取一寸鄧峯說也說不得行亦行不得只是
當時不著便悞從南方來中途蹉破脚母指至今疼
痛猶未已

上堂今朝解制佛在世日謂之自恣之辰諸修學人
各呈所得我此五百大衆一夏百二十日豈無長處
有則出來吐露看諸人既是祕而不言待問拄杖子
看遂拈拄杖云拄杖子我此一衆你道還有長處也
無自云無衆人既無長處長老莫有長處也無自云
無長老既無長處莫有短處也無乃云有試道看鹽
羹淡飯家常事傷醋傷鹽笑殺人

前住天童淨和尚遺書至上堂太白峯前收陣脚鑑
湖歸唱村田樂無端調轉入新豐誰知錯處非常錯

直得洞水逆流乳峯倒卓石女攢眉木人淚落此曲
如今誰共聞越山無際天無垠

上堂拈拄杖云三日前五日後藥若不瞑眩厥疾弗
瘳卓一下云折脚雲門見睦州

重陽上堂今朝九月九談禪不開口若是陶淵明攢
眉便回首籬邊黃菊正芬披一枝兩枝三枝四五六
七枝

上堂一句子墨漆黑無欄柄有準則良久云會麼碓
搗東南磨推西北

開爐上堂淸寥寥白滴滴匙挑不上針劄不入是則
是須知花發不干春切忌寒灰熠殺人

上堂千討萬討討不見都不要討却成現十字街頭
逢阿爺眉毛蓋眼胡鬚面咦

佛成道上堂拈拄杖云天上星地下木見便見休瞥
速老瞿曇空捏目三七日心返復從此拏空便脫空
天上人間徧流毒帶累兒孫直至今醫得耳聾成瞎
禿鄧峯雖與同蹈行却不與佗同處宿畢竟如何乃
橫擔拄杖唱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卓一下云歇乃一

聲山水絲

正旦上堂拈拄杖云老僧舊歲一年專與兄弟說虛
頭話逗到臘月三十日也無一句靈驗從今日新年
去不免改聲換調專與諸人說實頭話去也卓一下
云牛角長三尺兎角長七寸

元宵上堂樓臺上下火照火連馬往來人看人火照
火則且止所謂往來人但能看人十箇五雙不能自
看諸人若解自看直是敎你無著面皮處何故投子
道底

上堂擬即差動即隔忘伎倆絕聲色兩手掤揄㦖㦖
休東村有箇王大伯喝一喝

請淵首座立僧上堂召大衆云山僧數年來泛一隻
無底鐵船運載南北東西無家之子游泳於大寂滅
海有時順水張帆有時逆風把拖要且不著此岸不
著彼岸不住中流然撥轉船頭處須是大家著力前
堂首座慣諳水脉善別風雲今日正當千波萬浪之
間豈容坐視敢望慈悲出一隻手共相斡運何故不
見道船上無散工

謝保寧即庵和尚至上堂鳳凰臺畔玉几峯前築著
磕著夙世生寃且道還解免得麼以手指空云天天
結制上堂拈拄杖云育王傳箭令下應是此土佗方
人間天上若凡若聖若佛若魔皆集吾拄杖頭上安
居禁足共結長期有不順吾令者四門天王飛熱鐵
輪追之令至至則至矣合發明箇什麼事卓一下云
南斗七北斗八

上堂擧趙州道老僧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且道趙
州二時粥飯外在什麼處著倒雖然如是鄮峯即不
然遇粥喫粥遇飯喫飯喚什麼作雜用心還會麼若
也會得二時上堂許你隨隊喫粥喫飯若也不會閻
羅王在你鉢盂匙筯上

請保寧西堂掛牌上堂善知識者如大醫王善療衆
病應是佛病祖病心病禪病一切毛病不待一見便
知深淺既知深淺不妨應病與藥所謂羸者益之盛
者損之表者汗之裏者導之至於用藥之際不問牛
溲馬勃巴豆黃連皆爲妙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灼
然能殺而不能活一切死人活不得能活而不能殺

一切活人死不得詳此二者便能起膏肓救必死致一切人於大休大歇大安樂之場至無疑之地然雖如是遂豎拂子云且道這一揑子畢竟是殺耶活耶是黃連耶巴豆耶保寧西堂智眼洞明善能區別下座與大衆同伸拜請敢望慈悲爲衆點出

上堂分曲直定錙銖還佗作者觀風雲別氣候須是其人我此一衆盡是其人以拂子指云試著眼看還辨別得麼良久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

謝監收上堂擧趙州和尙道夫爲善知識者須以本分事接人鄧峯這裏但願諸莊豐熟粥足飯足供養我禪和子令教箇箇飽齁齁地若是本分事斷然不敢擧著何故老不以筋力爲能

上堂混沌未分巳前幸然好一局碁無端佛祖競出頭來一時著壞了也鄧峯素非國手今日試與諸人活一著看拈拄杖卓一下云錯

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飢則傷暑飽則傷風不飢不飽正是膏肓之疾我此一衆固不在此數雖然作者好求無病藥卓一下

解夏上堂鄧峯一夏與諸人說無義語却被閻家老子不肯放過別置地獄相延所謂鑊湯爐炭刀山劍樹碓擣磑磨犁耕拔舌等事倍於無間山僧末上擔頭便入如是衆苦甘受不辭不辭則故是諸人還甘麼三生六十劫

上堂有一物黑似漆亘古今無人識却被秋虫知唧唧空嘆息而今拈出普請看遂拈拄杖云見麼見麼擲下云分文不直

上堂人皆競賞中秋惟有山僧不管大都天上月圓只是尋常月半更有不識好惡底無端指月話月翫月又道正好供養正好修行拍禪牀噁長夜漫漫何時旦

上堂行不動塵語不動唇現成行貨黃金白銀君不見洞山老問佛直答麻三斤

上堂輕如鴻毛輕重若丘山重安排不得處信手拈來用拈拄杖云雖是死蛇却要活弄擲下云爺爺

開爐上堂衲僧門下無可不可熱則到處乘凉寒則圍爐向火飢則餐困則臥執法修行如牛拽磨

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這箇拄杖子在諸人分上過山過水東拄西拄不妨全得佗氣力若到山僧手中直是要竪不得竪要橫不得橫何故卓一下云大都緇素要分明

上堂二月春光明媚是處花酣柳醉五湖四海禪流切忌開眼瞌睡我此一衆盡是惺惺底驀拈拄杖竪起云且道這箇是什麼良久云我喚作拄杖子卓一下云你不得喚作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靈隱高原和尚訃音至上堂來無所從南高峯北高峯去無所至東澗水西澗水幻泡忽滅證得烏龜成白鱉清風未已須信高原元不死既不死且道在什麼處拈起拄杖云見麼見麼卓一下云認著依前不相似

上堂名不得狀不得復是何物見得到用得親不由別人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無毛鷂子貼天飛帶角大虫當路臥

上堂當明有暗當暗有明口說如啞眼見如盲畢竟作麼生門外一條通驛路朝朝暮暮有人行

上堂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高亭見招手乃橫趨資福望刹竿便回去這四箇漢總欠一錐何故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破庵和尚忌辰拈香炎炎六月飄風灑雪百丈耳聾黃蘗吐舌海潤山高誰與論一回飲水一回噎

上堂九日今朝是那知是不是若道不是淵明把酒登東臯若道是窮子赤身眠露地到這裏往往十箇五雙有理無雪處且聽拄杖子爲諸人出氣卓拄杖一下

開爐上堂瞿曇你自瞿曇達磨從佗達磨佛法有底商量各自歸堂向火雖然如是也須照顧眉毛

入城出隊上堂召大衆云現前坐立儼然面面相看眼眼厮覷諸人也瞞山僧一點不得山僧也瞞諸人一點不得雖然須知有互相熱瞞底句若有試出來露一班看如無山僧不免效七佛威儀倒騎佛殿穿汝諸人鼻孔去也

出隊歸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半眞半假千家貨非實非虛百寶囊卓一下云盡底打開都見了有誰合

火共分贓靠拄杖云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
寶佛塔
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有般漢見拄杖喚作拄杖有
般漢見拄杖不喚作拄杖要且總沒交涉還會麼二
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擲下拄杖云
三祖大師來也
上堂現前三昧了無向背雪壓樓臺風號松檜憶昔
水潦被馬師一踏踏倒起來不覺失聲道只向一毫
頭上識得根源阿呵呵笑倒明州憨布袋
臘八値雪上堂召大衆云黃面瞿曇昔往雪山六年
苦行夜覩明星忽然悟道於是三七日中思惟如是
事直得無啓口處非特瞿曇鄮峯展轉思惟亦無啓
口處雖然事無一向也要露箇消息良久云會麼今
朝臘月八回觀雪山雪密灑鄮峯前曾無兩般色
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看看盡也所以道是日已過
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又道當勤精進如救
頭然諸人試各自猛省看是樂是不樂若未得其樂
直須如救頭然縱饒樂去亦須如救頭然何故田厙
奴不見道學則不固
謝首座上堂叢林綱紀之設貴在得人有如國家拜
將相似須是文武兼備韜略雙全有濟險扶危之手
然後可以克服天下莫不從風而靡而吾教亦類於
是者所謂肘臂欲其重爪牙欲其利非利不能開鑿
人天非重不能權衡佛祖具此二者叢林乃振叢林
既振且合發明箇什麼事良久魯祖面壁雪峯輥毬
上元請首座立僧上堂突兀聲前句恢宏量外機未
明三八九難辨力囲希諸人若辨明得去便見從上
來的的相承燈燈相續直至如今眞風不墜儻或未
然堂中首座深諳此旨各宜師而親之扣而問之莫
待老來空手歸
上堂卓拄杖云內空外空內外空四大五蘊不可得
山河大地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卓一下云舜
若多神面皮黑
上堂拈拄杖云拄杖子難摸索有時喜有時惡攪動
滄溟衝開碧落卓一下云何如普化搖鈴鐸
上堂形名未兆文彩全彰短者自短長者自長黃面

瞿曇徒自說黃道黑胡鬚達磨何須歷魏遊梁拍禪
牀云長憶江南三三月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三月春將老萬木獻青杪微雨濕殘紅泉聲雜
幽鳥堪悲堪笑寒山子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德山不會喝一喝云臨濟不
知諸人向什麼處與育王相見復卓一下連喝兩喝
上堂拈拄杖召大衆卓一下云恒沙世界諸佛國土
索然粉碎釋迦彌勒飲氣吞聲自餘閑佛閑祖又向
甚處出氣然雖如是不當宗乘
端午上堂盡大地是藥無不是藥者信手拈來用頭
頭非取捨拈拄杖云這箇是什麼藥卓一下云萬病
丸
新智門誼和尚至上堂擧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
如何門云蓮花僧云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師云一
徑直二周遮衲僧會得眼裏添沙若是育王又且不
然有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荷葉出水後如何蓮花
且道與智門還有優劣也無川僧嚞苴浙僧瀟灑
上堂召大衆云古人九十日夏克期取證而今貶眼

已過半夏了也諸人分上事作麼生是有所證是無
所證若有所證則且置而今止餘半夏也未有所證
底快須證取且證取箇什麼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
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上堂三分光陰二已過作麼生靈臺一點不揩磨灼
然屙屎放尿亦無餘地貪生逐日區區去樊噲踏鴻
門喚不回顧爭奈何不是河南便是河北育王今日
鼻孔在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
中秋上堂萬籟聲沉沉虛堂夜寂寂不見寒山子未
免空相憶休相憶遂擧拂子云元來在這裏與諸人
共賞中秋從而惡口小家道吾心似秋月碧潭淸皎
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說則說了諸人因甚見
似不見聞似不聞拍禪牀云可煞惺惺
上堂古者道從文殊門入者墻壁瓦礫爲汝發機從
觀音門入者蝦蟆蚯蚓爲汝發機從普賢門入者不
動步而到雖然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記得洞山離查渡韶石山頭
打不回直至如今無本據問佛便答麻三斤何似庭

前栢樹子會麼蒼鷹搦臥兎猫兒捉老鼠
上堂萬籟風悽悽千林露滴滴塞鴈起平沙夜虫吟
破壁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驀拈拄杖云更聽拄
杖子露箇消息卓一下
上堂召大衆云無道可學無禪可參黃頭碧眼徒話
指南霧歛雲収天宇寛門前幸有千朶青山萬朶青
山徘徊贏得倚欄干
上堂此箇事諸人除是不知不理會則已若知了要
理會直是殃害殺人無理會處何故諸人擬向東邊
尋要且不在東邊擬向西畔討要且不在西畔諸人
只欲硬放下都不管著又却一似宿世寃家相似不
能得脫離去正恁麼時畢竟如何即是豎拂子云寃
家寃家
謝首座秉拂上堂横說豎說何曾動著舌頭逆行順
行總是家常茶飯有準繩無畔岸以拂子劃一劃云
會麼吾道一以貫
冬至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一陽生萬彙生正當生
作麼生卓一下云羣陰消殄吾道大亨

上堂舉僧問曾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庭前一
叢竹經霜不自寒畢竟如何只聞風擊響知是幾千
竿師云諸人還會麼諸人若會便見有宗門直指底
道理若也不會育王更爲頌出仍舉前頌下座
上堂一年十二月此月乃當盡一月三十日此日方
起頭此日即是尋常日那裏是起頭處此月即是尋
常月那裏是盡頭處若向這裏著得隻眼許諸人會
不遷義其或未然起滅不停念念遷謝逗到三十日
閻羅老子徵你飯錢莫言不道
臘八上堂黃面老漢二千年前於正覺山前夜覩明
星忽然悟道於三七日中思惟是事直是無啓口處
灼然此事呈似人不得說與人不得其惟證者乃可
知焉且知底事作麼生豈不見眞淨和尙道頭陀石
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
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育王今日無暇與諸人喫
茶下座同詣妙勝殿炷香作禮然於作禮處各宜照
顧且照顧箇什麼莫教磕破腦門
上堂聲前句量外機明歷歷峭巍巍舉者旣少見者

亦稀拈袈裟角云見麼見麼抖擻多年穿破衲襤毿
一半逐雲飛
散天基節上堂虛空廣大聖心廣大虛空無邊聖德
無邊以無邊之德被於華夷以廣大之心包乎天地
包乎天地其心愈明被於華夷其德日新綿綿而長
存蕩蕩而難名正恁麼時如何野老不知堯舜力鼕
鼕打鼓祭江神
上元上堂今日是元宵令節不問紅塵鬧市酒樓花
洞處處放燈王孫公子車馬駢闐往來觀看乃至騷
人墨客長篇短句更相酬酢莫不以燈爲佛事所謂
一燈然百千燈燈燈相續一句演萬億句句句朝宗
雖然如是且道一燈未發一句未形已前如何體悉
良久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佛涅槃上堂黃面老凍儂賤賣閑骨董爲世大醫王
誰知多病痛到頭力盡計窮猶自摩胷告衆謂吾滅
度非吾弟子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遂顧示大衆
云會麼楚鷄不是丹山鳳
上堂春風浩浩春雨綿綿花凝曉露柳帶寒煙造化
無作而作萬法不然而然達磨九年空面壁善財走
得脚皮穿
上堂人人脚跟下有一坐具地諸佛出世祖師西來
不敢動著一絲毫山僧今日亦不敢動著一絲毫亦
要諸人不動一絲毫直下搆取顧視大衆云還搆得
麼良久蒼生也
上堂淺聞深悟深聞不悟迷途達磨趙婆呷醋
上堂木中有火鑽之始明鑛中有金煉之始精諸人
分上各各有無價之寶如何甘自溺於陰入之坑陰
入之坑卓拄杖一下云打破了也且寶在什麼處擲
拄杖云各宜辨取
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與三十棒現在諸
菩薩今各入圓明好與三十棒未來修學人當依如
是法好與三十棒何故不見道齊之以禮
上堂一夏逡巡已過半往往精勤成懶慢幸然底事
十分現成因甚到夜打疊不辦君不見趙州末上見
南泉何似雪峯參老觀
破庵和尚忌日拈香我昔未行脚時便知道鼻孔在

面上及乎遊歷諸方後依前不移易一絲毫許幸自
可憐生無端失脚到這老凍儂面前被佗橫兩橫一
時打失了也直至如今無言可說無理可伸雖然舉
香云喚這箇不是本色道地得麼

上堂阿剌剌橫該抹天何高地何闊碧眼與黃頭徒
自聒聒育王恁麼道也是將鹽止渴

謝監收上堂一處通處處通手頭活落脚下玲瓏常
記南泉提起處刈禾鎌子快如風

上堂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明眼衲僧討甚巴鼻豈不
見山前明覺寺裏有箇陳闍黎解道蘇嚕蘇嚕悉唎
悉唎

上堂古者道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
意水無沉影之心正恁麼時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
中只麼得且道得箇什麼展兩手云會麼有錢布施
無錢慚愧

中秋上堂前月只此月後月亦此月何得塵世人競
賞中秋節競賞即不無且作麼生是廣寒宮裏事良
久云南泉拂袖之何處虆𧄍披雲笑不休

上堂臨濟問佛法大意於黃蘗三度喫六十拄杖後
來却於大愚處肋下壓三拳所謂爐鞴之所鈍鐵尤
多德山出峽來氣呑宇宙逗到龍潭吹滅紙燭失却
鼻孔遂將疏鈔一時焚却云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
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猶涉廉纖在臨濟
德山且置且道育王爲人在什麼處良久云晝見日
夜見星

重陽上堂拈拄杖云九日當佳節黃花處處新相逢
多醉客少見獨醒人卓一下云打草只要蛇驚

上堂拈拄杖示衆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
見不能及且見不及處如何體悉卓一下云僧堂觀
破香積廚䳺吻咬殺佛殿脊

上堂舉拂子召大衆云只這是莫過於此隨我者隨
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諸人若抵死不信後五
日十字街頭撞見阿爺莫道育王今日不說

上堂七佛已前無消息處有消息那箇不知七佛已
後有消息處無消息是人不會知不知會不會璞玉
渾金泥團土塊

大慈笑翁和尚至上堂若欲發明箇事須遇其人既遇其人自然眼眼相照彼彼相諳似金博金如水與水豈不見大慈一日掃地次趙州問云般若以何爲體慈云般若以何爲體州呵呵大笑次日趙州掃地次大慈却問云般若以何爲體州放下苕帚仍復呵呵大笑大慈便去方丈師擧了乃呵呵大笑云這二老漢冷眼看來也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始得何故將謂胡鬚赤誰知更有赤鬚胡

冬至上堂六陰剝盡不可停留一陽復生難爲遮掩難遮掩處物物現成不停留時塵塵解脫擧拄杖云只這箇豈不現成卓一下云豈不解脫恁麼會得許諸人證不退轉地其或不然一九二九三九四九從頭數去前頭大有寒凍在

上堂一年十二月只餘此一月此月極盡處又見明年月循環既無端何勞強分別分別不生則前後際斷前後際斷則眞智現前眞智現前則不見有現前之量亦不作不現前之解正恁麼時如何豈不見瑯琊讚菩提達磨云師心兮藏

上堂錦包特石鐵裹泥團現成活計格外鄉談明眼衲僧會不得月移梅影上欄干

歲旦上堂今朝正月一日且要提景第一不得說雜話說佛說法是雜話說禪說道是雜話說玄說妙是雜話作麼生得不成雜話去良久云果然

散天基節上堂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言而不足則且置作麼生是足底道理良久云蟠桃結實三千歲睿筭延鴻億萬春

因事上堂有一人聞此事歡喜讚嘆我說是人永劫沉淪有一人聞此事闡提毀謗我說是人活陷地獄且道二人中那箇可救會麼前三後三十雙五單江南地暖塞北大寒

佛涅槃上堂二月十五瞿曇滅度諸天悲泣羣魔鼓舞且道鼓舞底是悲泣底是育王敢道總不是何故清平世界無閑地

上堂春色依依花木芳菲滿眼滿耳絕毫絕釐惟有子規知此意一聲聲道不如歸

上堂黃蘗樹頭蜜菓破席袋裏珠珍愈藏愈顯日久

日新爭似颺從閑壁角聽教人道不逢春
謝都寺結夏齋首座秉拂上堂召大衆云山僧昨夜
偶因無事起來東行西行至佛殿前約三更時忽見
張上座李上座二人在中庭互相徵問張云今年都
寺好結夏齋李云好在什麼處張云施主沓至連供
者三使我一衆皆饜飽一飽之餘更無餘念所謂
一飽忘百飢是也李云飽則飽矣更須除却箇飽始
得此飽不除爲飽所礙則爲虛飽非眞飽也張云某
甲只恁麼老兄作麼生李云恰是首座好秉拂張云
好在什麼處李云凡出一言道一句莫不驚羣動衆
去離泥水活人眼目使我一衆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皆得法喜禪悅之樂張云樂則樂矣也須忘却箇樂
始得此樂不忘爲樂所困不爲樂也二人互相問難
經八十反山僧在暗地裏聽得忍俊不禁咳嗽一聲
二人驚愕云噁元來和尚在這裏二人於是近前問
訊復擧前話慇懃致問願求一抉山僧見佗語聲高
低遂於手上揑一揑二人懡㦬散去莫知所之已而
樓頭鐘動東方旣白矣卽今擊鼓陞堂重擧一遍以

謝都寺首座也要大家共知擧亦擧了謝亦謝了知
亦知了且道山僧當時於手上揑一揑二人懡㦬散
去意作麼生諸人還會麼良久云斷碑鐫白字當道
種靑松
徑山少林和尙遺書至上堂召大衆云少林消息絕
大地一團鐵愁殺寒山子無言倚寥沉悲風流水聲
嗚咽
端午上堂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無不是藥隨手用
去無不應効而能起膏肓活必死假使盡大地人一
一抱疾各各不同到育王這裏不消一服總教伊脫
體安樂而去遂拈拄杖卓一下云諸人還覺神淸氣
爽麼又卓一下云更饒一服
上堂五五二十五六六三十六縱以大衍數終是數
不足數得足無不足碧眼黃頭口啞舌禿
破庵和尙忌日拈香我與這老漢本自無交涉狹路
偶相逢歡喜成寃結此結不可解此寃不可雪嗐嗊
嗊嚗嚗㘈𡃤
上堂朝碌碌暮悠悠非懈怠非精修畢竟如何華亭

船子北地趙州

解制上堂九旬今已滿那事竟如何無爲無事人往往成蹉跎育王敢道不蹉跎何故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同穉子歌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一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二

住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侍者普明了南紹曇等編

指三門廣大樓閣門戶不扃了事衲僧未行先到且到後如何眼不見爲淨

佛殿天上無彌勒人間無釋迦燒香禮拜誰遂燒香云唵摩尼達哩吽𠯆吒

踞方丈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被斯徑山今日一把把定直得盡天下衲僧無出氣處莫有不甘底麼拍禪牀云果然

拈勅黃從上來莫不貴重這一著子直得不言而化不約而同風從虎兮雲從龍

指法座召大衆云便恁麼委得賜殺五髻峯儻或躊躇且行雙徑路

陞座祝　聖罷（問答不錄）　乃云靈山密府釋迦老子面皮黃少室單傳達磨大師無版齒聲前得句意外明宗透過是非關不住羅籠表便可十字街頭橫三豎四孤峯頂上嘯月眠雲的的無私頭頭有據以此弘濟大法以此仰助教風豎抹橫該七穿八穴正恁麼時如何千峯朝華嶽萬派肅滄溟（敘謝不錄）　復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拈云大衆幸自好一片無瑕白玉却被文殊一槌打作百雜碎直至如今收拾不上然雖如是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

當晩小參直下便是劃地爲牢別討生涯鑿空求縫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飜身一擲抹過太虛只此靈鋒阿誰敢擬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無高無下無黨無偏一切處不留一切處成就拍禪牀云不知世

有誰知已相共扶持折脚鐺　復擧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公案拈云軟底不奈硬底何硬底不奈軟底何然雖如是點撿將來未免一得一失具眼者辨取

謝兩班幷萬年西堂至上堂釋迦出世一時文殊普賢觀音勢至金剛藏彌勒大士佗方國土諸大菩薩聲聞緣覺悉皆畢集莫不各務本事助佛揚化轉大法輪如百川赴海同歸一味山僧此來新住徑山亦有知事頭首大衆耆舊諸方來者大善知識各出一隻手作成保社扶豎正宗然於中間要且你不識我我不識你彼彼不相照各各不相知你若忻忻我卽不肯且道因甚如此義出豐年

重陽上堂召大衆云去年底今年底蝍莫明年更明年年年只如是黄花爛爛醉重陽落葉蕭蕭愁滿地諸人還會麼以拂子擊禪牀云吾無隱乎爾

開爐上堂僧問初冬時節又相催浩浩諸方爐鞴開獨有徑山文武火不知煨殺幾人來如何是徑山文武火師云切不得動著我香匙火筯進云只如趙州道三十年前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未曾有人擧著此意如何師云舌頭拖地進云畢竟如何是無賓主話師云言滿天下進云只如玄沙聞得云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又作麼生師云一坑埋却進云可謂焦塼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師云一劃劃斷僧禮拜　師乃云五峯門下三箇五箇衲被蒙頭圍爐打坐鼻笑瞿曇平欺達磨又誰管你張三李六然雖如是諸方爐鞴正炎炎何似徑山文武火

出郷歸上堂若論此事如國家出師相似須是先鋒殿後俱得其人人無異志心無異用一往直前折衝千里然後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且奏凱回戈頭轡自樂一句作麼生道折弓放馬無餘事倚杖逢春點異花　復云赤手空拳下山去滿船和月載歸來五峯可煞無慚愧面面相看眼未開何故窮坑難滿

天童晦巖和尚至上堂同身共命同氣連枝阿難合掌迦葉揚眉就中一句子不許外人知且道因甚如此營裏天王

謝保寧西堂掛牌及新舊都寺上堂說禪說道易成

佛作相難又道成佛作祖易說禪說道難咄有什麼
禪道可說有什麼佛祖可成更有什麼一絲頭許難
易來然雖如是忙者自忙閑者閑
上堂不寒不熱好箇時節黃鶯頻織柳絲烟子規猶
哭松梢月佛殿脊被鵶吻咬殺則且置且道透聲色
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老不以筋力爲能
浴佛上堂指天指地弄精魂只爲生來無腦門韶石
一棒打不殺至今恩愛俱成寃正當四月八底事與
誰論門外千峯萬峯啼斷猿
上堂南北東西八百牛時來群聚五峯頭飢餐飽臥
松風裏聾不拘夛夜不收然雖如是爭奈鼻頭繩索
總在山僧手裏有時一掣教佗去有時一掣教佗住
且總不恁麼又作麼生擊拂子云今日費我多少草
料
謝西堂首座秉拂上堂萬年石橋三平石梁總沒交
涉恰恰相當足陌見錢買賣一毫不用商量因甚如
此南泉斬猫兒
火後上堂劫灰飛盡見靈蹤突兀凌霄對五峯意在
目前誰共委相同扶起舊家風
端午上堂五月端午節底事不須說百恠盡潛蹤羣
魔俱殄滅是則是且道無病之人如何發藥鄭州梨
青州棗綿州附子漢州薑邠州鐵卓拄杖下座
入城歸謝官賜上堂去時萬木含愁色歸日千峯展
笑容此意此心知有自一爐香爇散天風
上堂七月八月或凉或熱景色淒淸蟬聲嗚咽觀音
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拍膝一下云韶
陽老人得一橛
大內陞座及見施主歸上堂逾月走紅塵生涯隨處
新逢人陪笑面接物强精神僥倖遇　明主軿幪感
重臣歸來何以報卓拄杖一下云只此謝　堯仁
上堂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
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古人併盡氣力只抓著徑
山癡處山僧自罹劫火奔走紅塵歸來瓦礫堆中從
事土木非但業識忙忙和鼻孔眼睛一時打失了也
如今要作全人終不可得然雖如是家貧願隣富
重陽上堂九日重陽節東籬賞菊花歌懽公子事淡

薄野僧家雖然淡薄不妨別有滋味且道是什麼滋味膠膠粘粘黃栗粽苦澁澁茱萸茶

上堂擧教中道彌滿清淨中不容佗又道云何是中更容佗物驀拈拄杖云這箇且不是佗物卓一下云豈不清淨你等衲僧家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靠拄杖云切不得動著

入城歸上堂十五日以前常在途中不離家舍十五日以後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正當十五日跛跛挈挈百醜千拙張都料李作頭鑿竅底鑿竅著楔底著楔變徑來來去去人長安夜夜家家月

謝兩堂首座秉拂上堂召大衆云山僧是箇實頭人愛說實頭話凡一切事據實而論前日兩堂首座秉拂所說法要一人全道得著一人全道不著道得著底堪與人天爲師道不著底堪與佛祖爲師若人辨得出自救不了若辨不出南州北州名字行却有何益哉

水鄉持鉢歸上堂六月火邊坐三冬水裏走怒中呈笑面鬧處伸毛手滿載沒底船歸來重抖擻且道抖擻箇甚麼卓拄杖云蘇州有常州有

郡知府至上堂傾蓋相逢已成多事側鞭回首早涉繁詞須是恁麼人方明恁麼事恁麼人既在這裏作麼生是恁麼事擔竿頭上鐵龍頭　復云達磨西來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且道傳箇什麼徑山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既遇知音不免破慳去也垂下一足云不是樸庵大難委悉

佛涅槃上堂記得世尊涅槃日普告大衆云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師云滅度不滅度既總不是畢竟合作麼生諸人還見釋迦老子麼其或未然却聽山僧分明爲汝指出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鷰子沙暖睡鴛鴦

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韶光去也誰能留長江袞袞無暫休人生既老不復少此心未了空悠悠或有箇漢出來道大小徑山猶作這箇語話卓一下云打草只要蛇驚

浴佛上堂指天指地徒張意氣一棒打殺更無巴鼻徑山今日都盧放過且要一時腦門著地何故豈不

見道禮之用和爲貴
上堂擧應庵示衆云三十三州七十僧驢腮馬頷得
人憎諸方若具羅籠手今日無因到淨名師云應庵
太師祖是則是太煞舌長徑山則不然數百禪和數
十州襤褸破衲面搊搜諸方有道不肯學甘共山僧
拽木頭
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今日四月十五結制之辰盡
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情與無情盡在拄杖頭上安居
禁足若凡若聖若靑若黃長短洪纖各住自位不得
動著候七月十五別有條章這箇則且置竪拄杖云
你道這箇拄杖子吞却拄杖子不見有拄杖子依舊
是箇拄杖子時如何卓一下云應當如是學
謝兩堂首座秉拂上堂拈拄杖云前既無釋迦後亦
無彌勒卽今何所覩擧拄杖云見麼天台三百五十
錢買得卓一下云賊賊
中夏上堂拈拄杖云前半夏已往已難推究後半夏
未來未可討論正當今日有箇現成公案諸人還斷
得麼若斷不得且聽拄杖子斷看卓一下云乾三連

坤六段
破庵和尚忌日拈香楊岐設忌做盡鬼怪徑山設忌
一無所解隨分淡淡薄薄點一盃茶燒一炷香讓禮
三拜若謂報德酬恩兎子喫牛嬭
上堂時節不相饒俄當七月朝未聞桐葉落已覺稻
香飄泣露蟬聲咽迎秋鴈影遙有誰相共委突兀對
凌霄
解夏上堂諸人分上各各有一節案牘九十日內推
勘已圓今當自恣旣到山僧面前無有不了底事且
畢竟如何決斷已結證未結證驀拈拄杖卓一下云
大赦咸放
出山鄕歸上堂黃面瞿曇昔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
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
已敷座而坐召大衆云黃面瞿曇幸自可憐生無端
被須菩提出來道箇希有直得七花八裂收捨不上
徑山出鄕四十餘日今日歸來飯食已了衣鉢亦收
了敷坐已了只是諸人第一不得出來讚嘆何故錢
是足陌物有定價

御書至上堂拈香祝
聖罷趺坐問答不錄 乃云須彌山爲筆香水海爲墨盡
大地爲紙吾大 聖人以主天下之力秉此筆蘸此
墨而於此紙大書特書縱橫得妙輝騰今古榮耀林
泉以此侈吾佛之光以此霈神龍之澤以此莊嚴寶
所以此成就福田吉祥中吉祥殊勝中殊勝正恁麼
時如何報稱萬年恢正續四海樂無爲臣僧 師範
恭奉
聖旨特賜本寺釋迦寶殿妙莊嚴閣淩霄之閣靈澤
之殿寶所萬年正續之院二十四大字宸翰臣僧領
來迎接歸寺永鎭名山陞于此座擧揚宗旨上祝
聖壽無疆臣上感 聖恩上感聖恩下情無任感天
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復說偈云堯仁及物麗如春
榮寵名山 御墨新將底醻恩崇壽域碧天無際水
無垠
冬至上堂拈拄杖云過去也恁麼未來也恁麼見在
也恁麼卓一下云一陽來復萬彙發生寒谷回春冰
河解凍且道是佛法耶世法耶卓一下云非思量分
別之所能解
上堂摩騰入漢如將蒿枝攪四大海令一切鰕蟹魚
龍知水爲命達磨西來又如將鴆毒置於海中令一
切鰕蟹魚龍飲者皆死雖然如是心不負人面無慚
色
浴佛上堂昔年當此日生箇老妖孽殃害大地人有
屈無處雪雲門憤不甘一棒要打殺打不殺至今年
年有箇四月八
結制上堂徑山今日結夏不分上中下座徤則運瓦
搬椽困則橫眠倒臥誰管你孔夫子李老君胡達磨
何故善賈者不停死貨
上堂佛之與祖是生冤家禪之與道是大妄語何故
豈不見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
上堂拈拄杖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
電擧起拄杖云拄杖子化作拄杖子呑却拄杖子則
且置只如深沙神怒發將嘉州大像一摑因甚陜府
鐵牛颯然粉碎卓一下云應作如是觀

上堂七縱八橫處見得透徹寒灰死火時恰恰相當寒灰死火時驗得分明七縱八橫處頭頭合轍所以道古今一貫聲色純眞豎拂子云看看德濟龍王向這裏逞大神通降一陣卒風驟雨瀉向諸人面前還知麼若也不知却歸靈澤殿去也

上堂古者道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至於無損正恁麼時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捉來摘除兩箇翼便是一枚大鐵釘

佛涅槃上堂擧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云吾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汝今請吾再轉法輪莫是吾有所說法耶師云黃面瞿曇以油洗皂欲成素練豈可復得耶下座詣大佛殿普禮三拜和文殊一時領過

上堂擧梁山和尚道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不當宗乘後來瑯瑘道梁山好一片眞金只作頑鐵賣了瑯瑘即不然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一任天下人貶剝師云瑯瑘恁麼道瓜田納履未免嫌疑徑山這裏南來者搬泥北來者運土拔一毫以利天下吾不爲也

破庵和尚忌日拈香這箇老凍儂猛利如虎狠威凜萬壑風眼搖白步光我昔編其鬚脫命於毫芒至今數十載毒恨不可忘此世後世永永不願見臨風誓此一爐香

出鄉歸上堂千峯萬峯濃潑眼十谿五谿深沒腰只有山翁喜相接聲聲慚愧與難消且道還有所得也無蝦蟆口裏一粒椒

重九上堂黃菊新開剪剪金忻逢佳節興難禁臨高無語爲幽思拄杖爲吾聊一吟卓拄杖一下云非但落韻兼錯平仄

上堂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文殊普賢泥猪疥狗

上堂今時參學多是蹈步向前道我參毗盧師法身主向上巴鼻格外玄機如渴鹿趂陽焰於自己脚跟下事往往蹉過殊不知擧步處踏著釋迦老子天靈蓋開口時觸著達磨大師祖諱要且無你在遷右掩處徑山恁麼告報還有猛省底麼咄用省作麼

聖節上堂拈拄杖云天地之根萬物之主大千無以居其尊劫石難以並其固卓一下云直得森羅萬像

草木叢林情與無情悉皆鼓舞時哉時哉正月初五謝智首座惠後堂幷新舊頭首上堂徑山一句子似有如無却須是箇具大智慧底領之於文彩未彰已前然後知大藏小藏盡從這裏流出至於或卷或舒或進或退靡不中的雖然如是可惜許

中夏歸新僧堂上堂大凡參學先須自參直須識取自家本來底面目然後徧參遊人門戸升其堂奧坐其牀榻至於自受用三昧他受用三昧一時具足儻或倚佗墻壁看佗眉毛眼睫終非究竟既然如是且作麽生是自家本來面目良久云北人不相鼻南人不相色

解制上堂道無彼我踏著不嗔用不停留了無轍跡翠巖東語西話著甚來由仰山種粟畬田翻成窠窟文遠於驢糞裏落節洞山向萬里無寸草處彈跟這一隊漢一時裂下了也畢竟事作麽生拈拄杖卓一下云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謝新舊知事兩堂秉拂上堂衲僧家無本據動靜去留無非活路進一步臨機沒回互退一步聲色如聾瞽不進不退又且如何前堂首座是泉州人後堂首座是蓬州人蓬州人自打蓬州鄉談泉州人自打泉州鄉談雖然如是君子千里同風

出隊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衆生擾擾昏昏寢於長夜困於脩途徑山不忍見向三冬裏轟一聲霹靂而使夢者覺行者詣卓一下還覺神清氣爽麽成龍昇天成蛇竄草

檀越捨佛五臓請上堂無量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只在毫端於一毫端上見得便見靈山一會心肝五臓盡在這裏放行把住不由別人若論把住不消一捏若論放行則釋迦老子自還釋迦老子文殊普賢自還文殊普賢阿難迦葉自還阿難迦葉護法諸天自還護法諸天不妨各得其要各住自位各務本事助佛揚化盡未來際無有退轉正恁麽時如何此功德海無邊際流出當人一念中一念眞心充法界當知福報亦無窮

上堂恍恍惚惚杳杳冥冥非精非物非佛非心缺齒老胡得之而不識颺在乎嵩山之陰諸人還識得麽

水上青青綠元來是浮萍
浴佛上堂釋迦老漢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來有孝順兒孫要一棒打
殺與狗喫者又有將惡水驀頭澆者點撿將來總出
佗圈繢不得徑山則不然當初若見只與佗摩頂云
易長易養管取教佗哭也不成笑亦不得
上堂召大衆云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所以
柄持佛祖正印者殺活卷舒遊刃自在理故當然若
據今日盡天下衲僧到徑山這裏總須乞命然雖如
是吹毛雖利不斬無罪之人
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
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後來又道斯皆理爲
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師云
肇法師不謬爲座主善說出格道理若是徑山則不
然草木天下同
破庵和尚忌日拈香太湖濱南湖畔行脚不著便撞
著這老漢分明兩箇五百文剛然證道是一貫當時
被渠淈湑一場究竟成箇不了公案逗到今日如何
結斷炷香云神光斷臂豫讓吞炭
出山鄉歸上堂召大衆云三家村裏神樹子十字路
頭牛屎堆拾得寒山曾覷破至今拍手笑哈哈你這
一隊後生三條椽下閉眉合眼恣意妄想知什麼茄
子瓠子
重九能仁西堂同定首座至上堂召大衆云三十年
前與吾石谿商量一段因緣橫也不奈何豎亦不奈
何至於七日竟無折合懡㦬而休誰知三十年後驀
然撞在面前不待商量自然默默相契非但石谿至
于定公首座亦同此見毫髮無差且道如何是相契
底事節届重陽日短夜長
爲石谿和尚起蔣山引座寶公寶山之寶非青黃赤
白等色亦非大小方圓等相三賢莫辨十聖那知是
故公亦秘惜若非其人未易分付今日石谿不涉安
排計較突然在前無心而得既得之已亦不以爲奇
特亟曜於人是則故是爭奈我此千百衲子虛心久
矣皆欲一見是以鳴鼓集衆慇懃虔請願陞此座於
香煙起處放此寶光令我一衆因此寶光獲見此寶

同得受用盡未來際求無退失然雖恁麼更有一事不得不疑或有箇沒意智漢不識好惡犯衆出來道蔣山蔣山不得將常住物作自已人情吾姪却須自作支遣莫教累及老叔恐人無憑先此奉白

上堂參禪衲子擔箇不會到處問人東邊問張老西邊問李老問來問去忽然一日會得元來便是箇不會底雖然莫將圖上水喚作洞庭波

上堂佛祖命脉洞然明白黑漆屏風松蘿亮隔

冬至上堂孟冬薄寒仲冬嚴寒寒則普天普地寒結成冰片凍破泥團達磨不會大難大難

臘八上堂拈拄杖云雪山六年凍不死一麻一麥餓不死無端更道悟明星蹉倒至今扶不起拄杖子試著力看卓一下普賢鼇頻文殊偷笑

上堂纔擬恁麼便不恁麼成現生涯陳年滯貨雪峯輥出三箇毬壁著嵩山破竈墮

師嘉熙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特賜佛鑑禪師師領衆迎接望
闕謝　恩畢遂鳴鼓陞座拈香祝　聖罷據座問答不錄

乃云形名未兆文彩全彰見聞知覺覿體純眞坐臥經行全身奉重應萬機而無滯融十虛而不痕左右逢原縱横得妙然雖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且把定乾坤獨超今古一句作麼生道雲淨日月正風暄草木香臣僧師範凉薄之蹤於道無取茲者恭蒙
聖恩特賜禪號寵踰其分媿溢于中是由昔日靈山付囑之重以至今日有茲叨遇上感　聖恩上感
聖恩但臣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復說偈云只箇叢林粥飯僧濫膺徽號媿無能臨風將底祝　君壽遙指南山千萬層

上堂靈山獨付飲光少室單傳可祖黃梅夜半傳衣臨濟臨行囑付徑山這裏無衷私底佛法今日普爲諸人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只是第一不得生風起草第二不得匿影逃形懸崖鳥道不得寄跡留聲白日青天不得囈言寐語老僧恁麼告報莫成寐語麼良久云正是寐語

浴佛上堂僧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此意如何師云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

茘纒進云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周行七步意作麼生師云乞兒伎倆進云只如世尊道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又作麼生師云屎窖裏出頭來進云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未審據何道理師云喪車後掉藥袋進云既是未離兜率因甚已降王宮師云南地有竹進云未出母胎因甚度人已畢師云北地有木進云如何是徑山今日報恩一句師云惡水劈頭澆僧禮拜

師乃云土宿領下長髭鬚淨飯宮中生悉達西天此土絕知音千古萬古阿剌剌

上堂山僧近日偶因送客下山途中撞著箇田厙翁佗便近前相接見其頗恭遂問云翁翁高姓渠遂指空中一片雲道長老還見麼山僧對云見佗又道見什麼乃依實對佗道是一片黑雲翁云今夜定有雨山僧見其語頗異又問佗翁翁高居甚處渠便荷鋤而行更不回顧信之淺草有毒蛇平田有猛虎雖然已被徑山勘破了也且道誵訛在什麼處我這裏七八百衲子盡是禪中之精必能緇辨

解制上堂孤峯頂上百草頭邊竪去橫來築著磕著汝等諸人提坐具向日本國裏作自恣佛事卽不問長連床上喫粥喫飯一句作麼生三年一閏

上堂一是一二是二天是天地是地南北東西各依本位只是當時二祖不合禮老胡三拜使我東土人至今無處出氣然雖如是蛇無頭不行

上堂昨日九月九過了重陽節今日憶重陽陞堂何可說擬欲問黃花黃花雖有在東籬擬欲問白鬱白鬱雖有非我知不如一時放下衲被幪頭從教門外風颾颾雨颾颾幽州江口採石渡頭三三兩兩釣漁舟

掛御書寶所額五峯插天一塵不到特標寶所雲漢昭回不問南來北來普請一時證入證入則故是其中事作麼生香風吹動春長在瑞氣氤氳夜不收

掛寺額（寧宗御書）古佛示此額今佛成此額文彩全彰當陽顯赫直得龍翔鳳翥日月騰輝地闢天開山川改觀凡曰見聞駭心動目莫不因此額而得入此門既入此門則見廣大樓閣清淨道場綿亘十方彌綸八

極重重華藏處處莊嚴交光相羅如寶絲網不相障礙無壞無雜而使人人除一切障滅一切惑及得一切諸總持門於少時間入無量劫不動本處徧遊十方得徧處定殊勝境界隨處現前所見不忘所思不亂原其旨歸皆由古佛今佛廣大願力之所攝持不可思議廣大願力既不可思議則知佛之壽量亦不可思議佛之壽量既不可思議則知所化國土廣博嚴淨亦不可思議所化國土既不可思議則金枝玉葉曄曄騰芳亦不可思議然此不思議事非口能宣非言所及則故是只如涓此良辰特標此額千祥併集萬善同歸一句作麼生道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出鄉歸上堂法無定相遇緣即宗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十字街頭橫拖倒拽三家村裏順俗和光桑樹上中箭柳樹上汁出則且置坐斷千差一句如何話會五峯依舊插天寒復云竿頭絲線放還收時有金鱗上直鈎風月滿船雖不惡爭如峯頂冷湫湫何故富客不如貧主人

佛涅槃上堂舉世尊臨涅槃時以手摩胸告衆公案師云衲僧家佛之一字尚不喜聞有甚工夫觀他紫磨金身其如滅度不滅度又干我什麼事雖然如是少間大殿內因甚燒香禮拜殷人以栢周人以栗

上堂舉昔日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其起處不得一日忽見遂問云汝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云吾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師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誠實難見徑山逐日與諸人同出同入同起同坐同鉢盂喫飯諸人還知徑山起處麼若也知得則諸人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也不知徑山分明為汝說破乃云東廊上西廊下

為新廣壽引座雪峯發九重聖箭誰敢當鋒三聖躍透網金鱗應無雜食要明那畔事須是這邊人三家村裏鬧市叢中妙應無私臨機有準雖然如是不是冤家不與隣

結制上堂徑山結夏不論功過飯來展鉢盂困則伸腳臥縱有千人萬人只消一箇半箇豈不見流支要

打胡達磨

因事上堂阿剌剌橫該抹漉無柄欛如何提掇徑山寺裏八百來僧過夏於中多有肉身菩薩畢竟如何

摩訶薩

上堂召大衆云一夏九十日只餘半月了也是汝諸人每日區區地理會佗家事自家鼻孔還曾著眼覷著麼若也覷得見便知道元來只在面上十二時中許汝有出氣處若覷不見徑山分明爲汝說破遂噴噓一聲下座

謝翠巖西堂新舊知事上堂雪峯輥毬睦州擔版楊岐栗棘蓬東山鐵酸餡多處添少處減留得翠巖眉毛蓋眼

上堂拈拄杖示衆云人人有箇水牯牛迴迴地常露現前只爲耽於睡眠役於塵事失於管帶一向走入深草裏去竟無尋處十二時中未免迷悶然雖如是要且元在如今要見麼擲下拄杖云頭不少尾不欠

中秋上堂一年十二月月月有月半何獨喜中秋一時爭賞翫人人盡道十分圓我道依前缺一半如何是那一半待今夜月從西邊出卽向汝道

上堂徑山無伎倆住院多阻障飯在平江府口在凌霄上河港旣不通千里空相望暫假維摩手一鉢共分餉分餉卽分餉了也只是其中飯色有異却不干老僧事

上堂現成公案何事不辦百發百中無邊無畔捏不聚撥不散萬籟俱沉兮明月半窻一色難分兮蘆花兩岸

上元上堂從上有祖已來的的相承綿綿不墜譬如一燈然百千燈至于今日燈燈相傳光光相照無彼無此無前無後無壞無雜平等淸淨然於其間多在光影裏獨有五祖老兒就中較些子何故不見道無油不點燈

日首座瑞世延慶上堂拈拄杖云釋迦飲氣達磨吞聲德山臨濟曝腮鱗於龍門自餘之輩三千里外斫額放一線道卓一下云隨分身春色一枝三兩花

結夏上堂徑山今日傳箭令下是汝諸人自今日去眼不得妄眎耳不得妄聽口不得妄言足不得妄舉

一切皆不得妄依吾令者同此安居不依吾令者貶
向無生國裏且如何說箇不妄底道理山僧淳熙四
年生經今六十五歲本命丁酉酉生人屬鷄何故不
聞道養鷄意在五更初
破庵和尚忌日拈香這箇老凍儂從來不睹是剛把
胡張三喚作黑李四更於眉上安眉不向鼻中出氣
我昔沒興遭逢直得無處回避所以一年罵一頓終
未快人意而今對衆盡底揭翻非但教佗舌拄上齶
也要天下衲僧腦門著地
上堂達磨西來添鹽減醬後代兒孫千般萬樣誰信
碁盤石元在凌霄上山僧恁麼道已是龜毛長數丈
開爐上堂徑山門下無彼無我大家疊足挨肩共向
無煙宿火若是香匙火筯不得動著何故不見道丹
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墮
結制上堂徑山今夏向瓦礫場中與諸人禁足安居
雖凡事不如儀要且人亂法不亂凡出一言布一令
各要遵守有四件事告報諸人不得違戾且那箇四
件事健時要坐禪困時要打眠肚飢須喫飯陸地要
行船
上堂戶牖見通墻壁生礙簸箕有唇洞庭無蓋若說
經律論三藏比量法門現量法門分科列段教中自
有人在
上堂達磨未來時此土還有佛法麼既來後別有佛
法麼何不返照自看只管向外馳求東邊參西邊學
禪牀上老凍儂口角頭啞嗽大策小策抄寫還當得
麼徑山從來無記憶口吻遲鈍無可施設唯是瓦礫
場中有一枚鐵釘諸人朝朝暮暮來來往往因甚覷
不見若覷得見歡瞎你眼若覷不見歡瞎你眼
上堂今朝九月九事例皆如舊或採菊或登山或賦
詩或飲酒此儒者之事諸方長老遇此佳節亦未免
擊鼓陞堂談空說有徑山隨例顚倒遂展手云鬧中
伸出一隻手良久云作什麼茶鹽錢布施
上堂秋風淸秋月明秋葉片片秋露零零缺齒老胡
不道佗全不知有只是不合向少林九年面壁未免
坐久成勞食飽傷心
孟節使捨財建造上堂萬緣泯息大用現前殺活卷

舒縱橫得妙水盈科而流也所涸者濟弦持滿而發
也所當者摧不動神情掃淸魔壘致乾坤於掌上揭
日月於域中顯逸羣過量之機作希有難能之事至
於不有其德不居其功安貼邦家頓辔自樂正與麼
時如何通信深沉滄海恩波闊皎潔秋空氣象高

謝首座秉拂幷諸莊執事上堂夫說法者無說無示
其聽法者無聞無得所以南泉不出方丈却在莊上
喫油糍旣被鬼神覰破未免土地前添一分供養還
會麼水高一丈船高一丈

端午上堂以拂子作書符勢山僧書一道神符普施
大衆使千妖百怪邪魔魍魎之鬼各退百由旬外不
敢仰視佩此符者皆獲吉祥忽亘符使者來告云如
上神符莫不靈驗外鬼爲殃固以走散內鬼作崇最
難遣除山僧向佗道誠如所言然別有箇神呪使外
鬼內鬼粉爲微塵悉皆掃蹤滅迹乃扣齒云內鬼外
鬼是何面觜有大神呪消弭消弭艮久云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掛鐘聲此洪鐘一新號令有四願言宜加聳聽扣一
下云皇帝萬歲扣一下云重臣千秋扣一下云安鎭
邦家扣一下云興隆佛法願以此願同此洪音殷殷
紘紘久而愈鳴連扣三下

上堂萬籟沉沉孤月團團葉零零兮山瘦風蕭蕭兮
夜寒拍禪牀云不知誰共倚欄干

重九上堂去年不在家虛過重陽節今年旣在家須
要强施設淡水羹冬瓜眞箇滋味別不知滋味者却
似嚼生鐵何故衆口難調

上堂有求皆是苦無求乃眞樂山僧前日出鄕四十
餘日晝乞村落夜寄僧房脚纔到家又復入城謁見
檀越區區如此莫非有求可謂是苦然覓一針鋒許
苦相了不可得事畢歸來通身放下晝食三頓夜臥
一牀一切無求可謂是樂然覓針鋒許樂相了不可
得苦樂雙亡如何通箇消息得與諸人共知去艮久
云德山托鉢歸方丈廓谷携鋤入菜園

謝都寺首座上堂重巖風露淸深院霜天曉一曲少
林春幾人彈得妙自古彈者希亦復聽者少以之贈
伯牙伯牙不肯要以之獻子期子期拍手笑休休不

如留取自彈一曲謝我新舊知事首座也要諸人共聞以拂子擊禪牀云何似大石調

上堂徑山不敢相謾開口便見心肝今朝十月十五下元解厄水官或有箇漢出來道長老長老非但飽學亦乃高才只向佗道便是蘇東坡七世爲人也未會在

出水鄉歸上堂拈拄杖云山僧前日領衆泛一隻無底鐵船徧化南州北縣聚落鄉村無不經過所化旣衆所得亦不爲不多末後到一乾闥婆城於鬧肆中偶見舜若多神與驕梵鉢提二人對坐於閻浮樹下其前置一寶物價直不啻三千大千世界於是二人論義義勝者得此寶驕梵鉢提乃問舜若多神曰汝旣無身憑何立義舜若多日以虛空爲義舜若多神却問驕梵鉢提汝旣無舌憑何立義驕梵鉢提曰以寂默爲義二人辯論經八十返不分勝負山僧總之旣久忍俊不禁於是近前問二賢者可容老僧與此高論否二人曰有何不可吾二人於此論義勝負未分若得吾禪師一決不勝至幸山僧遂云若以虛空爲義則問者亦空答者亦空聽者亦空其義亦空若以寂默爲義則問者亦寂答者亦寂聽者亦寂其義亦寂有何勝負耶二人不能加答老僧遂向佗道兩人爭不住打歸常住於是得此寶歸脚未跨門庫司知事也要修造諸公也要山僧云二俱不可老僧出去多時我此一衆寂寞旣久不若先將此寶散我現前大衆且做箇暖熱擲下拄杖云渾崙休擘破却要衆平分

聖節上堂天淸地寧慶襲一人九州四海咸被堯仁熙熙然涵泳化育猶千花萬卉之逢春以拂子作舞勢云山僧恁麼且道意作麼生舞蹈揚塵

上堂五峯門下百種全無僧牀迫窄堂供蕭疎脚下踏著底破塼頭碎瓦礫面前撞見底王獦獠李麻胡恁麼薄福住山眞箇辜負老胡雖然如是更點分明

病起上堂山僧病卽諸人病諸人病愈卽山僧病愈如是則山僧卽是諸人諸人卽是山僧於其中間覓一絲毫彼我之相了不可得得到這箇田地是謂一味平等無有高下然後山僧自山僧諸人自諸人張

上座自張上座李上座自李上座病則各自病愈則
各自愈人人不相知彼彼不相涉是謂是法住法位
世間相常住與麼說話阿呵呵笑殺杜順和尙
開爐上堂禦寒古有家風在三個柴頭品字煨今日
無柴又無炭從敎各自撥寒灰豈不見道深深撥有
些子平生事只如此是汝諸人也且恁麼東撥西撥
忽然𣳚興被你撥著也不定
上堂舉拂子云衆云一見便見更不再見張顚草書
李廣神箭
上堂欲明此事如臨大敵須是號令森嚴軍伍整肅
謀臣猛將各得其人然後戰必勝攻必取若不然者
眨得眼來一箇箇總是喪身失命底卓拄杖一下云
且喜天下太平
正旦上堂拈拄杖云舊年佛法說到臘月極盡頭新
年佛法又從正月還起頭若論起頭與極頭都盧只
在拄杖頭遂喚云拄杖子我且問你今日正月一日
抱新年佛法從那裏起頭卓一下云元正啓祚萬物
成新伏惟首座大衆各各道體起居萬福東邊立底

如龍如鳳西邊立底如鳳如龍人人公辨私辨箇箇
宗通說通寃親平等理事圓融又喚云拄杖子我且
更問你如何是理事圓融底道理卓一下云一聲遍
在諸人耳諸人耳在一聲中
謝兩班執事上堂人之形體有耳目有手足可以視
聽可以運用一處不仁不名全人若備具者則隨意
所適可以成就一切事業叢林体製亦復如是則有
知事有頭首以之掌握寺門紀綱淸衆一不得人則
叢林衰既得其人則叢林振叢林既振且畢竟成得
什麼邊事一二三四五各各面相覩甜瓜徹蔕甜苦
瓠連根苦
朝廷降香祈晴陞座拈香云此一辨香九重城裏頒
來五髻峯頭拈出爇向爐中爲祥爲瑞供養常住三
寶三界龍天祈求晴霽願賜感彰仰符　聖主之丹
心克遂　明堂之大禮遂趺座問答不錄　乃云大朴未
散古佛家風至理既彰通人活計絶緣而照離念而
知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塵塵爾剎剎爾圓融無際巍
巍乎蕩蕩乎綿亘有餘舒卷自由縱橫得妙且坐斷

千差一句作麽生道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鳳
來儀　復擧僧問太平恩禪師日未出時如何恩云
衆人皆仰望又問日出後如何恩云萬里照無私師
云太平恁麽答話可謂應時應節徑山今日更資一
路或有問日未出時如何只向佗道在日出後如何
却向佗道普若更問徑山是臨濟兒孫因甚闡雲門
宗旨向道千車自古無歧轍四海如今共一家
謝首座維那上堂黃蘗赴堂無端向南泉位中座與
化行令從而逐出克賓父不父子不子弟不弟兄不
兄千載令人恨不平如今莫有報不平底麽良久云
吽吽
朝廷撥賜萬年正續院產業上堂田地穩密不妨蕩
蕩乾坤寶印發輝又見重重光彩得之諦當用處玲
瓏普濟貧乏而有餘饜飽飢虛而無盡而使狂者息
昧者明來者安去者適無無不是箇箇歸源法法全
彰頭頭有據正恁麽時恩歸何所天高羣象正海闊
百川朝　復云曉來瑞氣鬱怱怱流出恩波自九重
地厚天高何以報飽看南嶽祝融峯

孟少保爲石田和尙齋僧請上堂靈山密付少室單
傳的的相承綿綿不墜不論緇黃靑紫大都達者爲
親是故韓文公肯首於大顚裴相國印心於黃蘗李
駙馬參石門著手心頭便判龐居士見馬祖一口吸
盡西江此皆從上眞宗古今一貫我石田師兄末後
句子固不容易今付而無庵居士亦不容易承當膠
漆相投繩繩有在然這一片田地四至界畔契券分
明幸有當人一時承紹了也惟中間樹子莫怪徑山
却有分在何故無蔕花頭須結子不萌枝上要抽條
　復云前日無庵以石田拳頭塞石田鼻孔後來靈
隱凝絕凡以無庵拳頭塞無庵鼻孔逗到徑山這裏
無拳頭可用未免却借鼻孔特爲出氣去也石田不
下尋常種一味深耕種蒺藜没興有人親踏著痛連
心髓血淋漓此恨難雪此悔難追慢罵呪詛活陷泥
犁這般寃結何時解直待虛空落地時
上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嘗聞
大亂之本生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載之後千載
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誠哉是言

解制上堂舉岳林振禪師示衆云布袋口開還有買賣底麼時有僧云有振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振云老僧失利師云岳林設箇問頭也似從容閑暇及乎被這僧道箇有便見荒亂七手八脚一時俱露徑山今日布袋口開莫有買賣底麼良久云異獸藏頭角靈禽惜羽毛

謝首座秉拂新舊知事上堂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說聽俱忘語默不二如是則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進一退悉皆不二是謂微妙淸淨平等不二法門然雖恁麼不落因果因甚墮野狐不昧因果因甚脫野狐以拂子擊禪牀云參

上堂非至巧不能極其妙極其妙處巧亦無所施巧無所施妙亦不存然後可以隨機應變不滯一隅至於垂一機示一境自然去離泥水有活人眼目是故運斤者必須敏手而受斤者亦須有不動之質昔臨濟喫黃蘗六十山藤猶蒿枝拂相似百丈遭馬祖震威一喝直得三日耳聾且道古人還有漏逗處麼爐鞴之所鈍鐵猶多

結制上堂龍蛇混雜凡聖交參儱儱侗侗顢顢頇頇雖則顢頇於中却有箇分曉處如何見得前三三後三三

破庵和尚忌日拈香燒香草舍蚊煙禮拜小兒匍匐楊岐頂上握拳何似鎭州蘿蔔噫有年無德

上堂長河裏有一隻爛官船櫓棹蓬席頭尾都無要撐駕又撐駕不得修整又修整不得毀拆又毀拆不得官路上朝朝暮暮來來往往多少人看見多少人覰覷只是不敢動著何故動著即禍生

解制上堂一夏已滿無事不辦遂府鉢盂卭州磁碗

謝新舊兩班上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阿難合掌迦葉攢眉盡道徑山寺裏兩班職事各得其人如南泉之有黃蘗慈明之有楊岐新之與舊退之與進各得其宜只如藏頭白海頭黑又作麼生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中秋上堂指月與話月檐雪共塡井翫月與捧月未免弄光影月釁以拂子打圓相云見麼彷彿似鹽官扇子元來恰是雲門胡餅

開爐上堂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天下叢林今日開爐諸方老凍儂聲鼓集衆所說法要莫不說火說炭以此二者爲佛事或說炭庫藏身或說折合還歸炭裏坐不然說我喚作火你不得喚作火或說死柴頭上火或說無煙火文武火徑山這裏總不得道著若道著炭火二字便是觸諱犯突吉羅罪既不許道著畢竟如何露箇消息應箇時節去徑山有箇道理乃云通身黑皺皺人人盡知有開口便道著何曾燒却口雖然如是也是蕭何制律

上堂古德道昨夜雨滂澎打倒蒲萄棚知事普請行者奴子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我今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是故我不敢輕於汝等緣汝等一箇箇皆是現在諸佛是汝諸人還自信得及麼遂合掌云噁佛佛

上堂達磨大師道吾法三千年後不移易一絲髮許大衆舉頭看見鉢盂峯一生參學事畢何故不見道不移易一絲髮許

淨慈無極和尚遺書至上堂六十四年作麼生生憎

佛祖黃連未是苦一笑孤身什麼處去也虛空獨露元來只在這裏下座炷香瀹茗以醒瞌睡

謝兩班上堂山僧今日打箇四門斗底陣以阿閦鞞佛須彌相佛等恒河沙數諸佛把定東門以日月燈佛名聞光佛等恒河沙數諸佛把定南門以無量壽佛無量相佛等恒河沙數諸佛把定西門以焰肩佛最勝因佛等恒河沙數諸佛把定北門以釋迦佛彌勒佛盡此土現在諸佛等以爲中軍又以文殊普賢觀音勢至等諸菩薩衆及阿難迦葉賓頭盧頗羅墮等諸二乘僧以爲隊伍陣勢既圓却出箇暗號子而使不期而集不約而同不令而行不戰而勝既是勝矣然後與見前大衆同樂無爲之化事既捷矣所謂暗號者不妨明說與諸人要知麼良久云東山下左邊底

浴佛上堂黃面老子二千年前四月八日纔生下來便乃眩曜螢火之光蚊蚋之見却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當時若早遇雲門後代兒孫不至遭他鈍置雖然如是一喜一悲

朝廷降香祈雨滿散水陸陞座祝香罷趺坐僧問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且慈雲從何而起師云彌綸八極進云甘露從何而降師云何處不清凉進云恁麼則法雨均霑大千普潤師云石笋也抽條進云記得潙山一日與僧樓上看雨僧云好雨時如何師云鈎頭有餌進云潙山道好在什麼處僧無語又作麼生師云如天普蓋進云潙山道你問我我爲你答僧便問好在什麼處潙山指雨示之又且如何師云切忌隨佗去迢迢與我疎進云可謂只知看雨勢不覺濕伽梨師云禪客亦宜照顧僧禮拜　師乃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其理自彰拈拄杖云看看拄杖子化爲龍振鱗鬣奮爪牙鼓動風雲大霈甘澤直得大根大莖小枝小葉隨其大小稱法界性各得生長而使苗而不秀者秀秀而不實者實慶一人之有道合四海之懽聲正恁麼時如何稱讚太平又見風光好旅不賫粮戶不扃(敘對不錄)　復卓拄杖一下云喚起凌霄峯頂龍縱橫變化妙難窮一聲霹靂擘頭角三日爲霖四海通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趙州八十行脚中途撞著一塊石壓著玄沙脚指血濺梵天直得山僧拄杖子至今忍痛因甚如此不見道一以貫之

上堂擾擾忽忽晨鷄暮鐘瑞巖不會喚主人翁

喜晴上堂雲收霧歛地闊天開處處彌勒門門善財拍膝云安得眞男子同上黃金臺

上堂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一似預辦雪峯輥毬睦州擔版提起破沙盆却是瀝燈盞徑山三百六十骨節骨節欲斷是汝諸人還搆得麼若也目顧東西却是老僧相賺

病起佛涅槃上堂病多諳藥性經驗始傳人老僧自去年八九月得病恰恰半年是病皆病過病既多隨分也諳些藥性元來黃連便甜甘草便苦附子至冷大黃極熱其餘藥草各各有性既知藥性便可療病而乃見驗所謂經驗始傳人見驗則故是要且却傳與人不得須是自得其妙始得若自得妙處則手頭活落指下疎通不問身病心病肺肝胃腎是冷是熱是深是淺或表或裏或重或輕來到面前一一分曉

便能隨病與藥令他一人人脫體而去記得黃面瞿曇臨涅槃時摩胷告衆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是則是膏肓之疾當時若有箇作者下得一服藥便見釋迦老子死中得活當時既是放過徑山今日且作死馬醫試下一服看拈拄杖卓一下云是你諸人還會麼若也會得古佛元在其或不然靠拄杖云過去久矣

閏月旦上堂二月復二月韶光尚可留雪消深澗底花發舊枝頭萬木寒威解千峰翠色浮有誰知此意拍膝云相共倚危樓

上堂古者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是汝諸人還會麼方圓一片七畝有寬界至已定不用差官

師將順寂上堂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從前說不到底今日勉強出來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擻云是多少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二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三

小參

結夏小參天高東南地傾西北一句全提乾坤黯黑三世諸佛望風斫額歷代祖師退後攢眉德山有棒無處施呈臨濟有喝亦須架閣清涼長老固是不知慚愧汝等諸人各自知時寒時寒殺熱時熱殺青絹扇子足風涼打刀須是邢州鐵然雖如是長期百二十日中期百日下期九十日又作麼生清平世界切忌訛言

解制小參一夏爲兄弟說話老翠巖落盡眉毛正因兩字不聞衲僧家大無慚愧清涼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一夏祇與麼過實無可與諸人嗢咦所幸諸人各自順時保愛略不相怪可謂上下相諳彼此省力然雖如是九十日中畢竟成得箇什麼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

冬夜小參羣陰剝盡向什麼處去也一陽復生又從何處來知得來處明得去處冬至寒食一百五離邊

石筍抽條長丈二鐵樹開花又生子直得寒山撫掌拾得呵呵釋迦老子鼻孔遼天樓至如來兩脚踏地惟有山僧拄杖子裂裂挈挈硬葛怛地直是不肯點頭却道我從賢劫未未嘗聞有這箇消息吽吽幸然平似鏡誰管曲如鉤

歲夜小參年窮歲盡歲盡年窮東村王老夜燒錢張公喫酒李公醉不作世諦流布不作佛法商量硬似綿團軟如生鐵靈利漢子一踏踏著也是泗州人見大聖其或未然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

結夏小參二千年前尺不如寸二千年後寸不如尺清涼到這裏眼不見爲淨只將三文錢娶箇黑老婆長裙短袖拖泥帶水隈隈鑵鑵且恁麼過更誰管你結制解制長期短期殺生護生得念失念阿呵呵少林穿耳客元是老臊胡

冬夜小參天寒人寒當機誰辨的風動旛動切忌亂針錐眼明自己不了目前南北東西撞牆撞壁只了目前不明自己見聞知覺半醉半醒直須聲色頭上坐聲色頭上臥不爲聲色所轉不爲寒暑所遷一切處不留一切處成就方可隨緣度世任運過時寒則言寒熱則言熱飢餐渴飲閑坐困眠不離塵中逍遙世外這箇猶是打淨潔毬子抱不哭孩兒只如時當亞歲節屆書雲敢問金色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紅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以手指云那邊是什麼雲良久云相顧眼睛俱定動可憐只解那斯祈

歲夜小參法無去來無動轉相燈籠掛在露柱邊露柱掛在燈籠上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一般一日十二時時時一樣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至於風動塵起雲騰鳥飛夜暗晝明時遷歲改又有什麼過然雖如是爭奈新歲君與舊歲君兩人聞恁麼告報冷地不甘却向佛殿角頭互相耳語且道說箇什麼一年好處君須記三月江南啼鷓鴣

結夏小參肉臭來蠅垜生招箭擬要完全却成兩片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流出胷中亦須吐却靈利漢不受人瞞向這裏擔得一片版去我當刎頸而謝若據見前一衆也有靈利不受人瞞底有則有敢問西天那蘭陀寺今日有幾人結制若也知得非惟不

受人瞞便見此土西天絲毫無間若也不知淸涼分明道破也要諸人共委乃云前三百後五百

解夏小參以大圓覺爲我伽藍癩馬繫枯樁身心安居平等性智黑牛臥死水更說休夏自恣取驗蠟人大似白日靑天大開眼了說夢不見道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所以衲僧家尋常蹉口道著佛字便須漱口三年不覺聞正因二字急急臨流洗耳是故山僧一夏九十日與諸人同行同坐同起同臥直是頂戴諸人不敢錯悞諸人一絲頭子分明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唇

冬夜小參正令全提十方坐斷放開一線滿路歌謠便見東家走過西家西家走過東家合掌擎拳互相慶賀道且喜一陽來復萬物重榮黃梅石女依舊生兒無角鐵牛安眠少室唯有擔版禪和幪頭打坐寒涕垂頤百不會百不知更誰管你四時八節八節四時卓拄杖一下云無孔鐵鎚

解制小參拗折拄杖子盡大地是無孔鐵鎚解開布袋頭遍十方有通霄活路天台鴈蕩峩嵋五臺羅浮支提祝融五老脚頭脚底築著磕著東去也得西去也得不妨自由自在只是前途或有人問焦山今夏法道如何却不得妄通消息雖然焦山也瞞諸方不得諸方也瞞焦山不得且道因甚如此蘇州菱邵伯藕

冬夜小參滴水滴凍渾無罅縫明眼衲僧失却鼻孔豈不見適來禪客問潙山至日垂問云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點即不到潙云情知子答這話不得賊無種相鼓籠香嚴云某甲偏答得這話鼠口終無象牙潙山再理前話香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到即不點潙云賴遇寂子不會休休著甚來由日從西去水東流幾人空白少年頭如今往事莫追只據見定與大衆相見拈拄杖云陽極陰生陰極陽生明中有暗暗中有明且道是何宗旨卓一下云參同契

解制小參大地黑如漆古今無消息達磨老臊胡九年空面壁所以乳峯這裏不敢將晝作夜指東爲西只有一味淸水白米大家喫了聚頭一處打眠九十

日中各自開眼做夢如今三期告滿聖制已圓且喜箇箇眼睛依舊烏律律地終不被別人瞎却然雖如是要且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彼此三昧互相不知乃至今日見前一衆三昧亦乃互相不知惟是長老三昧想見諸人一時知了也遂撥胷云且道山僧有幾莖蓋膽毛良久未明三八九難辨力圍希

冬夜小參初一初二引手摸鼻釋迦老子兩耳垂肩達磨大師當門無齒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只這些子把定天下衲僧咽喉直是無處出氣拄杖子忍俊不禁咬牙噴齒出來通箇消息且要諸人知道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卓一下云九九元來八十二

除夜小參躧袴作視西天儘有指桑罵柳東土尤多是皆欺罔良民不顧彌天罪過殊不知年窮歲盡依舊孟春猶寒淡飦黃虀幸是滿平長樂與麼告報瓜田納履未免嫌疑去却藥忌如何通信夜來遍地春風動開盡寒梅滿樹花

結夏小參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拈拄杖卓一下云流出一切淸淨眞如菩提涅槃及波羅蜜乾屎橛麻三斤金圈栗蓬蒸餅餅飥一時撒向諸人面前一任橫咬竪咬或有一箇半箇咬得破透得過乳峯鼻孔盡在諸人手裏且聽諸人橫拖倒拽若咬不破諸人鼻孔却在山僧手裏一夏九十日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出氣卓拄杖一下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

解夏小參乳峯一衆具大闡提九十日夏夫復何為所謂四月十五日結也同住五無間獄於一切時游戲刀山劒樹碓擣磑磨開口悉吐黑烟舉意無非惡念惡念起時充塞虛空盡虛空之量不能容受如今七月十五日解也惡業已具證魔王身盡未來際永無退失如是則見前一衆今夏實不空過見前一衆既不空過燈籠露柱亦不空過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情與無情悉不空過至於拄杖子亦不空過拄杖子既不空過且道成得箇什麼通身黑漆麤剌梨非但登山兼打狗

冬夜小參過去諸佛關空鎖夢見在諸佛寄帽投河未來諸佛望梅止渴大衆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古今節令汝等諸人各各含齒帶髮第一莫受人瞞如今有般漢纔聞輕輕擧著便向這裏取次承當一向定將去合將去要且只知仲冬嚴寒孟夏漸熱殊不知孟夏漸熱仲冬嚴寒乳峯恁麼告報且道是瞞人自瞞爲復別有長處良久云傾心吐膽無人會拔舌犁耕只自知

解制小參拈拄杖示衆云看看十方世界若凡若聖情與無情盡向這裏安居結制一夏九十日今日告終其中所得法門所修行願各各不同所謂諸佛則具足一切種智其諸菩薩則成就波羅蜜門自餘有學無學這一隊不唧𠺕漢置而勿論只如見前一衆與山僧於此眉毛廝結一夏牙齒敲磕且道還有所得也無若有所得埋沒大衆若無所得辜負山僧正與麼時如何卓一下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結制小參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便恁麼去百二十日夏末是長期其或未然鄮峯別有箇方便窮則變變則通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八片卓拄杖一下

解夏小參百二十日夏如今已告圓就中一句子切忌錯流傳衆中莫有通方底出來將錯就錯道一句看若也道得後園驢喫草若道不得秋至鴈啣蘆

冬夜小參六爻旣窮陰魔自殄一陽來復吾道大亨洞山菓子格外安排皓老布裩依前赫赤鄮峯寡不敵衆相逢相見隨例道箇仲冬嚴寒且要諸人順時保愛若據從頭數來灼然大有事在何故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方始展脚眠蚊虫獦蚤出救攝急急

結夏小參風恬浪靜切忌彈跟白日青天宜須退步鄮峯放一線道且與諸人恁麼商量忽然結却布袋頭直得山河大地變作山河大地呑却山河大地你衲僧家畢竟向甚處出氣拍禪牀云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解夏小參面門一恩長時無間見成句子百味完全若論結也當處安居不是拽短就長至於解也隨方任運亦非拽長就短黃連甜甘草苦擲地金聲如糞

土睦州拶折雲門脚南泉不打鹽官鼓卓拄杖一下
冬夜小參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顢頇一句子南嶽對天台靈利漢不在商量性燥底何勞重擧只恁麼座著平地陸沉更擬進前藤蛇遶足豈不見玉泉皓老道暑運推移布裩赫赤不是不洗無來換替良久云古今爭戰干戈裏得到淸平有幾人
除夜小參舊歲今宵去去去實不去新年明日來來來實不來萬古長空無變異循環日月空相催山僧與麼告報衆中或有不甘底出來道大小育王話作兩橛又作麼生祇遣雖然如是也須眞箇始得今時師僧往往語言相似州縣不同所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卓拄杖一下云誰識閻羅王是鬼
結夏小參若據正令提綱直須寶幢路上荒草連天玉几峯前荊榛滿地猶未爲分外而況三百五百聚頭接耳浩浩商量也大屈哉育王今夜事不獲已略借古人方便一路與諸人赴箇程限良久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非不非是不是虎咬大虫蛇呑鱉鼻雖然要且不得動著動著則打折你驢胷
除夜小參無人作處可煞見成恰相當時全沒巴鼻鷲嶺妄傳迦葉少林謾付神光自餘列派分燈未免遞相屈辱只如今臘月三十日一等箇豈不知是歲除夜更來這裏握節當胷側戀箇什麼山僧從而不識好惡更向諸人面前分拏劈裂也太無端何故彼此出家兒
解制小參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所謂從四月十五日結也如是至七月十五日解也如是威音王已前亦如是彌勒佛下生亦如是萬年一念一念萬年無古無今不變不異便恁麼去正坐在靈山窠臼中出頭不得有般漢便道衲僧家有甚固必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屙屎淨缾中吐唾毀於佛謗於法不入衆數熏修十不善因成就五無間業若恁麼去又却墮在今時窠臼中未有超脫一路直饒恁麼不恁麼一時坐斷別有生涯點撿將來亦未可在何故又却墮在自已窠臼中轉身不得如今要出靈山窠臼則易要出今時窠臼則難要出今

時窠臼則易要出自己窠臼則難既然如是且作麼生出得拈拄杖卓一下云靈山窠臼今時窠臼自己窠臼一擊粉碎了也到這裏合作麼生顧視左右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結夏小參曹谿路上無端浪起成堆玉几峯前誰信地平如掌往復無間動靜一源伸出手觸著達磨大師眼睛擧起步踏斷釋迦老子鼻孔了無回避逈絕安排更說甚麼長期短期只貴自家心肯意肯既然如是只如九十日中畢竟作麼生履踐拄杖生根休用剪鉢盂無柄不勞安

解夏小參機不離位沉乎醉鄉語不離窠滯在金網竪起拄杖云看看賓頭盧尊者現在山僧拄杖頭上爲諸人作自恣佛事廣說一夏九十日內所得所證法門所修所行行願人人具足彼彼無差直得西天那蘭陀寺諸佛弟子悉皆聞已莫不合掌贊善嘆未曾有唯你這一隊漢有若持水納石恬不爲事既無奈何遽却入摩利支山去也

結夏小參十方同聚會作麼生箇箇學無爲有甚閑工夫此是選佛場驀殺人心空及第歸且在三門外山僧恁麼告報且道節文在什麼處諸人還知麼草本天下同

解夏小參拈拄杖示衆云超然獨證未免誵訛卓樹見前猶存顧鑒須是擘開布袋口突出拄杖頭得失兩忘是非俱泯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文殊普賢竪起拄杖云總向這裏作自恣佛事且道觀世音菩薩在什麼處卓一下云莫向聞時認不聞

出隊至道場冬夜頭首秉拂罷請小參便恁麼委得已是落二落三了也儻或躊躇不免借主人威光赴箇時節拈拄杖云見成公案不涉安排竪去橫來總由這裏天地以之覆載日月以之運行四時以之代謝萬物以之敷榮卓一下云羣陰既剝衆魔巳殄又卓一下云一陽來復吾道大亨直得伏虎尊者忍俊不禁將國一祖師背一拍呵呵大笑云慚愧慚愧風以時雨以時蘇湖熟天下足東家西家總是王老師檀越且道到這裏如何教化卓一下云須是堂頭師

叔始得

結夏小參一擬便轉猶涉程途三搭不回故難持論豈不見廣額屠兒放下屠刀道我是千佛一數障蔽魔王道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乃至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直饒恁麼刺腦入膠盆你這一隊漢更來這裏聚頭合火道我禁足安居克期取證且擬證箇什麼皮下還有血麼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夜深歸去便歸去莫待天明失却鷄

冬夜小參當頭坐斷凍鎖寒潭覿面提持暖回幽谷豎起拂子云看看神應龍王與國一祖師互相慶賀且喜一陽來復吾道大亨雙徑山中樓殿又見重新十字街頭米鹽依前舊價這箇則且置秖如俱胝道者將盤陀石一喝直得七花八裂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良久云北斗東轉南斗西移

結夏小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纔開口觸著空王祖諱擬動步踏斷彌勒脚跟頭頭總是生涯處處無非妙用所以道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咄曹溪門下切忌俗談

解夏小參將心用心重增過咎以智遣智轉見病深所以道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孽廚乏聚蠅之糝自然永絶饑虛山僧一夏出出入入略無一語與諸人相資相益然好一釜羹且道其中還著得鼠糞麼良久云噁兮夜無端打落兩顆

冬夜小參土木場中過兩冬朝忽忽兮暮忽忽從來業識無憑據說甚東山大脫空直得無禪可參無道可學四海禪流何處棲泊含暉亭上望東溟凌霄峰頭揖南嶽翻笑老龍牙手裏把柄破木杓

除夜小參瞿曇出世弄假像眞達磨西來多虛少實自餘顯大機彰大用玩弄神變馳騁詞鋒逗到臘月三十日也只是箇歲除夜徑山與麼告報莫有長處麼以拂子擊禪牀云堪作什麼

結夏小參無奈何處狗舐油鐺絶伎倆時猫兒見鷇直得眼不掛戶意不停玄學步迷蹤轉喉觸諱不知大盡小盡說甚長期短期世事紛紜日月忙一身儱侗乾坤窄正恁麼時且道還有出身處也無良久云有功無功莫使腹空

解夏小參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南斗七北斗八廬山羅漢院一年度三箇行者徑山寺裏每日兩粥一齋是汝諸人九十日內捧鉢盂向長連牀上恣意咂啖於中還有知飽底麼通身是飯通身水問著擬頑總不知

解夏小參僧問選佛場開日叢林氣象新心空及第者畢竟是何人師云只有你一箇不是進云佛鑑禪師當師云我亦不是進云恁麼則大家隨處樂昇平師云老僧與上座不同進云昔日潙山坐次仰山香嚴侍立潙山云如今總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時如何師云鈎頭有餌進云仰山從東過西又作麼生師云一釣便上進云香嚴從西過東當師云同坑無異土進云仰山香嚴恁麼祗對還契潙山意也無師云料掉沒交涉進云潙山道這箇因緣三十年後擲地作金聲法又且如何師云不中餵狗進云仰山云這箇須是和尙提唱始得師云不是好心進云香嚴云即今亦不少師云喪盡家門進云潙山云合取狗口是肯佗不肯佗師云蘇州菱邵伯藕進云潙山有如是指示今日見前大衆侍立徑山有何指示師云飢則喫飯困則打眠僧禮拜　乃云打開布袋口擊碎鐵門關是凡是聖不妨北往南來左之右之自然七穿八穴說到行不到處行到說不到時吹毛在握凜凜神威寶鑑當軒澄澄光彩萬法豈能爲擾千聖不與同塵捏定寰中特標象外正恁麼時文殊三處度夏即不問至諸佛集處因甚出女人定不得小處多官府空山有鬼神

結夏小參集方儲藥病者愈多剖斗折衡爭端益盛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然後徑山與諸人向沒交涉處同此受用同此安居忘彼忘此非實非虛二時粥飯氣力麤試問諸人會也無

除夜小參舊歲即新歲新年即舊年要知新歲歲元是舊年年到這裏添一銖則秤尾軒昂減一毫則尺頭短促須是從空放下當處平和自然律氣潛通暖生幽谷萬物獻敷榮之態元樞忘煦育之功水月無心風雲自異正恁麼時如何路不拾遺眞古道民皆

樂業見豐年

結夏小參言超情謂理絕正偏碓擣東南磨推西北渾崙無縫罅不坦沒諸訛三世諸佛橫說竪說謾逞詞鋒歷代祖師全提半提妄生節目是汝諸人九十日內十二時中如何趣入如何履踐如何受用竪拂子云若向這裏會得許你融十虛於毫端置塵劫於當念時時禁足處處安居腳頭腳底七穿八穴其忽未然佛殿裏隔子門礙塞殺人

解夏小參江南兩浙春寒秋熱塵沙劫事在如今如今不異塵沙劫恁麼見得諸人九十日內常在家中未嘗不與山僧同出同入山僧九十日內奔走於外未嘗不與諸人同起同倒不見有纖毫彼我之相亦不見有纖毫離合之蹤豁爾虛融逈然獨脫雖然如是且道山僧在長安城裏喚你諸人諸人在五峯頂上還應得也無若也應得如上所說悉皆不妄其或未然帶累山僧拔舌犁耕無有休日

冬夜小參寒來暑往箇片田地何曾動搖鼓寂鐘停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恁麼會得便見善財童子不離本位入普賢毛孔剎中經歷無量國土承事諸佛參禮知識一期事畢却來徑山面前鞠躬而立合掌白曰今當書雲令節天下叢林於此時興大佛事或拈洞山菓子或提皓老布裩或舉趙州茶或示雲門餅浩浩商量不妨鬧熱惟是此間冷啾啾空索索聞無所聞得無所得未審師意如何咄豈不見道朕聞上古其風朴略

除夜小參光景忽忽若逝川舊年去了又新年年來年去自來去底事何曾有變遷與麼會得今年也與麼明年也與麼後年更後年乃至百千萬億年也只與麼與麼與麼是汝諸人還曾見有不遷變底道理麼葉生春樹秋歸土日出東方夜落西

結夏小參六合九有情與無情竪拂子云總在這裏安居禁足徑山令下不許妄行一步不得妄說一句說須說到行不到處行須行到說不到處說不到處如何行須是無足人始得行不到處如何說須是無舌人始得若說得一句千句萬句句句朝宗若行得一步千步萬步步步踏實且如何是踏實底道理乃

云明眼人落井

除夜小參從上佛祖的的相承列派分枝遍天遍地子細看來無非一人瞞一人互相熱瞞而已然雖如是又須是眞個瞞得過始得若只解瞞人不能自瞞此人有手無眼若只自瞞得過不能瞞人此人有眼無手若也自瞞得過亦能瞞人敢保是人手眼俱備如處晴晝見種種物隨手取與無所疑滯自然不爲寒暑所遷及時令所轉又不妨見人賀冬也賀冬見人賀歲也賀歲要且覓佗一絲毫起處了不可得到得恁麼田地方許你說大脫空行無間行無間行則且止如何是大脫空良久云一年三百六十日臘月盡是歲除夜

結夏小參一物不爲藥嶠早成多事無言可對仰山已涉繁詞去却藥忌如何通箇消息孟夏漸熱仲夏極熱子規枝上一聲聲分明啼破三更月諸人還省麼百丈耳聾黃蘗吐舌

冬夜小參趙州南石橋北松根有茯苓去却一拈得七龍門無宿客信手拈來信手便擲隨處破蕩隨處成家卷舒逆順左之右之南北東西無可不可此猶是尋常用底只如一陽未生如何通信以拂子擊禪牀云京師出大黃

結夏小參三世諸佛說夢歷代祖師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徑山昨夜亦得一夢夢遊圓覺大伽藍中時主持者空王如來適當結制鳴鼓陞堂爲諸大衆說安居偈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是諸大衆悉皆默然受教於中一人聞說是偈得未曾有於是起大精進發大勇猛秉智慧劍一往直前不問佛之與魔凡之與聖有學無學情與無情一切皆殺殺一切已然後自斷其首首已斷故無能斷者是諸大衆見是事已皆證無生徑山隨後歡喜踊躍於踊躍中忽然省覺細詳前事謂是虛耶實耶謂是有耶無耶謂是夢耶覺耶若謂是夢覺者是誰若謂是覺因何有夢我此衆中必有智者有則出來爲我原看若也原得許你與潙仰父子畬田種粟夜寢晝餐捧水擎茶不妨神通遊戲其或未然鐵船水上浮莫道不疑好

解制小參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只貴各人自己鼻孔端直而已黃面老漢缺齒胡僧猶自喝斜所以山僧一夏費盡手脚與諸人整頓因甚到夜不正忽有箇漢出來道老和尚且莫口吧吧地只你鼻孔猶欠半邊在何不以手自摸索看遂以手摸鼻云噁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結制小參人人有一片田地自古自今未嘗變易無端被從上乃佛乃祖前後出興互相指占各立門戶或說直指單傳或說克期取證强生節目疑悞後人殊不知進一步犯著李四桑園退一步侵佗張三地不進不退這裏一踏踏著脚跟下硬糾糾地元是自家本業更不用佗人作保不妨於中隨時受用騰騰任運任運騰騰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阿呵呵喚不回頭爭奈何

爲雪竇無相和尚對靈小參大用全提乾坤黯黑大機獨運刹海齊彰行一步象王回旋出一言獅子踞地了無枝葉不近人情逆順卷舒縱橫得妙此猶是無相賢竊禪師平常用底且道葉落歸根如何通信雲淨八紘無覓處乳峯高插暮天寒　復舉僧問黃龍機禪師云和尚百年後鉢袋子什麼人得龍云一任將去僧云裏面事如何龍云線綻方知師拈云黃龍老漢口頭不惱肚裏猶慳爭如無相鉢袋子不待百年後未死已前一時擘破了也若說裏面事人人盡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洞視索空無可有從教千古錯流傳

爲淨慈北磵和尚對靈小參大海乾枯虛空迸裂突然於中產此英傑弃儒服著佛衣說佛非态儒舌戲笑怒罵爲佛事超然不守於途轍橫說豎說巧說直說浩浩然流布於人間不知幾千萬言如塵如沙如金如玉如長江之波如霽天之月而使四方學者莫知其爲儒耶其爲釋耶是故有口如啞有舌如結不可得而擬議不可得而分別今既已矣令人慟哭流涕而今而後不復見此明教師甘露滅正恁麼時徑山如何剖決拍禪牀云安得鸞膠續斷弦打刀須是郱州鐵　復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沙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意旨如何沙云要騎便

騎要下便下師拈云諸人要知端的麼風流儒雅

佛鑑禪師法語

示惠侍者前住能仁

文彩未彰已前有一句子不橫不竪突兀地自古自今乃佛乃祖競頭出世肆口宣揚未曾有一人當頭道著四海禪流嵴風撥草擇友尋師傍窺暗覷終未有一人驀直覷透然覷不透處唯在鼻尖頭道不著時不離唇皮上若向鼻尖頭唇皮上討則千里萬里沒交涉也的的此事要箇爽拔俊快底漢擔荷至擔荷處實無毫髮許擔荷底道理所以迦文老漢於然燈所無一法可得而得受記二祖覓心了不可得處而心安然逗到呈幞袋時唯禮三拜依位而立便有得髓底一杓惡水有祖以來東西繩繩針砭相資水乳投合大非容易又不見國師一日三喚侍者侍者三度應諸這裏又容得毫髮許道理麼後來有不識好惡底漢於無道理中强出道理云譬如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且莫說夢如今未彰已彰置之莫論只如國師道將謂吾辜負汝元來汝辜負吾且道有辜負耶無辜負耶若有辜負那裏是佗辜負處若無辜負國師因甚與麼道須知明眼衲僧到這裏直是有氣無出處惠侍者本色英俊歲久相從善能體理鼻頭既有通天竅試爲山僧出氣看

示心侍者前住馬豁

從上知識競頭出世提持箇事張羅布網接上上根器鞠其要妙不出乎發明各各自心而已此心既明只這明字亦無著處有若紅爐上一點雪相似逗到恁麼田地更貧悠久煉磨至於純熟根本既固枝條花葉不愁不茂方可臨大事當大任死生禍福之際纖粟不能動搖逆順卷舒一動一靜靡不中的與其動也應變靈通圓融無際與其靜也虛明獨耀不爲勝妙境界之所桎梏所謂一切時一切處皆吾活業自然游刃有餘地矣心侍者負英俊衲子相從既久告則寧親勢不可遏然通方道人或歸去或再來初無固必昔香林遠侍者歸蜀潛光匿耀於青城水晶宮初不欲人知其後臭煙蓬悖不容掩藏竟大雲門之門豈小小哉此眞良範心宜勉之

示光首座住靈林

從上來的的相承底丼陰界中事莫不以心傳心以器傳器是須羽毛特異乃可付授如虎之有彪返晛其母不守窟宅哮吼吒沙始得絕類離倫超越格量不見道不是河南便是河北至索火處豈徇塗轍者之所能及而後益張吾宗擘開太華逗出黃河有何疑滯其道至今浩而不泯豈小小耶光首座乳峯玉几至於玆山首尾相從將十載許中間有克由啣齣處固難備學惟是分座說法卷舒游刃予切私喜今腥香發露不可掩藏出應福林之請雖未稱設施然道無方所行之在我如不負所囑其於臨濟豈復多讓又何啻遇大風則止者哉

示覺長老

的的箇事須還佗挺特沒量漢奮不顧身直拔擔荷纔涉廉纖則撞頭入魍魎魑魅隊中卒無解脫之日豈不見道俊狗不露牙擬不擬便著從上來唯德山臨濟羅山明招趙睦二州雲門輩頗似箇體才其餘根器有利鈍得之有深淺矣至於極處固無二致而其用處有妙不妙耳大凡入箇門戶不可草草須得根本正當脚下牢實然後養育成就擴而充之不得已而隨緣應世操佛祖柄開鑿人天要須不近人情是與不是盡與裂下只貴獨脫當頭契證而已不將實法繫綴於人擬與麼使不與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纔有所重便成窠臼瞎學者眼不是細事可不謹哉覺長老相從甚久於道深有趣向霜露果熟出應人天之請求語爲警因援筆書以贈切宜勉之

示寧侍者見住靈巖

寧侍者自育王雙徑首尾相從已經數載見其孜孜爲道眞本色衲子秋風吹衣忽來告別且袖紙求語而謁蔣山吾不欲特地固却之而所請益堅因謂之曰昔應庵據鍾阜大慧居五峯一時龍象往來二門士之門憧憧交武於道又不知悞了多少人家男女吾固不敢仰視前輩而擬絕兄實當世宗匠此行若空去後必實回若使實去必須空回斷無疑矣忽恐問著此間如何若何却不得妄通消息何故彼此老大

示南藏主

昔周金剛弘大經論名震西蜀而不信禪家有直指之要以謂南方魔子吾當倒其巢穴據其種類免使皷閧於人遂負疏鈔憤志南來豈謂持守不堅至中途買點心處觸於邪毒遂生迷悶沒理會處急登龍潭欲求解救之方殊不知撞頭深入魔宮竟為大魔所攝向吹滅紙燭處喪却平生便作魔語云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魔作益熾於是焚却疏鈔至於拆却佛殿而後但持一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又云未曾打著箇獨脫底要且不知佗末上先自粘手綴脚了也却要打著箇獨脫底不亦難乎南藏主親從大慈雨花筵中來遍歷諸方而於老僧相從最久其憤憤之志較之德山亦不少讓萬里泝流後日若見獨脫底當與德山痛出一口氣

示湛上人

學道無過兩種病若不滯在澄澄湛湛中便在紛紛擾擾處猛烈漢痛與擺撥騰身一躑透過那邊非但彼我聲色能所俱亡求其生死朕兆了不可得方謂之大休大歇大安樂絕學無為閑道人也到得恁麼田地猶只名自悟自了底人若論蜀之三十六江前頭大有灘在切宜勉之

示湛然道士

服有緇黃道無彼我如果能弘道則不見有緇黃彼我之相直下湛然清淨豁同太虛包容一切便見山河大地人畜草芥莫不因茲而立如是則非特超聖凡出生死至於亘百千萬億劫不動不變亦只恁麼所以古人道不出是又道莫過於此要且不得認箇是執箇此認著執著則禍生也須參活句莫參死句佗得底人宛爾不同十二時中只麼閑閑地蕩蕩地如珠在盤觸著便轉不留影迹方得名為通變道人然後隨機應用轉化同事度所未度挈一切人同遊虛無安樂之地豈不偉歟然更須知有衲僧門下沒巴鼻一著子你且道這一著子灼然是有耶是無耶有則達磨大師無板齒無則老君頭戴樺皮冠然高士宿有靈骨深疑此事偕其徒立上人奮志南詢徧

見知識揭來鄧峯眉毛厮結孜孜不少怠忽中夏錯認橘皮作火克由㕷耐臨別炷香求語爲證育王雖有三十棒未欲下手後五日或能再來老夫當不惜也

示彬典座受牒正覺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這裏只貴箇眼橫鼻直底漢不涉廉纖不行理路直下頓領然後隨分著衣喫飯任運過時如是則非但世間名聞利養得喪是非不能干其懷縱有出世間殊勝又殊勝底法亦無心顧著長時只麼閑閑地蕩蕩地不依倚一物長養成就立處孤危自然用處峭拔等閑靠著莫教略露些子便乃坐斷天下人舌頭縱饒佛祖亦無奈何處雖然正覺山頭古有十二松更須一一點過一株不見便是不了事祝祝

示日本然上人

我有一句子未離日本未跨船舷時已是兩手分付了也這裏劄得脚便見大唐國裏無禪師儻或遲疑更要進前叉手道箇咨和尚老僧不免向淨潔紙上重新塗糊去也所以道無南北弘之在人果能弘道則一切處總是受用處不動本際而徧歷南方不涉外求而普參知識如是則非獨此國彼國不隔絲毫至於及盡無邊香水海那邊更那邊猶指諸掌耳此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佗術然上人如是信得及則逾海越漠涉嶺登山初不惡矣

示清藏主

本色道流決欲究明此一段大事非陰界中逐旋扭捏逐旋安排不二不四活計是須天姿爽拔志願堅確從跂步時便有吞佛吞祖之量不與千聖並立底氣槩不拘得失不顧危亡只向未肩已前咬牙嚙齒直下頓悟頓證不留纖粟如獅子兒哮吼一聲壁立萬仞又如烈火觸著便燒不容近傍正恁麼時非但蕩去一切知見解礙至於求絲毫頭佛法亦不可得却向絲毫不可得處拈出一絲毫揭示未學轉化未化轉度未度豈不是大丈夫成就大丈夫事業耶所以周金剛未出峽時壓一肚皮骨董充塞乎八萬四千毛孔匝匝地誰奈其何及見龍潭輕輕點發便乃

到底翻轉和根拔却向青天白日中撑開兩眼突出一條白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超然獨立如雷如霆震驚寰宇浩浩轟轟至今未泯豈小小哉淸藏主本色道流昔嘗爛遊大慈講席深知非究竟學於是焚舟南來相從於乳峯力究此事憤憤之志其於德山不復多讓臨別炷香袖紙求語因書此段葛藤壯之當如老德山發明獨脫底一解子以救末運異見邪解之疾其佗非所望也

示瑜上人

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若端的一到明白之地無有絲毫揀擇之心亦不見有絲毫憎愛之相廓然蕩豁如大虚空無所障礙然更須知有老僧不在明白裏有般漢不識好惡便乃踏步向前却問旣不在明白裏又在什麼處似此參究驢年也未夢見在若是俊底鑑在機先領於意外八面玲瓏逈然獨脫又更有什麼在與不在明與不明底事耶瑜上人天姿淳雅萬里南來尋訪知識孜孜於道久而不變鄉信忽通遽有歸寧之行臨別求語以爲警策覩之曰決欲捉敗趙州切不得向山僧言下尋討

示求堅上人

道在日用若滯在日用處則認賊爲子若離日用別討生涯則是撥波求水這裏絲毫汲不盡便成滲漏十二時中觸途成滯般般似有一物頓在胷中如受鬼胎未能分解豈可自寛所以古者探究箇事大不容易莫非畢生盡世確志堅忍須得一到大休大歇大安樂地方爲究竟有若架千鈞之弩除是不發發則鐵鼓九重俱透然後於六句外受用了無一法可得不與千聖並行方爲洒洒落落眞正了事衲僧也其或不然更向老僧語下啞啗則成遞相負累矣堅上人宜痛思之

示超如二上人

古者道密在汝邊妙在轉處誠哉若轉不得動爲一切物刺著眼眨瞪地擺撥不下如衣壞絮處荊棘林輕輕轉側卽便惹絆不得自在若是箇脫灑漢佗自不同十二時中胷次閑閑地蕩蕩地不爲佛法禪道玄妙語言之所籠罩而於語言三昧海中不妨遊戲

所以因言顯道因道立言有何是非得失於其間哉超如二上人眞廣南蠻無佛性著頭當相從於育王今既旋鄉告別於雙徑解院且將從上佛祖痛處恣意扭揑呈露於老夫之前因思古人索鎭海明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將古較今何啻傾出一栲栳無準有棒未暇打得候再出嶺來却得分付二上人還甘麼

示受業覺上人

動卽影現覺卽冰生不動不覺飜身一躑抹過那邊更那邊不復回頭顧著始得離倫拔萃名爲脫洒道人儻或趦趄未免墮在鬼域中而爲魑魅魍魎無有出離之日須知此事實無奇特玄妙要且只是洛陽谿裏有箇普豐院相似若是其中人學著便知落處老拙自幼出家十八上行脚到處橫草不拈豎草不把如今五十三也依舊只是舊時人初無奇特玄妙吾姪自乳峯玉几五年相從豈不知之如今臨別反持卽庵賢屬法語一軸相呈欲老拙復書一段於其前以爲助道之要何其特地耶因見其誠意切切於是信筆一揮不覺盈紙是則是且道還有一箇元字脚麼試點撿看若言有則埋沒吾姪若言無則辜負老僧這裏撥得開所謂金剛圈栗棘蓬吞透有暇矣其或不然更爲下箇注脚紹定己丑中秋後五日阿育王山無準叟書于無異堂

示溥塔主

世學一伎一能若不得其要妙則成常習非伎能也況學道乎然學道是須得其綱領要妙不爾則成口耳傳授流入名相終成戲論耳昔五祖少遊大慈學海善發鈎深之問衆皆忌之及盡教理知其不爲究竟於是捨而南來已半百矣一見白雲倒底脫去空拳索手別立生涯向佛祖提不到處拈出沒巴鼻一著子世莫能辨皆目之爲演山主其可見也而後傑出三佛諸大弟子縱然密布於四方其道大振至今繩繩不絕皆其兒孫於宗乘豈小補哉原其所蘊錦心繡腸不爲不無以世俗鄙俚之語發明至要說略規模調高韻古誠難擬議所謂耆婆死百草皆泣是地溥塔主眞其的的鄉人當痛省而深慕之則直指

之道光明有在矣

梁王寺捺塗田求語

香水海底有一片膏腴田不知幾千萬頃往昔威音王傳授與毗婆尸七傳而至迦文老漢展轉相承到胡達磨達磨不守家業將白契逾海越漠欲賤賣與梁王梁王知其意不臧故不納只得恓恓渡江直至少林九年努觜神光不忍見折一臂以易之而後子孫旣繁中間有不納官稅冐姓名佃之者多矣年來往往墮於農事遂至湮沒良可嘆惜今杲澤二上人憤氣不甘復欲追還舊觀如果確其志則洪波險處白浪堆中試著工夫看或不犯鍬钁等閑𨮎得轉則非但梁王一衆饜飽有餘至於憧憧往來悉皆饜飽二上人宜勉之吾說不虛

示曇上人號竺源

瞿曇昔起禍於竺乾尋波流於震旦如決河源注而爲海令一切魚龍蝦蟹游泳其中悉知以水爲命昇騰變化者不可以數計適此季運昧其源者多徇其流者衆往往甘抱焦渴奔逐陽焰欲求所濟竟乾死於滄溟之側良可痛惜錦官曇上人智識超然始若不類萬里南詢欲以折節探其浩渺偶不著便悞霑一滴於一滴中窮盡瀛渤之味徹見乎一漚未發之前盡於尾閭之極眞瞿曇敗家種草也東湖率庵一見喜而賊之以竺源吾弟卽庵從而肆其惡江湖道舊巽口同音呪詛唾罵殆無措身之處於是不得已而理舟西泝相從久之且欲衆語固知其勢將不利於蜀矣吾亦無如之何臨岐謾祝之曰行矣善爲方便

示仁上人

道不可求實在歇心而已然此之一歇不可强也須假朝求暮討至意路絕處忽然自歇一歇之後馳求之心悉皆止息有如途路旅泊之人欲詣其所力在乎行非行不能到一到之後伶俜辛苦等事悉皆止息無復奔走豈不見善財歷五十三參至彈指處樓閣門開入已還閉從前所得法門所見境界悉如夢幻至於有見桃花而絕疑慮聞擊竹而忘所知要且不在桃花上亦不在擊竹邊畢竟在什麼處本色道

流急須著眼仁上人相從且久告別泝流炷香求語以爲道伴且有再南之約然初無固必莫非任緣而已但令一切處無第二人一切時無第二念不變不動則無時不聚首也行矣勉之

示徹上人

遂山徹上人沖虛菴之孫萬里南詢遍見知識孜孜切切略不少怠眞本色道流也謁來鄧峯相從數載逮移凌霄樂然偕行五峯在天之表一塵不到實古今有道者集大成之地徹亦自喜秋風西來鄉信忽通遽告歸寧義不可免炷香求語併記再南之約復出示淸節老人疇昔送行及招歸二篇其略曰事須莫學虛頭禪晝參夜請求眞實然眞實亦不可求也求而得之亦虛頭耳弃虛頭捨眞實究竟底事如何體悉行者磨墨山僧走筆寫護身符五月五日

示周司戶

某稔聞德望有日但未遂一見爲快玆沐眞染殊慰此心又蒙不鄙特以此段大事因緣相期於形骸之外附到瓣香素軸欲索數語以爲日用助道之資自知林泉野人固不當眩曜知見於名公鉅卿之前然旣出誠意切切亦不得不以誠意相告但此事不從佗得只是人人脚跟下本有底一段事歷歷孤明亘古亘今不動不變纔擬心相向便是千里萬里沒交涉所貴當仁直下諦信不越一念超然獨脫頓悟頓證至證悟處實無一法可得只是舊時周司戶而已若別有所證則心外有法乃成外道矣今時士大夫不是不聰明不是不靈利只緣以聰明靈利去冥合箇事返爲靈利所惑不見本法要須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纔有一絲頭便與剪斷縱有奇特更奇特玄妙更玄妙底事亦與一時裂下至無棲泊處略整頓精神冷眼諦觀鼎鼎是什麼道理稍覺煩悶無入作處却不得放捨只就這裏緊靠著抵死與之作頭底不知不覺忽然洗面摸著鼻孔自笑一回方知道無生死可出無佛法可求釋迦老子是箇黃面漢達磨大師是箇老臊胡一大藏教是甚破故紙至於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莫不從風而靡回省前來憤憤悱悱咬牙齧齒必定慚惶無地也寫至此更欲列陳數

段古人因緣以盡斯軸忽思來書所謂非事葛藤塗糊後人之語不覺撫案擲筆于地雖然已是葛藤不少

示鑑侍者

鑑侍者英俊者流憤志南來決明已事始相從於玉几而至五峯首尾數年略不少怠良可喜也秋風嫋衣遽起歸歟之興栢庭友于賡歌以壯其行無下數十篇且呈無準老叟因謂曰一吟一詠如栴檀片片皆香然於中有意到句不到有句到意不到有意句俱到者語未竟鑑袖出小軸趨前而言曰意句俱不到處願求一語予罹劫火自夏及秋奔走紅塵有口無取氣處何暇及此鑑請之益勤不得已而爲之姑紀歲月時紹定癸巳八月十八日是日也錢塘之潮大於常年觀者如堵迎潮之人莫知其數出沒往來等兒戲耳中間也有出不得者何故不見道弄潮須是弄潮人

示垠侍者

學道如世巨商經涉大海渺無涯際始須假舟楫懃櫓棹及其到也只在須臾正恁麼時回視前來所用功力一時俱息當下自然穩貼貼地奇珍異寶悉皆現前方是自家元物然後周貧濟乏隨意運用不由別人豈不見昔日善財遊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一一善知識各得其法門要且終有限量後於彌勒彈指聲中入大樓閣頓忘前證本智現前方名無限量法門方名得大自在受用當時善財若不得這一解亦只贏得脚板闊矣垠侍者萬里南來遊歷江湖想所見知識亦不少矣其於所證却須超過善財一頭地乃善

示升上人

長老小師不參禪講主徒弟不聽教如忽眞箇不參不聽直下踏著瞿曇未生時脚跟摸著達磨未來時鼻孔併將二老胡縛作一束倒卓放尿塌下豈不是挺特丈夫儻或泥迹循言準前打入骨董袋裏無有擺脫之期也嘉定升上人乃能仁淸谿上足訪予于徑山趨前而言曰自離師日告以欲參鍾山又參雙徑已蒙癡絕和尙示以法語佩服其教不敢少怠袖

紙炷香復欲老僧助拳因謂之曰子合喫六十棒舍汝師而佗求合喫二十棒又受鍾山塗糊合喫二十棒今到老僧處猶更云云不已合喫二十棒適值拄杖不在併送歸能仁行遣後忽自知痛癢吾三人皆犯突吉羅罪

示月上人

學者始入道如月初生曲彎彎地及至望則彌滿清淨光徧十方無幽不燭然尚墮在光影裏坐在法身邊未得透脫一路所以却從十六夜去漸漸消磨至於晦如未生時無異當恁麼時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只可自知若絲毫許及不盡便成滲漏列在下風向人背後叉手若是上上根器則不在此限豈不見古靈行脚歸師問曰汝出游方學得幾許佛法靈云一似當初未去時噁開口便作屎臭氣月上人相從甚久切切於道殊可尚今以有師有父在堂意欲歸省且炷香求語為別從而謂之曰子歸與師相見時儻或問著如何若何第一不得學古靈亂呈懞袋恐其劾德山行事則併吾此軸俱為拭不淨故紙耳

示寧藏主

語是謗默是謗語默向上別有一竅從上佛祖未嘗敢以正眼覷著德山臨濟雖盡力提撥要且只在左邊立以手指點而已正定處亦未嘗動著一絲頭若欲真實擔荷是須向胞胎未具時究取始得不爾縱學得盛水不漏未免離家失業灼然箇事大難承當寫至此寧一見便喝云住住我未離嘉定時已知大佛坐在九頂山中直至如今轉身不得只你這老漢口裏水漉漉地敢保亦未徹在噫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

示昱上人

古宿道諸方說禪浩浩地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謾則軟耶當地看來較之巨靈擘太華之威猶未猛也又有聞版聲呵呵大笑及乎編辟將來卻言肚飢於是乎喜此又何曾恐驢屠亂呈懞袋耶今時參究往往不本源由動輙撒屎撒尿良可哂也昱上人本色衲子必不雷同見此快以糞箕笤箒用事乃可

示湘監寺

湘監寺乃石田師兄上足捨其師而從吾游多歷年所始歸侍司後歸庫司人或曰湘爽拔非籠檻中物以予爲慢予曰昔楊岐輔慈明振汾陽之道迫慈明晩參此亦一小節也而後應世時曰會監寺也會禪非特一時不知之至於翠巖有曰慈明佛法如一隻船前則大寧中則黃龍後自稱而已而不言楊岐是亦不知之耶是不可容易而擬之耶而後續臨際正統綳繩不泯者又豈以清濁爲累哉所謂不知則爲□誠不妄也湘當知人不知未爲極仍須至自不知乃善

示燈禪客

燈禪客乃法戰場中宿將也大凡出場定當箇事須是七事隨身韜略俱備臨時布置意句著著有出身之路頭頭具生殺之機或背手彎弓或單刀直入或迎鋒破的或詐敗拖旗所以有擔擊有借事有心行有編辟纏手蹉脚跌則性命落在別人手裏燈眞差其要者故能全身遠害臨陣對壘諸方老作往往無奈其何而於徑山面前猶敢干戈相待乃持此軸低情下顏趨前而曰久依嚴帳中從前器械皆使不著今就師處別請一箇鬪頭隨應之曰餅却咽喉唇吻置將一問來

示小師德通禪客

德通吾子中不肯者侍吾最久而嘗病其口多每欲卸下衲衣痛與一頓既默識吾意遂作廬嶽游是避此而逃矣又敢卑辭願求一語爲途中自警恭而無禮尤爲可耐然嗔拳不打笑面於是引筆而謂之曰既往宜早歸吾晚年雖不澡浴要子洗脚無爽吾祝

示日本爾侍者住東福

道無南北弘此在人果能弘道則一切處總是受用處不動本際而歷遍南方不涉尋求而普參知識如是則非特此國彼國不隔絲毫至於及盡無邊香水海那邊更那邊猶指諸掌耳此吾心之常分非假於它術如此信得及見得徹則逾海越漠陟嶺登山初不惡矣爾侍者勉諸財遊歷百城參尋知識決明己躬大事其志不淺炷香求語故書此以示之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三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四

普說

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若據恁麼告報已是埋沒諸人了也直饒向未鳴板已前各自知時去亦未救得一半那堪三三兩兩聚頭接耳握節當胷在這裏聽山僧胡言漢語也大屈哉彼彼丈夫彼彼行脚阿誰無分何不奮發拈坐具將山僧劈口便摑拽倒禪床掉臂而去豈不慶快平生雖然也須實到恁麼田地始得所以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須兩脚踏實地始得須得本道公驗入手始得若眞箇得入手底自是不干事過關過鋪胷次蕩蕩地掉臂便行了無疑忌你若未得入手纔到關津去處心下未免不穩縱然硬不管拍盲打過腦背後忽然有箇人道囫地一聲時你便面赤被他人捉下一場敗闕不同小小又如你衆中兄弟相似若辨得千百貫錢買得一道眞正度牒揷在懷裏到處行脚抽單挂搭不妨自由自在你若來處不分明得處不正當便是自求不快活也你纔跨門便被人指點這漢了不得莫教更撞著箇不恰好底將你無巴鼻捏一捏你便手忙脚亂反不如做箇三家村裏漢過世却無如許多事所以適來向你道須是兩脚踏地始得本道公驗入手始得你若到恁麼田地亦未可便休不見古者道參禪須是悟悟了須是遇人若不遇人十箇五雙杜撰灼然如是第一不得擔板自恃須是捨短從長就人決擇我此門中千差萬別隱顯殊途除大智洞明其他莫能知之豈不見木平參洛浦便致一問云一漚未發時如何浦云移舟諳水脉擧棹別波瀾平不契却往問盤龍一漚未發時如何龍云移舟不別水擧棹即迷源木平便悟去後來雲峰悅和尙拈云木平若向洛浦言下悟去猶較些子後來不合向盤龍死水裏浸殺住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平云不勞斤斧果然只坐在這裏你道他恁麼說話意在於何多見兄弟往往商量道移舟不別水擧棹即迷源便是死水如何是木平不勞斤斧所以只坐在這裏若恁麼會驢年也未夢見在這裏須是鼠透

他古人一些子得人憎處始得又不見芙蓉寧訓禪師訪實性大師大師上堂以右手拈拄杖安左邊云若不是芙蓉師兄大難委悉便下座後來黃龍拈云實性大師用不得便休却將佛法以當人情至今千古之下作人笑端你且道黃龍恁麼道是肯他不肯他到這裏若只是參得蘿蔔頭禪底敢保他理會不下所以參禪旣是得頭又須得尾方是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你若是眞箇未有入頭處便須把做至緊至要底一件事理會始得古人大有方便接你入路便須晝三夜三將一則咬不破底話頭冷地裏東咬西咬忽然蹉口咬破自笑一回然後就這裏扶持起來甚生標格更有一事奉告兄弟切不得自作艱難先自退屈纔作恁麼見解便無有得底時節雖然又須是著些眼腦始得若是俊底一覷便透自然不死在句下記得古人道我有一句子待犢牛生兒卽向汝道又道我有一句子待洞水逆流卽向汝道又道我有一句子待案山子倒卓卽向汝道到這裏眼瞎瞪底也且莫怪山僧今日老婆更爲你通一線路我有一句子未到焦山時已與諸人道了也自是諸人當面諱却雖然如是還諱得麼拍禪床下座

今夜普說乃是因大師所請意旨伏爲報薦淑妃娘子陳氏欲結般若因緣資薦冥福又爲一切人開發道心直是殊勝直是廣大山僧少曾普說以平生口吻遲鈍又無記性夫蓋普說須是法性寬波瀾闊還佗前輩大珠南陽德山臨濟巖頭羅山後來圜悟大慧應庵近來亦少雖然雲月是同谿山各異大底有大底生涯小底有小底活計然又千說萬說究竟只是說底此事又不在說處蓋當人分上各各壁立萬仞直是坐斷諸訛曾無箇非箇是自是道流於中妄生節目妄生紐捏自作障礙以至不得受用灼然這裏著一點外料不得纔涉一絲毫外料便成剩法爲鉢盂安柄所以動卽影現覺卽冰生直饒你不動不覺正坐在必死之地到這裏如何體悉如何湊泊如何得與此事相應去是須得通身汗出自家冷地裏失笑一回始得你若未得恁麼一回任你說得盛水不漏只成外邊打之遶只添得箇一場熱鬧要且與

此事了沒交涉豈不見白雲祖師道你若得眞正一回汗出去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你若未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誠哉是言可謂是棒打石人頭剝剝論實事你若眞箇踏著這些子自然無許多勞攘等閑蕩蕩地閑閑地驀被人拶著便乃水底火發拈來便用一一蓋天蓋地其實無佗一切處總是自家底不用安排計較所以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便道答話長老插脚不入是皆前輩見得透頂透底無一絲毫滲漏方有這箇說話若是膚淺之流豈可同日而語耶若據乳峯這裏實無禪與人參無道與人學只是箇著衣喫飯屙屎送尿底一箇無意智漢荷湖海衲子諸位大師不鄙來此孤峯絕頂共守枯淡所以尋常亦不敢輕易兄弟凡遇五日須要上堂三八須挂牌勉強以塞方丈之責亦不是矜誇學解眩曜見知及造妖揑怪只據自家所見亦骨律地與兄弟相見然兄弟來室中吐露箇消息底不道全無亦多有在正路上行底纔見兄弟在正路上行亦不敢輕放過便乃下堦引行一兩步纔到放手處又却多去不得其實無佗蓋未曾眞正一回汗出故也然這一解安排不得計較不得若是俊底一咬便斷一齪便透却無許多顧忌若是機思遲鈍底却不可等閑放却直須志願堅確勇銳直前一切境界搖撼不動一切語言移換不得如經蠱毒之鄉水也莫霑佗一滴壁立千仞豎將去始終不變驀地手蹉脚跌便見倒撲始得不受人瞞方可不辜負行脚初志臘月三十日亦不怕閻家箇漢且如因大師佗雖是箇尼僧宛有丈夫之作原其所以佗從富貴中來正因出家正因行脚正因見善知識正因學道蓋佗因地既正始終不妄所以亦不辜佗前日十月二十八日夜忽然引手摸著鼻孔便知道元來大頭向下便來方丈通其所以當時悔不痛與一頓想他如今却思得一頓喫惜山僧拄杖又却不在且待別日分付然得箇欛柄入手正好放下雲頭就人淘汰佛殿裏黃面老漢正參禪在所謂麤餐易飽細嚼難飢今時麤餐者多細嚼者少山僧今日打開更說與你如今正好近前理會也得退後理會也得乳

峯長老也是好笑又教人近前理會又教人退後理會是什麼語話若是得底人必然暗地點頭佗前日初得箇消息懽喜無限便自主張諱人道箇不是近來却一向放下聽人說話然參禪第一不得擔板若不擔板自冬至夜數到太年朝前頭大有雪在你纔擔板便賺了天下葢無第一手山僧往年入衆參禪自知只得箇不擔板氣力如今雖不望佗古人然却也略知羞耻昔日老東山參得禪了那時也有人不肯佗便有人去與佗說佗便對得別却是諸公盡得老師說話我見老師但識羞耳這識羞兩字子直是軟頑古今知識天下衲僧是到不到總出佗底不得灼然此事須是識羞始得若不識羞直饒你參得徹悟得到只是箇會禪漢纔被明眼人覷見只成好笑且道乳峯與麼道還識羞麼也要諸人撿責更有一頌學似大衆開化因大師正因來行脚蹄門一句子等閑親踏著開却無鬚鎖解却無繩縛末山頂上放癡憨牛頭向北馬頭南

拈古

世尊陞座衆纔集迦葉白槌云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座

師云世尊所說底只是序分迦葉所說底只是流通分若是正宗分未曾動著徑山今夜不惜眉毛敷演去也拈拄杖卓一下云會麼三段不同收歸上科又卓一下

世尊般涅槃已迦葉後至槨示雙趺

師召大衆云靈山百萬勝集唯迦葉獨紹祖位誠不忝矣何故爲佗親見黃面老子脚跟來

世尊見文殊在門外立世尊云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云我不見有一法在門外

師云解說出格道理還佗七佛之師撿點將來不可放過當時待佗與麼祇對從而向佗道且居門外若向這裏透得許佗出得女子定

傅大士道冠衲衣儒履朝　梁武帝

師云傅大士如善玩珠固無觸手墮地之失雖然未免傍觀者哂育王當時若作傅大士待佗問莫是僧耶便以手指衲衣對之免見重重敗闕古人則且置

遂以拳安頂上云諸人只今喚作什麼

梁武帝請傅大士講經

傅大士分科列段已是周遮老誌公曲順人情重增話欛然雖如是要且未曾動著正經在且正經畢竟作麼生講顧示大衆云洎合落在葛藤窠裏

六祖風旛話

師云祖師與二僧恁麼說話總是盲人摸象淸凉不然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不是心動擲下拄杖云是什麼

布袋和尙以破布袰一塊乾屎逢人拈起云兜率陀天底兜率陀天底瑯琊云慈氏菩薩圓悟云熟處難忘大慧云不才淨漢

師云若是靑王則不然待佗拈起恁麼道只向佗道牢收取

僧問馬祖離四句絶百非

師云馬師父子傳盃滿泛意在延接高賓惜乎這僧不善開懷到底却成虛設只如道藏頭白海頭黑又作麼生不覺日又夜爭敎入少年

馬祖同百丈智藏南泉翫月

師云三箇老凍儂一人曲彎彎地一人圓陀陀地一人黑漆漆地馬大師養子之緣末後念一道眞言一時與佗蓋覆著可惜放過當時一等與佗本分草料後代兒孫不致扶籬摸壁

有僧參馬祖祖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便入祖便打僧云和尙打某不得祖靠拄杖便休

師云這僧敢將赤體挨佗白刃要且入得出不得諸人還知麼馬師一條拄杖至今猶靠壁在

馬祖畫圓相　雪竇云二俱不了靠却拄杖劈脊便打

師云雪竇也只見一邊殊不知馬師當時靠却拄杖這僧至今無奈何處是汝諸人還奈何得麼若奈何不得到雪竇面前總是喫棒底漢

荷澤見思和尙思問甚處來澤云曹溪思云曹溪意旨如何澤振身而立思云猶帶瓦礫在澤云此間莫有眞金麼思云縱有向什麼處著

師云可惜二俱放過當時見佗道猶帶瓦礫在便與

掀倒禪牀不然待佗更覓眞金便好和聲痛打豈不勦絶古人且置遂拈拄杖云且道這箇是眞金瓦礫擲下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西天大耳三藏至得佗心通　唐肅宗召忠國師驗之

師云前兩度互相熱瞞第三度親見國師只是通吐不得諸人只今還見國師麼良久云不是不是

丹霞訪忠國師

國師就源總被丹霞一狀領過然雖如是不會做客勞煩主人

南泉住庵時有一僧到泉云某山上作務汝齋時做飯喫了送一分來其僧齋時喫了却將家事一時打破乃就牀臥泉久伺不來遂歸見僧臥泉亦去一邊臥僧便起去泉住後云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師云這僧雖然靈利翻成懵懂當時賴是王老師若是別人咬定牙關渾不采著管教佗一生起不得然雖如是卻須救取南泉

龐居士問七峯此去峯頂有幾里峯云甚麼處去來士云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峯云是多少士云一二三峯云四五六士云何不道七峯云纔道七便成八士云得也得也峯云一任添取

師云一二三四五六得者自得添者自添終竟不知峯頂有幾里

歸宗與南泉同行一日告別煎茶

師云南泉慣將冷口喫人熱物若不是歸宗泊遭惑亂然雖如是可惜一銚茶

歸宗斬蛇　本覺云二俱不了待歸宗道你甚處見我斬蛇奪鋤頭便與一钁然雖與麼死蛇斬得也無用處

師云本覺道二俱不了徒有此話既知是箇死蛇又却不能活得如今要見活底麼擲下拄杖云看脚下

歸宗有僧辭去諸方學五味禪

師云古今咸謂這僧等閑將箇五味換得一味殊不知帶累歸宗爲佗一人費了多少鹽醬鄭峯這裏也有一味今日不惜普爲破慳良久云若到諸方不得

錯舉

這僧將五味換得一味是則是大似惹禍臨身歸宗一味不同五味好則好爭奈分付不著人淸凉這裏五味也無一味也無或有人來辭往諸方學五味禪只向佗道善爲道路且道還有諳訛處麽也要諸方檢責

勔潭常禪師一日面壁而坐南泉來見遂撫師背一下常云誰泉云某甲常云如何泉云也尋常常云汝何多事

師云古人道箇尋常早成多事汝輩後生晚進朝暮聚頭忉忉怛怛地驢年夢見

睦州問一座主講什麽經主云涅槃經州云問一段義得麽主云問什麽義州遂踢一踢吹一吹云此是什麽義主云經中無此義州云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主無語

師云嗄靑天白日有恁麽事當時若見佗道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只小小地向佗道不說那知當時若進得此語縱使睦州老漢鐵作面皮也教兩眼覰地

趙州勘婆

師云一人闤市裏颺礫搏傷中者方知疼痛一人慣施無病藥解服者始覺輕安注也注了解也解了諸人還知勘婆處麽洎合停囚長智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

師云這箇老漢有年無德被人逼著直得踰墻透壁若是徑山則不然或有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佗道有馬騎馬無馬步行

趙州訪道吾吾著豹皮褌三門外立

師云諸人還會麽奴見婢慇懃

趙州到一鄕院經旬辭院主遊五臺山主有頌送之

師云可惜院主開口了合不得若是徑山待佗問如何是正眼攔腮便摑教這老漢知道草窠裏也有大虫

趙州一日向雪中臥乃叫云相救相救時有僧便來趙州身邊臥州便起去

師云這僧好心不得好報當時一期雖救得趙州爭

奈自己一箇渾身至今臥在雪堆裏衆中莫有救得這僧底麼出來救看若救不得三冬嚴寒總是凍殺底數

婆子偷趙州笋

師召大衆云婆子下掌快便難逢趙州休去莫道無事好

潙山問仰山香嚴仲冬嚴寒年年事

師云潙山暗抛香餌誰知牽動淸波二子擺尾搖頭未免上佗鉤線是則是只如道賴遇寂子不會又作麼生商量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漁翁把釣竿

告往知來道頭會尾還佗難弟難兄若據子細檢點將來非唯寂子不會只這香嚴猶較三步在具眼者辨

畬田種粟晝食夜眠

師云潙仰父子故是無一點佛法身心勘證將來樂水錢則且置草鞋錢教誰還

二老漢如奏蕢桴土鼓雖無音韻六律全彰育王卽不然或有問和尙一夏作得箇什麼只向佗道待有所作卽向汝道且山僧恁麼是空過耶不空過耶良久云我與潙山父子不同

潙山問仰山卽今事卽不問自古事作麼生

師云仰山進前退後自是今古歷然爲什麼潙山却道汝屈我我屈汝會麼良久云鸜鵒語鶴

僧問潙山如何是道潙山云無心是道僧云某甲不會山云會取不會底好僧云如何是不會底山云只是你不是別人

師云潙山如箭射地雖然不巧箭箭射著育王今夜擬發一箭諸人急須著眼良久云時暑不宜久立

香嚴問僧甚處來云潙山嚴云近日有何言句云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豎起拂子嚴云彼中兄弟如何商量云盡道卽色明心附物顯理嚴云著甚死急云師意如何嚴亦豎起拂子

師云奇哉香嚴老子果然有長處若人辨得許你於佛法中有箇入處

僧問香嚴端和尙如何是直截根源嚴擲下拄杖歸方丈

師云𡎺早帶枝葉了也山僧恁麽告報諸人還猛省麽良久云三生六十劫

和安通禪師令仰山與我過床子來仰將床子至通云却安舊處著仰如教又問床子那邊是什麽仰云無物又問這邊是什麽仰云無物通云惠寂仰應諾通云去

師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點檢將來也是無風起浪

德山托鉢

師云嘗聞沛公豁達大度從諫如轉丸誠不妄矣何故不見道躡足封侯

巖頭問德山是凡是聖

師云巖頭前頭疑殺李將軍後頭笑倒王大伯雖然如是且道那裏是佗一手擡一手搦處㖸成月下風前句便有人傳作兎詩

德山示衆云問卽有過不問尤乖

師云德山老漢一條白棒胡打亂打及乎被這僧拶著折作兩橛

黃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

師云黃蘗潼關巨闕責圖直取長安這僧旣往西秦老漢却之東魯去也

臨濟侍德山次山云老僧今日困濟云寐語作麽山擬拈棒濟便掀倒禪床

師云二大老奮於百世之上固無以加然被甲嬰胄望堯之治遠矣

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

師云以的破的以機奪機卽不無二大老撿點將來未免一得一失具眼者辨取

麻谷問僧甚處來僧云不審谷再問僧云珍重谷下禪床搊住云這箇師僧問著便作佛法祇對僧云和尚大似無眼谷托開云放汝命通汝氣僧禮拜谷又搊住這僧掣肘便行谷云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

師云麻谷用盡神通要且勘這僧不了末後未免麻纏紙裹當時若是徑山問甚處來待佗道不審便與熱棒打出三門外教佗冷地裏叫屈

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版來牙過禪版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過蒲團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住後有問二尊宿祖師西來意還肯佗也無牙云肯卽肯要且無祖師意石門聰拈云龍牙不被人挨著則可被這僧一問失却一隻眼

師云石門恁麼道只見一邊殊不知龍牙夢中呌屈後來不得這僧問著幾無雪處

龍牙問翠微云自到法席已經月餘每遇上堂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云嫌什麼又問洞山山爭怪得老僧又問法眼眼云祖師來也

師云三大老頭腦各別鼻孔一般然總被龍牙將箇斷貫索一時穿却了也惜乎龍牙到了自無出氣處衆中莫有爲龍牙出氣底麼良久云如無老僧拾得性命

雪峰寄木虵與懶安上書云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安接得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

師云雪峰好條木蛇無端與佗安足返不得爲蛇安云且無刀斧痕要且瞞人眼不得提起拄杖召大衆云且道徑山底何似雪峰底還辨得麼擲下拄杖云攛入草蓬裏去也

孚上座參雪峰纔上法堂顧眎雪峰便下看知事次日再上方丈見雪峰云昨日不合觸忤和尚峰云知是般事便休

師云大小孚上座向雪峰面前重重納敗若非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度量深明當時直須棒折始得孚上座逞俊太過飜成落節老雪峰不施寸刃坐致太平是則是可惜放過當時一等與佗本分草料兒孫未致斷絕

孚上座參雪峰　後來雪竇拈云千五百人善知識被孚上座一覷便乃高竪降旗

師云大小雪竇隨邪逐惡殊不知孚上座當時只蹬得雪峰堂未入得雪峰室

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

師云三聖如蒼檜聳千尋之幹霜而不萎雪峰猶大

海容萬頃之波攬而不濁雖然如是總欠一著在
玄沙白帋
雪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輕輕被人抓著便乃全身
放倒後來玄沙雖盡父子之情要且扶不起
玄沙坐次見面前一點白指問侍者云見麼者云
見如是三問如是三對沙云你也見我也見因什
麼不會
師云玄沙老漢可謂無事生事瞞人自瞞你也見我
也見用會作什麼
聲明三藏善別音聲劉大王請玄沙驗之沙以銅
筯敲鐵火爐問云是什麼聲藏云銅鐵聲沙云大
王莫受外國人瞞後來法燈代云却是和尚瞞大
王本覺云三藏瞞大王何似玄沙瞞大王
師云噫佛法淡薄那時早恁麼遞互相瞞若論今日
徑山也瞞諸人不得諸人也瞞徑山不得遂以拂子
擊禪床云且道是什麼聲
長慶道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道總似今日老
胡絕望

師云老胡有望不須問著老胡絕望也且罷休畢竟
今日事作麼生來日向你道
僧問雲巖欽和尚如何是眞言答云南無佛陀耶
師云古人恁麼可謂明投暗合更不用翻譯然雖如
是莫將梵語悞作唐言
僧問幽谿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
師云這老漢平生伎倆向這僧面前呈盡徑山卽不
然待佗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便與和聲一
踏待佗眼孔定動老僧已入大石國裏去也
白頭因見韶山山云莫是多口白頭因麼
師云白頭因口雖多爭奈開了合不得合了開不得
返不奈箇無口底何徑山當時若見佗問莫是多口
白頭因麼只向他道這老賊前後觸忤多少賢良以
坐具便摵直饒韶山手中有棒亦無施展處
僧問曹山抱璞投師請師雕琢
師云曹山雖不損花而得蜜亦未免費口分疎山僧
卽不然或有人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只向佗道明
朝更獻楚王看

○睛一作晴
疑衍歟

稅闍梨問曹山清稅孤貧乞師賑濟

師云老曹山雖則眼目睛明爭奈放過稅闍梨若是育王則不然當時待佗恁麼問拈起拄杖劈脊便打何故禮防君子

曹山辭洞山洞山云子向什麼處去曹山云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山云去亦不變異

師云好大衆田地穩密血脉貫通即不無曹洞父子檢點將來俗氣猶在

洞山萬里無寸草處去

師云二大老一人下脚不得一人擡脚不起有人辨得許你東去西去

洞山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石霜雖盡力踍跳要且跳不出鄧峰則不然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第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

洞山雖則布漫天網撈蝦蜆摝即得若要羅龍打鳳則不可後來石霜道出門便是草果然

臘月二十五

師云這公案往往多作奇特話會便道雲門一曲韻出五音殊不知這老漢等閑放屁合著大石調

僧問雲門秋初夏末東去西去忽有人問著作麼生祇對雲門云退後退後僧云某甲有什麼過門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師云雲門先鋒有作殿後併吞是則是要且無大人相徑山則不然待佗道某甲有什麼過只向佗道此去逢人但恁麼擧

雲門問僧甚處來僧云嶽山來門云我尋常不曾與人葛藤來僧近前門云去

師云葛藤不少

僧問雲門如何是直截一路門云主山後僧云謝師指示門云合取皮袋

師云雲門大師是則是直截未免纏成紆曲徑山不然或問如何是直截一路案山前若言謝師指示只向道一任東行西行

雲門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江西門云江西一隊老

藥䆮語住也未僧無對
師乃云噫可惜許好與劈口摑當時旣已放過至今
䆮語未已喝一喝
雲門放洞山三頓棒
師云雲門前頭疑殺人後頭笑殺人洞山於言下悟
去更是好笑如今莫有解笑底麼設有也好與三十
棒
乾峰示衆云三種病二種光
師云乾峰白日靑天剛道有鬼不是雲門眼目精明
洎遭恐嚇古人則且置只如三種病二種光諸人作
麼生透良久云罕逢穿耳客多見泣岐人
金峰示衆云只欲擧來恐遭人唇吻只欲不擧又
恐遭人怪笑於其中間如何卽是時有僧出金峯
便歸方丈後有僧問和尙適來爲什麼不答金峯
云大似失錢遭罪
師云金峯大開東閣不遇高賓末後未免自斟自酌
金峯拈枕子云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
師云喚作枕子不喚作枕子總在金峯窠裏且作麼
生出得良久云無人過價卓拄杖一下打與三百
長慶暹禪師長期以鐵彈子爲驗
師云若人會得蠟人卽是鐵彈子若也不會鐵彈子
卽是蠟人只如末後道大底大小底小又作麼生落
葉飄空或西或東
南源示衆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時有僧出云如
何是一言源吐舌示之云待我有廣長舌卽向汝
道
師云這僧可惜放過南源當時待他與麼道只向他
道卽今亦不短若進得這語管取南源舌頭吐了決
定縮不得
僧問烏石靈觀師如何是佛觀吐舌示之其僧禮
拜觀云見箇什麼便禮拜僧云謝和尙出舌相示
觀云近日老僧舌上生瘡
師云大衆還會麼醫不得也
梁山頌云我有一柄拂眞椶鐵作骨顯道嚇蚊蝱
指南不相屈掃除佛祖病擊碎衲僧窟若是上上
人終不喚作物德山聞得云梁山好頌話作兩橛

梁山聞云也是當時少子細

師云吽吽克由叵耐靑天白日有恁麼事何故賊無種相鼓籠

大慈掃地次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後來黃龍新云趙州金鍮不辨玉石不分直饒分去也未夢見大慈在

師云這孟八郎漢旣少子細未免偏枯殊不知趙州金鍮不辨大慈玉石不分兩箇無孔鐵鎚打就一合乾坤

種田博飯喫

師云地藏老兒盡力踍跳也只跳不出徑山莫有通方處麼待計較得成卽向汝道

僧問佛日窮禪師如何是毗盧印窮云草鞋踏雪僧云學人不會窮云步步成蹤

師云古人信脚行信口道不妨明投暗合若是育王又且不然如何是毗盧印七凹八凸學人不會古篆分明雖然恁麼道猶較古人半月程這裏風頭稍硬

師云明招祇知賣峭不覺重重敗缺復云這裏風頭稍硬鄮峰無可商量你這一隊漢來這裏討什麼碗擲拄杖下座

這老漢將明珠作豌豆糶可惜無人酬價當時待佗道這裏風頭稍硬且歸暖處商量一時散去非特表顯叢林參學眼目亦且救得明招一半

僧問嚴陽尊者如何是僧陽云喫粥喫飯

師召大衆云若也會得喫粥喫飯若也不會直待飽方休

浮石開卜鋪斷人貧富生死

師云浮石恁麼答這僧話是離五行不離五行若道離五行又道金木水火土若道不離五行且道那裏是佗直指處會麼金木水火土大虫元是虎堪笑李將軍藍田空沒羽

汾陽云夜來夢見亡父母覓酒肉紙錢

師云汾陽用處故是鬼神莫知撿點將來不無漏逗乳峯這裏素無枝葉亦無閑神野鬼可遣且道還有眞實底麼喝一喝

五祖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自云無也勝猫兒十萬倍

師云鄧師伯他是蒲許村裏人愛說蒲許村裏話外人聞得直是莫辨語音隣舍看來也是尋常談吐然雖如是可惜放過當時若見伦與麼道只以手近前擘開眼向伦道猫教這老漢嗔也不得笑也不得

暑運推移布裩赫赤

師云玉泉箇漢賣弄一腰布裩渾無縫罅可謂古今難並其風流然撿點將來猶帶些子屎臭氣在有鼻孔者驗取

老宿一夏不爲兄弟說話

師云這老宿幸是一箇好人無端被這僧連累便見失錢遭罪淸涼門下不說佛法不論正因且道還免得人點撿也無吽吽

淨因揩禪師接韓相公公云禁足不出因什麼却出因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師云淨因長老祇對俗官即得若是禪更參三十年也未會

僧問保寧如何是佛寧云鐵鎚無孔

師召大衆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腰

黃龍璣和尙問學者云禪以何爲義衆下語皆不契有僧請益璣云禪以謗爲義

師云禪以謗爲義誠哉是言雖然如是須是會謗始得若也會得釋迦老子是乾屎橛達磨大師是破草鞋一大藏教是糞埽堆頭拭不淨故帋其或未然十二時中切不得胡謗亂謗

天平見西院商量兩錯

師云天平當時便去不受商量不妨令人疑著及乎住後吐露箇消息子細看來却欠商量在唯如西院兩錯畢竟如何商量良久云天堂未就地獄先成

長生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　芭蕉云相見便休又打破作什麼白兆云若不打破又爭得相見

師云若論打破也未得相見若不打破也未得相見正恁麼時如何相見良久云隔

本生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太原生云彼間風景如何僧云與此間不別

師云不同處不別不別處不同諸人不言自知只如踏破施主草鞵畢竟當爲何事這裏出得那邊風景在若出不得且向此間求

僧問高安澄禪師舊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麼澄云作麼生僧云恁麼則不受歲也澄云城上已吹新歲角窻前猶點舊年燈僧云如何是舊年燈澄云臘月三十日

師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然雖如是錯會者多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四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五

頌古

世尊拈花

靈山一會善隄防蠱毒之家水莫嘗迦葉無端喀一滴至今猶自面皮黃

女子出定

古老相傳鬼𠮟坑看來人鬼不多爭早知鬼便是人做夜半三更也可行

賓頭盧親見佛來

君王一語出如綸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淸煙浪靜碧天無際水無垠

梁武帝請傅大士講經

大士錯解注誌公錯注解臭肉積層門堪笑無人買

那吒太子折肉還母折骨還父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王維雖敏手難落筆頭蹤

居一切時不起妄念

春生夏長淡飯麤茶魚投臭水彩奔鬧家

六祖風旛

坤神歸地天神歸天慇懃奉送寶馬金錢

馬祖陞堂百丈卷席

一柄無情雪刃刀當鋒誰敢犯秋毫馬師父子親提掇血噴千山風怒號

馬祖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

諸子生涯各有成從來孝順兩邊生貪權一夜渾家

樂失曉連忙打五更

日面佛月面佛

日面月面突出難辨擬欲擡眸空中兩片

即心即佛

金毛獅子生鐵秤鎚渾崙無縫切忌針錐

廬陵米價

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谿飽食高眠人不
到日從東出又沉西

石頭問長髭大庾嶺一鋪功德成就也未

南嶽峯前老石頭恰兒何事不知羞爲人點眼長伸
脚直至而今懶不收

藥山久不上堂

鋪席宏開見也麼買人何似看人多十成好箇吹毛
劒只作陶家壁上梭

※成一作歲

藥山坐次僧問和尚兀兀地思量箇什麼山
云思量箇不思量底僧云不思量底如何思
量山云非思量

兀兀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眞箇好思量

大庾嶺頭逢六祖鼇山店上見曾郎

龍潭送天皇餅

持來送去檬團團覆陰兒孫義不寒何似當時休擘
破渾崙留與後人看

趙州親見南泉

蘿蔔從來出鎭州城南門外水東流饒君說得渾相
似須是親曾到地頭

趙州洗鉢盂二

千載殿前樹曾無刀斧痕羺羊纔觸著滿地葉紛紛

混成一氣周行四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趙州訪二庵主

閃爍旌旗驟往來幾人遙望起疑猜此時若得樊公
脚一踏鴻門兩扇開

婆子偷趙州笋

驟馬加鞭上酒樓何如坐地看楊州是非長短俱裁
了鼠竊終難似狗偷

趙州勘婆

臺山路上箇婆婆平地無風起丈波下却斗門通底

聞更無一滴到黃河
潙山普請次有一僧聞版聲呵呵大笑而歸
風前一曲動離愁那箇行人不擧頭手把花枝半遮
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潙山問僧樓上看雨
分明指出與人看多少禪和被熱瞞擧目只知看雨
勢不知秋水沒欄干
劉鐵磨到潙山潙山云老牸牛汝來也
共樂昇平道泰時相逢終不展鎗旗隨宜淡飯淸茶
外困臥閑行幾箇知
仰山插鍬
賊火相逢恰五更見成贓物不須爭暗中多少都分
了天曉依前各自行
淸稅孤貧乞師賑濟
鋼公塘鐵奉化得人憎得人怕不是明州人定說蘇
州語
洞山萬里無寸草處去
洞山平地露尸骸庵主將身一處埋狠藉髑髏相枕
藉悲風愁霧不勝懷
大隨蓋龜
骨裹皮兮皮裹骨大隨放出遼天鶻東西南北謾擡
眸不知已過新羅國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
頑皮老虎臥林丘一任傍人放滴油滿肚只因曾飽
肉縱加呼喚懶擡頭
巖頭起滅不停
起滅不停誰解看當機一拶透重關東西總是長安
路蕩蕩無拘自往還
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霜云
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曾藏
意旨如何峯云什麼處不是石霜僧回擧似
石霜石霜云這老漢著什麼死急玄沙山頭
老漢蹉過也
同舟共賞洞庭春終日徘徊柳岸陰却得漁人加櫓
掉等閑抹過碧波心
地藏種田博飯喫二

一片荊山璞分明辨者難幾人偷眼覷只作石頭看
種田博飯喫飽臥長伸脚把將三界來安向左邊著
引得龍牙老古錐手裏把柄破木杓

國師三喚侍者

一擲神杯定吉凶再占重卜轉靈通分明見了今年
事却說明年事不同

漸源弔慰

夢裏思歸問故鄉明明說與尙徉狂白雲盡處重回
首無限靑山對夕陽

盤山聞歌郎

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哭慟一聲無處
避擢頭親見本爺孃

僧問天章寶月禪師如何是佛法大意章云

一年三百六十日便與麼去時如何迢迢十

萬未是遠

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日從東畔出昨夜黃昏又落
西茫茫無處尋蹤跡

皓老布裩

矜誇富貴賤賣赤窮殺人可恕無禮難容

僧問谷隱慈照和尙如何是道照云臘月三

十日

臘月三十日開口便爲勅更擬問如何明朝正月一

僧問古德如何是和尙深深密處古德下

禪牀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祗待

深深親下拜三代禮全該此意如不然玉帛云乎哉

山前麥熟也未

大匠不巧大儒不學動轍中方圓畢皆成禮樂堪笑
鄕村賣卜人徒勞鑽破烏龜殼

人間無水不朝東黃河因甚向北流

黯澹灘黯澹灘十隻船來九隻灘惟有三山陳上舍

我向陸地裏行看你奈我何

僧問大龍色身敗壞

山花似錦水如藍突出乾坤不露顏曾踏武陵溪畔
路洞中春色異人間

偈頌

花光十梅

懸崖放下

萬仞崖頭自放身始知花發不干春更從箇裏尋枝葉笑倒當年樹下人

絕後再甦

孤根脫落偃蒼苔冷地無端笑眼開莫怪雪霜欺不得只因曾向死中來

平地回春

萬木千花凍未醒東君無處覓歸程擡眸忽見春風面的皪枝頭數點靑

淡中有味

半開半合榮枯外似有似無閑淡中自是一般風味別笑佗紅紫鬪芳叢

一枝橫出

莫謂南枝能放花傍分北秀亦堪誇黃梅不用爭高下草木傳來共一家

五葉聯芳

花開五葉自芬芳欺麝欺蘭別是香傳得靈根元不朽豈惟流落在花光

正偏自在

花合花開有正偏不完全處却完全要知根蔕從何得多見生埋澗水邊

高下隨宜

樹有高低枝短長花開隨處恰相當都緣妙得毫端趣豎抹橫拖總不妨

幻花滅盡

花分枝北與枝南向背橫斜有許般何待支郞强描邈開時便作謝時看

實相常圓

黃底自黃靑底靑枝頭一一見天眞如今酸澁都忘了核子如何擧似人

朝陽穿破衲

橫片竪片胡亂搭長針短針信意聯但見日頭東畔出不知塵世是何年

對月了殘經

入海筭沙徒自疲風前月下幾攢眉卽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

入已還閉

南方經歷幾雲煙收得珍奇貨滿船彈指便風帆到岸一時𢷬作大光錢

懷古

空山寥寥黃葉蕭蕭斯人不來兮暮待之以朝斯人或來兮兩無語而意消歸去也衣飄飄路迢迢誰同其孤標月在靑霄

四威儀

山中行移步放教輕無別意恐佗幽鳥驚
山中住落葉不知數無人掃蹊却松門路
山中坐習閑成懶墮少獻花但見猿偷菓
山中臥不知時節過雨打窻好夢都驚破

次建康留守趙龍圖雷音堂韻

晴空霹靂絶追尋聽者須教辨者瘖坐斷封疆行正令逈然超越去來今

底事明明不用尋通身有口却如瘖笑佗盧老能多事龍圖語引蔓牽枝誑古今

居士門高幾萬尋曾聆一語警盲瘖誰知千里同風事歷歷分明在目今

次平江知府鄒編修韻幷引

博道者自西州持一杓惡水來潑老僧育王借渠杓柄速潑兩潑旣是道中人必不發惡也

曹谿平地起風濤後代船高水亦高寄語隨流入流者更須抛却手中篙

曾駕鐵船驚海濤想應不怕浪頭高鄞江一滴渾無有切莫妄傳深幾篙

次長沙趙督相送惠首座韻

行脚親曾到地頭固知不是等閑遊歸時有問五峯信爲報龍囦已絶流

絶流之句許誰知獨有毗耶老古錐非是望梅圖止渴調羹已熟向南枝

次韻題大梅常禪師塔

馬師問處沒蹤由或示三冬話九秋認著卽心心卽佛一絲頭是一絲頭

茫茫摘葉與尋枝獨許山翁親見伊點著直行三萬里至今脚跡少人知

視死生如遊戲場固知老子不曾亡祇今何處問消
息風遍梅花撲鼻孔

寄雲居掩室和尙

鷲峰雲散霜天冷南北東西片月孤喜得江湖好消
息點晉尊者在雲居
幾回夢到白雲巔欲往難禁懶病牽何日相依傾倒
夜月寒千嶂一聲猿
從來有口掛虛壁誰信如今口亦無因記通身紅爛
客無端白紙强塗糊

少室

塵蒙虛壁冷蕭蕭未厭家風太寂寥門外依前積深
雪不知誰肯立齊腰

止翁

萬法都盧歸一法一法不知何所歸肚飢買箇油餻
喫喫了油餻肚不飢

石田

紛紛多是競膏腴確實誰能下一鋤幾見萌心還懡
㦬只緣無處著工夫

別浦

東海西邊西海南蘆花裊裊水漫漫謝郞舊自不知
處莫作尋常洲渚看

高原

佛祖仰望不及處暗通一線幾何深冰嚴雪冷無人
會空濶斷崖千萬尋

死翁

一榮塗毒皷脫㱡喪全軀誰信髑髏上重生頷下鬚

復古

麥已登場稻滿田蕢桴土鼓樂平平不知將謂羲皇
世元是天開寶慶年

雲谷

或卷或舒多變態隨呼隨應發天眞誰知路轉峰回
處幽鳥啼芳別是春

枯木

不入樵夫手不登郢匠門只麼老丘壑且無刀斧痕

無際

儱侗復儱侗平夷更平夷伸手不見掌趙州東院西

訥堂

德山無語歸方丈象骨低頭入草庵大鵬一擧九萬
里籬邊鷰雀空呢喃

涵活

抓頭忘癢處弄物不知名一箇無分曉千金買不成

常覺

暫時不在還同死徹底惺惺亦自瞞長愛東村老婆
子逢僧也解道和南

琴枕

巧出焦桐樣淳含太古音多因和夢聽只作夜虫吟

跛翁

平常行一步却不墮平常盡道脚長短誰知脚短長

臭庵

全無氣息直是薰人無鼻孔者方堪與隣

次野雲南和尚雪竇錦鏡韻

萬象融一奩九色猶未多圓淨出良範羅紋非巧梭
有樣不可製無痕安用磨試問光影亡如何復如何

送趙龍圖歸四明

昔年曾約歸四明綴鉢共餠菁菜羹東閑蔬薺幾衰
長望之何以辜斯盟鏗鏗小節何足拘大名當振聲
紘紘旌旗不動勸胡種屈伸一臂逾長城淮甸旣肅
四海肅豐功盛德應難名了知八珍與藜莧淸閑富
貴但等平我羅劫火固無悶公視晝錦不以榮七佛
承承竟何據六祖切切空碗鳴君不見刹竿頭上鐵
龍頭鴻毛至重山嶽輕六祖七佛乃龍圖語

送無相和尚歸鄉

同名同號同桑梓同住江湖亡彼此有時同上孤峯
嶺有時同下滄溟底苦同憂樂同喜金博金兮水洗
水有時撥轉鐵面皮心口全然不相似你若住兮我
即行你若行兮我即止白日靑天轟怒雷平地無風
波浪起非不非是不是西川大隨桐城投子

送訥堂和尚住秀之天寧

蘇州有常州有眞箇有未嘗有賤時傾國不可換貴
則陪錢拯一斗伸一手縮一手日月奔忙山河倒走
濟北瞎驢退三步跛脚雲門大張口阿呵呵只今此
話大行何待三十年後

送率庵和尚住雲居

東湖水深蟠老龍晨昏出沒無定蹤開口合口噴香霧舉足下足生陰風而今改宅雲居去威風萬竅聲號怒謂言不是抉珠人未應輕踏甌峯路

送凝藏主歸蜀

凝藏主五載惡相聚我既橫點頭公亦未相許就中猶囙耐拗折露明柱似此拙去就端的不可恕蕭蕭九月風露寒忽來告別還鄉去臨歧可煞沒巴鼻卻要就我覓轉語一轉語如何舉濕紙裹大虫大棒打老鼠阿呵呵無你會處

送曇藏主雪峯見癡絕前佛隴

世上有蛇皆可弄南山鱉鼻不可動動著冷口暗傷人傷人至死未知痛子今去也當自著便宜後日毒遭一口歸來莫道山僧不曾說與伊

送姝昭上人歸鄉

昭昭靈靈是何物非物非心亦非佛五湖雲衲競頭參空把光陰恣埋沒我遊江湖三十有四年飽飯之餘一味閑打眠子今迢迢苦尋討不知尋討何慕焉問吾道今年大熟收成早問吾禪秋林噪晚聲喧喧抖擻屎腸都說了莫將一字歸去容易空流傳斯言寫就相違別目斷家山雲疊疊我亦欲歸歸不得千里萬里一條鐵

林泉野人

樂哉林泉人自得林泉趣渴則掬泉飲倦則穿林去幾見幽鳥啼黃葉聚薰入奏雪飛絮四時適吾意萬象爲吾侶有人更問意如何笑指巖前大松樹阿呵呵快活快活有甚討處

再鑄粥鍋

不解多方錮鏴成一鎚打破與重烹等閑脫體離窠臼羹粥依前不是羹

大芙蓉接待

水雲何處覓行蹤踏破天台鴈蕩峰脚力盡時消息在小芙蓉接大芙蓉

寧海接待

煙波盡處見田闊歧路窮時活計新南北憧憧故多士不知誰是飽參人

鷄鳴接待

水雲遇夜須投宿飯飽何妨又進程山主豈徒開接
待養鷄意在五更鳴

元道士前玉隆知宮

黄衣捨去混緇衣弃却甜桃摘醋梨酸澁一時嘗過
了攢眉歸去許誰知

淨道士

伊予頭腦不相似鼻孔由來只一般冷地自家親摸
著老君元戴楮皮冠

相士

皺皴一塊爛枯柴幾見春風長綠苔豈謂先生也相
許驢年決定放花開

無方刋字

道在貴亡羈寧容滯一涯是山皆有石隨處可鐫碑

讚佛祖

釋迦出山相

入山去何所圖出山來胡爲乎早知今日事悔不愼
當初

觀音大士

提起數珠呈伎倆無端弄出孩童相何似月明霜滿
天孤猿啼斷千峰上
隨流入流無所分別處處圓通頭頭漏泄雲淨八紘
天宇寬萬頃波心蓮一葉
寂滅現前如月在天分身利物影含百川是所謂不
然而然虗而通靜而應萬國春容千江月影如今何
處求普門一聲鶴唳寒松頂
大哉觀自在善觀諸音聲而於諸音聲不作音聲見
是見亦寂滅亦無寂滅者由是離衆苦處處得解脫
分身十方刹救度於一切然於救度中而無救度想
如春在百花不分長短枝又如月在水不分大小器
尋聲隨所念平等獲利益是三十二應十四無畏法
無量方便門一一皆成就一一成就處當體皆如幻
我觀如幻相願作如幻讚若有見聞者當作如是觀

漁婦觀音

腥穢通身不自知更來漁市討便宜就中活底無多
子提向風前賣與誰

籃內魚衣中珠見買見賣少實多虛

文殊大士爲龍女說法泰首座請讚

文殊所法所說何法女子成佛所成何佛無法可說

無佛可成臥龍奮迅獅子嚬呻

三教合面相

一三三一三一一三解不能散聚不成團今古合成

閉口面只因門尸有多般

十六羅漢

身如枯柴心如斷崖萬般神變一種平懷面面相看

究竟不知諭底事阿耨達池龍王來日請佛齋

須菩提

頭白齒豁空腹高心被僑尸迦當面上當對維摩詰

甘自屈沉說甚解空稱第一只堪倚杖獨沉吟

布袋

露胷坦腹皺眉搭嘴做箇模樣是何儀軌謂渠惺來

必惺謂渠睡未必睡吽吽奉化子我儂識得你

肉重千斤智無牛星回頭轉腦昧却天眞一處尤堪

笑街頭等箇人我當時若見只緩緩地向佗道謝三

布疑市

啄一作喙

一無向字

娘秤銀

誰管你地誰管你天放下布袋打一覺眠若論當來

補處驢年更待驢年

巡行掠布既飽且醉無用心處打箇噴嚏更言是眞

彌勒想見別有假底

維摩居士

詐病從來不可醫文殊特爲下針錐事礙一啄長三

尺問著依前似鼓槌

示疾毗耶平地風波醫不得處病在口多

達磨祖師

大破六宗單傳一心遊梁歷魏罕遇知音少室九年

空面壁誰向同霜夜月沉沉

滿面盡是胡鬚當門却無版齒縱不畫影圖形東土

有人識你

觸忤梁王恓恓渡江九年冷坐重重話墮一花五葉

自芬披不在春風著意吹

祖師圖

等是淸平世界人多因閑事長無明使佗箇箇能安

分圖上何緣有姓名

豐干

淨土不居居穢土艮馬不騎騎瘋虎回頭轉腦謾招
呼誰肯與伊爲伴侶

寒山持經拾得手接

手持經卷付與同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自有一經不肯受持却從佗覓可煞愚癡

蜆子

出手露脚撈蝦摝蜆這窮鬼子可貴可賤紙錢堆裏
謾藏身莫言冷地無人見
豁尾豁頭打野盤撈蝦摝蜆當朝餐想應不是釣鰲
手得箇蝦兒便喜懽

金華聖者

飽喫猪頭肉長齋不喫素莫言滋味別要且少鹽醋
吽吽大有著你處

端獅子

要弄便弄要置便置眼睛倒轉眉毛踢起雖然好箇
金毛爭奈爪牙未備

普化

恣意顛放獃走偏前街後街就中一處叵耐大悲
院裏有齋

泉大道

這瞎禿無撿束浴龍湫繫蛇腹瓢裏酒鉢裏肉到頭
底事若爲論郴州城中六月六

郁山主

收得蚌蛤珠誇張無價數我儂不怪佗佗是村山主

言法華

褰裳而趨或然而住咄咄書空喃喃獨語盡語渠儂
轉法華知得身心在何處

烏窠

佛法有些子言中設網羅布毛吹起處依舊不離窠

臨濟

善戰不動旗鎗善縛不加繩約其毒猶恒山之蛇被
傷者決定無藥
竊不見蹤敗不見贓是眞白拈其誰與當
晴空轟霹靂官路栽荊棘沒興遭逢著前凶後不吉

忠道者

聽教一味瞌睡參禪不入爐冶盜橘過於揮劍騎虎穩如乘馬伎倆元來箇樣生幾乎喚作忠道者

靈照女

有髻垂肩無鞵礙脚一掬精神十分銷鑠最苦拈來潑罩籬風前索價無人著

常不輕童子

作佛名何佛不輕成自輕誰知眼睛裏箇箇有瞳人

豐干寒拾虎四睡

善者未必善惡者未必惡彼此不忘懷如何睡得著惡者難爲善善者難爲惡老虎既忘機如何睡不著

題巖寒拾

五峰路上雙磵寺前藏頭露面撫背拍肩擧筆欲題題不得斷崖千仞鎖寒煙

圓悟妙喜侍立

坐底是誰立底是誰兩枚漆桶一種無知非惟咈詬喔咿恣意鳳林吒之壞盡東山窮活計都因這漢兩爺兒

大慧

僧中之龍法中之王讚不及處衡陽梅陽

破庵爲卽庵讚

噫嚱吁何人歟無德可敬無言可書非橫滅族是眞瞎驢有口不能罵得捲而分付雲居

生平蕭散渾無羈絆奮惡拳頭打會禪漢我嘗一見口似匾檐凡侍之者莫知其幾往往瞠乎其後終莫得其畔岸是故不可毀不可讚至於不可奈何但如今必要知其所竊之羊謾去西邊屋角頭蜂桶裏尋看

無相祥長老請讚

重如山靜如水輕輕觸著雙眉剔起這般漏綻許誰知分付天章破家子

孟保相

澄之不清混之不雜融融瀹瀹辛辛辣辣徑山橫讚豎讚終是讚之不著但以手加額道箇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殺人不眨眼底觀世音菩薩

自讚

鄒編修請讚

骨稜層髮鬔鬆且不安分更說指南置須彌盧於一針鋒貯四大海於無底籃不知世有誰知己樸庵

彰聖輝長老請

一之上三之下有來由無縫罅是甚牛溲馬渤剛自遼天索價累及兒孫成話欄

興化益長老請

益無所益爲無所爲逈超玄化杳絕機宜桃紅李白自芬披問著東風總不知

定慧圻長老請

詐啞徉聾指西作東肆無所畏說大脫空彎弓曾發蓬蒿箭射中南山白額虫

延慶日長老請

不愛人讚不怕人謗令是一條筋見者難近傍要識渠儂端的日在東山之上

倫侍者請見住瑞岩

見假像眞弄眞像假裂破面門非驢非馬世上有誰親見來天台方巖倫侍者

東林日長老請

無德可崇無善可從近之不吉遠之必凶傲慢釋迦文說甚臨濟宗誰知目視淩霄外意在廬山五老峰

覺際融長老請

無箇模樣畫箇模樣既有模樣是甚模樣節節危梁十二層垂垂白髮三千丈

曹山渠長老請

頭圓象天足方象地耳朶聞聲鼻孔出氣馬駒踏殺天下人瞎驢不受靈山記

洪長老請

西有岷峨南有雪峰靈龜未爆爻象重重拈却玄沙白佸自然千里同風

永壽礎長老請

怒罵當慈悲脫空成善巧三錢買李子偏向赤邊咬如今此話許誰知永壽破家眞種草

因大師請

不是神不是鬼突出人前是何面觜妙因等閑覷破扣齒擎拳頂禮唵蘇嚧蘇嚧悉唎悉唎

日本琳上人請

頭拄天脚踏地大宋國裏鼻孔日本國裏出氣覺琳持此歸故鄉大似波斯入鬧市

禪人請讚

似牛無角似驢欠尾突箇形容誠難比擬無所思無所爲臥月眠雲誰得知

眼裏沒瞳人鼻頭無孔竅單賣赤髮綜鬼見拍手笑世有恁麼箇𢶏儈難爲名字上傳燈

人道脫似我道不似口少四方眉欠入字不是曾豐淸上人定應喚作王蠻子

鬅鬆蓬鬆眼孔定動解拈死貨手頭活弄觸著梧桐老樹椿等閑驚起丹山鳳

這瞎賊無羈勒指槐罵柳將南作北橫也湊他不得豎也湊佗不得誰知籮裏生薑元是井中倈黑

僻性拗木枕天生沒意智自已獨寃家佛祖閑奴婢嘗聞一飽忘百飢今日山僧身便是

大不可忽細不可欺丘嶽之崇起於毫釐善惡之積發乎隱微洞徹根源迥絕機宜可以拈一塵融十虛以無遺

小師德韶請

喜一上怒一上少機關足伎倆硬把虛空量剛道有一丈似這般會筭底本師如何喚作無準和尚

德義請

義出豐年儉生不孝自古自今豈容師教義兮義兮知不知官稅了兮何用鈔

德潛請

踞胡床握麈尾默默自問誰家之子寧可併喫五斗醋不敢說著東山下左邊底

小佛事

爲天童無際和尚起龕

大海渺無際漫天鼓黑風悠悠煙渚客到此盡迷蹤故我無際和尙慣諳水脉一牛皷棹揚帆不犯波瀾收盡錦鱗紅尾掃去今時途轍全提向上爪牙功魁佛祖而不居聲震雷霆而難掩化緣旣畢一笑飜身天無四壁地無門畢竟眞歸何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要騎便騎要下便下負鞍𠴲鐵當生涯佛手明

明不可遮

為靈隱妙峯和尚秉炬

來也如是浙東山浙西水去也如是七十三八十二
來去一如普賢文殊清風萬里擡脚不起這箇是妙
峰和尚臨行得力句子諸方已為饒舌雖然雲月是
同徑山更與一決且作麼生決擲下火炬云鐵作肝
膓也須迸裂

為印西堂秉炬塗毒小師

塗毒一震遠近皆死親聞者誰松庵老子所謂如是
證入如是踐履窮萬法之根源徹千聖之骨髓至於
出沒死生之際如同遊戲而已然雖與麼爭奈命脉
猶在徑山手裏且道把住則是放行則是木生火土
尅水

為擇維那秉炬

蘇州有常州有兩兩未為雙三三不成九分明抹過
威音前何須更問涅槃後正恁麼時如何通身無寄
赤條條破屋從教野火燒

為一維那秉炬

去却一拈得七無孔鐵鎚當面擲拏著便行千萬里
南北東西絕消息消息絕火裏烏龜嚼生鐵

為開上座秉炬

生從何來鐵樹花開死從何去雲收嶽露去來生死
兩俱忘火自炎炎風自涼

為開上座秉炬

昨日茶毗開上座今又茶毗開上座忽忽各自奔家
鄉先行後行俱蹉過不見道開不能遮匃賊破家勇
而能斷只得一半舉火炬云聲前火急要君看曾麼
秦時轅轢鑽

為覺上人秉炬

迷本無迷覺亦非覺纔涉絲毫病如山嶽且膏之上
肓之下如何發藥擲下火炬云擬不擬便著

為海觀上人秉炬

觀大海者難為水窮盡煙波一漚爾如今漚滅無可
觀回頭喪盡自家底一不成二不是白日青天火把
子

為足知倉秉炬

平生萬事足知足常自足所欠惟一死今朝死亦足生也足死也足種種足無不足且如何是足底事泥揑金剛水底行紙畫天神火中浴

爲欽上座秉炬

以火炬打一圓相云不是心亦非佛究竟名何物若謂死生只這是欽師猶被馬師惑如何得不惑去天色正嚴寒只宜燒榾柮

爲埴上人秉炬

身心一塊爛泥團幾番經歷陶家手雖然不假埏埴功其器須知已成就昨夜無端打破坯模大地山河一時出醜正恁麼時如何冰蠶水底行神龜火裏走

爲聞上座入塔

某人聞聞不聞不聞聞不聞不聞透得這四重關了便知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春融百鳥喧雲淨千峰曉

爲法淸上座入塔

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離念淸淨乃能證入若果能證入則森羅萬象四大五蘊根根塵塵悉皆淸淨指骨云只這箇豈不淸淨旣然如是不得動著元處安著

序跋

跋大丞相游公所書心經

此經吾佛以覆大千之舌所說句句皆心語也大丞相以運造化之手所書字字皆心法也燈旣能受持則知古佛今佛無二心爾

跋圓覺經集注

喚作圓覺欲了也道箇覺迷昧了也黃面瞿曇十二大士密說顯演已是注解其餘經師論師於注解中又添解注且正文畢竟在什麼處恁麼問好與三十拄杖覺如居士儻能下手徑山甘受不辭

費居士請諸山書金剛經得最後一分仍命跋

若謂如來有所說則爲謗佛若謂如來無所說則爲謗經這裏著得一隻眼瞿曇善現無地容身其或不然非但諸山乳峯亦遭連累

跋能凝範三人讚十二散聖

這一隊賊非常敗跡有贓者五無贓者七已經三司明斷於中一人受屈屈者重加一等唵部臨唵崗臨急急其餘並在不赦嘉定十年臘月二十五日結

跋船子和尚頌後

船子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安有剩語流布叢林是皆傳之者悞而賡歌讚之者亦悞矣今又彙行於世豈不轉悞後人耶徑山從而注脚也是蕭何制律

◆子疑予

跋圓悟法語

鑿論學徒筆授之語盛於圓悟祖師其縱橫之作如大藥肆窻牖洞開奇材異品牛溲馬浡揷架盈櫥貴賤巨細莫不有也拈起一物皆能殺人亦能活人中間悞服食者往往致病然非藥之咎也敏既能寶之宜諦審之

跋大慧法語

大慧禪師得法自在譬如川流泉源其勢就下浩然無涯或激而怒或決而汛或恬而靜或暴而吼變態萬狀初無作意及至于海則混乎一味而無川源泉流之異脩羅蚊虻隨器而飲皆得充滿若酌一蠡自謂盡其大海之量非愚即憨

跋雲窠語錄

雲窠入滅未久有不肖子摘其平生敗迹之欵成一巨軸將欲流布諸方以肆無窮之謗且攜質於子曲求知證因爲原其語彷彿橫巾右祖之作然又節節諸訛不通飜譯於中有一句子稍似唐言若人辨得直饒劄頸未足謝諸儻涉遲回淸涼贏得鼻孔出氣

跋念鐵觜語錄

此老平生無所重惟畜一喙勘驗諸方故其所至一時大老無敢嬰其鋒由是鐵觜之名大播江湖後住吳門金芝小刹有古宿風韻學者過其門或以別傳機要及異教之語扣之隨扣而成頌如谷答響其徒摭其緒餘欲流通於世且要雪竇剩語因謂從上佛祖切害處痛遭一觜不可禁當後之覽者亦宜善看方便

跋嘯巖語錄

嘯巖一嘯豈止聞四十里直得三千刹土悉皆震驚猛獸竄伏飛禽墜落非雷霆之所擬今旣滅矣餘音

倘存般般徧徧殆不可掩眼裏聞聲者當自甄別

跋少林語錄

少林有一句不在六會語中若人辨得便請焚却此錄其或不然始自篇首至於卷末滿紙盈冊總是黑豆子不妨從頭咬看忽然蹉口咬著也不定

跋石巖語錄

瑞巖綠姪以石巖兄語一編見示且乞余序語余與石巖兄固善然迦葉三昧阿難不知則吾石巖兄三昧余豈知之耶後人欲知其三昧不可無此錄然不得於此錄中討若人知得潮陽有鰐魚

跋石田語錄

吾父翁活業爲石田兄破蕩無遺今觀前項所供皆是詣實至切害處不覺咬斷拇指

跋大歇語錄

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老松源擅楊岐斯旨嚬而發之大行於世所至龍象如林得其要者吾大歇兄耳今觀其錄雖一螢不耀而冷焰逼人尤甚於燎原之酷覽者宜退身七步

跋大慧出隊歸止知事頭首出迎手帖

此是大慧退閑時帖既言省緣又言省靜觀其恁麼寫出大故不省也余持鉢江鄕純上人持以覓語奔走中爲書當與大慧併按

跋破庵法語

破庵老人書此法語日恰在侍傍是時不覺惡心嘔吐而去經今數十年豈謂復有寶之者我所不解

跋癡絕書石田語

石田供來句句不實癡絕寫出字字譫訛然上項事於劣弟即無干預恐後難以分說書此爲憑

跋無庵語孟少保

無庵語質而不文閱者如喫木札羹然舌頭具眼底自有眞味

書楊省元學道論

此書乃五里單牌十里雙堠也登徒欲詣之人不得不一覩楊公慮其半途而暮者故求剩語於後以速其行雖勉强而作但恐翻成鈍置也

枯禪序

今時師僧往往禪多病在乾不盡處弄特貫乎形色
作乎四肢至於八萬四千毛孔皆啞啞地動輒流出
莫之能遏求箇脫枝葉絕氣息底有若星中揀月成
土人深諳此旨故以枯禪自名亦虛空釘橛耳且欲
無準饒舌予平時不曾與人葛藤況枯禪分上豈容
葛藤耶成遽而咄曰已是葛藤不少徑忍笑書以遺
之

跋闡提頌軸

性上人以闡提爲稱其大旨已見於栢庭友于之作
袖軸亦欲求語因謂之曰老夫有一句子出之不辭
但不知上人信耶不信耶與其信胡爲闡提若不信
則書之何益闡提聞之乃仰天掉臂長歌而去云飯
一鉢兮香普薰臥連床兮堂七楹一句子也年已陳
信不信兮自有人於是引筆呼之笑而爲書

跋竊知客山水軸 破庵石田癡絕跋在前

竊知客以山水小軸示余軸雖小而有無盡之意無
盡之意不可形容不可形容處已爲吾父兄形容矣
徑山尙何言哉

跋用庵軸後

用不及處熾然用之熾然用時卒無可用如人夜間
背手摸枕子用庵還甘麼徑山書于卽庵後三季

跋出化先馳頌軸

淳祐五年秋余將率師出征于山之南拜玉爲先鋒
四方子弟各出奇策以助其行觀其意視其勢決有
必勝必取之効後日奏凱回戈吾當片析太虛爲賞
有所不吝

題牧牛圖

誰家牯誰家犢谿東谿西水甘草足宜乎後夜當春
耕懷袖應難秘斯軸

題僧畫草虫

似則似矣是則未是若是俐利衲僧不作這般虫豸

佛鑑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大丞相游公祭文

維皇宗淳祐九年歲次己酉四月壬寅朔右丞相兼
樞密使提擧　國史院實錄院提擧編修玉牒提擧
國朝會要提擧編修　勅令提擧編修經武要略南
充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游侶
謹以香茗之奠佑昭告于
故徑山佛鑑範公無準圓照大禪師之塔
師起劍閣錫飛入吳覺性既圓聲譽甚都十有八年
揮麈雙徑再幻樓閣一彈指頃出世間法非我所知
自世間言誰能及之胡不百年續佛慧命使彼叢林
知所取正尺書告別寂果樂邪遣一瓣香臨風嘆嗟
尙饗

徑山無準和尙入內引對陞座語錄

侍者　了南了垠　編

紹定六年七月十五日
皇帝御修政殿引見師領本寺僧衆山壽擧提擧都
知太尉張延慶引見祝
皇帝壽師捧香云根同天地秀發山川薰靄寶爐瑞
騰沙界恭爲祝延
皇帝陛下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指七金山爲壽山
巍巍不動以四大海爲福海渺渺無窮長居北極之
尊永作中天之主金枝玉葉育秀騰芳八表歸仁萬
邦入貢都知太尉云請長老敷演乃奏云臣僧師範
一介庸衲生于西蜀浪游湖海今四十年於道無聞
每切自愧夙生何幸兩蒙
睿旨掃灑慶元育王而至雙徑自去年八月領職與
四方衲子朝夕禪誦仰報
聖恩不謂於四月二十一日夜適遭回祿然休咎莫
逃乎數實亦臣僧薄祐所致即詣
朝廷俯伏待罪
聖恩寬大未忍誅戮旋即獲宥
聖旨降賜度牒一百道再荷
宸恩別賜度牒五十道下本寺重新建造恩大如天
未知圖報之所切惟本山乃
高宗皇帝臨幸之地

朝廷第一祈禱去處建造寺宇實難稽時尙賴
聖恩早得圓就不勝幸甚在昔祇園精舍亦罹此厄
唐宣律師嘗問韋陀尊天曰世尊無量福海當說法
時十方諸佛諸大菩薩諸天龍神悉皆畢集是謂𡧳
吉祥地𡧳殊勝處何得有此厄耶韋天答曰此南天
王天乘大願力當重新此寺是以爇之今
陛下寵加錫賚重新徑山得非
陛下廣大聖心與南天王天願力等無有二然此廣
大之心不離日用游刃萬機區別邪正剖決是非絲
毫無隱如明鏡當臺物來斯照無一法不從心之所
現
陛下全此心以活天下天下咸服廣此心以化萬邦
萬邦來朝推此心以崇佛法佛法乃興純此心以行
仁孝仁孝乃至此臣僧區區效野人之芹所陳若此
言語無倫冒瀆
聖聰下情不勝恐悚戰汗之至卽奉
聖旨賜金襴袈裟謝
恩畢仍賜坐僧衆同齋齋畢又謝
恩下殿午時宣詣
恭聖仁烈皇太后几筵殿陞座
皇帝垂簾師陞座拈香云三昧海中流出非木非煙
九重天上領來最尊最貴恭爲
恭聖仁烈皇太后上資
仙馭伏願佛國三千金世界以遨以遊仙家十二玉
樓臺爰居爰處遂就座垂語云靈山的旨少室眞風
一言未剖四海流通莫有共相激揚底麼時有僧出
衆云不知大海深多少直把絲綸探一回師云看脚
下問云昔年和月下瑤池來爲人間作母儀宴罷廣
寒歸路穩至今厚德播坤維正恁麼時願聞提唱答
云大千沙界盡沾恩進云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
答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進云記得西天國王
爲母仙游涕淚悲泣而白佛言使母命可延者當以
世間一切等物延之此意如何答云通身俱放下觸
處見慈容進云世尊爲說微妙上法且微妙上法作
麼生說答云山河大地放光明進云國王歡喜頂戴
奉行時如何答云須是過量人方明過量事進云只

如和尙今日被旨
擧揚宗敎與昔時相去幾何答云衆星皆拱北萬派
盡朝宗進云恁麽則我
皇太后不勞彈指轉身成佛去也答云天眞自是黄
金骨不必旃檀入細雕進云消息已蒙師指示向上
宗乘事若何答云人人仰面看進云
孝宗皇帝問佛照禪師道世尊六年雪山所成者何
事　聖意如何答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進云佛照
禪師對云將謂
陛下忘却還諦當也無答云雪山高映黄金殿進云
大小佛照禪師因什麽被此一問直得盡情吐出答
云聖主面前豈容藏覆進云昔日君臣慶會何異如
龍得水似虎靠山答云古今榜樣進云今日千載會
逢可謂月印澄潭風生萬壑答云此話已行遍天下
進云正當恁麽時感恩一句作麽生道答云海濶山
高未易言進云林下衲僧無以報只憑早晩一爐香
答云直須恁麽復有僧出問云几筵殿上寶炬開花
香散九天願聞法要答云須彌頂上擊金鐘進云恁

麽則今日得聞於未聞去也答云普請證圓通進云
記得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此理如何答云泥牛吼處
山河靜木馬嘶時日月明進云飮光親承祖位達磨
直指人心二千餘載流傳未審所傳何事答云閤國
咸知進云恁麽則始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
來答云朦朧睡眼開鄰雞已三唱進云只如今日和
尙恭爲
皇太后追崇擧揚所說何法師豎拂子云只憑此个
眞消息上薦仙游快樂天進云記得
皇太后讃觀音大士云大士具定相應現不可量作
麽生是大士定相答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進
云祇劫淸淨觀天人快安隱安隱處作麽生答云塵
塵無向背念念不思議進云乃至作幻像如如契本
眞且幻像與本眞是一是二答云南天台北五臺進
云補陀出世間若人恭敬禮如何是出世間事答云
不離世間相進云只這一讃高出古今與觀音大士
同一受用且
皇太后即今居何國土答云九蓮開合處百寶自莊

嚴進云還許學人道箇諸佛出身處也無答云今日當陽正好拈出進云九天澄萬籟一月印千江答云好箇消息復有僧出問云夜來一雨潤乾坤全露眞如不二門
帝苑法筵今大啓靈山一會儼然存正恁麼時請師提唱答云杲日當空香風匝地進云恁麼則鳳閣龍樓多瑞氣金堦玉殿擁祥光答云特地好乾坤進云記得須菩提巖中宴坐帝釋雨花時如何答云馬頭偏向富門多進云帝釋何得雨花我見尊者善說般若又作麼生答云滿口嚼氷霜進云高山流水知音聽葉落知秋作者諳答云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進云須菩提云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畢竟是說耶不說耶答云舌柱梵天進云帝釋云尊者無說我亦無聞是名眞說般若此理如何答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進云今日和尚恭對几筵擧揚般若上薦
皇太后仙游與須菩提所說是同是別答云西天梵語此土華言進云上嚴　太后超三界仰祝
皇圖億萬年答云如是如是師云大道之源萬物之母虛空莫能喻其廣滄溟未足較其深可以昭日月之明可以益山河之固量包衆善體育群靈德敷寰宇猶春在百花明贊政機如鏡臨萬像一周事畢不守故常得意生身隨方任運正恁麼時
恭聖仁烈皇太后且道向什麼處去音樂動搖仙子隊彩雲繚繞梵王家臣僧師範適來得覲
淸光蒙賜金襴又蒙賜齋感荷
聖恩莫知報稱茲者再奉
聖旨恭對
皇太后几筵陞坐擧揚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伏蒙
陛下爲佛法故
聖駕俯臨但臣僧師範林野踈拙語言荒蕪有瀆
聖聰尙容事畢俯伏謝罪然此一段因緣實爲希有昔聞太舜之至孝今見陛下之能行自非深得聖人之心秉造佛乘之妙何以臻此自古帝王留神此道者非一不敢備擧有如

唐代宗亦嘗宣召本山國一祖師每加禮敬適遇天
寒　代宗以銷金龍袖覆其頂後竟以龍袖爲帽至
今祖師遺像儼然猶存又如
聖朝太宗皇帝深悟空宗一日幸大相國寺見僧看
經次帝問曰看什麽經僧曰仁王護國經帝曰既是
寡人經因甚在卿手裏僧無語後來佛海禪師代以
經卷作執勢云聖躬萬福
眞宗皇帝嘗頌西來之旨云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
教法只傳心後人要悟眞如性密印由來妙旨深自
非洞明教外之宗豈易得此
仁宗皇帝嘗召大覺璉禪師陞座君臣酬唱至今育
王宸奎璨然
英宗　神宗　哲宗皆召淨照禪師佛國禪師於壽
慶殿福寧殿慈德殿陞座至今續燈具載
高宗皇帝亦召圓悟禪師陞坐有頌云大福德人修
大福德人受善因招善果種穀不生豆語雖朴野不
妨徑直　孝宗皇帝尤擊節禪關每召諸山無慮十
餘人如佛海禪師別峯密庵水庵自得諸禪師皆蒙

聖眷佛照禪師五宿觀堂嘗謂佛照曰朕心與佛心
通佛照對曰直下更無第二人帝曰自古帝王英雄
者多信此道者少如梁武帝亦未徹在佛照奏曰當
面蹉過達磨當時君臣問答金聲玉振實謂自古罕
聞仰惟
陛下以佛法爲心以仁孝爲治
聖明天縱深造至理以故一時大臣皆皐夔稷契三
教並崇至於草木昆虫皆蒙
德澤臣僧固不敢望前輩然亦勉攄管見仰承
陛下純孝之意前所謂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者
即非他心乃人人具有之心上自帝王下至黎庶莫
不咸具此心所以釋迦世尊昔在雪山夜觀明星忽
然契悟嘆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
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
事無啓口處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於是起道樹
詣鹿苑說三乘十二分教滿龍宮盈海藏見衆生根
器純熟末後遂於百萬衆前拈起一枝花以靑蓮目
顧視大衆衆皆默然獨迦葉破顔微笑世尊云吾有

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自後迦葉傳阿難阿難傳商那和修以至西天二十八祖此土六祖而後分兩宗列五派莫不以心傳心如水與水至於顯大機彰大用湧出超宗越格之妙與一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使人人明自心見自性直到安樂之地然此心能建立一切法無一法不從心之建立所謂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是道也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至於左右逢原豈有他哉然三教聖人同一舌頭各開門戶鞠其旨歸則了無二致惟禪宗乃教外別傳超出語言情識之表謂之無門之門須得其門而入若果入得無門之門則盡大地無不是門方能出入卷舒得大自在只將上來舉揚一言一句一問一答契佛契祖契聖契凡功德恭爲

恭聖仁烈皇太后上助

僊游仰惟

皇太后始居中殿至處東朝崇信佛乘深悟教理神機獨運慧性圓明來示母儀去登果位伏願仙樂淩空上升於兜率金蓮捧足即證於菩提復耀慈光保佑邦國恭願

皇帝陛下壽山增峻福海彌深蕩蕩無爲元元自化

中宮皇后皇妃滿宮天眷伏願千祥併集萬善咸臻秀育元良益隆國本臣僧輙罄丹誠更舉一則因緣

記得

神宗皇帝爲慈聖光獻皇太后上僊齋千法師於慶壽殿宣十方淨因禪院淨照禪師陞座時有僧問太后仙游今在何處淨照禪師日月落不離天臣僧借水獻花權成一頌聲前得句蓋乾坤的的無私妙不痕碧落磨銅見秋色桂輪高潔鎭長存冒瀆

聖聰下情　無任激切屏營之至下座

皇帝大悅厚加錫賚謝恩下殿

徑山無準和尚入內陞座語錄終

徑山無準禪師行狀

粲無文撰

師諱師範號無準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依陰平山僧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而又喜閱宗門語要

師兄澄道印有聲講席每以機緣詰之師應答如響嘗因誦經次遠問曰看什麼經師擧卷曰如是經印憫然師一日以女子定話問印印以義訓解釋師笑而已紹熙五年十月登具戒即欲南詢母何氏病篤師刲股救療明年次成都坐夏正法首座老堯瞎堂高弟道行四川師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六年秋次荊南玉泉寺有言老宿者嘗參大慧覺老宿見璉窮谷師周旋二老間多獲其言論風旨明年辭去見保寧全無用金山奇退庵退庵問曰遠來何爲師曰究明己事退庵曰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渠無生死退庵曰參堂去久之遊四明依育王瑞秀巖時佛照禪師居東庵印空叟分座法席人物之盛爲東南第一如覺無象康太平淵清叟璞淛翁權孤雲嵩少林瑩皆在焉有老深首座者蜀人久病師爲執侍湯藥深平生惟一喝用事佛照問疾次謂深曰深首座何不下一喝深却喝佛照曰猶作主宰在顧謂師曰何處人師曰劍州人佛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

聲便喝佛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師年方二十而臨機不屈類如此貧甚無資薙髮故佛照室中常以烏頭子目之空叟嘗指師謂衆曰範年方二十更二十年未可量也已而絕錢塘見岳松源於靈隱往來南山屢入充肯堂室棲遲此山六年游吳門謁萬壽修無證時先破庵住西華秀峯遂往依焉堂僧十餘輩皆飽參宿學有純顓者於入室次橫機不讓破庵打至法堂且欲逐出師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何至如此破庵曰豈不聞道我肚飢聞板聲要喫飯去齊師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無何辭往華藏依演遯庵三年復還靈隱破庵居第一座齋餘同遊石筍庵庵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破庵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師於侍傍平生凝滯之物不辭而去約齋張公鎡以廣惠新創請破庵開山師偕往執侍三年散席同登徑山又三年破庵過天童歸密庵塔偕師絕紅速其赴穹窿師留天童依觀息庵傳歸藏司不就破庵退穹窿歸徑山師往省候破庵遂寂付密庵法衣頂相師不受惟領

●窠一作巢 下同

圓悟墨跡及密庵法語既畢喪遂訪舊友巖雲●窠于穹窿與首衆雲窠遷瑞光復居板首無何泉高原有四明梨洲命高原謂人曰範首座肯往吾當一行不然雖兜率內院不往也師遂與俱四明諸山以仗錫爲高絕而梨洲距仗錫又二十里寺在絕頂高寒荒落非人所居師婆娑其上三年如一日麤麥粟豆僅給日食而未嘗有飢色既而以台鴈未到拉月石溪同游至瑞巖時雲●窠領住持事留分座忽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以倦辭力拒其請適數僧來訪自言舊業清涼幽邃深靖古稱小天童寺之護法者茅其姓靈異甚著師省前夢乃易書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衣冠人物與疇昔所夢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庵眞借庵時寓育王以師開堂語舉似秀巖秀巖驚異曰始終作家且曰之人也清涼不可久留矣三年京師諸禪以焦山舉師密院劄奉化津遣師不起再劄乃行期年遷雪竇三年被旨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徑山朝命以師補處抵京師見丞相史衛王衛王曰徑山住持他

日皆老宿無力葺理衆屋弊甚今挽君師不獨主法更張蓋第一義也明年寺燬先是師夢有烈丈夫授以明珠二十一顆莫知謂何及寺焚則四月二十一日也師逆知其數不動容變色安衆行道如無事時是年七月有旨入內　上御修政殿引見師奏對詳明　上爲之動色賜金襴僧伽黎仍宣詣慈明殿陞座　上垂簾而聽　上謂大參陳公貴誼留心內典以師所說法要示之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佛鑑禪師號幷縑帛金銀錢香合茶藥等侍僧各賜金帛有差仍降銀絹僧牒俾助營繕寵光錫賚由佛照以來未之有也三年寺成又六年復燬師不驚不變不徐不亟而多助雲至荊湖制師孟侯珙蜀之思播二郡與夫海外日本皆遣使委施不數年寺宇崇成飛樓湧殿如畫圖中物矣去寺四十里築室數百楹接待雲水堂殿樓觀凡叢林所宜有者悉備皇帝親御宸翰賜額曰萬年正續市良田九千畝奏其徒以甲乙主之正續西數百步結庵一區爲歸藏所上建重閣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歛室東西偏奉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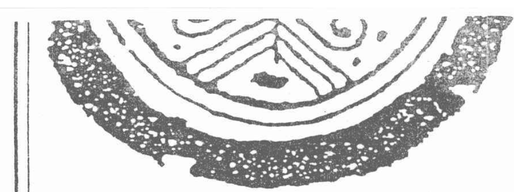
●胃一作冐

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蓋自狂韃犯蜀師之先祀遂絕天性至愛有不可解於心者　上聞而嘉歎賜扁圓照詳見待制李公心傳所記洞霄介臨安在衲子登山者必抂道過之縣市叢脞食息無所舊有保錦廢寺師葺新之買田具爨至者如歸紹興初立國錢塘北馬駢集至無所容以浙西瀕湖草澤爲牧蕩馬政廢許有力者圍而爲田賦稅加民田三之一端平更化廷臣言事者以圍田多隱胃●復行經界京師豪貴家舉不免寺之廣陵一莊悉指爲圍師詣闕敷奏有旨特免徑山雖在萬山間而樵薪不給炊爨舊募民入山樵採輟其半以酧力役四山濯濯實由於此師置田千畝立局收掌取直庸工貸山林斧斤之厄且植松種杉數百萬補其形勝淳祐戊申秋寺再成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于朝而舊疾適作涉春不愈三月旦陞堂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强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集兩班屬書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笑諧謔如平時或告以末後大事和尙宜作主宰師曰才作主宰便不是也其徒以遺偈爲請師笑曰我未撿韻略在醫者診視次師謂之曰汝未識者一脉在十八日黎明索筆書偈侍僧以紙筆至師曰第一句道什麼僧云此是第二句乃執筆疾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龕二七日遺表上聞　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四月一日歸正續二十日奉全身塔于圓照治命也師風神閑暇襟度夷曠寬而不弛明而不察無厲聲惡色有徒數百輩視之如路人端居丈室無異玩衆味澹然如常僧吳民好施頻年持鉢不下十數萬既付主事不規規焉計其出入或負之亦不較處逆境大變雍容恬適略不經意寺之再火也師坐喝石巖諸力負行李中途發鑰挾出過半師目擊之終身不道其姓名嘗小出臧吏失職爲有力者負其所重後得其人其徒執而訊之師曰吾無是物也縱不問炎火方烈衆皆詣責延燎主名師適見之遽告曰若固在是耶急逃去主事見執

則不爾怨矣三門右趾建層閣上安萬佛下斂僧寮費以數十萬大風一夕而仆師歸自外衆謂不堪其憂師則曰猶幸傾覆之早加以數年安僧其下其不傷人乎寛仁大度率類此幼不嗜學閑居未嘗執卷皷鳴衆集肆口而說多不病繁少不病簡不爲險辭恠語簧皷後學平夷而峭峻簡明而圓活如轉丸於千仭之岡縱橫高下無影迹可尋踞座籌室迅機痛快破山截流至於隨病與藥能曲施方便常日合掌問訊總識得伊來處不錄過不沒善不受譖愬不執法厲衆是以天下之士歸之如市融火煽虐萬瓦灰飛雖露坐簷宿不忍舍去故其得人視同時諸老爲最盛異時主徑山者有道如大慧老人曾不十歲師大坐方丈垂二十祀年穀屢登有衆如海雖兩丁大厄而旋復舊貫嗚呼盛哉昔人謂前輩言行不見傳記後世學者無所矜式蓋當時門人弟子之罪其揭來徑山間侍師座師不鄙其愚凡其家世之本支出處之次第師友之淵源詳以見教某竊聽緒餘佩服惟謹因恩曉瑩之狀浮山圓鑑寂音之傳石門雲菴起居言動纖粟不遺其師生之義浮于翰墨暇日因叙次所聞以付侍史爲他日大書深刻張本晩學不文固不敢上班前輩然義理之在人心古今天下無二揆也

此錄舊板已漫滅者命工重刊置于龜山金剛禪院伏願
佛種不斷世世建光明幢祖印親傳人人開無盡藏

應安庚戌季夏　天龍東堂比丘　妙葩　題



兀菴普寧禪師語錄

宋・兀菴普寧 撰
淨 韵 等編

師範和南手白

靈巖堂頭長老別去許久。中間受信後。莫知動止。歲暮忽於蘇城舟中收書并信。且知出世出自諸山公學。甚慰老懷。既曰住持。却與閑衲子不同。便有住持之職。從上來大有軌則。當一一依而行之。緊要者惟以本分事廣攝來學。亦宜隨己力量施設。當去過與不及之患。久久自然感驗也。實老久立叢林。備見今時之弊。可默省察。莫令失脚墮其輩流。爲識者笑。吾老矣。一住五峰。今十七年矣。開奏後漸理求閑。計只有早晩矣。法衣乙頂付去。遇上堂可一披。幻質無現成者。付在別日。旅中草略奉答。不甚子細。餘宜爲宗乘自愛◎。不一一

師範和南手白

靈巖堂頭長老

◎愛一作慶

兀菴和尚語錄目次

卷上

師範手白

慶元府象山靈巖廣福禪院語錄

常州無錫南禪福聖禪寺語錄

卷中

巨福山建長興國禪寺語錄

婺州雲黃山寶林禪寺語錄

卷下

法語　序跋　佛祖贊　自讚

偈頌　小佛事　跋

兀菴和尚語錄卷上

兀菴和尚初住慶元府象山靈巖廣福禪院語錄

侍者　淨韵　編

指三門迷悟兩門。聖凡二路。以手劃一劃云。總與諸人開關了也。普請一時證入

佛殿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當甚椀脫丘。然雖如是。仁義道中　便燒香禮拜

據方丈橫按拄杖云莫有不顧危亡底麼良久云果然

拈帖云從上來被這些子一把把定更無轉身吐氣處寧上座尋常一味橫點頭到此盡平生伎倆也擺脫不下且道因甚如此公道已行

指法座坐斷千差當陽烜赫任是須彌燈王也須望空斫額

陞座祝　聖次祝州縣香　次云此一瓣香生無陰陽之地出絕思慮之鄉軟頑中軟頑惡辣中惡辣無端一回嗅著直得喪盡平生今日人天衆前當陽爇却奉爲見住徑山佛鑑圓照禪師大和尙用酬法乳

據坐問答不錄　乃云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所以道法無去來無動轉相昨朝乳竇今日靈巖曾無動轉之跡寧有去來之跡如是則從上佛祖眼睛天下衲僧鼻孔驀拈拄杖卓一下云總被山僧拄杖子一時穿却盡乾坤大地更無纖毫透漏雖然且道功歸何所靠主丈云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

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拈云二大老一人先行不到一人末後太過檢點將來總欠一著寧上座寄跡巖竇隱遁過時無端被人推將出來做這擧止出則出已且道爲人不爲人乃云信手斫方圓自然合規矩

當晚小參如來唯一說無二說祖師唯心傳無別傳所以道垂鉤四海只鉤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已雖然且據令一句又作麼生朔風捲地百草死芙蓉著花生晚寒　復擧德山小參示衆云今夜不答話時有僧出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拈云德山老漢能放不能收能殺不能活當時若要盡令直須棒了趂出

徑山付法衣到師拈起法衣召大衆云大庾嶺頭提不起因什麼却在靈巖手中諸人還知端的麼若也知得便知道從上來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的的無私繩繩有準其或未知便擧法衣云這箇是徑山圓照老人親手付來底便披

上堂召大衆云。披野干皮作獅子吼。指東爲西。將無作有。驚起法身藏北斗。喝一喝。下座

結制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巳成就。錯。見在諸菩薩今各亦圓明。錯。未來修學人。應當如是學。錯。諸人還知這三錯落處麽。若也知得。不妨同此安居。其或未然。且聽從頭指出。一錯點開從上佛祖眼睛。一錯捩轉天下衲僧鼻孔。且道更有一錯作麽生。驀拈拄杖云。拄杖子莫道得麽。試出來將錯就錯。道看。卓一下云。餿飯泥茶爐

上堂云。教中道。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易。驀召大衆云。這般說話。蝦跳何曾出得斗。向衲僧門下。猶隔重關。畢竟事作麽生。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中夏上堂云。一夏九十日。不覺巳過半。管帶牯牛兒。切忌隨物轉。緊把鼻頭索。莫放令寬緩。如是十二時。時時無間斷。收得純熟。斥之不去。受人言語。不動不變。覿面當機。當機覿面。必竟如何。良久云。不得動著。動著則頭角生

解制小參。目前無法。意在目前。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所以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點檢將來。只見一邊。設使東去西去。直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大似泥裏推車。陸地行船。直饒總道出門便是草。雖則君子千里同風。未免隔山見烟。爭如任運騰騰騰騰任運。飢飡渴飲。行坐困眠。自然處處朝宗。頭頭合轍。縱橫得妙。八穴七穿。且總不任麽又作麽生。拍膝一下云。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復舉僧問雲門。秋初夏末。東去西去。前途或有人問。如何祇對。雲門云。大衆退後。僧云。某甲過在甚處。雲門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師拈云。雲門老漢。當斷不斷。返招其亂。當時纔問劈脊便棒。待它道某甲過在甚處。却向道。逢人不得錯舉

道舊至上堂。召大衆云。沒絃琴。指趣深。尖新曲調須遇知音。知音既遇。試彈一操去也。遂橫拄杖作撫琴勢云。會麽。高山流水無窮意。落落斷崖千萬尋

上堂召大衆云。寒食清明節。家家拜掃時。木人空嘆

息石女泪雙垂惟有林下道人絕學無爲百不會百
不知拈起少林無孔笛逆風吹了順風吹好大哥
結制上堂諸方安居結制靈巖結制安居雖是一般
規矩於中大有差殊作麼生趙州東壁掛葫蘆
端午上堂拈拄杖示衆云拄杖子無偏黨遍界不曾
藏通身無影像左邊卓一下云妖恠盡勦除右邊卓
一下云佛魔俱掃蕩掃蕩後如何擲下主丈云普天
皇道無遮障
徑山圓照先師訃音至上堂召大衆云頑處非常放
歛頑偏能陸地要撐船驀然撐向龍門去蹤跡不知
往那邊幾多望斷空惆悵亦復嗟嘆泪潸然拍禪床
一下云安得鸞膠續斷絃　擧哀召大衆云我有一
句子不封亦不樹不在舌頭邊亦非思憶處諸人若
要知得親切徑山圓照老人即今在汝諸人眼睫上
放大光明肆口宣說急須諦聽其或未然蒼天中哭
蒼天
祈雨感應上堂拈拄杖示衆云拄杖子化爲龍拏雲
曦霧妙應難窮霈然洪霔四海皆通五穀結實萬物

歸功鼓腹謳歌忘世事以拄杖打圓相云太陽依舊
海門東擲下主丈下座
解夏小參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言佛與祖特
地隔天涯便任麼承當已是不堪持論那更休夏自
恣取驗蠟人也大屈哉靈巖恁麼告報莫有猛省底
麼拍禪床一下云無端夜來厲驚起後池秋　復擧
巴陵示衆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既不是風旛向甚
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後來雪竇
道是風動是旛動既是風旛向甚處著有人與巴陵
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拈云總道二古德互相擊
錫金聲玉振耀古騰今殊不知一人太儉一人太奢
有人與二老宿作主出來與靈巖相見
建閣謝修造上堂拆東籬補西壁從空架空以楔出
楔佗時聳壑昂霄須信不勞餘力這般說話直是好
笑何故纔方搓彈子便要揑金剛下座
上堂擧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巴陵云鷄寒
上樹鴨寒下水圓照老師道川僧藞苴浙僧瀟洒師
拈云二老雖則各擅家風其奈優劣不等靈巖也有

箇道處或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只向道鳶飛戾天魚躍于㴐

上堂拈拄杖示衆云山僧昨日入邑滿散於無心中收得一物非長短方圓亦非青黃赤白賤則價重婆婆貴則分文不直不敢囊藏今日歸來不免擊鼓陞堂與諸人平分去也卓一下云一加三二添六擲下云收

浴佛上堂擧藥山因遵布衲殿主浴佛次藥山問云你只浴得這箇還浴得那箇麼遵云且將那箇來藥山休去師拈云藥山老漢纔開臭口便見鄉談引得布衲隨邪逐惡當時待宅恁麼道但將香湯浴佛管取藥山開口了合不得靈巖不問你這箇那箇今日正當四月八敢保諸人未曾夢見山僧盖膽毛在

住常州無錫南禪福聖寺語錄

侍者 淸澤 編

指三門我此門風孤危不立若是臨濟兒孫便請單刀直入喝一喝

佛殿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插香云且看四稜蹋地時

大聖殿出現在楊州留錫於此地寶塔凌高空聲光動萬里利物應群機如月分衆水我來爇瓣香一瞻一頂禮從教人道自倒還自起

據方丈橫按拄杖召大衆云山僧坐地待汝搆去良久云諸人還覺頂門重麼擲拄杖便起

拈澧帖此是都運殿撰侍郞幹旋造化掌握乾坤於無心中當陽拈出令未信者信未聞者聞山僧頂戴奉行誰不伏聽處分

指法座向上一路滑壁立千仞險南禪不立增級直與當頭坐斷 祝

聖次祝州縣香據坐 問答不錄 乃云靈山的旨少室眞機孤逈逈生風颯颯地直得超情離見蓋色騎聲捏聚放開無適不可所以居海岸則時聞潮落潮生潮聲浩浩寓粱溪則但見上載下載來往憧憧賓主交參風雲會合正任麼時如何通信良久云洞庭七十二峰青 擧鳥窠和尙因白侍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鳥窠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侍郞云三歲

孩兒也解恁麼道窠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師拈云侍郞手擎仲尼日月腰佩毗盧金印等閑遞箇消息逈出常流鳥窠雖則當機直截其奈易見難明諸人還知古德爲人處麼擘開華岳連天秀放出黃河一派淸

當晚小參折脚鐺破木杓無柄覇難摸索橫拈倒用破二作三正按傍提七穿八穴靈山密付之後少室單傳以來的的無私繩繩有準若以正眼觀之當甚閑家破具雖然此意分明誰共委相同扶起舊家風

復擧芭蕉和尙僧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蕉云有問有答拈云芭蕉接物應機頗善平高就下子細撿點將來未免拖泥帶水若問南禪不落諸緣請師直指拈棒便打若稍知痛痒必不辜恩負德

歲夜小參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山僧官差不自由只得隨流入流所以新來乍到未知井竈郞忙送舊迎新未暇改聲換調厨乏聚蠅之糝囊無繫蟻之絲內空外空內外空多憂多慮多煩惱年已盡歲已除窮斯煎餓斯吵露柱暗攅眉燈籠拍手笑且道笑箇什麼良久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擧雲門示衆云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卽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雪竇擧了一喝復云好喝大衆若要鼻孔遼天辯取這一喝師拈云唱高和寡則不無二古德撿點將來當甚屎沸聲

上堂擧靈雲見桃花悟道頌三十年來尋劒客 著語云蹤狂外邊走 幾回葉落又抽枝 曾經霜雪苦 自從一見桃花後 喚鐘作甕 直至如今更不疑 狐狸戀水 設有無師自悟底不堪與南禪洗脚只如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良久云曾爲浪子偏憐客爲愛貪盃惜醉人

三月三大聖生日上堂擧泗州大聖國師昔日有問云住在何國答曰何國 著語云板齒如鐵橛 又問云何姓答曰姓何 舌頭拄上腭 拈云東涌西沒七縱八橫則不無大聖其奈醜惡俱露茲遇誕辰拈拄杖云拄杖子未免應時應節下箇注脚卓一下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擲拄杖

徑山佛智偃溪和尚至上堂東澗水淸且泚源遠流長波騰鼎沸從這裏入不知其幾是則是只如國一禪師經過梁溪驀將泗州大聖鼻孔一揑直得無處出氣爲復壓良爲賤爲復神通游戲良久云君子可入

淨慈斷橋至上堂擧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公案師頌云弟應兄呼自揚家醜倒却刹竿全機漏逗雖有西湖月如畫何似南禪鐵苕箒

天童智別山至上堂擧芙蓉訪實性大師上堂以右手拈拄杖安向左邊云若不是芙蓉師兄大難委悉便下座師拈云實性用處雖則左之右之其奈翻成特地南禪亦欲効古之作未免拔貧作富蕎湯備禮擲下拄杖云若不是天童師兄大難委悉便下座

結制小參金烏急玉兎速百歲光陰一瞬息驀拈拄杖云惟有拄杖子硬葛狚黑粼皴勿變迁無面目三月護生九旬禁足酌然使得十二時不被十二時催促任他門外紅塵擾擾來往憧憧肥馬碌碌瘦馬碌碌驀然翻變化爲龍爲雨爲霖俱莫測卓一下

復擧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答云蓮花出水後如何答云荷葉師拈云應機接物則不無智門要且只能順水張帆不解逆風把柁有問南禪蓮花未出水時如何答云三平二滿出水後如何答云四角六張

結制上堂衲僧家擔兜行脚那邊經冬這裏過夏撑眉努目口嘮舌沸及乎與之立箇期限同住大光明藏禁足護生一似蛇入竹筒伎倆俱盡山僧不免撥開些子活路總教轉得身吐得氣見山是山見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睡

祈雨開經佛事毗盧遮那佛願力周法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所謂一句之內包法界之無邊一毫之中置刹土而非隘塵塵爾刹刹爾巍巍乎蕩蕩乎靄慈雲而誘大千霏法雨而津百億遂得五穀秀實萬物滋生處處通津頭頭合轍任麼委悉如是我聞開信受奉行卷不滯言詮脫或未然切忌巡行數墨淹黑豆子是則是只如　端明相公與衆官等爲民祈請閱此大經臨筵作證必竟有何祥瑞乃云願展

調羹活國手爲霖爲雨沃人間

上堂。擧無著和尚往五臺路逢一老人。無著問云。莫是文殊麼。老人云。豈有二文殊。無著便禮拜。老人忽然不見。趙州代云。文殊文殊。薦福懷云。無著只在先鋒。且無殿後。老人若不隱去。有甚面目見無著。師拈云。二古德總是隨邪逐惡。無著認假不認眞。待他道豈有二文殊。便與兜一喝。老人縱有神通。亦使隱身無路。諸人只今要見文殊麼。擲下拄杖云。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元宵上堂。召大衆云。祖佛付授。以心傳心。猶如鏡燈交光互照。燈喩一眞心。鏡喩十法界。燈燈相攝。鏡鏡交羅。盡十方佛刹微塵數世界。重重無盡。無盡重重。炳煥融通。靈明廓徹。所以道。重重交映。若帝網之垂珠。念念圓融。類夕夢之經世。然雖如是。諸人夜半法堂上。東行西行。切須照顧。且道照顧箇什麼。良久云。照顧撞著露柱

退院上堂。梁渚溪邊下直鈎。波翻浪輥費牽抽。六年用盡腕頭力。收卷絲綸恁性遊。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滯中流。欸乃一聲天地秋

師因日域法眷道舊鄉人。不忘徑山道聚之義。屢邀閑樂。累却復至。於景定庚申。暫與一遊。海舡檣上。龍獻七大寶珠。擧衆瞻仰。咸云。東海龍王來迎。繼郎須帆速達彼岸。聖福禪寺住持乃法眷。適値開山千光法師忌辰。方丈大衆禮請

陞座。問答不錄　乃云。毗盧性海。本無大小方圓。妙淨明心。不礙色空明暗。如鏡含萬象。似月印千江。曾無出沒之蹤。奚分彼此之間。所以居宋朝則口吞三世佛遊　日本則喜動萬家春。處處通方。頭頭合轍。適値聖福法兄雲集。此方他土。若聖若凡。宴坐圓覺妙場。爲說摩訶般若。前半夏說前分般若。後半夏說後分般若。前後頓說。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只要諸人頓證頓悟。一夏無虛棄底道理。茲値開山和尚千光法師遠諱之辰。俾令爲衆闡揚。且道說箇什麼。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這裏見得徹去。釋迦彌勒。飲氣吞聲。臨濟德山。望空啓告。雖然不是任公子。徒勞話

鈎竿

復舉南泉和尚示衆云。王老師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未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未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拈云。南泉老漢。雖則不忘水草之恩。其奈脚跟未點地。在兀庵盡力勃跳。也出他綣繢不得。雖則這邊那邊應用不缺。其奈先被聖福法兄勘破。然雖如是。且作麼生是納些些底道理。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眼睛綻定。動未免那斯祈

師次至京東福禪寺。方丈大衆禮請陞座。問答不錄 提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其理自彰。是故靈山密付之後。少室單傳以來。諸祖競異。分宗列派。繩繩有準的。無私續焰聯芳。直至今日。堂頭法兄。不忘徑山師席義。聚屢承之約。正爲提持。篋憤暫導。來誠越漠。觀國之光。卽回舊隱畢殘。兂乍到此俾令爲衆擧揚。只得客聽主裁。遂卽大唐國裏打鼓。日本國裏陞堂。宗通說通。無固無必。人天畢集。凡聖交參。宛爾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普使未信者信。未聞者聞。人人獨步大方。箇箇歸家穩坐。是以謂之佛性義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其理自彰。雖然如是。惟有向上一路。未敢動著。何故。相逢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師關東部。從遠迓。纔到建長禪寺。掌國最明寺殿。懷香先來參禮。力勸端坐受炷。拜了復進前覆云。弟子在大宋。曾禮拜和尚。今者多幸。再拜慈顔 見其語異 師卽擧起拳云。吾雖年老。拳頭硬在。復進前云。弟子兩年前曾夢見和尚頂相。教訓參禪。慳後親給供養此者。藤拜慈相。與夢見一同。喜悅之至。師云。且莫說夢。又問和尚尊年多少。師云六十三。云。弟子不問這箇年。師仍竪拳云。莫是這箇年麼。擬議無語。師便點三拳。忻然領話云。蒙和尚教打。懽喜無量。師云。不得作拳頭會。方就坐少欵而辭。次朝復至。同方丈大衆禮請。卽就寺爲衆普說

據坐垂釣。年來佛法播關東。兩國喧傳。觸處通僕僕來觀殊勝處。果然殊勝妙難窮。莫有共相贊揚者麼。禪客出閤云。收綸罷釣入扶桑大海。應難可測量道

眼從來空宇宙灼然遍界不曾藏學人上來願聞法要師云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進云恁麼則非但建長增秀氣少林花木又重新師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進云記得昔日臨濟得黃檗印證之後往遊徑山彼時徑山七百餘衆因甚星飛火亂師云不會做客勞煩主人進云可謂眞不掩僞曲不藏直師云錯下名言進云堂頭和尚爲五山龍象之首作巨刹人天之師駕海而來闔國忻幸師云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鶯下柳條進云恁麼則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師云天下人仰望不及進云臨濟上徑山七百餘衆星飛火亂和尚遊日本六十餘郡仰德瞻風且道與臨濟是同是別師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進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猶隔重關進云今日方丈大衆奉上命禮請爲衆普說和尚必竟如何指示師云更吃老僧拳頭始得進云恁麼則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師云得饒人處且饒人又一僧問云德山入門便棒時如何師云匙挑不上笑殺傍觀進云臨濟入門便喝時如何師云翻成忉怛進云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那箇親那箇疎師云一時列下進云堂頭大和尚光臨此土必竟行棒耶行喝耶師云總不作野狐精見解進云如何是爲人底一句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　乃云鎌倉路滑到者還稀巨福山高誰能到頂千聖應難入作萬靈景仰無門若非切切相邀拙者安能到此便見大力量人大智慧者同一悲願同一慈力翔新寶所金碧奐然樓閣重重像法濟濟令一切人覩像法而悟心法了自心而見佛心於一心而頓證百千法門於一法而貫通無量妙義以至布慢天網開萬煆爐煆聖煆凡烹佛烹祖掀翻海岳撥亂乾坤拽取占波與新羅鬬額是則是只如今日主賓互換凡聖交參賓主歷然合談何事驀拈拄杖云兩箇駁子相逢著世上元來無直人卓一下

復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是故三教聖人互相出興各立門庭示眞實相無非只要天下人遷善遠惡明心見性雖然殊途究竟同歸一理惟是證悟有淺深用處有廣略如水銀落

地大者大圓小者小圓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
漢現且老拙生緣西蜀幼年棄儒祝髮挾冊講肆數
載知非究竟捨去南詢遍歷諸老門庭及到蔣山八
月二十五值癡絕和尚上堂擧覆船有僧到雪峰峰
云甚處來僧云覆船雪峰云生死海未度爲甚覆船
渠無生死言下忽然認得本來面目憤憤之心稍息
及到育王參無準和尚遇上堂擧僧問古德深山巖
崖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
答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言下如夢忽覺自後凡遇
入室常下語及侍師上徑山一日聞師云昔日白雲
端和尚因東山演祖參請次與之云近有數僧自廬
山來教伊說禪亦說得下語亦下得批判古今亦批
判得祖云和尚如何端云我向伊道直是未在演祖
聞此語數日飲食無味後七日方諭厥旨是時拙者
一聞擧此無言可對只向未在處做工夫久久不輟
凡入室也不下語一日遇入室先師把住云尋常口
嘮舌沸如何不下語打一竹篦當下打破漆桶禮拜
了退然後徐徐陳於師前乃云汝徹也只是得道易

守道雖須要默默守之久久自然感驗也自此如癡
如兀度日先師遺以兀庵二大字只欲隨緣放曠以
度殘喘無奈數處被抑首衆業緣所牽公選慶董小
刹不容辭避在衆時曾同蘭溪聚首於蔣山徑山千
百衆中雖各究明已躬大事時復以此道切磋琢磨
執別而來各天一涯伏聞航海東來際遇王公大人
信向佛法留心此道不忘悲願同心同力剏新寶所
日域魁爲第一甲刹與宋朝第一徑山無有異矣數
年前屢承之約累却復至以故撤去寺事越漢乍到
乃荷遠迓之禮伏承謙冲領大衆奉上命請爲衆普
說不容堅辭普說二字何敢承當前輩尊宿圓悟大
慧諸宿德辨瀉懸河滔滔無間具載方冊看者無
不明心見性安敢望古德萬分之一雖然久參之士
故不在言後學初機亦須親見親聞以故勉從所請
應箇時節略聞此間從古以來惟弘教法於今始興
宗門往往信與疑而未決者衆殊不知不立文字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從上無數大劫千佛萬佛互
相出世惟傳此心非特迦文老漢出世强立此旨且

如初生下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但不知此語出何教典。此便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底張本。以至棄金輪王寶位。直入雪山六年修道。於臘月八夜。覩見明星。忽然頓悟。乃云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此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底樣子。但不知教相中以爲教解釋耶。以爲禪解釋耶。自成道之後。於三七中。思惟如是事。無啓口處。蓋爲下根中根上根啓問。不得已起道樹。詣鹿苑。觀根逗教。應機而說。下根者。爲說小乘法。四諦法門等。是中根者。爲說中乘法。十二因緣等。是上根者。爲說大乘法。六波羅蜜等。是初談有教。阿含等經。是爲一切衆生。皆著有見。次演空宗般若等經。是一切衆生。復著空見。著有著空。執病轉深。後向靈山。始開中道。非有非空。中道大乘之教。圓覺楞嚴華嚴等經。是說來說去。三百餘會。漸積之多。滿龍宮盈海藏。凡一切經中。皆說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之理。曉然無纖毫差殊。如何見得。如金剛經。首先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乃至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世尊更不周由者也。只就他身子上打劫。答云。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須菩提當下妥首貼耳。便道唯然世尊。只不合道箇願樂欲聞。引得許多葛藤遍地。此是諸經中。說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底影子。此之經語。只指爲數組文字之說得麽。末後又道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雖有疏鈔解釋。到此亦未免口似褊磬。南泉和尙。翻款不過。便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衲僧門下。無縫罅處。撥開縫罅。得人憎。無出這些子。所以瞿曇老漢。洞見後來。必有泥教者。乃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雖則盡力剗除執泥教相之病。其柰執病轉深。此處合徹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之要。後於靈山百萬衆前。拈一枝花。獨有迦葉領於一笑之頃。便見拂跡成痕。不合更使冬瓜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墻圾堆上。重添墻圾。當時百萬衆中。忽有箇漢翻轉面皮。便見一場敗缺。不少瞿曇入滅之後。迦葉

阿難諸大弟子結集從前四十九年所說之法列爲三乘十二分教豈特只滿龍宮盈海藏耶其有無著天親護法馬鳴等諸菩薩深慮小根小智者難曉佛理於是各各造論解釋號爲經律論三藏漸漸傳來唐土終未能足由是玄奘諸師親往西天請經律論歸來東土乃見一切人實難曉解遂製疏造鈔解釋令一切人容易曉解積來積去堆積如山自此之後習經律論疏鈔者執爲文字之學以爲究竟之學不信教外別傳之旨是爲究竟之道深可怜憫但不知執泥文字者除却黑墨白紙之外如何趣向往往金口玉舌亦難與分說逗到臘月三十日生死到來前路茫茫未知何往方知文字之學果不得力悔將何及迦葉阿難等結集法藏之後更不復著眼只將靈山密付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之要祖祖相傳是故阿難問迦葉云師兄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呼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這箇即是前來所得底冬瓜印子遞相傳授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祖師得法破六宗之後受讖記十萬里航海而來遊梁歷魏惟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之要少林九年面壁得神光求道于前其神光者乃所學儒教諸子百家貫古通今無不曉了所習三乘十二分教無不精通問法達磨祖師云諸佛無上妙道可得聞乎達磨祖師答云諸佛無上妙道豈小根小智下劣之者所得哉於是神光斷臂于前立雪齊腰祖師問云當以何求神光云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祖師答云將心來與汝安神光推窮儒教諸子百家三乘十二分教中並無一句相應只據實祗對云內外覓心了不可得如趂狗逼墻計窮力盡祖師只輕輕以冬瓜印子面門上一搭云與汝安心竟且道與世尊答須菩提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之旨何異何別試著眼看神光得此印可據師繩爲二祖繼得三祖乃是白衣居士儒釋之教無不精通忽患風恙特來問法於二祖云弟子身纏風恙乞師懺罪二祖更不移易一絲毫子便云將罪來與汝懺三祖亦如是推窮無討乃云內外覓罪了不可得二祖仍將所得底印子一搭云與汝懺罪竟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直至今日

所以靈山拈花一節謂之教外別行既是經律論皆包括在中更不單單具載是知我此宗門猶如大海百川異流莫不同歸一味如太虛空盡百億恒河沙世界無不包容所以道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在聖不增一絲毫在凡不減一絲毫惟是迷悟有殊所以聖凡有異遂致執泥文字之學滋多本有之性不能發現背覺合塵弃本逐末蓋由是矣儒教亦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本即是自己本命元辰本來面目得此本立方可得道生本若不立何緣得道生此是儒家膚淺之教尚且說得如此親切何況不傳之妙者耶是汝諸人若要眞箇參禪學道究明生死大事以徹證爲期者第一須具堅久身心先將平昔所學諸子百家文章四六所習經律論文字之學與夫見聞覺知惡知惡覺一切雜毒颺在他方世界然後退步就己放教空勞勞地只將古人一轉語貼在鼻尖子上晝三夜三行住坐臥折旋俯仰孜孜切切抵死拚生與之廝厓無纖毫

間斷不見道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提撕來提撕去日久歲深因緣純熟忽然啐地折嚗地斷大死一回已眼豁開本地風光頓現在前方知道元來只在自己不在別人直下不疑佛不疑祖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所以道參禪須是悟悟了須遇人若不求明眼宗師印證譬如讀書發解及第了不得轉官相似亦只徒然既得柄覇入手便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生死去來絲毫無疑到任麼田地方謂之大休大歇無生死可怖無菩提可求盡十方世界通上徹下是箇眞實人體豈不見古德道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信不誣矣然後道香果熟入纒垂手隨機接物自然綽綽有餘裕哉若是半信半疑今日問一句明日問一句更歇數日又看冊子中記得兩句又問如何若何央央庠庠更有一等薄福闡提專要點檢別人並不點檢自己決不堪爲種草散保此等之人參到驢年也未夢見在豈不見艮遂座主講得極是淵源乃知教相文字之學非是究竟聞厤谷和尙門墻孤峻弃去文字之學特去參扣厤谷一見便

知是箇漢便去菜園裏善知識者是大因緣且不與你周由者也如何若何只要箇人向無入作處入作及至第二次見龐谷直入方丈閉却門艮遂忽然大悟直從死邊過便供出死欵云和尙莫瞞艮遂艮遂若不來見和尙幾乎被十二本經論賺過一生從前執泥經論文字之學執病當下冰消瓦解及歸講肆中謂衆曰諸人知處艮遂總知艮遂知處諸人不知若不回光返照安有此耶所以宗門不問僧之與俗貴之與賤皆可趣向所以從前大儒李翺相公裴相國東坡內翰韓文公張無盡楊無爲等諸大朝貴自小讀書發解及第做官到極則處了儒敎故是貫古通今飛英騰茂釋敎道敎無不精通亦知非是究竟急急回頭轉腦參見知識往往聰明靈利半信半疑者難得入手其聰明靈利底除是不向前若奮鐵石身心極容易契證豈不見于頔相公參見紫玉藥山諸老宿他尋常儒釋之敎無不遍看只將所疑之句以發問端一日忽問云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古德便與直提向上頂門痛與一槌答云

于頔客作漢道什麽于頔相公滿面怒色古德指云這箇便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于頔言下忽然契悟須信佛法無人情除是大根器人方禁得這箇惡辣手段與央央庠庠半信半疑者何啻天地懸殊所以古德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又有老宿云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一似水上捺葫蘆子相似如何摸索必竟如何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復學蔣山贊元禪師因荊公舒王問云如何是佛法大意蔣山不答舒王扣之旣久不得已而謂之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厚以剛大之氣必能身任天下之重然用捨不能必心之未平以未平之心安能一念萬年哉師拈云大小大贊元禪師雖則著草鞋向舒王肚裏走千百帀殊不知剛大之氣卽是此道之大本佛法之根源本欲當面瞞人那知翻成自瞞矣當時舒王若裂轉面皮甚處討蔣山然雖如是要見舒王則易見蔣山則難且道誵訛在什麽處諸人還委悉麽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伯牙

與子期不是閑相識便下座

兀菴和尚語錄卷上

兀菴和尚語錄卷中

住巨福山建長興國禪寺語錄

侍者　道昭　景用　禪了　編

陞座祝　聖據坐垂釣出得油缸入醬缸通身是口若爲談老拳尚有些筋力拚命來機爲指南有麼有麼有僧出問云極目春光水照空岸莎汀草碧茸茸乘時願赴慇懃請大展慈風振祖風學人上來願聞第一義諦師云杲日當空淸風帀地進云諸佛出世地涌金蓮和尚榮鎮此山有何祥瑞師云擘開華岳連天秀放出黃河一派淸進云非但建長增瑞氣八方鼓舞樂忻忻師云春行萬國月印千江進云大唐國日本國宗風益振無殊別如何是大唐國佛法師云一棒一條痕進云如何是日本國佛法師云一摑一掌血進云任麼則一處通千處萬處一時通師云只你一箇未知痛痒在進云只如大檀那國公殿特加禮請和尚開堂演法和尚數次啓剳力辭復進十五偈控免因甚究竟辭免不得師云早知今日事悔不愼當初進云可謂佛佛道同悲願重廣開利濟沃蒼生師云好事不如無進云茲辰國公殿親臨拱聽法要必竟如何指示師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進云任麼則錦上鋪花千萬重師云這一句子却也相似　乃云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人人眞智湛然好箇淸平世界無端胡種萌蘖便見毒惡流行平地干戈無風起浪遂致分疆列界移東補西剜棘參天葛藤遍地然雖如是只如世界未立佛祖未興已前如何通信良久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復舉臨濟和尚因王常侍相訪同到僧堂常侍云這一堂僧還坐禪麼濟云不坐禪常侍云還看經麼濟云不看經侍云也不坐禪也不看經必竟作箇什麼濟云總教伊成佛作祖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云將謂是箇俗漢師拈云臨濟老漢氣吞寰

字只要勘破一切人却被王常侍等閑勘破諸人還知麼且聽下箇注脚一挨復一拶一蹋復一拳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

當晚小參有僧出問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旨如何師云金剛杵打鐵山摧進云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云千聖難摸索進云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云覷著則瞎進云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作麼生師云却較些些子

乃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所須知言詮不及描貌難成潙山笑裏有刀遂致叢林話覇恁麼恁麼大難大難纔有一絲頭便有百絲頭獅子一滴乳迸散百解驢乳然雖如是添得潙山笑轉新

復舉乳源和尚示衆云西來的的意不妨難舉唱時有僧出乳源劈脊便打云如今是什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師拈云正令不行拗曲作直這僧若知痛痒乳源歸方丈未得在

上堂卸却千斤重擔惟要在處清閑老來業債未脫復蹬建長一關語音未辨酬酢猶艱說者聽者難復難只據一條白棒南來者北來者俱與痛棒忽然打著一箇半箇獨脫底從教知道酌然不在說處不說處三乘十二分教總是指空話空撒土撒沙必竟如何摘楊花摘楊花

佛生日上堂右脇纔生便放拍盲指天指地獨步縱橫雲門要打殺建長助掘坑惡種從教不復萌雖然也是賊過後張弓

結制上堂昨日晴今日雨春夏交承時節順序一似林下衲僧不越規矩三月安居克期而取西天以蠟人冰雲峰以鐵彈子建長亦有一條活路飢則飡渴則飲閑則坐困則眠以此爲據諸人但任麼參決不賺忤

解夏小參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敢問大衆且那箇是一音所演之法莫是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麼莫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麼如斯理論大似撥火覓浮漚且道是那箇一音以拂子擊禪床云一音既演直得盡乾坤大地若聖若凡情與無情聞是法音悉得悟解然雖如是唯有拂子不入

這保社。何故不見道。山僧不會輪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又擊一下

上堂。解開布袋頭。縱橫得自由。其住也無拘無束。其去也南州北州。放牧潙山水牯牛。不風流處也風流

謝兩藏主上堂。拈拄杖召大衆云。大藏小藏。盡從這裏流出。諸人若知得落處。一生參學事畢。其或未然。且聽拄杖子從頭點出。左邊卓一下。云這箇是有教。右邊卓一下。云這箇是空教。中間卓一下。云這箇是中道大乘教。三段不同。欲釋此經。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又卓一下

國公就本寺。滿散祈禱道場。禮請普說。問答不錄

乃云。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胷藏六合。掌握乾坤。坐碧油床。被忍辱鎧。執堅固箭。秉智慧弓。總大千世界。爲一戰場。指百億須彌。爲一射垛。百發百中。雙放雙收。掃除百萬妖魔。勦絕步多惡黨。便見時淸道泰。海晏河淸。八表歸仁。萬邦入貢。頓嚮自樂。坐鎭無憂。可謂我於法王。得法自在。正恁麼時。且道功歸何所。良久云。寸刃不施魔膽碎。望風先已竪降旗

復云。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蓋由一切衆生。無始以來。無知僻執。起惑造業。輪迴五趣。如來出世。隨宜爲說。處中妙理。令諸有情。了達諸法。遠離疑執。起處中行。各自修滿。得三菩提。證寂滅樂。皆由心之所作。古德云。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怜生。一切不如心眞實。持五戒生人道。修十善生天道。皆由心作。至於捨有漏入無漏。棄有爲入無爲。皆由心作。蓋造善造惡不同。所以諸佛出世。觀根逗教。演說三乘法門。乃至隨彼彼類。現彼彼身。而爲說法。此法惟只一法。蓋爲有此一切心。應機爲說一切法。雖隨根機而說。於人天大會之中。亦有悟無生忍者。有證阿耨菩提者。亦有雖在會中。如聾如盲。不能曉解者。蓋證悟有淺深。得道有優劣。或密說而顯演。或談空而顯實。或指示教外別傳之旨。無非只要一切人明自心見自性。證此法。此法者。非有非無。非有無非無無。若道不在說處。一代時教甚處安著。若道在說處。且此法作麼生說。須是夙有靈骨。信根堅固。方有趣向分。是故大檀

那夙乘願力篤信佛法歸敬切切盡寫藏典披閱誦
持知非究竟由是力究教外別傳之旨孜孜不捨食
息不忘以徹證爲期是知大根器大力量再來菩薩
方能如此又能剏大伽藍爲國中第一甲刹廣安多
衆各令知大叢林規式各令參究已躬大事各令知
有教外別傳之旨甚深廣大可以續佛慧命能離生
死此岸達到菩提涅槃彼岸廣度有情總令成佛常
運此心愈堅愈久能如是哉老僧乃蜀邦生長訪道
江湖有年適因法眷道舊不忘之義屢承之約累刼
復至以故撤去寺事暫乘馹便越漠觀國之光先承
國公殿特垂降接一見如故雖語音未通凡動靜往
來語默酬酢心眼相照只此以見吾道眷屬而致然
矣便見瞿曇老漢三百六十餘會宣說此法或人間
或天上說者聽者心心相知眼眼相照與今日所說
所聽等無有異所以道過去一切刼安置未來今未
來現在刼回置過去世灼然參到前後際斷三祇刼
空照見塵刼以來絲毫無差凡情聖量覓一絲毫了
不可得所謂一念普觀無量刼無去無來亦無住如

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參學之士向這裏
見徹自己本地風光本來面目歷歷分明方知一代
時教句句字字不說別事與教外別傳之旨無異無
別或於三乘十二分教中明得者或於教外別傳之
旨明得者總是到家蹊徑教中明得者終是迂曲教
外明得者不妨直截唯直截一路必能到家必到大
休大歇之場盡未來際得大自在何故離心意識參
出聖凡路學方謂直截者也除是大根器大力量方
堪煅煉無常迅速莫作等閑古德云努力今生須了
却莫教永刼受餘殃決然人身難得好時難逢知識
難遇正法難聞既得人身袈裟著體好時既逢知識
既遇正法既聞劃地不將爲事蓋是不曾種得般若
種子聞似不聞見似不見遇似不遇蹉過者多蓋爲
有此一切心所以佛說一切法山僧自春夏至秋奉
意旨爲國爲民啓建祈禱道場日以初中後三時領
大衆熏修披閱誦持專祈豐稔太平今來果遂懇祈
茲辰滿散陞座爲衆普說無非以此心說此法感格
諸佛龍天鑒茲誠禱吉祥中吉祥殊勝中殊勝乃是

此心此法之靈驗也衆中辦道兄弟爲在教中明得爲在教外明得往往如風過樹者多灼然不是小事佛法下衰無甚今日老僧在處叢林每見衆中辦道兄弟孜孜切切不捨晝夜以徹證大事爲期或有一箇半箇挨將出來弘持大法依舊超出古今者多若是道念不堅力量不大終難希求大法豈不見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惟老僧使得十二時且道他在甚處著倒是汝諸人若眞箇孜孜切切只將已躬一件生死大事晝三夜三與之厮崖片時不肯放捨灼然便得十二時若只今日明日點檢張三點檢李四聽人說好便道好聽人說不好更道不好謂之矮子看戲隨人上下於自已依舊黑漫漫地空喪光陰不覺老病將至生死到來將何抵敵驢胎馬腹無可疑者蓋緣虛消檀越信施枉受人天供養棄却自已工夫只說他人過惡他人若無過惡粧點强說是非以之爲張三塗地獄如何逃得此是決定之義與經教所說一同且不是誑謔之語信也好不信也好老僧千錯萬錯越漠乍到此間衰晚之質語音未通無柰難却上命勉力支撑住持之職陞堂入室示衆普說雖不曾缺垂手之際自嘆枉費精神大凡出家之士置身叢林中披佛袈裟住佛屋喫佛飯須是持佛戒修佛行弘佛法續佛慧命或出來辦事輔佐叢林須是有始有終盡善盡美成就叢林典刑即是成就自已方名禪和子方可稱佛弟子若不然者何緣得大事了百當臘月三十日到來可謂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苦是誰過歟蓋是道念不堅力量不大有此差別所謂佛法下衰無甚今日者是也若說此心此法說到盡未來際無有窮盡在會聽者聞者俱受龍華記別有一頌子奉爲圓滿願心學似大衆為國爲民運此心果符虔禱獲豐榮時淸道泰封疆闔合國歡呼賀太平

上堂一塵入正定諸塵三昧起諸塵入正定一塵三昧起三昧與正受土塊泥裏洗咦白日堂堂眼見鬼非不非是不是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午丁未天河水諸人若也不會且聽拄杖子當陽指示卓一下云今朝是九月一明日是初二又卓一下

諸山至上堂云開爐節何可說無賓主話口含霜雪既遇知音謾且拈掇是汝諸人切不可胡亂挑撥默默守之忽然冷灰豆爆方知道文武火種難磨滅

別山斷橋二法兄訃音至上堂南山白額虫撞倒太白峰直得西湖徹底枯竭東海怒浪翻空安漢圭峰拊掌天台尊者皺眉郎忙日本國裏打鼓大唐國裏撞鐘何也兄弟添十字此意孰能窮拍膝一下噓一聲下座

東福法兄至上堂同飲龍淵同依師席切瑳琢磨相滋相益分袂東西各提祖令越漠來投心膽傾盡執別恰恰一周千里俯垂輝映學衆再奉慈光無異撥雲見日若是向上向下總將靠之一壁何也憶得浚霄蠱毒之家水也不曾沾他一滴阿呵呵會也麼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上堂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拈云老胡授般若多羅讖記區區十萬里航海而來游梁歷魏冷坐九年以至分皮分髓將謂有多少奇特及乎付法一偈便見敗缺不少建長雖是他的傳正派兒孫不曾將脚踏他界至茲遇遠諱之臨因齋慶讚亦有一偈畢似大衆吾本來茲土無法與人傳成蛇者入草成龍者上天

天台山萬年寺二童行化主至上堂人從天台來却得西川信報道萬年松生在石橋頂豐干不合饒舌累及拾得寒山奮不顧身奔南走北直趁東海龍王窟宅探扶蒼龍頷下明珠懷抱而歸廣作利益非惟照徹十虛光呑萬象直使大海變作桑田千手大悲重增光彩驚起五百大士各各從定而起擘開蒸餅峰吸盡斷橋水合掌贊言善哉善哉希有希有大唐國日本國千古之光得能超越然雖如是以拄杖打一圓相云諸人還知此大寶珠來處麼卓一下云若教容易得便作等閑看擲拄杖下座

西巖訃音至上堂近得遠來口傳信報道年來頗安靜唯有太白瑞巖翁撞破虛空有雜碎驚起西川大蓬山上石女淚雙垂引得扶桑巨福山中木人空嘆息且道因甚如此良久云同飲龍淵無義水手足義重如膠漆拍膝云斷絃安得鸞膠續

冬節小參。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豈不見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這裏眼見鬼。去不爲差事。設或汝暫擧心。便見塵勞先起。須知群陰剝盡而無剝盡之蹤。一陽復生。而無復生之跡。既無蹤跡。逈絶承當。鐵樹開花撲鼻香

復擧。雲門和尙上堂。僧問云。請師答話。雲門召大衆。衆擧頭。雲門便下座。師拈云。雲門任麼答話。已是香頭拖地了也。雖然未擧已前薦得。早是不堪持論。何況蓋覆將來。乃高聲召大衆。衆擧頭。復云。果然。便下座

冬節上堂。冬至寒食一百五。中有一轉平實語。缺齒老胡擧不全。聽他立雪人莽鹵。諸人要知麼。良久云。猫兒偏解捉老鼠

上堂。臈月八夜眼見鬼。便開大口說道理。若向衲僧門下過。爛槌一頓無疑矣。莫有助拳助踢底麼。操日本鄕談云。和蘇嚕之

最明寺殿應夢。就本寺命僧看金剛經萬卷。祈保天下太平。請滿散陞座。問答不錄　乃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驀召大衆云。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若於唱敎門中。足可瞞神諕鬼。若於衲僧門下。大似鄭州出曹門。雖則瞿曇老人於般若會上。無中唱出。豈謂後五百歲。繫縛盲驢。無自由分。豈不見。葛獠無故聞誦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累及屬金剛。焚却一擔疏鈔。便敢胡揭亂打。也大無端。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須知三世諸佛說夢。歷代祖師說夢。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遍滿西天唐土。莫能止遏。不覺不知。流傳日本。最明寺殿。白日靑天。開眼說夢。一似靈山會上親見親聞。無異無別。建長有氣無出處。從而不識好惡。向大集殿對衆與之說破。淸平世界。切忌訛言。直敎天下太平。兵戈絶戰。國安民泰。歲稔時豐。飢則飡。渴則飲。閑則坐。困則眠。於事無心。無心於事。無欲無依。豈不慶快。然雖如是。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復擧。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密。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拈云。舍利弗開

眼說夢。須菩提寐語噫言。建長憒氣不甘。一時按過。因成一頌。學似大衆。夢中演說六波羅。覺時同別苦問他。今日最明重演說。更無一字有諸訛。阿呵呵。會也麼。好是太平無事日。酩然不許動干戈。喝一喝

徑山佛鑑忌拈香云。每年三月十八。憶著痛恨入骨。巨福山上望。凌霄萬重山海煙波闊。謾爇一炷兜羅木。喻引噴噴噴噴

檮寮字阿彌陀經書偈送最明寺殿

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親付最明殿。祝壽如滄海。但願得此經。當下明此心的。知胡達磨元不在少林

最明寺殿契悟因緣

壬戌十月十六朝。最明啓問曰。弟子近日坐禪。見得非斷非常底。師云。參禪只圖見性。若得見性。方得千了百當。最明曰。和尙方便指示。師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若識得聖人之心。卽是自己本源自性。最明曰。弟子道崇無心。師云。若眞箇無心。竪窮三際。橫遍十方。指燭云。譬如蠟燭未澆成以前。卽是本地風光。本來面目。及至澆成點爇。輝耀雅觀。照徹冥暗。人人瞻望。末後燭盡光極。依舊如前消息。佛出世度人。亦復如是。未出世以前。淨法界身本無出沒。以大悲願力。示現出世成道。隨上中下根機。演說三乘十二分敎。拈花示衆。爲令聖凡人天大衆。明心見性。末後入無餘涅槃。亦如一條蠟燭。無二無別。萬古流通。直至今日。若見此性。直下便見也。良久云。見麼。最明曰。森羅萬象。山河大地。與自己無二無別。師云。靑靑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最明言下忽然契悟。通身汗流。乃曰。弟子二十一年。旦暮望今一時已滿足。感淚數行。作禮九拜。師卽起佛前燒香。與之印可。卽將自身法衣一頂付之。祝云。公不易到箇田地。宜善護持。令法久住。親付法衣。以表燈燈相聯。續佛慧命。以光末運。萬世愈榮矣。爲說付法偈

我無佛法一字說。子亦無心無所得。無說無得無心中。釋迦親見燃燈佛

最明寺殿悟道後。師贈之助道頌五首

老僧初到與三拳。埋恨胸中結此冤。痛恨忽消開正眼。方知吾不妄宣傳

悟了還同未悟時。著衣喫飯順時宜。起居動靜曾無別。始信拈花第二機

二十一年曾苦辛。尋經討論枉精神。驀然摸著娘生鼻。翻笑胡僧弄吻唇

治國治民俱外事。存心存念自工夫。心思路絕略觀看。佛也無分法也無

壬戌十月十六朝。虛空拳踢不相饒。等閑打破疑團後。大地黃金也合消

最喜夢一善知識。教訓堅固參禪。惺後親給供養。越兩年值老僧到。先來參禮。果與夢見一同。契悟後捧呈所畫頂相求讚

千煅萬煉工夫熟。感得夢見善知識。力勸加工用行修。果獲契悟心滿足。自彰醜惡自捺糊。佛祖仰望偶失色。老僧更與添一重。咄 急急如律令勑

長書上最明寺殿

昨使者云。最明寺殿乃因大風所損百物。天下萬民辛苦。御心中憂悶不樂。以此可見。憂人不憂己。乃是佛菩薩用心如此。老僧雖在病中。亦不憂已。惟憂衲子已事未明。所謂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者是也。佛在世時。因瞿曇種族將遭大風火難。所以急來投佛免之。佛云。免不得。何以故。衆生造業之多。共業所感。謂之定業。難逃劫數。難逃。若一向安樂如意者。不知罪福來源也。纔即瞿曇種族被風火燒盡。所以佛有三能三不能者也。記得古德示衆云。昨日洪水大作。華山崩倒。漏壞了數萬人家。你輩後生知什麼拈子。瓠子語中有理有事。有憂有不憂。當時若有通方作略者。只好與他掀倒禪床。便見一場敗缺。又記得老東山演祖云。不憂諸莊旱澇。惟憂禪和子不會狗子無佛性話。老東山纔開臭口。便見鄉談。鬼由鬪耐又記得。太宗皇帝因蝗虫大作。喫盡天下萬民稻苗。帝令人捉虫來。自食之云。只喫朕心肝。莫苦我天下萬民。由是蝗虫便息。此亦是憂民不憂己。若與老東山把手共行。猶較三步。在五濁惡世。成劫住劫壞劫空劫。輪轉不息。便有大三災。風災火災水災隨之。欲界天色界天。尚不免也。又有小三災隨之。病苦飢苦儉苦。五濁世中。必難逃矣。惟有前身作福。今身受也。

若前身作業者。定定今身後身。更後身受也。絲毫無差。所以佛出世。勸人作福避罪。息貪嗔癡妄念之業。修戒定慧三無漏學。從淺至深。從凡至聖。從劫至劫。乃至無數劫。功行圓滿。必能證佛大果。却來五濁世間。隨機爲說最上乘法。悉令證入阿耨菩提。亦無菩提可得。亦無證入之理。所以千佛萬佛。唯以此法傳持。佛佛祖祖。無二無別。況今末劫之時。道不及古。說道者多。行道者少。日本興衰宗門。唯我最明寺殿。再來之佛。留心佛法。道念堅固。超越上古聖人。一頭地矣。禪衲中向道者多。堅固者少。老懷唯憂向後之弊。恐不及古也。諸莊旱澇亦憂。大三災小三災亦憂。禪和子不會狗子無佛性話亦憂。自己老病亦憂。未得脫回宋。佚老亦憂。此之千憂萬憂。直憂至阿逸多下生。又更添一重憂。在能與老僧。免得此憂否。莫若憂之與樂。好之與惡。是之與非。古之與今。佛之與祖。一劃劃斷。便見天下太平。扶病信筆。上希一覽矣

最明夢見寺中僧堂。盡是高僧羅漢。上頭一箇大棟樑。惺後。卽發心。重新鋪蓋工畢

上堂云。檀那夢見大揀樑。高僧羅漢滿雲堂。慷慨重新鋪蓋。就比之兜率更尤强。衲子辦道耐長久。成佛作祖法中王。下等愚迷無正念。鎔銅灌口臥鐵床

結制小參。有處不是有。無處不是無。有無不到處。馨香滿道途。驀召大衆云。縱饒窮及到此。猶未是衲僧安身立命處。更說什麼三月護生。九旬禁足。大似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若是丈夫志氣。必然別有通方作略。良久云。有麼。擊禪床一下云。將謂春歸無覓處。那知轉入此中來

復學金峰和尙示衆云。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有僧出問云。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僧又問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拈云。金峯年老心孤。這僧有眼無耳。待它任麼道。便與掀倒禪床。豈不俊快。建長這裏。縱有咬豬狗手脚底出來。棒折也未放過在

上堂。擧智門和尙。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答云。蓮花。出水後如何。答云。荷葉。頌曰。出水未出水。心疑生

暗鬼肇縣造茶瓶一隻三箇觜

上堂擧趙州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答云我在靑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師頌曰靑州布衫重七斤由來錯認定盤星那知富士山孤峻到頂須行三日程

達磨祖師忌拈香召大衆云東望大乘器區區十萬里因這一著錯累及人斷臂以香指祖師云彼錯猶且可復自指云此錯無巴鼻彼錯此錯訴之誰擲香云倒拈鐵笛逆風吹

徑山偃溪珏莿叟國淸源靈叟等訃音至上堂澗東一脉滔滔聒聒接於偃溪波騰嶽立甬東西湖奔湍迅速返本還源龍淵窟宅直得凌霄起舞五峰唱拍引得天台山國淸寺東廊上寒山拾得颺下生苕帚拊掌呵呵金華傅大士空手把鋤頭涕淚悲泣正任麼時諸人還知三大老爲人親切處麼拍膝一下云憶著令人肝膽裂

上堂擧乾峯和尙有僧問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乾峰以拄杖畫一畫云在這裏有僧請益雲門門云扇子勃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黑打一棒雨似盆傾師拈云兩箇老凍儂一人渾崙呑箇棗一人蘸雪喫冬瓜引得這僧口裏水碌碌地驀拈拄杖云建長拄杖子忍俊不禁總將各各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穿却卓一下雖然如是諸人還甘麼良久云其或未然不妨重下注脚乃云冬天日短兩人共一椀喃阿盧勒繼娑婆訶擲拄杖下座

臈八上堂夜夜明星現時時兩眼開如何臈月八特地嘆奇哉引得隨邪逐惡者至今一味狗來腮

退院上堂無心遊此國有心復宋國有心無心中通天路頭活擧主丈云主丈頭邊挑日月

合國悲泪勸留　師堅執不允部從遠送上舡列拜泣別順帆即復舊隱又被公選住持婺州雙林七次控辭不得

住婺州雲黃山寶林禪寺語錄

侍者　景用　編

指三門衲僧門下活路通天脚頭脚底能方能圓召

大衆云照顧踏破常住磚
佛殿如何是佛殿裏底咄無端開口便臭氣掩鼻不
及只得五體投地
傳大士殿七佛引其前維摩接其後一盲引衆盲至
今不唧𠺕咄
據方丈拈拄杖示衆吽吽擲下云不信道便起
拈省劄云靈山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有力檀那令燈
燈相續綿綿不斷直至今日愈光愈顯汝等諸人各
生難遭之想拱聽首座宣讀
指法座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等閑踏著不直半錢
祝 聖次拈香奉爲 太傅平章國公增崇祿位
次拈香奉爲 判府殿撰侍郎判縣軍正寶謨郎鄉
府縣文武官僚各增祿筭
據座問答不錄 拈拄杖云拄杖頭邊草鞋跟底隨
緣放曠隱遁過時豈謂業債難逃復落他家綣繢扶
病拖泥帶水只得竪四橫三乘時拽取正續山與雲
黃山閼額爲復是神通游戲爲復是法爾如然不見
道浙東山浙西水四海五湖皇化裏卓一下

復舉世尊初生下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
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拈云跛脚阿師徒有此語雙
林則不然我當時若見便與兜一喝復向道黃口小
兒道什麽清平世界切忌訛言
當晩小參久響雙林可曾遊歷及乎到來果是殊別
山環水繞寺廣人稀內空外空無彼無此彷彿威音
那畔分明古佛家風不妨按下雲頭鉢囊暫且高掛
坐則同坐行則同行同苦同甘同憂同樂必竟事作
麽生但看人情若好自然喫水也肥 復舉南泉道
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
散宅拈云二古德雖各擅家風未免笑破天下衲僧
鼻孔雙林盡力踍跳也出他綣繢不得纔入門來乃
見破之又破損之又損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亦未
免笑破天下衲僧鼻孔然雖如是或遇東君借力便
有生意如何見得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冬夜小參破砂盆漏燈盞死偷心滅正眼近之則愈
遠親之則愈疎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全明全暗雙放

雙收番復看來常甚熱大是則也是只如進前叉手
叉手進前又作麼生良久云冬行春令　復拈拄杖
示衆云雲門大師道從上諸聖爲甚麼不到這裏蓮
華峰庵主道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肯住拈云把斷
要津不通凡聖則不無二老要且無爲人底道理雙
林則不然到與不到卓拄杖一下云一時截斷且道
還有爲人處也無擲拄杖下座

冬至上堂一陽來復暖回幽谷雲黃山上喜氣浮空
綉水溪頭疎影含玉老胡不會轉身句無節目中生
節目拈拄杖云累及拄丈子皮膚脫落盡通身烏律
漆卓一下

臘八上堂値雪正覺山前星月燦然雲黃山上霜雪
凝然普天率土今古常然如何臘八忽然而然汝等
諸人各宜照顧娘生鼻孔莫教打失自已眼睛免致
每逢斯旦惑亂天下叢林謹白

請化主上堂雲門一曲調高千古子細推窮從來無
譜此曲只應天上有大士得來無本據今日當陽分
付新年諸路化主在處富有知音遇著知音舉似學
似則不無且道是何曲調臘月二十五

歲除小參有處不是有無處不是無有無不到處馨
香滿道途古德恁麼說話前不迭村後不迭店未盡
善矣只如舊歲不是舊新年不是新新舊不及處堂
堂獨露直且作麼生論量或有箇漢聞恁麼說便道
正落在古人綣繢裏又作麼生支遣當恁麼時却有
箇道處且作麼生道良久云舊歲今宵去新年明日
來拂子擊禪床一下　復舉趙州道老僧除二時粥
飯是錯用心拈云三十年不下繩床將謂有多少奇
特元來只在黑山下鬼窟裏作活計至今未有轉身
之路若是朝三千暮八百底雙林這裏不著

無準忌拈香云這箇老漢軟頑希罕煨而不熟羹而
不爛沒與遭他負累被陷雲黃苦雖怨之不已恨之
不休燒香云且將這箇雪冤讎

結制小參去年十月十七被命來尸敗席陳逋弊積
如山中外倉庫赤立勉效佛在世時持鉢沿門求乞
不憚涉險登危波波爲衆竭力逗到四月十五恰滿
六箇月日諸方禁足安居雙林豈容禁足領衆展轉

求賢。然後求已的實心。空及第歸來。和這自已拋擲。更有一事告報。古聖言端語的。寧可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可鎔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喫飯忽咬著砂。一生參學事畢。若不量彼來處。水也難消一滴。且諦訛在什麼處。拂子擊禪床一下云。直待當來問彌勒

擧靈樹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千年田八百主。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曰郎當屋舍沒人修。妙喜曰。愁人莫向愁人說。師云。正抓著雙林痒處

結制上堂。諸方此日安居禁足。雙林難說禁足安居。厨乏聚蠅之䊆。廩無隔宿之儲。策杖遍叩檀度。免我一衆飢虛。休以蠟人爲驗。但願處處逢渠。拍膝一下云(聽)早知今日事。悔不愼當初

天童前住首座寮結夏秉拂

太白峰高。佛祖仰望不及。玲瓏巖險。衲僧指足無門。縱有掀飜四大海。踢倒五須彌底作略。到此總須望崖而退。就中隰州古佛較些子。平易中險峻。險峻中平易。檢點將來。猶在半途。終未能到頂。寧上座固不敢仰視。今夏得與現前一衆。及此方他土。微塵剎海。若凡若聖。情與無情。於其間。平不留險。非取同住大光明藏。宴坐圓覺妙場。三期之內。據菩薩乘修寂滅行。壁立萬仞。萬仞壁立。水洒不著。風吹不入。如是而住。如是而修。如是而行。如是而證。是則是。必竟喚什麼作平等性智。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玲瓏八面自回合。峭峻一方誰敢窺

擧米胡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藥山。胡云。藥山老子近日如何。僧云。大似一片頑石。胡云。得恁麼鄭重。僧云也無你提撥處。胡云。非但藥山。米胡亦任麼。僧近前顧視而立。胡云。看看頑石動也。僧便出。師拈云。米胡當斷不斷。返招其亂。負累者僧。頑石邊蹲坐。轉動不得。當時待他道。也無你提撥處。拈棒便打。若云因甚打某甲。却向道。頑石動也

冬節秉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目前無法。意在目前。聖遠乎哉。體之則神。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所以靈山密付。取毀安置。篋中少室單傳。吹網欲令氣滿。自餘行棒行喝。全提半提。總是撒土拋沙。欺賢罔

聖衆中猛烈丈夫各各氣衝牛斗豈可甘受屈辱乘時裂轉面皮當陽決斷貴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從教暑運推移日南長至氷河起焰寒谷回春一塵蓋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雖然因甚玲瓏巖依舊聳青空良久云直恐虛心自天意人間穿鑿枉工夫

擧道吾離藥山到南泉 著語云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 南泉問云闍黎名什麼吾云宗智 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 南泉云智不到處作麼生宗 賊被賊捉 吾云切忌道著 一款便招 南泉云灼然道著即頭角生 賊無種相鼓籠 至三日後道吾在後架與雲巖把針次南泉過見乃再問云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 覺見思舊債 道吾抽身入僧堂南泉便去 君向西秦我之東魯 道吾却來坐雲巖乃問云師弟適來爲甚不祇對和尚吾云你得恁麼伶利 磚頭來瓦子報 巖不薦却去問南泉云適來因緣智頭陀作麼生不祇對和尚南泉云他却是異類中行 檐得一檐懵懂換得一檐骨懂 巖云如何是異類中行泉云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 第二杓惡水 巖亦不會道吾知巖不薦乃云此人因緣不在此便與回藥山 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 藥山觀二人回乃問雲巖汝到甚處去來巖云到南泉來藥山云南泉有何言句雲巖遂擧前話 拾得封皮作信讀 藥山云子作麼生會他這箇時節便回來雲巖無對藥山乃大笑 盡道藥山笑裏有刀殊不知怜兒不覺醜 雲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藥山云吾今日困別時來 舌頭拖地 雲巖云某甲特爲此事歸來藥山云且去雲巖便出 欲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道吾在方丈外聞雲巖不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 爲他閑事長無明 道吾却下來問雲巖云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雲巖云和尚不與某甲說道吾便低頭 臨衰虔吉頭上插笔 後雲巖遷化遺遺書至道吾覽了曰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 同死同生爲君決 師拈云道吾雲巖可謂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南泉藥山正令不行拗曲作直當時若使德

山令行曹洞一宗未至掃土復成一頌往復落人綣績間那知同步不同行當初乍可無容質別作心腸過一生

靈隱前堂首座寮結夏秉拂

語漸也返常合道方木逗圓孔論頓也不留朕跡泥裏洗土塊所以一機一境總是接響承虛學古學今特地無風起浪豈不見道杜耳目於胎殼掩玄象於霄外賁宮商之異辯玄素之殊雖則盡力跨跳要且前不迭村後不迭店縱使據菩薩乘修寂滅行高步毗盧頂不稟釋迦文亦未出靈山綣績在是則是只如五祖和尙道羅邏招羅邏搖羅邏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又作麼生良久云不逢別者終不開拳

舉保福和尙因長生卓庵時去相訪茶話次長生云有僧問某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某甲竪起拂子不知得不得保福云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嘆此事如虎帶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任麼事爲甚讚毀不同長生云適來出自偶爾有老宿云毀又爭得有老宿云惜取眉毛後來雪竇都別云若非和尙證明拂子一生無用玄覺云一等是與麼事爲什麼有得有不得孚上座云若無智眼難辯得失師拈云雪竇玄覺等是口甜心苦半似輕毀半似讚嘆引得孚上座無端揮背拂子忍俊不禁今夜對衆決破讚之與毀得與不得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甚處得來然雖如是惜取眉毛

兀菴和尙語錄卷中

兀菴和尙語錄卷下

法語

示關東法孫

關東掌國法孫誠至信向佛法只欲發明己躬一大事懷香袖紙拜求法語并袈裟爲究道之助勉爲引筆云

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所以諸佛法者皆從信心之所生但信心堅固則善心堅固若善心

堅固則道心堅固若道心堅固則佛心堅固與天地同根萬物同體利人利物亘古亘今無一毫之差別者也信心者信向佛法僧三寶敬信天地人神孝養父母師長一切事皆能敬信無有退失信能必到如來地者也信向心如是便能持五戒修十善若持五戒堅固善根不斷必生人道若修十善堅固必生天道若生生信心堅固善根不斷者即是三資粮四加行位菩薩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煖頂忍世第一位是也自此從凡入聖十地位菩薩乃至金剛心後解脫道初方且漸次入等覺位妙覺位自十地位至此妙覺位謂之如來地說法如雲利生如雨自利利宅度未度也如來地者即自已信向堅固之心是也持五戒修十善堅固之心是也但心心堅固位位增修無有退失者即是佛心必到如來地也縱饒修習到此却不要執著直須泯彼前來之位名但彰自已之實行吾亦不知吾是誰與天地同根萬物同體方有少分相應戒律中教相中所說一同若要參透向上一著須是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方有趣向分豈不見趙州和尚有僧問云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答云無自古及今惱亂天下衲僧無有休日法孫但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只向無之一字切切留心念念不捨食息不忘日久歲深忽然參透歷歷分明絲毫無疑自已本來面目本地風光頓現在前便與從上諸佛諸祖所得所證無別此生宅生得大自在得大解脫便見從前信心善心佛心自已心宅人心天地同根之心萬物同體之心無一毫差別盡大千世界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亦無一毫差別於無差別中千差萬別信心亦如是善心亦如是佛心亦如是乃至菩薩心緣覺聲聞之心天地人飛走山河大地之心亦如是心心既如是可以治國治家利人利物盡未來際無有退失作是說者聞是說者誰復誰乎咄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示源淸藏主

靈山密付猶如話月曹溪竪拂猶如指月遞代相承炎天求雪吾侍徑山圓照老師雖歷多載曾無一法可得唯飢飽寒溫能自知之至於涉世匡徒亦無毫

毀差別慶承法眷之約因東望扶桑有大乘根器冒險越漠觀國之光復遭世緣所陷悒悒之氣而不能釋源流藏主贊佐叢社表儀多衆超卓偉偉袖紙需語以爲究道之助不容堅却呵凍書此祝之云鼻端若有通天竅可與吾出此氣也

示隆覺藏主

隆覺藏主久歷叢林留心參學以老僧示衆語中有無之一字於四威儀中提撕不輟昨五月八日夜四更四點就床之時豁然頓息自嘆曰菩提妙果不難成眞善知識實難遇也信脚上床信手整服更無別念身心如如無彼此之非如如復如如專一守之諸緣自空唯自已耳雖然如是不知正邪如何伏乞慈悲開示老僧覺之是說欣然有喜元來殘羹餿飯亦有人留心矣既認得些子蹊徑方可入道所謂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但專一守之如執杖牧牛勿令放逸莫管相應不相應正邪不正邪出此沒彼盡未來際不動不變始是工夫純熟始是得力處亦不得打淨潔毬子更須知南泉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須和這無之一字如如復如如勝妙境界一時颺却始得豈不見道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始解穩坐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此語大有賺人處若檢點得出却再來老僧手裏請棒喫

示松島圓海長老

佛法遍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豈有東土西天宋朝日本分疆列界者耶所以百億四天下佛法始自靈山之所傳靈山之佛法乃自七佛之所傳七佛之佛法乃自賢劫千佛之所傳賢劫千佛之佛法乃自過去莊嚴劫之所傳過去莊嚴劫佛法乃自未有世界未有佛祖威音王已前之所傳其所傳者本無法可傳但以心傳心如水傳器無傳之傳所以流傳至今絲毫不增絲毫不減若有有傳之傳便成斷常之法終成敗壞無有今日之盛者也我於然燈佛所實無一法可得誠哉是言所以參禪只圖見性如觀掌上若不見性無異盲人摸象有何益哉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若有一法與人便成斷常之法非正法也從上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只貴所得所證正

知正見廓然蕩豁徹見本源方謂之正知正見緇有學法法融通或於十二分教明得者或於教外明得者或有未學先知未言先領者或有無師自悟者蓋根性優劣不等只要明自心見自性宗眼明教眼明如杲日當空百億四天下無幽不燭何曾有絲毫隔礙來若是所得所證半明半昧何緣得徹見本源既不徹見本源終成斷常之法非正法也拚得死工夫方學得生活計工夫不到何得周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既得實證實悟處與從上諸佛諸祖無異無別至於隨機應變捏聚放開自然得大自在如雷如霆有何隔礙來以至出死入生出此沒彼有何隔礙來松島圓海長老襄遊宋朝復回舊邦贊佐法社近董禪刹既曰住持便有主法之稱爲後學之規模須要明吾宗之來源開人天之正眼方且不枉匡徒之職矣袖紙需語信筆不覺切怛

示成道大師

成道大師見任住持肥後州報恩寺已經數載內外享合緇白歸向切爲自己一段大事因緣曾欠礙膺之物未釋往年雖曾求師指迷蓋緣歲月蹉跎未有與決思之世間名利之役無有休歇於自己全無所益由是暫假不遠數千里之遙僕僕來參只要決此一事了了分明免致虛生浪死之苦不辜負出家之志只求直截數句繁多難記矣老僧每見尋言逐句求玄求妙者痛掃之不欲特地不見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若只求數句亦是繫了若有一句到汝即埋沒汝也若無一句到汝即辜負老僧有句無句一時截斷昔日寂壽道人參昭覺圓悟禪師指示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提撕既久忽然契悟凡有問答如流無滯直往淮西參五祖演和尚乃圓悟法嗣師也纔參禮了五祖問云汝參什麼人來寂壽云參昭覺和尚來祖遂問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寂壽拊掌大笑云大小大五祖老翁元來不識他在五祖便知是了徹底人遂與印可自此七縱八橫得大自在佛之與祖到他面前不滿一笑更有何生死礙慮掛胷中耶成道大師但將此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喜怒憂樂片時不要放捨久久便見倒斷非但超他總持末山劉鐵磨寂壽輩一頭地亦乃翻笑建長老翁恣將陳年橘皮以之爲火鼓弄人家男女敗缺不少法位大師既是手足不必別紙

示正傳長老（禪師號宏覺）

嗣法小師慧安長老號東巖建長聚首孜孜究道請益不輟別後聞之開法住持大興宗社甚慰老懷頃書遠投懇求法語用侍者捧呈云節次請益伏蒙開示因緣欲乞親染而實之答云今爲老懶欹煩却之重復啓請信筆以贈云語底默底不是非語非默更非透出重重關捩而況猶涉厘微豈不見靈山拈起迦葉攢眉得便宜是落便宜不是苦心人不知所以每遇問答酬倡如空谷答響豈容噥啄哉達磨不來震旦老僧不遊日本單傳直付東巖廣爲人天宣演噢輸機是筭人之本（復指侍者云）我宗無語句說甚閑公案（擲筆噓一聲）侍者破顏微笑復云老僧今日失利

示院豪長老

弘持佛法在人不在法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也既曰住持却與閑衲子不同須當潔已精專爲後學者法應機接物亦須隨已力量切防過與不及從上來大有規則當一一依而行之乃善長老經歷多年必能熏煉不失若是未能徹證大法亦須退步就已窮究教徹方是千了百當若只記持言句蘊在胷中以爲我能我解最是障道之本大法無由發明終不濟事且如住院一事終日役役無有了期但按其綱紀大槩碎事撥向一邊忙裏偷閑直將僧問雲門和尙云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答云須彌山但將此一轉語時時提撕十二時中絲毫勿令退失日就月將嚗地一聲便能徹見本有之性本來面目虛而靈空而妙超然獨脫與從上佛祖把手共行出生入死得大自在豈不偉歟世良田當代住持院豪長老昨冬老僧乍到建長先辱遠訪越春袖紙來語以爲究道之助信筆姑塞其誠矣

示小師景用

徒弟景用侍者執侍既久。奉養慇渠。始終守節。併去雜交。顧切向道。炷拜求一語。懷抱決了已躬一大事。即答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參禪只圖見性。若得見性。方是千了百當。從上無數大劫而來。諸佛諸祖。千聖萬聖。亦只明自心見自性。傳此法。此法者。無傳之傳。是爲眞傳。名正法也。若有傳之傳。是爲妄傳。非正法也。但每日苦樂逆順。逐旋消遣。惟要參究自己。工夫片時不輟。久久必獲感驗也。驀然明自心。見自性。盡乾坤大地。總是自己全體作用。更有何疑慮者哉。今爲老病力怯。不及書而却之。侍者忽問云。昔日馬大師不安。院主進前。徐徐問云。和尚近日尊位如何。馬祖答云。日面佛月面佛。時如何。老僧答云。和贓捉敗。即頌示之曰。日面佛月面佛。賊被賊捉。見贓物。贓賊一時推勘。圓漢州姜與邢州鐵。(復頌曰日日)面佛月面佛。病勢元因自執著。只消三片漢州姜。煎取一服應驗。藥(呵呵)即書以遺。

序跋

性空序

撥草瞻風。只圖見性。果能見性。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山河大地。依而建立。八解六通。由茲發現。豈不見碧眼胡云。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端粘牙帶齒。衲僧門下。猶隔重關。義侍者號性空。求叙語。因詰之云。既曰性空。是中還著得元字脚否。義默而不答。復指之云。錯。姑與引筆

跋敬侍者頌軸

妙喜老漢。初發足遊方時。先以四句偈辭之。受業其後句云。且喜今朝離火坑。前輩標格。打頭便有吞佛吞祖底氣槩。若不是川巴子。如何羅籠得住。自後花木瓜種族。罕有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焉。敬侍者鄉談一同。九華豐林受經。仙骨亦能越格。初發足時。府僉祕書。贈以伽陀。嘉尚其銳志。及到龍游。雙徑群英次其韻而美之。一家纔有事。引得百家忙。需一語於其後。即就其韻一字。酬之云。休

跋弈東峴住常州橫林淨慈賀頌軸

澗東一脉。曲曲彎彎。分枝列派。接於奉川。正出東峴。滔滔聒聒。注入梁溪。浪打濤翻。蝦蟹魚龍。游泳自若。

引得西湖群英揚淸激濁風波遍地余見其源源不已姑以坯土塞之

䟦大火中燒金剛經不壞

寂明寺殿信心堅固如金中之剛親染金字金剛般若經直得入水不能溺入火不能燒只以此見堅固之心盡未來際等金剛而不壞者也因觀火中之經合掌頂戴嘆未曾有故書其後云

䟦了侍者頌軸

禪了侍者遊歷宋朝遍參諸老湖海同流寂巖號之揄揚之德頌成巨軸幷歸帆之帙併捧呈衰老眼矇矓略觀彷彿其中有一句子直是無巴鼻由是急卷而復還之

䟦大衆賀寂明寺殿悟道頌軸

靈山密付只要密傳剗地不密惡聲流布遍相鈍置浩浩至今昨來密室付授寂明寺殿只要密傳剗地不密言下忽然打失鼻孔被人指證案沓如牛腰且道因誰致得咄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䟦安忍子大智律師草書心經

竺皇先生四處十六會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拶其旨歸八十餘科不出乎一紙靈芝老子守南山家法外筆陣掃雲煙無故隨後草窠裏輥雖則貫古通今正眼看來草氣太甚

佛祖贊

出山相

入山出山何異何別六年所成一時漏泄那堪滿口嚼冰雪

渡江達磨

道箇不識自生荊棘悽悽渡江忍羞面壁賴有神光與雪屈

寒山拾得

指東畫西眼笑眉垂心似秋月髮如亂絲吟句不成句題詩不是詩豐干輕饒舌敗缺一時知善哉苦哉敢稱七佛之師

行道持數珠觀音

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八萬行門一十九類尋聲救苦越塵沙一串數珠數不已

布袋

杖頭挑百億乾坤布袋貯三千世界鬧市叢中等箇人不知誰是知音者咄

普化

踢倒飯床特地乖張指空話空撤顚撤狂木槵拈來換人眼贏得惡聲滿大唐

魚婦觀音

提起活鱍鱍馬郞亦被惑度生雖願重那知成敗缺

靈照女

拈將破笊籬風前賣與誰攙行奪市處非獨老爺知

無準和尙頂相

文武火煨殺人千衲子恨難伸五處主法雙徑兩新內庭敷演賜號超倫自掀正續梵苑延納雲水高賓將謂多少奇特依前滿面埃塵咦

義箇禪人畫圓相請贊

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恁麼說話早是起模畫樣了殊不知纔擬恁麼便不恁麼更問如何若何笑倒嵩山破竈墮

令一本無此讚

最明寺殿眞像

掌持國土天下安堵信向佛法運心堅固德重丘山名播寰宇淸白傳家望隆今古參透吾宗眼眉卓竪末後一機超佛越祖咦汝辜負吾吾辜負汝

自讚

正傳寺住持安東巖請贊

生緣於西蜀非獨遊日本十方國土中當頭俱坐斷

宏海侍者請贊

這川藞苴全不仁者握起老拳佛祖也怕

小師景用請贊

要贊而無德可贊要罵而無過可罵贊與罵不及處大地而不能載

正因法孫命工繪吾幻質炷禮請讚

箇樣面觜阿誰敢擬威凜凜生氣憤憤地臨濟德山望風敬畏因和蘇嚕之

偈頌

無錫劉相幹佑篤信佛法常來參請自和雪竇器粟頌來呈老僧卽次韻酬之云

一實包含萬點春收來粒粒是家珍。些兒圓轉誰能
委。唯一身分百億身

公讀了忽然契悟。衆皆賀喜。乃知信向佛法。
靈驗如之

鐵壁

剛然隔斷太虛空。縺縛渾無拶不通。頑鈍確夫覷不
破。倩人書處轉乖宗

鐵牛

骨格純剛蹄角全。軒然鼻孔自遼天。不貪陝府欄邊
草。肯遍畊翻祖父田

海月

金波涌出爛銀盃。黑白斷盈湛不痕。莫謂清波無透
路。珊瑚枝上影團團

竹溪

空服高心耐歲寒。滔滔聲價沒遮攔。自從南北分枝
派。攪動江西十八灘

雪竇前堂音座寮。有煉指行人。求頌

未徹根源肯便休。煉磨三種愈精修。發輝自已光明
藏。抹過俱胝一指頭

寫華嚴經求頌

破一微塵出此經。因該果海果該因。無端却被管城
子。名句文俱錯指陳

畫髑髏擔人我擔。者求頌

自從塵劫至于今。執著無明人我。心麤忽眼睛俱突
出。乾坤大地孰知音

栽松道者

栽培得地。節操蒼然。死而復活。身後身前。榔櫟橫肩
阿剌剌。再來不直半分錢

亮知客 出世住戒香

主中賓句驗來端。四海禪流總被瞞。鐵磨機輪難比
擬。逢人即出舌翻瀾

南洲

贍部那邊沙際間。閧然魔子恣縱橫。周金剛帶不平
氣。勘破却從潭上行

小佛事

尤木石相公龕背上香

此一炷香根蔕穩實枝葉繁榮透骨馨香遼天價重爇向寶爐以伸供養共惟宋故侍讀提史端明相公清白傳家儒釋通貫詞源浩汗而涌三峽水講讀琮琤而對九重天修史洪古今是非操廝定人我邪正爲紀爲綱兮霜風凛凛利人利物兮春日融融因觀妙喜語句脫然契證如如披閱内典眞乘驀忽點頭唯唯總道坡仙之再世宛然普覺之後身來兮似月行空去兮如雲散鼇南禪每叨藥誨懷抱奚忘荐伸奠禮之芹頌徒熏諷神靈歆格不昧本來 拈香云 願此香雲遍刹塵饒益一切成正覺

奠茶

錫麓之英上苑之春山川秀發雨露重新石銚烹來味別快哉壯爽精神睡魔退舍兩腋風淸翻笑趙州錯喚人

奠湯

地道收來精麤揀擇牛溲馬勃藍毒砒霜盡情細末將來變作醍醐上味當陽點出滿座馨香不比其他蠶杏湯

潮西堂鎖龕

靈峰全提正令太白平分風月碎佛祖玄關掃衲僧窠窟活中全死死中全活學鎖子云何似白雲鎖口訣

覺禪客起龕

奮不顧身丁字著脚拶透玄關死生夢覺便任麽去時如何切忌語脉裏轉却

明侍者起龕

明明知有道不得明明道得不知有一回喪盡目前機八角磨盤空裏走

嵩知客下火 福州人

飛猿嶺太白嶺須信平夷中險峻不憚區區親到來等閑踏斷無蹊徑泯去來忘途轍六月火燒空烏龜頭帶雪

蒙庵主下火 浙翁小師在天童死

佛心宗脈愚蒙出生死絕羅籠泥牛入海覓無蹤以火把打圓相云扶桑依舊一輪紅

普淳二上座起骨

普通年後淳祐年初有則公案非實非虛擬之則心膽喪觀著則眼睛枯中間有優有劣如何判得恰好撫骨一下云一狀領過

安危峰藏主起骨 中秋後

舌底卷風雷胷中蟠錦綉機輪轉碌碌古今都穿透不墮常流骨格渾別獨騎瘦馬踏殘月

藏上座入骨

與汝往來者是藏死語誑人成自誑不往來者亦是藏火乱灰飛收不上收得上與誰論夜聽嚴溜響朝看嶺雲屯

清圻二上座入塔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抹過空劫前超出涅槃後攪不濁澄不清沒圻岸等空平酌然雙暗復雙明休認山河作眼睛

端知客秉炬

驗衲僧句如何擧似要知端的言外領取驀然當下死偷心鐵鑽通紅被虫蛀

兀菴和尚語錄卷下終

小師景用命工鋟板

越州兵衛主將官二月初一日夜忽夢見一大寺殿堂深廣樓閣重重莊嚴真奇特裏面去不得外有一人立兵衛主將問曰這裏名什麽所人答曰此間名巨福山建長禪寺善法堂彼岸之時十方諸佛來這裏說法度人中間第一尊便是巨福山長老如今便是彼岸也裏面無人去得你且待長老出來看少時便得見長老出來年及六十餘歲身相圓滿不短不長兵衛見了心中如法歡喜夢覺後語屋裏人曰我夢見如此事你等曾見巨福山長老麽屋裏人答曰未曾見兵衛云我自去巨福山參見長老卽自來建長寺侍者寮說如上夢事了便得見兀庵和尚在佛殿領衆行道諷經果如夢見一同始信夢事眞實見者聞者手舞足蹈

時景用在侍傍同衆親見是事卽略記之

寧侍者自育王至雙徑曾尾相從巳經數載見其孜孜爲道眞本色衲子秋風吹衣忽來告別且袖紙求語而謁蔣山吾不欲特地固却之而所請益堅因謂

之曰昔太師祖據鍾阜大慧居五峰一時龍象往來二開士之門憧憧致武於道又不知悞了多少人家男女吾故不敢仰視前輩而痴絕兒實當世宗匠此行若空去後必實回若使實去必須空回斷無疑矣或恐問著此問如何若何却不得妄通消息何故彼此老大端平乙未中秋徑山無準叟書于凌霄閣

無準老送寧侍者謁予且有不得妄通消息之訓教兒迷子之訣自當如是殊不知子未下五峰頂此消息已塞破四天下無你左遮右掩處況無準老有三千里外定殺訛底眼目早已知予悞了人家男女子歸當自知之矣端平丙申大寒金陵北山道冲書于正傳

歐峰有亭曰見山乃昔人啓關悟心之所戊辰嘉定余適會吾燦祖演心銘於其上至兀爾忘緣歸復自然處余不覺掩耳而退三十年來每每兀坐即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終未能見其所以然而然也及觀

徑山無準大長老書兀庵二字付寧侍者因問命名之意曰無他焉唯癡兀自守也若果如此曷若從徑山所書兀為菴兀兀然而從燦祖遊為愈也心月書

這暗號子不是當場主將他人一字不會而今大唐國裡棊布星羅如吾

兀菴叢林傑出正續眞傳言句流布活人眼目余獲覽觀痛快平生故書其後云

寶祐六年季夏望日　晉陵尤煜